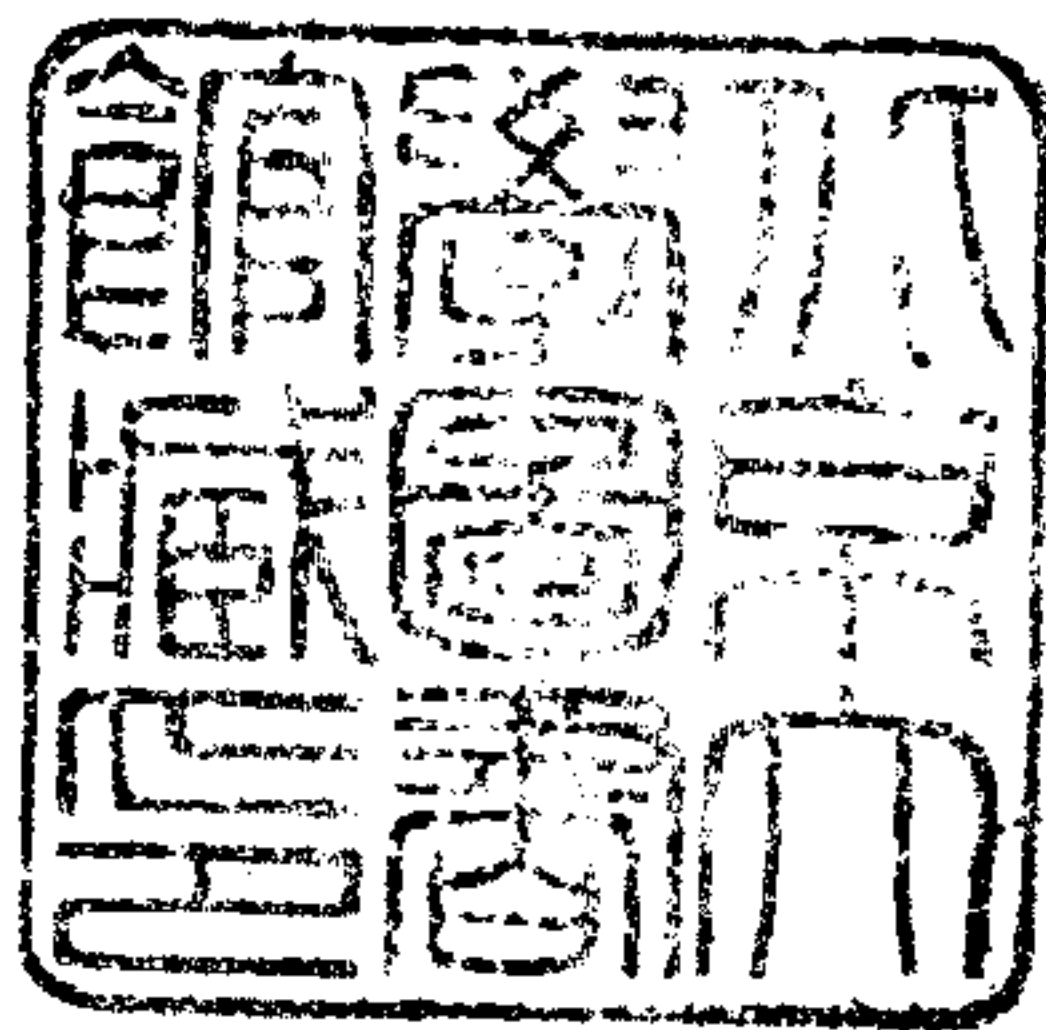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〇・子部・儒家類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卷十四至卷二十八）〔清〕應揚謙撰……………一

潘子求仁錄輯要十卷〔清〕潘平格撰……………二五五

陸子學譜二十卷〔清〕李紱撰……………三八五

2/11/10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錢塘應揚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欲明治道者。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〇三

講之于中。如治兵治農水利筭數之類。○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暴自棄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絀已不出入一益也。

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二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

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
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
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
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大率
人未有个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
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
得為善教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
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皆使人自脩。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三

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
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
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
開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
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
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而其所以學之之序。右五為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
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其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
別如左。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
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
之要。某竊觀

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
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
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
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見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
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
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四

三

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
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
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相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
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乎彼者
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
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與長
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
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

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恣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三十九

擇雖同學。尤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齊而後已。不拘少長。唯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旣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于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六

三十九

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教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朱子與薛士龍書曰。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至子思孟子方說得詳。○答林謙之書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七

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莫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曾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于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在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八

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的人。他若是工夫做得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的。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功夫不耐久。敏的人。又却用做那鈍的功夫。始得。○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久誦習之間。而于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言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

諸子之賢。其于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于近。慕其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九

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樣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

性理大中 卷一四

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于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范淳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誠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皆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不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功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十

○答潘叔度曰。吾人無用于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如何收煞。可慮可慮。奈何奈何。○答吳伯豐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聖門之

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
 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
 程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
 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曰。學者須是理會得到十
 分是始得。是的直是。是非的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
 是。若依希的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
 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
 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
 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
 性理本中 卷之十四 十一

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却饒你百靈百會。
 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
 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
 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
 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這
 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駢吝。
 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顏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
 理只一而已。○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
 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
 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
 所由生之事。知道惡。則以得于已者。篤實深固。有以
 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端務
 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
 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
 性理本中 卷之十四 十二

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
 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
 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
 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
 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
 事師長。益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
 以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

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于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脩遊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于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異于釋者。在孔孟則多。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程氏之書。見于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向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古

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近似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于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于如此。至于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初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捷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个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的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已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為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個。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做一件沒緊要的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的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的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今吾人學問。是小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又不如他人做沒緊要的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唯恐失之。○君子所以孜孜焉。

愛日不倦。而兢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哉。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于如此。則凡可以得志于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後已。果何為而然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六

以異于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七

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嘗謂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

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答林擇之曰。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簡。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未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與劉子澄書曰。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唯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呂子約曰。年來覺得目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至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悵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答劉定夫書曰。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着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九

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答滕德章書曰。陸丈教人于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焉謙曰。教人之法。若入門不教之求聖賢意思。但令默坐存養。則少間做出。都是自己肚裏道理。大是害事。若不先通章句。則不識聖賢意思。仍是肚裏。所以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但一用心文義。又全不涵養。行却無力。所謂極重之勢難返。所以文公遇好講析之士。專以已之所病告之。令之反求自得。然唯是好讀書人得此。乃是妙藥。若是少年有精力人。自當以朱子少年勤學爲法。初學之人。文義未通。而遽薄章句。不屑爲朱子之少年。而且欲勝朱子之晚年。此真朱子所謂脫空。

者矣。○上弦之月。方要明生。下弦之月。方要魄長。陽明以晚年定論之說。教少年。是上弦而滅其明也。○大抵君子教人。因材而篤。乃是不枉其材。其人好用心者。難遽使之不用心。卽使用于道理文義。而因以節其煩勞。則其中也。其人不好用心者。難遽使之苦思力索。卽教之靜存本心。而因以達其未明。則其中也。若性健之人。驟奪其聞見。必至怠息。性重之人。驟進以思維。必多疾矣。○朱子謂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主

既得此槩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一用此策。搗謙按卽此便是不誠。邇來儒爲釋掩。皆緣此術。謹厚人尤中其毒。教者先須分別此等。答劉子澄書曰。世俗喧啾。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答劉季章曰。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將來。可慮可慮。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于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者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者不足顧。則于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象山陸氏曰。隨身規矩。是學者切要。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又曰。人共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主

生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又曰。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

敬軒薛氏曰。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唯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陽明王氏曰。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債章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

而為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于學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宗法

五宗圖

諸侯	別子	高祖	曾祖	祖考	禰廟	庶子
之繼	為繼	祖繼	祖繼	之繼	小繼	
世君	宗別	宗高	宗高	宗曾	宗禰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程子二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考而兼祀之。今使人子忍絕其父不祀。而祀其伯。非人情。不可行。○孔子矍相之射。賤為人後者。謂非繼大宗。而以利故出繼者耳。若制此當繼之禮。而又擯斥之。聖人必無此事。○後世宗藩奉詔入承大統。則不得奉其私親。又非常人次子。竟自承統之例。蓋以君命奪親。雖本生父母。無他所出。而不敢私崇。以二統禮之正也。明武宗崩。羣臣奉孝宗。張太后命迎立世宗。此亦以君命奪親。不當援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張璠之說非也。當上與獻

為本生皇考與國大王。羣臣議稱皇伯考。亦非也。今乃追崇所生為百世不遷之帝。竟比于中興之兩統。謬矣。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有本生皇考。不得從祖祔食者乎。當日羣臣于禮本疎。而撼門取辱。又何怪焉。○以本生為伯。不知始自何人。絕無經據。歐陽脩議漢安典禮。謂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言一出口。遂來羣詆。以姦邪目之。然正議終不可泯。今讀歐議。自知屈于宋而伸于明時也。但皇考上加本生二字為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三

程子二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伊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嫡長為世子。繼先君為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嫡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所以別子為祖也。其嫡子繼之。則為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禰別子。死後立為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為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嫡。故稱別子也。為祖者。自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五

三

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為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為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也。五世則遷。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至子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至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

王為天子。其次則周公為長。故滕謂魯為宗國。又有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嫡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
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
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嫡之義。立嫡以為後。故父
為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
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庶子不得
為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七

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
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
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
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
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
可以續嗣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
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
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

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
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
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別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
者。不可恃同姓為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
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
為後。以姓雖異。而其氣類相近。似勝于姓同而屬疎
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謚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
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
斷不可行。

性理大全

卷之十四

夫

搗謙曰。聖人賜姓。所以別性也。故周道重同姓。雖
百世而昏姻不通。以為厚別也。若止為同室之別。
親屬既絕。可為昏矣。今百世不通。止為昏姻。取異
氣而不取同氣。故也。故外孫雖生子女。實異氣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本在文公家禮中。今以家禮自為一書。而
獨取此以為治家常法。間補數段。其冠昏喪
祭之儀。自具家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

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遷遷之。

此係家禮原文。今補入其詳具家禮原文。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庫庖厨舍業田園之類。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

謂朝夕所幹。或非常之事。

制財用之制。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

始可得而治矣。

凡為子為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致私與。凡為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束髮。具冠帶。味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

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則其禍不測。婦具晨羞。

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唯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惰。皆不肯入庖厨。今縱不能親執刀匕。亦當檢點監視。務令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卑幼各不得恣退。具而供之。長舉筋。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

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卽禮之昏定也。

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卿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

不幸甲幼之禮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楊氏復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父母之顏色安否。

升降不敢繇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

有賓客。坐于書院。無書院。在于廳之旁側。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舍置餘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三

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係。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游也。起居奉侍也。必當積討其心之所好。

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氈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孝未敬，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五

沒身不衰。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謂如水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

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

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五
為一列，各以長幼為序。

婦以夫之長幼為序，不以身之長幼為序。

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

搗謙曰：古者世及為禮，故重其嫡長，然始封之君

亦不臣昆弟，長姊出嫁，國君姊姪從之，有拜禮于

昆弟，雖為外臣，未有立受其拜者，凡相臣非以長

之故也。禮曰：兄之齒雁行，又曰：其夫屬乎父道者，

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長兄長姊南向受拜是弟妹皆子道也殆于非禮

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

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

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五

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

扶謂

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于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及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

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叙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唯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餽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呵禁之

性理太中

卷之十四

五

古有胎教况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况於已有知孔子曰勿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置父母毆擊兄弟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六歲教之數與方名。謂一十百千萬男子始習書字。

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

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

子。蚤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

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

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

子亦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及女戒之類。畧

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為

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

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

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

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詞。女子則教以婉婉聽從。及

女工之大者。婉音晚。婉婉柔順貌。

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為飲膳。不唯正是婦人

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難。不敢恣為奢麗。

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

搗謙曰。此段論誦讀之功。其序或未合。且同孟子

子荀揚尤為非是。今謹依文公教人之序。正之。男

子七歲宜誦孝經論語。正其聲音。嚴其句讀。八歲

宜習小學。教之寫字。字畫必楷。隔數日。或卽寫所

讀書數行。九歲讀大學中庸孟子。有餘功。卽令溫

習前書。為之講解。十歲以外。始讀詩禮記尚書。閱

儀禮。兼看註。務令通明。十六歲讀易春秋。兼左傳

穀梁傳。胡傳。十八歲觀朱子通鑑綱目。二十讀周

禮待經術通明。然後可以博觀羣書。其經義十四

五。卽可令學作。以發其心思。不必急進務華采。凡

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讀書多寡。又當隨人資質成就之。不可槩以一例。

其嬉戲怪誕之書。切宜禁絕。勿令入目。古女子皆

通經書。原其時風俗淳厚。無淫辭小說。敗亂人心。

故讀書可也。至于今世。若教以識字。必不能盡通

聖賢之大道。而恐為敗俗所誘。不如絕學之無憂

也。或為擇賢傳。母口授列女故事。與女誡等類。使

之耳受。此法最善。禁絕唱本之類。

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以見尊長。尊長供養

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

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

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椅

桌。陳盥漱櫛櫛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襪。襪音

也。衣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

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

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子舍所使。謂前

輩為姨。

性理本中 卷之十四 三

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

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鬪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

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

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謔。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

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溫公又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

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

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

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

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

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

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

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

性理本中 卷之十四 甲

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

祥。食菜菹。又期而大祥。食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

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

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

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於

居喪無禮。何曾面質藉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

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

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宋

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

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屬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褻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雁。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臠。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望

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覩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賚酒饌往勞之。主人乃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

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望

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伊川程子曰。先公平居與幼穉處。唯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是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

纒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既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使之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夫人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為非。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程子伊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聖 音

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生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為父者。亦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異居也。朱子曰。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于祖宗乎。性理大中 卷之十四 聖 音

焉。謙曰。居喪則不飲酒食肉。禮也。有疾而懼其滅性。則飲酒食肉。亦所以通禮之窮也。今世多不行禮。間有一二行禮者。遇病食肉。則眾以為越禮。其人亦以為自外于禮矣。遂從而恣食酒肉。如是則其行禮之時。已專為眾人之觀聽。非發于心之食旨不甘。君子則不然。求慊于心而已。性理大中卷之十四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

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

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

都副正不與之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

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

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

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

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

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

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

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

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

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

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

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

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

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

過。一曰酗博鬪訟。

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

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

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三曰行不恭遜。

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

妄說事端。惑衆聽者。

五日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明

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

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

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

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

過。一曰酗博鬪訟。

二曰行止踰違。

三曰行不恭遜。

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言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括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眾所不齒者。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三

三百五十五

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

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四

三百五十六

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已十歲。曰敵者。謂年上下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已十歲。曰幼者。謂少于已十歲。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

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幘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

尊長先使人盼止來者。

此外候間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諸名皆為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

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五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日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

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

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

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后坐燕見不

拜。

族見則族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

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

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

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

則致謝訖揖而坐。

退。

凡相坐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

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

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六

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

稍少者先拜族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八

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

客止之則止。

退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

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倣此。

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七

言

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手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名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書。專名他客則不可兼名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名少者用容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

非士類則否。

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名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名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于兩楹間置大孟子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桌西。東嚮。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八

言

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

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授如常。

上客醉。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

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醉。

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

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日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日不賀。然禮有日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

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九

二百五

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日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

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

日凡弔禮。聞其初喪。

聞喪同。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

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

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襖衫素帶。

皆以白生紗絹爲之。

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

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儀用錢帛。衆議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

二百六

其數如慶禮。

及贈。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

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日凡喪家不可

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日凡聞所知

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

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

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賙贈借貸。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為之區處。稽其出納。或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一

言

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媾。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舉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善。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三

言

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菓酒二行。麵飯一會。餘月去酒菓。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

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三

言天

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于他處

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

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之立

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

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

約正稍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

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十四

言子

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

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

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

頃之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

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

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五

三

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于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至晡。乃退。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

月糾而書之。

性理大中卷之十五終

性理大中

卷之十五

六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不先定則守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一

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于篤。自知極于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于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嘗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暇。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姦宄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于棄天下以警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人君遂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二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五峯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

武夷胡氏曰。君過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落。常行于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

揭謙曰。人君褻近武將。常有宋萬之禍。簡棄高隱。則來貪鄙之徒。然而將心亦不可失。虛名亦不可崇。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三

華陽范氏曰。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不勤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內則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

于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于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教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上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瞽御之箴。瞽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四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以論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者御警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諍。以正楮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于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御羣臣。八統御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
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
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
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
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照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人莫不心說而誠服也。倘于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五
疎。則其偏黨之情。狹隘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
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于義理。甚則至于
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三代
之盛。賢聖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齊家。蓋男正
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
齊體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
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尙有困于酒

色。溺于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
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
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化
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

揚謙曰。周制。天子退內朝。宿于小寢。侍御阿保者。
皆德行道誼之賢。后妃暮始進御。將旦。太史奏雞
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天
子出視朝。如是。則天子無居深宮之日矣。後世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六

朝之後。居于內宮。日與宦官宮妾同處。賢士大夫
無可望見顏色。一不視朝。則雖宰輔之貴。不得不
求宦寺通言。幸而國有長君。猶可自主。不幸而主
幼國疑。內批中發。則大事去矣。貽厥孫謀者。可無
念哉。

又曰。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欲
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稍有壅闕。果人
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

是而行之。則行之唯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唯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唯恐其不專。聚之唯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唯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六

七

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蓋不唯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

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六

八

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

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
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
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
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惛然常
若立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
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駁。而其遺風餘烈。
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
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復辨論。以求
性理本中
卷之十六
九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
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
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
三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南軒張氏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
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
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
道者。可以知天道。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惘瘵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
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
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羗士在
庭。殷士在廟。讐民在甸。舜隸在門。人主無一時不戒
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
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棗盛然後即
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
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
性理本中
卷之十六
十
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
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
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子德。亦
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穆。而授
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闈。四方文書。非替御之臣。不得
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于是宦官外戚。女寵
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
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于
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

不得蕃。凡以此耳。

君德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唯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幸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十一

三

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不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唯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先聖贊易。于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于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今。凡過于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于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十二

三

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如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飾于大庭廣眾之中。而放肆于深宮燕閒之地。矯揉于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于比昵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隨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云。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深可畏哉。

撝謙曰。人主以敬天為首務。一德者。格天之本。

聖學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明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伊川論經筵第一劄子曰。臣伏觀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三

王之所以成德。則出乎周公。昔者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詔誥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矣。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立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所以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高

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第二劄子曰。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間焉。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僉選年四十五以上。重厚小心之人。服用器

玩。金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第三劄子曰。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崇奉。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五

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至于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禮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又貼黃曰。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又貼黃曰。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為一美事。臣以為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

以為重。

馮謙曰。武王齋三日。端冕而聽丹書。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于是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末世乃使羣臣坐而講者立。不亦瀆聖人之言乎。

又上書有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王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六

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攷前史。帝王

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又曰。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七

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蚤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傲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

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又曰。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行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于前。日親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禮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靡華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七

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西山真氏曰。唯學可以養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九

君子之時多。則規警日聞。詭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

搗謙曰。人主之學。與儒者之學。皆在于正心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不徒務于文辭之末。一也。然有異者。潛與飛而已。潛者其用心也。可以一而

專精思窮理。待其容光必照。而後應事。方其齋居。授業。可以不汎應也。人主臨撫天下。其心必將汎應曲當。而不得專究于一事一業。止可以與三公論道。儒生講讀。得其大畧。雖聖經賢傳。亦不得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苟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雖讀六經。其亡國敗家。與荒淫等。因而反歸咎于書史。則不善學之過也。

儲嗣

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于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十

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

得周公太公名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于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義禮之習。至于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主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者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道
希文范氏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馮謙曰。此從其遠者言之也。究之君民皆在所憂。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于中。動不違禮。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伊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于冢宰者。三年耳。周公至于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主居憂之時也。七年。成王幼故也。又問

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耳。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伊答人示奏藁書曰。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重

欲公以愛民為先。方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唯告君之體當如此。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重

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于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于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于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五

三十一

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于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為謀主。則滅秦梟項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不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于氣盈。貪戀生于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勲勞于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

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于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于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歎之謂歎。○忠賢之于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五

三十一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諮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

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誠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老

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于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于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滯。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

焉。彼其人非姦惡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于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魯齋許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已。使人知恩威出于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六

夫

搆謙曰。曹彬伐江南歸。曰。是行也。仗天威。遵廟筭。吾何功之有焉。此語實事。非謙辭也。每見人臣奉天子之命。百靈效順。所至成功。自謂智勇日出。矜其才力。一朝貳志。萬事束手。一無所施。然則向之成功者。果何人之力乎。謝晦事宋武。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及至抗旌犯順。軍士一麾而散。智勇安在。李懷光救奉天之圍。兵力最盛。自貳于朱泚。腹心皆潰。不待王師之出也。故天

子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于天。人臣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于天子。人子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父母。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終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六

无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治道總論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一

三

或用其偏。則小安。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者。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

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受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二

三百六十九

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感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三

三百七十

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在。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薪。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四

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伊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五

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伊事事物。物各有所得。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伊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

永久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其盛也。○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伊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無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朕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伊嘗與客語為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六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山楊氏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于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知如

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但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七

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五峯胡氏曰。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豫章羅氏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

乎。○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瑾。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失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八

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在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規諫。不喜導諛。則聽言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國家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九

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晉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賢士大夫。而不在于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廟。而不出于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網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熟審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十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十一

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勵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常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古人為政一本于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好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政治當嚴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或問程子曰。論治便要識體。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个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个都是定的格局。合當如此做。○與張欽夫書曰。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手艱難。詠歌其勤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德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夫治常生于敬。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後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後妃之賢。見于簡篇。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後妃則太王文

武之德。皆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名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祿奪織。織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故誦服之無教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十四

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于此乎。如其

盡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于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剛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于是乎與天不

性理太中 卷之十七 十五

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于情之所可矜。類汎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

刻薄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蛉也。
敬軒薛氏曰。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一殺字。
言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搗謙曰。世之大治。王者大一統。則一國之中。君臣
長佐之心必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
心必一。師友之所學問必一。衣冠章服必一。律度
量衡必一。及其將裂。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
必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異。衣
冠章服律度量衡必異。其一也。非強而同之。上以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七

三五五

大中之道。立于上下之人。不得而異。其異也。上無
以教。下無以守。異言喧。視若固然。可哀也已。○
世之治也。其人心必敦實。尚廉耻。威儀必靜重。言
語唯諾必謹。其亂也。人心必妄詐。寡廉耻。威儀必
佻薄。言語必浮誕。應對必苟且。故余之幼也。見尊
俎之前。揖讓折還。繁而不殺。羹酒之行列。必整。有
古賓主百拜之風。及其敗也。雖大宴會。一揖而就
坐。徹宴之辰。一闕而散。無有成禮而退者。陳常時
夏。其廢也久矣。○問國之亂亡。必有朋黨。君子以

小人爲朋黨。小人以君子爲朋黨。以爲朋黨。當除
耶。則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僞學。反以此排陷
正人。以爲不當除耶。則洪範。明言人無有滯朋。無
有比德。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而歷代小人。皆以結
黨成羣。顛倒毀譽。布滿中外。危及社稷。則將何法
以消之。而後可。曰。是不難也。君相無知人之明。而
徒聽毀譽。國無政。故有朋黨。若君相知人。而賢者
必舉。不肖者必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朋黨自
消矣。消朋黨。必始于清選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七

三五五

王霸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
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
持天下者。霸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須要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
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
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
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利欲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
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

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未見其美玉砥砮之辨。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敬軒薛氏曰。余少知王伯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六

三

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搗謙曰。王霸雖亦如此。然霸只是以力服人之名。

○以王伯言之。則天子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以王霸言之。則以德行仁謂之王。以力假仁謂之霸。孟子所論王霸。非王伯也。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皆謂之霸可也。○後世創業之君。有霸而無王。

何也。後世多彊盛之奸雄。有非可以德化者。故天每以英雄之主。威而服之。但得其心。緣于至公。猶王道也。世多以霸為偽。則不同。霸者但不能純耳。非偽也。偽則無物。必無成就之理。新莽是也。

郊社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因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北郊不可廢。此是報本之祭。豈得同時耶。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九

三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

搗謙曰。經諸儒論定之後。凡漢儒所謂感生帝。曜魄寶。威靈仰之類。皆一掃而去之矣。唯天地分祀。合祀之說。尚有可論者。今按漢初郊祀。未應經義。成帝從匡衡之議。準古禮。罷甘泉汾陰諸祠。作長安南北郊。分祀天地。而卒不獲其福。此見天地之饗。在明德以薦馨香。而不徒在于兆位也。至元始

中王莽以天地有分。有合。冬至祀天。陽時陽位。夏至祀地。陰時陰位。此各特祀。不得合者也。冬至后不省方之時。命有司行事。夏至亦然。孟春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同牢而食。光武中興。竟採用莽說行之。終東京之世。據莽孟春合祀。未有據于古分祀而命有司攝事。合祀而天地同席。皆謬之謬者。莽行之而不及其世。光武用之而傳祚久遠。固在德歟。魏王肅以爲園丘卽郊。五帝同一天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三

晉元始中從其議。除五帝之號。同稱昊天。合郊丘。自後園丘方澤不別立。而五帝位則仍復焉。五代至唐分祭。武后時始合。開元仍之。至宋皆用合祭之禮。唯元豐時一分祭。未幾復合。洪武初分祭。以天氣失期。復合。至嘉靖時復分。分合之議。聚訟久矣。今以禮論之。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日于南門外。夏至祀地于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月于北門外。此皆祭天地而主日月也。國語稱天子朝日夕月。儀禮將會諸侯。禮日于東

門外。周禮四類之祭。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直祭日月也。冬至祭天。主日。雖配以月。而不言祭地。據周禮六變之樂。致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祇。而後致象物與天神。則天神地祇。無不並致。而獨言祀天。蓋有事于尊。可以及卑也。然而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故祭日於泰壇。祭月於坎。則在泰壇外之西。所謂以別外內也。夏至祭地。卑不合尊。則不致天神。而天子適四方之柴。則王躬柴祀于南門外。而北門外之禮月。與羣神之祀。皆諸臣代告焉。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三

南郊祀天主日。兼有諸神之位。而月在壇外之西。巡狩之柴。陰陽各祭于其方。北郊之祀地。止及四望山川之類。此有周祭天地之明法也。後世主分祭者。止見大司樂南北郊之說。而并未及詳其六變降神一段。兼致土祇。主合祭者。又抗地于天。而同壇並尊。遂廢北郊之禮。而幽明不別。皆失之甚也。○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祈穀。季秋報成。五年大禘。三年大祫。四時廟享。親耕蒞學。此數者。天子皆不可以不親也。而後世

人主深宮簡出。郊廟皆使人攝之。豈所以承天子民之意哉。○按德合天地謂之帝。帝與天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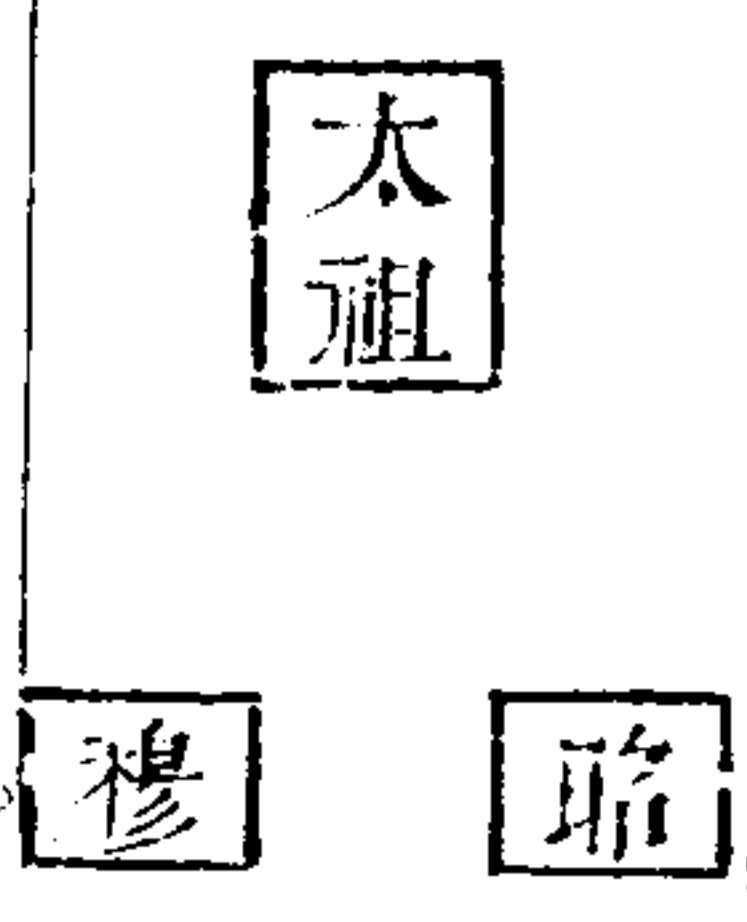
宗廟

馮謙曰。宗廟詳辨見中庸達孝章朱子或問。余附以鄱陽馬氏辨并余說。載中庸本義。故此篇不具載。○七廟辨又見禮學彙編。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伊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稗。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圭

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三廟圖



朱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馮謙曰。商七廟有三宗。一祖三宗。則所餘昭穆之位。僅三廟爾。又商人多兄終弟及。則祖與父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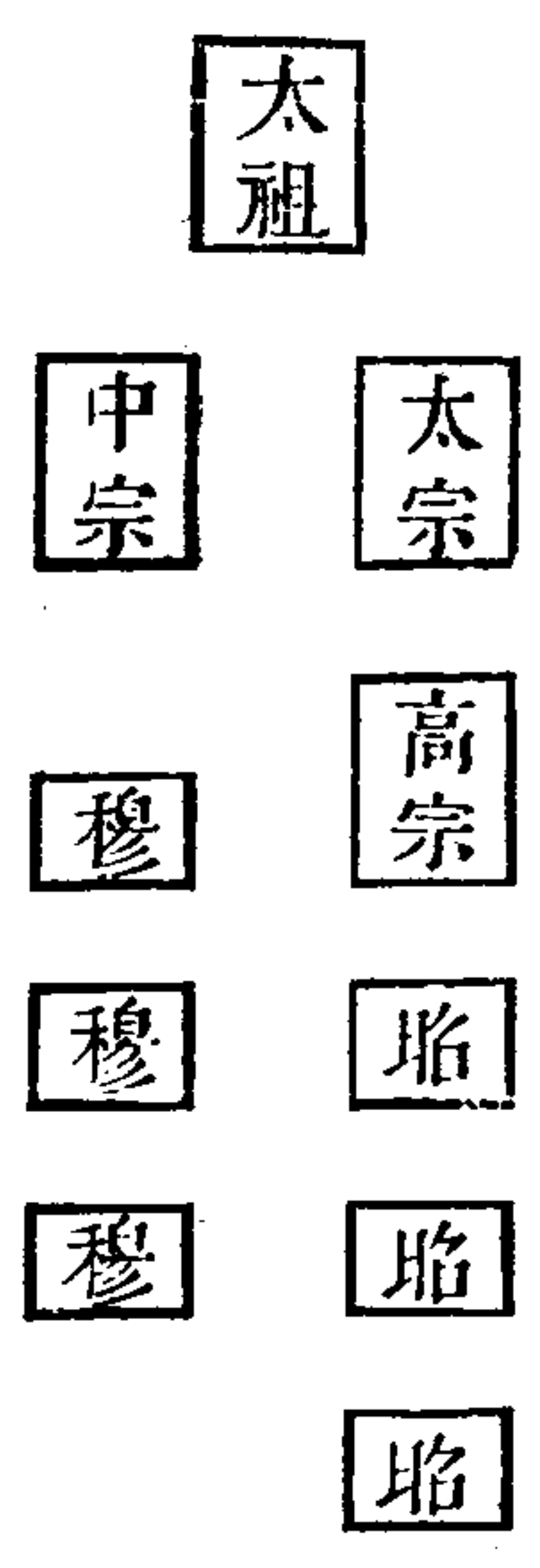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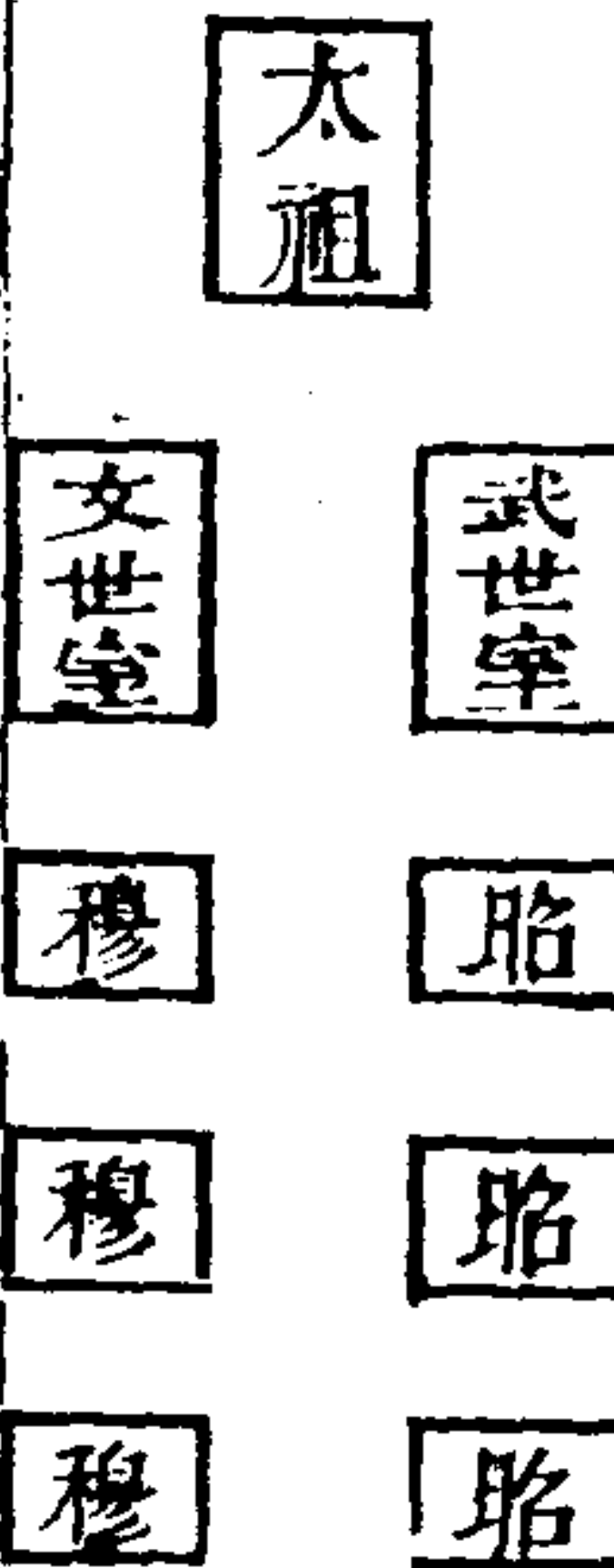
及祭固知三宗在七廟之內。則無不祧之理。六廟之說尤無據。然商書所言七世之廟。是太祖之廟。更歷七世者。雖大夫亦有之。如季友之廟。至康子時已七世。

商三宗圖



又曰古人七廟恐是祖宗有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諡法又謂諡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此辨見禮學彙編

周九廟圖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十五

三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室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

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于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有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十五

三

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謾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婦女遇雨時難出入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

古者士大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搗謙曰。夫神嘗之義。所以治國。後世帝王窮極崇奉。而使其公卿大夫。不得有其一廟。是以追先報本。苟且滅裂。而莫有愛其家國者。非達孝之道也。今若使之有廟。且當使之祿及其子。然今之士大夫之廉者。當其罷歸。遽已。皇皇無食。而況及其世乎。然則為之奈何。是必君人者。約已弘物。損後宮無益之費。而去冗官。清軍制。省選舉。苟非削籍者。皆當祿之終身。而三品以上。則祿及其子。庶幾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七

王

有世家而家有世祀。○立祠堂者。必當立祭田。○知合敬同愛之理。則天下治于廟中矣。○崇禎末年。江南民俗。凡疾病買賣者。不知何故。輒夜祀傷官。所謂傷官者。皆橫死之鬼也。每至夜分。鳴鑼放爆竹。吹達旦。而官不知禁。則地方何由得安。兵傷何由得息乎。須用厲禁以止之。而勸其愚者。何不以此費。盡禮于祖先。為得益也。舊法鬼無所歸者。官以城隍為主。聚而祭之。極得。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

錢塘應為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眾。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唯鹽梅。其相須倚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王

賴之如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

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于正矣。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不慎。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三
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維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者亦

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始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然後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于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眾之所惡。覆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無疑貳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于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

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八 四

廣淵明允箴。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宋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敦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于求賢。逸于

任人。古者疇咨兪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能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于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于進。而果于退。小人不恥于自售。而戚于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

性理大全 卷之十八 五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況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王。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

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功。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六

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

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七

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蚤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亂于未萌。巡等蚤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人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為足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

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問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與籍溪胡先生書曰。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魯齋許氏曰。任用人才。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

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阻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眾。取諸人。以為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在用人。才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准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撝謙曰。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鞭笞行于殿陛。而求士之有恥。不可得也。得無恥者而用之。何以為國。

求賢

朱子與劉共父書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

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謙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十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拚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十二

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于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于隱微。而浸極于光大耳。

舉選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于廢熄。惟朝廷崇尚教養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三

言

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于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郵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術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獨其身役。凡共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

性理太中

卷之十八

三

言

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于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

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選鄉里復來于學。大學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攷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大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問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大學者先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十四

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或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于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于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

學術才能者于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管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于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選者皆論致大學而攷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幸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十五

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等以行實才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學者靡然丕變矣豈唯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盱江李氏曰教而用之學校之興于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于今也教則易爲善善而從政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爲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僞善則取之矣行有真

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况綉續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乎。則其疇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于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爲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于同列。政體則咨于老吏。自受爵之日。爲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大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繇于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六

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名耆老。叙少長。而觀焉。既饒而與計。借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繇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爲朝家之計。莫若斥大士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脩州學。使士庶人之俊秀咸在焉。擇賢以爲之師。分經以爲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

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于畊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或曰。嚮者亦嘗先名譽而改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逞于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七

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削。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爲邦之盛節也。

五峰胡氏曰。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于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書其質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

學于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學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某可以爲大夫。某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六

朝無倖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其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沒于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何患不得人。 搗謙曰。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以一日之文章而博終身之富貴。明乖聖訓。此宜變一也。又考官

聽訟獄者三四載。而使之閱文。荒疎既久。多所謬誤。誤者既售。又誤後來。此宜變二也。糊名易書。本以防弊。而關節之弊。益不可防。徒令胥吏爲奸于閭中。以此易彼。多無知者。此宜變三也。搜簡始于買似道。待士以無耻。而無耻者益甚。頂名代替。公行無忌。此宜變四也。每一科舉。送卷投呈。扳輿乞試之人。闕于街市。此宜變五也。每一科舉。關通線索。公行賄賂之人。雜沓公私。此宜變六也。凡此諸弊。天下人之所共患也。今若從程子李氏之說。使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九

士人皆出學校。選賢以爲之師。分經以授之業。日觀其德。月課其藝。久居而不變。歷試而如一。乃得舉之。其有濫舉賄進者。隨之以罪。庶不謬于聖王取士之法矣。然猶有說焉。古之取士。未有不出于一途者也。自後世略賢能而尚文藝。文藝一途。原不足以盡人才。勢始不得不出于雜用。出于雜而不限其所至。則其人不法于孔孟。不知國家之大體。豈任公卿。苟限其所至。則是人者。終其身已無復有公卿之望。而所資不過升斗之祿。犯賊病民。

勢所必至。又以升斗之祿。必遠去鄉里。赴奔京師。而後取之。又遠出京師。行數千里。而後就之。其費已十倍其祿矣。彼求之者。將何為乎。今雖取士于學。而勢有與古必不同者。古者諸侯各用其國之人。其貢士于天子至少。其入于太學者。已不復任卑鄙之職。而才與士相均。今用人既畢。出于學宮。選于大學。始出而為主簿。典史之任。則求之甚艱。而用之甚輕。聚之太多。而校之難精。勢必出于冒濫。若大學所論賢能。止備高位。而親民之任。反委之胥吏。則官方雜而治道陵彝。今不若使各省州學之所舉。其上等貢于太學。其餘不必親至京師。入于太學。吏部即使人就選之。凡親民之職。雖至賤。皆領以士人。明試以功。其卓異者。始令陛見。如此則庶無壅積凌雜之弊。○天下之民。不可有偏而不舉之處也。京師所在。大眾所聚。然亦不可使之太溢。京營也。後宮也。朝官也。辟雍也。此京師所有。而各省所無也。銓選也。朝覲也。會試也。貢舉也。此天下之人。奔走于京師。而亦各省所無也。貴人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三

三

既多。則商賈自然輻輳。富者既眾。浮民益多。而輦轂之地。乃為姦民之藪。此不可不為法以稍分之也。今若舉人于學。較分選于各省。則京邑之姦民。先去其大半矣。○銓選者。天下治亂之所出。而法之弊叢焉。宋楊萬里謂吏部之權。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吏部長貳之所可。吏以為不可。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以市于吏。吏曰可也。侯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乃盡歸于吏。此其弊至今猶然也。然其所以致此者。有故。余觀三代之隆。冢宰總百官。然未有以二人盡選天下之官者也。一人盡選天下之官。則遺忘自所不免。今莫若使吏部自分其權。為尚書者舉數十人。以持各省之銓。每省三人。令州之學師論舉人之中選者。若干。可授教官縣令。若干。可授縣丞。若干。可授主簿等官。某某可授繁劇。某某可授閒省。以詔持銓者。分地方繁簡之缺。派上中下懸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三

三

卽於千里之內。五百里之外。授之。三年始覲。六年令監司察得該授某品。或陞或降。以達吏部。吏部授之。其卓異者令陞見。敷奏以言。稱旨者擢居清要。其縣丞以下陞降。卽令監司達本省持銓行之。亦卽于千里以內。五百里之外。叙用。蓋縣令以下最爲近民。而千里之外。語言多不相通。欲其獄訟得情。亦已艱矣。又官旣卑而遠出數千里之外。資用行李。將何所藉。赴官旣無其力。罷官將無所歸。失所旣多。教貪尤烈。又舉人進京會試。舉債以赴。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三

取賂而行。豈賓興之意乎。今此法行。則公私之費。省不啻鉅萬。而胥吏之權自輕。其知府以上。始出千里以外。凡地方官皆撥驛傳吏員廩祿。令至家送迎。其可也。又并冗食。亦汰選之法。

蒞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不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至其時政。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古者鄉

田同井而民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訟可息矣。○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或問爲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知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于去。則當去。事輕于去。則當留。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當已。○明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三

正己以格物。○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廖子晦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性理本中。

卷之十八

以隨事及人。而無類。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

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者乎。

朱子自註曰。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若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口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伴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知孔子意裏。○平易近民。為政之本。○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

南軒張氏曰。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性理本中。

卷之十八

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為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庵。為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如聖人之秤。則常平矣。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

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疆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美

三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當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老

三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話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

字。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契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于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夫

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臨川吳氏曰。縣之于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眩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蹠。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剿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

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揭謙曰。蒞官行政。莫難于治吏胥。予少時聞諸長老言。舊制皂甲。皆用民壯。更翻直日。無多人。無常人。吏胥在官。過三數年。即為積吏。必行寃道。今乃令長子孫于中。彼此去來。皆有頂代銀兩。動至千萬。上下以為固然。異哉。○庶人在官之祿。必如周制。而法始盡善。○如一大縣。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職之事。每房量存數名。優以常祿。又縣署許於

性理大中 卷之十八 无

鄰近學中。辟請二人。亦有常祿。略如漢制。亦可。或曰。如此則祿不給。曰。縣之不能以一人獨為也。眾所知也。今所謂後史者。特縣令以私錢辟之耳。此錢何從出乎。與其害民犯賊以養士。曷若公言之。朝廷于常稅中。稍充廣以祿之也。○會典中。到任須知一書。不可不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賞罰

程子曰。萬物只是一个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日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唯輕。功疑唯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頁五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彝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縕而有萬物也。

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同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堯舜之治。既舉元愷。必放共驩。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

法令

程子明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淵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个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不復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元城劉氏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二

三頁五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撝謙曰。此如法令官吏犯贓者死。而祿不足以贍其父母妻子。則爲官何能使之不犯贓。然則行賊吏之法。必重祿以贍其家。使犯吾法者。必其貪者也。然後可以必行而無赦。

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五

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叅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必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撝謙曰。爲治之始。但是苟且。而不立長久之法。皆亂世也。帝王欲齊民。創業垂統。必同律度量衡。辨宮室車服。上下至于田賦經界。學校貢舉。銓選訓

練等類。必皆講盡善無弊之法。而謹守之。

井田 屯田 限田

程子二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以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均埜。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四

三五

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雖便使暴君汚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不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撝謙曰。經界之正。難者在奉行之人。若立法亦易。今若攷正尺律。頒度于天下。使天下州縣。凡一鄉

之地。方百步之內。各立一界石。方千步之內。各種一界樹。以指南。定東西南北。無使至邪。然後使人丈量。各計分畝。田若干。水若干。牧地若干。平原若干。道徑若干。山林若干。下隰若干。一里之中。若干。屬彼若干。屬此。必無遁矣。其邊水邊山。依弧曲。勾股折筭。然後依界樹畫方爲圖。凡一州一邑。皆了如指掌。○橫渠言均田。願者衆。不願者寡。非也。天下事無論利害。總不可使貧者無故而得田。富者無故而失田。蓋貧者必有貧之由。富者必有其富之由。賞游手而奪祖遺。可謂平乎。彼貧者視田爲身外之妄得。天下必多荒田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五

音五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問于有若。有若對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

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馮謙曰。貧者多由于苛政。固也。而亦由于無教。國多惰民。奢俗。雖人與之田。亦何益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六

音六

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妙。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按先儒稱夏后氏分田。每夫五十畝。以五畝上供。謂之貢。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田。畫爲九區。八家皆私七十畝。共五百六十畝。各耕公田七畝。共五十六畝。以十四畝爲廬舍。謂之助。藉其力以助上。也。周人以九百畝爲井。內二十畝爲廬舍。家二畝。

半餘八百八十畝。八家共耕。通力合作。及收斂之時。計畝均分。一家得百畝之所入。八家得九之八。公得九之一。謂之徹。徹者。通其財力。與斂之豐歉也。搗謙曰。先王之法。無不善。而行之非人。則無不有弊焉。貢則歲荒之時。民艱于常賦。助則末世民頑。厚私而薄公。徹則吏乘勢以下漁其民。上罔其君。出入會計之際。尤難稽考。故孟子雖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而後世卒不可行者。民與吏多奸也。貢法之不善。患在凶歲取盈。苟能論年之

性理太中

卷之十九

七

三言

上中下而取之。小荒蠲十之三。大荒蠲十之七。或盡蠲之。則仍無弊也。故貢助徹。猶之三正並建。而貢法寅正。永為定制矣。○善通井田之變者。屯田也。漢武始用塞卒田邊地。自趙充國以屯田制勝。而言兵者祖焉。光武中興。遣將分屯。而魏武屯許下。鄧艾屯淮上。皆以克敵。唐有天下。遂設府兵屯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足以衛。動足以征。而無糜餉之害。有井田之遺意焉。至開元而廢。宋于唐汝河朔間。有田務。然屯利未廣。洪武初。則各省並

屯養兵百萬。不廢民間粒米。可謂盛矣。今欲復屯田。不必更循故迹。但有荒地。即調兵屯之。立法之始。設良吏。定經界。度源流。通溝洫。分牛種。簡稼器。量人力。派田。其保恤調救。一依井田之制。而畧變通之。雖時異勢變。而此一方。可以數百年無壞。不必處處齊同也。○井田遂溝洫澮之制。諸儒推論立法如此。觀周禮有不易一易之地。有再易之地。有萊五十畝。有萊百畝。有萊二百畝。即周制已不能盡然。正方。周徹法。通公私為一井。而雨我公田

性理太中

卷之十九

八

三言

之詩。仍用助。想周制已不免貢助徹兼用。大抵地方極壞。必須從新疆理。則以我徹法行之。使以王國來極耳。其餘未弊者。且令仍舊。不必變也。推此法為之。先王之治。亦可行于後代。但患無其人耳。○漢董子言于武帝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限田之法。始此。自晉及唐。亦嘗行之。今按限田。雖不可奪。此與彼。然人一丁。田不得過百畝。亦均田之一術也。○唐陸贄言于德宗曰。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

有祗至一石者。是三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截減租價。務利農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也。按私家租佃。雖非官所能裁。但官爲立法。終稍殺其暴。使兼併者無利。而又嚴荒田入官之禁。亦不均而均之一術也。○李愷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九

三

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此等處。儒者亦不可不知。

經界

朱子條奏經界狀曰。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

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猶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于從亂。其時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併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十

三

漳二州。而次及于臨汀。旣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蚤衰。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欲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于事。至條盡。并此奏聞。今具下項。○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于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訊究。管兵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

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于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于一路。見任不足。則取于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于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一經畫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于鄰近州縣。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十一

三十一

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諸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撥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略錄。點對行下。○一圖帳之法。始于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各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

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募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置紙僱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僱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十二

三十二

亦不至于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唯里之正長。其役最為繁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筭。必嘗為胥吏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于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

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役。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數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一。緒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詔施行。○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

猾吏。並緣為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

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很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被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古

三

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原註今于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註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

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人侵占。逐年失陷稅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五

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于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第四項貼黃曰。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烟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

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第五項貼黃曰。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申諸司狀曰。紹興年中。福建一路。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十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六

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又曰。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胎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單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及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為拘。不以歇役新舊為限。

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或人丁衆盛。或方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于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于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七

三

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適所以漏洩幾事。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于其後。非計之得也。○又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六

三

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嘉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于民者。○又曰。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晝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遂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僻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

州措置施行。嘉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

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今雖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自耕犁。若于此時施行。不唯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為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節次條陳利害。熹實在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于異議紛紛。久而不決。又蒙聖明屢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下之嫌。而極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畧做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雖遲之數月。而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漳州經界。卒以進士吳禹圭言報罷。先生自劾去。○答黃子耕書曰。向在臨漳。訪問丈量算法。得書數種。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于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為私意浮議所播。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答王子合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鋤。揭竿引繩。以奔走于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不為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入情願而後行之。則無特而可行矣。且如此事。紹興年間。正施行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賦役

賈與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筭賦。人百二十為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分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錫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

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蓋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為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墮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德宗時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絹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措克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賦稅

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則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搗謙曰。今之法雖承兩稅。然楊炎之法。謂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陸宣公謂其計估筭緡。失平長偽。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挾輕資轉徙者。脫徭役。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今則丁錢不論貧富為是。但不當責錢銀于田畝耳。○據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為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十戶。名全。

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為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及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造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撰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菴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具編冊如民科。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磨勘亦如之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部給事中一人。督

監生清比違悞。檢暴蠹。浥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善惡廣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蓋太祖以天下之賢士大夫。隸之仕籍。以統郡縣之人民。而郡縣之人民。則具于其鄉之黃冊。以天下之郡縣。悉圖載于一統志。而郡縣之土地。則又悉圖載于其縣之魚鱗圖。甚大畧也。瀛海張氏曰。圖所重在田。則田為經。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毛

人為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為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為經。田為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為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寔

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姦百出。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邑分為鄉。鄉分為都。都分為圖。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數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甲乙之名。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正嘉以後。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糧始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賣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絕戶納者。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為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拘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者。于是遷年派糧。差多無所歸。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賠累。亦皆歸于逃絕。乃藉藉

議丈量而鄒文莊守益行之其鄉吉安府安福縣知州安如山行之裕州而萬曆八年遂大均天下之田。然其吏之清強敏練。撫字忠愛者。得因自效。而其罷軟貪縱。養交賈譽者。不無反增其弊。祭酒王材嘆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真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邀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獨書筭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辦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違之。能有行乎。搗謙曰。開國之初。法嚴令必。人主有知人之明。專委公廉有才者。分歷天下。而下人畏誅。故經界之正。大抵少弊。至中葉以後。人多玩法。而請托之弊多。又各委長吏行之。長吏之賢不肖。地各不同。則其利弊。亦州各不同。其勢然也。○魚鱗冊始于宋之趙譽。夫其法與王介甫方田法。不甚相遠。然洪武中以此定經

界。而介甫之法。爲弊于宋者。蓋其時衆君子不肯行其法。而介甫用小人行之。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搗謙嘗問賦役于玄宥祝先生。先生曰。一方有一方之賦役。一時有一時之賦役。如今之田。或以一斗起科。有好田收三石。便爲三十稅一。薄田收七八斗。便爲什二三。或反賠糧。此時有人種。便爲好田。數年佃人弛荒。便爲荒田矣。○定稅之法。當隨五土與五色。參肥瘠旱澇。分爲數等。年有豐有凶。有平。以平年爲準。什稅其一。遇荒則或減或獨。地形明載圖籍。每年令縣令按行水道。有海墾河決。人力不可回。許奏改稅糧。從實增減。其餘蕪塞府縣。不爲開通。卽爲不職。荒蕪田地。貧者補而富者罰。其可也。○平世必使其令信。如四時。孔子寧去食而不可去信者。正爲餉之不可加也。觀自來吏之作姦。皆由于每歲加減不等。與斂法名目不同。併官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歲各有異。故小民在姦胥里甲之高下。莫可致詰。今若歷年久遠。無分釐加派。凡所有常稅。令長吏作爲定書。四

時讀法。每鄉宣布之。吏胥雖欲侵欺乾沒。何所措乎。○按計畝。稅必歸本里。則無產去役存之弊。併無遠方兼并之事。而或以為人戶住所分散。則里甲之催徵賦稅誠難。不知今之人戶流徙。已與黃冊之版籍異。而亦未嘗不徵。若分主客戶在本里者為主。令同里自催。在他里者為客。着一役催徵。此亦抑并兼之一法也。但催徵之役不許包納。而厲其禁。庶幾無弊。○元時定稅。議者以為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人丁宜逐年增減。而往往隱漏者。縣官不肯減。人戶不肯增。上下不以誠而已。苟上之人以誠化民。則民自不隱。○聖賢論賦稅多矣。只歛從其薄而已。蠲租免稅。盛事也。然亦有弊焉。貧民田止數畝。其稅不敢不完。富而頑者。田連阡陌。關通猾吏。積年拖欠。遇赦買免。然則蠲稅適以名奸耳。善蠲者當分為二科。其不欠者。竟蠲本年之稅。其欠者。則蠲其本年。而徐征其欠。察其作奸者。重懲之可也。○唐陸宣公言攤賠之害曰。田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咸盡。又言催徵之害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迫。重傷疲人。此為民父母者所當知也。○玄宥先生又曰。朝廷錢糧。所以積欠乾沒者。多由催徵者急。則吏人以他樣錢糧。那蓋縣官但以錢糧蚤完。得行考滿。則不復顧前後之事。而但顧目前。那移故其中。以民之脂膏。飽吏胥者多矣。○古人司徒掌邦教。今掌邦歛。攷世之變。可知也。○周公宗建。令仁和長。單催稅之法。里人至今稱之。○漢文以官爵募民入粟。而蠲天下田租。夫當取而蠲之。是違道干譽也。以粟得官。是教民以無耻也。均失之矣。先王非荒不蠲。非德不官。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三

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馮謙曰。里役有銀差力差之別。夫庶人力役。義也。銀差則取之何名。如有公費。自當于常稅內留一分以充之。未有可妄取百姓者。如宋破分之法可也。○或問雇役差役之宜。曰。子言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曰其使民也。義使民者。聖王之所不免。亦曰義而已矣。周禮役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聞富者之舍也。今使民出錢而免役。僱貧者役之。是賣富而差貧也。姦胥犯此。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言

則朝廷罪之。豈有天子而賣富差貧者哉。其使民也。亦不義矣。富者有錢。自僱人代役。則可。上之人立為此法。則不可。宋之王安石。主僱役。司馬光主差役。當時議者。但欲便民。而不論先王立法之意。是以紛紛不能定也。以利害論之。唐以租庸調三者取民。所謂庸者。即力役也。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匹。謂之庸。至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于時詔書謂兩稅之外。悉無他徭。是則免役之法。不待王安石而已行之矣。然其後宣

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鑰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考。則差役猶不免也。至宋之賦。猶唐之兩稅也。故庸則以廂軍為之。而所謂衙前諸役。非古三日之役也。王安石欲行免役錢。而蘇軾曰。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非事例也。然其言曰。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言

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自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此言是也。乃其後軾反自忘其言。而又以力爭于元祐之際。至南渡以後。役錢早輸。而苦役果如故。金華民汪灌等。以私田粟。佐當役。又有義役之舉焉。噫。可嘆哉。洪武中。以田起糧。以戶起役。而役之重者。歸于上中戶。法固善也。至中年役重。民病。乃議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

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則猶唐之變兩稅。宋之變免役也。其法始下民大便之矣。不數十年。而差役之苦。更甚于往時。竟何益哉。以此知官之與民。必不能無役者也。役重民病。但有恤民減役而除貪殘之吏。即有所費。但當請節之于上。不容更取之于下。徵之往事。固如此矣。○洪武中役法。依戶數定里長。不許那移。然其重役。止派上中戶。而不限里。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然民有丁產多而貧。丁產少而富者。極難清查。明道冷晉城。預知民間貧富丁產之數。乃審繇役。按籍而定之。無敢造者。非至誠用人。不能得之。○富民者國之所恃以安也。重役加于富者。不過日苛矣。富人哀此。筑獨耳。究之富者病國亦病矣。安民唯有減役。別無巧法。○軍興則役自繁。興師至萬。而民無妄役。可謂整一矣。○役莫

大于漕運。久必民不堪命。若軍運。則非重督運之權。假以生殺。不可也。○古之役民甚繁。然而君民相親。如家人父子。出力而不奪其時。不傷其財。不致其病。故雖繁可任也。後世官之治民。如傳舍田疇。荒矣而不恤。貨財殫矣而不知。筋力瘁矣而不問。牛羊用人。雖歲一役。而民不堪也。

理財

盱江李氏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為農常糶。而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糶也。末不常糶。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歛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歛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寶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

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買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項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為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惟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三

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買人。至春出糴。寡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買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買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爲謙曰。常平之法。宜自三石以上。不許兼糴。亦所以防蓄賈也。

右論平糶

謝顯道曰。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馮謙曰。鹽法非王道也。然後世以代正供。似不可廢矣。通商惠民。禁奸三者為上。裕國次之。○鹽大利之所在也。而法得行者。官執法而賄不行也。世亂賄行。何法不弊。竊嘗聞之商人。今日之鹽。行私者眾。苟守正法。不唯無利。抑且虧本。然則不業鹽則已。業鹽必冒法矣。為國家者。豈可使民必冒法而為商哉。

右論鹽法

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問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

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馮謙曰。王者鑄錢。非以侷利也。所以平民心也。錢行則偽銀息。分釐之間。輕重畫一。而民心平。少時聞訓。謂分釐用銀。不妨過重。以惠小販。長而食貧。見小販之等。于定星處。率重半分。積而論之。貧者零用銀一兩五錢。只抵一兩。富者併用。則反是。乃悟向之所謂善者。正所謂惡也。以此知天下之善。莫過于平。此亦錢不行之故。

右論錢法

龜山楊氏曰。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于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馮謙曰。泉府之法。唯封建時可行。今天下一統。官皆無常。不可行也。唯國用軍需。則暫于出產州郡。

置場收買。令遠近以貨自至。所須物足則止。不得至民家強買。其有非次急切軍興。亦各于出產州郡。專委長吏。于有物力上戶內平價給買。稍有侵違。加以嚴典。庶民無重困乎。○漢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輦。至武帝竭天下之力。幾無以濟。乃令賈人為官。賴桑弘羊平準之法。得以僅存。董子曰。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望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負且乘。致寇至。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可謂武帝之要藥矣。○唐之劉晏亦以通財濟國。然而君子不尚者。以國家經賦本自足用。多聚財于上。而濟其侈。所謂民賊也。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右論平準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

所謂均節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于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于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磨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望

不會。特磨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于聚歛。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如因制國用

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經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憐舒。亦不至大相絕矣。然朱子又有與王運使劄子曰。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

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

州式樣。官吏皆為當做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之載。大約所供。纔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例如此。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叮嚀使臺所為。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

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其後不知運使所答如何。

揭謙按朝廷于州縣錢糧。徹底清查。盡歸京師。終

非美事。惟選賢而任之。使多備積蓄于本地。交盤之數。使本地士民鄉紳共知之。苟貪污著聞。則繩之以法。雖聖王治世。不過如此而已。嘉靖中詹事霍韜疏曰。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

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廢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屢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量

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為心天下有受得民賦利為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

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七百二十六萬矣據上數戶宜減六百七十四萬今亦不合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七倍矣攷山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量

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二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

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聖

言

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逾困。而民逾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

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思。日慎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聖

言

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已復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搗謙按此疏言國計甚明。覽者以三隅反。則經費雖廣。可指畫而陳矣。然人君處盈絀之道。不可不審也。當國計之盈。固當戒其侈心。勿為妄費。然亦當小疏通之。或惠鰥寡。或興禮樂。毋務厚藏。以滋後人之侈。當國計之絀。固當量入為出。愛養樽節。清查耗蠹。仍當褒示寬大。不可唯務裁削。以啓亂源。嘗見父老言崇禎間流寇之起。始于裁革驛傳。

固當慎也。

右通論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天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完

日也。蓋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人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喪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

馮謙曰。珠玉錦繡。物之貴者也。焚而棄之。如土芥。

此正其性之奢處。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多矣。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完

魯齊許子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五學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此。上不知禁。又益

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馮謙曰。國之用財。必有節者。非徒儉而已。官府之制。必有法式。限量。不得踰溢。如庶民不得衣絲。品官不得織金。宴享祭祀。簋豆有額。民間不得倩厨人。茶使婦女不得擅用珠翠。皆所以使上下有章。而裕生財之源也。曰不嚴而令行。如之何。曰節自上始。

救荒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

惟理太中

卷之十九

聖

言五

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獨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繼

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馮謙曰。朱子救荒法。載本傳見前。

惟理太中

卷之十九

聖

言五

禮樂

程子伊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其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

雖聖人作。須有損益。○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唯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于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竭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古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人無椅桌。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桌。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搗謙曰。不特如此。垂足而坐。則精神緩散。

又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

搗謙按何氏塘解詩言志四句。實爲有理。其言曰。

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當歌之詩。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聲。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鐘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作太簇調。則衆音之聲。皆以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自齊一而不亂。俗樂以合四一尺上工爲板眼。乃其遺法也。此說最爲備盡。余有古樂書。從蔡氏新書。另有考定。推此法行之。節序衆音。爲二十四卷。有知音者。可舉而行也。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又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歡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喉殺。太下則入于卑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點不得。添他一點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的。聖人所傳于後世的。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天理之自然。○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性理太中 卷之十九

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觀矣。○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

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樣。便是大原大本。○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且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遠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性理太中 卷之十九

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于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學有節奏。學他的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

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人鍾鼓已自不識。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樂。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表

三十五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表

三十五

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的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的意。又如行路人。兩個同行。纔存个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之心。皆緣是無个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的意。○人徒見升降。襍襲有類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于人者。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性理大中。卷之十九 弄

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于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

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本

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朱子曰。昔者聖人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

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養心治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于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李

李

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于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李

李

可以進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入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弦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李

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于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于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序。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

也。身脩而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于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李

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益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特處庠序為然哉。雞鳴風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

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子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馮謙曰。至洪武中。其言遂驗。始立學宮。祀先師。府學置生員四十人。縣學各二十人。作尊經閣。以藏書。作明倫堂。以開講。作學舍。以招來學者。使誦讀于其中。立教官。教諭以爲之師。設廩祿。以繕其食。月課其業。而又設提學。以爲之進退。又時簡其孝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奎

五十四

弟悖行者。以爲行優。簡其不率教者。以爲行劣。所以整齊士風。法至詳也。至其後。學徒益廣。教乃漸廢。但取士之日暮途窮者。以爲教官。一切教養無聞。士有入學者。止令齋役徵其束脩。費儀而已。師道廢而士習益以不振。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

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間。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致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馮謙曰。欲種苗者去莠。欲養民者去奸。欲養士者必去奇袤。遊冶放浪。鑽刺橫議之習。而後學校可清也。○教人之法。經書皆有畫一之說。不許淆亂。而後學術始一。○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萬曆時爲賊民之先者。李贄是也。今其書遍于天下。欲人心之正。其可得乎。○淫書之賊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奎

五十五

人也。過于醜毒。使之遍坊市而不禁。則司學之罪也。○士必養而後可教。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

變西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于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九

七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

錢塘應撓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封建 郡縣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其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撓謙曰。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且謂諸侯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一

三

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此所謂以私意窺聖人者哉。夫天下之勢。卽天下之理也。封建非聖人意。然則郡縣之朝暮易君。果聖人意乎。子厚以聖人之於諸侯。欲去之而不可。未知聖人之於諸侯。欲去之而有所不忍也。卽以唐虞而論。忍使堯舜之子。一傳而齊於編氓乎。契明人倫。稷教稼穡。功及萬世。忍使不祀。忽諸乎。非唯聖人不忍。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二

三五六

天地固有所不忍也。擇賢而授之土。其臣民安之。聖人不忍易也。易世之後。愛其甘棠。况其子乎。且其子實賢。安得不繼。此固天理。非徒論勢也。必衆叛親離而後去之。去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如子厚之論。則聖人於先聖之後。功德之亂。皆欲一朝而盡易之。但勢有不可爾。豈聖人之心哉。○郡縣交代。六年而更。使六年易一君。則天下必大亂。然則治國如傳舍。必非聖人意也。不得已而郡縣必專必久。

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在。滿便去。忽然換得好的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三

三五七

者自興矣。郡縣則一君亂於上。而天下無邦。其極也。必人類盡溺而後已。然封建必難復者。在於無人。如周自歷代聖人。教養人才。凡世祿之家子弟。親戚無不盡循法度。方得數百年大治。今欲驟復封建。實無一二十人。可爲一國太祖者。况其親戚子弟。全無教養。一傳而敗。勢所必然。所以聖人之典。不過因時而已。○封建至周末。而父子兄弟相殺者。比比而然。便是天厭封建矣。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朱子曰。封建

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愷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四

三百六十九

戮。馴至大亂。沈憫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個雖教。無人禁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周時

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以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也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五

三百七十五

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他許多異姓過。擄謙曰。周書分土唯三。孟子不誤。周禮諸公五百里。陳祥道以為兼附庸者似之。然周禮處處不合。經傳恐亦非周初之舊制。○按王制千七百七十國。亦據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而言。周千八百國之說。想從此來。並無公五百里之說。

刑獄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

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剝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六

二百六十九

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七

二百七十三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聽。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九

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

官所掌。唯象流二法而已。其曰唯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九

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十一。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監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候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唯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名和氣。其於邦本所助。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十一。豈淺也哉。象山陸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兵制。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十三 言七十

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磨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臃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

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君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十三 言六十五

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

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十四

三十一

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馮謙曰。韓信擊趙。其從之者如曹參等。皆漢王心腹之將。王雖自稱漢使。而諸將多知其爲漢王也。故得以馳入而無阻。不然。豈能望其臥內乎。信謂漢王將不過十萬。而已能多多益辦。觀其垓下之敗。以三十萬衆。敗而復合。夫兵不難於將勝。而難於帥敗。非節制何能如此。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十五

三十二

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七

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滾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七

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知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自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始得。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

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攻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大

搗謙曰。先王教士以兵。蓋不欲以殺人之事。授之不學之人。然觀聖人之意。殆非得已。繫師以毒。處戰以喪。誠慎之也。車戰廢而文武分。天地之淳漓。於此而判。然古之文臣。如武侯之羽扇。韋叡之板輿。頗能克敵。而武臣如曹彬之止殺。尤擅厥美焉。文武之不可分。猶可見也。至近世火器。極于天和。荼毒生靈。震驚上帝。戰勝攻取。全所不係。祈天永命。在必蠲除。儒者之學。豈宜研此。○地道以靜爲安。守國而用火器。是自震之也。○戰雖尚謀。然其

要在勇無勇。雖十分才智。不免於敗。○凡事皆習。而後能。况於殺人之事。豈可坐而輕談。○兵倫將怯。大率由恃火器。○府兵馴兵於農制之得也。○強暴之夫。充軍可也。罷廷羸病。苟犯此律。亦強充之不糜餉。而壞軍制乎。

諫諍

韓魏公琦曰。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九

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琦景祐中。擢授右司諫。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之任之之意。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

覽者知人主從諫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為若干卷。

搗謙曰。魏公此篇雖簡。然論諫無踰此者。道行於君。有以夫。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許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為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趙。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所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此一段見性理大方與易傳文句小異似約易傳之說而為之

朱子論伊川諫折柳事。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

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搗謙曰。諫折柳事。若欲堯舜其君。自當如此。方長不折。長養萬物。正是天子第一事。今人視天子為一孩子。故以伊川為過矣。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

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

東萊呂氏曰。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西山真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

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齊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

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勿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

馮謙曰。為人子者。但思孝其父。則豈忍加其父以惡謚。今思此法。乃先王所立。以正天下之為人君者。吾以一人之私廢之。則得罪天地祖宗。且使其父以惡行蒙美名。苟有鬼神。不重其罪乎。後世子孫。無所視法。敗度覆宗。則不孝之罪。自何人始。故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 去
古人必不敢以一人之私。蔑天下之公理也。虞舜為千古大孝。而父頑母嚚。著於虞書。蓋史官之所守。非人主所能奪也。使舜欲奪之。而史官死之。尚得為賢主哉。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

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於七十有五年。高宗祭於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於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

去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

錢塘應樞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物爾。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造化不窮。生氣也。近取諸身。如出入息氣。見闔闔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者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為呼也。

樞謙按。氣散者不反。然須知老變為少。飛復為潛。循環者。易理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問橫渠以野馬網緼為太虛。而天即太虛。有氣無際。然乎。樞謙曰。乾為天。為圓。安得無際。所謂金輪理當如此。曰然則天安所倚。曰飛鳥猶能自舉其身。而况於天乎。本天親上。是也。○自張子邵子及朱子諸先儒之說。莫不以天有氣而無形。今以愚論之。則不然。天地乃成形之大者。天固為積氣。地固為積形。然地中非無氣。則天上豈無形乎。知陰陽之互藏其宅。可以明天地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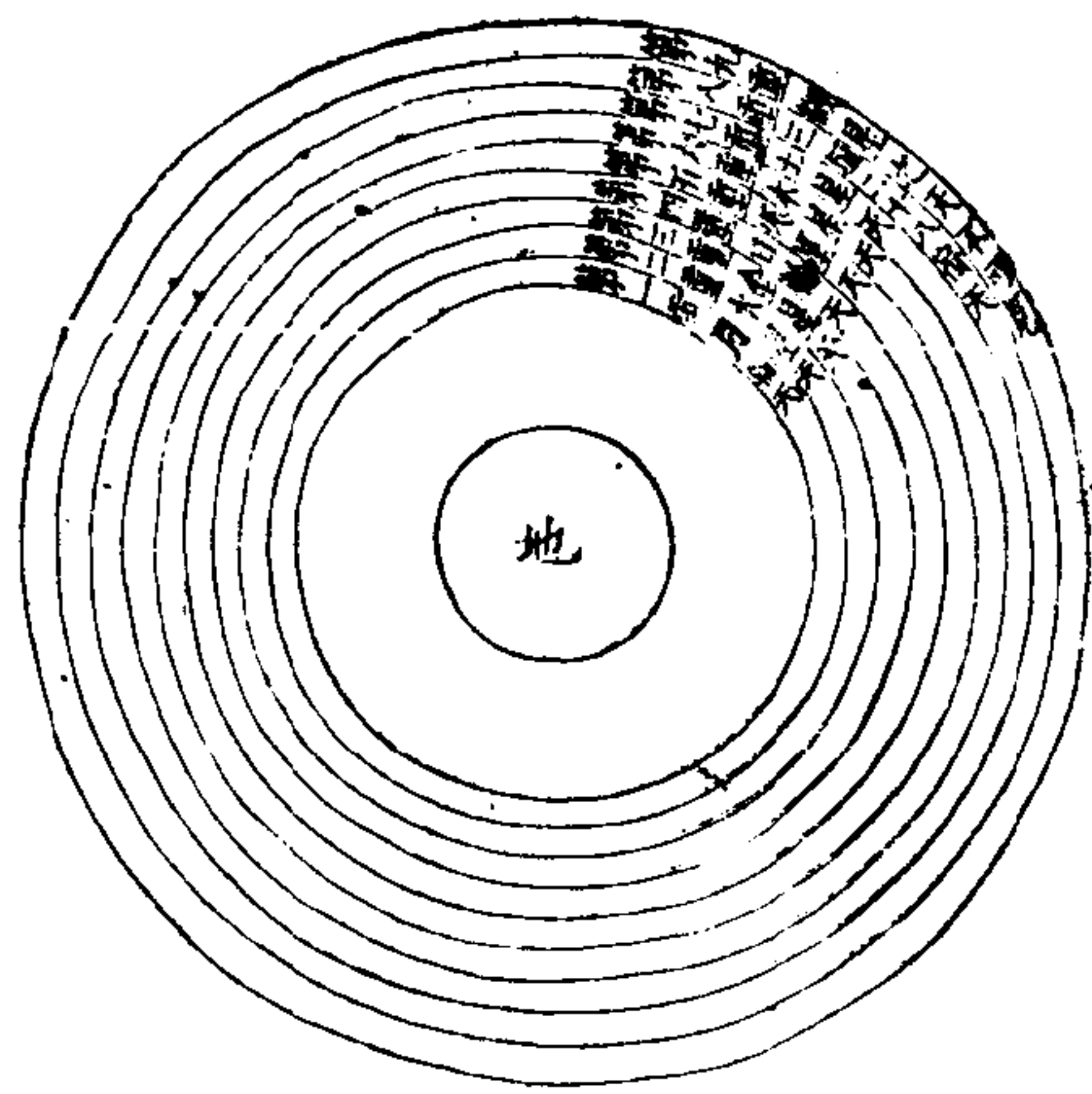
三

上。地隕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中。○古今曆家。只是推得個陰陽消長界分耳。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的幾句。○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

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個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遂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

馮謙曰。天九重。只因他有九樣動法。所以知其九重。若無形質包住。氣便散了。何以旋得去。看他旋法。確為圓形無疑。○天之圓。固不得如雞卵。卵之可以無竅者。其始而非其終也。如百穀之未甲然。天非未甲。但精神運於內耳。人之肖貌天地。乃有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九竅。則天之旋轉有九重。各一竅司之。凡有九竅者。皆能變化。

圖則九重



馮謙曰。以人視上。以上為尊。以天自視。以下為內。古人言圓則九重。王者法之。今觀第一重月。象后。第二重水。第三重金。相月。象妃。不經天。三宮之象也。第四重日。象帝。第五重火。第六重木。第七重土。經天。相日。象三公。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象臣民。第九重。微星之天。為包絡也。或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易乾為天。離為日。日之不可謂天明矣。曰。周天之氣皆乾也。祀天所以報氣也。昊天上帝。氣所繇生也。然不得少陰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 精以主之。則無以因時遷流。成發斂之節。天地之精皆坤也。祀地所以報精也。皇地祇。精所繇生也。然不得少陽之氣以主之。則無以化物承天。成滋育之功。日非天也。天之女。故象帝也。月非地也。地之子。故象地也。坎離實代乾坤之位也。○問西曆言。天有十二重。今止依古法九重。何也。曰。天之第四重日。猶人之有中氣也。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猶人之有衛氣也。今九重以上。不復有星辰。豈有三重天體。為精氣所不到者乎。其為痿痺也甚矣。

曰彼以第十二重永靜不動而天帝居十二重之上。然乎曰至健而不息者天帝也。若永靜不動而卽安似非帝也。今譬之於身心者。身之君主也。豈有身之君主而居於肌膚之外者乎。大抵西國之曆甚精。以象數可測也。象數之所不及則失之矣。○天九重。近地者溫。遠地者寒。故外陰而內陽。然陽自地中而出。升而爲日。陰自天上而入。降而爲月。陰陽互藏其宅。月近地。故中氣涵而浮陽不散。日遠地。故外精煖而洞陰不洩。外六重陽主之內。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三五三

三重陰主之。升降之交莫分其際。○流行之際陰最緩而陽最速。陽神陰化是也。周天之氣外旋急而內旋遲。陽外陰內是也。第九重不可見。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旋極速。第七重鎮星次速。不記閏。積二十八月不及第八重三十度。今曆家謂土星重遲。非也。第六重歲星速。又次之。積十二月不及八重差三十度。第五重熒惑漸遲。積六十日不及第八重差三十度。日居第四重最遲。此天行外急內緩之明驗也。至內三重。金水與月。則皆右旋。月

行最速。一日不過行十二度十一分強。以二百六辰星太白則皆遲。遲疾相準。則與日等。以在日天之內。太陽所驅。故疾者反遲。而遲者反疾也。○外第九重。振之李氏以爲一日一周之天。包絡轉運。非也。天之行。自內運外。非外運內也。天行九重。參差不齊。無相伴者。三垣列宿。爲一日過一度。以日行而節之耳。若謂別有一天。一日一周。日行與之相符。則夢夢矣。○一體之物。雖兩肢不能異動。况九天乎。以是知天有九竅之用也。○諸陽唯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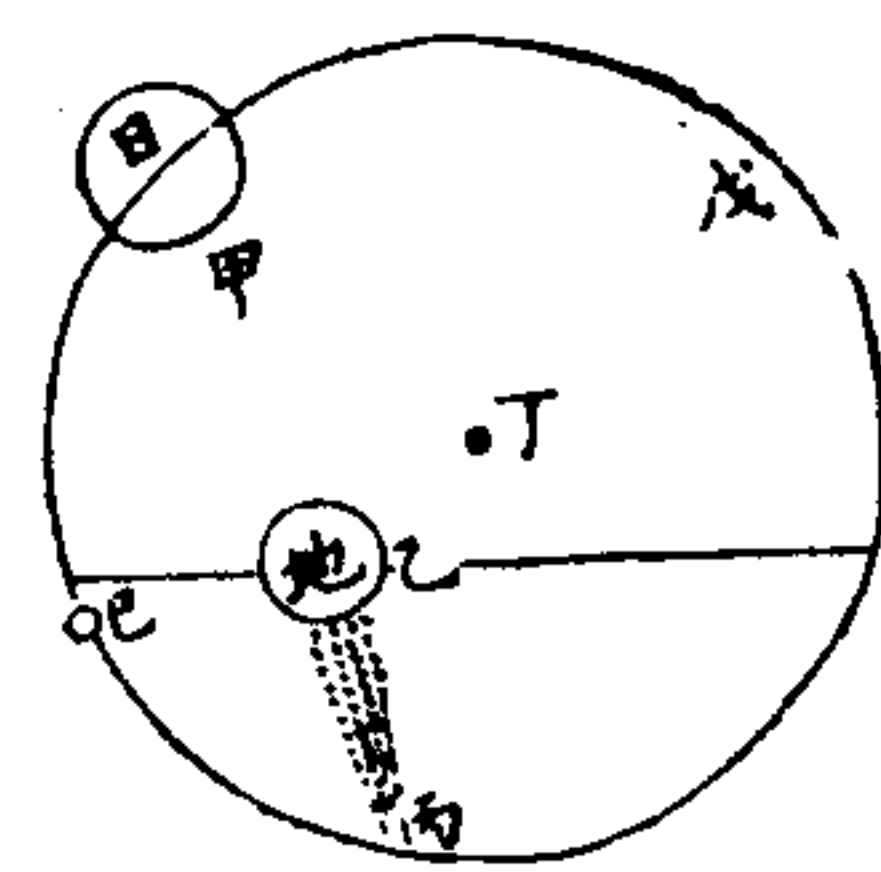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六

三五三

最遲。故日爲中氣。諸陰唯月爲差速。故月爲中精。陽而遲者。中有陰也。陰而速者。中有陽也。○樂記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此三句盡天地人之奧理。至清爲上。至濁爲下。上下無常。本者親之。天內明。故不息。地外明。故不動。人在天地之間。一晝一夜。故動靜因之。○易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天包地外。故曰大地得天中。故曰至。○渾天之說。皆曰地在中。而西曆言之尤明。今圖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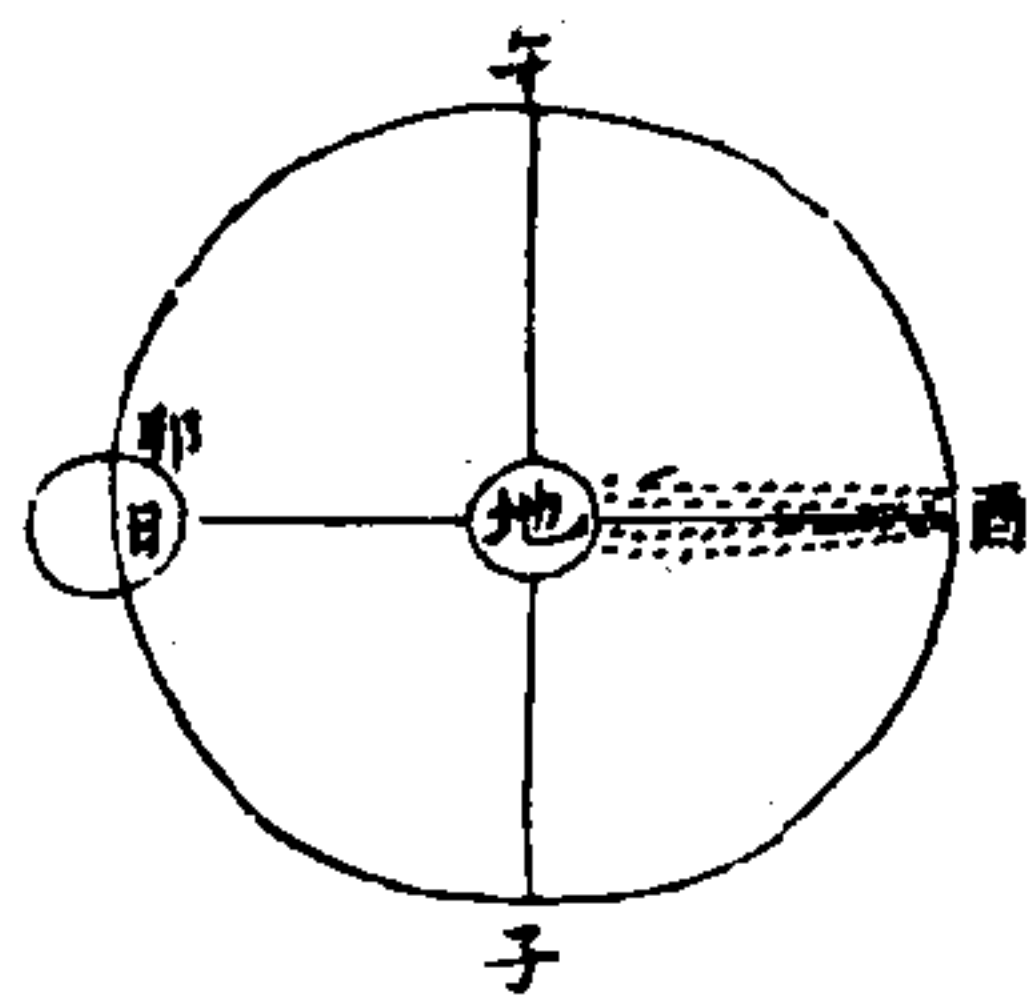
西曆曰。假令地球不在天中。在其一隅。如上圖。丁為天中。設地球在乙。日輪在甲。照乙地球。其景必至丙。則地之景。必不能隨日輪而平行轉周。蓋日行從甲過戊。至丙。景必從丙過已。至甲。是日輪行大半圈分。而景行小半圈分。遲速不等甚矣。日長夜短。不大足詫乎。

性理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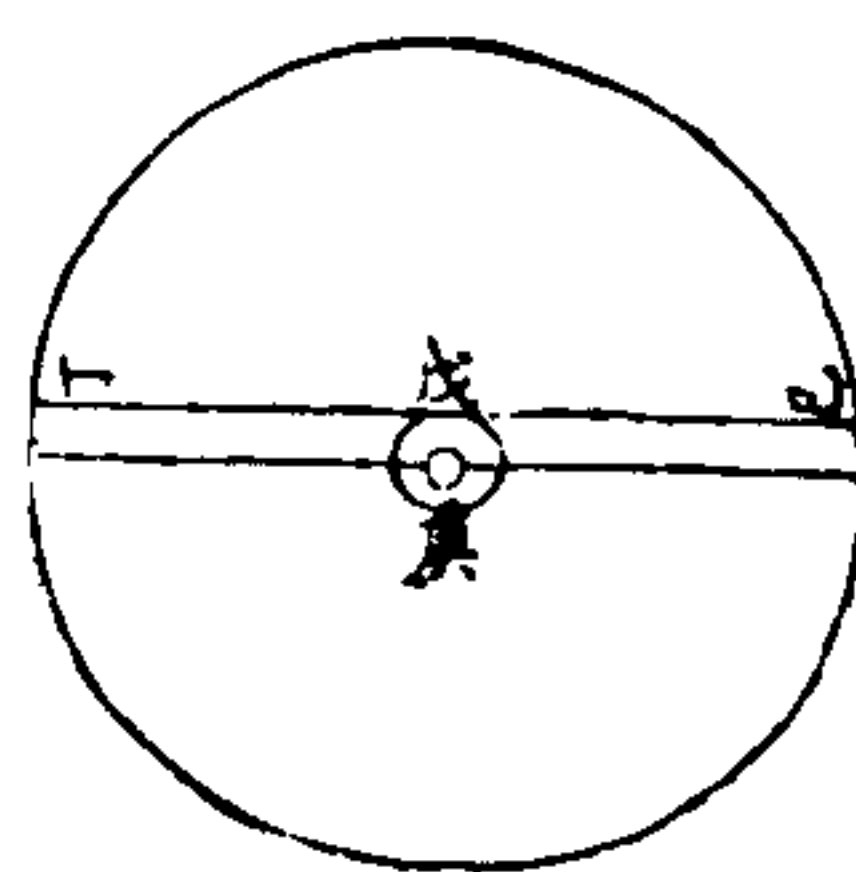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七

三十一



今觀上圖。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日在卯。則景在酉。日在午。則景在子。春秋二分。日躔赤道。晝夜平。是因地在天中。故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為晝。六時在地平下為夜。非正中而何。問地居天中。何得不墜。據謙曰。清氣為上。四旋於外。則重滓皆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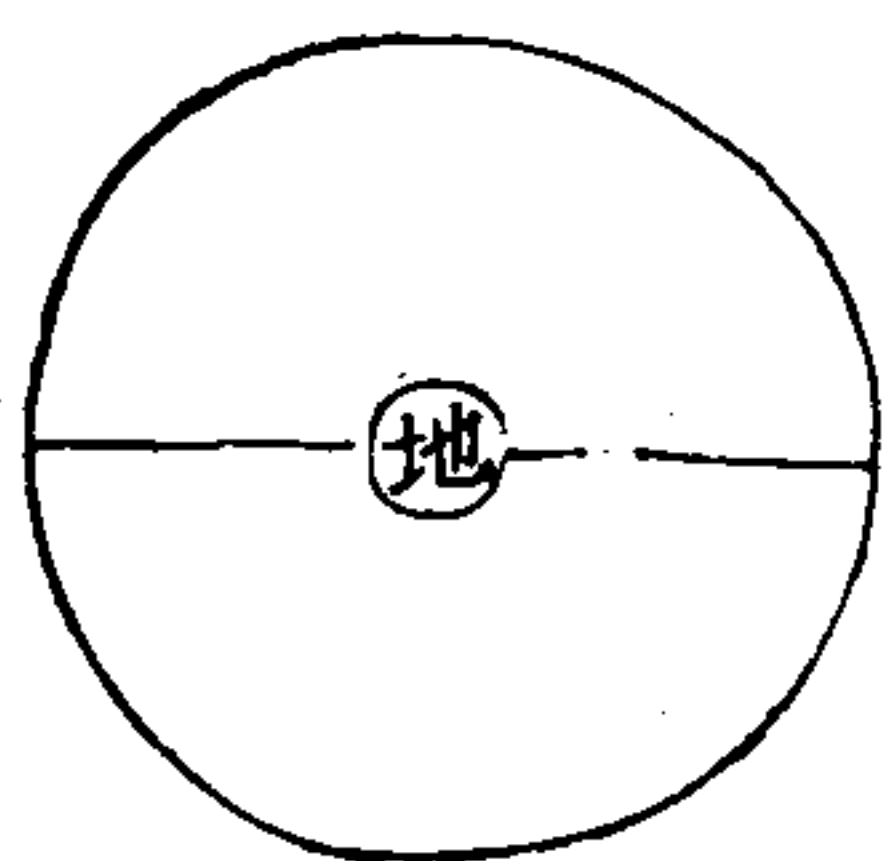
中。無所從出故也。又西曆曰。日輪大於地球。從日輪視地。止一點之小。何也。隨人所至地面。恒得見天體之半。又春秋二分晝夜平。故其大比日天當止一點。令非一點而大如戊庚。即人在戊地面上。不得見天體之半。其地平線平行。至丁已。亦不能分日天為兩平分。則春秋二分。亦不得晝

性理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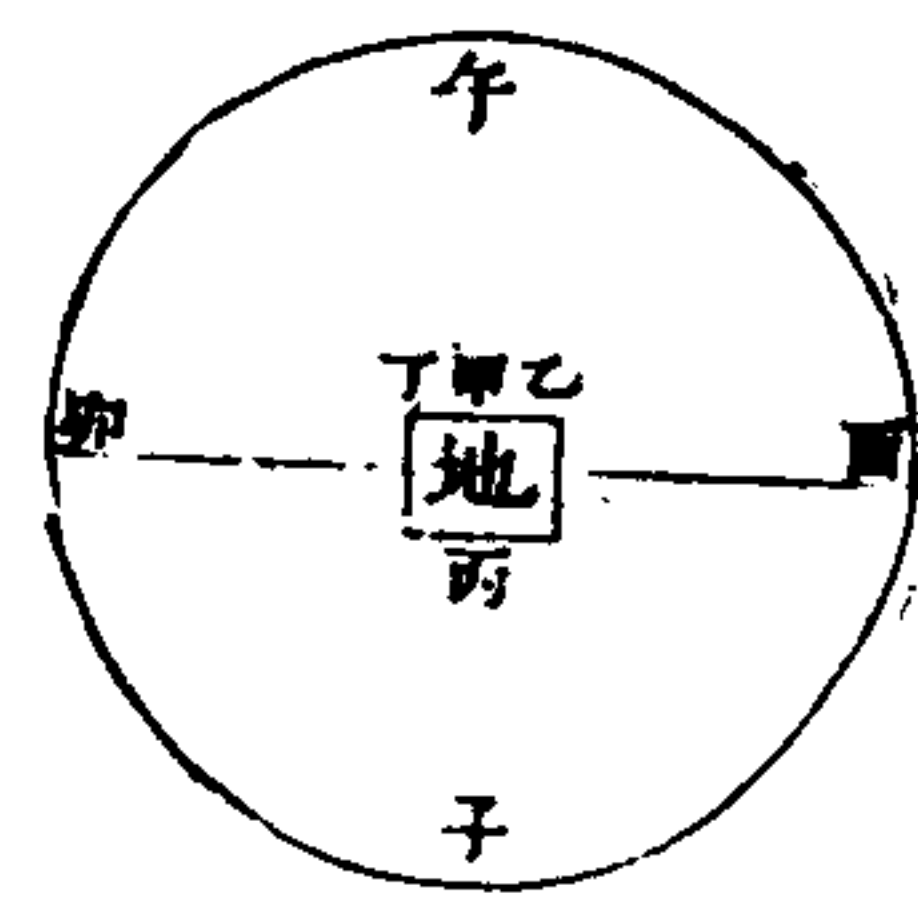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八

三十二



夜平也。從日輪視地。既小如一點。今從地視日。乃大如小車輪者。日輪本大於地故也。據謙按先儒稱天圓地方。而大戴禮稱曾子曰。如果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揜也。則知天圓地方。止是相傳俗語耳。今西曆亦言地本圓體。其說曰。日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一遍。第天下國土。非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九

三百七

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有人居東。又有人居西。東西直相去。試七千五百里。則東人見日為午正初刻。此際西人乃見日在禺中。為巳正初刻也。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以地圓故也。如後圖丁乙與甲地。異即異天頂。即異日中。而又與甲同卯酉。即丁之午前短。午後長。乙

之午前長。午後短矣。獨甲得午前後平耳。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何也。是地之東西圓也。又人之居廣東。測北極出地。得二十二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見北極稍高。測得二十三度。次每行二百五十里。皆如之。至京都測北極出地。得四十度矣。亦見北界星。廣東不見者。其在廣東。亦見南界星。京師所未見者。此由地為圓球。人乃循球而行。故南北二極。及附近諸星。隨而漸次隱見也。若地為平體。隨人所至。恒見天星高於地平若干度矣。此自南

而北之為圓體。亦可推也。

或疑百川赴海而水不溢。朱子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

三百三

搗謙曰。水至歸墟。雖往者消。而來者息。然消者日亡。息者何自。火降而變為陽金。下行於澤。水升而變為陰金。上行於山。故大海之中。時有火光。而泉源之水。發於山頂。盡性者自知之。○先儒但言地形盡處。海與天接。不知地形圓故。要之海只是周地而流。其在天中。如人之有胃膀胱也。天輕清而上浮。水沈屈而下注。中無去處。被土克爾。

魯齋許氏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

無非教也。此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弊者也。敬軒薛氏曰。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測天經 經星也

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其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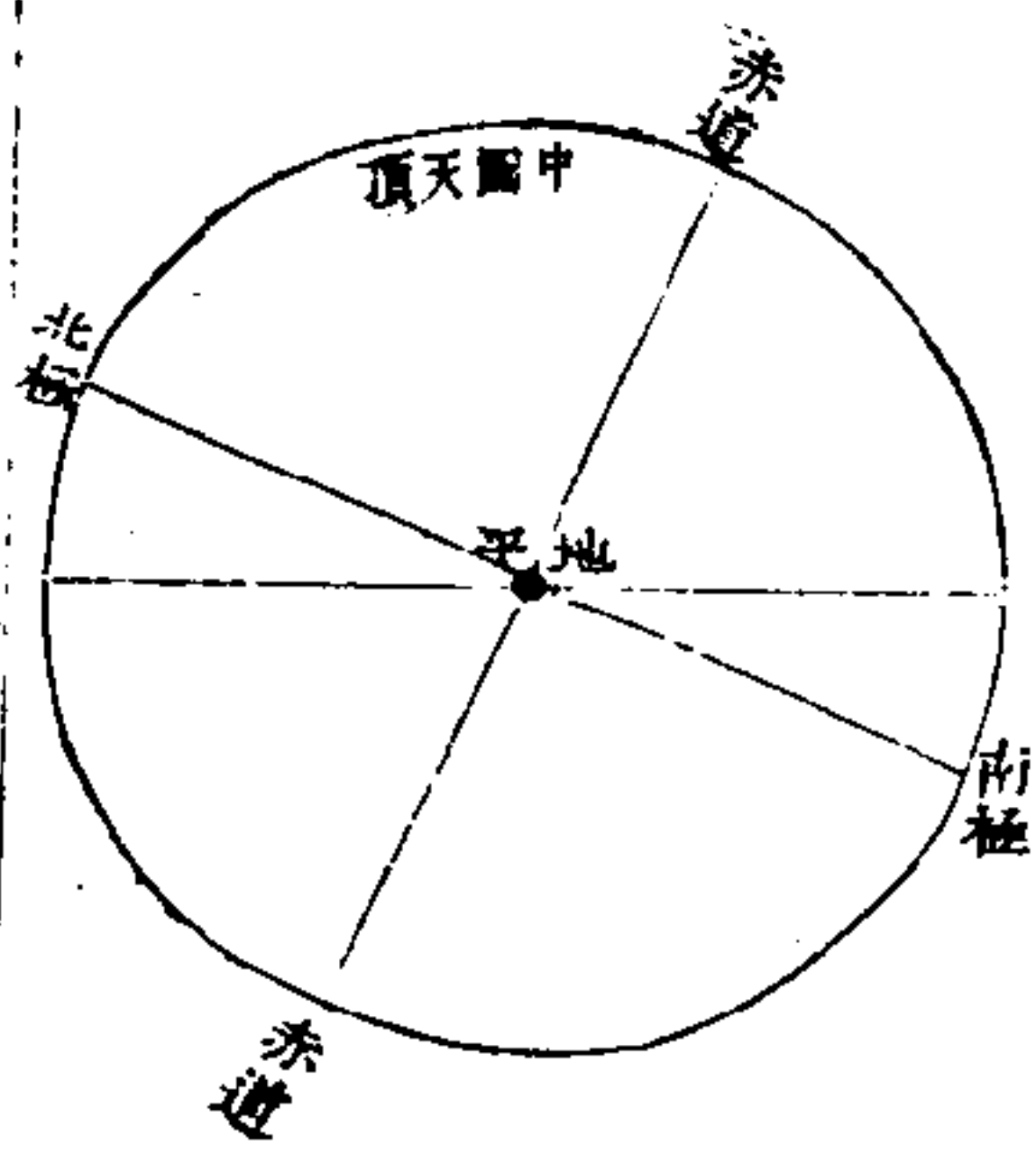
十一

三百五十九

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

搗謙曰。據前曆推算天度。皆以日行一度起算。據西曆以三百六十度算。似與易合。中國曆原分天體爲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西曆分天體爲三百六十度。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其法以圓體東西分三百六十度。南北亦分三百六十度。南極在地下。北極在地上。二極之中爲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度。所謂帶天之絃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二

三百六十

欲明諸天。先明第八重天星以定其體。欲明第八重天。先明北極。大抵人南向而立。天自左旋右。終古不息。唯兩端不動。如戶之樞。不離故處。以中國地面所見。其南端在地下。常隱不見。其北端在天。上常見不隱。其常見不隱之度。則紫微垣在焉。其中心則北極也。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北極星。只是在北極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摛謙曰。北極出地。自古稱三十六度。至唐大衍曆。推得北極出地有高下。而西曆之法更詳。今以崇禎間西曆所推。中國各省直北極出地度。列於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言十一

順天府出地四十度

江寧府出地三十二度半

濟南府出地三十七度

太原府出地三十八度

鳳翔府出地三十六度

開封府出地三十五度

杭州府出地三十度

南昌府出地二十九度

武昌府出地三十一度

成都府出地二十九度半

福州府出地二十六度

廣州府出地二十三度半

桂林府出地二十五度

雲南府出地二十四度

貴陽府出地二十四度半

中國在赤道之北。得北極出地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崇禎曆書中。分天體為十二弧。每一弧為一宮。今以其法識天星甚易。如今孟春之月。昏井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古

言十一

中。則昏時此宮。正當天頂。但識某星最大。某星次之。以次詳明。歷十二月。則十二宮悉明矣。○周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多者至三十餘度。少者至於無分。莫知其所由來。今止觀背宿。漢時洛下閎測尚有二度。元測止五分。今則直入參中。不啻無分矣。是則經星亦有動移也。觀古人言月宿於畢。而月以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則意其始。必以二十八宿紀月行初周之度。而後漸至推移。則不復知其所自始耳。

二十八宿周天方位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又曰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紫微之垣。北辰之旁。有星焉。執樞因時。無有差忒。聖人尊之曰帝。冬至之子帝在坎。春分之子帝在震。夏至之子帝在離。秋分之子帝在兌。舊法測帝星。冬至之子出地一九。照節而移。日高三寸。一節十五日。升四十五寸。三十日又升一九。至夏至高七九。則陽升之極。乃日降三寸。至冬至仍高一九。升降之義。粲然。○房尾之間。謂之心星。又為明堂。春升秋伏。火

德如是。天行南北正值。則心為出震之方。

古分野。周占柳張。秦占井鬼。魏占背參。韓占角亢。趙占胃昂畢。衛占室壁。燕占尾箕。齊占虛危。魯占奎婁。宋占房心。吳越占斗牛女。楚占翼軫。至今未改也。西士以為大地至廣。豈以一中國而盡天之分野哉。橋謙曰。不然。周天皆中氣所發。則中土雖小而徧應乾象。理實有之。數千年來。專家測驗。徵於史者。非一不可謂皆誣也。

日月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十六

欲齊七政。先明日月。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五星。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

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躡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願算。則算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七

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願算。

橋謙曰。日月先儒皆謂右行至橫渠言日月左旋。而朱子從之。然以予論。日左旋。月右行。此不易之理。故詩言十月之交。若言皆左行。皆右行。則是相及。不是相交。○西曆天體一周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日每晝夜右行五十九分八秒二十微。為平行度。月每晝夜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每日距太陽一十二度一十一分三十六秒四

十一微為平行度。左旋算則日每日行三百五十九度五十一秒四十微問周天之數。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朱子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此時看。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此時看。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橋謙曰。凡中曆以日行起度。西曆三百六十。是自然之數。所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為氣朔之中者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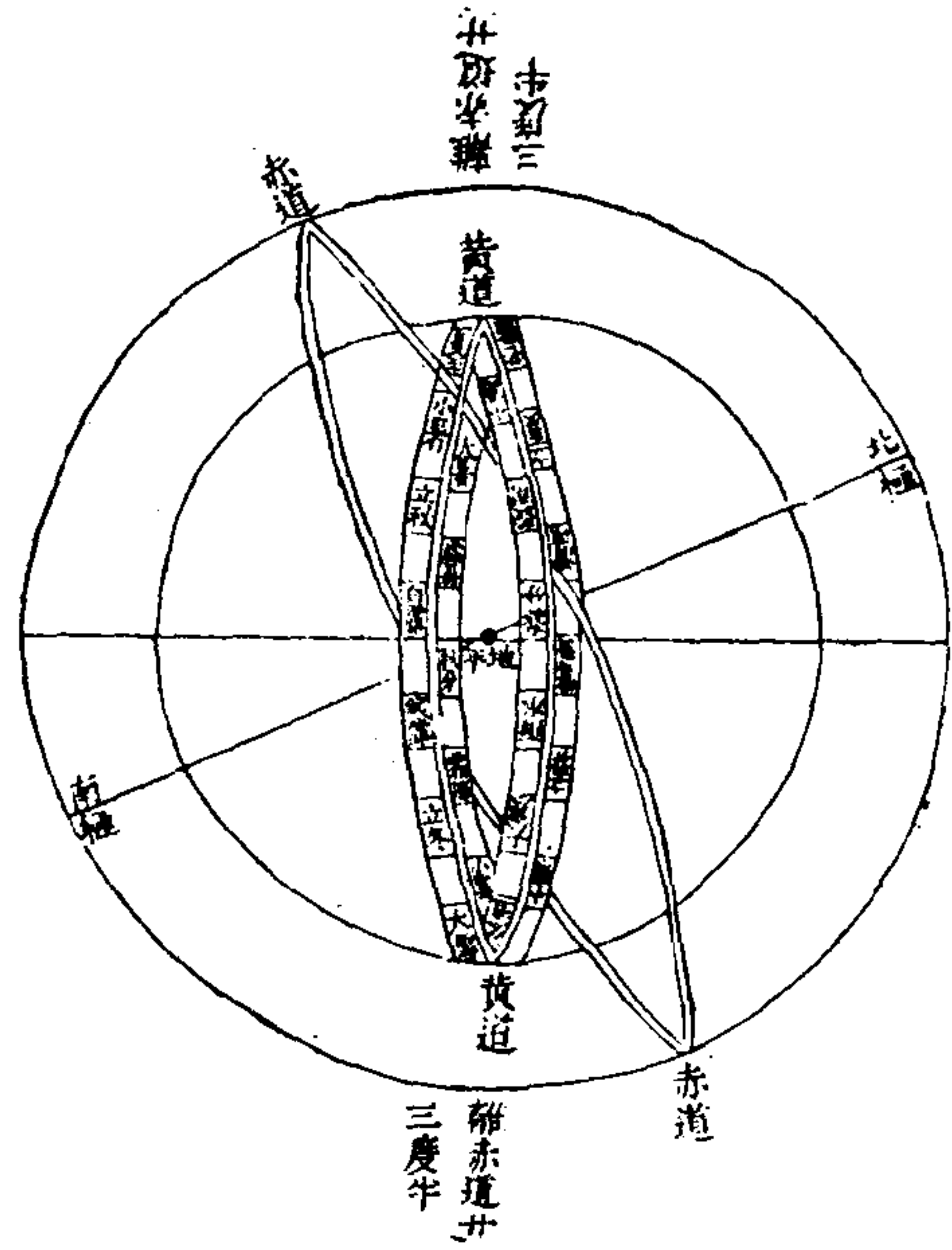
六

頁三

象山陸氏曰。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

橋謙曰。今法黃道之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為冬至。黃道之北。離二十三度半。為夏至。黃道之東西。與赤道相交。為春秋分。與赤道似兩環交。叠然。

黃道赤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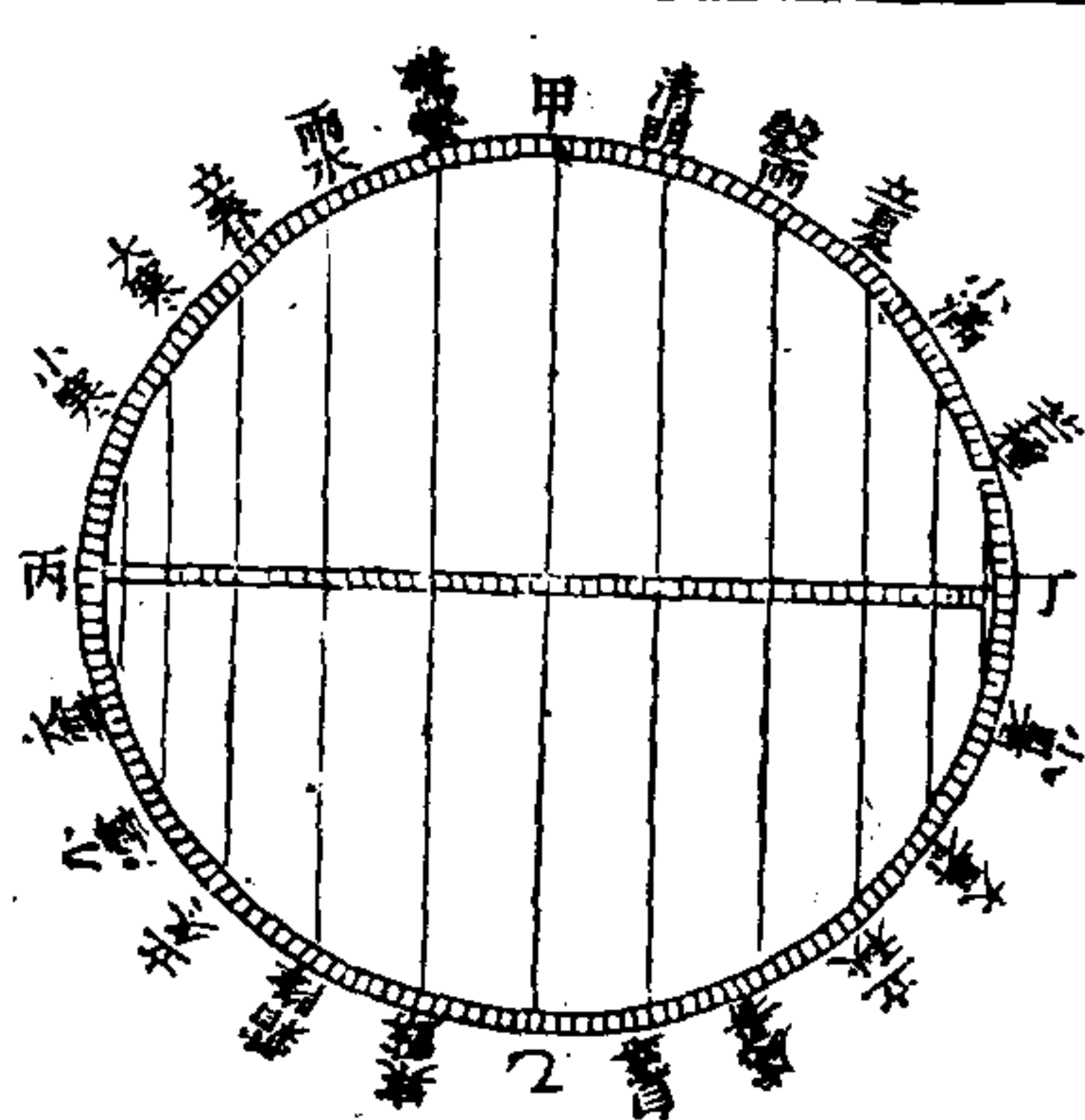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九

西曆曰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爲四分。每分九十度。爲四象限。又一象限。分六分。每分十五度。爲一節。氣共二十四節。試看上圖。冬至至春分。漸上。至夏至亦上。過夏至。至秋分。卽下。至冬至亦下。○日自春分至夏至。行九十度。爲六節。氣。自夏至至秋分亦然。四象限。雖各行九十度。而其距赤道緯度。則非九十度。游移不出二十三度半也。故九十度。爲黃道。自東而西之度數。而二十三度半。爲赤道。距赤道南北之度數也。蓋春秋分日。日躔二道之交。過春分日。離赤

道。向夏至而漸遠赤道。過此則又漸近赤道矣。自秋分至冬至。自冬至至春分亦然。

如左圖。甲乙爲赤道。丙丁爲冬夏二至。距赤道二十三度半。假如日輪在春分。則於赤道無距度。自春分至清明。則日行十五度。而其距度。非十五度。乃六度十九分也。自立夏至小滿。此十五日之間。其遠非六度。而爲四度也。自芒種至夏至。亦非四度。而爲一度弱也。故近交差多。近至差少。而其差非同也。欲知每節氣。及每日日躔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依上圖可得焉。假如清明初日。日距赤道度分。上是清明初度。下是白露初度。兩界相對。次用一線。或界尺。隱取兩界。循直線視。所當丙丁線度分。得六度。因知清明白露初日。日距赤道六度也。又清明五日。處暑十日。其離甲乙赤道亦同。故檢取清明五度。處暑十度。爲兩界。次依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二

法視於丙丁得五度強。卽其距度也。餘倣此。

元史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會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節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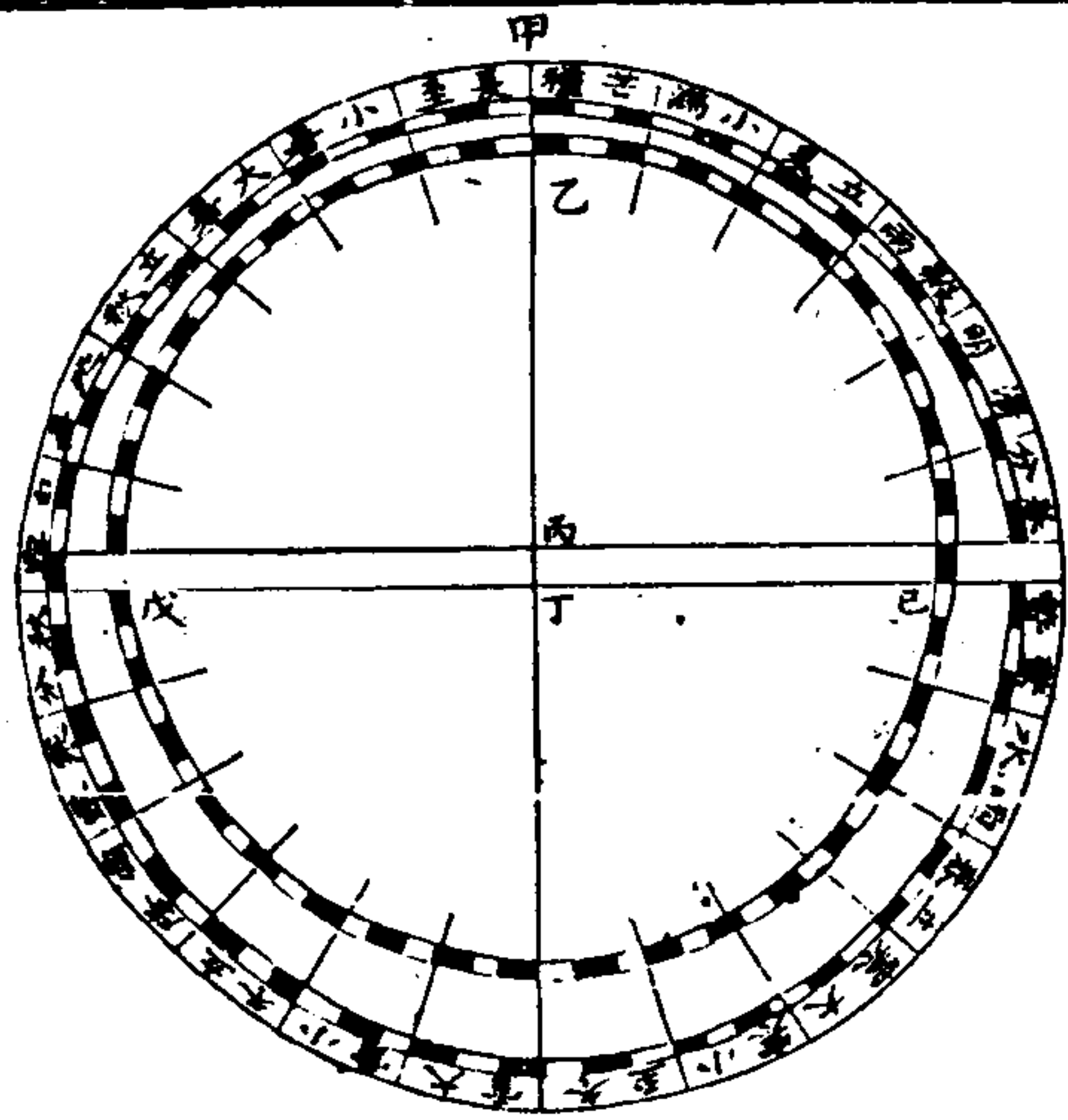
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行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爲益。末爲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

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筭法推考。與所測允合。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主

獨西曆之說最確。今載於後。
或問太陽平行。一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不其然。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卽今甲寅年。春分至秋分。四月二十二日。空一度。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四日。亦有空度。秋分至春分。十月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隔一度。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亦隔一度。其非平行何也。西曆日七政各有本天所麗。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也。故其

行轉於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第九天之黃道心與地球心一也。則其行於地面一周。恒為平行矣。則七政之天。雖不平行轉於地體之面。然於其本天中心平行轉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如上圖。甲為第九天之黃道。乙為太陽之天。丙為太陽之中心。丁為地球之中心。及第九天之中心。則視第九天與地球同心。其上半年與下半年。實為平分。故其行轉於地

面必亦平行也。日天中心乃與地中心不同一處。其上半年與其下半年。亦非平分。故其行轉於地面。必非平行。蓋日行從戊過乙至己。在地球止行其半周。分在太陽本天。則已行大半圈矣。此以上之黃道亦然。故自春分至秋分。太陽之天。大分在上。自秋分至春分。其在下之分不及半也。自春分至秋分。行十二節氣。半周天而多八度。自秋分至春分。以黃道論。亦行十二節氣。而於本天。則其行不及半周也。因知日行半黃道。自春分至秋分。必遲。而自秋分至春分。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速。此非日天不平行。以與第九天黃道非同心故也。據謙曰。夏至陽升。則日道高。冬至陰升。則日道卑。以此見天行自然無忒。而實非刻畫一定之物也。又曰。西國曆家測驗節氣。測得太陽自春分至秋分。必須一百八十七日。自秋分至春分。止須一百七十八日。大統曆半周。共有一百八十二度。故太陽行夏至節氣。以其本天。每日一度。一百八十七日。則行一百八十七度。而黃道半周。原當行一百八十二度。以每日一度算之。為有餘。故於夏至節氣有空度。日行

冬至節氣。黃道自秋分至春分。亦當行一百八十二度。而本天止行一百七十八日。乃依每日一度之算。而不足。故有隔日。乃知春分至秋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行一百八十七日。日多度寡。必須空日。可以合之。秋分至春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一百七十八日。度多日寡。必須隔日。可以合之。因此冬夏節氣。於周天度數。亦不平分。蓋節氣。太陽行黃道之十五度也。日行夏節氣。其所行十五日。而於黃道非行十五度。故不可以十五日。定其一節也。冬節氣亦然。欲得其真確。須依上法而定其限焉。故於夏有以十六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於冬有以十四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問大統曆自春分至秋分。恒算得一百八十二日。非一百八十七日也。如甲寅年春分日。為二月十四日。秋分日。為八月十八日。乃扣至一百八十二日足者。自秋分至春分亦然。其皆為平分。何也。曰定節氣法有二。其一以太陽所行於本天度分。其二以所行黃道度分。大統曆定節氣。非依黃道度分。乃以日行本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天度分定之。若論黃道度。則所論春秋分。必在日躔二道之交。今大統恒前三日而得春分。後三日而得秋分。日輪於本天。已行至一百八十二日。然實未躔二道之交。故諸節氣。俱因此有前後。西洋曆家。則依太陽所行黃道度分而定諸節氣矣。此法以得其確。本日甚便。蓋測驗以得日輪高下為急。而日輪高下。由於所躔黃道度分也。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
 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
 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
 但自人所立處觀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盛有虧。
 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說。則世俗桂樹蛙
 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
 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
 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
 足破千古之疑矣。徐養齋先生言月中影子即是所
 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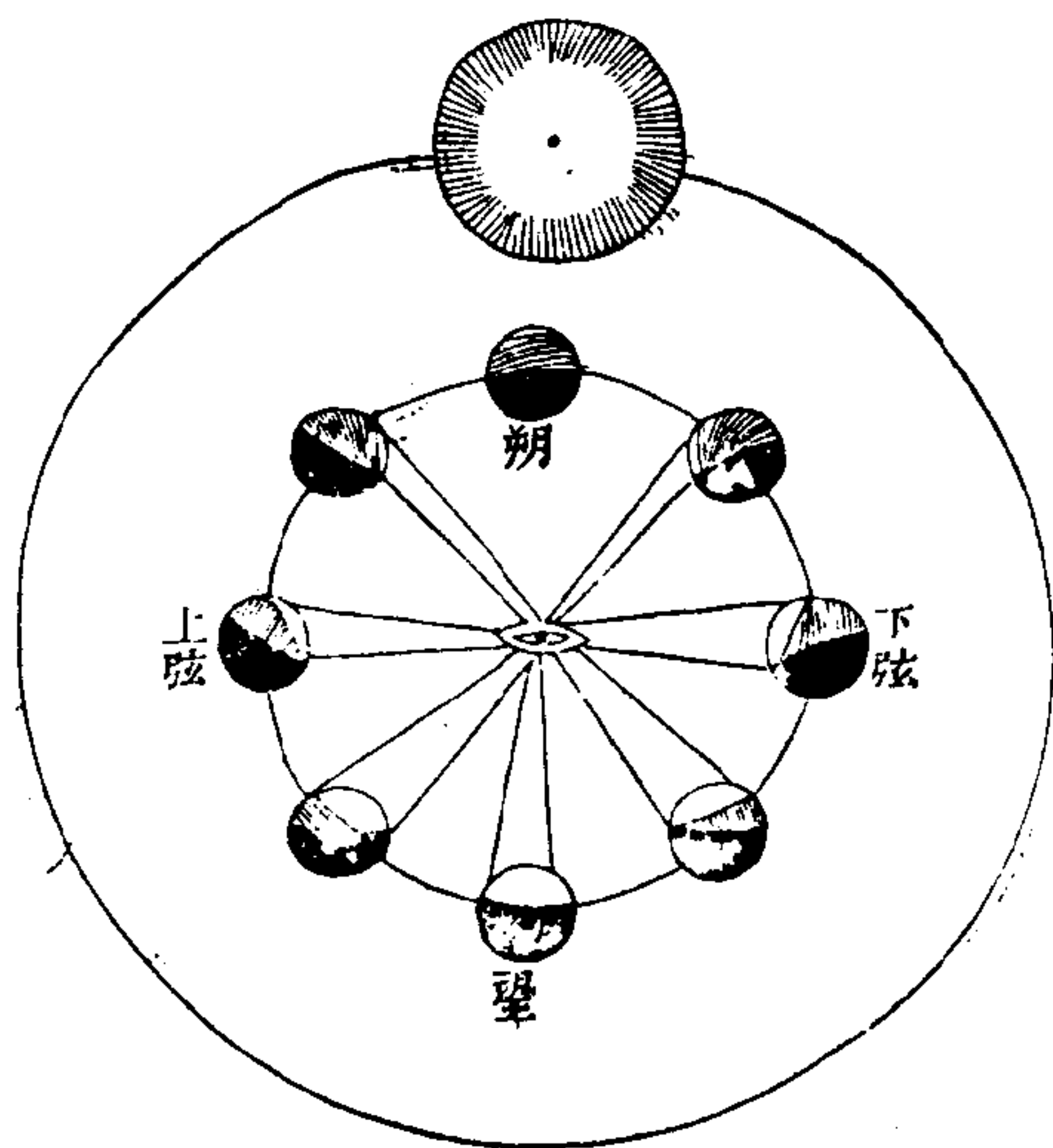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先儒所謂山
 河之影也

搗謙曰。大地之影。近見崇禎曆書。又以為不然。蓋
 山河大地之體。東西不等。云何月中之景。時時不
 變。又用遠鏡窺月。生明以後。初日見光界外。別有
 光明微點。若海中島嶼然。次日光長魄消。則見初
 日之點。以合於大光。或較昨加大。或魄中更生他
 點。此又別有至理。今不具論。

晦朔弦望圖

大者為日。小者為月。中為人目。背日之黑。面半為受光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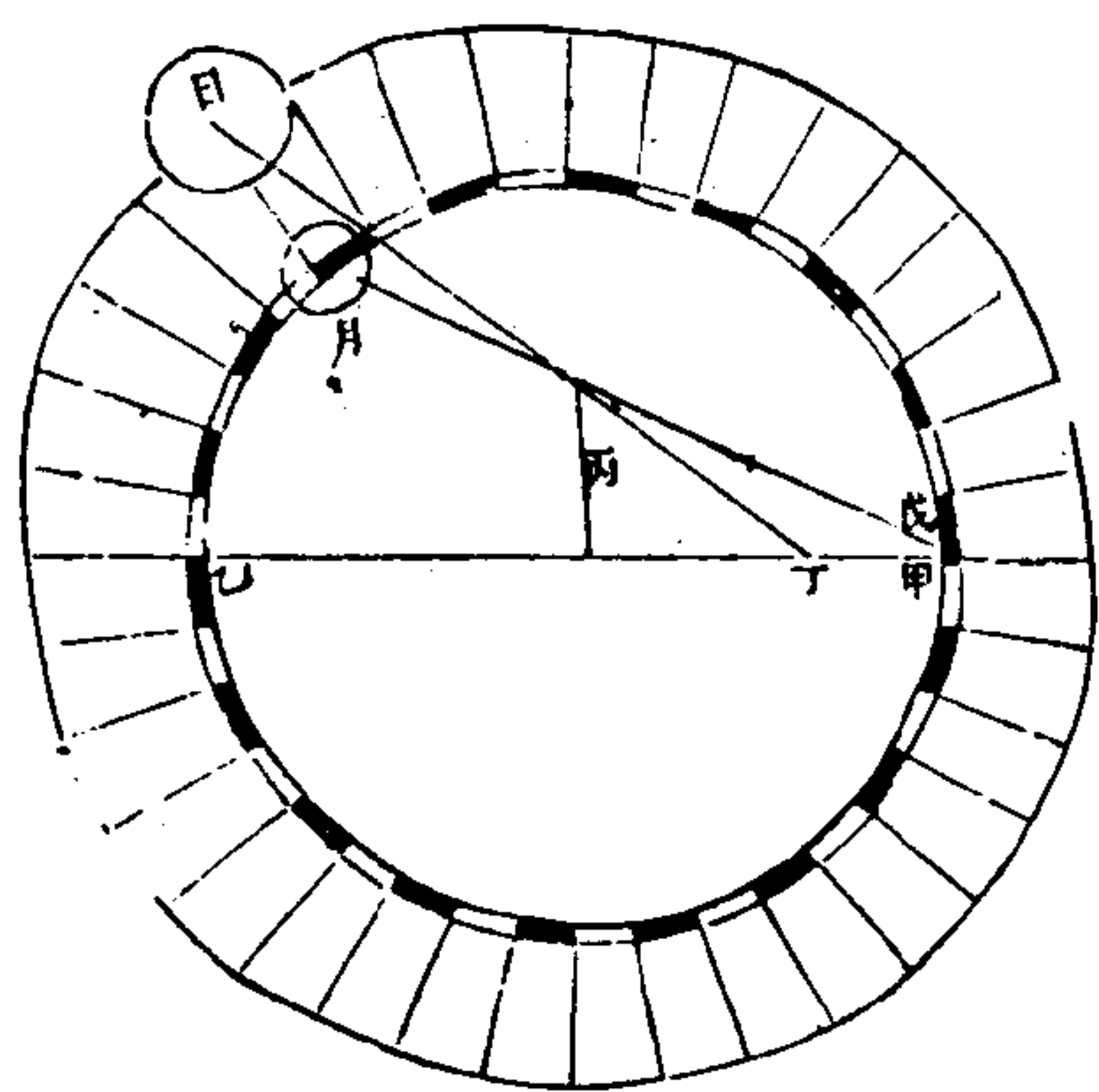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西曆云。月體非渾圓者也。以遠鏡窺之。恒見其體作
 凹凸形。如月中微黑之處。乃其凹形。不受日光也。光
 滿之處。乃其凸形。能受日光也。或曰。月既為凹凸形。
 何以自下窺之。見其光魄合成圓體乎。曰。凡至方之
 物。升於高處。人目視之。必成圓體。緣人目瞳子最圓。
 視物之時。二邊銳角形相遇。則至方者。不得不變為
 至圓也。又何疑月體之不為凹凸焉。

或問。太陰在何重天。西曆曰。第一重天最近於地者
 是也。吾徵之日食。由於月掩其光。且恒見月體能揜

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矣。依表影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影。光體遠於地面。得景短。光體近於地面。得景長。今西國曆家。以表景測驗日月高下。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光表景則短。月光表景則長也。如左圖。甲乙為地平。丙為表。視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即日光從表端至丁。月光從表端至戊。戊影長於丁影。明也是知月天必在其下而近於地面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九

二〇六

元史曰。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為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為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圖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徐疾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為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行平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二〇七

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為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折而四之。為象限。

橋謙曰。轉曆者。所以步月之遲速也。崇禎曆法謂月天又與黃道天不同心。大抵行至最高極遲。最卑極疾。從最高行起算。一日行一十三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謂之轉分。二十七日五十五刻

性理大中之卷之二十一

三

三

五十八分四十八秒。為轉終分。其法甚繁。宜俟專家算測。非儒者所宜日用心也。儒者但明其理可

矣。月本行右行。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最高行亦右行。七分。故轉分。為十三度三分。有奇。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已為一周。回於元。次宮度。然必再行。二十刻。有奇。始及本天。最高。月最高。行無定界。每日。順天。右行。七分。有奇。凡八年。有奇。而周天。舊謂。月。季。○轉。周。崇禎。曆。書。謂。之。月。自。行。

元史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後。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

之數損益之。始為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詆。以為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採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法。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

性理大中之卷之二十一

三

三

虞劇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行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為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為法之不可易。初聞三小二大之說。皆不以為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

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問既朔日以後。月光漸長。又每日離日輪十三度。則第二日日入地。平月在日東十三度。遠則月高於地平。亦十三度。遠自第二日以後。宜無不見月光者。乃今之見光。或在朔後二日。或在三日。或在四日。其不

性理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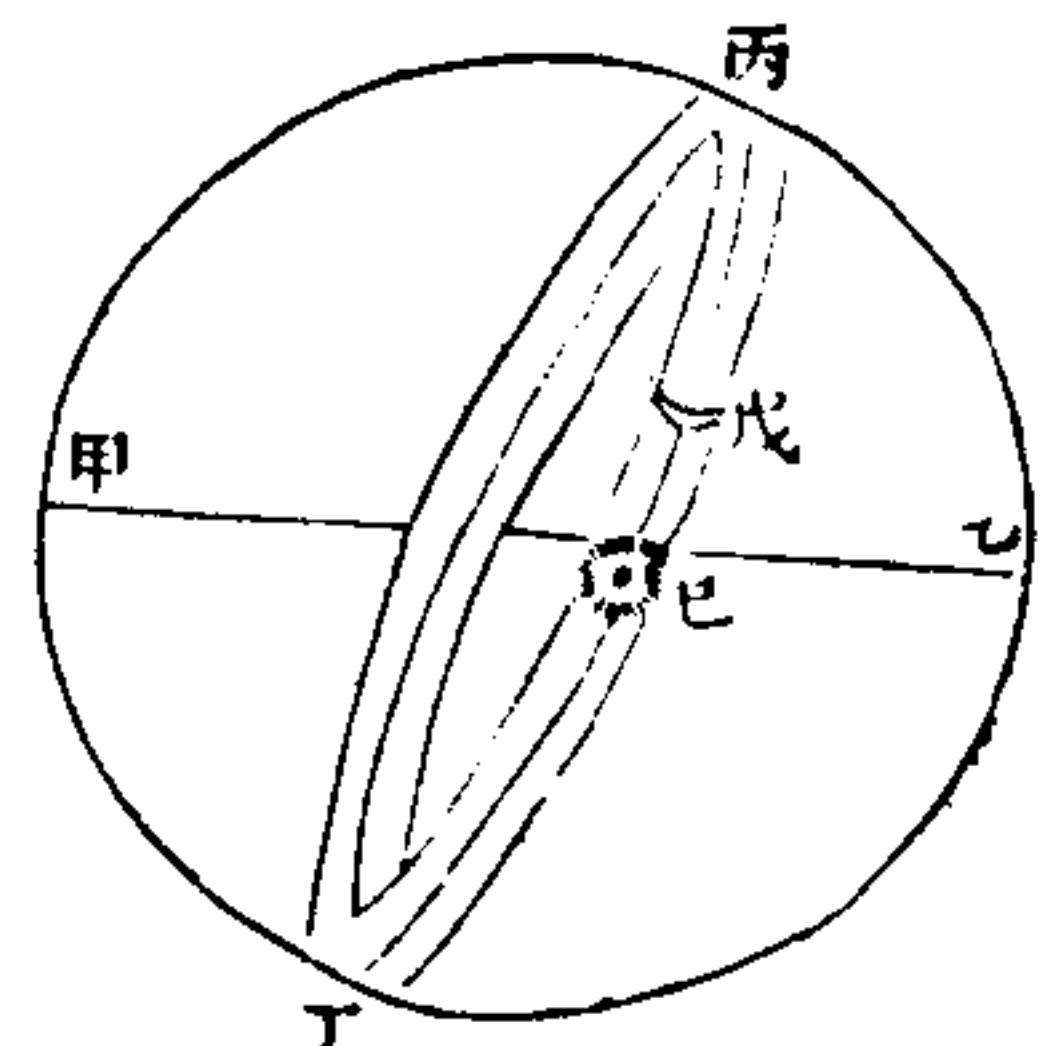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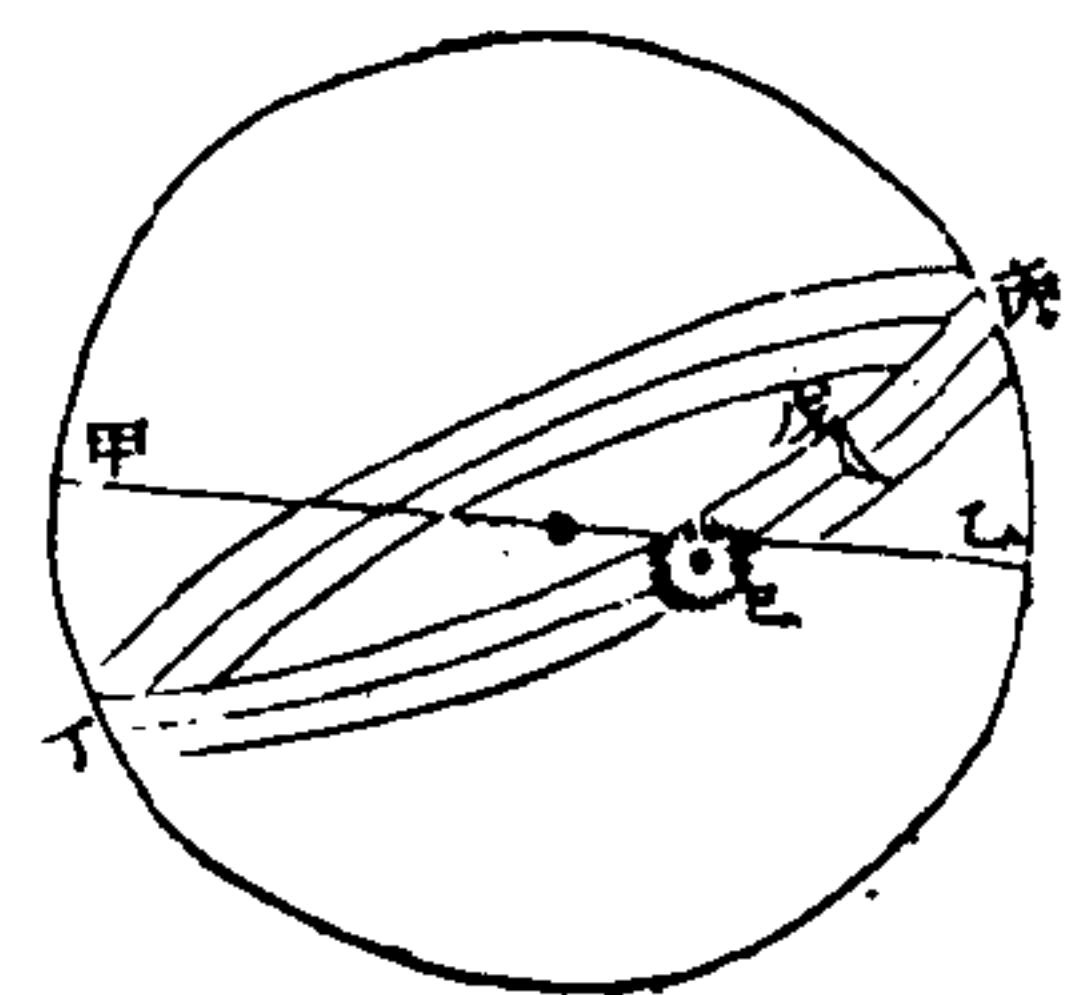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三

三

同何也。西曆曰。其故繇於地平及黃道也。人居地面。而見月光者。必月輪在地平上高十二度。方可得見。不然則否。蓋月之度數。有離日輪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於離地平之高低。不由於離日輪之遠近也。故黃道交於地平不同。有斜相交。有正相交。朔時日月同度。若其同在於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也。若在於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

生明遲疾圖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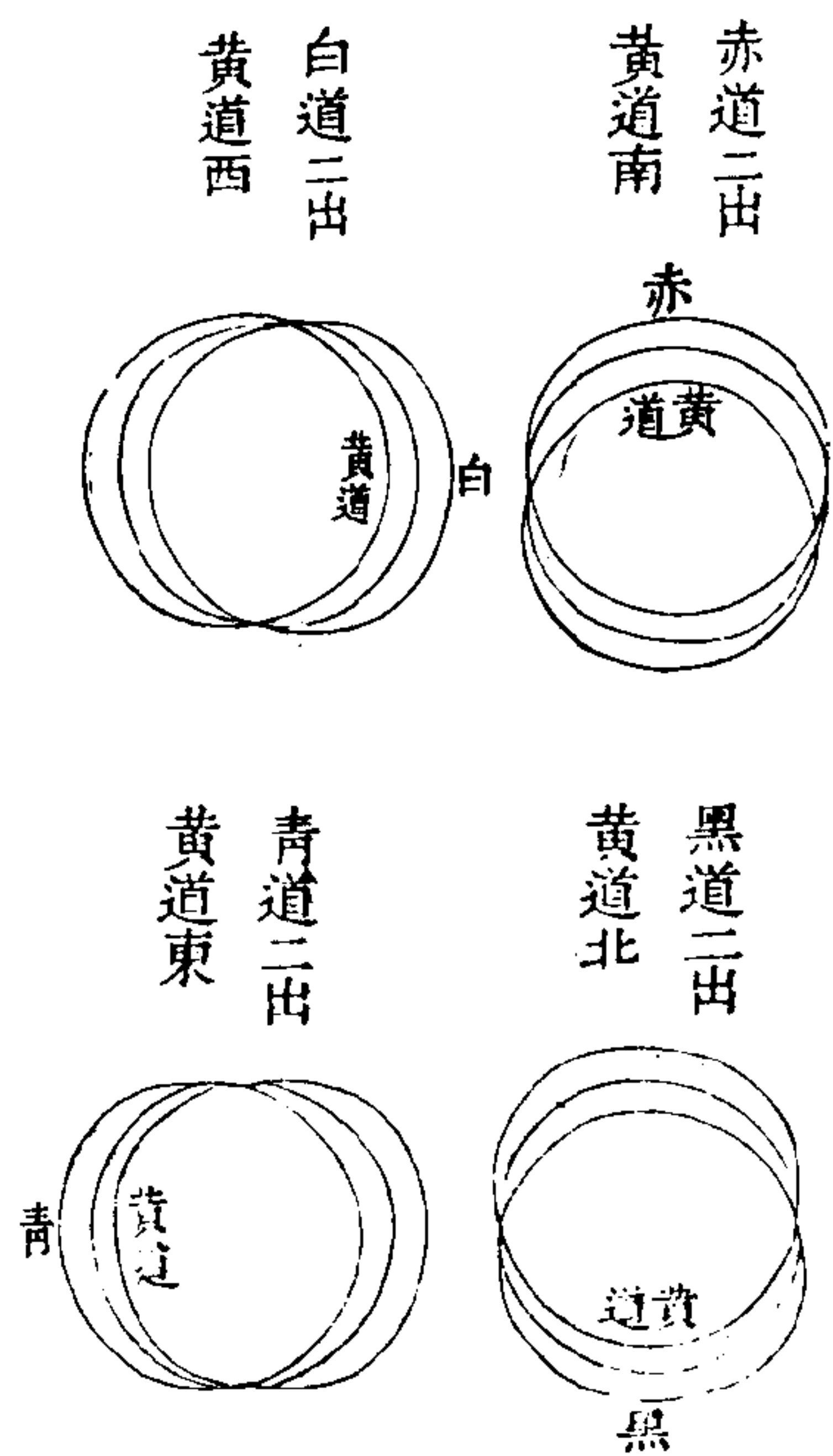
三

三

視上二圖。甲乙爲地平。丙丁爲黃道。戊爲月輪。在地平上。已爲日輪。將入地平。第一圖。乃甲乙地平斜相交於丙丁黃道。戊月輪雖離已日輪十三度。或十五度。乃其高於地平。非十二度。故合朔之次日。其月雖離日輪十三餘度。因未至地平十二度高。故居地面者。第二日不能見其光。或在第三第四日之間。第二圖。甲乙地平乃正相交於黃道。戊月輪之離日輪及地平並同也。故均爲行十三度。而其第二日。已高於地平十二度。故即得見月光云。又月因有逆順。行亦有離太陽遲速。逆行時。必遲離太陽。順行時。必速離太陽。此其故也。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朱子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月之南北。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



元史曰。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

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四象。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一月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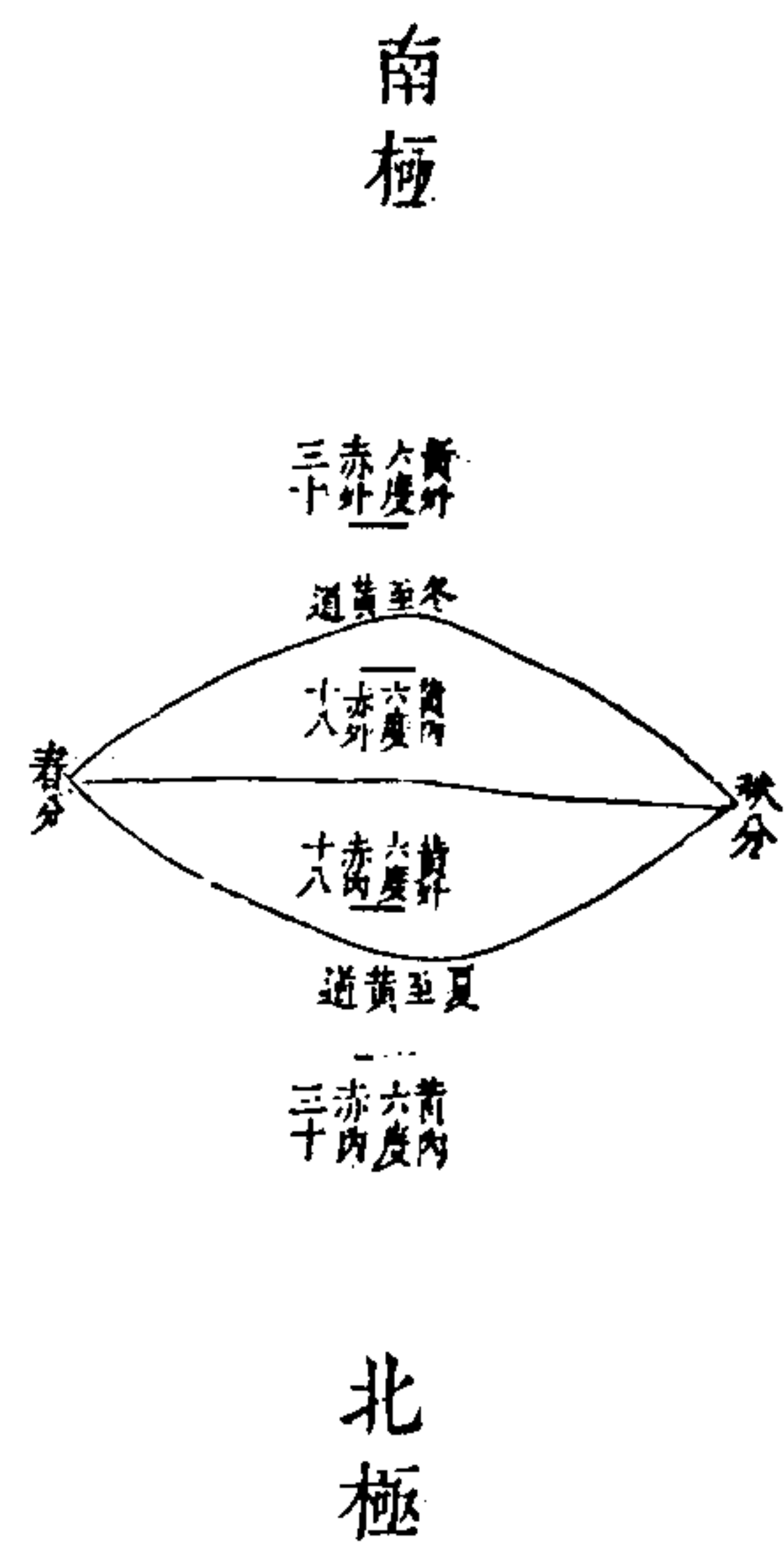
白道交黃道圖



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中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

性理大中 卷二二

中交在秋。中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



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見上。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三

三百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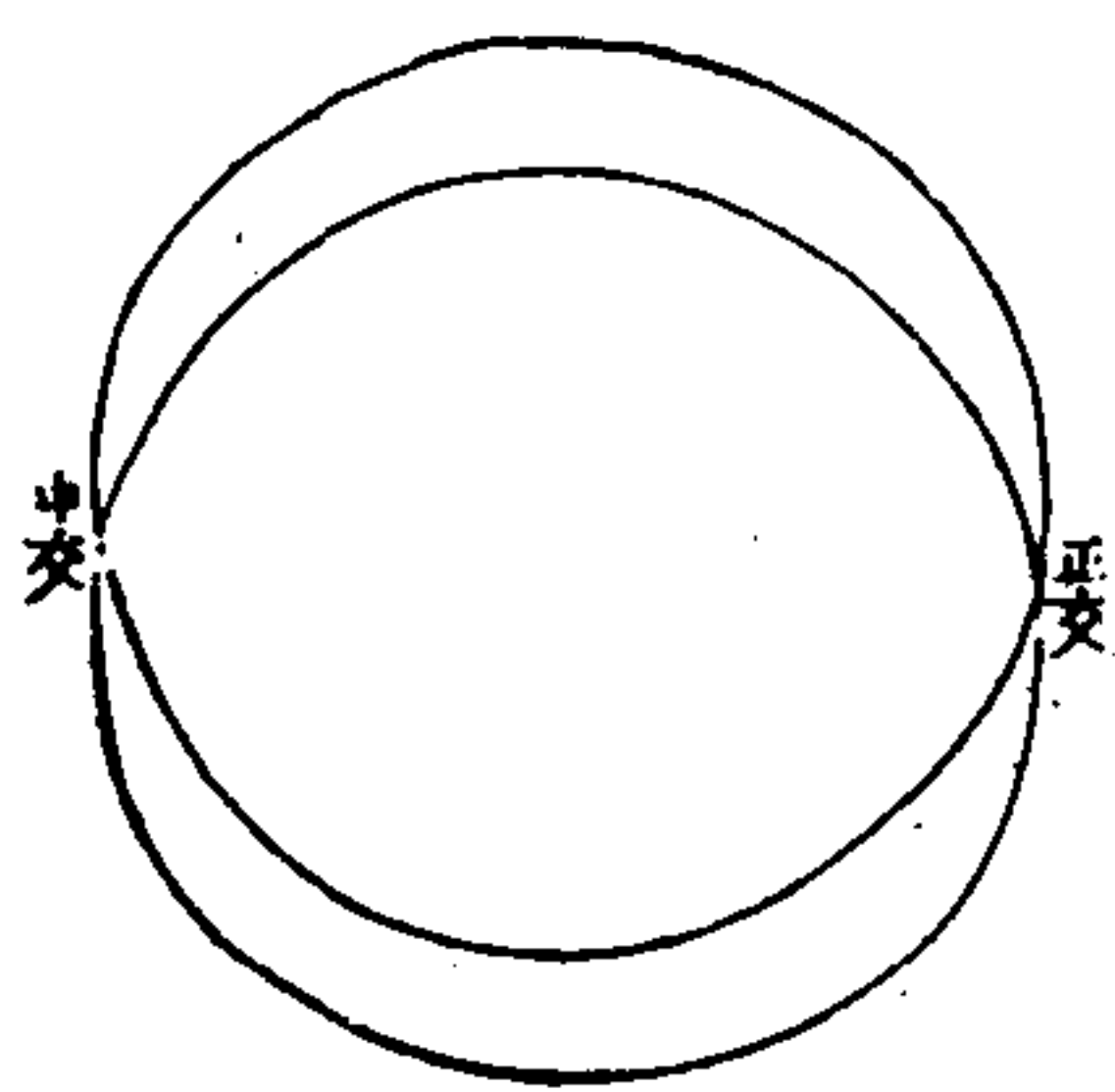
西曆曰。月天南北二極各離第九天之極。二十三度半。與日天同。故月行亦交黃道。而其躔黃道非如日輪也。日輪恒行黃道一路。月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

一三七

道南北五度。

馮謙按大統曆稱月道離黃道不出六度而西曆稱五度蓋西曆用三百六十度算故耳。

問日蝕由於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同度。又正過其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西曆曰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堯 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正交亦曰羅喉。在陰曆初陽曆末。中交亦曰計都。在陽曆初陰曆末。月行及於黃道日交。月本圈之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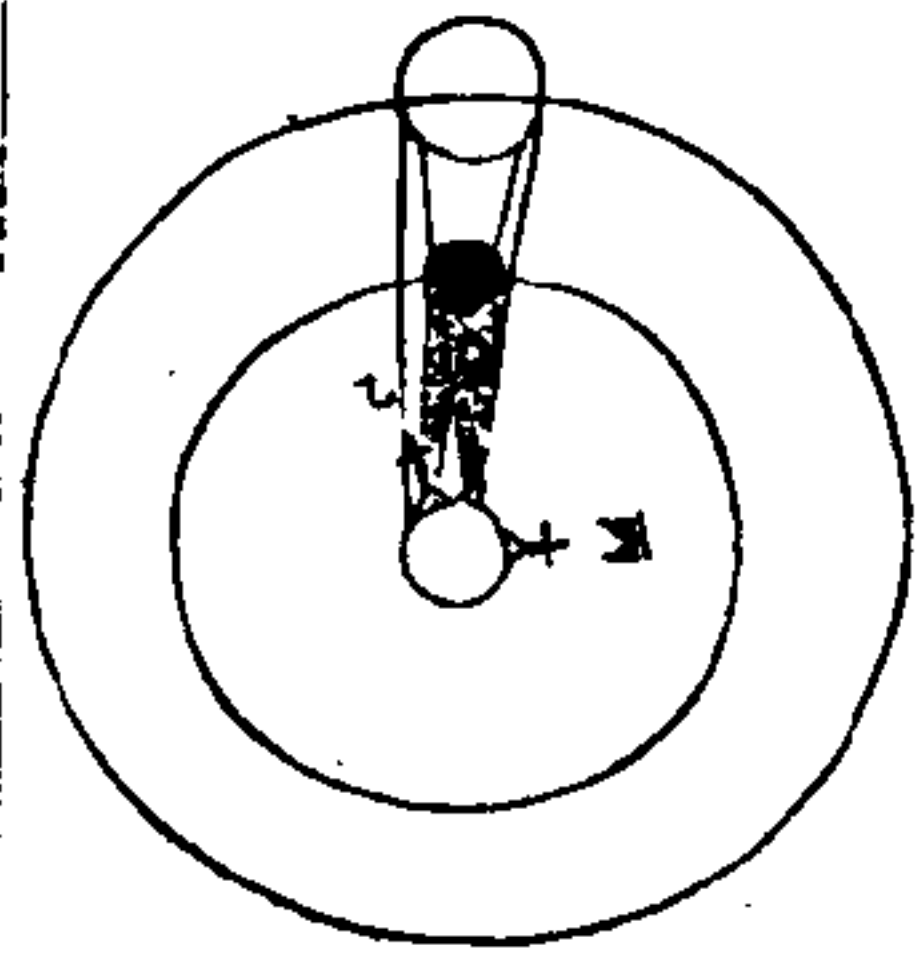
日轉而轉終分多於交終分。故轉滿一周。交終未及。恒居其後。交不及轉之度。即兩交逆行之度。故謂兩交為逆行也。

馮謙曰。崇禎時從西曆定月行距交。日一十三度一十三分四十五秒三十九微。交行每日三分一十一秒。至二十七日二十七刻減交行之一度二十三分。得二十七日十五刻有奇。月回於元界。謂之交終。以地之半徑最大者四十七分。太陽半徑最大者一十七分二十秒。并得一度零四分二十秒。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堯 秒日月兩道之距。在此數以內。可有月食。此近交食限也。月食全缺分秒。萬目共覩。別無同異。至日食。則或一處見食。別處不食。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目隨地異。故食限又寬。按崇禎曆書。以一十二度二十八分為距交可月蝕之限。以一十一度一十六分為必月食之限。謂定望也。若中望則以一十五度六分有奇為食限。以六度四十分為太陽。不論視差。不分南北。正居實會之食限。并視距度。以一十八度五十分為日可食之限。以一十七

度四十八分爲日必食之限。非總大地能見。必有地能見耳。若中會。則太陽有食之限更寬得二十餘度。○自南方極出地十八度。至北方極出地四十二度。定日食之限。則最廣者。太陰距南。其交常度七度三十一分。太陰距北。其交常度一十七度三十五分。爲可食之限。最狹者。太陰距南。交常七度。距北。交常一十六度五十三分。爲必食之限。

日食圖



甲地之人見全食。乙地之人見半食。丙地之人見不食。

據謙曰。望時月食。先儒謂陰與陽敵。而恰當日中暗處。故月蝕。曆家謂之暗虛。未爲分明。至西曆推得地。在天中止得一點。而日月之望。中障於地。則月蝕。○問月每望。何以不食。曰。望時當兩交道。則蝕。不當交道。則地體在天中甚小。不能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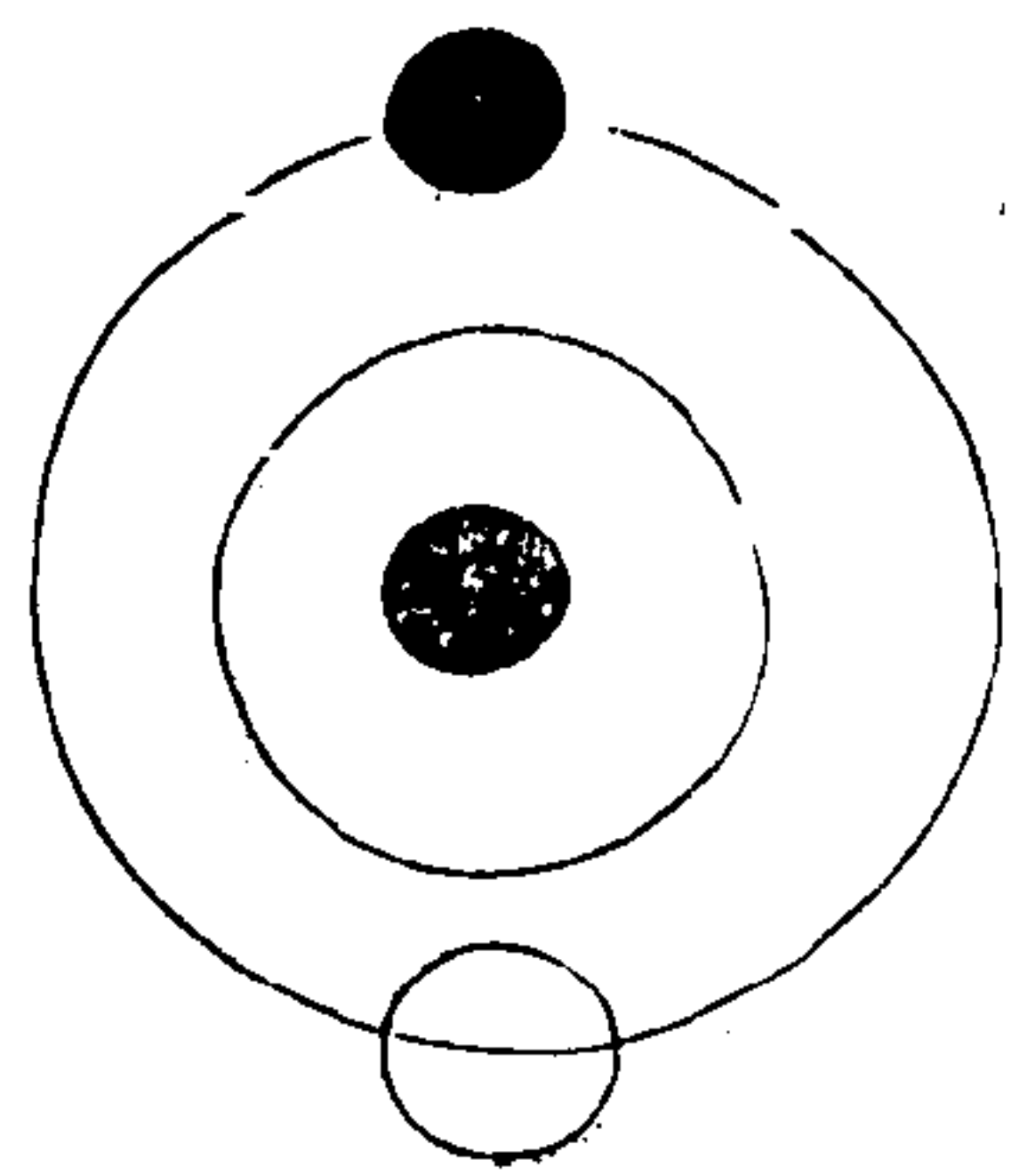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三百六十二

月食圖



問月之食。日不過行過日下。人不見日耳。日之大。明固無虧也。聖人伐鼓於朝。以救日。將何爲乎。日天垂象。見吉凶。中國見日食。其下必有陽明被蝕之災。且陰盛則陽伏。陽盛則陰伏。陰陽交相飲食也。日月宜相望。而不宜相射。月當日道之下。東西同緯。南北同經。則近日爲甚。懼侵其陽。陰盛而陽伏。伏者。食盛者。月之陽。上食離中之一陰。少陰。君火也。而被食。故災也。宰予晝寢。聖人惡之。伐鼓於朝。以救日。凡辟陽也。問月之全晦。不爲災。月食。則闕者。分秒亦爲災。何也。日時明而晦。故災也。全晦之月。非不望日。人不見之也。月望而中間於地。則陰不望日。反食坎中之一陽。故災也。國策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內所名也。○天地間物。惟剛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三百六十三

與柔。養剛者柔也。治柔者剛也。日食者剛近柔而受其掩。必有損君子之德。傷君子之道者。月蝕者剛遠柔而亢。明有所不照。小人背君子而行其私。小人之虧也。天垂象。見吉凶。大抵小人以近君子為利。而君子以近小人為傷。

問日食。若因月天在日天之下。則水星金星天亦在日天之下。而不見掩其光。且月天在金星二星之下。月亦宜掩其光。而金水有食如日矣。今其食不顯。何也。西曆日水星金星雖正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星 三十五

度。然二星之體比日體甚小。豈能掩其光而使人不見日也。金水二星與日同度。恒見日輪中有黑點。以星體不能全掩日體故也。月過二星亦掩其光。今不顯其食如旧者。星光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問日入地中光及諸天。故月星賴以有光。先儒及今西曆之說皆然矣。月食以地而不能食星者。地影甚小。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入之三地影不能障及諸天。然歟。搗謙日日徑之大。恐止一時之測。未足為終古定據。論天地之始。日月亦必自

小而大也。但其大與俱大。雖地亦恒相匹耳。至若受光之說。恐未盡其理。內三重。月與金水皆陰精。陰精必受光於日。若水火土則為陽精。宜自有光。明不受於日。試觀地上之物。唯金水受光。安有木火土而受光於外者乎。日若是。金水何以不食。日金水附日而行。安得食。○問日之出入。其體甚大。而中天則小。或疑高下之有異。非乎。日非也。日月在中天。人在地面。日月之出入。人在地心。地心之去地面。差地之半徑。以地心之遠而視之。反大。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星 四十四

地面之近而視之。反小。則必中天倍高於東西也。今觀列宿。週一晝夜而旋。本無彼此高卑一定之體。則上下東西去地皆等。而七政在九重之中。本有經道。其大小異者。西曆以為光攝於地氣。映而長也。

朱子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

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唯天之翳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位之正耳。

二十辰次圖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問曆家測日。有晝夜平規。有晝長規。有晝短規。人在晝長規下者。夏暑冬寒。在晝短規下者。夏寒冬暑。在平規者。冬夏平燠。而春秋分甚暑。然否。日寒暑由於日月。書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也。然日月變化。而天地之陰陽。於無形之中。又自有升降聚散。陽自泰而出地。至四月陽極於上。燠始盛。歷五月六月七月極熱者。亢陽在天。弱陰在泉也。八月於卦為觀。則陰氣上侵。而暑減矣。剝至坤也。漸寒。室藏火爐。夏則烈焰逼體。冬則微溫而已。非

其遠近殊。時與性殊也。春秋分日同在赤道。而一寒一熱。可見矣。○地圓。則時刻逐地不等。節氣亦自不等。此法不可易。

閏月

朱子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蔡仲默問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

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潛室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謂之閏月。

擣謙曰。閏月凡事如移居造屋嫁娶之類。皆不可行。以無中氣也。愚者於此月置壽棺。觀其無用也。

夫欲其廢。不若不置。置之而使棺無中氣。又焉可哉。世多不葬之棺。殆有由也。若冬用丙丁之類。可矣。

曆元

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纂星曆。以為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也。潛室陳氏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擣謙曰。秦漢以來。曆家皆用積年法。至元郭守敬始廢之。實測至至元辛巳年。此法最善。蓋諸曆動用十數萬年。為法荒唐。絕無稽考。自開闢以來。當無此年數。又其造曆。不數年而已。差况能及億萬年之久乎。且所謂天開冬至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則是造曆之隱說。絕未可信。蓋天開冬

至甲子必當日月之望。陰陽未交故冬至為月中氣。若日月如合璧。則是始於朔氣。非中氣也。五星如連珠。則開闢之始。精氣即偏聚於一方。尤非所以為生生之源也。此理識者當自知之。○曆法如西法以兩月食起交行之類。皆實而可據。○從來言五星者。謂漢聚東井。何得不及百年。又聚斗牽牛。恐元封時。但取日月合璧。五星雖相近。未必聚一宿也。若果真合璧。則是日食既矣。按漢武用夏時以來。遂為永古定制。曆數非偶然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甲九

歲差

元史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一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唯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覺知。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

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為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為方今所用歲餘。餘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甲九

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為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為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

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相距之差。施之今日。質諸天道。實為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

馮謙曰。按此差法。前後曾無一定。據崇禎曆書。從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辛

言

西史第谷測定。謂恆星東行。一歲得五十一秒。為與黃道辰次之差。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十三微。常有定率。絕無多寡。以較日躔。定用歲實。實贏一刻零五分四十二秒。其有參差者。為前人測驗偶差而已。○按恆星實為天體。其與日躔行。歲有不同。乃日之進。非恆星之退也。○聖人以十二辰分。立枹為北。鶉火為南。何所取之。蓋取之於日。日午前漸升。午後漸降。攷其景而地之南北定矣。日夏至

鶉火。冬至。立枹。攷其位而天之南北定矣。堯時日在虛。當立枹之中。今乃由女牛斗。以至於箕。四度。則冬至不在子。半而在丑。恐非自古歲差。或春秋以後。陽之過也。或以為恆星四萬九千年一周天。夫自子至午。則陰陽反背。安待其周天乎。○西曆謂恆星終古依黃道行。不依赤道。而赤道與黃道。古今時時有差。此皆有理。大抵終古不動者。唯有北極。而赤道因之。終古動而有常者。唯有日。而月星因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辛

言

五星
舊曆曰。古曆五星皆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橫渠張氏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朱子曰。經星則開闔閃爍。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羅氏曆引曰。五緯之行。有二種。其一是本行。如填

星約三十年。行天一周。每日二分。歲星約十二年。一周天。每日五分。熒惑之周天。爲二年弱。每日三十五分。太白辰星皆隨太陽。約每年旋天一周。各各有贏有縮。有加減分。有本天之最高。及其衝。而其最高。又各有本行。若論其界。亦分四種。如月行等。其二爲歲行。蓋各星會太陽一次。成一週也。因此歲行之規。能解各星順逆留疾諸情。歲行之規。亦謂小輪。五緯各有一不同心圈。一均圈。一小輪。凡星在小輪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音五

疾。厥體見小。凡在小輪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厥體見大。若木火土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留段前後。或順或逆。皆有遲行。○土木火三星之本天大。皆以太陽爲心。而包地。故得與太陽相衝。金水二星之本天。雖亦以太陽爲心。而不包地。故不能衝太陽。第能與之相離耳。金星離太陽爲四十八度。木星則二

十四度而已。

舊法金水二星。見東伏東。見西伏西。不經天。伏。謂伏於日光之內也。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木火土。則經天。陽星也。五星不失本色。而應四時。吉。色害其行凶。留行逆順。掩合陵犯。皆主時政。爲謙曰。熒惑最多變動。雖二年一周天。而出入無常。填星最少變動。舊以爲土星重遲。非也。日爲中氣。故終古平行如一。土亦中氣。故其行有象於日耳。五星之聚道之所主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音五

天變

問。楞嚴言有小洲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佩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本所不聞。謂與病目人見燈光圓影相同。乃是見病所成。爲謙曰。黑月赤彗。負耳虹蜺。此國見。彼國不見者。乃是本土境內之氣。如孔子居春秋時。有災異。果衆目所彰。孔子不能不見。孔子豈有見病哉。土氣感

人氣而然也。有諸內形諸外。不得謂之妄也。有一方之變。有天下之變。天子有變。災見於日。萬民有變。亦災見於日。天子者萬民之宗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二

錢塘應搗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著不善。常歎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三十九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

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唯光爾。適映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二

言四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搗謙曰。余見同雲之中。亦有金蛇之狀。蓋陽氣所起之處耳。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爲口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搗謙曰。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雲所映。試以玻璃瓶滿貯清水。別爲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承隙。則光透牆壁。亦成虹霓。殆有此理。月令八月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白虹。則別是異氣。或以雷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三

言四

氣在地。入年發達。生長萬物。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西士熊氏曰。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模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者。同理。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於火際。卽成慧孛。

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矣。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可見。

揭謙曰。如朱子所言。則風似天地間滾來滾去。一怪物。恐無此理。據易。巽為風。巽入也。當自外入。中間陽極感陰。亦能生風。

又曰。雨如飯甑。有益其氣。鬱蒸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出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四

而與陽氣交蒸。故為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滄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揭謙曰。淫雨者。陰陽多交也。旱者。陰陽不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太陰玄精。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白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象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五

是雨遇寒而凝。故高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白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西士熊氏曰。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即為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為露。夜半以後。寒

氣微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風盛即露微。夏旱無濕氣。夜并無露。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電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

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昔聞王參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電。及夔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口無限。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木 三十四

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電。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

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電也。

搗謙曰。按水屬少陽。極柔軟者。陰中有陽也。到寒極。并水中一陽皆凍消。乃腹堅而為冰。冰者陰之

極也。電只是冰之類。非所謂陰陽交爭也。雪只是雨結成。故鬆而薄。電之大者。或非土面所結。是有

物帶上者

西士熊氏曰。氣有三際。近地者溫。中際冷。上際熱。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已變化下零。所以

然者。冬月氣升力緩。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遇冷凝。近。故結體輕微。餘二時雲生亦遲。雨滴亦細。獨是夏

月鬱積。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起。盈寸暫合。而溝澮旋盈。因其專銳。遲至冷之深際。若升氣愈厚。

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以此驟凝為電。電體小大。因入冷深淺。為其等差。電雲上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七 三十四

升與雨雲異。善審觀者。見雲生有異。知當是電。可得亟避矣。電中沙土。更多於雪。

地理

朱子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

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曰。雜錄記于闐造

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

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
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搗謙曰天地之情向生而背死東生西殺故崑崙
為地之頂而一帶冲和之氣皆在崑崙之東南蓋
天下之氣皆自乾發也中國山勢皆自崑崙發來
水亦自西而發凡生氣皆迴旋逆水而上○天竺
諸國皆在崑崙之南故不知日月升降地中但見
日月避於山北為夜出於山南為晝故謂崑崙者
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使遊於中國自知此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八

之謬矣○中國之南甚暑即交廣可見况於天竺
諸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燠故佛敎生焉最喜
清淨此如長夏之人喜納涼不足怪也中國之北
甚寒即燕雲可見况於如德亞以至歐邏巴諸國
迤邐西北日漸不經天頂四時多寒故天主之教
行焉其人精思健動此如隆冬之人陽氣內足古
人亦稱三冬文史足用不足怪也中國聖人之教
則以時中為貴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世之人去中就偏不知有時或

為一息千古之說執一而不變偏動偏靜其去生
生也遠矣

又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
來雲中正高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
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
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
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河
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九

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
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問
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脊不
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
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
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
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
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

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馮謙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十

言十六

開封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蓋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揚州。下下今最下之田。稻梁遍於天下。而雍土多爲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鄗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建都必宜居北者。不特北辰所在。蓋天子必向南而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爲宜。若都江南。是背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北坐江水。駛而不畜。故六朝

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可久建。易知也。臨安雖在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其北向臣順。與錢鏐比肩宜也。惜今已損鑿殆盡矣。予足不出數百里中。未知天下之大。但以杭論之。大抵山川無常勢。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末。元兵至江上。稱錢塘江湖三日不至。以爲大異。以今觀。殊不足駭。崇禎間。湖上諸山同日崩。洪水被城郭。後連遇大火。諸正官解皆盡。末年鳳皇山被鑿。兵火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言十六

熾。隔江交兵之際。大槩無潮。不過微長水而已。丙戌。江水纔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國者。首務寅亮天地。燮理陰陽。可不慎乎。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

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
 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
 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
 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原。以盡於
 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
 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
 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江西山皆
 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
 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
 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主 三十一

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
 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
 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
 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朱子為
 同安主簿。嘗判一墓地之訟。一勢家本不直。上官判
 與之。朱子力不能回。往視其地。頗有結聚。因書其判
 尾曰。有了地理。沒了天理。有了天理。沒了地理。後得
 地之家不昌。○朱子答胡伯量論葬地書曰。伊川先
 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

則方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
 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曰。道路所經。耳目
 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
 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
 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掉擇。以為久遠
 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
 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
 搗謙曰。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州盛。則天下之氣中。
 中州衰。則天下之氣偏。故周公作大邑。曰其自時
 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主 三十一

中。又不然。則周公豈好是勞民。而忘先王之舊哉。
 自戰國築邊為塞。迄秦塹山堙谷。起臨洮至海。九
 千餘里。墮斷天地之性。而北條諸山之氣。損自齊
 趙臨河諸國。墟地以待河之游波。而障導失宜。以
 鄰國為壑。黃河南徙。而中原諸水之源。洩陽方之
 地。漸不生物。而英離坤兌之方。日闕。周易下篇所
 謂利西南者也。國語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數。不防川。不竇澤。所謂以天地為心。務養天地之
 中氣。至後世。天地氣浸薄矣。而殘人又從而隳壞。

之見山水稍佳。卽行穿鑿。昔秦使蒙恬築長城。斷地脉。秦祀速斬。恬亦就誅。梁武壅遏淮水。及身而亡。山川鍾氣。莫非后土。嶽瀆之靈。以術害民者。可無懼哉。○凡平土地脉。皆自高山而來。虞書所謂封十有二山者。所以禁民之損鑿也。封山濟川。卽國語所謂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是也。封大也。崇。高也。山旣高大矣。無可更高大之理。只是不許墮壞而已。後世如鑿煤。燒灰。取石。皆斷地脉。使民生不蕃。而上之人全不措意。哀哉。○地道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四

三百七

至靜。所以載兆民而無變患也。古太和之世。並無火器。後世作火器。以毒民而爲攻守之所必需。震炮之聲。晝夜不絕。則地氣已壞。民焉得安。鬼神不守。魚龍徙宅。得罪天地。不已甚乎。故守國者。祇當習民於五兵。爲折衝之具。而不當徒恃其城。第當以弓弩爲遠威之器。而不當徒恃鏡炮。嘗見戰者。未見敵而先發火器。敵至。則徒手而奔。甚者至自擊而糜爛其軍。其何益乎。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

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十五

三百五九

勢奔赴溪谷。合巽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合巽回環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搗謙曰。今日之獲罪於上。祇者有三。穿山原以洩

地藏一也。用火器以震地氣。二也。人天地之精也。或以火葬而滅之。或又暴於土外。則精不歸土。三也。封山禁火器。謹葬期。庶其可乎。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末 陽中酉為陰中也。

按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乎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齊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朱子曰。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七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纔出卯方。即潮長。纔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搗謙曰。宋之明州。即今寧波。所言即錢塘江潮信也。余錢塘人。自少聞浙江潮信。初一十六午正。子未初二十七午未丑初。初三十八未正丑正。初四十九未未丑末。初五二十申正寅初。初六廿一申

未寅正。初七廿二。卯初酉初。初八廿三。卯正酉未。初九廿四。辰初戌正。初十廿五。辰正戌未。十一廿六。辰未亥初。十二廿七。巳初亥正。十三廿八。巳正亥未。十四廿九。巳未子初。十五三十。午初子正。由此觀之。則明州人所謂月加子午。則潮長之說。確然無疑。蓋初一日日月並行。日加午。則月亦加午。故午時得潮。以後日緩數刻。正以月不及。日日十二度。有奇之故。而朱子所謂初一卯。十五酉。疑若誤解其說。而陳氏所謂朔日卯潮。又不知其何地。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六

三

也。又辨日月臨子午而潮長。而余襄公月臨子午。潮平南北之言。亦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大抵水之朝月。猶鐵之向磁。從其母也。○西洋人言耦利波海。一晝夜六七潮。豈彼地又有變耶。

古洲馬氏曰。禮記致日日朝。致月月夕。江海之水。朝至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茲望。潮汐應焉。自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鬼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

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鬼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月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二

九

三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二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

錢唐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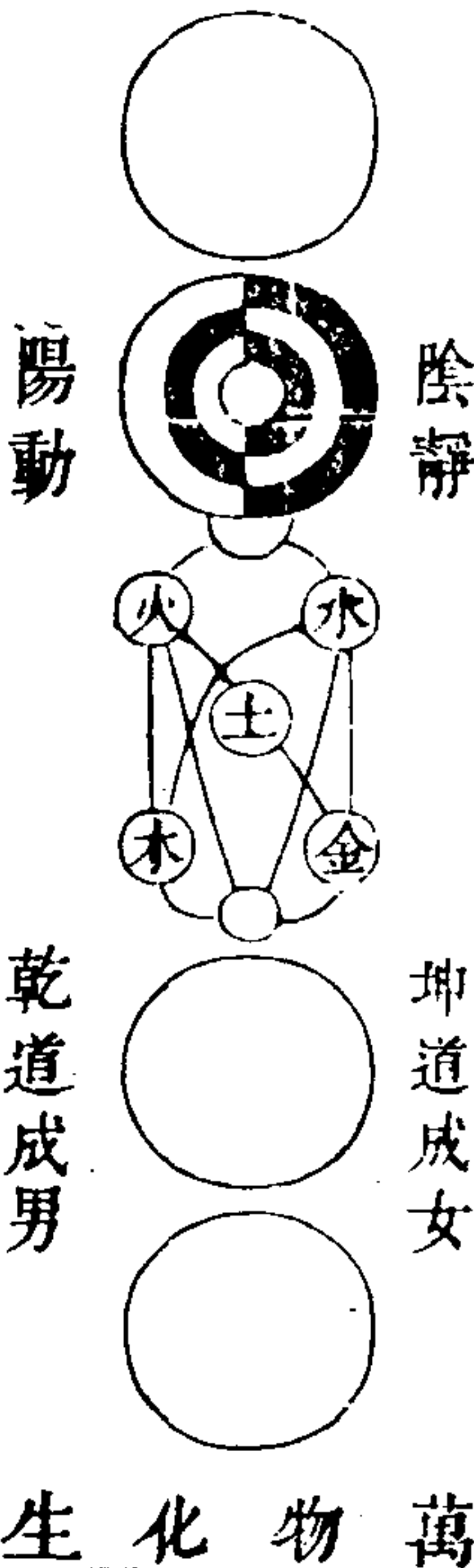
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撝謙曰。理與氣。如形影之不離於天地之間。大與俱。大小與俱小。而又判然為二。而不相混。詩曰。有物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可見聖人於理氣。不以先後為輕重。若必言先有理。後有氣。則夫子當言先有則。後有物。恐不必泥。又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即氣也。道即理也。未嘗輕氣重理。然聖人但教人以理氣得理而生。

成失理而敗亂。

太極

易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子太極圖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二

三十一

撝謙曰。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无也。柳氏曰。无極之極。則以太極為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無極為太極也。但以太極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極。何所窮極。故曰。無極而太極。竊意周子之意大。

畧如此。彼以太極為無者。固為大謬。而朱子以理為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即太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為中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馮謙曰。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三

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陽中陰也。○陰中陽也。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言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四

三

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馮謙以為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按周子太極圖說。以太極為陰陽五行萬物之原。通書以誠為通復五常百行之本。不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可知。此篇无極之真。即誠也。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撝謙曰。太極一也。語甚分明。不動生二。此語未盡。不動焉能生二。須曰太極一也。不動不靜。亦動靜。

又曰。道為太極。

撝謙曰。此即朱子理為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理為不易之道。經緯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為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五

三

而理道非即太極也。

又曰。心為太極。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離為太極也。即朱子太極中虛之說也。變也。非正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母。陽為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育長女。而為姤。

姤。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坎為太極也。即朱子所謂坤復之間。乃無極亦變也。非正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个氣。迤邐分做兩個。氣裏面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

撝謙曰。此條不知朱子何時所說。與理為太極諸說。並載性理大方。今止取此條。去其餘說。○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名從此始。蓋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倍法也。生生之謂易。而太極則生生之始也。生之始。一至純至中之氣。為天地之基。以言理則是一理。以言數則是一數。言理言數。皆自此而極。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六

三

故曰太極。其實此一者。函三而備五者也。

亂情陳子嘗問於撝謙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將從此而生兩儀四象者。皆是理乎。朱子常言理先氣後。寧以太極為理。而儀象為氣乎。如祚明所見。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理也。自一而二。而四。不過氣之從渾淪而分萬殊也。先儒唯以太極為至尊之理。若虛懸於萬物之上者。故令後世專從而盡心焉。恐大傳所云。第指卦畫之初。象乎天地之氣之所自分者。而非以是為虛。

懸之理也。然乎否乎。搗謙曰。朱子常言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則理先氣後之說。非定論也。而所以不得不言理先氣後者。既以太極為理。則太極自不得不先於兩儀耳。若據聖人言之。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未嘗後氣於理也。太極不可言理。不得謂之理。生兩儀。其說明甚。但太極之氣。與兩儀之氣。固有不可不明。而其用至切於人身者。不得謂之天地渾淪之始。而置之耳。曰。祚明妄謂大傳所指。第言作易之初。及宋時諸儒發明此二字。然後此二字為人身至切之用。然天地之理。即吾心之理。其本固一也。特所謂與兩儀之氣。有不可不明者。望明示焉。搗謙曰。觀大傳所言。則凡天地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人身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有一氣而可以生天地生人。則失此氣。而天地不得生。人亦不得生。其用不亦重乎。其重如此。豈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乎。曰。如所云。則太極此生生之氣也。自生民以來。無不生者矣。此氣若何而失。何自思之。何自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七

言

之搗謙曰。自生民以來。無不生也。然有順其生道。保合太和。全而歸之者。有逆其生道。無故夭折者。其得其失。無不粲然。不可不思。不可不察。次日。胤倩復申前說。其大畧曰。易之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無與於開闢以後。四時百物萬事之倫。而更未嘗指是為天人心性之理也。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為教。而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自有宋儒先借太極二字。以發明一理之妙。則先儒之所謂太極。已異於先聖之所謂太極。而後世相仍不覺。遂誤謂萬殊之先。確有一理。然萬殊之先。實未嘗別有一理。則凡求所謂太極者。亦惟是實其靈明之一心。而不復務全其條理井然。萬物皆備之體。則其說益誤。搗謙復論之曰。太極與兩儀皆氣也。兩儀是有對之氣。故曰陰陽。太極是無對之氣。則曰中氣。蓋天地之間。唯中無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氣絕。則天地壞。人身之中氣絕。則人身壞。故醫書言四時之脈。無胃氣者死。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八

言

易曰恒不死。中未亡也。吾子言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為教。搗謙竊以為不然。易雖有三百八十四爻。皆明一中之旨。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地之極。要皆本於人極。人極者。太極也。太極者。中也。周子開其端。引而不發。陸子知中之為太極。而不知所以為中。朱子以理為太極。誤矣。若世儒之所謂太極。則因周子無極之旨。而誤入於太極。即無之說。且以為儒言無極。老亦言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九

三五五

復歸於無極。佛言无住生心。此三教合一之說。所自來也。○闢釋氏者。朱子也。然朱子之學。其流仍可歸於佛。何故。朱學以太極為理。夫衆多之理。既不可以為太極。則必以渾然一理為太極。言渾然一理。而又不可以氣言。則自入於虛無空寂。覺明湛定之說。所以朱學大行。而言性命者。仍多出於禪定。陳子之說。非無謂也。然竟以為無與人身。則又不可。今但知太極為中氣。則自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聖學見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猶言始祖生高祖。高祖生曾祖。曾祖生祖。今乃突言始祖非人也。理也。與高祖生曾祖不同。不亦異乎。○搗謙嘗與大音沈子辨太極。大音曰。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有是理。然後物從而生。故曰太極生兩儀。余曰。不然。太極生兩儀。此有生兩儀之理也。而即謂理生兩儀。則無是理也。猶之父母生子。此有生子之理也。而即謂理生子。則無是理也。余言太極者。中氣。大音以為非是。余曰。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言理言氣。而自兼理氣。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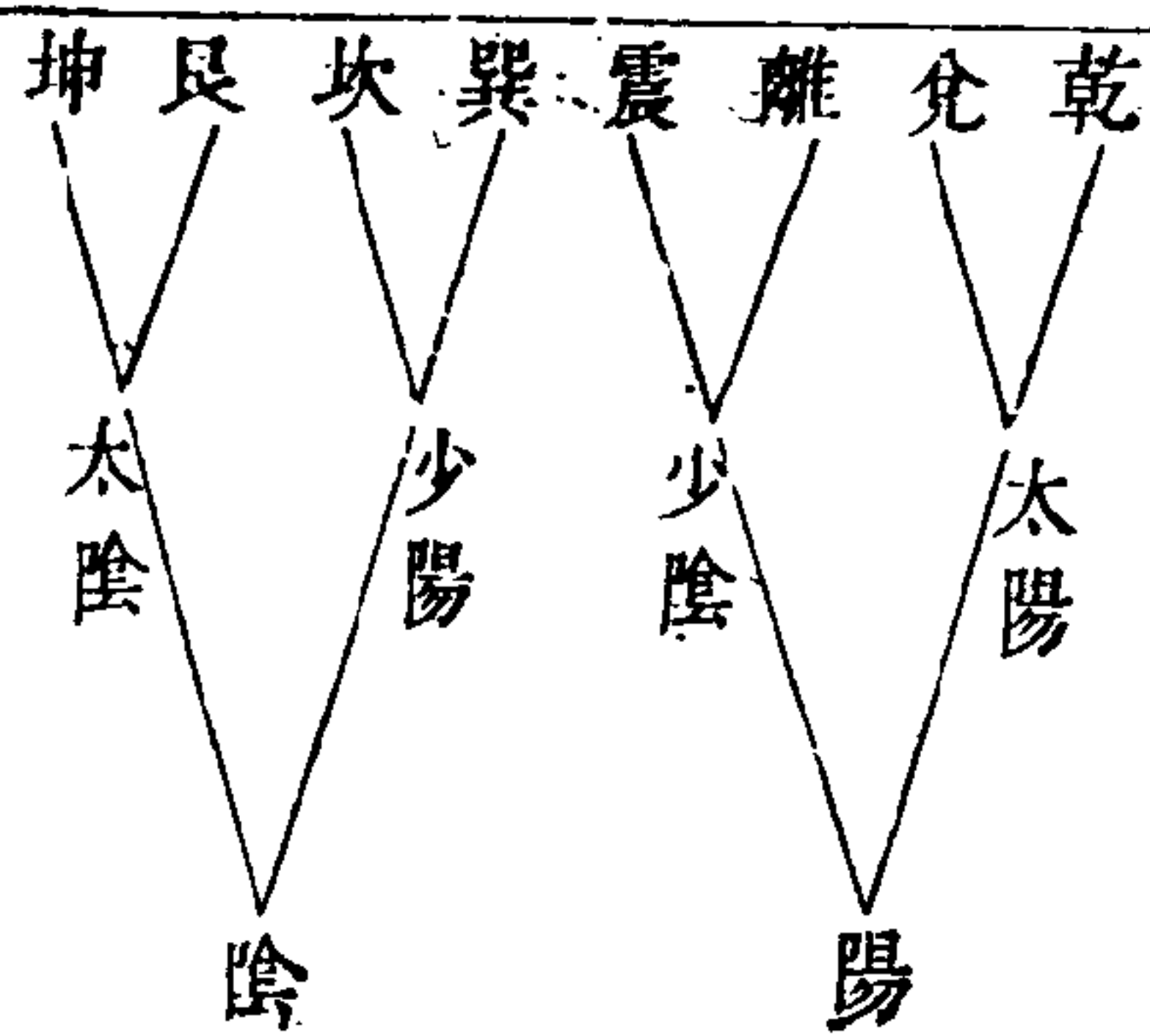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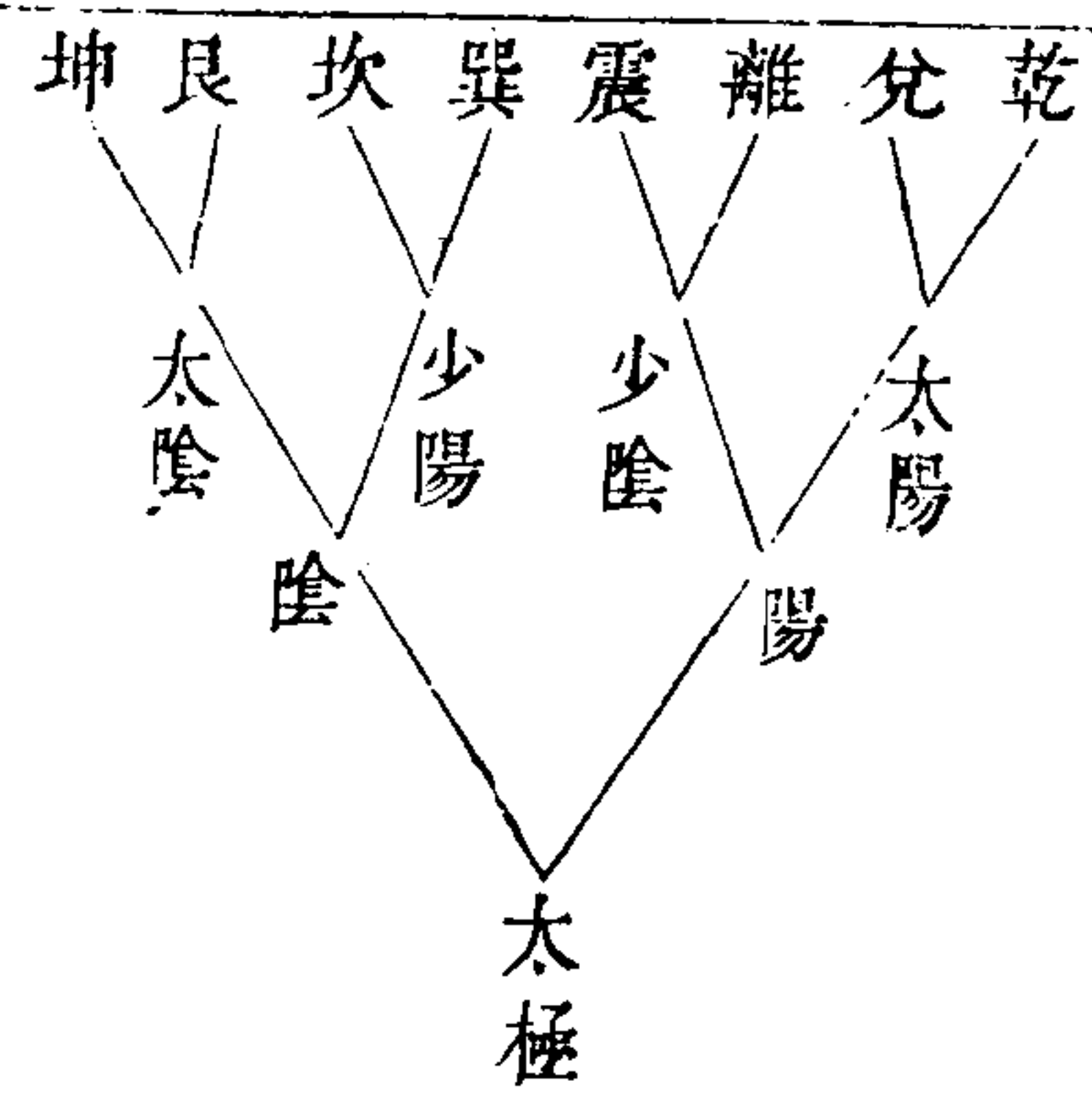
十

三五五

今指出一氣字。專為今人勿求於氣耳。後復與明思沈子夜論。余曰。此理極易分明。理無形。氣成形。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如樹之有根。此太極也。一本生二枝。此兩儀也。二枝又生四枝。此四象也。四枝又生八枝。此八卦也。雖有八枝。而終成一樹根。同故也。若以太極為理。但行乎陰陽之中。而不得為氣。則但有二氣。而無一氣。便是二本。陰陽兩氣。各自生枝。終不得合。如前圖。

此以一本而生萬殊。莫非氣也。而理即行乎其中者。也不得以樹之根為理。而枝為氣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二百八
如後圖



此二本則為二樹。雖生于萬枝而終不得合者也。

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正所謂合二氣而為一氣也。

或問如是。則太極不專屬理。兩儀四象八卦不專屬氣。其說可謂分明而無疑矣。然伏羲畫卦。何不於陰陽之下。又加一畫。以為太極。而連屬兩儀乎。搗謙曰。太極從中起。而不從下起。今不過以樹木之一本。明其義耳。若從下起。則一畫即是陽。將何法以為不陽不陰之畫乎。且一落卦畫。即與萬序遷流。而非教化之本。故太極雖在兩儀四象八卦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二百八

之中。而實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外。伏羲八卦次序。但言陰陽之生。八卦方位。但言陰陽之運。太極不可謂不在其中。而不見其體。唯河圖之中宮。乃呈其象耳。

或問如是。則但明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後起而不必措心可乎。曰。不然。中與外無常者也。太極有時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而不為小。太極有時生兩儀四象八卦。而不為大。此所以為易也。若但明太極。而不明太極之變化。則所謂極者。仍同於

一物之塊然而豈足以為萬化之本如所謂君者以其時時與臣民相會通故謂之君也若但知所謂君者而奉之而不復顧其臣民臣民背畔已成一夫矣而吾猶以為君此晉之荀息齊之徒人費所以為愚也後學侈口欲以一心範圍三教而土苴萬理何異是乎

敬軒薛氏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三

馮謙曰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即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者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陰陽

分老少即四象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个升降生殺之分不可

無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三

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陰陽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虛焉做

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長○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个間一个觀去是也○天地統是一个

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個。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個面背。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診。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陰客而陽主。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五

五行

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五行自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五行相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穡。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炎上作苦。潤下作鹹。稼穡作甘。四時春屬木。旺火。火相。水衰。土死。金囚。夏屬火。旺土。相木。衰金。死水。囚。

秋屬金。旺水。相土。衰木。死火。囚冬。屬水。旺木。相金。衰火。死土。囚土。旺四季。而盛於季夏。蓋以夏火生土也。土旺。金相。火衰。水死。木囚。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十二支亥子屬水。巳午屬火。寅卯屬木。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五性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五方北屬水。南屬火。東屬木。西屬金。中央屬土。周子曰。五行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屈而返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五

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

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鏗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撝謙曰。金曰從革。蔡氏曰。從而又革也。此說勝橫渠。蓋金之為性最順。故能從物所范而成形。又能改革而不毀。以其為至陰之精。而又受至剛之氣也。

性理中 卷之二十三 七

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天地初生水。火又生木。金。木便是生得。出一個軟底。金便是生得出一個硬底。○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得五行之秀者為人。陰陽只在五行中。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至盛。

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金木生焉。木華而疏。金固而實。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撝謙有陰陽五行諸說。別具易學大中圖說。

四時

朱子曰。只一個道理。界破行。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個春氣。發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六

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氣起。渾然只是一個發生之氣。

鬼神

程子曰。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不肯行耳。搗謙曰古者祭成人必有尸。祭殤無尸。子曰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搗謙嘗深思而竊知其意。蓋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考爲陽。妣爲陰。陰陽不同氣也。何以得合。得一同氣之孫。以爲之尸。則合矣。蓋人者。鬼神之會也。殤無配。故無尸。問不能考妣。同氣之孫則奈何。曰此當以考爲主。

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或問鬼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十九

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得不於吾言求之乎。○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性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不已。財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端。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

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自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鬼神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二十

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鬼。鬼者鬼之盛也。氣是覓。覓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覓遊則鬼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是。○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三

氣為陽。故鬼為鬼。而鬼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鬼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鬼為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鬼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人將終時。熱氣上出。所謂鬼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鬼降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鬼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

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鬼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問生鬼死鬼。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鬼受光處。鬼未嘗無也。人有鬼先衰的。有鬼先衰的。如其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鬼先衰。○今人多思慮役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

三

役。鬼都與鬼相離了。○月鬼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鬼之發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鬼強。所以記得多。○問鬼神鬼。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鬼。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鬼。○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

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閒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馮謙曰。所謂致死之。非徒不管之而已。如書所謂絕地天通。如湯巫風之刑。凡地方晝夜禱祀。歌舞獻邪鬼之類。皆宜嚴刑禁絕。

朱子曰。人死雖是冤鬼。各自飛散。要之。鬼又較定。須是招冤來復這鬼。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冤鬼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七

要去聚得他。○古人自始死。弔冤復鬼。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纍龜用牲血。便自覺見得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茨傳。占春將鷄子就上面開卦。是將生氣去接續他。便是纍龜之意。○地祇。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意。○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實有個天。有個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實有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

個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的。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的。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祇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祇。○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七

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馮謙曰。看來雖山川社稷之神。皆是人之死者。其
 冤鬼爲之。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也。此等
 皆正神。故不歆非類。與生時一般。蓋正神皆君子。
 君子生時。不妄受人酌酢。豈爲鬼神而反不廉哉。
 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非徒以氣相感而已。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
 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个新生的神道。緣衆人
 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
 壞了許多。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性。理大中。朱之二十三。三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
 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
 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
 此理。則又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馮謙曰。先儒自程朱以下。皆不信有世俗之鬼神。
 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則鬼物雖無象。而有時成象。
 所謂泥塑金鑄之像。雖不可謂之神。亦不可謂非
 鬼。鬼神卽是陰陽。然所以謂之鬼神。以其精爽耳。

泥塑金鑄之像。而爲世俗人心之所向。卽有精爽
 附焉。不足異也。程子又言鬼神造化之迹。夫陰陽
 不測。妙萬物而爲言。不可謂迹。張子謂鬼神二氣
 之良能。近之。然不如朱子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
 之靈。屈者爲鬼。伸者爲神。數語甚明爾。
 問。冤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朱
 子曰。他是氣散。只是纔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
 只是便散。

馮謙按。程子言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朱子此
 說本之。然看前論諸說。知此未爲終身之定論也。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
 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
 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馮謙按。此一條亦斷無此理。且觀朱子所論祭天
 地山川數段。知此亦非定論。學者熟讀六經。自當
 分曉。○馮謙有一書。與友人辨人死氣散一條。畧
 曰。人死氣散一條。當是先儒理會之未盡。夫天之
 生物。使之一本。然有其一。而又有其二。有男斯有

女。女與男不同也。有靜物。斯有動物。靜與動不同也。有不變化之物。有能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有不變化而變化之物。有變化而不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異端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以欲執一以貫天下之物。而齊之。而物終不可得齊。於是舉一而廢百。今言天之生物一本。而以無知之草木。儷最靈之人。以為聖賢之死。與草木同盡。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試問天下何以有數千年不死之草木。而無數千年不死之人。豈非靜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七

則不變不化而動則能變化乎。豈非草木不變化而變化。人變化而不變化乎。然此猶難辨析。請以經書之易曉者質之。尊著曰。自孩提而少長而強壯。氣日新而不已。知覺亦日新而不已。至於衰而老而病而死。氣日以耗。知日以昏。以至於盡。則同歸烏有矣。今以聖人驗之。則不然。論語所載。夫子進德之序。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而七十。日精日明。無氣耗智昏之時。則形骸雖衰。而精神益強。此可知也。使聖人之生。幼而無知。

長而漸聖。老而漸蒙。日至愚昧。則死而無知。此可必矣。今全不然。未死一刻之前。尚是至聖至神之質。一刻之後。頓無知覺。塊然一物。不唯與中庸悠久無疆之理相悖。以情而推。已足駭怪。此其不然者一也。曾子易簣之時。氣息希微。固已可知。而神明之堅定如此。則所性不與死俱亡。炳然無惑。而尊著曰。原其始也。日生而至於盛。知其終也。日衰而至於亡。揆之於此。全似不合。此其不然者二也。聖人行事。雖則一秉於理。而理亦無定在。比如人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七

家造屋。榱桷垣墉。次第加工。歷歲而成。不可謂非理。一朝遇火。便成灰燼。苟知其成之必火。而加工不息。亦不可謂之理矣。今以孔子終身學道之勤。至五十方知天命。纔得從心不踰。便已草木同腐。此與屋成遇火何異。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更似造屋者曰。此屋朝成。夕火無憾。則惑之甚者也。雖勉人學道。言或過激。而聖人之言。更不沾滯如此。此其不然者三也。又前見先儒言。僧道不伏死。故死而氣不散。聖賢不貪生。故死而氣散。嘗笑以

為好生惡死。喜存憎亡。乃天下之人。不言而同然之情。豈有聖賢反更乖僻。且聖人制禮。以死為內。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莫不以生為樂。今以此為說。則是為僧道尚有靈響。為聖賢一朝便腐。天下之人。歸僧道者。無怪乎如鳥之投林。為叢驅爵。亦賢者之過。此其不然者四也。令弟序曰。魂升於天。鬼降於地。鬼必腐爛。以至於無。魂之在天。亦必漸滅。以歸於盡。此與人死氣散之說。又已小異。我不知人死無知。乃其未升天之時。即無知乎。已升於天而後無知乎。若如尋常之氣。口鼻呼吸。一出即散。不能升天。我不知人之魂。有能升天者乎。有不能升天者乎。或氣盛者能升天。氣衰者不能升天乎。氣盛者漸滅必遲。氣衰者漸滅必速。今言僧道之漸滅遲。而聖賢之漸滅蚤。將聖賢之氣。衰於僧道乎。鬼之在地。必腐爛。以至於無。然亦有久假不腐者。魂之在天。必漸滅。以歸於盡。豈獨無耿著而不亡者乎。儀禮人死登屋而招魂。招以衣曰。皋某復。乃以衣下衣尸。又似不欲魂之登天者。如楚

辭招魂所言上下四方皆不可往。招之歸享於宗廟。應是先王遺意。且鬼神之說。妖祥之事。自古誠不可掉。書傳皆有之。豈佛氏之說乎。此其不然者五也。

勉齋黃氏曰。人只有个魂與鬼。人記事時。自然記得的是鬼。如會恁地搜索思量的。是魂。魂日長一日。鬼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鬼。鬼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鬼。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鬼。鬼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鬼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曰。精氣為物。精是精血。氣是熱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个好物事出來。

搗謙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天地之鬼。鬼也。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以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首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覓。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个胚胎模樣。是鬼既成。鬼便漸漸會得動。屬陽曰。覓。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覓。形體屬鬼。陽為覓。陰為鬼。覓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鬼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覓。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鬼。○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覓之升者為神。鬼之降者為鬼。覓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鬼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覓之升上。落是鬼之降下者也。○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西山真氏曰。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濶。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三 三

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覓鬼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煇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覓鬼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覓而言。鬼指鬼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搗謙曰。凡初死之復。是合一人之鬼神。祭而立尸。是合二人之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奇袤。或又談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不知也。吁。亦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揭謙曰。景風流電神之著。奇花異卉鬼之精。然而人獨畏。覓鬼之鬼神者。亦不可謂民之愚也。鬼神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三

禍盈而福謙。此是精爽之有主者。○有能屈之神。有能伸之鬼。有不屈之神。有不伸之鬼。○或問伯温劉氏言。人死而盡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曰不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人務鬼事。鬼務人事。幽明皆不安其分也。○古人有耻。功在子孫。馮其子孫。功在山川。馮其山川。非其所施。則不饗。末世政衰。宵魅無賴。沿途丐祀。以侮愚人。時有之矣。此等司世者。所宜致死之也。○問釋氏輪迴之說。曰。人之生也。各

一其性。五德咸備。中和無偏。者人之性。澤物者龍之性。儀物者鳳之性。剛而殺者虎豹之性。陰而毒者蛇蠍之性。食色者犬馬之性。抵觸者牛羊之性。昏情者豚彘之性。弑逆者梟獍之性。卵翼喙息。莫不有性。生則間於形骸。死則氣歸天地。合同而化。苟有何氣。則成何性。苟有何性。則成何物。未嘗有纖毫勞費於其間也。任其來而不保其往。取其新而不念其舊。執天之道。以御天下。來世者。帝而已矣。○古人有言。書契興。鬼夜哭。觀於小兒之惡。誦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三

讀釋氏之重無學。蓋可見矣。○一身之內。所主不存。皆能自侮。不畏於內。而畏於外。可不謂愚乎。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異學

老子

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於取之。張之之意。乃在於翕之。權詐之術也。

撝謙曰。老子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頁四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言天道之自然也。將欲秋收而草木盛長。非張之之意乎。將欲衰困而骨節堅強。非強之之意乎。天欲亡吳而使夫差驟興。非興之之意乎。天欲削趙而與以上黨。非與之之意乎。此言不可恃勢之強盛。而失其守柔守弱之意。故下文繼之以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若謂老子欲以此詐人。則失老子之意矣。然而陰德自險。所以聖人謂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

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癱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功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頁二

撝謙曰。老子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蓋欲剛故柔。欲上故下。欲先故後。欲張故翕。冬令歲終。實歲之始。女子事男。實子之母。其道為老人復命。而嬰兒含和。終則有始。天行也。○乾道用剛。坤道用柔。柔以藏剛。剛以藏柔。老氏言地德而不言天德。故專氣致柔。致虛守靜。知雄守雌。下人

為先寶慈守齋皆母道也。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鬼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易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常有欲以觀其微微之義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言左契受之義也○問當其無有車之用

曰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事天治人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四

三

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个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其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搗謙曰老子言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言末俗行禮而浮薄用智而穿鑿蓋

傷之也。所謂正言若反者乎。何以知其非薄禮也。觀曾子問所載。與夫子助葬於巷黨一段。不欲以人之親戚患其謹禮如此。非以禮爲不緊要之人也。欲知此意。須知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老子謹於禮而後禮。此夫子之所從以問禮也夫。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五

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因循。包容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个虛無卑弱的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馮謙曰。老子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當時隱於柱下。謹於禮文。觀其於喪祭。兢兢不失。豈如後世養生者。惡一哀之傷生者乎。其意厭惡人之澆澆自異者。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豈肯於聖王同文之世。創立一教。聚徒千百。鼓動天下。若楊朱之爲哉。卽老子一書。如所傳關尹喜候氣而得之。曰。子將隱。強爲我著書。亦因而成之。非老子之志欲著書也。世謂孟子不闢老子。老子原無可闢。如今人並稱莊老。莊子逞放。全失老子之道。○坤至柔而動也剛。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人見老子之翕也。未見其闢也。朱子謂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老子原有此作用。近世陽明用兵。其作畧多有些陰險處。亦近於老。是坤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六

德如此。聖人剛中之德。不喜如此。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馮謙曰。老子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似乎大悖。聖教矣。然吾以意逆志。以爲非深觀乎治亂之世之人情。不知此也。試思聖人之教人。以仁義教人。以忠孝。豈非因世之所不足哉。一家之中。雍睦和順。一國之中。君令臣共。申生比干之行。何自見也。今

有國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子無孝名。臣無忠名。當亦孔子之所喟然而深與者也。末世嚮競之俗。高尚節行。而矯激之風始熾。智者詐愚。勇者威怯。一家之中。一人獨稱孝子。則兄弟不安。一國之中。一人獨稱忠臣。則衆情猜忮。此非聖人之所欲也。然不得不激揚感發者。懼天下之人相率惰行。以流為不肖之歸。其實躬履至德。民無得而稱者。為聖人之上願。老子之說。未為非也。○其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痛愚民不知生生之理。而自陷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七

三五三

於芻狗。反若罪聖人者。所謂正言若反也。○程子謂老子雜於權詐。朱子謂老子害於倫理。若是害倫理。雜權詐之人。孔子決不從之問禮。○聖人之道。唯懼陰長。履霜。堅冰至。是也。老氏之道。唯懼陽長。物壯則老。是也。○儒伸而能屈。老屈而能伸。剛柔以立本。變化以趨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孔子天道之得中者乎。老子地道之得中者乎。魏伯陽有云。坎離者。乾坤二用。吾又於老子見之矣。○余嘗讀道德經為之序曰。人之生也。非父何以教。

非母何以養。天地父母之大也。自後天既生。聖人蘊德不言。遜世無悶。而其道日崇。然天顯地藏。天實地虛。若相非者。故漢晉之為老者。絀儒而唐宋之為儒者。斥老。互相抵排。終非平允。蓋老子坤道也。得地道無成之義焉。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此讀老子之書。庶有合矣。夫漢晉之為老。絀儒。則既失承天之義。老子所謂言者不知。正為此等。而後之志聖人之道。知進而不知退。以自羅其亢。殆非失養之故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讀老而益知聖人之大。陰陽固有相須之美也。然造物之理。陰不乘陽。生人之經。母不敵父。清談之盛也。既以牛易馬。無極之流也。又以釋代帝。昭昭列象。若默運於天地之間。有不容以或亂者。是豈儒者之私崇其教哉。三才並著。而人道是庸。斯為智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八

三五七

程子明嘗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釋氏

程子明嘗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甲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益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只有望於諸君耳。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曰。他有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害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九

言子

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朱子答吳公濟書曰。來書言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答詹兼善曰。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

言子

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無本未有無者。混儒釋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譚。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為不可解耳。

一書有曰。釋氏之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覓。他說得也好。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又曰。黃蘗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黃蘗

一僧有偈與其母曰。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的說話。○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魁雄傑。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亦未是那

無文王猶興的。只是做个特立獨行的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宰宰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義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以上諸條疑是朱子說
附入朱子諸條之下

搗謙曰。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傳經四十二章。聞西竺國有佛名瞿曇。生於周昭王時。其教大抵以清淨寂滅為常。無學為道。至晉而其說大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黃蘗

神州陸沉。自後人主常有欲滅其教者。然終不能。有崇其教而捨身為奴者。國亦尋滅。至北朝顏之推作家訓。以為周孔遠不逮佛氏。唯唐傳奕。關之於前。昌黎韓子繼之。自韓文盛行。而學者始有所依據。然好之者固日甚也。至宋如呂氏韓氏諸大家。皆崇之不衰。得二程夫子力崇正道。而朱子大其傳。明興二百年。無敢以佛老之單言隻字入於經義者。可謂盛矣。於是天下之禪者。痛心疾首於朱子。欲得而甘心焉。而陽明氏之興。則禪者翩然

不戒以孚亦其勢也。竊嘗原其本而論之。天地之至陰成於西南而西竺正當其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中國至交廣炎暑鬱蒸已大異河洛。而况復南去幾至赤道之下。則其地四時暑燠。使中國之人移居此地。當如魚遊沸鼎無可久安。唯佛以至陰之性降生此地。教之以虛空不壞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為客。以至靜常住者為真心。而彼身家念重淫殺紛紜一聆其說。即時身心泰然安穩。此如大暑渴行之人而得哀梨。何可非也。當時使聖人生於其地亦不能不從無學矣。今中國則不然。暑往寒來寒往暑來其人能動能靜以中和為教以生生為本。偏動則不成偏靜則不生。故唯時中之聖人能盡其道。此所謂布帛菽粟何可一日廢也。故西方之佛不可關而中國之佛可關也。然中國當唐虞三代之時方內又安生民和樂。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父慈子孝夫義婦從室家和睦兵革不試。此其民雖驅之從佛亦必不從。至於後世生養不遂教化不行有父而不養其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子者有子而不養其父者。有室家相棄而無所歸者。兵革繁興有連州屠戮者。有辱及母妻者。民當此時不復有生人之樂。而歸於空門以盡其命。因以其說化世人之貪淫殺奪妄欲不已者。苟有是人吾猶將禮之方外。而安得關之。但中國之所以至此者皆由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少而不學。長而無聞。遺棄人倫物理。以徇其私欲。任其偏見。甚者則格克百姓之膏脂以飾佛宮之金碧。而自以為功德。是以天下大亂。四民失業。故釋氏之徒其崇佛者不可關。而孔氏之徒其崇佛者深可關也。然使世之學者雖讀書婚宦而終日周旋於伽藍之宇。喜誦佛號。精研釋典。而號名鄉里。勤為護法。此不過為釋氏之檀越。施主居士而已。如人之好食水品。或病清冷亦未嘗有害於聖教也。唯是有人焉。誦聖人之詩書。以致宦達。成大名。欲招聚天下之生徒。以為天下之師表矣。而於庶物猶未明。人倫猶未察也。遽取楞嚴金剛之說。以附會於聖訓之一二語。而以為天下之理。有不必學者。凡後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三

小子欲從事於孔氏之學者。往而問道焉。皆告之。以不思不勉之妙。以為凡聖人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但以求至於心空之地。而吾苟至於心空。則天下之事物。可以不必審察。從心所欲。而無不得其當。於是天下之間途於東魯者。莫不奔趨於西竺。而先聖人之所謂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者。莫不詆為支離未瑩之談。而孔子之道熄矣。於是天下雖有渾然質厚之君子。一入其說。則莫不師心自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儒而好佛者。不必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五

關。而以釋而為儒者。深可關也。然中國之人性。本明通。辨於是非。若竟以西方本教。施之中國。必不能行。自達摩之入也。變靜為動。不立語言文字。以棒喝為教。凡儒士之與之言者。皆無所用其辨說。則莫不訝然失其所恃。夫俗儒於中庸之道。本行不著。習不察。所恃者詩書耳。至其聞見不足。恃於是以吾之所學者。果非也。乃俛首而入其教。凡梵音咒語。不可解說之談。敬若神明。而大聖人平正通達。千萬年垂訓之典。謨不以為章句。則以為糟粕。而六經雖存。而實廢。羣天下少年之士。一志於道。即進參。喫茶。竹筍之說。以亂其是非。而鵠突其心志。亦已甚矣。又中國之人。本好婚宦。生養。有功有名。不樂槁寂。而先儒之關佛者。每以為清淨寂滅。不足開物成務。於是禪伯之欲雪此言者。不講出世。而講入世。侃侃而談者。皆機權作畧。反詆吾儒之迂踈無用。為吾儒者。亦未知聖人之道。以忠信為主。以事功為卑。亦欲效鉛刀之一試。而那移其心術。以就功利。又聖賢經濟。雖當就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六

事上歷練。然必學古入官。尚友論世。方通於古今。而無弊。今乃鄙薄學問之士。為章句之儒。而所見所聞。不過末俗。機變傾危之習。於是曹操桓溫。髮駸乎登孔堂。而講學。故以禪為禪者。不必關。而以霸為禪。以禪為儒者。深可關也。關之何如。明其在。我而已矣。○人性有神有鬼。能識者神。能記者鬼。遷流者神。確靜者鬼。今釋氏賤識神。惡輪轉。去眼耳鼻舌身意。悉歸於無鬼之盛也。○佛以无生為樂。萬物不足以動其心。極其性。永無生理。但陰性

大慈。孳孳救物。以此一念。遂時燬於猛火之中。成
西金之質。而爲萬物之母。○天下之靜物。至剛而
至順者。莫若金也。百煅而不變。可不謂剛乎。唯人
所革。無不從范焉。可不謂順乎。天下之動物。至剛
而至順者。莫若牛也。力舉千斤。可不謂剛乎。唯人
所役。無不從欲焉。可不謂順乎。佛道如是。○老氏
內守。中外不見可欲。滅外故入幽而不息。生內故
保陽而續生。釋氏於內外。無不滅也。○老與釋皆
陰也。然老柔而釋剛者。何也。水陰中有陽。故柔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七

三十五

冰。陰中無陽。故剛也。○佛謂衆見皆爲青妄。吾試
問佛。目青之人。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既
有青妄。何不夜見燈光。別有卉木。灼艷紛華。由此
言之。青病之中。亦有誠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神出於鬼。智出於鬼。佛知鬼而不知鬼。故曰識性
無源。由於六種根塵妄出。其所言智。皆是藏往。故
曰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
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又曰如重睡人。夢中聞
春搗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卽其夢時。

自怪其鐘。爲木石響。其形雖寐。聞性不昏。所謂寤
通來事。寐緣夙心。堅守記性。以爲真常。棄諸識性。
不使流轉。○中庸言至誠無息。故生物不測。於穆
不已。楞嚴言大地山河。因虛妄終而復始。一以爲
誠。一以爲妄。儒言父慈子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
愛同。佛以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以欲貪爲本。乃欲
滅之。維偏方所生。成此偏性。一生一滅。乃欲合而
一之。惑矣。○人不可生。物不可殺。禁人倫生育之
源。滋異類日長之勢。使普天之中。如此者五十年。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六

三十六

則往來者唯禽獸矣。○佛之禁殺。非貴獸也。謂人
獸相變。嫌其同類也。吾儒則不然。所貴人性者。貴
其異獸也。聖人誅奸除寇。豈非人哉。以禽獸之心。
食禽獸之肉。則不可以服禽獸。○聖人不廢殺。所
以成生生之大德。佛氏諱言殺。極其成就。乃至於
不生。○佛教之人也。止陽之過也。萬物皆致養焉。
其變而爲宗也。所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歟。○
聖人徵人不徵鬼。故所言皆其長也。佛氏明鬼不
明人。故所言皆其消也。何謂徵人不徵鬼。三綱五

常陽道也。人道也。何謂明鬼不明人。三塗六道陰道也。鬼道也。以人道前民則萬物日伸。以鬼道前民則萬物日屈。○聖人哀諸鬼之在於冰室。佛氏哀衆人之在於焚室。○佛言大地山河皆見妄所生。而其書所謂面放日光。頂出寶蓮。世人則從而信之。非見妄之尤者乎。○佛經多妄偽。由於譯者欲其教之速行耳。

南北道統論

嗚呼。天地之道。動靜而已矣。凡曰有日實曰感曰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四 九 三五七

皆動之類也。陽也。剛也。凡曰無日虛曰寂曰滅。皆靜之類也。陰也。柔也。此天下人之所共知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善。動靜各任其偏。則惡。故聖人兼體陰陽而御之以道。道者。時中而已矣。中有定位者。也有定位則靜矣。時中無定位者也。無定位則動矣。一動一靜之間者。中也。人之性也。故性發而為情。情斂而成性。先後無端也。中原之地。北為陽方。南為陰方。古帝王以剛中御世。都乎北而未闢乎南。自王道之衰。而吳楚始強。至漢而南方悉闢。自江右王弼之易行。羣尙

玄虛晉遂以牛易馬去北都南。至劉宋而南北並帝。莫知所主也。隋史有言。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則當時所尚可見也。二氏盛行於中夏。微昌黎之雄文。衛道天下安知崇孔氏乎。濂溪以後。學者始內求性命。然而有可言者。明道伊川皆生中州。一近柔中。一近剛中。而皆南學於道州。自龜山之還吳。明道曰。吾道南矣。其後豫章之未發。新安之中。虛猶道州之主靜也。元人稱南有吳澄。北有許衡。而許之力主剛方。吳之專崇覺性。亦若有地力焉。以攝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四 三 三五七

謙觀之。南多暑氣。發而不斂。則以靜為宜。北多寒氣。斂而不發。則以動為宜。合古今論之。則剛中者大亨。柔中者小亨也。先剛中而變柔中者。天德之无首。樂柔中而憚剛中者。陰德之包承也。此其學不始於後代。自夫子之教。顏子曰。博文約禮。其教仲弓曰。主敬行恕。先儒以顏為乾道。仲為坤道焉。又其次者。游夏皆稱文學。而游生南方。教先重本。夏生北方。教在循序。在聖門而已然矣。豈非氣固陰陽。習常罔覺哉。昔天子建都南極。因世之變。有中道焉。嗣其後者。偏柔

失位靖難北來。並建兩都。南虛北實。及明之中。爰正先師之號。龍德先天。嗚呼得之矣。正嘉之間。文盛陽過。陽明王子。幼學於程朱。長化於佛老。乃以無學之道。畜而止之。原其意。蓋深痛世之文士。講習而不行。遂欲以師心之行。廢推致之識。其廓清榛莽。不爲無功。然其學得於西南。化被中土。遂掩離而蝕之。其徒龍谿。變顏氏之屢空。爲龐氏之心空。以章句爲厲戒。混儒釋爲一家。於是孔氏之學。明而復晦。當佛氏之盛。好者以爲遠。非周孔所及。迄聖教著明。則無敢爲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德性有靜有動。而仁義禮智之德。則貫乎動靜之間。方其靜也。渾然中氣。雖無五德之迹。而其體具存。及其動也。發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無過不及。乃見人性之爲中。雖動靜之變。隨時與地而互易焉。而五德者。不易庶乎。其不偏於剛柔。而不與南北之強同譏矣。化偏爲中。其今日此書之指要歟。北方之學。卑而實。南方之學。高而虛。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學必由卑以達高。其子弟必循循於章句訓詁。威儀揖讓。以漸至於上達。世之將亂也。學必於高以耻卑。其學者多脫畧行誼。不屑章句。好言虛無。以爲超悟。此兩者。陰陽勝復。循環迭至。極其所屆。雖各有其弊。然其原不可不識也。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四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史學

朱子曰。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入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一

三百一

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史記亦疑當時不會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

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動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二

三百二

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的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子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都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

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於淺陋疎畧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以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通鑑例。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三

三百七十一

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未得正統。及始皇併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個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四

三百七十二

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綱目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魏王。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五

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瀆之下。非故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強毅為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子由古史舜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五

六

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妄誕而不足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辨之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心哉。顧辭讓之祭。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

適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七

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論史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八

搗謙曰。以荀息之智能。料虞之君臣成敗。明如指掌。而不能料通國神人之憤。能不愛死於君歿之後。而不能直言於君在之時。真有不可解者。此亦無他。貪一時之寵榮。甚於愛身耳。

問子產。朱子曰。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

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撝謙曰。孟子言不得罪於巨室。亦是此意。大抵得政之始。便與豪強作對。多行不去。如孔子為政於魯。全以季桓子為助。及桓子有異。孔子只得去了。西山真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九

三

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溺。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唯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

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問開阡陌。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個橫。一個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個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十

三

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問蘭相如。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

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蔣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

馮謙曰。若國家重寶。被人脅去。不敢與抗。將來將相羣臣。皆莫敢自固。誰肯事此小朝廷。宋以侂冑首界金。其亡勢已成於此。然如相如所爲。亦大非體。吾謂爲趙者。亦數言而決耳。復命於使曰。一璧至微也。煩大國以使來。敢不承命。然先人之守器也。寡君不敢擅以奉君。至大國城邑。小國安敢妄貪。恐冀非望之福。以微厚禍。寡君敢辭。如是則秦人亦無辭以興師。縱使以一璧之故。興師則士民必不直其君。難以冀勝矣。

又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以結漢之僮心。問舜棄天下。猶敵疑曰。如此則父子俱

就戮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馮謙曰。高祖之不孝。在不先安太公於關中。而先置酒高會。若此。已先有不顧其父之意。至分羹之語。雖故作忍心之言。然豈無可以正對者。而爲此。梟獍之說。若以余意。不若直謂之曰。吾今日騎猛虎。安可中下。吾下汝。則父子俱就戮耳。吾攻汝。汝殺吾父。吾不攻汝。汝亦殺吾父。吾寧攻汝。爲報仇之兵爾。且吾與汝。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戰勝獲汝。置汝善地。不汝殺也。封汝子以大國。汝苟殺吾父。吾磔汝於市。族誅不赦。如此答之。亦正。羽苟肯還吾父。雖退守關中可也。人已赦吾父。而還之。吾不之德。以德爲怨。擊而殺之。雖謂有分羹之心。可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卽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過三年耳。

馮謙曰。以愚言之。赦父之恩。不可忘也。雖終身無

取可也。天命苟歸吾以羽之暴自當有取之者。何急焉。子不云乎。以德爲怨。刑戮之民也。日然則張良勸之何如。曰。良自爲韓成報讎爾。此黃老毒手。非正道也。

或問肉刑始於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傘獨留肉刑以濟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三

三

其虐。雖徵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或問漢宣帝言漢雜王霸。此說也。似是。朱子曰。宣帝也不識王霸。只是把寬慈的便喚做王。嚴酷的便喚做霸。

馮謙按以善養人者王。以威服人者霸。雜霸王道用之。此一語微獨漢自三代後。恐皆出不得此語。龜山楊氏曰。張良蓋始終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

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南軒張氏曰。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那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十四

食生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願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丞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問魯兩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典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

或問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否。朱子曰。

此軍法。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誅郭解是也。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

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六

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幾難與成功。

或論疏廣疏受。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

苛責之。雖不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

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的。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

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

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

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

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

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樂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六

七

格正救之風。或鮮矣。○漢將誠當以趙克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克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

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過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

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克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

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克國任閩外之寄。而為

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投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涑水司馬氏曰。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未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

朱子與何叔京論光武事曰。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五

七

言三

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

又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的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才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

的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鹵濶略。而能有成者。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亦可為歎。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壑者也。

性理本中

卷之二十五

六

言五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遠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也。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其。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操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明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十九

三百五

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搗謙曰。此恐溫公求之尚過。此不難曉。大凡正直君子臨卒。一語一言。皆可明告後世。故遺令乃取其大者言之。曹操小人。其禪代陰謀。囑之骨肉者。如何可以告人。乃取其不緊要者著之遺令。而要者則匿之。此小人之常也。若彼欲享漢臣之名。必

飾許多詐忠之言矣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可也。

搗謙曰。劉先主非狷潔人也。其不取荊州。非可取而不取也。自事後論之。劉琮爲曹操所并。先主取之而安其家。似若不害於義。以當日事情則不然。劉表托其子於先主。而事權不托焉。曹操百萬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二十

三百十一

兵垂至。而先主乃拊背而奪之國。其時劉表之臣附者半。不附者半。以不和之衆而遇敵。其見笑於當世必矣。負不義於天下。雖欲望劉璋之國門。其可得乎。然則先主此時。雖欲救劉琮而不可得也。設使表卒之日。竟以荊州之權付之先主。何至於。是故先主臨終。有鑒於此。語孔明曰。孺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可自取。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

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馮謙曰。孔明有不純正處。如教後主以申韓等書是也。先主東征。孔明之諫。此極可曉。孔明是大臣。其論此事。必造辟密言。見先主意決。只得奉行。不敢有二。而歸失於君。此大臣之體。不然。何以追嘆法孝直。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主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馮謙曰。孔明自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今之稱孔明用智者。正與相反。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徵幸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主

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

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馮謙曰。太真以涕泗詐王敦。此等事皆君子所不能為。吾終疑其心。○王坦之謝安兩人。人皆優謝。以坦之倒執手板。不及安雅量耳。不知此其小者。安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坦之致書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此真宰相之言。

臨川吳氏曰。人道三綱為首。靖節先生一身而三綱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開雕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馮謙曰。此論最快。然中宗既廢。此一天子置之何地。○晉曲沃武公殘向氣以取國。至獻公乃盡滅桓莊之族。獻公之子九人。唯存一重耳。遂詛無裔羣公子。而晉無公族。卒為六卿所分。唐太宗驅除兄弟。及身而有承乾之變。天假手於武氏。盡殺其子孫。祇留一二。其後如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殺建寧。世有此禍。何異鱧魚之自食其類也。天道之不爽如此。何二唐之相似也。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

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討論終不成。和這個也不得理會。○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得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賜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朱子曰。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序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曰。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此也。公之子堯夫。乃不以為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搗謙曰。說文正公心事極明。然呂公後舉。恐亦是

舉鄭公使遼之意。忠宜窺見此旨。故不欲言其父。懽然與之相得。此亦人子之心。不妨並行。

程子曰。溫公能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入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馮謙曰。司馬公社稷臣。其言祚宋。在國家起見。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聖人自是在生民起見。○近甲申之變。念臺劉公至杭。諸生聚問此變真否。劉公答曰。臣子之義。不忍言真。余後以此問問友人。謂宜如何答。或言真。或言未真。乃嘆公倉卒之言。發於至性如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關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

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馮謙曰。安石立法之誤。尚有限。其大誤在衆君子不行其法。而乃引用小人以敵之。如此。則雖果周公之法。亦必敗矣。大抵會做事人。必有同事之君子。無其人事。雖當不可爲也。宋祖欲遷關中。太宗與趙普爭之。只得止了。嘆曰。不及百年。天下民力竭矣。蓋太祖雖遷。湏要此二人守成。二人不肯遷。亦何益。故止。此英雄舉動。未嘗任意也。先儒史論。載於大方者多矣。揀其要者。著於篇言。難寡思過半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科舉之學

程子二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一

三十一

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二

三十二

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了。到今又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個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舉業亦不得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槩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便好。○與蔡季通書曰。觀近來一種淺近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三

須有命。決不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會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嘆。○答嚴居厚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

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於此。亦無益也。

陽明王氏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入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四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便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雜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

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矚。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一搗謙曰。學者習舉業。實有害於道。先儒莫不深言其弊。陽明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五

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斯言也可謂痛矣。然又有說焉。人唯視舉業為羔雉。故以為無所用其誠也。諺以時文為敲門磚。門開則棄之矣。此即羔雉之說也。抑思舉業而僅以為羔雉。則取士者。何妨竟用詩賦辭曲。而必用經義策論耶。舉業而果病於道。為國者何不棄之而不用耶。其

試吾以經義也。欲吾通以聖人之道也。吾於聖人之道。果通否也。其試吾以策論也。欲吾通於當世之務也。吾於當世之務。果通否也。是之謂盡其誠。盡其誠。則舉業者。乃道之所在也。今若以為更有一堯舜君民之心。在於舉業之先。而但以舉業為費。則一陳而可廢。宜其不出於誠也。吾未見抄襲時文。脩辭而不立誠之人。之可以堯舜君民也。故君子雖於時文。皆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今人為道未成。難於自立。不妨赴試。若自信得已

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六
有此道言成典謨。便沒有受試的道理。若受人試。便把載道之文都賤了。前輩若伊川自任道統。便不赴試。明道考亭赴試。皆其少年事耳。

文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

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雅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七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樞謙曰。程子雖如此言。然天下未有不學而遽成者。雖孩提能語。亦是逐句學成。人見聖人矢口成文。便謂聖人自然如此。不知人心不用不習。必不靈明也。

又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股生意。○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曰。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他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寬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八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礴充塞乎其內。

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九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歿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搗謙曰董相不當與諸人並論

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巳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性理大中 卷之三十六 十

剽掠濫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語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搗謙曰。制藝自嘉靖以前。皆拙。萬曆以後。皆巧。都如朱子所論。此治亂所由出也。

又曰。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三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且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得。只是不會虛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心看聖賢之書。○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關相似。都無恁地安詳。○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以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是有个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霽上。此換字法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此是天下人心。如何不須理會。余嘗以治亂觀之。凡其舒徐莊雅。厚重質朴。方拙平廣者。治文也。急躁凌躐。纖巧圓秀。華肥輕薄。奇詭者。亂文也。其剛勁明朗。正直揮肆者。戡亂之文也。

又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中委靡繁絮之文。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義看可見。如突梯滑

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已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古

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是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作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

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襲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策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所說
美未可苟疵。唯言性未得其當。言祥瑞爲僞。恭者

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移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詩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於蹈襲也。
僞謙曰。文字如封禪書等。最陋。
又曰。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

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稍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說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六
能向裏做功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

如衡仔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濶。衡不及也。
僞謙曰。仲舒向衡之文。質厚明正。近道。看來漢儒終近三代。
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併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的。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人老氣衰文亦衰。東坡晚年文。雖健不

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爲正。○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之善。勸他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辨。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歐公文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歐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不會使差異的字。換却那尋常的字。○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利以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苟如此。非唯失聖賢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畧爲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塗數處。每塗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消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因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

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八

八

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作文。何常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人做文章。若是仔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的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的文字。若不會仔細看。少間却不得用。○蘇子由有一段論人。惟理大中

卷之七十六

七

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的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子瞻云。都來幾個字。只要會安排。○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在諸中者。必也光明洞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自當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可耻也已。○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得。猶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木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享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惟理大中

卷之七十六

七

關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瑠璣。無所不用其巧。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子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其曠放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惟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下 主

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有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冶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詩學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要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閒言語。

朱子答陳體仁曰。以虞書攷之。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又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此事遣辭之善否。今以晉魏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

志之功隱矣。○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洵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多用。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個倔強不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蘇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的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的。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或謂梅聖俞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炫露無含蓄。○近世諸人作詩。費工夫。又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功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个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的將做。不好的將做好的。這個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搗謙曰。古人意之所至。方成詩。今若不應唐人詩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舉而命題限韻。苦心極思。豈不自投羅網。至如龔之鏡歌等作。在當日自成一體。今日必欲擬之。既不得其作者之志。有何意味。○問衛鄭所載。靜女諸詩。果淫詩乎。曰淫詩也。曰聖人刪詩。則不正者皆刪之矣。而留淫詩。何也。曰先王陳詩。以觀民風。聖人刪詩。正變兼存。亦此意也。曰觀風之說。可得聞乎。曰周法春出民於野。冬入在邑。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巧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各言其傷。孟

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史。比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民風之善惡。教化之得失。黜陟賞罰。於是行焉。方周德之盛。九州同風。固無貞淫和戾之異。入春秋而王化既遠。則各國之詩。因其主德。互有不同。而變風始作。於時上之人。莫以風俗為意。而天子之黜陟。亦不行於諸侯。為百姓者。怨嘆之思。形為譏刺。淫縱之習。放於詞章。而先王之道。則存什一於千百。君子讀其詩。其國之興亡綿促。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治亂強弱。粲然可知。如季札者。亦其一也。陵移之久。周天子知黜陟之廢。并不復採風於下國。下民所作之詩。亦無由上達於天子。於是上之人。放僻邪侈。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孔子於是有春秋之作。即其詩之僅存者。去其重複。正其紛亂。約為三百。傳之學者。以為萬世之鑒。使知天下之治亂。由於風俗。風俗之貞淫。由於教化。至今讀之。則凡二南之外。唯秦為最強。晉為最厚。與衛之亡而復興。周之弱而不振。陳鄭之先亡。齊襄之中圯。明若列

眉。燎如指掌。皆不外此數詩而得之也。後之君子。讀是詩者。正當惕然於風俗之變。謹其所以治心養性。脩己化人之方。而鄭聲之不可不放。周南召南之不可不為。於此益信。更推而通之於後世。則知清平三調。斗酒百篇。唐之所以亂也。二八女郎。曉風殘月。宋之所以亂也。至近日而歌行稗史。入於四子之文。戲曲淫書。遍於五都之市。每變愈下。風俗人心。不復可問。亦可以推世之變而知所坊矣。乃或以為孔子刪詩。必不留其邪者。試思刪詩之時。止存淇澳定中。緇衣鷄鳴。則鄭衛不殊。周召何正。何變。止存刺淫。而不存淫者。自言之作。則鄭衛俱淫。孰淺孰深。凡國有刺淫之詩。則其人心。猶有存者。而未盡亡也。故世有是事。有是心。雖聖人亦不能復為之諱。商臣齊姜之事。亦明載之於春秋。所以示後世之儒。通世務而防變亂也。又何可曲為解說。以自附於正風乎。竊謂其誤始於先儒。不言聖人陳詩。以為教化風俗之本。而但欲使邪辟流散之人。讀而鑒戒。則所謂曲終奏雅。勸百諷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五

一。反以啓後世之疑耳。或曰。先儒謂採風之時。并採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以爲詩柄。故小序之說。疑爲有傳信乎。曰。否也。採風之時。若兼採姓名。與其實事。則譏刺之詩。誰不忌其君公。淫蕩之詩。誰不畏其父母。天下之人。莫不飾爲德政之口碑。與正心之浮語。而僞風行矣。先王不若是其愚也。曰。採風之時。既不同其作者之姓名。與其實事。然則何由知其淫詩乎。曰。詩之作也。有諱其姓名者矣。有不諱其姓名者矣。有或變其名字而言者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有因其國與時而知之者矣。有讀其聲與調而知之者矣。曰。果淫詩。當時諸國賢大夫有歌之者。何也。曰。當時採之。既不存其實。則讀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論其世。或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韓兩家是也。皆善誦之微理也。讀之。不以其柄。則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詩解之。唯所欲言耳。然而淫聲感人。雖賢者不知。而賦之者多矣。此夫子所以戒顏淵也。乃或者又以爲鄭聲之宜放。獨其聲淫耳。夫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有詩不淫而聲

淫者哉。曰。然則今之人。以教初學。將不可乎。曰。少習正風。長而究其變。可也。○右余之刪詩辨治國家者。以此推之。當世治詩者。以此推之。漢唐以下。雖百世可知也。

字學

程子明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費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徵喪志也。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五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二王書。其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的。亦有一釋名的。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說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然有好者。字畫道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問何謂書窮入法。曰。如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

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臨川吳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唯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唯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之遺文。其功實多。○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一 手

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蝌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搗謙曰。古人每事重厚。今只想其執刀畫篆。一筆不苟。卽此是甚氣象。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六

三

一百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

錢塘應搗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諸儒

張橫渠先生名載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之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爲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資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七

二

音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聞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又曰他只是學个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个恭又學个安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七

三

音

邵康節先生名雍

程子明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劬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

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皆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四

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翁

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五

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若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喟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於百原之上大單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

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師尊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問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眾。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為喜為詩。平易而造於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七 六 詩五

望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後。其言乃驗。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七 七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眾矣。子能盡知耶。程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以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程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

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曰。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須二十年功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禰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恁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加倍之數。日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搗謙曰。論語曰。月無忘其所能。若加倍法。果有理。亦不宜忘。○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所言數。依其

法推之。亦只是硬排。未是至數。用心於此。大是害事。其先天四圖。實是作易本原。二程不能得其說。何也。恐亦只是各是其是。若孔子之受善。則康節自不能隱其說。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虚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材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朱子曰。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無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方好。○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在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

此

馮謙曰。只算數一事。未免枉用心。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此。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胡康侯先生名安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四

公入太學。晝夜刻勵。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文課。將以優劣為去留。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紹聖四年。登進士第。答策幾萬言。考官定為第一。宰執以無訊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稱善。再四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再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奉旨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屬吏希蔡京意。稱二人為范純客。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帥會公廣孝來。唁退。謂僚曰。日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再鞠。獄不成。直除公

名勳。停退居荆門漳水之上。以臺臣辨明復官。政和中。除成都府路學事。上章侍養。丁令人憂。服除。余深入相薦公。有旨名對。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中大夫捐館舍。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侍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惡名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四

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惡。聖學以正心為要。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今正位宸極。於古訓不可不考。願擇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又言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覲。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

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大權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然後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不識安國。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唯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對公。諷臺諫倚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

淵聖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衝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平昔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憂。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公嘗有

推挽之力。必無駸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削其遠外州郡。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畧如公策。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責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陛下卽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京城已困矣。國益急。命召公。及許景衡。肯竟不達。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半每

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日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建炎初召公為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心在王室實欲趨命值黃潛善方得政斥逐忠賢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四

擊遂罷除命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縣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乃思濟

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乃正位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公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同列有違經訓縱臣無耻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力引勝非為助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公此番惜與秦檜同進退。然是時秦檜情事尚未露。知人洵難。休於衡嶽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頽然當世之念矣。公於春秋。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采拾辨正。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已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裔翟。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七

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歿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度。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是後不復奕。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云暮也。王子赴關。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餘姬妾。請令奉卮酒。為壽。公感然曰。一帝蒙塵。國步阨隘。豈吾徒為宴樂。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七

之日敢辭其人報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燕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無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虔。必輦威曰。流光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遜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說也。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顯道謝良佐也。時顯道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蒸治秣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飲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建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十九

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名。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嘗周流天下。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三人。寅寧宏。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克。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克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

謂克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受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克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以上行狀畧皆伊洛淵源錄所載稍節。

南軒張氏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揚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斯文矣。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恪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熹親見文定家說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証得个行夏之時四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他所說盡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是不敢臆度了。

張南軒先生名牋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之。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三

三

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事一時。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晰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三

三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

淳熙辛丑二月。先生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在。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生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朱子與子靜書曰。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與劉子澄書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與吳茂實書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

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性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馮謙曰。學問切忌見未周徧。而先有所主。內未明通。而外已堂堂。從事王陸之學者。多有此弊。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三十七

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肚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馮謙曰。道有二統。君師皆然。道至朱子而始有家法。可傳。其拮据盡力。日不暇給。真有神禹八年三過之意。其貽謀本末。悉備。亦可謂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然較之二程氣質。已未免稍偏於剛。有帝降而王之勢。天生陸子。以磨切之。陸子之道。雖未得中。然數百年之後。乃生陽明王子。適當朱門末學之已弊。而遂禪正統。陸子於陽明。其猶契之於湯乎。尚質從簡。其地道乎。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七

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問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問告子不存於言。勿求於心。日子靜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講這些子。又問陸嘗

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的。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九

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功夫。○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的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九

此大抵他只要切。纔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詞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會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又曰。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是當下便是的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的。却是中門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

搗謙曰。文公所說子靜諸弊。不知後來子靜亦稍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改否。然後人此弊尤甚。存此不削。以當藥石也。○先生言太極。以通書曰。一日中當之。而力辨無極之非。夫無極而太極。此語不可非也。而太極之為中。則無可疑也。但先生於中之理。亦未分明。而與晦菴辨論之書。詆濂溪過於憤厲。故晦菴答之。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恐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其未有云。區區鄙見。不敢不為。

老兄傾倒。不審尊意。以為何如。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後晦菴終以理為太極。未免毫釐千里之差。而於大學或問。仍以理為天然自有之中。於先生之說。亦未為悖也。但先生空抱一中之旨。不能明其所以。而於垂世立教。反有過焉者。豈非朋友講習。貴以虚心相和。摩以歲月之久。如懸澤之相滋乎。若平居各講其說。隔年歲而一辯難焉。多見其抵牾而不相合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先生嘗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搗謙曰。先生自小便敢詆斥先賢。此誤後學而啟其放肆不細。○禪家於濂溪明道。尚猶取之。於伊川便不喜。陽明亦然。至龍溪詆之。謂人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為之。兄亦無如之何。夫伊川在當日。人莫不推其孝弟。明道倡明道學。伊川率先從兄。力行其說。明道薦士於神宗。以父表弟張載及

弟願為首。當時司馬溫公。呂正獻公等。皆當代偉人。極言推服。及門諸子。奉明道者。無不依歸正叔。必有以見其從兄之美也。乃數百年之後。而倏蒙不弟之名。胡為乎來哉。蓋後世之人。喜圖惡方。喜柔惡剛。伊川氣質剛方。故惡之也。

或勸先生著書。先生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楊敬仲簡主富陽簿。先生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楊敬仲簡主富陽簿。先生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相濟。乃知造化生才。真有用藥之妙。

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朱子。詆先生。朱子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先生知荆門軍。郡有追逮。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

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楊敬仲曰。欲去此病。非文理密察。則不可。遠有所執。諸子。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

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朱子曰。莊子說得較開濶。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為謙曰。莊子楚人。自古以南為陰方。又為鬼方。好虛無清淨。莊子之說。只是太放曠。其實後世南方言學者。多祖其意。○後人多以無為太極。謂之不落陰陽。不知早已落了陰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方是不落陰陽處。○周時佛教雖未入中國。當時如關尹子中。已有楞嚴語意。墨子兼愛。已有捨身意。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頴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俗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板蕩。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之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理有如西晉。至使戎寇諸羌。侵處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標搖。隍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胡氏之論至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六

三〇三

問老子中國之至人也。何以崇其道。害乃如此。搗謙曰。人皆喜清淨無為。怠而廢禮。則胥淪於禽矣。聖人以盛陽之道包之。而不使人心之潰決。此三代以後。所以復有人道。而後天所由開也。

荀子

程子伊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搗謙曰。三子於三言。皆不可謂無得。但所求有不
同耳。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其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大早。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

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湯。決不是閒工夫著書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蘓子

朱子曰蘓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蘓學。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蘓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其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

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唯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三十九

誰能禦之。○蘓氏之學。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或謂蘓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蘓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蘓氏爲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蘓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東坡。若與伊洛相排。不

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蕪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的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鈎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顧。飲食亦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三十一

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蕪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其不得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蕪公早拾蕪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搗謙曰。近友人論賈易劾東坡事。以謂立黨。余謂賈易身爲諫官。見從臣譴浪於朝廷之上。理當舉劾。當時不知者。謬以蜀黨洛黨目之。而後世言學者。或以此議及程子。過矣。○東坡自言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切。老泉作辨姦論。以詆介甫。後介甫以執拗致敗。東坡見其父之言。有似於先知。卽以此詆伊川。上書言深疾程頤之姦邪。此所謂行切者耶。觀其中庸論。乃詆子思。又何足論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三十一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通書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

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

太極圖說見前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性發而為情復者情斂而成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此似只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配合指配太極圖說

禍謙按周子此等處。則太極陰陽五行皆以理言。不獨太極屬理。而陰陽五行屬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備而不可窮。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靡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靡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為

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之善。即皆中也。剛柔之惡。皆過不及也。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四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五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日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

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答言當學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六

其善而已。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答言人有不

善。當告之以不善而勸之改。朱子原註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

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

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

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此章或以神為理。大誤。此至道之原。當審思之。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古聖賢之語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七

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

焉謙按古樂大音希聲。亦淡之意。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以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常有富可二字。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九

言

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鮮于侁謂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况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是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

純熟。克達向上處。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諸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平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百五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周子蘊道甚深。當絕學之後。而不輕自見。故雖在位。而人鮮知者。然則非明道。周子之蘊。殆不可見。發周子之蘊。教後世無窮者。明道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朱子原註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百五

朱子曰。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瀋。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

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言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一

十四

言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初筮則告。二三

則感。汨再三也。亂瀆也。汨則不靜。亂則不清。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朱子原註

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背不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良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朱子原註

附周子拙賦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十五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五峯胡氏曰。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搗謙按此書。先儒皆以爲與語孟並傳。余謂其結體縝密。有本末。乃大學中庸之次。非如論語乃平日隨記。

西銘

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乾恩。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故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十六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日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按吾儒之學。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而小儒遂僅以
身家為念。身家之外。視若吳越。留心民物。謂必當
在服官之年。故橫渠發此論。而程門專以此示學
者。龜山疑其言體而不及用。其流遂至於兼愛。以
書質於伊川。程子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
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
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
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十七

三百四十七

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
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
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
不及。不亦異乎。龜山復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
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
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
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議其失。比
同於墨氏。前書所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

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
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
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
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
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於推矣。無事
於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
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十八

三百四十八

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
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
心。無稱物之義。故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
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程
子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其後龜山語錄有云。西
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
至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
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朱子
謂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然龜山所疑。以西銘

前段合之語孟諸說殆所謂聖之任者與聖之時則有間龜山之語未可全駁物吾與也一語疑有弊若曰與則是朋友之交未可殺而食之矣體用之說伊川駁之無可疑者

程子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逃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粹語

正蒙者橫渠張子之所作也龜山楊氏謂關中學者尊信此書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二十

示人然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又曰子厚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今觀其所言如客感客形之類似有深失擇其言之粹者著於篇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絀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絀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精粕煨燼。無非教也。

馮謙曰。張子氣化之理。推之甚是。然須知有主之者。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虛妙應之目。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中兩語係張子所自註。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日受月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虧盈之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二

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

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

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

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

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德合陰陽。與天

地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物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

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氣。攝

何為時。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

以其歸也。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

獨見獨聞。雖小異。恠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於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性理太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焉謙曰。張子三言雖善。在中庸之意。則唯一忠恕而已。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皇極經世書粹語

皇極經世書者。康節邵子之所作也。其獨得之理。窮極高深。而惜隱於數術之中。今表其粹者著於篇。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論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七

言

乎心也。

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支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行。行之斯為萬。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開闢。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七

言

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於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為體陰以陽為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九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入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八 三十九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鬼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蔽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生。

體字
疑非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象數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二百七十五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

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石之花。鹽硝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於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

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鷂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禽虫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燕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二

二百七十六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鱉之類。走之類也。

飛之走。鷄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動也。

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

顏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

剽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兌說也。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剽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

物俱傷矣。

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得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三百十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搗謙按心居人之上中。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

學以人事為大。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人知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三百十四

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舊無雉門。謂周公之舊也。若當時則

有之則久矣。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也。

者豈非龍乎。

太極一也。

太極性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此。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斯為至矣。

馮謙曰。余謂人之為德。至可與鬼神共見而咸服。

之斯為至矣。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

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

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

魚矣。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不能勝。

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

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

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

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

附邵子詩二首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

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

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觀易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觀物

或問邵子算天地始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否。馮

謙曰。此邵子以歲月日時推之。而謂天有元會運

世。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三十運。運有十二世。世有

三十年。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其

實天無許多年數。今只看黃帝始垂衣裳。堯時向

是洪荒。是天地始開不久。而邵子以堯時為中天。

豈得自此以前六萬餘年。茹血衣皮。未明人道。其

謬可知。天地至成周始為盛極。此是天地之中過

此乃衰。曰邵子之數。能言無不中。其言必不妄。曰

今經世書可見。如祖三皇。父五帝。子三王。孫五霸

等語。豈是至數。大抵數之驗者。只能言其所知。不

能言其所不知。所以只是小術。至康節始通於道。然亦隨其所知而止。不然則是康節賢於孔子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終

性理大中

卷之二十八

三九

六

言辨晰精微體認親切扶干聖不傳之秘析萬古不解之疑誠非後世諸賢所能及者余未親受業於其人而私淑之求其全稿守而弗失此書一著孔孟之道庶幾其有真傳乎康熙丁酉季夏四明後學毛文強序

潘子求仁錄序

二

序

道者天下人之所公非一人之所私大舜善與人同公之也後世之講學者類皆守一先生之說門分戶別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嗚呼何其私也潘子之書出人多詆之為有用無體夫木之生也枝葉由於根本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潘子以求仁為宗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為仁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體如是用如是真可謂表裏無間而終始一貫者矣余幼聞先子稱其學甚貫穿今從老友毛孝章得而讀之因謂孝章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也觀音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為佛有一不為佛即從而慈悲之潘子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為聖人有一不為聖人即從而惻隱之一也觀音之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之說儒門獨能磨滅乎至其越宋元明以來之儒而徑宗孔孟旁斥佛老道在天下後之與者各具心眼惟是虛公體證是非然否不執一見當自得之吾不敢置喙康熙丁酉初冬鄭性序

求仁錄序

一

潘先生傳

毛文強

先生姓潘諱平格字用微寧波府慈谿縣文溪人也其祖承務公為宋太祖時副將軍潘美之弟徙於明州遂家焉先生自幼不喜嬉戲不屑與凡兒近木然若無知者蚤失怙恃奉事祖母極孝十五六歲時輒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之事我優為之十七歲有必為聖賢之志嘗自嘆曰我不能為孔孟乎深恐世俗糾纏埋沒本性每思入山學道二十歲從事於程朱之學鄉里友朋輒迂之越五年又從事於王羅之學後又從事於老莊之學者半載禪學者二年因念程朱王羅之學既不合於孔孟而二氏之學益不合於孔孟竭力泰求漸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當下知佛老之異於孔孟當下知程朱王羅之皆不合於孔孟是時蓋三十八歲冬十月也既親證孔孟之學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因論為學之要必須立明

求仁錄輯要傳

一

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人我格物之學即孟子強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親切篤志力行保任緝熙無少間斷如是者有年遂著求仁錄十卷著道錄十卷四書發明六卷孝經發明二卷辨二氏之學二卷契聖錄五卷繭絲牛毛精微剖析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誠非漢唐以後諸儒所能及者余少受業於南雷黃先生學於山劉子之學癸丑歲館於寧城因萬季野得先生書數帙一見而嗜之同志者皆非余余信之益篤後過慈水顏長文家求其全書長文者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將沒即以平生所著之書手授長文故余得因長文而集先生之書學先生之學夫先生之學孔孟之真血脈也一時同人皆為舉業所纏集註所拘未有可與言者余恐其久而湮沒也因寫副本一冊攜入都門冀得一二有志之士共明先生之道繼往開來以昌明其道而卒不得其人康熙

丁酉鄭義門讀求仁錄而心契焉慨然銷之以行於世庶先生之學不至湮沒爰為之傳

求仁錄輯要傳

五

甯波府志隱逸傳

潘平格字用微慈谿人幼端重不與凡兒伍事大母至孝成童時卽以豪傑自命謂忠孝節義我優爲之十七歲有必爲聖賢之志因從事程朱之學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久之已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知孔曾一貫之道其論爲學之要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大學之格物物是身家國天下格是格通人我格物之學卽孟子強恕反求擴充四端體認親切篤志力行者有年乃筆之書以授其徒自謂剖晰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至今門人在崑山者尙守其師說云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仲秋月朔日裔孫 楷 謹錄

志傳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一

辨清學脈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也自後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仁卽放心求其放心者求仁也孔孟之學求仁而已矣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求仁錄輯要卷一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孟子於齊王之不忍殺鯀而指之曰是心足以王於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指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於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而指之曰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今人於事親從兄非無愛敬真篤如孩提稍長時怵惕惻隱之心非無勃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不忍殺鯀時不自知其爲真性故不能擴而充之於是有我之私與習俱長不勝其紛擾矣遂有於父子兄弟之間而或分爾我生嫌隙藏怨怒者推之親族交游鄉黨隣里無非爾我之私膠固於中而較利害爭勝負至於國與天下則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矣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性也分人分我者習見也習能昧性不能滅性故渾然一體之真性時常

發見於日用之間有志於復性者即我日用之發見擴而充之以通人我之隔礙而已夫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有是四端擴而充之不欲勿施以我通之人也擴充四端以此通之彼也夫人所不欲則弗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知已之所不欲則知人亦不欲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以我通之人也於此則不忍於彼則忍之既於此有所不忍則彼亦安可忍故以所不忍達之所忍是以此通之彼也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三

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為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鯨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鯨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鯨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休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后不忍殺鯨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后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后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后知至也知至而后意之存于中者無偽運于事者必慊無

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教情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后宜其家人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今人一入講堂即欲知性欲知性須有復性之學復性之學舍擴充四端無由也觀孟子於公都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公都子既疑性善則難與之言性惟即人所共見之情言之則庶乎其可信耳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善顯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性善顯然則孟子道性善其又可疑乎夫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非情也即心也指之曰仁義禮智即性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直達而不誦即才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謂之曰才才者良知良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三

能是也人人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其可謂之無才乎可謂才有大小有善惡乎至於為不善而倍莖無算則不能盡其才者也不能盡其才者不能擴而充之也才本可以恩及百姓乃不忍殺鯨而止才本可以保四海乃乍見惻隱而止乍見惻隱而止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不忍殺鯨而止則有時與兵構怨豈才之罪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是謂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盡心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曰欲知性必由於擴充四端也

孟子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孟子極力描寫在於乍字將字至此境界不俟起意而勃然休惕惻隱勃然休惕惻隱而總不自知是謂渾然一體是謂真性直達若俟起意而休惕惻隱自知覺其休惕惻隱即非渾然一體矣非真性之直達矣孟子蓋為人之蔽細淺深不同苟格

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不當意外倉猝至危極險之境真情未
必發露故極力描寫以見人之皆有耳此時勃然發露全體具足
聖人不增凡人不減故孟子明性善則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直
指之為性然偶爾發露不繼之以擴充則有時不足以事父母矣
齊宣王不忍殺鯀豈非渾然全體故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一不推恩功即不及百姓而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故雖渾
然全體而偶爾發露止可謂之端若肯不自賊其身而篤志力行
綿密懇到知於此不忍則達之於所忍知於此不為則達之於所
為知我本無欲害人之心擴而充之無不愛人知我有不甘爾汝
之心擴而充之無所往而不為義知我本無穿窬之心擴而充之
至於以言餽以不言餽微細偷心皆不使潛滋默長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知皆擴而充之矣則集義而浩然之氣以生有
不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乎

求仁錄輯要卷一 四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言之不一而足嗚呼善言心者無
踰孟子也蓋仁是人心也吾儕安身立命止是一仁故曰人之安
宅也義者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曰人之正路也有是心即有
是行如吾心之所安仁也行吾心之所安義也吾心之所不安亦
仁也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則義也愛親敬長吾心之安者也致愛
致敬則義也終兄臂樓處子吾心之不安者也不終不樓則義也
由仁而行之則無不宜義非人之路而何
行吾心之所安無行吾心之所不安已盡仁義之道矣而安與不
安不可一概而論也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為吾心之不安者也所
忍所為則吾心之安者也不安者仁義之良心安者蒙蔽之習心
也達不安於所安則仁義之道得矣如素無欲害人之心而一朝
利害所迫遂有害人之心素無穿窬之心而一旦機智相軋遂萌

穿窬之心夫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此吾心之素安者也害
人之心穿窬之心此吾心之終不安者也達安於所不安則仁義
之道得矣
達不忍於所忍即有達不忍之事達不為於所為即有達不為之
事孟子本列仁義而分言之然由人心人路之說亦可謂不忍者
心不為者事蓋有不忍之心則必不為殘忍之事仁自有義義即
是仁仁義之道本一也如齊王不忍殺鯀之牛則舍之而不以粟
鐘若達不忍之心以及百姓則必不為與甲兵危士臣之舉矣格
物之道格通身家國天下而身家國天下正非懸空無事而格之
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加諸彼大有事在故曰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一 五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只此一言而仁義皆備不忍仁也
達之於所忍仁也有義焉
不忍不為渾然仁義故孟子指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亦渾然仁義故孟子亦指之曰
仁也義也惟真心之發全體仁義故纔一充達亦全體仁義人豈
患仁義之高遠哉然當其發當其達則全體而尚有所忍有所為
則全體之全量未復也必充之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全體之
全量復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足以保四
海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孔門專求仁而所指示之工夫即是義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皆是也孟子並提仁義而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求仁必由集義也嗚呼知致知格物之道者仁義之道備矣
蓋未有致渾然一體之知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而於身家國天

下之事不得其宜者仁自有義也於身家國天下之事得其宜而後恰吾渾然一體之心義即是仁也故專言仁可並提仁義可止言致知格物可

致知格物之旨孟子發之無餘蘊孟子言擴充四端豈非致知四端非懸空擴充必有所在如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豈非在格物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遠推而要歸在於致知格物孟子七篇無非言擴充四端豈非以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又甚而私淑諸人不失聖人之學脈乎

吾人之良知不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觸發本在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擴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知即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宜王之不忍觸發于殺鯨之牛今人之惻隱觸發於將入井之孺子四端觸於身家國天下而發也充不忍殺鯨在於功及百姓充乍見惻隱在於保四海擴

求仁錄輯要卷一

六

充四端即在於格通身家國天下也曾孟之言若合符節如此常人大要於利害不涉之境私意即不作主偶爾感觸真性勃然發見故齊宣之不忍發於堂下之牛若利害關切私意作主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則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無所不用其忍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非利害所涉之境私意不作主故也何不反而思之吾人原有此真性真性發見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於分人分我計較勝負者豈非利害之私耶一為利害即有所忍豈不傷我真性耶是有傷於人即有傷於我且其人未必受傷而吾之真性受傷已多矣聖人盡性以成聖人吾人傷性至於為小人聖人擴充以保四海吾人不能擴充至於不足以事父母不足以保妻子嗚呼計亦左矣夫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止是彼我兩人不渾然一體

也彼我兩人渾然一體則天地萬物無不渾然一體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豈非彼我兩人哉而怵惕惻隱之心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稍長之敬兄亦彼我兩人耳而愛敬之良知良能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曰此仁也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今人彼我兩人一體者其誰與所以工夫切近止在格通人我隨時隨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不親反其仁敬久則人我之習見日融真誠惻世之心貫注倫物愛敬油然而已渾然深造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自得而居之安矣然則求仁之學舍格通人我又奚適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學在人倫日用中因勉力行格通人我者所以困勉於人倫日用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七

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慥慥篤實沉着懇到則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矣嗚呼慎毋蔑視困勉妄希自然哉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人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人我渾然一體此所以求仁必在於恕然或與拂意相違而推之命運不時誘之人情不善怨天尤人熾然於中仍不渾然一體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然後盡強恕之功而真心無滲漏故反求諸己者亦恕也今學者但能篤求仁復性之志而竭力強恕反求事已妥當為之猶覺不懽切人情已允愜自反猶覺未一體如曾子之日省其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如此誠切懇摯則满腔惻隱通體惻怛去渾然一

體之仁不遠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已所不欲而施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下
人我無間行有不得而求於人則人我之見熾然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當下人我無間此所以求仁必在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則
仁矣

恕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壓於人我低
昂之見有明知已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
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已
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已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
已物正人之過皆已之過已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強與求皆聖人深細用功之言學者當利害相干人已相軋凡情
俗態相纏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恕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
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獲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八

我之見然矜已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
真心為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強亦不自知其為
勉強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絮之彼
此之間覺有多少情未平推之情理之內覺有多少精微未盡在
我少有不至則人之應我為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
以為是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強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
盡其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格物全在強恕反求全是愛敬惻隱之真心密運強恕日篤則所
不欲處愈見之細愈不忍不體貼之盡當下人已無間反求日密
則有不得處愈見之清愈不忍使人有未慊之隱當下人已渾然
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則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齊家治國平
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故堯不容不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不容不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禹由已溺禹

不容不八年於外饑由已饑稷不容不胼胝手足民墜塗炭湯不
容不放桀毒痛四海武不容不誅紂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伊尹不容不憐然應聘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用閔
於天越民周公不容不維音曉曉春秋僭王猾夏弑父弑君孔子
不容不周流列國戰國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孟子不容不歷說齊
梁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吾道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雖有窮達之分而吾性無分於窮達吾道無分於窮達此所以道
為天地間所不可少之道人為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若以默坐
澄心為學的以活潑見成為妙用以了生脫死為究竟以長生自
利為全真則亦何貴乎此道何貴乎此人哉吾性不如此故吾道
不如是也

求仁錄輯要卷十

九

孔孟故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大學者聖人所以立萬世
為學之大法擇善者必於大學而有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民在止於至善指修道之實也明德者吾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之性實在愛敬惻隱之良知而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故
不徒言明而言明德明德非虛靈寂照當體本空之智慧則明之
之功非離人遺事體認參求可知矣故致知格物者明明德工夫
也親民雖與明明德並言而實非二蓋親民者惠鮮懷保親之如
子也所謂渾然一體也惟明德渾然一體故親之如子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親也是明德之直達流行無
時而不親民也但不能擴而充之則明德不明孟子云人皆有所
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是明明德恰已親民親民恰所以明明
德也苟一日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則明德
明而民無不親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足以保四海也至善者本然之天則能盡其性是謂明明德止於至善能盡人之性是謂親民止於至善恰如天則故曰至善恰如天則則止矣故曰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必止於至善然後為恰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指入道之候也所以言止於至善之次第也止非可輕易言知必知至而后知蓋知至則知性也知性之時豈易遽言盡性止於至善而止則已可知也苟不知止則茫無畔岸心搖搖而靡定故知止而后有定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自此修身日篤則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也漸漸而能慮能得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知止尚未止于至善能得則由知性而盡性始為止於至善親民止於至善在其中矣親民止於至善原是明明德止於至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道

求仁錄輯要卷一

知止定靜安慮得為入道之候括大學之道已盡然所以明明德者格物也緝熙明德而握齊治平之樞紐漸入於能靜能安能慮能得而渾然至善者修身也而皆未之及言至物有本末以後始備言之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聖學格物為入門故物有本末一節是全為格物而起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明分物與事格物之物混事不得也夫有身之物即有修之事有家之物即有齊之事有國之物即有治之事有天下之物即有平之事物與事本無可分而視身為已視家為身外視國與天下為漠不相關者必不能修其身必不能齊其家必不能治其國平其天下故必格通身家國天下知身家國天下本渾然一物而後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齊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物與事始原無可分也然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先提清物

而歷推所先至于實用力之處則專舉格物豈非聖人喫緊用心為後學指出親切要領哉格者通也物者身家國天下也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故言物有本末而不言有彼此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自渾然一事故言事有終始而不言有內外此皆聖人之微旨見於修辭之間者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求仁之法亡矣求仁之法亡而聖學亡矣嗚呼豈不可痛也哉物有本末一節雖全為格物而起然不過分清事物約舉本末終始使人知所先後耳未嘗明指所以立志用功之實也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後始備言之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莊誦此言頓使人不忍薄待其身真可使儒夫有立志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儒之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立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古人之欲稱性而發不待勉強吾人必須講明此學知耻發憤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而後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

求仁錄輯要卷一

始可與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夫學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故須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性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故須直達吾渾然一體之性知者吾性之良知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也孩提愛親稍長敬兄良知發見之初渾然親長一體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偶然觸發之頃渾然孺子一體是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知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物特未於家國天下之物上致吾渾然一體之知故意有自欺意有自欺故心有所以有所故身有辟身有辟則於家不宜於國不恕於天下不絜矩古人知病之在乎此也故其工夫莫先於致吾渾然一體之知而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不使行有不慊於心而人

立人達之有不如我是從吾性本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直入攝其要則節目自貫得其本則條理自具而不必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者也若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則非大學教人之旨觀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未嘗特有正心工夫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是未嘗特有誠意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是未嘗懸空有致知工夫也欲正其心者須先誠實其存主運行之意未有存於中運於事者不誠實而心正者欲誠其意者須先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未有一腔人我計較之見而不自欺者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是格物為致知實地即是誠意正心實地致知固在於格物而誠意正心亦無不在於格物也不特誠意正心在於格物身不容有辟即是修身於家孝弟慈即是齊家於國恕於天下絜矩即是治國平天下是一格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主

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是知身家國天下果渾然一體也而格物之為要領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必推先於格物固古先神聖垂世立極之大道有志於大學者自當恪守其成法深探其旨歸不當貿貿然武斷聖人之經書以從我矣格物之功效誠切而靡間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物格而后知至矣自得而居之安矣蓋無不盡其才斯無不盡其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深造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實際而知乃至也實到渾然一體則存於中運於事者無非為家國天下而意焉有不誠者乎意之誠者即渾然一體之真心而心焉有不正乎但一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層次也而保任緝熙則在於修身矣蓋初學入門之始但有格物全體重在格物則知致意誠心

正而身無辟自無逆節於家國天下物格知至以後但有修身全體重在修身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永無滲漏而可為齊治平之基故特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斬開立脚定此準繩以定學者之命也學者果實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自知家國天下總繫屬於吾身齊治均平總托始於吾修苟吾身之不立而家國天下已痿痺吾修之或忽而齊治平已無基本焉得而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曾子焉得而不雖雖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如文王吾身日慎一日吾修日密一日精神凝聚貼體平實漸漸而能靜漸漸而能安至於能靜而吾修深入真境至於能安而吾修日就熟境則極深研幾而能慮從心所欲而能得皆其所漸至矣夫真修之日密日進如此則意之誠者永無復有或不誠者潛伏於其間心之正者永無復有或不正者萌動於其際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如物格知至之初故於本亂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主

末治厚薄厚斷必無之下而珍重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言知其必否必未之有此謂知修身為本此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實詣其極也前之物格知至是力行以深造渾然一體尚屬知性之事此之知本知至是力行以怡盡渾然一體乃為盡性之事也苟不知修身為本則擔當日鬆身日不立修日無以自考心意活物也不能常正常誠心意不能常正常誠而渾然一體之滲漏者多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自己已無立脚安望其能為家國天下之所繫命知止已日就湮沒安望其漸進於能慮能得而止至善也哉故知至一結甚為妙密甚為珍重知本一提尤為警醒尤為親切只知修身為本而渾然一體者已毫無滲漏也嗚呼豈非聖人之傳授心法也耶夫大學一書本末始終先後燦然而格物有其真脈修身有其款要故聖人於此兩者特為歸重特為提出奈自孟子後聖學久絕諸賢各以意為

學各以意發明大學而大學之道質亂而無所適從士苟有志又不得不擇善以爲固執之地而舍大學首章則亦不必泛用其擇也此吾所致望於今日有志之士也

或問格物與修身分爲前後則格物者未及修身而修身者不俟格物乎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今之致知格物者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非修道以仁而何專於修身爲物格知至者而言也堯舜之聖何待於擴充而兢兢業業精一執中耄期不廢則自得居安而未至於堯舜者決不謂身已修而有時可息也故致知格物者復性之事復性則知性自此以往盡性之功全在於修身故修身之功死而後已者也夫格物則身無親愛賤惡傲惰之僻修身則物格知至者永無滲漏予之言格物修身者若此又何可疑乎或問物格則當下知至意誠心正心性之地非如事理推行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一

西

層次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乎曰欲知得力之候當觀於用力之初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其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其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夫格物則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不在於格物功無不在於格物則其得力之候自無不在於格物又何可疑乎曰然則知至意誠心正固不當與修齊治平並言乎曰子但知大學言后之可據而不知大學言修齊治平未嘗與知至意誠心正同大學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修齊治平之當言后又何可疑然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又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可見誠意正心之用力俱

在於格物而得力俱在於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皆不必泥矣且致知在格物將致知貼切於格物非爲致知推先於格物又可見物格而后知至之不必泥也下文即提出修身爲本而諄諄致意於知本益可見物格之後用力亟在於修身而不謂知尚有未至意尚有未誠心尚有未正於知至意誠心正中尚有漸次工夫夫夫驗之自得則有其實稽之經書又有可據何爲而如訓詁之家以辭害志乎

或問前輩之學大率專用力於誠意上今日誠意正心之功皆在於致知格物則誠意章言毋自欺言慎獨何以累累不置乎曰若如所言則誠意之功有致知格物有慎獨毋自欺誠意之功有二誠意之功不專矣其然乎夫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是就致知格物上點誠意也猶曰須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知也云爾知不致則自欺矣實致其知以格物則意誠矣如好好色如惡惡

求仁錄輯要卷一

五

臭言誠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臉之心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而行有不慊於心者乎故曰此之謂自慊夫欺亦自欺慊亦自慊自欺則意不誠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即毋自欺毋自欺則自慊實致其知於格物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則意誠可見誠意之功斷在致知格物而無容二故曰致知在格物則知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則意到於格物心到於格物知到於格物而知致則意到於格物而即誠於格物心到於格物而即正於格物誠意正心之學舍致知格物又何所用其力乎即正心章但舉有所與不在以見不正之狀如此不正之狀如此則難以言修身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未嘗言心如何正正心之功又如何用也豈不灼然也耶自此學不明而後世之求道者但欲正其心欲誠其意正心則就心上用力以求心之正誠意則就意上用力以求意之誠

其說雖不一要不過腔子中照攝而已矣豈得謂之能正心誠意者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有所不忍有所不忍有所不爲有所爲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後之爲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爲外而明物察倫祇是應迹愛親敬長平章協和視爲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實致渾然一體之知於人倫日用則心存若在腔子裏則放而非存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爲則是渾然一體之心性若操存於腔子則是昭

求仁錄輯要卷一 六

昭靈靈之意識而非心性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爲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凜凜孳孳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子保護其靈竅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嗚呼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矣

無離家國天下之身心意知無遺齊治平之修正誠至蓋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心心運子身家國天下之謂意觸於身家國天下而不慮而知之謂知反之於身而渾然家國天下一體之謂大人之身若離家國天下則失其所謂身心意知爲父子兄弟足法而藏恕絜矩之謂修心復其渾然一體之謂正意運于身家國天下而真實之謂誠良知充達于家國天下之謂至若不足以該齊治平則不可謂之修正誠至故言身心意知而家國天下舉之矣言修正誠至而齊治平舉之矣夫豈聖人好爲遠畧故爲是井包之說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引而進之無能引推而遠

之無能推也若二氏舍家國天下而爲身心意知遺齊治平而欲修正誠至各自以爲復性之學矣而不知杳冥昏默者道其所以非吾之所謂道也真空妙有者性其所性非吾之所謂性也嗚呼此所以不可不知大學格物之道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必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吾學無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格物與修身皆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者也格物者只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心意知歸併於格而知自致意自誠心自正修身者只精義執中細自琢磨則心意知歸併於修而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至雖知性不知性有別而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則一也嗚呼不離家國天下以爲工夫正復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用力處也學者其可不知乎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七

格物則八目一齊俱到蓋所以格物者心意知也心意知併力於格則自具致誠正之功候所格之物即身家國天下也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則亦可見修齊治平之條理修身則八目亦一齊俱到蓋所謂修身者直達渾然一體之性於家國天下而窮修齊治平之條理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永無滲漏窮修齊治平之條理而身家國天下漸至於明動變化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此而日進於化神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即其一身亦不渾然一體也蓋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人倫中天合人合之切近皆置之膜外而但知我之一身則紛紛較人我計利害渾然無內無外之心偏縮在腔子中矣渾然無內外之心因較人我計利害遂偏縮在腔子是身心因人我而分也於腔子中計較愈多利害愈明而人我愈分是人我又因身心之分而益分也人我不一體即身心不一體害於人即病於我豈非人我本自渾然一體本不容不一體者哉今若格

通人我則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當下人我渾然一體無較人我計利害之心而身心亦當下渾然一體矣此所以一格物而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與孩提之愛親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渾然親長一體渾然身心一體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不俟起意而勃然怵惕惻隱勃然怵惕惻隱而總不自知渾然孺子一體渾然身心一體若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能渾然身心一體矣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斯是為己之志格通人我斯是求其放心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而自得之斯是復性而知性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也而其機在于格通人我格通人我者所以貫其不貫而復吾渾然一體之性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貫所不貫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一

大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三千年來信之者卒鮮其人無他不知性也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曾孟之言實落完滿更無可加無可疑矣蓋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堯舜敷施雖盛不過恰渾然一體之性分不過恰原來孩提愛敬之初心故曰孝弟而已矣此孟子從堯舜生知之聖而說也忠恕則當下渾然一體故復渾然一體之性者必本於恕既深造自得則亦不能舍恕而別有窮理精義也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此言蓋從夫子學知之聖而說也故曰苟知吾性則曾孟兩言真實完滿無可加無可疑矣

信得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即信得人皆可以為堯舜與一日用力力足一日克已復禮然知性則能信不知性則不能信孔曾思孟皆為不知性者言也嗚呼亦安得天下不知性者而皆信之

乎此平格之所以惓惓而靡已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必疑為淺近而未盡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又駭為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堯舜孝弟夫子忠恕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本淺近而非如疑者之淺近本非高遠而又何得駭以為高遠嗚呼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顛倒迷謬何日而瘳乎

大學乃曾子之書格物物格當即驗之曾子曾子曰省吾身格物也唯一貫物格也曾子明知身家國天下是析之不容析者故省身工夫專在為人謀與朋友交上曰而不忠乎而不信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亦在其中如此誠切懷擊渾然一體之仁完全譬如雞雛肢體已完雖在殼中勢將破殼而出只待母雞一啄耳故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豁然無疑至門人有問曾子只以平日省身工夫答之蓋得夫

求仁錄輯要卷一

九

子一呼當下印實信得平日省身忠恕恰是一貫也其作大學乃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物格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論語載曾子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無非一貫孔門曾子之外惟顏子有子得聞一貫夫子於顏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徹底告之以一貫也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徹底

言一貫也後惟子思孟子闡一貫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首章已盡一貫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盡人性盡物性而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至誠其次皆一貫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亦一貫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贊仲尼亦一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至聖至誠皆不過是一貫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語語是一貫如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主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好色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旁引曲喻無非一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徹底言一貫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保四海是盡力示人以一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是就孩提稍長示人以一貫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徹前徹後言一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一貫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禹稷一貫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

遠成湯文武一貫也思天下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後知後覺非予覺之而誰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指其掌伊尹周公一貫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是載虞夏商周一貫之全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大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大易洪範亦一貫之全書王化始於閭門

求仁錄輯要卷一

主

麟趾者闕雉之應騶虞者鷦巢之應三百篇周家一貫之全書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禮作然後萬物安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禮亦載古人一貫之全書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春秋孝經乃孔子一貫之全書四書五經無非一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無非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辨清學脈下

一友問一修身以貫齊治平則聞教矣如何是一身以貫家國天下曰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之謂貫惟一身貫家國天下故一修身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不貫則格之故格物要焉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一身以貫乎人也恕者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亦一身以貫乎人絜矩之道一身以貫乎上下前後左右達不忍於所忍一身以貫乎民物衆庶故格物者所以貫之道也學者與聖人雖殊其一貫以爲學則一而已矣後世一貫之道不明遂有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爲立體者非不曰立體以致用原無兩截然當其主靜持敬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

求仁錄輯要卷二

時不貫也况其致用則曰應迹曰不離曰有無相生何嘗一貫哉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事事皆心物物皆性接物處事皆所以盡吾心盡吾性事物焉得謂之應故古聖人窮事物之條理小心翼翼不敢怠遑曰欽哉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勅天之命唯時惟幾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所其無逸曰其疾敬德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豈曰應之云乎若吾儕則步步是篤志之地步步是力行之地針針見血絲絲入扣始無疚於心始無負吾性又豈曰應之云乎蓋吾儒灼知性善灼知身家

國天下渾然一體灼知吾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容不竭蹶以盡吾分戰兢以盡吾性也若佛氏之言性曰真空妙有故其於事物曰隨緣應寂圓應自在吾儒而亦曰虛明湛然應物無迹則佛氏之空有二非吾聖人盡性之道矣

世之言體用者曰體立而後用行用不離體立體而後致用體不遺用惟體不遺用用不離體似合而實分故云渾然與萬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似一而仍二也若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天地萬物皆體也何用之可言位天地育萬物即是立體盡人倫敦日用即是盡性故聖人與學者言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恭寬信敏惠無一語不是體雖然自聖人言之全是言體自學者聞之則全是言用學者果能遵聖人之言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則渾然真性全體顯發特不知其是體一旦知性始知聖人之言全是言體平日

求仁錄輯要卷二

之力盡人倫力敦實行全是真體全體是用而不必更覓體全用是體而不必更言用矣世言靜體而動用吾不知其說吾謂靜者體之靜動者體之動又曰言用則靜亦是用動亦是用言體則靜亦是體動亦是體又曰體用不可對舉一對舉則體用爲二非渾然一體之性矣或言體則不必言用全體是用或用言用則不必言體全用是體故聖人絕無體用對舉之言嗚呼此非灼知性善又安能信之今之學者往往患有體而無用夫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充之達之非用乎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則仁義且不可勝用何患乎無用既有有體無用之患則見專於力行者又有有用無體之譏夫達之於所忍達之於所爲力行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仁義謂之用矣仁義其將非體乎

志立則體已立篤志力行則體常立而不失篤志力行之久久則本體粹然無迷復之虞蓋志者心之所之心之所之篤切而凝固則本體篤切而凝固行者心之所運心之所運綿密而懇到則本體綿密而懇到今不知密切思量以立志則體自立而管束此心爲立體不知沉着委細以力行則體常立而管束此心立體而後致用吾見體非其體也已何用之與有

立體在於立志志立則體立立志自不容不力行所謂體立而用行者如此

吾人處人倫日用中時時有所不忍不爲卽是真心之發見能固守此不忍不爲於一節一事卽是工夫之保慎志學者達之充之而真性完復不志學者零星發見散斷工夫終於無成而已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復性之工夫也而已爲日用之行事人人觀感而興起則成其教化在下者充之達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三

之不出於親族鄉黨則謂之事在上者充之達之而省刑罰薄稅歛毋興甲兵危士臣則謂之政復性之工夫已爲日用之行事又何體用內外乎聖學卽是王政又何內聖外王乎故古之君子但力行以復性而教化已孚於下國治化已徧於海隅不別有其政教也古之君子但善其所以教民之道出治之方而吾之性已盡不別有心性之工夫也嗚呼止一擴充四端耳謂之心性工夫可謂之日用之行事可謂之教化可謂之政治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此也孟子曰仁義不可勝用不可勝用者此也三子侍坐次一生後入趨坐末生視三子爲最少平格指之曰此卽恭敬之心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卽是非之心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卽惻隱之心如此則宜不如此則不宜卽羞惡之心一趨坐末而四端畢見真心見在日用何更覓心爲四端雖畢見於俄頃在生初不自知不自知非生之咎真心之流行當下本不自

識知世之以靈明知覺爲心者不顯然其終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獨聖人爲然真心之流行自中天則故孟子指之曰仁義禮智之端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人之真心真心之流行自無不得其宜仁自協於義也子若能擴而充之真心時時見前卽是居仁真心時時見前則自中事物之機宜卽是由義居仁由義但在子一趨坐末之真心擴而充之耳豈難事哉有頃諸子趨出先後有倫平格謂之曰徐行後長細事耳孟子指之爲悌且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之實在乎此蓋真心見在日用正可卽細事以觀之齒居其少徐步隨長者之後則心安安其所當安者仁也故曰可以爲堯舜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正謂擴而充之言行服用無不是堯則真心純真心復直說是堯而已矣絕不作未了語人皆可以爲堯舜更何疑乎

求仁錄輯要卷二

四

一晚兩生至就坐序次歷然平格曰只一就坐之頃仁義禮智一見前得其所安仁也得其所宜義也恭敬禮也是非不消智也真性之流行自然無不中節此豈待子學而能慮而知耶凡真性之流行當下不自識知俱不學而能慮而知子平日所知覺作主者却是學而能慮而知自五六歲以來盤旋於習見習聞之中成子一腔習心習氣習慣如自然時與真心互與而各顯子若有志爲學擴充真心則習心日消至於真心時時見前習心消盡則君子矣若不能擴充習染與年齒俱進久之習染日深習心作主則小人矣生問何以能擴而充之曰子有志則自知知言有所不忍亦知吾有所忍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知吾有所不爲亦知吾有所爲以所不爲達之於所爲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無志則忽不及知漫不爲事矣越一日生問真性之流行既不自識知何以能知皆擴而充之曰不自識知祇在當下觸發之頃若終不自知安有此理然中亦有辨遇將入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當下不

自識知少項則知若遇舍命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當下既不
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少項則知者擴而充之終不自知者不
待汝知也但須識得當下既不自識知過此亦終不自知而真心
見在流行若此則仁義禮智固我所完備赤子之心固未嘗喪失
我何可以自賊哉一生問夷然而安之心須常自體認否曰竟不
體認不知真心之果見在日用平日指點恐終信不及若已知而
能信又常自體認雖與騎驢覓驢者不同然騎驢又常認驢不亦
自生枝節乎

次見烈待問之曰子有志否烈不能對詰之曰子當下豈不知恥
耶即此一點恥心是入聖真種子故曰恥之於人大矣子若能擴
而充之知人不可以無志而志不可不蚤立便是知耻近乎勇越
日又問之仍不能對謂之曰子實無志自對不出即羞惡之心不
強作有志以對即是非之心子當下豈不怛怛然心動即即惻隱

求仁錄輯要卷二

五

之心若儕輩問及便胡亂作對子今不敢胡亂作對我即恭敬之
心子即今不能對答之項四端一一見在若謂子不可為聖人豈
不抹殺子耶子只今能信真心果見在日用真心之見在日用果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子恰恰原是一位見成聖人果信得及便
不容不立志不容自退讓矣若終日昏昏因循過去日與習俱埋
沒真性枉失却一位見成聖人甘作下流不特辜負父師之望如
辜負自己何子其思之越日烈書志願以對謂之曰子言太空濶
於當下不切我不信子子果有志只從孝弟忠信實地上篤志力
行於平日之有違於孝有違於弟有違於忠信處竭力改之君子
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但能於孝弟忠信實地上真
切行之聖賢之道不外是矣若徒志願空濶而當下不切實是妄
而已子其勉之越日又謂之曰人志願須大工夫須切實空濶大
志須有切實細行以填滿之其謂有大志願便須更有大道哩大

工夫忽視見前細行謂不足與於大志而弗之盡也見前細行恰
是大道理大工夫於見前細行一一自勉不使有分毫之未盡恰
與大志願相副堯舜之道豈不大哉而孟子謂祇是孝弟而已矣
孝弟亦大矣孟子祇就徐行後長者謂謂之弟然則道理豈有大
小工夫豈有大小哉士之有大志欲為堯舜者亦就徐行後長者
細行之類一一自勉而已矣即如子所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是大人者豈可學而至耶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
心者也是不失赤子之心即為大人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大志願須有切實細行以填滿之亦斷可知矣赤子之心一誠
而已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去赤子之時尚未甚遠
亦自勉於誠而可乎

求仁錄輯要卷二

六

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
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枯之反覆者未
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本無刻不流行
何待於靜中養出
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為心之本體
知求仁之學脈者不認靈明知覺蓋見在真心當惻隱自惻隱當
下不自知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下不自知羞惡當恭敬自恭敬
當下不自知恭敬當是非自是非當下不自知是非又如遇將入
井之孺子則勃然怵惕使遇舍命鼓腹之孺子則夷然而安矣當
下不自知其夷然遇殺之牛則不忍使遇食草飲水之牛則恬
然不動矣當下不自知其恬然真心之直達流行本不自識知不
自知故謂之良知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認靈明知覺為
心之本體

認靈明知覺爲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畏其走作於是有所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靈明知覺者佛氏之所謂意識也意本有起滅不自識知之真心發見則識神不見故識亦自有起滅不知見在真心而認意識爲心以故提省照管操持涵養雖極其用力而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心已不在勞苦而不成片段縱成亦是意識凝滯其於本心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求仁之學脈者知真心是主意識是賊真心流行不自識知何可操持但有明昧本無走作何待操持

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主賓雜揉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憂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憂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七

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憂顛倒不寧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

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爲體應事接物爲用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則應事接物自各得其機宜然往往靜則志氣清明動則昏擾靜則義理照著動則紛亂有有體無用之患操持之力久久純熟靜固志氣清明義理照著動亦不昏擾紛亂而泛應曲當是謂有體有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喜於靜坐爲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夫言已則必不離人言理則必不遺事既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安得默然靜坐離人而遺事知求

仁之學脈者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無取於靜坐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小心翼翼惟日不足則其心一其神凝是謂真靜無取於靜坐以求靜

人欲只爲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過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不過過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且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是致知格物不期於誠正而無不誠正勝私於念慮則是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在心上正其心意上誠其意恰成其盤桓腔子之病知求仁之學脈者止一擴充四端而人欲自去所謂對境實地上消磨而不在於虛見上者也蓋有所忍有所爲非人欲乎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爲達之於所爲則但見爲仁義而不見有人欲矣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非致知格物乎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乎

求仁錄輯要卷二 八

閒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爲於所爲則閒思雜念之根絕矣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孳孳焉以盡倫常日用而兢兢焉惟恐倫常日用之不盡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其於浮游之思慮不待去而自無不去何更作息思慮之工夫乎

澄心卽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真心則但有明昧而無渣滓不待於澄是以聖學但有擴充真心工夫無澄心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卽所見之端而隨在擴充之以完復此心之全量完復吾性之全體至於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心性之全體復矣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習心爲梗真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爲主真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

可於靜坐收拾其可靜坐收拾者靈明知覺之心也故前賢曰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不待於求又曰即求者是心知求則心在矣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蓋此等語句皆以靈明知覺為心非仁義之良心故也孟子所謂心乃仁義之良心若知求放心為即求仁義之良心則求字不為遲緩孟子云人之有是四端而自為謂不能者自賊者也知即不待求乎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求放心可不實用其力乎知求仁之學脈者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為達之於所為而求放心之道盡矣蓋有所忍有所為放心也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求放心也充類至義之盡至於不言節不以不言節而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則真心全體見前而不放然非真知學脈則不能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二

九

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即外以知內也欲即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而後可故將敬字收斂身心然後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與明道不可分先後工夫知求仁之學脈者當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時已見道之大端從此篤志力行孳孳焉以盡倫常用兢兢焉惟恐倫常用之不盡則人情物理漸次明審聖賢經書漸次融貫深造而自得則知性知天道無不明矣明道在於篤行篤行即是敬敬與明道不分先後工夫明道不在逐事逐物上看無內外故無先後所謂簡易之學如此

物是義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是雖曰一事而實兩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集義而已全體是敬無分於動靜無分於有事無事所謂集義者無他擴充四端而已矣有所不忍達之於所忍有所不為達之於所為集義也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集義也未可以言則不以言節可以言則不以不言節充類至義之盡也夫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踰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孳孳焉必盡其心非敬乎集義之心敬為集義之心則全體是敬故曰居敬曰修己以敬曰敬作所豈有間於動靜而有有事無事之分乎

求仁錄輯要卷二

十

本與物對待而見為內心故可操持意識與物對待而見為內心亦能操持故操持者亦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心非渾然一體之真心敬亦非聖人之所謂敬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為敬也不自知其為敬乃所為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後世之學操持此心謂之敬操持此心則心非即敬必主敬持敬主敬持敬則敬吾知其敬夫敬以治心而知其為敬分明心與敬二或曰吾人主敬尚恐不敬不主敬安能敬乎曰此未知敬夫吾人真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苟有所不忍有所忍有所不為有所為則吾性不渾然一體矣苟不能

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則吾心之全量不復吾性之全體有虧矣焉得而不孳孳焉得而不凜凜是不期敬而敬也不期敬而敬則無不敬又安用主或曰敬在於事則遂於外遇事而敬則有間斷曰敬事正所以盡吾渾然一體之真心以敬在於事為逐外是以吾心為有外也敬在於事正集義也以敬在於事為逐外是以義為外也敬在於事則日見吾分之未盡日見吾渾然一體之心未復有事固兢兢無事亦惕惕自有所不容已安有間斷或曰夫子何以云操則存曰必有事焉之謂操適所言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凜凜然不敢忽易如是必有事非操乎如是為操心豈不存乎若不孜孜凜凜而一無所事則真心陷溺豈不亡乎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孜孜焉盡人子人臣之分以庶幾乎不得罪於君親凜凜然日見人子人臣之分不克盡惟恐獲戾於君

求仁錄輯要卷二

親此之謂操心此之謂危若謂操持此心乃為學立體之工夫何獨孤臣孽子且又何以言危耶或曰主敬之初安得不用意其後則忘敬而後無不敬故有放下了持敬再求進步心無一事時是敬之說曰敬是用意則操持之為意識斷可見矣而可操持者亦意識也敬有時而可忘可放下則其初主敬持敬心與敬二亦斷可見矣而忘與放下亦未為是也蓋吾人不敢須臾離道之心死而後已故曾子於啟手啟足之際而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忍須臾離道之心即所謂必有事也必有事之為敬非心無一事之為敬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之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心法乎聖人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且凜凜兢兢惟日不足之心即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所自不容已故曰敬即是仁知敬即是仁則知敬矣且知敬即是仁則知仁矣

分內外分體用則分動靜敬為靜中涵養集義為有事靜則察敬與不敬動則察義與不義分動靜也亦謂靜以涵動之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既然而內外亦有然者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也然顏子之勿視聽言動當下斬然不由過制孟子告公都子尚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豈顏子而制視聽言動乎孟子之學在於集義擴充四端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矣善養謂行無不慊於心未嘗餒也云爾孟子止有集義之功並無養氣之功亦顯然可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根直達真心則病無不除不必更有隨症對治補罅修漏工夫即非禮而視聽言動非澆薄之心即穿踰之心也但能擴充四端則克己復禮當下而具故孟子一書工夫止有擴充四端求放心者此也集義者此也豈有他道哉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此擴充四端直截無餘之辭也而奚

求仁錄輯要卷二

有於內外夾持本末交養之枝節乎
 舍見在真心而認靈明知覺為心則見靈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為靈氣曰知覺者氣之靈曰靈氣是心不是性曰心屬火乃光明發動之物曰心者氣之精爽蓋不知智而悞智為識能識能知似乎氣之靈故又悞識為氣而指為心即後世有悞智為佛氏之空慧曰良知當體本空曰無知而無知而無知辨智之非識詳哉其言之而乃曰天地之靈氣結而為心并曰見得透時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亦由悞佛氏之空慧而未透故雖知智之非識而仍混觀其言曰心之本體只是一靈明日靈明照徹混於識故見靈知流行生機活潑曰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而指靈氣為心氣即是性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渾然一體之直達者即吾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渾然一體也心即性也性非物物則物於物非物則不物於物而自

然直達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惟不知性則不知心故見心之直達以爲其靈明活潑如此而指爲氣夫心能帥氣氣不能助心况直指心爲氣乎心非智之一端所能名况識與靈慧并非智乎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則認靈明知覺爲心而靈明知覺不可認爲性也故又必舍靈明知覺之心而求性於是推測於造化觀察於陰陽原夫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氣氣分陰陽而天地立陰陽分五行而萬物具理生氣理即載於氣氣分陰陽理即載於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載於五行理隨於木之氣則爲木之神而固於木理隨於金之氣則爲金之神而固於金理固於木則與金水火土不相通理固於金則與木水火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火水土皆然即如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俱實理各爲所固而不相通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苦者青者白者

求仁錄輯要卷上

三

紅者紫者圓者缺者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者皆萬古常然而不相易俱真實道理自然而然雖物物統體一理而物物各一理雖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統體祇是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故物物而窮之一且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爲木金火水土者在人性則即爲仁義禮智信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木金水火土不相通則仁義禮智信不相通故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義常多而仁常少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仁盡人道之本分則必窮慈孝之根源就目前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忠信之發而推其理爲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仁義禮智信之性爲賦於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窮之一

且有以知吾性焉性即理也心所以含載敷施乎性者也氣也知覺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氣之精爽也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其說大概如此知求仁之學脈者當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時心性已了了分明自此篤志力行如不知有心性者然如從未嘗聞心性之說者然日見此心之未盡日見不足以副吾性行已當而但見未當分已盡而日求其盡其於行上已有多少戰兢不自安處有日入細日見微深入真境但可自知處又何暇於逐事逐物積漸理會審知學脈而篤行之如此可謂深造之以其道矣一旦自得自契合於孔孟確確然性善確確然仁人心也性且不得以理言安得合於氣心本非靈明知覺又安得指爲氣理氣之說始於老莊老莊謂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虛無虛無生氣即宰乎氣氣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乃虛無之運行而錯綜不失其條緒故指而名之曰道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求仁錄輯要卷上

四

今寥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是也後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謂虛即是理理生氣是也指性爲理乃老莊之所謂道所謂虛無安得是吾聖人所言之性乎即謂性爲神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謂理氣合而成性亦原於老莊莊子謂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不言神乎不言合虛與氣乎若曰天命謂性是專言理使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夫舍木金水火無仁義禮智專指性爲理便於仁義禮智說不去矣又奚得哉然專指性即理亦原於老莊老莊之道本以虛無宰乎氣而名然其書多言道不言氣又嘗分言之曰壹其性養其氣是也夫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有形體有人之形體而性具焉性豈不載於形氣然氣自氣性自性本不容混苟其灼然知性自置氣不言蓋氣

本非性不足言也孟子道性善是也或者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故孟子之言無以服告子豈知孟子惟灼然知性故置氣不言乎仁義禮智性也不雜乎氣稟者也非受於五行而後有也世所謂溫和嚴肅發舒收斂氣質也五行之神所為也似乎仁義禮智而非仁義禮智也人惟稟陰陽五行以生故自有陰陽五行之氣質剛柔與惡固純是氣善亦有純是氣即中亦有純是氣溫和嚴肅發舒收斂氣質之善者也中行氣質之中者也即氣之善氣之中指為仁義禮智則悞氣為性矣故專指性為理固非理氣合而成性亦非擬諸其形容而以溫和嚴肅發舒收斂之氣象言仁義禮智恰是專以氣言性益非性安可窺測而知乎或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况善而不謂之性乎曰性有五則是氣也非性也仁義禮智祇一性之發見而異其名因惻隱之發而名之為仁因羞惡之發而名之謂義因恭敬之發而名之為禮因是非之發而名之為智性安得有五故謂仁義禮智不通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只一孝已貫五倫只一仁已攝義禮智克已復禮為仁禮即是仁仁者如射反求諸己義即是仁良知愛親敬長知即是仁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由仁而行即是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由仁義而出即有禮然曰等殺則已明有智在仁義禮智說相通且不可况謂之不相通乎又惟謂性有五故謂仁義禮智有多少仁義禮智非稟於木金水火之神安得隨木金水火而有多少故聖人為教未嘗謂有仁多義少之人使之求義而不求仁禮多智少之人使之求智而不求禮又惟謂性有五故謂感動而善惡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惟性之動故無不善可以明性之善若動而有不善乃氣之動非性之動蓋氣有善惡故感動而分善惡也如溫和者木氣之善嚴肅者金氣之善則感動而見其溫和嚴肅之善卑懦者木氣

宋仁錄輯要卷十一

五

之惡暴厲者金氣之惡則感動而見其卑懦暴厲之惡真性不為主而氣質每用事惡固氣之惡善亦氣之善不可以其善而輒指為性之善又安可以其惡而直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哉或曰善亦是氣然則何者乃性之發見耶曰真性無時不發見但不知性而論性者明明惻隱之心而謂根於木明明羞惡之心而謂根於金抑明明溫和之氣根於木而以謂藹然之仁明明嚴肅之氣根於金而以謂秩然之義悞氣為性則必悞性為氣真性之發見反難識認而性氣之動反不可別白矣

指理氣合而成性者謂理隨於木之氣則為木之神而人稟受之曰仁理隨於金之氣則為金之神而人稟受之曰義理為之主故可專指之曰性即理後人謂造化之中惟有一氣絕無理以為之體於是剝理尊氣而為之說曰氣之運行錯綜自有秩然之條理是乃謂之理於氣可見理非有理以體乎氣而理氣之說一變矣

宋仁錄輯要卷十一

六

分理氣者曰性即理也心者氣之精英也而心性分刻理尊氣者曰理者氣之理非理氣為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為二物理本無理一氣之條理性本無性一心之感宜心固是氣性亦是氣理氣之說變而心性之說亦變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天命之性灼知性與天道有分天命之謂性不可輒指天道為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性與天道有分乎非性與天道固難言而不易聞乎理氣合而成性本於老莊之說言天道也造化惟有一氣近賢之說也亦言天道也遂指之曰性是天道即性非性與天道矣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即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氣又奚庸辨哉

論心性而或言理氣或專主一氣則情與才益無不是氣矣故曰情兼氣質情有不善曰才出於氣才有不善或曰情著於欲變而莫可詰才負氣而出充周而不窮則益離四端而言竟同佛氏矣

夫孟子以性善難言故卽情以明性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情無不善可知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才無不善可知求仁之學脈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豈非性之可見者謂之情乎豈得謂兼氣質而有不善著於欲而變不可詰乎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達而不訛卽才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良知良能無與於氣豈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謂有不善乎豈負欲而出充周而不窮者乎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又有知意之非心識之非知而悞於佛氏之真空妙有者蓋既知意識之非心性又不知見在之真心恰恰性善而徒見當下之直達流行者本不自識知遂以爲原來本空原來大虛故曰紛紛枝節外頭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七

靖節個中三嘆有餘音又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不自識知必不以不自識知而謂之當體真空無有本體蓋怵惕於將入井之孺子恬然於食草飲水之牛當下亦不自知其安何以不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也何以安也當可安則自安也當不可安則自不安當可安則自安非性善而何哉不學而能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謂之良知安其所可安不安其所不可安各得其本心謂之仁人心可得謂之虛無謂之真空乎

舍見在真心而指點當體本空之靈知亦見在日用則必有悞於情識之弊蓋吾人真心與後起之情識常相聞而出知求仁之學脈者知見在真心卽是仁卽是性善自知與情識懸絕而工夫必擴充四端情識自不得而用事若當體本空之靈知原非吾性之本然佛氏雪山六載既絕情識亦棄真心一旦親證真空自謂奇

特不知卽是見在夷然恬然不自識知之真心味其爲此心之安處恰是性善而悞以爲性空耳後之學者既不知真心之安與不安本是性善有擴充工夫又未嘗如古之高禪斷命根去情識若泰實悟而遠承認當體本空之靈知見在日用非情識而何哉情識之習慣有如自然情識之炯然有如智慧未嘗實悟則必死認爲當體本空之靈知於是以致恣肆爲本色以流浪爲見成而盡人心壞風俗矣

有見在情識之弊則又有憊之而收攝歛聚歸於虛靜淵寂乃得情識不汨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者知求仁之學脈者只自勉於立志不俟收攝歛聚而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且真心直達流行不識不知是謂真寂本體固然無俟於歸若用收攝歛聚之功而歸於虛靜淵寂則老氏之致虛極守靜篤也蓋老氏之虛極靜篤非沉空守寂也虛室生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固

求仁錄輯要卷二

八

未嘗不虛明活潑也虛靜淵寂而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其老氏之學乎嗚呼透悟四無則徹底佛氏之真空妙有故無所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未有悟入則必謂靜而後不撓虛而後發光故息心歸靜攝知歸止不自知其入於老氏徹底佛氏之真空則寂滅見前故指點寂滅亦見前一經未悟者承認遂爲情識靜爲之主而常感常寂無感無寂者不失爲老氏之真人真知一有虛靜可安頓而收攝歛聚亦便爲識神蓋真空無可收攝歛聚可收攝歛聚者識神也學術之間不容髮者如此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又有專於靜坐而靜中養出端倪者夫靜中養出則虛能生有矣故云心之萬感萬應可睹可聞者皆實也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觀聞及則虛而已又云萬感萬應資之不窮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覆豈非有生於無老氏之學乎且謂心之萬感萬應者有所從出之虛則

又非指氣為心乎故有云載籍之中聖人無所不言惟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聖人無一言及之夫通塞往來生生化化者氣也不虛則生生化化之機或窒故工夫在致虛致虛者密密保護勿使虛靜之有撓則生生化化之氣無刻不流行活潑於腔子之中而常為萬感萬應之本也知求仁之學脈者知性善真實故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真實豈得謂本虛形乃實乎心性本非二豈得謂四端之見有所從出乎真心見在日用不識不知恰恰渾然一體之仁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乎篤志力行則真性見前時時渾然一體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者流行活潑於腔子中乎行無不慊於心則氣自浩然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豈生生化化之氣機流行活潑於腔子者可比擬乎

求仁錄輯要卷上 九

渾然一體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一體云人物同稟天地之理故與天地萬物一體云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至纖至悉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為一所無窒礙云心之德愛之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此皆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也云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云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此於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也云晏坐返觀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云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此於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也云渾身透亮宇宙通明視盈天地間恰是個水晶宮此於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也老氏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亦是推之

於虛氣而參萬歲而一成純則虛極靜篤之真境也佛氏之十方無壁落四面沒遮欄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則真空無依之智所謂絕滅見前者也皆非吾渾然一體之仁也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蓋真心無對待無對待則渾然一體真心見在日用不自識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如孩提之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者也渾然親長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今人之乍見惻隱渾然猶子一體者也渾然孺子一體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夫愛親敬長此心之安者也乍見惻隱此心之不安者也安固渾然一體不安亦渾然一體此豈非性善乎豈非所謂仁人心乎若佛老之一體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為虛無一為寂滅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

求仁錄輯要卷上 十

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繆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如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強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故指點只有四端無別語可指示工夫只有擴充四端無別路工夫須補湊知求仁之學脈者渾身是心渾身是性絕無深微玄妙之見若未嘗深造自得則有心性之見故樂於深微玄妙而不樂於平常真實與之言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則以為精與之言愛親敬長乍見惻隱則以為粗與之言靜養言疑情則以為知性工夫與之言強恕反求入孝出弟則以為人事粗迹趨向於聖學而所疑者聖學不肯為異端而所信者異端終其身而莫之知可哀也已
知求仁之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

無有不足知能無有不良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或以為情有不善才有不善而有此錯雜之見

知求仁之學脈者於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材足篤志力行則人人天縱若未嘗深造自得則不灼知性善凡人則不尤其不立志而尤其氣質聖人則不美其能立志而美其氣質何者近道何者不近道何者可為聖人何者雖為而有不

至而高視聖人遠視大道畏難苟安之病與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講道不容不明人心不容不正異端不容不闢若未嘗深造自得而見與聖人岐則有安身立命處可樂而齊治平為腦後餘光潔已好修為分內而憂世憂民非本分所急即有與同憂患之念而不如一體渾然者之關切雖奏治平之功歎而總非真性之直達流行矣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三

知求仁之學脈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能及其萬一盡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而異端之趨脫灑落者毫不能測其影響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以為玄微高妙趨脫灑落者勝又必以為聖人本玄微高妙趨脫灑落而以人倫日用平常平實者教人道眼不明濁灑莫辨終其身為異端之歸矣

知求仁之學脈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指明心性言愛親敬長乍見怵惕惻隱即是直示心性言不忍殺鯨即不忍殺鯨已全心性言徐行後長即徐行後長已全心性若未嘗深造自得則必有粗淺有深微粗者淺者非性深者微者乃性疑小疑大疑偏疑全是盲子論色聾子論聲也相去遠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故也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勃然怵惕惻隱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而怛然其類有泚見將以爨鐘之牛而惻然不忍其殼

棘利也善言性者莫如孟子也

謂在會諸友曰諸友能盡力於孝弟能強恕反求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反身而誠始信孟子道性善是實實性善始信仁人心也更無他語可代始信孩提愛敬之良是仁是義始信居常倫理日用渾然真性始信位育參贊是吾性分本然聖人孜孜憂世憂民不是作而致其情始信聖人經書是徹底道心性孔門以求仁為宗孟子一生言仁義舍此更無可為宗更無可為言始信孩提赤子本是大人學問之道止是復其固有非有所增加始信聖人非天生神異聖學非高遠難事始信火然泉達實有沛然莫禦之候始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見在日用之真心諸友能篤志力行始有自信之日信得自己始信得聖人始信今日平格所言皆身親實歷之語不為欺却友朋也

求仁錄輯要卷二

三

遇田者不謹致其泥濘沾衣田者大不安某又不覺為之惻然某思安得有許多心使敢問曰此真性之發見乃心使非使心使心則顧於此矣於彼恐有所不及既瞻前又顧後恐有所不能心性非有限量之物本自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本自能周徧又非吾可使之不周徧又非周徧則勞耗有所不繼堯舜之治天下洪水泛濫禽獸逼人則憂之既人得平土而居矣又憂民不得養至五穀熟而民人育似可無憂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憂洪水憂禽獸憂養憂教無一夫不在堯舜心量中堯舜心量無一刻不周至於率土孔子周流列國幾徧七十二君欲變魯欲變齊欲導接輿欲引沮溺滿然熱血隨地噴滿總不自知若於瞽者惻然於田者不惻然是於瞽者一體於田者不一體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矣或接田者與瞽者之時遠則前發見後蔽塞亦誠有之正在發見之頃天地民物不隔絲毫適遇田者正在吾心量中顯

在惻然心隱不自知覺乃率性之自然子疑安得有許多心使是爲心性憂其不給疑其不備且此念一轉便自私自利之心學問不明便足爲害不可不知又曰田者致子泥濘沾衣子不怒而田者不安子爲感彼爲應田者不安而子爲之惻然彼爲感子爲應倏然之頃皆見真心豈不可見人人性善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豈非必然者乎即此可知移風易俗之機子身所能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子所不容諉行有不得子不容以不反求諸己又曰子初不趨向正學即過賢者田者未必惻然今子向學之心懇切私意即開真性即顯生云然某向課諸生口授讀而心不對口講貫而心不盡不過以循世法耳今自有肫肫懇懇者貫注諸生間已亦不自知曰人或謂此他人之子弟不知我渾然一體或謂他人子弟何必如此盡心不知即是我盡己之性即是我力行復

求仁錄輯要卷十一

性

性工夫若於此隔膜即此喪失我渾然一體之性於此不盡心盡職則心浮意頗尚說甚工夫篤志力行之士雖一針一草之事到前無不盡心料理無分於大事小事無分於人事已事凡我之所當爲者俱我之事俱我所當自盡

人皆有所不忍明德也達之於其所忍明明德也明明德而親民在其中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大學指道之所在曰明明德親民指工夫之實地曰致知在格物知即明德也即有所不忍也致知即明明德也即達之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非在格物而何

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其實至誠盡其性即在人物上盡人性物性亦即在至誠盡性中盡非能盡其性而後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也舜盡事親之道盡性也非離瞽瞍而盡至誠盡其性即在人物上盡可見瞽瞍底諫則

瞽瞍之性亦盡矣而即在於舜之盡事親之道人性物性即在至誠盡性中盡可見况瞽瞍底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總是舜盡事親之道中不尤可見人性物性祇在至誠盡性中盡乎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盡人性盡物性即贊化育之實事非此外更有贊化育也可與天地參即參於此矣故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友舉乍見惻隱其類有此兩語云先生只有這點平格曰然不特平格只有這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有曾思孟俱只有這點貫人貫物充天塞地

一友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未見要領平格曰知孟子之要領則知堯舜禹湯武之要領矣衆謂孟子論堯舜禹湯武處甚多不知在何章可見平格曰即許行章便可見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獨堯以爲憂堯獨憂故不能不舉舜舜又憂故不能不舉禹皋陶禹

求仁錄輯要卷十一

指

掘地而注之海人得平土而居之矣又憂粒食未與生民之患未已使后稷教民稼穡既飽食煖衣矣又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如是可以無憂矣然洪水既平稼穡已教人倫已明堯憂未釋也丹朱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舜舜恭己正南面憂仍未釋也商均不能憂故不得不以天下與能憂之禹禹啟能憂故不傳益而傳啓當日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其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與已毫不相涉惟是生民之憂乃自己私事人但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不知其授受以憂也自後湯憂生民之塗炭於夏桀故不得不放桀武憂生民之塗炭於商紂故不得不誅紂湯武征誅之心即堯舜禹揖讓之心後人但從天下起見謂征誅遜於揖讓惟孔子孟子知之故論堯舜禹湯武無抑揚之辭此其所論之要領也即吾儒學問之要領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

天下不容不平堯舜禹湯武在上則有可見之事孔孟在下則但有可見之心孔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春秋不得不周流列國孟子憂生民之塗炭於戰國不得不歷說齊梁其憂一堯舜禹湯武之憂其任一堯舜禹湯武之任也後世求仁之學不明憂之者絕無其人而生民遂無所托命嗚呼尚忍言耶今吾儕同會君子苟有志於復性之學自當尋孔孟之道緒趨求仁之脉路一旦求仁而得仁則堯舜禹湯武之憂於吾身親任之而斯民庶有所托命乎平格謂孔孟甚苦亦甚愚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子路之言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出自晨門之口孔子何嘗知道之不行何嘗知其不可為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柄柄皇皇直至臨殺尚曰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豈非甚愚豈非甚苦孟子初見齊宣知非大有為之君退而有去志又見足用為善去之日三宿出晝猶以為速曰王如用予則豈徒濟民安天下之民舉

求仁錄輯要卷二

蓋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豈非甚愚豈非甚苦朋輩中若能身明孔孟之學亦將如孔孟之苦亦不能不如孔孟之愚只如平格豈足望孔孟但一腔苦心愚腸頗與孔孟符合故時時浩嘆時時含淚亦不自知其然而然

人知孔曾思孟授受以道而不知堯舜禹授受以道人知堯舜禹授受以天下而不知孔曾思孟授受以天下蓋君師之職雖分總是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總是荷位天地育萬物之任也以道授受是以天下授受以天下授受即是以道授受人見堯舜禹之治天下也信其以天下授受見孔曾思孟之教天下也信其以道授受雖然非篤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身荷斯道之仁者其又安能不以愚言為妄哉又曰信得此及便知吾儒之道之大便知孔孟之學非後儒可望便知立志為學非僅端人正士不過心無妄念身無過行之小成便知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吾儒根本

便知格通人我是切實工夫便知吾道一以貫之非僅如後賢之說

大學乃曾子之書誠求仁全書也在論語之可見者莫顯於一貫章顏子未嘗著書載在論語者又未的見其聞道之實特以深贊嘆於夫子其聞一貫無疑也有子之可見者莫顯於言孝弟編論語者即以繼孔子言學之後有子之見重於孔門如此亦知孔門學脉諸弟子無昧昧者

孔子既沒諸弟子欲尊事有子正可見古人於師友間虛心處真實為已處有子亦足為諸弟子之師但以所事孔子事之終有未安當時執不可者惟曾子然使諸弟子欲以所事孔子事曾子有子豈遽可之哉觀論語第十九篇則知子夏子張子游皆孔門高第弟子也其尊有子實為具眼當時不特曾子不以為可即有子亦不自以為可曾子非輕視有子蓋弟子據師位而臨其同門友

求仁錄輯要卷二

美

換之情理無一可者

有子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已傾底道出一貫其對哀公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與不足謂同誰足同誰不足也深見君民一體之意故曰孔門聞一貫之道者惟顏子有子曾子後人昧一貫之旨悞會曾子不可之意遂謂有子但是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而卑視之使孔門聞一貫之高弟陸沉於諸子之間而不得與顏會並列可痛也後有與者升有子於配享之位庶不誣前哲之遺誥而一貫之道脉明矣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三

致知格物上



文強孝章 性義門 全校刻

浙五省立圖書館印

大學求仁全書也而造道之要在於格物顧格物之義與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兩說而已入
所信從則寤至事物之理與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兩說而已入
主出奴迄無定論將大學之旨要究何在後學將何所依據以適
道乎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易知也物有本末之本末即
本亂末治之本末亦易知也本亂之本謂身也未治之末謂家國
天下也則物有本末之本末必指身家國天下無容異釋矣物有
本末之本末既指身家國天下則物是兼身家國天下亦無容異
釋矣故格物之物謂身家國天下也格者通也經所云格於皇天
是也格物謂格通身家國天下也夫人之大患在於有我有我則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一

與人相對待分我分人初以為理勢之當然無甚大害孰知意之
不誠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天下之不平無不
歸於此大學求仁全書也故自欲明明德於天下遞推之至於先
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人之良知不容泯沒者也特未有以致之
耳孟子不云乎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良知也人
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則不致知而自賊者也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不忍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
致知在格物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不為良知也達之
於其所為致知在格物也夫不忍不為豈分人我乎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豈有人我之私乎惻隱之非人我明甚羞者羞己之不善
亦顯然其非人我惡人似於有我然惡人之不善而非有我之私
惡可謂之人我乎辭讓恭敬之非人我亦明甚是非似於有我然

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而不以有我之見私為是非安得謂之
人我乎中庸謂和者天下之達道所謂和者喜怒哀樂之發而中
節者也怒而中節則謂之和而是天下之達道則知惡與是非矣
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真性之直達流行者也所謂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者也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即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而已
矣豈有他道哉致知格物則意不容自欺心不容有所身不容有
辟家於此而齊國於此而治天下於此而平中庸云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孟子云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故大學為求仁全書而造
道之要必在於格物也

夫後世格物之說多端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
也悞在知故悞在格物也夫知者吾性之良知也孟子所謂不慮
而知者是也孩提之知愛親稍長之知敬兄豈待慮乎見穀廉之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二

牛而怛然不忍見將入井之孺子而勃然林惕豈待慮乎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皆油然而來盎然而出不容思慮吾人雖昏昧之極
蔽錮之深而此固未嘗不直達流行於倏忽感觸之際也故大學
於知而直曰致知本不應非有工夫可加致則其工夫矣明乎知
則明乎致之之道致則必不落懸空必有所在何在乎在格物致
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致不忍殺豚之知在功及百姓致乍
見怵惕之知在足以保四海達之天下功及百姓保四海格物也
知不致則如石火電光雖真性未嘗不流露而易奪於人我利害
之私意將由此而自欺心將由此而有所身將由此而有辟家以
是而不齊國以是而不治天下以是而不平害有不可勝言者致
知則意不容自欺而誠心不容有所而正身不容有辟而修宜其
家人而家齊藏恕喻人而國治絜矩無辟而天下平一致知焉貫
之矣大學原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先於致知致知固入德

之肯綮也其曰在格物者指致知所在之實地非為致知推明格物之當先也故欲明大學格物之旨者必先明乎知知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致知即是擴充四端四端非懸空無事而擴充之也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此致知在格物之旨也後世之學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或曰知即是識或曰知體本空知即是識是俗學也知體本空是佛學也昭昭靈靈之識不待學而後知雖引市井之夫而詰之未有不以昭昭靈靈為知者故曰俗學大約以靈明知覺為內心以靈明知覺之所照為外境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故內外體用之說起焉然昭昭靈靈之識其粗者也不明吾性之良知而惑於佛老之學又不能透則雖當體本空之知力辨其非識而仍不脫乎識也知可冒昧言哉夫吾性之良知當惻隱不知是惻隱當羞惡不知是羞惡當辭讓不知是辭讓當是非不知是非夫當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三

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立我緣物而與物對待者乎當下不知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孟子所謂不慮之良知也豈靈明知覺之可言乎明乎知為不慮之良知即則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則必明致知為擴充四端明乎致知為擴充四端則必明乎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為格物若以知為識則必以致知為推極知識以致知為推極知識則舍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無由矣此以知為識而悞認格物之失也佛氏之道空有不一而已於凡境遇事物之當前未嘗起識心曰真空恰恰當機妙應曰妙有若未嘗起識心而不能妙應則斷見枯空非真空也當機妙應而有識心則識神作用非妙有也未嘗起識心而恰恰當機妙應空即不空有原非有故謂之空有不一後世之言良知者曰良知無知而無不知口無知而知知而無知曰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曰良知本

體原來無有本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心無體以萬物之感應之是非為體為其學者有悟於此曰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豈非空有不一佛氏之學乎孟子嘗言不忍殺豚之牛矣倘見食草飲水之牛則必夷然若不見嘗言休惕惻隱於將入井之孺子矣倘見舍命鼓腹之孺子則必夷然若不見何以夷然若不見也當可安則安之也何以休惕不忍也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何以當可安則安之也性善也何以當不可安則不安之也性善也當可安則安之當下不自知其安當不可安則不安當下亦不自知其不安未嘗起識心而當機恰中天則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所謂不慮而知也所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豈得以其不自知而謂之當體本空乎性空之非性善明矣智慧之非良知明矣而乃曰良知之虛如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如太虛之無形

求仁錄輯要卷三

四

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如是以悞良知曰圓機曰妙用曰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曰無中之有有中無有無相生以應乎無窮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如是以悞格物又豈得謂大學致知格物之旨乎哉故曰後世格物之說多端而究無與於大學之旨者非特悞在格物也悞在知故悞在格物也

一生謂人心莫不有知而於天下之物理苟有所未窮則知必有所不能盡故必窮至事物之理方為致知若格通人我則專於行矣天下豈有不知而行者乎曰大學致知在格物明言知矣子乃謂之不知乎孟子言擴充四端未嘗謂四端尚不知有待於窮至事物之理而擴充也故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稍長似乎

不知而行矣孟子卽其愛親而指之曰仁卽其敬長而指之曰義豈俟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乃可行耶夫良知不慮而知力行乃所以致若窮至事物之理則但可謂之開長其知識而不得謂之致言致則必行也曰因其所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致乎曰因其所見前之良知如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則致也孟子不啻云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良知貴在乎推致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是推致良知又貴在乎能度推致良知推致卽是良知籌度以推致良知籌度卽是良知良知推致良知籌度權衡審酌分別輕重皆良知之曲折變化故孟子但曰王請度之而不及乎其他今不信良知自能直達曲致而窮理以明諸心使不惑於所往不直提示良知俾學者信吾性之良知本自具足本自見成充達吾愛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五

敬惻隱之良以力盡人倫日用而先教之逐事逐物理會馳於聞見長其知識恐大學教人之道不如是也曰窮理非不及於行蓋知行並進固爲學之大要也因述云大學雖以致知格物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又云若必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哉其言具在請細裁之曰前賢謂古者小學之教已有涵養踐履之功故大學以窮理爲始今小學已廢而涵養踐履缺然不行何以遽能致知格物乎因立主敬之法補小學之缺以爲窮理之地不知夫子之里已有居位並行之童子則小學之廢固已久矣夫子作大學何不於入德之始卽補主敬於格致之前若謂論語答問多有敬字然大學統領條貫之書又何缺也然則大學自以格物致知爲入德不因於

小學可知今之學大學者不必於格致之前補主敬又可知也至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則尤可商蓋致知者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格物者格通人我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知到於格物矣知到於格物則心到於格物意到於格物矣子可謂知之所到非心之所到意之所到乎知到於格物則知致矣知到於格物而致則心到於格物而心正意到於格物而意誠矣子又可謂知雖致而心尚有未正意尚有未誠乎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人我則反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子又可謂格通人我而身必未之能修家必未之能齊乎蓋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本於格致不特謂最先入德之工夫在格致實謂步步得力之要領在格致也蓋一格致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該括也可謂知行並進而後有誠正修齊耶又可謂

求仁錄輯要卷三

六

有小學之教故大學以窮理爲始耶且知行並進則不特格致非其格致而誠正亦非其誠正格致爲窮至物理以推極知識誠正爲提省操持以澄定心神有絕遠於聖人者曰前賢謂理不明如何持守又謂若未識得涵養箇甚故以窮至物理爲先今日不特格致非并誠正亦非窮所未明曰格致既非其格致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難明之有益大學求仁全書也格致者擴充四端彼我無間求仁之要道也格致卽求仁格致不錯矣心意卽於格致而誠正誠正有何錯今知行並進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分明自作兩脚說又云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又如所謂致知力行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上行理會又如所謂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如此格致誠正焉得不錯乎生忽愴怍自疑又謂之曰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以不作

兩脚說何以不要齊頭着力何以不各項做將去生躍然喜忽問曰然則大學何以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耶曰非物格則知不至非知至則意不能誠非意誠則心安能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論得力均在於格物之候論其所以然則有所繇來故有而后二字非物已格而知尚有未至必待如何用力而后知至知已至而意尚有未誠必待如何用力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心尚有未正必待如何用力而后心正之有層次也生問大學何以又言修身爲本日格致之始已是修身然未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舉心加彼尚須充達惟致知格物而物格知至則已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總所以修吾身身微有所偏即是本亂本亂而未治者否矣身微有所偏亦即於所厚者薄所厚者薄而於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貴乎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七

窮理窮理者修身之實也於修齊治平之條理知之極其至行之極其至夫然後謂之窮理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則窮理矣理窮而性盡大易之窮理盡性卽大學之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故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無時而可盡也豈若致知格物之功至物格知至則已盡者與

生問先生言格物爲格通人我則然矣然中庸何以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之竊恐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有所不免奈何且宰我子路身在聖門尚有短喪之問正名之迂何也抑窮至事物之理原有不可廢者耶曰此總爲不知大學一書故不知而行之疑不破夫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擇善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非擇善而何故曰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嗚呼此聖人爲後世學者預先擇善立爲定本以爲萬世學則者也今謂格物是篤行之事尚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擇善之功豈聖人所以作大學之意乎夫申生之孝尾生之信爲未嘗有志於學而求仁復性也宰我子路雖在聖門而宰我以短喪爲問則未嘗求仁可知子路雖勇於行而果敢而窒故夫子曰誨汝知之乎曰知德者鮮矣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是求仁之血脈子路尚有所未知也夫無志於學與雖學而不學求仁則行之而有不合語之而有不當亦何怪之有哉又謂之日擴充四端強恕反求皆格致之事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約知求仁則自能強恕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物物度之於已事事審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何爲而有差失卽子所述

求仁錄輯要卷三

八

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不得謂知未至而暫輟其行者亦本於小學之教乎抑本於吾性之良乎夫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孩提之無不知愛其親仁也稍長之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非不慮之良知耶苟其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用之於審明爲學之脈路而用之於窮至事物之理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一事道理逐件講明逐事研究久久貫通而後治人治己始能盡道此正所謂學養子而后嫁者也知識增而不慮之良知不出頭事理審而仁恕之學脈不歸宗復性之道路有日趨而日遠矣而反疑其不可廢不亦悞耶又曰前賢窮理之說其意非不欲審明爲學脈路而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所歸如云學而流於釋氏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云人爲學須要知箇是處于定萬定則心

方有所主云先明諸心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此是欲明為學之脈路也如云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凡道理俱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是審之非其道故終不得為學之脈路也如云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云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窮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是不得其脈路故畢生竭力汎濫而無

求仁錄輯要卷三

九

所歸也夫苟審明為學之脈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在吾前自能詳其條理處處得宜若不審明為學之脈路而逐事逐物推明不可謂之知蓋為學之脈路猶味也縱使事理推明而力行不可謂之近乎仁蓋學無統宗工夫不在血脈上也生謂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此乃為學之急務亦可不盡心乎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乃慈孝之根源審明為學之脈路自能篤信吾性渾然一體洞知慈孝之根源而凡為人父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者皆其篤行弗措之分內事耳若不審明為學之脈路則工夫無主腦事理無統會縱每事求根源仍是枝葉之見耳何益之有乎

生問窮理盡性方是物格知至之日為始則窮理與格物別窮理

非初學之事乎且既非格物之旨亦有殊於大易窮理之旨乎曰學必知性而後可以盡性未知性遠責以盡性不得也格致君子尊尊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習心日消真心日凝一完滿自有一日而物格知至窮理者物格知至以後所以盡性之功也大易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其事也曰精義與窮理無別乎曰理者條理義者得宜精猶屬知窮則知行俱到精義入神致用該於窮理二字利用安身崇德該於盡性二字又何殊之有曰窮者窮在物之理集者集處物之義前賢云窮理為先又云亦非截然有先後蓋窮得理便可施之於事也窮理與集義固有辨矣曰此言於精義致用則可若集義則知行一時俱到非可與窮理論先後者也蓋精義屬知致用屬行可謂精義為先致用為後亦可謂非截然有先後窮理該精義致用知行俱極其至始可謂之窮豈可與集義論先後哉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求仁錄輯要卷三

十

充之雖致知亦是盡性然但可謂之致知且達之於其所忍仁也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格物未嘗非窮理然但可謂之格物大學與大易之分直在毫末耳蓋雖有到家不到家之分而路只此一路雖只此一路而有到家不到家之分則毫末而天淵矣曰格致之不可言窮理特以未知性故耶曰擴充四端強恕反求豈敢留分毫餘地以自寬哉然未敢便謂於理已窮也即知性之後於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判然洞其條理然亦未敢便謂無分毫之不盡也或言精義入神不敢以易心承之或言窮理不敢以淺心嘗之此古聖人兢兢不敢之心尊尊不足之心堯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曰敬天之命惟時惟幾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知性之後所日疊疊者在此吾儕其敢易言乎

生謂大易窮理知行俱極其至故為盡性之事後世窮理專屬知故為推極知識迥然不同矣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衆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不足以知性耶曰推極知識則知識得其推極而已未有種稗而得穀煮砂而求粥者也曰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達其原固嘗有之曰知性則洞見事物之理未有推尋事物之理而能以知吾性者也且後世所謂理非聖賢之所謂理事事物物各有天則如子當孝而事有溫清定省道有幾諫養志事之理也聖人則由以盡之木之直者中矩圓者中規牛之力全在肩馬之力散在身物之理也聖人則順以循之後世之所謂理言夫未有天地之初必先有理有理始有氣理生氣而理即在於氣之中氣分陰陽理即在乎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即在乎五行萬物莫不生於五行故萬物莫不有理物而窮之一且有以知吾性焉故曰纔明彼即曉此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就物而窮之者也埋隋於木之氣而人稟之則爲仁仁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惻

求仁錄輯要卷三

十一

隱發而理氣備焉惻隱者氣也其能惻隱者理也故曰孝須窮孝之根源來處慈須窮慈之根源來處此就事而窮之者也其言理如此夫豈聖賢之所謂理乎性爲隨氣而賦之理而仁義禮智皆理合氣而成氣有盛衰則仁義禮智有多少心爲氣屬火而知覺乃氣之靈聖賢之所謂心性恐未必若是也夫知性繇於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脈路審知聖學脈路而力久久自能知性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則能復性復性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此聖賢知性之成法也曰吾性渾然一體之知時時見前苟不致則倏明倏滅力行所以致之也力行以致之則我之知充實充滿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其實地故爲爲學之先務若分致知與力行爲兩路則工夫不統一以致知爲推極知識之事則入手反虛泛豈大學之道乎生以入手虛泛爲疑曰虛靈不昧非吾性之良知則

爲虛體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知識則爲泛務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步步追緊步步着實何至入手緊要之地反屬虛泛也哉生曰某輩不見爲虛泛曰子試審思之知爲渾然一體之知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豈不更平實真切毫不見爲虛泛也耶

曰格通人我之工夫日篤則愈知人情之曲折愈見事理之精微而行之愈得其宜知繇行而進行亦由知而精前賢有言知行互相發又言據所知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又言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皆確若審知爲學脈路之知乃入門之要領不可混入於日月知行中審知爲學之脈路而力行之則知愈有所進而行愈入於微乃篤行弗措格致之事也生躍然曰不但可知致知即是力行又可知初學但可謂之致知不可謂之盡性但可謂之格物不可謂之窮理

求仁錄輯要卷三

十二

一生述陽明之言云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不當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想先生亦謂然曰知格致爲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則察之念慮驗之事爲其大要矣然學庸論孟之書聖賢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皆格致之曲折也初讀之以爲工夫如是再讀之而知工夫之層數更讀之而知工夫之委細只此平常顯易之書耳一番溫習一番知新真有無窮之味久久得力更有若聖人之言自我出之者然有不知是言則不可者然此豈尋常讀書知味之士所能喻其萬一乎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頭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窾一行適宜者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求之文字索之講論奚爲而非格致乎生曰聖學是力行故不特聞見然讀聖人之書而知

力行之委細比之尋常尤爲切要後世格物專屬知故特聞見然讀聖人之書亦作逐項推明道理反爲泛常曰得之矣得之矣聞見一也後世之用聞見有不同耳若謂格物非窮至事物之理并疑經書不必讀聞見盡可廢則過矣曰平日論古今人物而明別其是非則遇事權衡不爽然乎曰致知格物非遇事之權衡乎若古今人物之是非則學明識定之日妍媸自見要之以徵吾學微吾識則可而反借其是非以察吾之是非借今日之評論爲後日之應務則倒行逆施失主賓之位誠有所不屑也曰名物度數亦當考究乎曰不敢謂竟無事於考究但我則有不暇

生問儒者一日當治平之任漢唐宋以來之良法美意在所取乎在所否乎曰治平之根本固不在乎制度即時務之經營亦須因乎時酌乎地而審乎人情古不可泥也然吾觀唐宋以來之言論多有切中於今時者蓋去今未遠又本於有心世道之君子爲謀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三

周遠不徒一時權宜之計故可法也吾夫子生當衰周有志三代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周禮皆所不廢豈吾儕生於今日不當博學於漢唐宋耶若謂三代以後概從菲薄則吾豈敢

生謂力行即是致知則聞命矣敢問必主於敬然後行無不力乎曰既知致知即是力行便可知力行即是敬蓋格致君子其根本之地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愧吾性之未復而人倫之未盡惟恐擴充四端之未至強恕反求之有漏凜凜小心惟日不足乃所謂敬也豈待主乎曰前輩有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言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何如曰前賢蓋以窮理爲推極知識故必操持此心然後有以窮至事物之理若大易之窮理則不必然蓋物格知至君子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吾身乃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修吾身修齊治平

之理不克窮則吾渾然一體之性不克盡能一息自安乎凜凜兢兢不敢有分毫之未至窮理之心即敬也又奚俟主而後敬耶生云前哲有言經不正理不明如何地持守又言未能識得涵養則可蓋擇善而後可固執之也前賢誤認格知爲明理識得之事而後可加持守涵養則未必然耳夫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致是也固執者實用格致工夫是也實用格致工夫則真心日凝一日完滿即此是持守即此是涵養若更有持守涵養之功亦爲大錯問格致既非其格知則誠正自非其誠正何也曰致渾然一體之知以格通人我則不必別作誠意工夫已是誠意工夫不必別作正心工夫已是正心工夫蓋渾然一體之知性善之面目也不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則意不誠心不正故致渾然一體之知於格通人我即是誠意工夫正心工夫知識之知已失性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三

善之面目不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意亦不至於不誠心亦不至於不正則推極知識於窮至事物之理亦不能即誠其意即正其心故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前賢則正心誠意與致知格物分行並進也又曰未有致知而不於敬者是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前賢則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先正其心也又曰能主敬則窮理工夫日益進能窮理則主敬工夫日益密主敬窮理相資並進不可缺一是固宜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亦宜致知在格物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也誠意正心分於致知格物而爲工夫則必就意上誠意心上正心就意上誠意則必用意以誠意就心上正心則必用意以正心用意以誠意正心則着意存主於方寸昭昭靈靈於腔子仍是知識而非心而所謂誠意者乃着實好善惡多却一分

意思者也豈大學之誠意正心也耶是其悞仍在於以知爲識故格致非其格致誠正非其誠正也有志於大學者安得不擇善哉答一生書云生嘗患天下疑難之事忽到於前不能如古人之應機立辨焉得不寤理嗚呼以此爲患則猶是功能伎倆之見非爲學真切爲己之志也愚初志學時但患真性不復而何以爲人血脈不明而何以爲學若生之所患者則曾不一動念也嗚呼聖學之血脈既明則事物之條理不難識真性已復則疑難之機務亦易裁大學云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孟子云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生但患不知止而定靜安何患不能慮而得但患不深造而自得居安何患不左右逢其原也夫未播種而憂五穀之不熟未鹽梅而憂滋味之不適口雖愚者亦知其非矣生必疑知性而後可應務則未知性而修當事任者奈何不知天下疑難之事不出平常之理苟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其

求仁錄輯要卷三

五

機宜則雖有至疑極難素不入耳經心者到於吾前不疑不怖從容處之皆得其條理協於機宜何者平常之理素明故也生又必謂窮至事物之理方能於目前日用之地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協於機宜嗚呼吾非爲事物之理毫不經心也蓋窮至事物之理已具於格通人我中也學者若以格通人我爲心則於人我交涉之事自必委細尋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條理有未得機宜有未盡則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隱隱如負重傷內省有疚自羞自惡必委細得其條理曲折盡其機宜而後於心無不愜是格通人我必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事物之理而始愜渾然一體之心也然何以不言窮至事物之理而言格通人我蓋學在於格通人我則盡事物之條理皆不忍人之心運量步步貼着渾然一體之仁步步抱着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求仁極近復性最易若不格通人我而以窮至事物之理爲學則不特重事失物急知緩行失大學之旨且是

見聞覺知運量而非小忍人之心運量推極知識而非充達渾然一體之知於求仁之道遠復性之學乖也生必疑窮理須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若專恃格通人我之心則僅是察之念慮驗之事爲何以能窮至事物之理不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事事度之於已物物酌之於已則其理畢出格通人我愈久事物條理愈明強恕反求愈入細事物條理亦愈入細何待更有窮至工夫况吾輩朝夕所切磋者格通人我也朝夕所講貫者強恕反求也學庸論孟時時晤對見聖賢之義理愈久愈細則見事物之條理亦愈久愈細何爲而不求之文字索之講論乎雖然生未嘗格通人我亦未嘗窮至事物之理半生閱歷會有幾事疑難撥置不下吾恐以粗心易心承之而往往多悞非然者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以此推之或居朝廷或居郡縣或履邊方

求仁錄輯要卷三

六

之寄或當繁劇之任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心之所到則事理劃然無難處者而又何疑大學不云乎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良知自知萬事萬變陽明論之極詳生讀大學而服膺陽明者也亦不足信乎夫諸葛之治蜀張忠定之定兵變身之所到則心之所到故羣情早悉而應機立斷不然豈真有神悟夙慧獨異於斯人者與况諸葛養靜於隆中者數年而奇忠定師希夷而得老氏致虛守靜之學躁心平浮氣歛虛心定氣靜以待動天下事雖萬變不齊豈能逃虛靜者之目而猶有不決之機爲其所難者耶彼二公者生所嘗嘆以爲莫可及者也嗚呼非聖人之學而猶爾况於孔曾大學之道乎如愚者能慮能得左右逢原則未至知到十分行到十分知行一齊恰極處爲窮理則不敢蓋知性易盡性難窮理者所以盡性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即窮理盡性之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即以至於命之謂吾夫子

未至神化以前只有窮理盡性可以自勉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敢謂某而遠可以語此不過常懷須臾離道之懼戒謹慎獨以終日而已生謂愚窮理不至不知愚尚未敢言窮理也嗚呼豈生之所知耶 已上辨程朱之格致

問窮理專於知固所不取正事專於行似與格通人我無異何為而不然曰格通人我者不忍人之心貫注倫物間遇物接事惟恐或傷之事自得其正矣是格通人我則事自正非但就事正事也正事者但就事而正之事雖正而不關於格通人我一物一事之間蓋有攸分矣格通人我者其本在欲明明德於天下正事者欲在修身是志之所發不同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仁正事則靈明耳是當體之所運不同也曰物與事如是分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已分之矣後世惟物不明故格之道不明然其本又在於知不明故物不明曰良知之說出於孟子安得謂之不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七

明曰孟子良知即是仁義其根則性善後世之言良知者曰無有本體曰當體本虛空而其根則無善無惡一為吾儒之道一為佛氏真性相去不啻天淵曰然則何以提孟子之良知曰孟子一書語語皆性善則語語皆良知非僅見於不學不慮章也此章之意全在於愛親敬長之仁義達之天下而以不學不慮動人固有之良知耳自學絕道喪之後聖人之心不可得見而誤認夫不學不慮者意識不可得有似乎當體本空故遂曰良知良知云耳豈孟子之良知哉曰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前賢云良知即是非之心亦不同乎曰夫良知者渾言之四端皆是也析言之則是非之一端是者不忍謂非非者不忍謂是謂之智可也謂之仁可也故曰性善也後之言良知只是非之心者曰良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則佛氏之空慧非孟子之良知矣曰佛氏真空離人倫棄事物後之言良知即空慧何以致知在正事曰今之論學者不特未明

吾儒之道亦并不深究乎佛氏之言但謂佛氏離人倫棄事物而不知大乘圓教事理不二色心互融法法徧周念念俱足者蓋未嘗離理去事也未嘗離理去事則正事可矣曰知異則格物異何也曰知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致渾然一體之知在格通其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知為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則物即為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物致知是知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知在正其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之事知異則其所以格物致知者不容不異也曰是非而未嘗有是非何為而正之曰若是則隨空落無非大乘圓教矣未嘗有是非而知是知非為是去非知是知非為是去非而本無是非縱橫萬有當體本空前賢所為得於大乘圓教者也學者信從久之一旦觀體相呈親見無知之面目則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亦無善無惡之意知亦無善無惡之知物亦無善無惡之物無心之心則

求仁錄輯要卷三

六

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其知非致知之知物非格物之物意非誠意之意心非正心之心與大學相去懸絕又奚待辨哉夫正事與格通人我豈非均一力行即事物之間有不同亦不過謂毫釐之異耳而豈知其即為心性本原之所繫儒佛出入之所關者耳故曰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以不擇善也
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大中至正之道豈可目之為佛氏曰天泉證道中請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即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中根以下之人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子但知知善知惡為善去惡而未嘗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但循中根以下之教而未知其中根以上之指示何怪於子曰此其門人之言非其師之說也子曰不見提宗四語首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乎又不見良

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乎其他如良知之虛良知之無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心無體以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語說無四無之說豈待其門人而後發耶但為師者引而不發以待學者之自悟學者一悟之後非四無不言謂有違於其師之教則可遂謂出自門人非其師之學則不悟良知本無知而欲以是護其門望者也豈實論哉已上辨陽明之

致格
大學言致知而後賢之發明大學者曰致良知蓋以明乎知之為良知非知識也致知之知本即良知豈後賢之有所增入哉但知識固非良知而空慧亦非良知未免欲明而反晦耳苟知良知乃愛親敬長之仁義即是性善則凡擴充四端強恕反求集義求仁皆致良知之事皆格物之事而無容他說矣又曰渾然天地萬物

求仁錄輯要卷三

九

一體之謂良知苟明乎知為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自知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亦自知格物之格乃格通身家國天下以復乎渾然一體書所稱格於皇天之格蓋身家國天下只一物而為本末故須通之通之則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而為本為末條理秩然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則修齊治平渾然一事而修身為齊治平之本頭緒灼然不通則不成其為一物不成其為一物則本不成其為本末不成其為末身家國天下既渾不相關則修齊治平自無可言而事有終始亦為虛語何以為明明德親民之大道後世惟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遂不明乎物之所以為物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與事有終始兩列而混物為事物有本末之本末明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指身家國天下而釋為明德親民明德性也不可指為物親民事也不可指為物以不知物之所以為物遂至

性而物之事而物之不明乎知之所以為知物之所以為物因不明乎格之所以為格而以窮理釋格物當時之議者曰必加窮字而後見格為窮至必出理字而後見物為物理不加窮字不出理字則至物難以明格物以正事為格物當時之議者曰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乃所以修身也正事為格物是省八目為七目也古今學術其所繫於致知格物者如此後之欲從事乎大學者可以知所辨矣

知本渾然一體之知則物本渾然一體之物奈自習見作崇習心為禍而人我之私不勝其紛擾非復本來渾然一體之物矣然豈渾然一體之知遂漸滅而無存哉或時觸於物而惻隱或時觸於物而羞惡或時觸於物而辭讓觸於物而是非渾然一體之知時時流露於人倫日用苟能擴而充之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而天下之

求仁錄輯要卷三

十

大可運之掌上豈患乎渾然一體之不克盡哉古之人如堯舜禹湯文武皋夔稷契伊傅周公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聖人耶其克明峻德親九族而九族睦睦平章百姓而百姓昭昭明協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時雍豈非自堯以下聖人皆然耶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於擴充四端此所以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直推至格致而無餘辭也問誠正修齊治平各有其功豈一致知格物遂足以盡之耶曰盡之矣孟子於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曰仁也義也不意誠心正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曰仁義不可勝用不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耶故齊王之不忍殺陳曰是心足以王矣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上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吾聖人之道非曰此但
 可以致知而未足以誠意此但可以誠意而未足以正心此但可
 以誠意正心而未足以修身此但可以誠意正心修身而未足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誠意為一層工夫正心為一層工夫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又各有逐層工夫也言誠意正心亦曰擴充四端言修
 身齊家亦曰擴充四端言治國平天下亦曰擴充四端大學則自
 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其意推其
 本於致知格物孟子則止言擴充四端而誠意在其中正心在其
 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今之學者不知大學直推本
 於格致之旨但見言先言後次第歷然疑工夫之有層折格至而
 後可用功以誠意誠意而後可用功以正心正心而後可用功以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主

修身自生迂曲為入德之障不亦過耶然大學之旨未始不明也
 於誠意章直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明是就致知格物言
 誠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則不自欺而意誠矣有好好色惡惡
 臭之慊矣慎獨云者當致知格物之際必求自慊毋自欺也正心
 修身言有所修身齊家言有辟皆不致知格物之過也而不言心
 之如何而正身之如何而修則無不本於致知格物可知齊家治
 國言誠求藏恕治國平天下言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則又明言
 致知格物矣故大學於誠正修齊治平無不言致知格物以見欲
 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國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其要俱在
 於致知格物也有志於大學之道者但專從事於致知格物入德
 在是究竟在是不得疑格致之未盡隨症對治作去病工夫蓋致
 知格物則諸病自去也亦更無此隨彼滿作補罅修漏工夫蓋致
 知格物則聖人全書無不該貫聖人大道無不盡括也故子貢門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門人疑一貫之之
 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問恕之一言雖僅見於齊家治國其實絜矩而好民好惡民惡皆
 恕也有所有辟皆不恕也謂大學以恕貫修齊治平誠然至擴充
 四端則自孟子始發之似與恕有別曰子疑恕非即擴充四端乎
 夫已所不欲謂之非羞惡不可也謂之非是非之心不可也不欲
 勿施豈非即惻隱之心又豈非即羞惡之心又豈非即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故強恕而行即擴充四端也子疑其有二亦過矣夫
 格通人表即在於人我交涉之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
 正以歸於正俱格通人我自然之次節不言而自在者也若窮理
 正事但用力在事上不用力在格通人我上用力在事上者知事
 而不知物用力在格通人我者舉物而事在焉事上用力者雖時
 時人我交涉而不關於格通人我格通人我上用力者雖時時被

求仁錄輯要卷三

主

事而非徒求之事蓋學脈是格通人我則事上用力俱格通人我
 上用力故窮理正事俱是格通人我然則知大學格物之旨得為
 學之脈則事上用力皆血脈也不知格物之旨則不得為學之脈
 雖在人事上用力實無血脈也學安可不知聖人之血脈哉知格
 物則有身家國天下即有修齊治平身家國天下渾然一物修齊
 治平自渾然一事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不知格物而以窮理正事
 為格物故但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之為一貫而不知一身以
 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者之為孔曾一貫真宗矣
 故曰格物之旨不明一貫之宗旨昧
 格物只是格通人我只是自責不能一體未嘗於事上着着求正
 而知人我一體之血脈於事自盡理得宜蓋雖不言事而事在也
 知格物事只物之事只責不能一體於事無不著到
 領起格物之血脈則於事之曲折處自能盡窒礙處自能通可否

處自能正

格物直在事之本源上格事上正不正由物上一體不一體但自責不一體則事自無不正其實着脚在事上却念念只在物上會子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似事上省察却分明是物上省察如此真切焉得不聞一貫

身家國天下是物格身家國天下之物即是事未造渾然一體之實則日見不一體故雖人事未交於前而格物之功無時而可懈也

學者於事上不得其宜大率人我習見之為礙格通人我正於事之誤上用力學學擴充四端強恕反求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為聖門求仁之方若不知格物而格事則不過推極知識與當體本空之靈知去聖學遠矣

格事則或以知識為知或以空慧為知失却性善本來格物始是

求仁所以知即是仁不失本來性善

問格通人我者當體不忍人之心故為求仁之方則聞命矣非格物而格事何以或為知識或為空慧非吾性之良知乎曰吾性之良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則非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炯炯於內而昭昭於外者識也故以吾心之知窮天下之理物物而求之事事而推之者識之運也則窮至事物之理者所以推極知識也格通人我者渾然一體之良知若徒求之事則知是知非之靈知靈知亦識也然知是知非而有識心則謂之識知是知非而無識心則知是知非而未嘗有是非所謂當體本空所謂無知而知知而無知佛氏之空慧也識心生於有我通俗皆然前輩即用之以為學故未合於聖人之道若空慧則非學佛有悟不知也然以此別於知識則可遠云孟子之良知則混儒佛而廢聖學所以不可不辨已上論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四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致知格物下

先生每對人輒云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孩提愛親稍長敬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意之中忽焉相遺怵惕惻隱勃然而發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是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可見者也故大學教人先大其志於國與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治其國自必返而求之近欲齊其家又必返而求之身欲修其身又必返而求之心意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又必知先務之為急而從事於致知格物志不大則已自隘其心量安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恰與渾然

求仁錄輯要卷四

天地萬物一體之性相副者也不反求而忽先務又安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致知格物恰是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工夫與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相副者也致知格物止是一恕恕則當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大學全書以一恕貫之夫人惟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故意有自欺而不誠心有身而不正身有辟而不修家不可教而不齊國無所興起而不治天下無所取則而不平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意尚有自欺而不誠者乎心尚有所以不正者乎身尚有辟而不修者乎尚不可以教家不足興起於國無可取法於天下而不能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乎故大學前則直推其先之於致知格物以見欲明明於天下欲治國欲齊家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也後則貫一恕於誠正修齊治平以見非恕則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而家不可以齊國不可以治天下不可以平也恕之為道大矣哉故夫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即恕也以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他道者也故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恕貫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他道故可以終身行之今之言恕者曰此爲接物之方而已矣於修身之道已得其半而不足以正心誠意也果爾則夫子何不有道以使之先正其心先誠其意而但教之以接物之方乎豈子貢已能誠其意正其心而但以接物之方補其修身之缺乎且今之言齊家必曰立家法言治國平天下必曰講經濟夫子何不使之推求家法講明經濟而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但使之終身行恕乎嗚呼是何視恕之淺也惟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恕則人我無間當下渾然於復性爲最易也吾夫子曰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吾性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故夫子以求仁爲宗

求仁錄輯要卷四

二

大學爲求仁全書而重視乎恕也後之爲學者不然則視恕爲接物之要而已矣嗚呼此聖學絕續之關而古今學術之所以不同也人皆知聖道之大而不知其何以大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恕則人我無間當下渾然意不自欺而誠矣心無所而正矣身無辟而修矣可以教家而齊可以興起於國而治可以爲法於天下而平其爲脈也真其爲途也直嗚呼何其大也後之爲學者靜坐以操持此心謂可以正心誠意至於修身齊家則曰須用集義而論治國平天下者又但貴乎書史之考訂才識之敏達夫古之聖人重在乎致知格物而意於此誠心於此正後之學者重在乎正心誠意而不知所以致知格物古之聖人致知格物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貫之後之治國平天下者不本於格致誠正而惟從事於強識智慮多聞爲學者迂曲其心思支離其途

徑談治者廣驚於聞見尋求於枝葉嗚呼何其小也

生問曾子言夫子之道曰忠恕夫子之告仲弓曰敬恕非忠不能恕非敬不能恕孔曾之言一也今專從事於恕將何以爲恕乎夫恕卽一而曰以貫誠正修齊治平竊恐未然曰實行吾恕之爲謂忠實行吾恕而惟恐有不恕之謂敬故能近取譬強恕而行是乃所謂忠也亦乃所謂敬也夫能近取譬而焉有心之不盡乎強恕而行而敢有不盡之心乎非忠而何無不盡之心而又惟恐心之不盡非敬而何故忠敬者行恕之心非有加於恕也夫人所不欲或不能知已所不欲亦弗知乎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良知之自致而又曰何以爲恕是頭上安頭之說也不觀大學之言誠意乎大學之言誠意就致知格物言也其曰所謂誠其意者實致其知於格物毋自欺其意也實致其知於格物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自慊而意誠矣夫致吾知於格物豈非人之所不得與乎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豈非獨乎必求自慊而毋自欺則慎也實致其知於格物曰誠意實行其恕曰忠知大學就格致言誠意之旨則知忠恕之說矣夫不知恕是一而謂忠是一恕是貫一以貫之似忠以恕之者然將夫子終身之訓與孟子強恕之言何爲而少一乎不有用而無體務末而遺本乎

生問夫子之答仲弓其旨究何如曰此夫子示之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夫惟見有我也故多輕忽於人如見大賓一出門而不敢忽如承大祭雖上之臨下而不敢輕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卽克己復禮之學求仁之道也非敬以持己之謂也不輕忽於人則推己之心度人之心而恕行焉苟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毫無怨尤蓋怨則與仁正相反仁則渾然一體怨則人我對立仁則滿腔惻隱怨則滿腔殘刻微有怨焉則不仁矣故夫子特爲指出非以效言之也此章所示求仁之方最爲明著豈主敬行恕有持已及

物之分乎

生問恕之一言先生每舉以示學者豈舍此更無親切者乎曰俗情開眼即是我雖一箴一草之事到前爾我勝負之念即見故強恕是學者最親切工夫苟能時時強恕則人我之見漸釋而渾然一體之性漸復矣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吾人為學所以求仁而復性也強恕而求仁莫近豈不親切乎

問推已之謂恕求仁必由於推已耶曰吾人天性隨處發露對父自知孝對長自知敬乍見孺子將入井自怵惕惻隱見堂下之牛自不忍殺鯨只因乍發乍泯未造渾然一體之實人已尚有隔膜故須推已之心以度人之心推已綿密懷到則不待有觸而發真心時嘗流貫於人倫日用間即此是求仁之要道舍此而他求則吾不敢知

求仁錄輯要卷四

四

仁不俟推恕則須推力行近乎仁亦不俟推故學者當篤行弗措

之候則恕也而即仁矣
強恕者求仁之直路欲求仁而不從強恕入是猶欲行而自塞其徑也夫工夫不愜本性不足以復性某不敢以悞學者學者何為而自悞乎

今之學者於聞一貫則欣然於強恕則生厭不知強恕之篤則聞一貫也不難孔門之魯惟曾子敏則自顏子以下唯子貢夫子皆告之以一貫自今觀之不特唯與不唯二子有異而夫子所以告之者其語氣亦自有異蓋曾子所以日省其身者明是強恕故夫子呼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恰如震雷灌耳曾子曰唯亦如空谷應聲若子貢則不然觀其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是不知取譬於近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是徒有虛願虛語未及見之實事也故子曰賜也啟口即與商量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即其平日之病而引之使疑至

末曰予一貫以之而子貢若不聞也者夫子貢之敏過於曾子而夫子所以告二子與二子所以承告者大有不同則在行恕之力與不力也欲聞一貫者當知所以用其力矣

又曰先行後從乃子貢對病之藥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正孔門行恕日用之事而子貢實未及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正策之以先行也他日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是有急於守約矣夫子仍告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孔門以求仁為宗而求仁莫近於恕故夫子不能易辭以告也然曰能近取譬曰予一以貫之曰非爾所及曰其恕乎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所以策子貢者不一而子貢日馳求於口耳而卒未嘗實用其力也叩之以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對曰然諾之以與回就愈則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微之以予欲無言則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挑之以莫我知也

求仁錄輯要卷四

五

夫則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又曰文章可得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曰固天縱之將聖噫嘻豈性與天道終不可得而聞夫子果天縱而回卒未可望與亦未知所以用其力耳

夫子於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即是恕不知克己即恕之旨但以克人者反觀之而可知也克人是全以己所不欲而加之人則知克己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人則無禮克己則復禮克人無禮乃熾然人我之惡克己復禮則渾然一體之仁迨至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必欲視必欲聽必欲言必欲動只是熾然人我為崇則知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克復為仁之目也顏子曰請事斯語即曾子之日省其身也孔門初無二道初無二學

有已則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畏敬而辟之其所哀矜赦情而辟克己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條理秩然而一體渾然故曰

克已復禮為仁非禮而視聽言動者已也非禮而勿視聽言動者克已復禮也即如美色在前以適情之物視之何不仁也若視同我之姊妹便不見為美色又何仁也視聽言動皆然則通體皆側怛矣故四勿為求仁之目

又曰前輩為學無不去人欲存天理余謂要在得為學之血脉有血脉則欲易去去欲即是血脉工夫不得血脉則去欲不過末節工夫欲亦難去盤桓於意念戰鬪於腔子滅於東而生於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攘一生而已血脉只是格物知所以格物則去欲如燎毛蓋欲生於有我格通人我則人欲去而天理見也且如人見吾妻女而起私心已所不欲也凡我見美色推已之心以度人之心則慾心當下消化矣交財利而有贏心已所不欲也凡於財利推已之心以度人之心則利心當下消化矣故終身行之只恕一言君子絮矩只在所惡又曰同惡恕也同所好亦恕也好貨好

求仁錄輯要卷四

六

色豈非人欲之大者苟知為人之所同欲而與民同之則天理矣猶得謂之人欲乎故恕之一言為學之血脉亦即去欲之良方問強恕工夫於當下似不切人一日之間視聽言動不知凡幾多有當下得宜者何待推度若待一一推度反去之遠曰子不善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於利害勝負之關萬難消釋者格通之故曰強恕其實恕之一言即有強之之意但人情有尤難平者必須勉強度之彼又度之此紆迴轉折始得平此聖人灼知人情喫緊教人之語安可錯會又曰人多有矜心粗氣一腔我是人非之見怨天尤人之念堅不可拔者有利害勝負之私密制其命不能自解者若能平心推度於人已之間當下便得銷融便得平妥故強恕乃格通人我之實乃求仁之要蓋事在萬難消釋猶平其情以通志况在平日尤易為力故歷過關頭一番則平日之用易一番常常打過關頭則不特勝私之力健而此心有日密切日純一

不自知者故曰求仁莫近焉若目前常事不知學者尚處之得宜何待聖人以此為教况既立志為學則趨向自正目前常事奚推度之有

一生云自思平日只是克伐怨欲不行未是體仁曰然夫子固云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生問求仁之方曰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云仁者如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是求仁之方子只能強恕反求則克伐怨欲自不煩遏制而潛消默奪縱有萌動但自責求仁之力不至不必於去欲上再有工夫此所謂學有血脉者也至於體仁則須深造自得而後可言子今只可言求仁蓋求仁者復性之事而體仁者盡性之事也學不躡等名義亦不可混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七

何閒雜之可去而論難說易耶生以為疑曰閒思雜念萬起萬滅俱為有了人我格通人我恰是去閒思雜念之根去其根則末自盡顏子克己是格物故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夫子無我是物格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最患在有我克己自能無我故曰克己即格物

知求仁之血脉則克己即是格通人我不知求仁之血脉則克己不過制欲治心管攝於腔子

非禮勿視聽言動當地銷融當下一體誠非顏子不能後世不知求仁而克己則無本但欲克己以正心誠意而不知其為致知格物則雖奉克己之訓行四勿之言但成其制外養中腔子中管攝而已與顏子之學何啻霄壤

問存養乃幾先之學恐不可無曰存心養性先須知性未知性遠

言存養不過澆培意識而已某謂立志真篤孜孜汲汲常若有事
乃幾先之學如此則起念即覺即是審幾之學強恕反求省身嚴
密即是省察之學強恕反求所以達愛親敬長之良於天下也不
強恕則彼此町畦而不達不反求則彼此疎怨而不達強恕反求
格通人我則愛親敬長之良達於天下矣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

強恕反求止以擴充其不忍人之心

怒須強反求又所以強恕或奪於利害勝負之私或奪於人我低
昂之見有明知已所不欲而施於人者自我出之易自人受之難
人加於我難堪我加於人甚便豈得不強或任執拗之識只見已
是或動勝負之見堅護已非有因行之不得而愈求人者大人正
已物正人之過皆已之過已實有未盡安得不反求

求仁錄輯要卷四

八

強與求皆聖人教人深細用功之言蓋利害相干人已相軋凡情
俗態相纏非用勉強之全力不能強強之之久則情漸平不忍之
心漸熟雖不無利害之干然據利而貽害於人則不忍雖不無人
我之見然矜已而求勝於人則不忍雖不能脫然於凡情俗態然
真心為習心所壓則又不忍如是則不忍不勉強亦不自知其為
勉強矣求如吹毛求疵然其過始出質之古人覺已甚薄絮之彼
此之間覺情多有未平推之事理之內覺精微多有未盡在我有
不至則人之應我為宜然彼自無過皆我之過從前所執以為是
者無一非過能如此強恕反求則人我微細習見銷融殆盡其於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庶幾矣

一友謂自反不可多用如袁紹每有悔曹孟德譏之曰天下事能
經幾悔先生謂之曰自反與悔不同悔者有過而悔自反者未嘗
有過而自反如云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云愛人禮人治人

何嘗有過只因行有不得反而求之始知前之所見於道尚有未
盡於是乃益盡其所未盡不肯姑容毫末如此則心日細情日平
氣質日銷渣滓日融愈盡人情之曲折愈窮事理之精微愈通人
我之隔礙愈證渾然一體之性分易所謂窮理盡性精義入神者
此也豈可與有過而悔者同日道哉

又論孟子三自反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此在一人一事上自反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是全身自反就一人一事
上自反既已仁禮忠敬無不盡則在我無更加之理此而不謂之
妄人則將昧其是非之本心乎此而不比之禽獸則將曲學阿世
乎或異類中行如佛氏乎何難一語安置妄人最為平懷最為妥
當然使吾德如舜則何頑之不格而橫逆終加之無已也君子至

求仁錄輯要卷四

九

此自不容不全身自反矣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克諧以孝而焚
廩揜井之父母允若底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二嫂使治朕棲
之傲弟源源而來無數橫逆一到舜前終受陶鎔終於怡順舜之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此而我不能格一妄人誠未免為鄉
人也豈不可憂乎惟至於全身自反而後此憂無可已故曰終身
之憂此君子崇德之權輿盡性之實事吾儕所當師法者也
又曰自反亦有不同有聖賢之自反有學者之自反聖賢之自反
未嘗有過而自反者也學者之自反即改過是自反過不可不改
故反求不可不力也

或言人須無過屢屢自反何日至無過之地先生聞之曰無過
固善有過正亦無害諸友期於無過固修身之道能獨自勉以改
過亦求益之方蓋有過則悚然不違自不敢不翼翼小心朝乾夕
惕如此可幾於無過矣忽又有過愈悚然不違不敢因循托大是

過者所以策吾至無過之地者也故過正亦無害而改過亦求益之方也

又曰人惟不涉事故見為無過見為無過故嫌反求諸已之多事

又惟小於自待故不反求諸已不反求諸已故易見已之無過

又曰人惟以眾人自待故雖有過亦與眾人平分大人無分過處

又唯無志於盡性至命故雖有過亦忽而不自知盡性之君子無

忽畧處

又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此自待安

得不見有過安得不反求諸已

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何等擔當

何等器量何等志願故大學之道以格物為血脈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以格物為先務也有志於大人盡性之學者曷省諸

一生問橫逆之來如何曰自反生曰橫逆之來本是妄人曰必三

求仁錄輯要卷四

十

自反後始可目為妄人不然子以彼為妄人彼亦以子為妄人矣

又曰三自反非徒反之於心而不見之於實事也故曰自反而有

禮矣自反而忠矣自反一次勉強自盡一次恩禮有加仁敬敦篤

其有不格者鮮矣

一友每見人輒問三自反後如何一僧曰忍一友曰譬先生曰憂

一生問橫逆之來已盡三自反之道而有加無已奈何曰三自反

惟仁禮存心之君子能之恐子未必然實未嘗盡三自反之道而

遽以自許以橫逆目人恐不可也生云某之自反何止於三日既

三自反彼亦可以釋我我亦可以遠彼漸釋漸遠亦漸可相忘而

有加無已必一本之骨肉至親遠之不得疎之不可者也骨肉至

親豈可目之為橫逆縱盡三自反豈可等為妄人而置之禽獸何

難之列也哉必也委曲自盡至誠懇乎如虞舜之於做象方是孟

子三自反後提出大舜原非無意欲仁禮存心之君子以必如舜

為憂耳不然目為妄人等為禽獸已盡君子與人之事又何必有

終身之憂也哉今人只是相尤相效人以此來我以此往一不往

再則往矣再不往三則往矣縱使終不往亦必藏怒宿怨既藏怒

宿怨則雖相對之頃委折周旋而彼固自覺之蓋人雖至愚而亦

至神固不容以聲音笑貌欺也如此則猜嫌終無自而消疑貳終

無自而釋豈得謂已盡三自反之道而目為橫逆之有加無已哉

此亦只是無志存心發念不越等輩中人若果挺發大志以虞舜

自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如此自律如此為憂則彼之加我皆認作已

過彼之不忘於我皆認作自己融釋無力自反自責勉勉無間天

良感動日消月化有不知其然者夫象欲殺舜何等傲狠尚可感

格况我必不如舜彼亦不至如象也哉亦在吾子勉之而已矣

自反自盡是吾人分內事不可期於效驗一有期於效驗之心無

求仁錄輯要卷四

十一

論感人不動已陷入於功利之域而不自知

又曰未嘗力行故有期於效驗真力行者但盡已分并無感人之

念

陽明日烝烝又不格姦舜只自進於父以父薰烝不去正其姦惡

凡文過揜愆此惡人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其惡性舜初致象

殺已亦是要象好之心太急此即是舜之過關歷後始知工夫只

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

陽明此論甚善蓋要好太急而正其姦惡尚是人已有二有潛移

嘿奪之意亦是人已有二舜只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便底豫

得瞽瞍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便克諧得象

古人云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是要人躬行之語實則行一

寸始知一寸行一尺始知一尺若未嘗行亦不可謂之知某嘗謂

強恕愈純則所不欲處愈見之細愈體貼之盡反求愈密則有不

得處愈見之清反求愈深厚有力分析愈有條理則渾然一體愈親切刻刻無滲漏則步步踏實地故曰力行近乎仁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謂諸生曰古人每事反躬自求不特已之有不善也即見人之有不善而亦不容自己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今人見人之有不善輒輕易訕笑不知自內省夫輕易訕笑則既無省身之實益且即其訕笑處便為薄德易致人怨尤何不善如之苟內自省自無暇訕笑人不但收自省之實益即不訕笑處便是德蓄德日隆而人不怨尤何善如之

又曰凡交與有不相合處只宜自反自反則日見己之非不見人之非自不尤人自反之久則彼亦感動亦將見己之非而不非我不尤我矣是謂兩不自是故兩見是如此則兩相益交日乎德日厚而相與以有成矣若我但見己是而人非則彼亦將見己是而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我非兩自是則兩相非交日難德日薄而怨日深矣何益之有

生述一友嘗被羣小構陷至今怨毒在心不識聖人當此有怨毒之心否曰聖人固無怨毒之心但聖人自處有道不至為人構陷曰文王姜里亦無妄之災但有君臣之義在故天王明聖雖後人語亦文王之心今儕輩構陷豈得不怨曰至此須自反我必有以致之者豈得有怨曰聖人亦復仇否曰父母兄弟之仇自無不報古人有報師友之仇者若止於吾身則有犯而不校而已果陷吾身以必死豈因無怨毒之心甘以身殉此則必有善脫之道如文王姜里夫子陳蔡原無死地

生述叛僕負固得罪吾親時時恨之不能消釋曰此子之私心叛臣賊子自古有之僕雖有罪未為大逆子今既向學須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為已任使天下君臣長幼主僕上下各得其分乃子之所當為亦子之所能為區區抱憾一僕何隘也且使子之誠孝足

以悅親則僕自不忍於得罪孝足以悅親則慈自足以格衆僕又何忍於負固苟知此子方引各盡職日求有以安親而何暇於憾僕哉

一生問犯而不校工夫最難曰強恕反求自能不校若但在犯而不校上用工夫便錯

一友謂市井不能無欺偽一行作賈即與聖賢分路若存聖賢之心以服賈則子母俱喪曰若是則商賈斷不可以學道上帝降衷君師立教一至商賈而皆窮四民又不能無商賈是天地間分定有此缺陷也奈何友曰是固然曰今之貿易公平者人爭趨之其趨愈倍欺偽者人爭惡之其息反耗則謂何君等只是視學道為奇特視聖賢為高遠故有此說其實學道本尋常事聖賢本尋常人商賈若存心忠恕貿易公平雖聖賢修齊治平之道不外是矣或云恕以求仁未足盡聖學道統相傳只一執中不言仁義禮智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蓋仁義禮智俱有弊病不如中之為安曰吾友提一中字誠善堯舜禹允執厥中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中大學絜矩絜此中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中矣推己之心以度人之心無往而不中矣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為求此中吾儕窮理精義惟日不足為不能從心所欲不踰此中即如友朋相與體貼人情是中周旋世故即非中體貼人之公情是中若人情或有過乃不自勝其私不度於理而體貼之是以道徇乎人矣即非中毋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中違道以千百姓之譽即非中仁義禮智俱中德若有弊病又安得謂之仁義禮智哉

問人情或有過望即不體貼何以謂之體貼人情曰體貼人情者恕也絜矩也過望之私即非彼我之同心非彼我之同心則絜之而非矩何以體貼為哉曰徇人之私即周旋世故乎曰亦是又曰在體貼人情者少有求人悅畏人怒如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即為

周旋世故

聖學與流俗只爭毫釐聖學體貼人情非周旋世故流俗周旋世故似乎體貼人情然去體貼人情絕遠

一友自謂近日識得象山在人情上做工夫先生謂之日須識得人情友遂請問日識得已情即識得人情此夫子之所謂恕也若人之私情則不宜徇又一友云王者恤私正體貼人之私情反求諸已只自責體貼之未盡且舉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為證先生日此人之公情非私也其友深以為然乃謂之日此方是仁義所以孟子言仁必言義又日亦方是真仁友以子試事至特造先生論及強恕云推已之私恤人之私已有私須推之人有私宜恤之先生日所論甚善但君之送子與試狗私非恤私也友謂須見有志則可若強之不試則不可日此君似於知仁而實未知仁若知仁則渾然一體中秩然條理自有義在

求仁錄輯要卷四

南

生問已私不可有又推之於人乎日已私能推當下即是無私夫好貨好色私也與民同之則可以王又不可推乎又問私不可徇何為而恤人之私日恤人之私謂其人之隱曲不能以告語於人者也非謂人情所不與違道而過焉者也恤人之私我無私也徇人之私則我亦有私矣恤人之私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不能吾儒止是平情之學已不欲勿施於人則情平親親尊賢自有等殺於其所厚者薄人之所不樂也於其所薄者厚人之所不望也一循其天然之則而不違則情平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飾非而益勉所未至則情平平則人我無不通矣
老氏無情佛氏冤親平等不近人情惟吾儒為能平情平情之言似淺近而非老佛之所幾似平易而實非至聖不能盡嗚呼此其所以為中庸之道也

繁矩則天下平吾儒之平天下止平其情而已

和者天下之達道不中則不和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中則我之情平矣我之情平則發皆中節而人之情亦平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孰謂吾儒之道有出於平情之外乎

義者宜也恕則得宜故行恕即是集義

莫視集義易見稍有偏即非中正之道即非義一事非中正之道即非集義

處事得當甚難雖我之所以審量者不忒而未全愜乎人情則在我之所以審量者猶未免乎偏見也見稍有偏即審量亦在偏見中審量即不忒亦在偏見中自以為不忒而已豈中正之道而能愜乎人情哉此集義君子所當重以為戒也

人不可少有成心偏見即成心也此心何自而起乎起於有我耳有我則有成心而執偏見旁觀者皆知其非而當局者堅執以為

求仁錄輯要卷四

五

是他時亦自知其非而此時堅執以為是迨至他時知非而此時已不及救矣過已成矣雖悔之無及矣有我之為害如是哉

當偏見自執時雖曠觀無益也立事外曠觀不若即事中設身處地而量其人之情苟能即事中含已而量其人之情則偏見自執者廢然而返矣此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也

偏見自執則我常處其勝即不處勝而寧處負亦勝也蓋挾理以為勝耳強恕君子寧忍出此事苟不得其平則默然受其負而無理勝之名庶幾哉

剛方之士不患不拂人情有阿世之心而患執已所是不顧人情之允愜夫愜乎人情始愜乎已情人情不愜處已情亦安能自愜也此恕之一言所以為終身可行也

自處不忒處須人心皆安始可若我之自處者安而使人心有不安即非一體之學

只求相安之道不專為自己難安自不徑情一往自是寡過
凡於朋友有恩誼者縱有難安處須委心曲折處之又須默然順
受若無事然則可少徑行直遂即於恩誼有傷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朋友自有厚薄等殺之不同

有我則有氣岸一毫我見未化則一毫氣岸未盡也以是而處五
倫焉得無有所缺陷大學言絜矩絜之於上下前後左右夫上下
前後左右大槩不越五倫絜之而成矩安有缺陷乎

有一毫氣岸在便習心習氣在銷化得盡便從心所欲不踰矩
夫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以季氏失禮也夫子於此時無
一毫氣岸在

九二龍德正中聖人有何邪可開反躬自思本無習心因思往事
而動習心豈非邪因思而動本是外來開之而已乃知開邪存其
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為主誠為客不然邪誠兩立教之開邪只是

求仁錄輯要卷四

去

過私制欲工夫聖人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開之門外而
已

一友云習心習氣半生積習挽之甚難如童子讀字初讀一回差
必正至十餘回始正得讀十餘回差必正至百餘回始正得先生
憮然曰亦須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友又云吾輩讀書知道理始有法式文王不聞亦式在吾輩待師
友論說始入文王不諫亦入時值一生讀周書乃指云文王於庶
獄庶慎直是罔敢知如何等小心先生歛容曰然

友又云學至充實甚難有一毫習心習氣滲漏即不充實譬如滿
倉米夾一莖二莖稻草在即非充實先生為之悚然

友云有一毫習心習氣只是工夫之不篤須自責工夫先生曰然
須是責志工夫之不篤由於志有不篤

輕於為已則薄於責身為已愈切則自責愈厚輕於待已則薄於

責身自任愈重則自責愈大
不欲為人則已欲為人則必自責以人之道不欲為大人則已欲
為大人則必自責以大人之道

唐虞三代之民惟信得堯舜禹湯文武故能從其欲而被其化今
觀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身為度者何如春秋戰國以至今日惟
信得孔顏曾思孟故能遵其教而宗其學今觀孔顏曾思孟之所
以身為度者何如道之為孔孟與否世安能盡知世之視學道之
士則在於行上視之而已若行不足信於彼而曰能信我之學無
是理也夫行不足信而學因之真我之罪非彼之過

學不明於世安得尤人夫既自任孔孟之學矣而工夫不綿密粗
疎處露習氣偏見處任習心彼即以粗疎偏見之故不信我之學
思至此有痛自懲艾之不及焉得尤人

自講學以來諸賢之學信於後世者多矣今切切然辨之而發明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七

孔孟之正學其不疑而謗之者幾希若又以言行之故予人以贊
議之端是孔孟之正學至我而絕人以信從也嗚呼晦之二千年
不足懼明之一人為可懼諸賢亂之不必罪一人絕之真足罪也
吾人立身行己豈能盡合人意只自信處不可有絲毫之不慊有
絲毫不慊即是大缺陷豈得放過

須實實信得自己無過方可實實信得自己無過正可審察旁人
議論以為改過遷善之地蓋雖實實信得自己無過不無見稍落
偏處旁人議論之得當者正可取以補過其不當者亦可取以信
吾之無過

人之議論我而當者固我之師也其議論我而不當者皆欲厲我
以進德驅策我以至聖人者也皆我之師也况言有相通者其擁
我以此事固未然而未必不可為吾後事之戒理更有互發者其
所執持之道理雖非而未必不可觸發吾至是之理故人言甚不

可忽某甚不敢忽視乎人言若曰聞謗不怒抑末矣
渾然一體有滲漏即接物處事有疎失雖疎失未見於接物處事
而渾然一體有滲漏即是大過嗚呼此人之所不及見不及議而
吾不容一息自寬者也

渾然一體有滲漏即宜受誅受責雖人之誅我責我未必當而我
自有宜受誅受責之理則人雖不當而我自不容辭

某一日行道上有羣兒戲擊石塊偶中左頰痛甚瞿然曰近日怠
緩此天使之擊我也

學絕道喪之時人見有學道者輒以聖賢目之既見其行事之未
必合乎道也則又漫然不信嗚呼使我之行事無不合乎道則天
下之人皆可興起而為聖賢因我之行不足信而陷天下之人皆
不得學道而為聖賢豈非大罪人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位育之責無間於上下

求仁錄輯要卷四

大

使我能事事盡道不失人望則位天地育萬物之實際也

每見人不論有識無識各有一意見輒各以意見窺學道之士彼
所謂是不行其所是則不信彼所謂非或行其所非則不信嗚呼
吾輩立身行己豈能事事合人意但自信處不可有差若我尚不
能自信無過人安能信我無過

學者生程朱之後易有架子於胸中夫以架子為道固非然使我
能盡道則自有無架子之架子今不能盡道而使彼執架子以求
我雖彼之過固我之過也

盡道而慳乎人情者道也周旋世故而深得乎人情者俗也俗士
從世情中打出亦自謂有其道而我不能盡道以慳人情又何怪
其不以我為然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其迹則人出其意以論或此人以為
過而彼人以為非過或一人以為過而羣然附和以為過改過君

子虛心詳審當與不當皆我良友更有我以為過而人反不以為
過我以為非過而人羣然以為過我以為過者必不因人不以為
過而自寬也我以為非過者必不因人皆以為過而拒人也蓋論
迹則人與我人與人必不能同其分然也嗚呼古之聖帝明王嘗
設木建鼓以求天下之言矣今學道之士不求言而言自至豈非
大幸耶而何敢不虛心受也

本無名心故不憎多口實欲成已故願受人言

某於過即感然知非亦浩然無怍蓋自非出於有意也若渾然
一體有滲漏而或動不善之念或一息忘戒慎恐懼則震震然惟
恐怵息知陷大辟此所謂我自見之心也於此不自愧勉其不為
禽獸者幾希渾然一體有滲漏便不能自信為無過

人所見者迹我所見者心見迹者往往因迹而誅心見心者當兢
兢透心以透迹

求仁錄輯要卷四

九

某今日愈見行最難真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莫謂恕乃初學之事但可以求仁吾儕雖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
能行恕即是體仁吾夫子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或不能不繫矩
故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豈特為子貢言哉
夫子蓋自道也會子既聞一貫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特
為門人言哉知夫子者莫若會子也嗚呼是可以知吾人終身用
力之地矣

一友問渾然一體之仁如何得實有諸已曰須信吾人本來是仁
但強恕求仁自能實有知諸已又曰夫子謂仁者人也孟子亦謂
仁者人也又謂形色天性也人本是仁而人孰不可居仁強恕反
求之功純密無間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始知吾身渾然是仁此之
謂實有諸已此之謂信學者果強恕反求則融融洽洽油油藹藹
真樂見前夫融融洽洽油油藹藹真樂見前者仁也人心本無不

樂亦本無不仁只爲己私作礙故有窒塞而不樂窒塞而不樂則
間隔而不仁矣格物則良知日漸顯發人已日漸相通其性直達
流行無窒塞故樂無窒塞則無間隔而仁矣

又曰學者苟信得及而日從事於強恕反求則步步是踏實地時
時有可見之功志意日漸充長胸次日漸浩落氣質日漸銷融日
見其樂不見其苦日見其易不見其難故曰豈人所不能哉所不
爲也

曾子曰三省吾身即聞一貫學者欲求孔會之一貫但自反自責
如曾子之日三省而已若欲求一貫而更求他道未有不錯於岐
途者何也爲其脈不真路不直也夫曾子之前規具在何不不信而
行之

只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真切自不厭人不厭事不以離人遺事靜
坐爲工夫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只此願

求仁錄輯要卷四

辛

欲真切自肯日省只此日省即是工夫只此願欲真切亦不必說
是工夫所以某與人言學但教以立真志未嘗言工夫

友人問學者多問工夫某無工夫可言但教人欲明明德於天下
而從事於格通人我欲明明德於天下即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
下從事於格通人我即自責不能格通人我只此是志只此是工
夫更無他語志非念念常提之謂自反自責與留在胸中爲悔者
不同

一友問學在格通人我則聞命矣但晨起夜息無事之時工夫如
何日但慮工夫之不真耳真工夫無間斷無接續若有間斷有接
續亦不可謂之工夫矣曾子三省固在當下晨起夜息之際爲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篤志者正可深切自
省奚爲而人事未交遂無工夫乎

生問先生謂工夫只在人事上若人事未交工夫如何曰未嘗志

學故見有無事之時志於學即是事學學汲汲常若不及譬之構
訟者訟未結時雖勾差不至其意豈能一刻而忘訟哉

冬日積陰滄寒一陽生於下毫不之覺二陽猶微力不敵陰三陽
則敵陰矣然尚未也必積至四陽則氣盛化神天地陽和矣君子
之與人交也亦然吾雖愛人禮人治人如初陽之生不能開其積
陰不親不答不治固所宜然必也反其仁反其敬反其智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如陽之微者積而至
於氣盛化神則大地陽和矣今人志小器輕不能以全力自勉動

而以一二端之善自喜以一二端之效責人不亦可惜也哉
謂一生曰人人性善人人本然大人奈於世情上不堪其冷熱

不肯於世情上受些小虧損或爭勝於利或爭勝於名或爭勝於
勢分以至一技一藝之末一言一語之往復無不欲占些小便宜
以自矜喜不知世情上占得些小便宜性分上受了大虧損也願

求仁錄輯要卷四

壬

步步做得便宜事以受大虧步步受大虧而反自以爲得便宜人
之昏每每若是不亦可哀也哉

二生侍一生謂外人多議先生專提強恕反求似乎教法執一曰
果用工夫總一強恕反求自有各各不同處即如二子可見其實
地上用功是仲弓工夫子是顏子工夫但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
爲過欲制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
易提強恕反求工夫步步踏實地真心在實地上疑固私欲在實
地上消磨誠能真切力行與顏子之克復同歸於仁而平實坦易
無不善學之弊此我所以專提強恕反求也夫能近取譬可謂仁
之方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得其方爲其近正吾儕之事而又何疑
乎

答一生書云生謂某立教惟在強恕反求格通人我愚謂生但能
舉其語而不能審知其實蓋愚之專提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全致

重乎心性也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強恕反求格通人我當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下真性全體顯發心性工夫莫近於此莫重於此而生謂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良知日擴充自救之本絕有所之根消知致意誠心正俱於格通人我上取足所謂以全力致重乎心性者也而生謂必主敬始心體常存則於愚之為教固有未知者何怪生之疑我為硬欲以強恕反求一端為聖門一了百了工夫耶又云生謂自讀先生之書遂篤信先生之學以為入聖之路舍是無由不知生所信者何學何者為入聖之路也愚舍強恕反求則無學舍強恕反求則無入聖之路亦惟深造乎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入聖之路斷斷舍不得強恕反求今生似能信渾然一體為吾儒之道而不能直信強恕反求即是渾然一體之工夫蓋生之信渾然一體為吾儒之道者非生之議果足以信之也信明道耳明道云渾然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與物同體云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生不能別其非愚所舉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非生之議果足以信之矣信明道而明道未嘗專提強恕反求為入聖之路則生自不能不疑為非一了百了工夫又何足怪夫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其身而已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孔孟固以為一了百了工夫矣他章問答特因人發藥各有不同細細求之則無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若謂非一了百了工夫則子貢何以可終身行能近取譬何以謂仁之方強恕而行何以求仁莫近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豈非一了百了而要本之反求諸己聖人

明訓彰彰如是而何以輒輕之為非一了百了工夫也

又云強恕反求格通人我之力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所謂其心一其神凝主宰常健內力常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乎前而不動念何取於照管視聽言動生謂愚之教惟在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其餘視聽言動俱不照管此豈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者哉若照管於視聽言動則有安排有做作安排做作則有扭捏有回護始或本期無過終必落偽道學之窠曰何也強恕反求格通人我者用力於根本專注於血脈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用心於枝葉支持於格式根本血脈者專於為己枝葉格式者分心為人也夫用心用力之不同而成就迥別學者亦安可不知所以自擇乎

凡事既見得是只須直行所見不可再有回護若有體面回護爾我顧忌便不能直行所見流於文過飾非之小人矣

求仁錄輯要卷四

三

既見得是又不能行與不學之人何異

某省過愧悔毫不見人之過人即有過皆己之過何敢尤人

某今日方知為人之難不知三十八歲以前如何莽撞過日不在自家意致體貼人情又不苟徇人情歸於至當人已皆慚甚難

一生問先生曰下工夫何如曰精義不敢不勉求仁無別法惟在強恕熟仁無別法惟在精義精義亦不外恕但用力稍異耳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渾然一體中條理

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故有東官有西官有南官有北官所謂辟子之私者辟其子事父之私也子之事父自與事伯叔父不同不分官則子難盡情於其父伯叔猶子之間反致嫌戾者有矣故聖人有同堂異官之制使子各盡情於其父故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然子雖私其父而其父於昆弟之義原無分也無分者自盡其昆弟之情有分者各盡其子之情無分而有分者有分而實無分仁之至義之盡也

仁至則義必盡義盡亦仁必至蓋仁自有義義即是仁初無容二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也

求仁必由於集義義者仁之義也合集義亦何處求仁

入德之始求仁必於集義成德之日由仁而行即是義蓋義人路也所由以出入者也嗚呼路之一言至奇而至當自非聖人安能為此言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事事得其條理物物得其條理始怡渾然一體即如父子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敬承父道宜終身無改者有父盡宜幹者有父盡宜裕者有幹母之盡不可貞者事父母幾諫當三諫不從則號泣隨之父子責善為不祥而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先事敬承當事將順有無限委細在導其妻子率其兄弟有無限欵曲在外事周護內事調劑有無限苦心在兄弟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條理有年長以倍之兄教養兼至宜以父道事之者有學成德立宜以師道事之者有不令之兄不能

無藉於挽回者惟承順而後挽回亦惟愛敬而後能承順古人所謂內外養之有無限婉曲在有淑善之弟可正以兄道率之者有不令之弟須反以兄道事之者誦事兄之道委曲漸摩所謂養不中養不才有無限容耐在夫婦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有身教而自足者有須兼以言教者陰柔之質最難曲洽陰柔之隱最難曲體體恤之未周浹洽之未至即非渾然一體毫分愛慾之纏綿恰是熾然人我而非渾然一體朋友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最重擇交此即一體中條理况朋友中有父事兄事肩隨之友有親近汎愛之友有貧賤患難之友有愛我知我之友亦自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在君臣渾然一體而一體中自有條理古人君爾忘身爾忘家無不竭其忠盡而諫與不諫審乎其時謀與不謀視乎其位毫不敢顛越雖栖皇皇仕如此其急而去就有義進退有禮毫未嘗苟且所以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也

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三仁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願學孔子之時此一體中條理之大畧也雖人倫之變萬不得已而有處分出妻令其有托絕交不出惡聲仁至義盡無非一體喜怒哀樂中節謂之和生殺予奪得宜謂之仁故舜殛鯀而禹不怨周公放蔡叔而仲用命孔子見南子不見陽貨其見一體也不見一體也慟顏子之亡而不以車為之槨其慟一體也不以為槨一體也只為一體自不容不條理秩然條理原來恰是一體如人身自頂至踵渾然一體而頭腹四肢耳目鼻膚髮臟腑井井不同只是一體生成是一體生成有條理天性自然不容分毫計較於其間物格知至君子雖已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秩然條理處有終其身而不容已者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求仁君子正在條理上格通人我條理得宜恰是渾然一體故孟子云集義集義正是

求仁也雖未深造而自得當力行純一時恰是渾然一體之仁密運量所謂力行近乎仁也

一友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同於兼愛曰墨氏兼愛未嘗致知格物不致知格物自不能格物知至彼本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何疑渾然一體之同於兼愛哉又曰學須深造自得未嘗深造渾然一體之實必不能無此疑蓋秩然條理是真渾然渾然一體是真條理若條理不秩然渾然一體亦是妄見

吾性本渾然一體本秩然條理非渾然一體未足而加秩然條理以補之也渾然一體者秩然條理者也秩然條理者渾然一體者也故曰義禮知信皆仁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遇可惻隱則惻隱遇可羞惡則羞惡遇可恭敬則恭敬遇可是非則是非而所惻隱者則當惻隱者也所羞惡者則當羞惡者也所恭敬者則當恭敬者也所是非者則當是非者也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三

當是非者也謂之條理秩然若吾性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遇可惻隱者而漠然不惻隱遇可羞惡者而漠然不羞惡遇可恭敬者而漠然不恭敬遇可是非者而漠然不是非夫可惻隱而漠然不惻隱可羞惡而漠然不羞惡可恭敬而漠然不恭敬可是非而漠然不是非又何有於條理秩然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必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知秩然條理而不知渾然一體者有之矣未有知渾然一體而不知秩然條理者也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一觸事物而無不動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是非因其惻隱而謂之仁因其羞惡而謂之義因其恭敬而謂之禮因其是非而謂之智惻隱偶見而未盡仁羞惡偶見而未盡義恭敬偶見而未盡禮是非偶見而未盡智則因其偶見未盡而謂之端蓋陷溺之久一旦有觸而露其端故曰端也渾然全

體偶見即是一端偶見一端渾然本是全體故孟子即情善以明性善則直指之曰仁義禮智顯然其為性善也即今人之乍見以明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微指之曰端顯然其宜擴充也

謂惻隱為仁者渾然一體也謂羞惡為義者因其不宜而羞之惡之而所羞所惡皆得其宜也謂恭敬為禮者恭敬則有節有文也謂是非為智者所是所非皆知之不清也遇可惻隱不容不惻隱遇可羞惡不容不羞惡遇可恭敬不容不恭敬遇可是非不容不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渾然一體之仁也惻隱其所當惻隱羞惡其所當羞惡恭敬其所當恭敬是非其所當是非皆得宜之義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有節而不流有文而不亂皆節文之禮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不淆皆知之智也當惻隱則義禮智俱備當羞惡則仁禮智俱備當恭敬則仁義智俱備當是非則仁義禮智俱備渾然全體見一端故一端而渾然全體也

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吾性一仁而已仁智分言則智者仁之融明故以是非之心歸之若專言則智亦渾然一體也即仁也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當恭敬則恭敬當是非則是非不慮而知而其惻隱也非不自知是惻隱羞惡也非不自知是羞惡恭敬也非不自知是恭敬是非也非不自知是非渾然秩然其為一體之仁可見也義禮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渾然一體本有自然之條理就其得宜謂之義就其節文謂之禮仁智為體義禮為用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曰義路也禮門也曰克己復禮為仁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義禮之為用可見也又曰是非之心智也智亦當屬條理然是者不忍以為非非者不忍以為是渾然一仁也大學求仁在於致知以格通人我曉然其為一體之仁即當羞不忍不羞當惡不忍不惡亦渾然一仁也恰恰當羞則羞當惡則惡渾然一體自有本然之條

理至於恭敬則藹然不敢慢易之心益顯然其為一體之仁當恭
敬則恭敬自周旋委折不徑行直遂渾然一體恰具當然之條理
仁智體也義禮亦體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秩然
條理者渾然一體之條理也則謂仁智為體義禮為用可也

渾然一體之仁自有本然之條理析其條理之得宜者謂之義又
析其條理之有節有文者謂之禮又析其渾然一體之渾融明睿
者謂之智曰仁義禮智然智之渾然寂然即一體之仁節文其所
當節文即得宜之義故孟子多言仁義仁義已該禮智也遇可惻
隱則惻隱惻隱得宜渾然一體之仁自適當然之條理故孔門專
求仁仁已該義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如遇可惻
隱即惻隱是為得宜之義當危迫痛苦之甚者惻隱發之重其未
甚者發之輕節也惻隱之發流連回護文也是謂節文之禮所謂
渾然一體自有之條理者如此若其未觸於物則義禮俱漠乎無

求仁錄輯要卷五

五

朕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而已故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
體者渾然寂然居仁也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由義
也知乎此而仁智為體義禮為用亦可曉然矣又曰未觸乎物則
只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渾然寂然似乎智亦莫得其朕不知
此正智之真體也故曰智即是仁然何以四德言智蓋智者渾然
一體之渾融明睿者也析智於仁可也

又曰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當下由義當下居仁蓋
雖運而有秩然條理者之可見而其渾然一體者仍自是渾然寂
然也
又曰只一渾然一體者渾然寂然而不動而敬自有天然之法則
非禮義而何故仁義禮智一性也真性見前則仁義禮智畢備仁
義禮智非截然分而為四折而為二為三有時而仁義有時而禮

智也

一友云學有從仁入有從智入從惻隱入者仁也從是非入者智
也孟子言四端皆擴而充之則從禮從義入皆可何以專言仁是
聖學曰義禮智皆仁也當羞時不忍不羞當惡時不忍不惡當恭
敬時不忍不恭敬當是者不忍謂非當非者不忍謂是此不忍不
如此處皆仁也苟擴而充之一旦自得而居之安是曰居仁故專
言仁是聖學若曰從是入則舍仁義禮智更有蘊奧乎夫仁義禮
智也而尚屬門庭之事乎

一友聞先生每稱明道義禮智信皆仁之語疑而請問曰義禮智
信皆仁謂當羞時忍不住羞當惡時忍不住惡當恭敬時忍不住
恭敬當是非時忍不住是非皆真心發見處也以羞惡言則謂之
義以恭敬言則謂之禮以是非言則謂之智其實皆仁也
孟子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

求仁錄輯要卷五

六

仁民仁民而愛物曰愛曰仁曰親豈非渾然一體曰於物愛而弗
仁於民仁而弗親豈非條理秩然又曰中庸謂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溥博淵泉仁也而時出之義也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川
流義也大德敦化仁也川流即川流其敦化時出即時出其淵泉
仁義豈有兩德渾然秩然豈有兩體也哉

性一仁而已然言義言禮言智更少不得聖人立言之妙其味無
窮渾然一體有自然之條理真遠越不得一步
渾然一體者運則秩然條理者自在率性之謂道也窮理盡性者
盡道以盡性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渾然一體中條理由仁義行是秩然條
理處原只渾然
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好惡人始能予奪人始能刑賞人惟
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萬物一體也

堯舜之誅四凶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一友謂先生待人有厚薄不類渾然一體曰渾然一體中厚薄自在有厚有薄何嘗非渾然一體大學云於其所厚者薄而於其薄者厚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若渾然一體而無厚薄只是佛氏平等真空去渾然一體遠矣

渾然一體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自有不容混者不容混即一體即一體而又不混者也

楊氏為我未忘人見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未忘我見故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楊墨恰是一對今有疑渾然一體為兼愛者悞矣

一友問儒者運世以禮故前賢有仁禮並提者先生謂何如曰仁則禮在其中矣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而目則在於非禮勿視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七

聽言動橫渠亦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蓋越禮因於縱欲縱欲因於有我格物君子自不至欲敗度縱敗物格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其體即仁其用即禮但吾人日用尤須精細始無滲漏夫子於知及仁守莊蒞者而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吾人其敢忽諸

又曰儒者固運世以禮但有禮之根本聖學渾然一體中條理秩然此禮之根本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又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禮之大本已立自後但須盡精微道中庸以日底於純一故曰敦厚以崇禮仁體日純率禮日密無一毫之非仁斯無一事之非禮直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始為仁之至禮之盡

夫子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學純全完密如此故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即其求仁之初而已全動禮之事蓋仁本該禮求仁即率禮無容二無或缺也

中庸曰敦厚以崇禮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者君子之以厚德載物者也敦厚則不忍慢易於人一言微傷則不忍一行微乖則不忍處處詳慎事事用情與人無不有其天則處事無不有其節文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禮斯日崇矣厚日敦禮日崇自可

以載物自可以與天地參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與人交也君子之言無非禮動無非禮者一出於不忍不敢之心而已矣不忍者仁也不敢者敬也一出於不忍不敢故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堯近之則不厭也嗚呼慎言慎行者豈僅在乎言行加之意哉求仁焉斯慎矣熟仁焉斯無不慎矣

求仁錄輯要卷五

八

厚即是仁敦厚者熟乎仁也敦厚以崇禮漸可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理者事事物物各有天則秩然條理不相淆亂之謂窮理者於事物盡其天則條理分明也窮事物之條理乃盡性之實事能盡其性而盡人性盡物性在其中矣蓋舍待人接物別無理可窮也待人接物窮其理而吾性盡人物各得其性而人物之性亦盡矣

舜盡事親之道窮理盡性也而瞽瞍底豫瞽瞍亦盡其性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窮理盡性也而象克諸象亦盡其性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窮理盡性也而民用不犯於有司天下之人亦各盡其性嗚呼必如此而後為能盡其性也而其要在於窮理可不慎與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窮理盡性之謂也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吾性渾然一體中有自然之條理而事事物物巨細萬端各有本

然之條理是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率吾性之條理而事物之條理已得中事物之條理而吾性之條理已慳是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然因此而謂人性物性均稟於天之理不然也又或謂於事事物物上求理即為義外不然也

即秩然條理恰可見渾然一體盡秩然條理恰已盡渾然一體可知窮禮所以盡性命者莫之為而為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至於命也易曰窮理盡性實指一盡性之路與人曰以至於命實指一神化之路與人

夫子耳順則化矣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神矣未至於從心雖耳順之年尚窮理精義之不敢怠也故幾幾乎不敢自必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窮理盡性則入於化日入於神而不自知矣故曰以至於命學欲幾於化神而不窮理其何日之與有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九

夫子曰五十以學易蓋從知天命之年言也可以無大過小過尚未敢必也蓋學未至於從心保無幾微之或失與嗚呼聖人猶然吾輩何為而不自勉乎

所以不能窮理者未能靜而安也故曰安而后能慮又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君子而時中是時時未發之中所謂性常定也深造渾然一體之實而戒懼慎獨則時時未發之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和即是中若因循托大用心未密則不能無習心習氣之萌即非未發之中習心習氣之萌即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非中庸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無忌憚與時中相反止在毫釐之間因循托大用心未密所謂無忌憚也於喜怒哀樂之發有乖於事有過不及即是反中庸一失足便為小人可不慎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即能時時

未發之中故夫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適中之謂中平常之謂庸凡適中者自平常易知也德者真心見諸行事之謂中庸正在行上言雖云易知實為難盡非精義熟仁不能盡能盡始為盡性始為至德凝至道

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能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易曰窮理盡性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天下豈有無所致力而自然崇德盡性之聖人哉故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惟如此乃能崇德也夫乃能盡性也夫問精一執中入德之要先生未嘗言及何也曰此物格知至後脩身之事為齊治平之基本者也傳天下乃莫大之事故雖聖授聖亦不免如此叮嚀若初學入德之要何以禪授時始言乎
一生云乍聞先生精一執中之旨躍然無疑因述其說曰未也生請申言之曰大約學未至於神化尚不能無習心以習心歷事豈

求仁錄輯要卷五

十

不惟危道心本惟微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究竟若何而為至當之道豈不惟微惟微故須精之精之則一定不易之道出允執之而已中即是一一即是道在惟微時言曰道心在惟精時言曰一在允執時言曰中此吾儒修身之要道而家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者也故舜禹禪授不能不叮嚀致慎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臯陶之陳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為天子禹臯以此戒舜舜將傳位於禹又以此戒禹可見古帝王兢兢修身為本至意吾儕雖未得治國平天下而有齊治平之責任日用之間皆須精一執中方是知修身為本方能盡其性不然非過即不及去中遠矣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舜之精一執中也古聖賢告人未有不以有諸已者允執厥中者堯也惟危惟微精一執中者舜也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賢於堯舜者其在斯乎

兩端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用中則無傷惠
傷廉之失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一生問精一執中初學亦當然否曰格通人我只在事上誰不當
然但雖在事上而意實在於格通人我未可主於事上精一執中
而遂可忘格通人我之要領也堯舜性之也若禹皋陶則見而知
之皆渾然一體之大聖人故止精一執中而已無不恰渾然一體
之仁也又曰未造渾然一體之實集義即所以求仁既造渾然一
體之實精義即所以熟仁精一執中精義也但吾儕灼知求仁為
本則吾之集義誰云非精一執中乎

在堯舜謂之中在孔子謂之時在孟子謂之義全易無非此旨故
曰中正曰時義精一執中堯舜之易也曰三省吾身曾子之易也
堯舜成德者之易也精義之事也曾子學者之易也集義之事也
易無他時而已矣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亦惟明乎其時而已矣

求仁錄輯要卷五

十一

夫子聖之時者也故曰夫子全身是易

語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亦是蓋易始於一畫一畫即
陰陽也老子之學純氣之守也故曰老子得易之體吾儒於易觀
象審時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仕止久速各得其可而易之道盡矣
故曰孟子得易之用聖人於易本用也非孟子但得易之用而已
易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為學聖人就象上言性言心說仁說
智非可指實以為言易也故易非知性者不能讀未知性而讀易
未有不認氣為性者蓋易自一畫以後即陰陽也實認聖人之言
性言心說仁說智為言易則認氣為性矣如後賢悞認文言而以
元亨利貞配仁義禮智豈不以氣為性乎凡於易言心性仁智處
無不皆然故易難讀自不知性者讀易而性學不明易道不明矣
嗚呼

善讀易者觀象審時以易為精義寡過之書不善讀易者就易研

究心性以易為指示性命之書善讀易者實體於倫常日用不善
讀易者虛索於陰陽造化

易非知性盡性之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作易初非以明心性也後
人執之以為是指示性命之書則失聖人作易之本意矣然則聖
人何以作易曰吾人日用皆心性也而動作有其時有其位不失
其時位則中正無咎失其時位則不中不正而凶悔吝生焉故聖
人作易即陰陽之動靜教人以觀象審時而明進退所以寡過也
夫即陰陽之動靜以為教則非以明心性可知故必如此而後性
盡即以為指言性則悞也必如此而後恰渾然一體之仁智即以
為指言仁智則非也

求仁錄輯要卷五

十一

而各歸於當然之則是伏羲之所以作易之意也蓋上古訓誡未
詳儀刑未備故聖人即造化以為教所謂以天教人者也豈圖畫
虛空描寫造化與斯人道陰陽說老少推天地之所以始人物之
所以生指性命之源洩天地鬼神之奧如後賢之說也耶

伏羲觀理於人倫庶物後賢察理於陰陽造化伏羲取象於陰陽
造化以為教後賢推理於陰陽造化以明性截然不同矣可謂後
賢之易即前聖之易乎易本平常切近而後賢以玄虛幽渺測之
是以百姓日用之易變而為陰陽造化之易也

取象於陰陽造化畫後之易也觀理於人倫庶物畫前之易也伏
羲見天下事事物物各有其道而因之畫卦卦陳象立而天下之
處物制事各歸於道而不能外吾夫子見一卦一爻各有其法象
各有其義類而不可遺因見前聖之易固有其極至之道而卦爻
法象之義類從此起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或曰太極如是乎曰太極如是矣易傳聖人贊易之書也知易傳為聖人贊易之書則千言萬語無非贊易可以一讀而明傳曰夫易開物成務肩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此一章之要領下文六節皆從此推出而節節相承故易有太極一段但就上闔戶八句一直推出旨意了然聖人作易開物成務肩天下之道但隨舉一戶而道無不可見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卽一戶而道之可見若此夫子贊易至是不覺遂闡前聖作易之心也曰易有此至極之道聖人所以畫奇偶之兩儀也太極之旨如此蓋天下之道有一必有兩定於一必成於兩如戶有闔必有闢一闔一闢而戶之道始盡太極生兩儀者渾然一道而端緒則有兩抽其端緒而畫奇偶所以謂生兩儀也四象者陽之純陰之純乾坤是也陽之雜陰之雜震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三

坎艮異離兌是也奇偶畫而乾坤震坎艮異離兌畢備兩儀生四象也八卦卽六十四卦凡易傳中言八卦多該六十四卦而言乾坤震坎艮異離備而六十四卦無不畢備四象生八卦也八卦成而吉凶可定大業由是而生所謂開物成務肩天下之道者如此此夫子韋編三絕而見前聖之心知前聖所以作易之故也不曰伏羲因天下至極之道而作易乃曰易有太極者為贊易也謂易書有自然之根柢故生出如是條理云爾是夫子之易有太極豈不顯淺易見可一讀而知乎

夫人道仁義而已然不審於位不酌於用則有乖於仁義而人道將不立易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所以教人之盡仁義也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故惟學乎易而後能屈能伸知經知權不失其正嗚呼此夫子所以謂學易可以無大過歟

學者慎無易言權權非聖人不能蓋聖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當

事勢之必不得已而權出焉湯武征誅權也堯舜揖讓亦權也伊尹放太甲周公避東都權也夫子作春秋亦權也權皆出於聖人之不得已若不得已而行之之謂苟權皆出於聖人渾然一體之仁若非出於憂世憂民委曲成物之謂術

知學之士立身行道事事不忍苟人見其不苟也曰是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不知權非日用常行之物而日用常行之則苟而已矣

可與立尚未可與權今未可與共學之人往往自以為能權蓋未可知立身之大道而一切遷就絕無繩墨也嗚呼俗習入心趨向不正有終其身而不可與共學矣不亦悲哉

為機變之巧者亦自以為能權真無所用其耻也

非寤理精義不能權然權者事勢之不得已寤理精義者日用之不可缺漢人以反經合道為權而程氏非之晦菴云以孟子嫂溺

求仁錄輯要卷五

四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可謂不執程氏之說矣然得中故謂之權晦菴云權而得中似猶說作兩層也權者權輕重使合義也此審理度義之權也聖人所謂權乃反經合道之權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若審理度義而猶曰未可則必不然

權輕重使合義此可與適道之事

堪輿家謂移步換影蓋少一轉身移步則龍穴砂水又改一規模矣吾人日用之中所以處事宰物者亦然故曰因時制宜非有定則

本有一定之則而又未嘗有一定之則無一定之則而恰恰有一定之則是所謂義也知乎此可與言精義矣

生云前約一友至日欲赴其約天將雨父不令往某恐失信堅欲行父怒從父則失信欲不失信則逆父如何曰此自有輕重之權衡在既與友約自不宜與信父不令往較當中止初以不與期為

義繼又以中止為義義者宜也隨處隨時步步移換非有一定如當東則以東為義當西則以西為義當東而西則不義當西而東則不義當立則立為義當坐則坐為義當立而坐則不義當坐而立則不義以此推之步步有義刻刻有義若執定則為尾生之信申生之孝害義多矣又曰人日用飲食莫不由義惟於人倫日用即失義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夜寐而早起何處不是義何時不由義獨於行已立身之間待人接物之際即昧義豈知但由日用飲食之義而不由人倫日用之義即違禽獸不遠哉

一生問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言然否曰恭敬之心羞惡之心情也即禮也義也或者之言嗜慾之私與俗習之氣耳非情也

先生在玉峰人多謂先生不知人情謂一生曰最知人情者某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情即是性情善顯然性善顯然孟子以後性善之學不明故往往謂情有不善不知有不

求仁錄輯要卷五 五

善者非情也嗜好也俗習也情發乎性無有不善且止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四端俗習嗜好則有不善千態萬狀其端不一吾安能盡知

生某某嘗私議先生不知世俗乃謂一生曰某某言良是但某某孽汲汲望唐虞而直趨之焉知世俗生唯唯云某有時志切為學即不知世俗

某初謂世情不必知故往往有以不知世情為誦者不問也後頗悉民隱始覺聖人喻義喻利之言更親切而有味又覺孟子答任人之言真為規矩方圓之至孟子曰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何嘗執細節以苛求於人又何嘗苟徇於俗以違義後之學者拘于禮則執細節以苛求而人厭其迂曲學阿世則苟徇以違義而為工論之所不與士論之所不與固不可行人厭其迂亦不能行然後

知聖人之言規圓而矩方也嗚呼不稔知世情初不謂二章之旨有所隱而不出也乃今而知聖人無不深達乎世情故言之曲而中又乃今而知世情愈明則聖人之道理亦愈出也雖然無志於聖人之學不知聖人之道而深達世情則未有不為世情所移者有志於學者固當不患乎知世情之晚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二千載來誰人不自謂知殊覺我之所知有大異於人者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聖人之道微始終貫本末竭盡而無餘辭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某透心透腑見得只是仁義故於孟子之言契之深信之足真有手舞足蹈心悅神怡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天命之謂性仁也率性之謂道仁也有義也修道之謂教體仁而精義也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語最有味而修道以仁尤可

求仁錄輯要卷五 六

見孔門學脉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修道云者日用事物之理酌之以適於中也有一團渾然真誠惻怛之仁貫注淪浹則道不虛行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吾知免夫道即五達道修道以仁即達道以達德行之三達德中知以知其當行勇以決其必行而實所以行之者仁也故中庸又足一語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仁也觀修道以仁語豈不更可見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修道以仁也修道以仁故力行近乎仁

前言修道以仁後言力行近乎仁蓋知所以行之者一也非仁而何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修身也大學曰修身為本後賢俱指一即誠古人之文無虛含法以後人之文讀古聖賢書往往多不合

觀修道以仁可知論語仁能守之易仁以行之之旨

率性之謂道由仁而出即義也脩道以仁集義正是求仁也

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則曰肫肫其仁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

曰修道以仁雖安勉有分而道無二

謂一生曰聖學只在真心直達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又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以保四海平易親切如此明白正大如此故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曰道在邇事在易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之人非無愛

親敬長之心也真心始發爾我之見即形莫謂不能直達之天下

且不能直達之親長矣生云某嘗驗之家庭日用原有不可直達

者曰委細曲折竭盡苦心無非直達真心曲致即直達若以徑行

求仁錄輯要卷五

七

直遂為直達則失之矣生云向疑先生或少經濟今始知見前時

時是經濟曰經濟兩字出於後人不知學問聖賢止是身修而後

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何嘗別有經濟後人分道德經濟故每

分才德經濟非有才不能非博聞多見不可捨不得才情氣也捨

不得文史知見只為未嘗灼知真心信性善不及至誠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

經夫焉有所倚至聖睿知聰明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

強剛毅足以有執齋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博博

淵泉而時出之何嘗恃才何嘗藉聞見今不能知至聖至誠須竭

才於致曲致曲乃吾等初學事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化即與至

誠無異何須論才何必求補於聞見只此委細曲折直達真心豈

非才耶豈一一考之聞見方能之耶真心最靈會于樵於野其母

嗜指呼之曾子心動亟歸真心最巧甯武子君入囚室則橐籥

既則貨豎卒能保全其君以至閭巷愚夫愚婦苟人倫關切之際

真心篤摯自生其智自有其勇真心感孚自無不靈自無不動只

為性善人人同具故能如此堯舜時雍風動只直達此真心大禹

聲教訖於四海亦只直達此真心湯武伐罪弔民亦只直達此真

心三代治具莫備於成周姬公制禮作樂善世宜民裁成輔相巨

細畢周亦只真心之曲折變化雖思兼三王監於二代亦只真心

之權衡酌富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

謂之居仁委細曲折謂之由義居仁自能由義由義只是居仁有

此真心自能直達曲致直達曲致始全此真心故曰聖人精義即

是行仁學者集義即是求仁初無二事真心有直達時有曲致時

直達固不待安排不由思慮曲致亦本無安排雖于思萬慮仍是

求仁錄輯要卷五

六

不思不慮直達此真心能直達亦即是真心曲致此真心能曲致

亦即是真心真心自能直達曲致曲致即是直達但其間委細曲

折協於機宜乃隨事精細隨時渾融實無盡期故禹戒舜曰汝

止惟幾惟康臯陶戒舜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舜又戒禹曰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蓋學至深造而自得不思慮人倫日用中尚有人我之

岐見而患於接物處事之際精微多有未盡家國天下間人情事

變有出人意外者人官物曲有多少未習者步合職事事允宜

此中大有委細曲折在中庸曰盡精微道中庸易傳曰窮理盡性

精義致用皆其事也子等初學雖未可言及此強恕反求自有本

然之權度在直達曲致自有當然之義在知乎此則見前時時是

學不必更言經濟矣

一生思以經濟自見求所以習之者先生謂之曰經濟不須習聖

人亦無經濟之名生問故曰生知治家乎一家之政事事在家主之心事之未至先有以謀之事之將至早有以理之東指西畫左摯右提蓋有不待子弟僕妾知而事已告竣者子弟僕妾默受其福而已無他一家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又如養身乎有瘡即搔有痛即摩念未嘗起而手已至痛癢之處心未嘗思而口已自言痛癢之狀無他一體故也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苟如此則經濟何必習經濟亦何必有其名也哉自聖學不明乃有經濟之學自有經濟之學而治遂不古若矣噫

講學諸賢亦有言才言經濟者不知性故也若知性則一本直達自無枝葉之辭
人孰無才只不能盡其才不盡才由於無志顏子欲罷不能自竭其才故孟子曰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後世言治人理事必先論才不知才者吾性之良能也苟知學以

求仁錄輯要卷五

九

求仁為宗自能直達吾性治人而人治理事而事理為將而將為相而相焉有才不足之患直達吾性即是才後世之論才不出於公孫之三言曰強曰有智慮曰多聞識以是為才所以修身為本之學不見於世而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嗚呼

一友問公有征輸私有逋負而家人妻子不能無凍餓之患不憂則非情憂之則非道奈何先生曰但憂所宜憂憂即道也友未達曰聖人渾然天下一體故切切生民之憂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與其利除其害禦其災捍其患入斯淑惠憂之中而汲汲不敢自暇逸君既為一家之主則一家所恃賴惟君自當心入一家憂患之中無衣為之謀衣無食為之謀食急征輸償逋負公私上下鰥鰥顧慮是君之分又何是道非道之疑乎又問措置之法曰如居此室中有求免於風雨盜賊之虞則心思自周自有修葺之道防患之法何必問之他人友又述遇事畏苦之狀曰君病在就靜避事

故遇事益見其苦處事益畏其難即此畏苦之心理與事分為二身與家不一體去道大遠今之治生理家者并心一路寢之食之習而安之不知其為心勞不見其為過慮亦不計其為是道非道聖人治家亦然但俗人忙不可閒閒必尋事聖人則可忙可閒忙不厭事忙亦安然閒不尋事閒亦安然此則知學不知學之異耳一生見路有行竈神者大不悅曰謹生之業多端何至喪心為此先生曰愚初年亦如生見今不特不怒且惻然傷心若無地可自寬者生問故曰民不能養古帝王養之不能自教古帝王教之此上天之所以為生民而立之君也今民各自養各自量其才力之所至以為養苟如是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為已何暇顧廉恥哉生若思至此當有不能不惻然傷心如其者又奚怒之有生唯唯曰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曰然聖人之學不明則三代之治不可復三代之治不復則斯民困苦之期無時也有志於聖人

求仁錄輯要卷五

十

之學者得不身任其責耶

先生教授於市對門一子頗俊秀而習鼓吹學作樂人嘆曰此子豈不可上達其父母為之計所以自養故業此豈非三代之治不復之過與已亥冬先生寓吳郡迎春日訪一友回路擁不得行遂佇立道傍見妓女迎馬上不覺酸楚淚下越日述之於其友其友曰天寒君矜諸女凍甚耶先生曰不然先王之世男女有別豈有迎之馬上者彼皆人子也而汚辱如是是以悲耳

先生嘗嘆曰朝廷立有求富貴之路天下必不治平蓋求富貴有路則人無不竭其心思盡其才力以圖富貴安有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在民上者無修德行道力學盡性之士天下安得治平又曰須知富貴之原來蓋富貴者所以奉有德也上古以億兆不能自理也故立有德者為君以統之一君統乎兆民則貴矣治人者食於人則富矣君不獨治也於是乎求眾有德者以佐之眾有

18250 丹 黃 2004 11 19 9 6:11

德上佐君而下治民亦貴矣富矣富貴之所原來如此古之人並無心於求富貴也但自力於學自修其德而君人者求之故曰求賢曰舉善今也上懸其的下盡其力一旦富貴侈心遂生求其不爲民害亦已善矣又安望其致君澤民有裨天下耶嗚呼若朝廷於求富貴之路不除斯民其無見治平之期矣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反經則人心正人心正則世道治孟子之功豈在三聖下乎故曰六陽從地起經世之業必先講學以淑人心此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堯舜禹湯武君即師教即治至孔子而君師之道二教治之職分春秋遂不能爲唐虞三代再傳至於孟子而師道亦絕矣蓋君即師教即治則其道常明君之所以出治者不由於學而僅一二布

求仁錄輯要卷五

圭

衣之士明之則其勢必至於凌夷衰微也自漢以來佛老之學盛行於天下佛老出世之學也在上既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淑善一世則出世之學盛行又其勢之所必然益無足怪矣吾人本來性善明性善之學則人之真性觸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時時見前愛於親敬於長忠於君慈於下別於男女信於友朋仁於民愛於物自知人倫之非外自知身家國天下之爲一體人心日正風俗日厚治道日興漸可復於唐虞三代之盛佛老性空之說行往往爲其學者不能空嗜慾而先空人倫愛親敬長澹而無味治家訓子毫不經心間有不得意於倫常則不知所以自勉而逃之空門其號爲得法之徒則重佛法而輕父母傲然自以爲法王而蔑視人王愛親敬長之心日空無忌憚之習日熾世道未有不日亂而生民之患未有不日甚者

易簡之道與人言何其易知易從人人樂聞人人願爲自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至於可久可大則聖學昌明而泰運開矣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今人各有心民散久矣惟不知渾然萬物一體故也渾然萬物一體之學明庶幾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

求仁錄輯要卷五

圭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孝弟

今人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尚以為平常而可學於孟子曰仁義而已矣則必駭為高遠而難幾而不知孟子之言仁義也推其自則曰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初非有待於脩習証之於孩提之無不知愛親稍長之無不知敬兄則其不必聖賢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而指之曰此仁也義也則不過吾見在之忽不及知漫不為事之平常日用耳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今人但駭於其名耳果審仁義之實則與孝弟忠恕有何分別而顧高遠視之耶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為仁猶曰用其力於仁指求仁

求仁錄輯要卷六

之工夫也凡孔門為字俱是指工夫如曰其為仁矣曰為之難曰難與並為仁是也蓋聖門工夫只在人事上竭力故曰為非若後世主靜持敬之學操持意念不起意之學致虛致良知之學落於虛無也蓋孝弟乃孩提稍長不學不慮之真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學者但能純心於愛親敬長則不忍之心盎然滿腔渾然一體真性全體貫徹故孝弟乃為仁之本有子之言於學脉最清楚最真實所以云與顏曾並聞一貫者此也後世不知孔門學脉而以行仁從孝弟始釋之失其旨矣
今人無志於學往往視聖賢為高遠講學為迂腐輕易論云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或謬為大言云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使告之曰人倫性也盡人倫盡性也此外更無妙道即信之不及矣夫孩提稍長之時依依親長之側愛敬油然而不容自已此時何待學何待慮真性沛然直達無親疎爾我之間故曰仁也義也

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自此年漸長習漸深真性漸漓日在父母之前受罔極之大恩而恬然罔覺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志縱習心肆行不顧出言而忘父母舉足而忘父母日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履父母之深憂而毫不之省嗚呼子於父母無論懷妊十月携抱三年大恩難報即目前之大恩已是欲報罔極而恬然罔覺毫不之省嗚呼亦太忍哉斯時而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言人倫日用何人不知而待於講不亦昧心矣乎即有向上之士知自勉強然周旋世故之心多於周旋庭幃勞於世故懈於吾親習為固然不自覺察甚有以周旋世故之心即用之於周旋庭闈外貌殊覺可觀而中心實不可問孩提之真性至此而盡喪矣雖然又未嘗不時時流露於日用也大約於無意不自識知之頃見之若不用擴充之力頓使真性見前雖好學如諸友真心未必不為習心所勝也人倫可輕易言知而聖人之道可

求仁錄輯要卷六

輕易言不過如此也耶予居貧賤值寡母衰年竊謂人子事父母無不當盡其誠孝惟是適當貧賤或值父母衰老寡母更宜留心事貧賤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富貴之父母富貴之父母安樂貧賤之父母憂勞也事衰老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壯健之父母壯健之父母能運動衰老之父母待扶持也事獨居之父母當倍竭力於事具慶之父母具慶之父母兩情各愜獨居之父母苦懷自忍也諸友固有富貴者亦有貧賤者有父母壯健者亦有衰老者有父母具慶者亦有寡居之父母居之父母亦嘗留心於此乎先事則敬承父母之心當事則將順父母之志內事周至為父母服勞外事維持省父母憂慮導其妻子以養父母若妻子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刑子之道率其兄弟以孝父母若兄弟有不孝即吾身之不孝須有感化之方此事生親之道所當然也占人云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父母之聲常在於耳父母之容常在於目父

母之心志嗜欲常在於心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真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予生再替而先考喪先考之音容未之識也終天之痛何日而已又貧賤流離不能時展孝思言念對越庭除拜掃丘壟慚痛交迫諸友亦有父沒者有母沒者亦有父母並逝者亦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如古人之所稱者乎若能誠孝腕切事見在之父母愛敬真至事既沒之父母哀慕痛切則滿腔惻隱通體惻怛安得有殘忍刻薄之習見於舉心動念之際渾然真性直達流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人之所好自不忍奪已所不欲自不忍施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即鳥獸蟲魚亦不忍無故殺傷草木禾黍亦不忍無故摧折達之天下而仁不可勝用矣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三

亂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知孝弟爲爲仁之本則爲仁而成仁亦不過滿孝弟之量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而已矣即是仁義而已矣孔門以仁爲宗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一生言仁義而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雖至大事親從兄豈非卑邇乎聖賢雖高遠孝弟豈非目前乎講學雖迂腐孝弟豈迂腐而不情乎爲學雖迂緩孝弟豈迂緩而不切乎說起孝弟便不容不立志諸友亦不容不立志矣孝者必弟孝者必慈孝者必忠孝者必信孝者必夫婦有別只一孝已貫徹五倫只一孝便舉心加彼以保四海舍孝弟何處學聖賢舍孝弟又何講字舍孝弟又何以爲學諸友但立志爲人子即是立志爲聖賢立志盡子職即是立志爲學立志肫篤自肯困勉自有知性之日始信人倫即性盡人倫即盡性共此外更有玄微妙道即是異端

友有舉前輩提宗之語一一行之始不落偏者平格又云諸友聽平格語孝弟惻然動其天良即惻隱之心若平日有未盡孝弟之處能知慙愧即羞惡之心聞聖賢孝弟之道肅然起敬即恭敬之心知孝弟是爲仁之本聖賢之道即是非之心於聽講時四端見前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凡前輩諸賢所論爲學當下無不該貫諸友一心聽講更無二念即主一無適之謂敬即心不妄動之謂靜當下思孝弟是爲人之道今益當專力孝弟即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聽講之時不起一念孝弟之念非起念之念即謂之不起意孝弟非起念之念又即謂之自然孝弟之言句句入耳字字悚心即是良知能尊所聞行所知即致良知聽講之時毫無一人欲良心發見天理燦然即去人欲存天理今既聽講之時無不一該貫則躬行之際一一該貫無疑所以謂爲學須得要領要領既得併在一路則路路該貫若不得要領路路欲行又路路未之行只是無志而已諸友孝弟是爲學要領立心欲盡孝弟只是立志日用之間時刻能盡孝弟即是工夫道在邇事在易諸友其各致力

求仁錄輯要卷六

四

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是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蓋愛親敬長孩提本然聖人不過因之順之耳唐虞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明人倫以此爲學即以此爲教爲治學教治只是一轍故人才易成天下易致太平後世學術不一老氏致虛守靜佛氏出世了生死前輩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默坐澄心觀未發氣象瞑目靜坐收拾放心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冥坐返觀澄然一片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端居澄然晝夜參求調息爲入門而時時習靜察識端

倪冷然自照以至致虛歸靜收攝保聚知歸止又或云須得二
二年閒飯喫云只因李先生不仕做得此工夫若然則爲學是撥
冗寬坐之事是二三少事之人天下當有不能爲學之人不可盡
收之學問之內者矣其學不可以爲教不可以爲治學教治判作
兩三項故人才難成天下難致太平嗚呼人人爲父母所生人人
與兄弟一本一出胎而至道已備苟人人篤其愛親敬長之良人
人擴而充之於人倫日用則經營藝業皆聖賢之事農工商賈皆
聖賢之人蓋事有閒忙而愛親敬長無閒忙人有貴賤而愛親敬
長無貴賤家家致謹於事親從兄則家家復性求仁家家成其爲
孝子悌弟則家家聖人賢者嘗見有終日營生之小民而愛敬真
至者矣愛敬真至則必爲善於鄉里慈心於物命而取予不苟非
義不爲者矣此豈靜坐主敬收拾放心而然耶抑豈靜中養出端
倪方有商量處耶而講學明道之君子往往重彼而不重此何也

求仁錄輯要卷六

五

嗚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在孟子時已然又何怪
乎後世今日諸友毋忽視某之言淺近而不足爲也吾性見在日
用有何深遠愛親敬長事事至道有何不淺近諸友但患日用而
不知勿妄疑淺近而未盡若厭淺近慕高遠則背聖道入異端矣
異端又豈諸友之所願爲者哉
愛親敬長爲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則自不當舍愛
親敬長而別求心性愛親敬長即是仁義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
而別求妙道即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則自不當舍愛親敬長而
別有政教古之聖人盡其當然因其自然而世已同風故曰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古之聖人學即是教教即是治家無二學學無二
道人人易知人人共由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今諸友能率孩提稍長之本然則愛敬真心完滿

暢遂自能達之天下能愛親敬長則見者聞者無不自動其天良
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宜兄弟宜其家人而
後可以教國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也蓋士君子爲斯民
之倡率邦國之表儀今日一堂諸友即可風動一邑一邑即可風
動東南一隅一隅即可風動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矣道豈不在邇事豈不在易嗚呼自有禍亂以來殺人盈城殺人
盈野予與諸友皆目擊之回萬世之殺運開萬世之太平在於今
日回天下之殺運開天下之太平在於一方回一方之殺運開一
方之太平在於一人一人回殺運開太平在於一念諸友各各提
撕毋忽視今日當下一念一念不昏昧即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一念不提撕即是天地閉塞萬物天闕故某嘗謂盡性只是盡
孝弟之性便能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致曲即是致愛敬
之曲便能有誠形著明動變化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只是不失繫

求仁錄輯要卷六

六

戀父母懷抱之心便與天地合其德達之天下只是達孩提稍長
無不知無不能之愛敬便太和滿宇宙間今日諸友一念悚切渾
然孩提赤子之良只此一念悚切塞天地通神明擴四海諸友毋
輕失此一念各各保慎
顧在座諸生童幼者曰古人說孝順兩字極善孝子一團和順無
一毫意氣無一毫圭角無一毫能所知見無一毫爾我計較故父
母之前委婉真至尊長之間柔順聽從與朋友交不使乖恃頑即
待卑下不尚氣凌暴孝順之人天聰天明無一毫習氣揜覆善言
易入讀書易於領會文理亦易通決不恃才矜能傲衆博譽又顧
其父兄曰陽明先生有言人只一傲便結髮一生爲子而傲必不
孝爲弟而傲必不悌爲臣而傲必不忠以丹朱之啓明只一傲即
爲不肖橫渠先生有言今人自幼驕惰壞事父母不能下父母事
兄長不能下兄長入學不能下師傅以至出仕不能下上官皆爲

從幼驕惰壞故隨所居而長平格謂其因在不孝順故驕惰放慢日長月滋所以古人教子弟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因孩提稍長愛敬之初心溫養之使不喪失教之在父母之前下氣怡聲應唯敬對不敢噉噉咳欠伸跛倚賜視教之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一唯一諾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之間皆以柔和遜讓之道愛親敬長之節涵濡浸潤之子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傲戾何處哉根驕惰無從着脚即有驕穉之氣亦在於節文委曲上消磨殆盡稍長讀書講習不外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等書印實其日前所行所習行之有未盡者講讀之次漸使行習行者即其所讀者讀者即是其日可見之行者無虛文之書非造行之行其心安焉故書亦肯讀行亦易造講說亦易領會文理亦易通性情在童幼時保養完固行履在童幼時操習篤實成人之道已畧備十五入大學知亦易致物亦易格其入聖域不難矣今日為賢子弟異日必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七

為賢父兄今日為賢子弟異日必為賢師傳今日為賢子弟異日必為賢長上豈非學教治只是一轍人才易於成就天下易致太平治國平天下之業移風易俗之方即在於各各父兄之教其子弟道豈在遠事豈在難也哉今世父兄之教其子弟講貫讀習非其所行以虛文視其所讀以童心恣其所行故苦於讀書樂於放縱追命題行文開鑿其聰明雕鏤其巧慧父兄師長又日挑動其富貴名利之心以鼓舞其讀書作文之志子弟富貴名利熱中舉業未成而性情已壞雖遇明師良友孳之於聖賢之途而視講學為迂腐為學為迂緩視聖賢非其同類師友非其臭味者多矣嗚呼為子弟如此異日為父兄為師傳其能以正道率其子弟耶一旦入仕途為長上其能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耶天下無賢子弟故天下無賢長上天下無人才故天下不太平為父兄為師長為子弟者各宜深省

一友引陽明先生語勗在座云滿堂皆是聖人潘子曰滿堂皆是人子友云人人須為聖為賢潘子曰平格只願人人為孝子悌弟友又解西銘云乾父坤母人須識得天地是一大父母方能一體潘子云平格只願各人識自己之父母自能一體

人生天地間其真誠惻怛無所不周於我無時不注於我者惟父母而已人多愛其妻子不知妻子之愛我必不如父母之愛我若識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忍不孝若體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敢不順若推得父母愛我之心自不能不友于兄弟刑于寡妻

父母於子愛不以為子德勞不以為己咎愛之不要慈名勞之不懼不慈之名子不知也不求見諒於子旁人不能喻也不求見諒於旁人子小有所就父母則大喜子大有所就父母之願未滿嗚呼唐虞三代之所以父母斯民者如斯而已故曰堯舜其猶病諸文王視民如傷

求仁錄輯要卷六

八

父之望子也大母之愛子也深望之大故不能不嚴愛之深故不能不慈不能不嚴者愛之深不能不慈者望之切父母之心一也子之愛其親也不能如親之愛其子親之愛其子殷殷切切天真獨至自然然而不俟勉强子之愛其親雖極脆擊終有一間夫豈為父母者獨無習心哉當其愛子也真心無間於習心子之愛親則有間於習心若能擴充四端真切力行則真心不蔽於習心矣真心時時流貫於吾親自能下氣怡聲愉色婉容一如孩提之愛慕依戀而吾親有不安之者乎嗚呼愛親必如孩提之愛親敬長必如稍長之敬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油然而至盎然滿腔始為親長一體也不能渾然親長一體而曰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有是事哉

一生閱前輩難詩勃然感發次日來問學潘子曰只吾子忠義勃發是豈從書本上來耶要之吾子自有天性不觸不發人人本

來是仁不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怵惕惻隱之心不發仁之端不可得而見惟有志之士便不忍將吾人本來天性任其埋沒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孳孳不已至於真性見前時時直達流行不為舊習所掩始是復性亦自能知性故曰復以自知知性則自能盡性能盡性則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皆在其中而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雖聖神功化之極然於吾人本來天性初未嘗有毫髮加也生又述家庭之難處潘子徐謂之曰忠孝一也吾子草野之士未登仕籍而勃發如此則於父子兄弟之間自當真愛真敬直達其不慮之良矣然往往易於遠而難於近者何故蓋因家庭父子兄弟日相聚首有少不足多寡寡之間世情冷暖之候多所嫌怨加以婢僕傳言門客黨惡家多寡之間世情冷暖之候多所嫌怨加以婢僕傳言門客黨惡家

求仁錄輯要卷六 九

爾我勝負之地矣愛親敬長之至性為此等習心習見所遏抑而不得直達流行故於忠義勃發似易而愛敬無間反難然不能直達真愛真敬之天良則忠義亦屬意氣從來立朝之彥忠奸固不一至有視君父如路人視國變為固然毫不動其惻隱如甲申之事豈非大怪然跡其讀書草野時忠義豈不如吾子哉語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亦如家人父子兄弟之間猜嫌疑貳勝而愛敬天良反為所奪耳吾子既有志為學即當反躬自省誠反躬自省便見忠義愛敬之有間無間只在吾心之有私無私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以所不為達之於所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如此綿密自省懇到用力自不為習心習見所奪而真愛真敬之天良直達流行於父子兄弟間矣真孝真弟之人自然真忠真義在家為孝子悌弟在國為忠臣義士始恰吾子今日問學本懷始不負吾子本來天性也

一生見旁一生稱生樸實有肝膽潘子喜曰夫子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今吾子既有此忠信之質切須好學方不辜負乃謂之曰某與友生講學專提真心發見處本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但須好學方能知而擴充之真心之發上自王公下至乞丐雖盜賊亦皆有之然真心雖發仍不自知過後省之不過云我原有此好心耳殊不知此是入聖真種子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忠信而不好學則真心纔發偽即隨之雖吾子樸實有肝膽容或不免孟子既言乍見怵惕惻隱又言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然是提出未雜銅鉛之真金以示人亦是孟子於真偽之境嘗親身驗之故指示清楚如此今人俱謂孔孟是生成聖人以某觀之不過吾輩尋常樸實人耳惟其好學所以獨至生云先君在日因循忽畧不知自盡子道今值新喪慚痛交迫欲報之恩不復有時亦不知何處可圖報言次生面發赤淚下因指之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

曰此是惻隱真心發處即是渾然父子一體處生點首云然又謂之曰子既知之直須擴充之耳充之以事母則渾然母子一體充之以友于兄弟則渾然兄弟一體充之以盡人倫日用則於人倫日用無不渾然一體以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仁也以所不為達之於所為義也此即所以報令先君也故曰孝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吾子亦勉之而已矣問行強恕反求於家庭日用恐反非愛親敬長之道曰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前輩有言反求已過自訟自改是孝順云家庭習氣易露怨尤易叢於此自省轉覺切實此是言反求大學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在一家則前後者父子也左右者兄

弟夫婦也上下者主僕也有所惡而勿施此是強忍強忍反求與愛親敬長本非二事何為而非道乎

又曰大學之言正須善會蓋為子弟者見有所惡於父兄即非孝子悌弟不能為子弟而能為父兄者未之有也觀之於舜父頑母嚚此史臣記四岳之詞耳在舜則何知父母之頑嚚瞽瞍溺愛後妻與象而不愛舜亦後人之詞在舜則何知瞽瞍之溺愛又何知以後母與象之故而不愛我號泣怨慕止自責其所以失愛之故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若無地可以自容而瞽瞍已底豫夫瞽瞍可以感動而底豫固未嘗頑也瞽瞍不失為慈父而舜之大孝德為聖人矣

吾友錢允謙嘗言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其有不愛是我子道之未盡但求所以自盡其子道而不尤父母之不愛我兄弟幼小之時牽袂携手怡怡愛敬其有不愛不敬是我兄弟道之未盡但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一

求所以自盡其兄弟道而不尤兄弟之不愛我敬我以至夫婦朋友主僕皆然是謂思不出其位是謂素其位而行如是力盡本位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吾儒下學之宗潘子又謂父母之前不能下氣怡聲當思子以此事我則不悅我何可以事親兄弟之間不能盡愛盡敬當思兄以此待我弟以此承我則不快我何可以事兄撫弟夫婦之內不能無勝心客氣當思婦以此加我則不樂我何可以對婦役使婢僕不能無粗心悍氣當思婢僕微不遜於我則不安我何可以待婢僕朋友久交不能無褻容嫚語當思友以此與我則不喜我何可以交友如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

已而物正也

一生聞教惻然云嚴慈見背只有祭之一事是人子所以事親不敢不致敬曰無一刻非事親之時吾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以視聽言動非禮而視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聽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言即辱身即不孝非禮而動即辱身即不孝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不忠不信即辱身即不孝人或以不忠惡我朋友或以不信慢我即辱身即不孝不忍此身之見辱以辱吾親不忍不自盡分是謂求仁兢兢然惟恐吾分有不盡至於辱身以辱吾親是謂修己以敬求仁也修己以敬也總一求免於不孝也致敬以事亡親者豈特在祭之時耶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若只事親是孝則有間斷之時無一刻非立吾身即無一刻非事吾親為人子者焉得不日省三省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二

言不反於身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事親之道也亦即守身之道故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固貫於事親之中也蓋吾身莫大於孝親而孝親莫要於守身吾身者父母之身也此身一刻尚存即此一刻是事吾親人但視親身是親吾身為我故失其身仍以為不得罪於親惟曾子知之故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嗚呼此曾子所以為能孝於親也會子又嘗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此一孝字盡之亦可見矣一生初見自述向從事於主靜持敬而多間斷蓋因曾經多難未盡子職每一念至痛苦憂憤一刻不可自忍又家之內外悉老父支持欲代則反拂親意不代則慚痛交迫刻不能安以此與主靜持敬工夫不相應曰即子所言正見父子一體處慚痛憂苦一刻

不能自安是子真心懇摯亦即子真工夫無間斷子但能擴而充之事事有所不忍時時有所不安則真心完密無漏而求仁之道在是矣今不信即此是工夫而反咎主靜持敬之不相應豈不謬哉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故汲汲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今吾人為學皆所以復赤子之心故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後之為儒者之學者或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歸重主靜如守靜篤之說或並提窮理主敬而窮理乃是推極知識主敬乃是束住虛靈或專提不起意吾心自有其光明自有其妙用或專提致虛自然吾心之體隱然呈露

求仁錄輯要卷六

圭

或專提靈知知是知非而未嘗有知無是無非而未嘗無知皆與孝弟為仁強恕求仁之學相違與吾性渾然一體無涉所以言性者謂之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心者謂之心今本虛應物無迹謂之虛靈不昧一片空明言意者謂之不起意則有光明妙用言本體者謂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言良知者謂之原來無有本體總以佛氏之真空亂吾儒之性善嗚呼仁人心也良知即仁也性善鑿然而可以真空亂之乎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所以指示未知性者極為委曲而諦當繼云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所以言性者最為親切而詳盡而可以真空妙有之說附會之乎工夫非孝弟為仁強恕求仁則必不能以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必不能灼知性善而說心說性說仁說良知總是性空之餘瀋學者欲

復本然之性善入手工夫其容不細審乎哉

謂一友曰孔孟之學脈俱在但須審明而力行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稱仁人心也而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孟子言良知不慮而知而良知之可見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日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言言皆血脉字字皆真宗孔孟心髓盡於此矣顏有曾思命脈明著於此矣誠能審明乎此而力行之久久純密不疎不懈則渾然真性直達流行自有一旦豁然知性之日其知性也自然同於孔孟不同於佛老不同於諸賢蓋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渾然真心也一根直達此真心恰恰是性善恰恰仁人心也恰恰良知及其知性而言性也自確確然性善不得以性空渾渾確確然仁人心也不得以虛靈知覺渾渾確確然良知不得以靈知當體本空混心性

求仁錄輯要卷六

古

上確確然下虛無等字不得聖門知字確確然下虛靈寂照虛明湛然等語不得見之真則論之定持之堅雖刀鋸鼎鑊不能奪也嗚呼此其透體灼見之實言五六年來悲歎傍皇欲得傳人欲明學脈之血淚今誰與信此乎

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當下渾然一體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性最真故指人脈路工夫最切強恕反求亦當下渾然一體故夫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曰克己復禮曰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在邦在家無怨會子聞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日仁者如射反求諸已蓋強恕反求不過擴充其愛親敬長之良而達之天下初非有二也誠勉勉於此則心專志一宥密無疵靜矣主靜則不過虛靜之靜非靜也翼翼小

心日見不足敬矣主敬則不過寂寂惺惺治無記亂想非敬也愛敬惻隱油然而然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即強恕反求力盡本分又何嘗起意何嘗不自然愛敬惻隱乃是良知強恕反求即是致良知而以此心之虛明變化為不起意以致虛為自然以當體本空之靈知為良知則性空之旨虛無之教非吾儒之脈絡也嗚呼學既失吾聖人之宗雖字而不改而旨歸各別世之學者何為而不知辨之哉

聖學止是充長愛親敬長之本然故學易成而道易明後世性善之旨不明俱不知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以主靜持敬為學不起意致虛自然為宗致靈知為教各自以為心性工夫而不知去之愈遠蓋愛親敬長者吾之真心也所謂性善也所謂仁人心也所謂良知即仁也從此一根擴充則自知性善始是仁人心也始是良知即仁也不從此一根擴充則主靜持敬者不過意識用事致虛自然者不過歸根復命不起意考致靈知者不過智慧圓明而錯認心性矣

求仁錄輯要卷六 五

充長愛敬之真心自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孝弟之人不忍人之心常自克滿勿施反求皆不忍之心所直達流行也而強恕反求之切則愛敬真心愈無滲漏故曰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非有二事所謂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契孔孟性善之宗旨惟此本靜不必主靜而後靜本敬不俟持敬而後敬本不起意無不起意之可舉本自然無自然之可宗本不慮而知非當體本空之可說不從一根上直達擴充而各學其所學則成家者或專任意識或破除意識而當體虛無見前寂滅未成家者主靜持敬難成片段不起意者意根盤桓致虛歸自然者安排作弄致靈知者往往流瀆於情識蓋偏則煩難真則易簡道固然也嗚呼人但見學難成道難明聖賢難至豈知含愛敬之本然即步步走岐

路着着失當務也哉

佛氏有報恩經道家屢申孝弟明王之教况在前輩諸賢豈有舍孝弟以為學者只不在愛親敬長一根上直達擴充而重在主靜持敬不起意致虛靜養當體空寂故卒與性善之旨絕遠至於佛氏報恩有佛氏之見識在道家孝弟有道家之見識在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一學佛者見潘子曰吾儒之學盡力於人倫孝是真孝弟是真弟入孝出弟強恕反求毫不放過學佛者曰此是事如何是心上工夫潘子嘆曰此是天下人通病豈特吾子之見

今之學者發念必入於兩路其欲除閒思雜念者心意上操持必入於主敬之說欲明心見性者求玄求妙必入於靈明無知而無不知之說若與之言愛親敬長強恕反求雖不以為非却謂於正心誠意不切于明心見性不切其能直信為孔孟之真脈而不當

求仁錄輯要卷六 六

主敬以操持意念不當頓悟以明心見性者誰乎嗚呼此正學之所以難其人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分明即求仁自後賢之說起而求放心之旨晦愚敢贅一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愛親敬長而已矣嗚呼苟知愛親敬長即所以求於心而仁道庶乎其不遠哉

聖人教人初不起爐作窳愛親敬長人道本然人性本然聖人但使其自盡人道之本然便可以知性就路還家初無岐轍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強恕反求亦人道之本然觀中庸言以人治人而所舉皆強恕反求之實可見施諸已而不願是勿施之則即在乎已也所謂道不遠人也能勿施則是以人之道治人之身矣其曰違道不遠特勉勵學者之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豈有二哉子臣弟友人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而日見未能以人治人也上言君子

之道蓋謂盡人道者莫如君子此不言求乎君子子臣弟友之道而但言求乎子臣弟友以人治人更自灼然聖人但使強恕反求以人治人而能盡其道即能知其性蓋道者率性者也其初率性而盡道其既盡道以知性所謂就路還家更無岐轍者也為道而遠人者曷省諸

今人每言學道便如奇特事不知學道二字即是力行二字蓋道在行處言中庸率性之謂道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率性之道也曾有視孩提稍長之愛親敬長而奇特者乎今雖去孩提稍長時已遠而愛敬真心未嘗不全具未嘗不發見誠能率愛敬真心於日用則真性日見前真性日充滿自不犯上自不作亂夫真性日見前日充滿而順於長上施於遠邇則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嗚呼學道盡於此矣其有愛敬真心為習心所掩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七

則用勉強之力以復性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後母以從前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如是強恕反求則真性日見前真性日完滿孝於親弟於長自能達之天下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嗚呼學道如是而已耳豈奇特事乎

生有向余問學者每欲辨明心性或疑性善之即性空靈知之即良知再四辨析終不能信夫性善之非性空靈知之非良知則不能信聖學以求仁為宗亦不能信乎仁人心也惻隱之心仁也親親仁也豈非言仁之確然者乎則孝弟也者為仁之本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仁者如射反求諸己又豈非求仁道之確然者乎愛親敬長人道之宜謂求仁即是集義又豈非確然者乎能愛親敬長強恕反求則真性日見前真性日充滿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以保四海又豈非候之所必然而性之不容不然者

乎夫吾儒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所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不忍殺厥是心足以王其類有疵視而不視一本之愛豈非修齊治平之根抵乎然則性善即性空耶良知耶靈知耶尚何可疑而不能信耶又曰學須審知脈路脈路既審性善之與性空靈知之與良知固灼然可見矣學者但須篤信而力行之肫肫於愛親敬長切切於強恕反求分毫未到則不慙分毫未慙則必盡如是綿密懇摯則渾身是性善渾身是良知更何性空之可疑靈知之介意乎又曰審知學脈而篤志力行則確確一孝字盡之親親確確仁也孝弟也者確確為仁之本堯舜之道確確孝弟而已矣孝者必弟孝者必忠孝者必慈孝者必夫婦有別孝者必朋友有信孝者必愛人孝者必敬人恕又何待於強而反求又何待於微色發聲耶二三

求仁錄輯要卷六

八

子各有父母各自盡人子之道便各是復性工夫無許多道理可講無許多工夫可說只一孝已該盡道理該盡工夫不能具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者盡力事親則已具不能格通人我者盡力事親則已通二氏之報恩對此則為異端申生之死孝準此則為陷親不義薛包王祥之篤行視此則為行不著習不察即至邇至易之事而為大中至正之要道愚夫愚婦之與能而為窮神極聖之心法嗚呼真有味乎孝之一言乎誠哉其為先王之至德要道乎一生聞教憬然云某今惟當以順親為事曰然全副精神須在於此生云只要反之於心而無愧曰不然某正欲反之於心而有愧生躍然曰若只反之於心而無愧便置之矣曰然遂謂之曰反心無愧一語最為無志者藉口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治人禮人自當反之於心而無愧矣何為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蓋吾人雖知學問行已必不能

如聖人之盡善若無不親不治不敬者則固自以爲仁智敬矣不
得一分反求一分不得十分反求十分安得不愧自愧自盡毫不
寬假始是窮理盡性能窮理盡性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而人性
物性亦盡矣此始是正已物正之大人始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大
學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如此反求卒
能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始是大孝故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只大
孝已德爲聖人舜豈泛泛常常於事親之際者哉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舜豈別有主敬窮理工夫豈
嘗別悟無善無惡之心體而至於聖人者耶只在一根上直達擴
克恰是性善恰是仁人心也恰是良知即仁也故曰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曰親親仁也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嗚呼此道
自孟子而後知者鮮矣有志於復性其安得不擇善耶

求仁錄輯要卷六

九

又曰舜惟夫孝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
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

一生問求仁之方曰愛親敬長請益曰達之天下曰學如是乎曰
子不聞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達之天下處自審甚覺鬆泛
曰子不特達之天下處鬆泛愛親敬長處原自鬆泛

今之不能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正是其父子兄弟不能渾然一
體也若父子兄弟已渾然一體有不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乎自然
而愛真愛油然自然而敬真敬盎然渾然父子兄弟一體渾然天
地萬物一體矣故求仁之學只專力於孝弟而已無不盡不必更
覓工夫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真實指示人語學

者毋忽視之

愛親敬長之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云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
侮寡寡不敢失於臣妾渾然是一孝恰渾然是一仁恰又渾然是
一敬

只一孝已盡仁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盡力於
孝弟只是求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盡力於孝弟亦只
是強恕故孟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舜好色富貴人悅之舉無足以解憂惟憂不順於父母憂即仁也
今吾輩之父母慈愛教養十分真至比之於舜無不順於父母之
憂但當深不能事父母之愧雖然舜人子也我亦人子也舜事頑
嚚之親而可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事教養真至之親而盡道
不如舜不特可愧亦誠可憂也自省自愧自憂憂愧自深勉

求仁錄輯要卷六

十

強日篤則愛敬真心自油油無間而可不失孩提赤子之良矣夫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本自真誠惻怛何待於勉強惟有所以陷溺
其心則不覺其日淺日薄故必須勉強之力如斯愧愧憂憂日尋
無窮是曰勉強非安排作意之爲勉強也

謂一生曰事父母須先得其歡心然後可論親於道不然雖論之
不從也又須大有害於義者委曲轉移之無害於大義者曲從之
若每事規正則觸親之怒必無轉移之日矣大約先得其歡心肯
從我於道然後細事亦可規正又曰只在自已事事盡分事事得
當自能得親之悅自能動親之心論親於道至此亦易爲力又曰
不特於吾親爲然即交朋友亦然自己事事盡分事事得當自能
起朋友之信自能動其興起之念忠告善道自肯聽從又曰在自
已分上無分大小事事盡道若人分上正其大而正其細一切
宜然故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生云見事親多不謹一

日到某前某即起立隨請兄坐某仍立告於兄曰此弟事兄之禮當然意以諷兄也兄頗不悅某甚悔之曰此非子講論之時子只默默地躬行躬行久久令兄必有一日忽然省及已過自肯改刷不待子說子若言說彼必不以為然且謂子多事又曰只在行上挽回莫在言上挽回即行上挽回語猶自有病蓋躬行是吾本分吾自盡分豈有意挽回人但力盡本分恰是挽回是一事非二事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古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不在家國天下着工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易簡工夫只在自已此吾儒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也

一生問兄行不義諫之不從奈何曰亦是吾子所行多不合道原不滿於令兄故諫之不從今不得以口舌爭須是吾子事事盡道委曲感通所謂以身諫毋以言諫若自己感通不得又須擇良友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主

使令兄無意中與之交好自有轉移之日一日又問處兄弟之變其道若何曰但率子孩提稍長時愛敬之良前輩云赤子不如大人之通達萬變愚謂通達萬變無踰於赤子之心
一生嫌潘子與少年言學失之過繁潘子以書答之曰愚之與子弟言孝言弟也諄諄詳盡憇憇恐到幾欲立揭之於聖賢之塗而愚之神情津津勃勃味溢於口有不容但已者何故蓋實見夫孔孟之道孝弟盡之學孔孟之道止竭力於孝弟盡之孝弟乃人子人弟之本分孝弟只求仁復性之工夫故盎然出之自有餘味沛然達之不自知其已贊也嗚呼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乎夫孰知愚之言孝言弟語語聖學之真脈字字儒道之骨髓乎亦必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後知愚之言語語性善之面目字字仁義之良心也亦必灼然知性契合於孔孟而後知愚之言語語聖學之真脈字字儒道之實

髓也亦必實知性善實契仁人心也而後知愚之言真津津其有味勃勃其不容已而盡人子人弟之本分即是盡求仁復性之工夫也而不然者則以為用而已矣行事而已矣為子弟言之而已矣嗚呼愚雖諄諄盡言之憇憇恐到言之亦復何益乎

中庸謂知人者知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之達道也知天者知知仁勇之達德也生知學知困知者知達德達道承上知人知天言也一知達德自無不知達道未有不知達德而能知達道者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若論五達道何人不知然世之人誰信得及父子君臣昆弟夫婦朋友已盡聖人之道誰信得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某嘗謂若以為難愛親敬長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夫愚婦與知能行若以為易則某學之二十年今日始信得及始道得出

求仁錄輯要卷六

主

全書孝經只順字因字是其關鍵首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中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云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先王止躬行孝道以先民止動人固有之良故民易興行而世成至治大學言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如保赤子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孝經之言同一心印聖賢道脈相傳止是如此自後孟子言之尤暢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學如此治如此舍此為學是為異端舍此為治是為霸術無本之學其學難成無本之治其民不格故孔孟以

後無真儒而三代以下無善治

孟子一書止是仁義其言仁義止是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更無別說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唐虞三代如此為學如此為教如此為治所以聖賢輩出比屋可封後世學術繁興所學不可以為治并不可使小民皆率此為教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致治也易今之致治也難

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求仁錄輯要卷六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聖學只如此

道謂之達道德謂之達德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知有不同知此而已矣或安行或利行或勉強行行有不同行此而已矣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真是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直人人共由人人共知家無二學學無二道故人才易成聖賢輩出風俗易厚治效易臻故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又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堯舜孔孟之道只是如此如此為教如此為學亦如此為治真是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夫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嗚呼聖學盡於此矣

求仁錄輯要卷六

或問帝師王佐之學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曰從何人曰在格物曰如生愚鈍亦可為否曰子知愛親敬長乎曰知曰只此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矣是為格物是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問心齋言出則為天下師處則為萬世師不大夸乎曰此吾人本分何夸之有曰其道何如曰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已曰何易也曰子以為難耶此孩提本然愚夫愚婦本色不然則為賢知之師不可為愚夫愚婦之師為一方之風教一代之時教不可為天下師萬世師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七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鄭性義門

本校刻

讀書

中庸自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推至明善又並提誠者誠之者而極言擇善固執之功善一而已而擇與明異然擇雖與明異而善只是一善猶之乎言求仁得仁者得之之仁即其求之之仁可見為學雖有得與未得之殊候而始之所學即其終之所得必無殊途是以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先言誠者天之道正見天道人道本不容二本非奇難本無可諉能盡人道即可契合天道能為誠之者即可至於誠者故曰聖人皆學者做但思不能為真學者不思不能為真聖人某敢望諸友為真學者顏子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又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四勿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準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此篤行之準則所以夫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嘉顏子之擇善而固執也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嘉顏子之篤行而近乎仁也人俱謂顏子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其初只是擇善固執之真學者諸友今日相聚正審問慎思明辨之時端詳孔孟學脉而力行以求有諸已始是諸友真切為己之志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乃從聖學脉路篤志力行以求自得若擇非所擇執非所執是深造而不以道人道與天道不能同條共貫誠之者與誠者將至南轅而北轍矣縱有自得其如孔孟之明善何哉又曰未嘗審問慎思明辨知為學脉路而遠自躬行雖與世之不力行者殊科然事理散碎不歸血脉且自信以為是而實與道違者不少所以聖學不明之後篤行者非無其人終不契合於孔孟若審知聖學脉路而篤信力行即未知性聞道確是

孔孟之徒為學在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脉路聖人復起不見斯言

世傳太上感應篇若行之者無福利之心豈非聖賢路上人然無血脉而不一貫縱行之極其純密終不契於孔孟能審知孔孟之血脉而篤行之則行太上之所宜行戒太上之所必戒何異之有今人受持太上之言而高視孔孟以為非我事也不知孔孟之與太上所爭只在有血脉無血脉而已得其血脉則益易為力何為而高視之哉

一友謂知先行後其理灼然知行合一之說何為乎曰知先當是先知為學之脉路先知為學之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無謬若逐事逐物之理行之篤者自能曲盡總是篤行中事若云不先窮至事物之理恐流為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是不咎其不知為學脉路但在行上咎其不先知恐未必然蓋聖學以求仁為

求仁錄輯要卷七

宗學者若知求仁脉路自不容不集義豈有流而為申生尾生之理某敢謂擇善固執是先知後行之弗篤弗措是知行合一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恰又是行而後知即如諸友入會聽講須先問會講何所由何路達從何門入是學問思辨知為學脉路也既審知講舍之門路則必不至望南而趨北矣故曰先知為學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不謬若夫街巷曲折塗路高低行自知之即舉首辨路或旁詢他人亦是行中之事及入門登堂廊廡庭階一一周知信之實居之安不可惑以疑似影響之說此乃行到知到非聞見所決擇心思所擬議矣

問聖人每言博學而後之論博學者謂理之發見處用功未知然否曰吾友自幼入塾即博學之矣昔有問心齋五經之旨者心齋云某止讀得學庸其人不信心齋云大學已足尚餘一部中庸夫四書五經載聖賢之道已盡吾友自幼讀書治經豈非博學之耶

若云博學於文是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學即是行其策勵躬行之意甚善但文者先王之典籍不可不學博學於先王之典籍而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爲行豈必曰用力於發見始爲重行哉問博文約禮曰博文乃博觀於唐虞三代之文唐虞三代之治平天下巍巍蕩蕩若無津涯而要一本之於倫常日用以彌綸斯世學者苟盡心於此則知古先帝王之事皆吾身所能爲治平天下之業皆吾性所自盡自小不得推委不得自然真志勃發然不約之以禮則茫茫蕩蕩反可容人放寬故即博文之中約其條理真實可見日用者使之日純於踐履學者既勃然真志身任聖人盡性之道又有切近於日用之條理可以持循自然篤志力行綿密自盡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至此自有不容不然者此夫子默地使人自立真志自肯力行極循循善誘人處自非顏子不能識破又曰文之所統者大不博則不知道之大也禮之所履者切不約則不能體之切也見其大而體之切自然欲罷不能自不容不竭才矣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經書中所言道俱聖人垂世立教之道蓋天命之性至聖人始盡始可垂世立教而爲道學者學聖人之道始能復天命之本然始能知聖而盡性孔子亦好古敏以求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學者焉得不以聖人爲依歸學者知聖人之道始知學庸語孟真切有味真如布帛菽粟畧刻不可無讀魯論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夫子在前讀鄒書隨舉一言一句宛如一孟子在前

魯論神化鄒書直大

讀魯論透體神化讀鄒書透體暢滿或言舉夔稷契何書可讀此是無忌憚之見

前輩之學或有脫胎於佛氏則於學問終輕或分更分漏畢力學問而經書之旨反晦則不知性而無見於聖人之血脈也故讀書

知味人各有之其能味孔孟之正味而厭飲不倦者誰與

宋仁宗於禮記中華出大學中庸真其古今一隻眼

禮記輯自漢人或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則入而載之或先賢之論說散見於殘編者則集而載之或採前人之成書或錄時賢之論著多不成倫類而統名之爲禮大學中庸古聖人之全書部帙不多者也漢人欲輯成一書故入而載之是故巍然於禮記之中易爲識別宋之仁宗兩萃之以賜其臣而當時之賢者輒配於論孟而爲四書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有謂大學言修齊治平禮莫大焉中庸首言中節已明言禮其後述周公之制禮答哀公之九經敦厚崇禮不驕不倍學殷從周三重寡過無非言禮仍當還之於禮則過矣蓋五經中如易之首尾言易春秋之載十二公時事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不待言也虞夏商周之書風雅頌之詩亦出採輯然倫類協血脈貫其爲成書亦不待言也惟禮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四

倫類多不協血脈殊未貫擊大學中庸而出之未見有損於成書也何爲而必還之於禮始爲得哉大學是聖人定下萬世爲學之大法中庸是論道之微言雖問及於初學而法不備以孟子配論語不知始自何人大有功於聖學大有功於萬世孝經成於後人無疑然有血脈不比他書愚謂能發明夫子一貫之旨當是孔曾原有問答而後人附益以成之者吾儕有志於聖學重之當不亞於學庸語孟

一友謂某盡斥二氏又不喜宋以來講學書則束書不觀乎曰某今日始知學庸論孟之味每一回思不覺隨淚四書直是頃刻不可離直如布帛菽粟一日無布帛則凍死一日無菽粟則餓死若置學庸論孟而別看二氏書諸賢書正似今窮冬之際不以布帛菽粟爲重其不凍餓死者幾希矣

問為學宜看何書曰宜先讀大學是曾子開一貫之後為學考發明本末始終條理讀大學始知有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道始知修吾身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即不敢漫易此身知有用力處次宜讀孟子書其書發明最暢雖有學庸論語而無孟子書則聖學之血脉難見聖學之精微正大不可得而知故讀大學後即宜讀之次宜讀孝經乃後人記述孔子言一貫之全書讀三書灼知為學血脉始可讀論語蓋聖人之言渾融貫實頗難理會中庸乃論道之微言深造自得後方能讀中庸宜在論語後讀書須尋繹本文不得看注蓋一經晦菴注則宋賢之四書非孔孟之四書矣離從幼講習之注解即於書有不明白處又不得如舉業家句御字比急欲逐章逐節曉了但就明白易見者玩味體驗玩味體驗之久其未明白者自漸次融釋若真實有志之士讀書自不泛常句句沁入肺腑發憤實見聖賢苦心蓋聖賢語語從痛切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五

中出真實為學始見得聖賢苦心見得聖賢苦心始見得自己不足誦讀愈有味體驗愈着實躬行愈有力如是讀書則不俟讀盡四書已得盡心知性五經中惟禮宜先讀大器猶規矩準繩士果有志自然浮氣收斂言動不苟得在禮經入細尤為穩實易之一卦一爻即吾身之一動一靜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故夫子謂學易可以無大過今學庸論孟所載倫常日用之言已極詳備吾儕但能真實體驗自不至於過差學易在行有餘力之日可也古人與於詩蓋是其時習聞習見之善惡其感動也易且自朝廷以至里巷士女無不各言其情上以此觀風下以此起教亦其宜也今世遠風遙義例雜出讀詩尚未明其意旨何况於典愚謂鄉黨之間有善可為師惡可為戒者動此心之感愧傳記之中有忠孝友義不染流俗者動此心之敬仰即是與於詩也然詩之為道溫柔敦厚正大和平最易消人之粗鄙錄人之圭角晦菴

云學者之所以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樂而得之愚謂讀詩而能身入溫厚和平之教自化於優柔和順之鄉詩亦即樂也尚書載唐虞三代聖人之心大意已見於四書讀四書後即宜讀之春秋與易相表裏當其時稱其位居中得正則吉無咎否則凶悔吝者易也不當其時不稱其位失於偏陷於邪則貶否則衰者春秋也能審知聖學脈路而讀經書則權衡自審春秋亦易讀大約五經之旨已備於四書讀四書體驗真實深造自得則於五經洞若觀火矣不然雖多聖人之書而不知聖人之意如大易一書全是觀象於天地萬物以為學自象失其傳而言易者專以理於是誤認元亨利貞以為仁義禮智聖學遂大亂禮經記於漢人言多龐雜即禮運一篇有合於孔門一貫之道者有雜出於老氏者又如大戴心之精神是為聖慈湖近溪皆尊信之非灼知一貫契合孔孟安能辨其為非聖人之言尚書之今文人皆信為真古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六

文人或疑為偽愚謂秦晉歷數紂惡媿媿不休必非出於當時之言武城詞多誇詡孟子已止取其二三策則其書之雜出於偽無疑也餘則非聖人不能有此矣可盡謂之偽乎夫尚書顯晦之迹固易起人疑然大要好古者無所不信作聰明者無所不疑苟非灼知聖人之心安能確有從違不惑於群議漢人傳經去古未遠詩之小序自有徵可信晦菴生千五百年之後專任已見一槩不取有失詩人之旨若不融會於小序以讀詩則不知詩之源委不知詩之味厚而義深春秋公羊穀梁弄筆小生耳左氏胡氏可取而未可盡據若非知學而自有權衡見豈能出於四傳之外論語有數章重出前輩未嘗表章其意今之讀者皆去之反似記者之多事豈知吾輩讀書正須於此留心蓋是聖人真切為人常常提示深切吾人日用處也而不知聖學則必不知聖人肫切提示之心嗚呼書固易讀亦難讀也豈得漫曰讀書云乎哉晦菴不信大

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知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人敢於恃先聖而不致以恃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合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跛窠曰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

唐虞三代聖人在上天子躬行以正百官正萬民君即是師政即是教當時但有風化而少言說即有易書詩禮而非關聚論學之書夫子生當衰周聖王久歿風化式微所謂君即是師政即是教者不可復見而易書詩禮又不能即見爲學之統宗皇皇考古汲汲敏求明大義於久晦之餘得微緒於將亡之日故曰我非生而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七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有吾夫子而有論語一書孝經一書又有大學一書中庸一書微言大義至矣盡矣故推吾儒之宗主必曰夫子不然道開於羲黃衍於堯舜禹著於成湯伊尹高宗傳說大明於文武周公而論道之宗主者不在也則以政治教學既判宗有微著言有詳畧也繼得吾孟子而夫子之道益明故後之推重者又必曰孔孟而往往畧於顏曾思吾儕既生孔孟之後但得知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則趨向不忒而復性有日蓋知求仁爲宗則求仁之工夫即是集義已所不欲弗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言皆集義語語皆格物者皆求仁但能

知學以求仁爲宗則學庸論孟之語言雖不一所答問雖不同無非仁義而已矣初學者得之則爲集義求仁知性者得之則爲熟仁精義路只此一路宗只此一宗由是讀易讀書讀詩禮皆有其端緒論堯論舜論禹湯文武皆見其心胸而凡古人之言可爲師行可爲法者皆仁義也皆吾之麗澤今人之一言中欸一行適宜者皆仁義也皆吾之師友觸之於心無非至道著之於行無非工夫蓋學有統宗工夫有頭腦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秩然天地萬物條理秩然條理與渾然一體非有二也渾然一體者本秩然條理致知之知吾性也渾然一體秩然條理者致知者非漫然籠統以致之也所謂在格物者正於人我交涉之際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致知也何以謂之求仁集義蓋渾言之則曰性析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實指之則智即是仁而禮即是義孩提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八

愛親敬長乍見之怵惕惻隱知也即仁也恭敬辭讓咸適其宜禮也即義也又析言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者也事事盡其條理恰恰渾然一體則集義求仁之謂也又實指之則仁者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者也義者秩然條理而渾然一體者也故曰求仁則已是集義集義則已是求仁今致知格物之學不明知求仁集義則致知格物明矣仁之旨又不明知渾然一體而秩然條理則仁之旨明矣學者苟知求仁爲宗則渾然一體之知見前於待人接物之際有不條理則不忍未條理則不安者平情絮矩事事盡心吾性本秩然條理待人接物自能曲盡其條理而後恰恰渾然一體此所謂復性之工夫即率性之自然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夫條理者義也即禮也不忍不安者仁也知不忍不安而盡心條理者知也總一仁也夫惟不知求仁之血脈也故聖人之書讀之而不得其指歸味之而不見其真切苟求仁

之血脈既明有不厭飮忘倦者乎明師良友之所闡明皆仁也則皆義也古今人之美言至行與凡里巷淺近之言一得之行皆義也則皆仁也觸之於心皆慍求仁之願欲踐之於行無非貼切之工夫然則聞見豈在外哉

一生為學意在明理以知性聞某之言頗知信嚮而質問不已因為生畧提聖學之宗而歷辨之云灼知性善方知此心之真若云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是吾性可由事物聞見而卜度也知性方能有所謂已若云把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此所謂從門外人者不是自家珍也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則修齊治平皆由吾性而出所謂窮理雖事物之條理實即吾性之條理所云理不是在外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固然云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則未必然夫即體察安得誠實在我縱自以為誠

求仁錄輯要卷七

九

實終與知性者有內外賓主之辨透實理須是知性初學審明求仁血脈力行久久亦自能透實理若云看道理須是見得實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不知只看理焉能透實理如言理言道言誠只在造化上看但成其玄妙奇特非聖人平實正大之道深造自得則渾身是性所謂形色天性也由心而行即是仁義說我與理一亦不可得若能審明求仁之血脈而篤行弗措庶幾近之如所云看理徹則我與理一夫不由於知性不由於擇善固執而看理則理必不徹自我理自理必不與為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力行深造方有諸已如云將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此空境也虛見也由看而有者也又云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窺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切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此正推極知識之能事也故識仁篇首云仁者與物同體又云存得便合有得又如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云仁則天地為一體而天地之間品彙萬物為四肢百體皆顯然其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如云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夫知性則踏著實地審明求仁之脈路而篤行弗措亦踏實地若靠理會只如空中立終不踏實地西銘之言合之而愈見分一之而反見二彼此繫量之間而渾然一體者去之遠矣皆由理會所到不踏實地又云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夫因實到故謂之窮理未實到而可謂之窮理乎只是理會所到故其言如此力行所以致知知至則識真實體段益致知者工夫也知至者自得也如云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知致知非默認實體之謂而實體非默認可得默認則影響清詭必不端的即如所謂性情部分虛靈本體豈非實體之默認者乎性情而有部分本體而謂之虛靈豈非影響詭訛而不端的者乎凡本體二字原無說處佛氏以徧應眾緣為用

求仁錄輯要卷七

十

故言體吾儒知性不同佛氏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處可分體用知無處可分體用則凡所謂體用一原者亦無可說而謂吾心之全體大用者亦顯然可見其非知性矣生又歷舉諸說申問某又歷據所問答之曰知求仁為宗而尊尊強恕反求自知事物之所歷然與其所當然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也若所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乃在物之理明在我之性前賢所認為知性工夫與聖學迥別又曰反求諸已自見義理泛然再觀豈非無要領而外馳者乎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此亦章之學耳何足言又曰某初格物只是擴充不忍人之心為孝為弟為忠為信反求諸已不忍不竭力盡分其後窮理亦只是渾然一體之心致廣大盡精微而已若曰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來處至當亦是窮理知性之說却與無本之學尋枝摘葉者何異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窮事物之條理始盡吾渾然一體之性

謂事物之理不在外誠是但不知推吾不忍人之心於事親上窮孝之理事長上窮弟之理但尋究孝弟之理為窮理則非所以盡性又曰能審明為學之脉路則天下之道理已一握把定自後但須細心平志密密躬行則愈見事理之端的如所謂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之道理端的是如此了方得此推極知識之事非實知性聞道何如審明為學之脉路者確有根本可據乎又曰推吾之心而察之於處事接物之間則已私去而天理彰循循而進自無迫切凌節之弊大學所謂絜矩夫子所謂能近取譬孟子所謂強恕求仁皆是道也至於聞見固所不廢亦非所恃若云必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後能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所謂求之於末不求之於本求之於外不求之於我者也又曰知性則於事物之條理明窮之亦易為力若初學之士只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力行

求仁錄輯要卷七

十一

久久則於事物亦易明集義亦易為力若云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只是推極知識之能事又曰遇事須行故審明其條理而行之今日做此一件便理會此一件也如謂今日理會得一件非是便要做一件用在聖學安得有許多閒心思閒工夫又曰知學則規模自大何必寬着心而後見其大又曰擇善者知大學之要領在格物是也固執者實用格物工夫是也實用格物工夫以致其知則自有物格知至之時若謂學以格物致知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正是倒說又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外物而自盡其性之理又曰曾子曰三省吾身便是知行一齊俱到謂曾子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豈其然乎蓋一唯者知性也非旋旋推明事物之理所到且曾子力行亦不可謂之持守又曰力行則真性常顯真心常

密所謂力行近乎仁也不由於理會如云自家既有此身便有主宰須先理會主宰豈非杜撰之學乎力行近仁者正格物致知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者也如云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是以一事為兩事也又云合做底事不放過些子又以一概作三概也且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則不過閒窮究而等待有事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是因推尋而後有事與聖學相去不啻天淵矣又曰志篤則處事接物之間平情通志自極明審懇到有不容但已者蓋聖賢工夫只在人事上既審知為學之脉路而格通人我為務則遇物而理常顯志篤而力自充所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亦似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此是志不篤故工夫不切安得歸一不知與知之不切夫人所不欲或未之知已所不欲亦不知乎行有不得未知反求故見之不切果能反求豈不切於自見乎

求仁錄輯要卷七

十二

審知聖學脉路清楚貼體力行步步體驗步步踏着實地一友云不知性恐未必踏着實地曰審知學脉心性已了了分明自後步步力行自然步步印實友云彼盲修瞎鍊者亦自謂踏實地曰審知聖學而力行者步步不失聖人血脉步步趨歸真性故踏實地彼未嘗知學而盲修瞎鍊者何可同日道哉
一生云某於學脉已蒙師指教清楚只不能着實前者未知學問時原有行履不錯處却無知見今當下自知此是渾然一體甚為善曰正坐不力行耳力行近乎仁安得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此却非步步勤驗之旨一友云真力行者不起此等知見曰力行有何不真若分毫未真不可謂之力行謂講清楚而力行者步步印實是如此
一生云某日前看一堂兄病惻然動侍奉湯藥敬奉起居之念以向來疏淡旋旋退既又思同祖兄弟本是一體然終不能直行

初念曰此非子不力行之過與不力行則學問上知見倏起倏滅不能真性直達流行生云師言直中某病曰我所以勝於子等者只無此知見無此學問生云此是師深造自得來故然曰果力行者亦無此知見學問

謂生曰子志小欲速故起知見此學是終身事欲速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曰禪門重悟故患知見聖門不重悟子今一味沉着力行知見起不起總不須在念

一生云某日來體驗處處見渾然一體曰處處見渾然一體不如處處不見渾然一體有頃曰處處見渾然一體則信道日篤庶可與共學亦善

謂生曰凡聽人言語須要消化若物而不化便在這上起知見子但能力行自然化又曰聽言如食物不消化則反為病力行如健運滋灌百脉而長精神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生每請先生立教莫指破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恐起人知見為害不小且述自知渾然一體之病不能驅除先生曰子志小器輕欲速求效故有知是渾然一體之知見豈可概人若有志之士步步力行但見不渾然一體力行到入真入微處亦不見不渾然一體亦不見渾然一體

謂一生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某生所見不過浮淺之影子耳夫愛親敬長之一體孟子在孩提時說今人欲如孩提之愛敬何可得也若指今人日用之一體則在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時說此是何等危迫境界何等沉痛心神而豈浮淺之影子乎又曰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於真情之發見知性非於真情之發見知情此際幾微之辨非親證一體者烏足以知之生出嘆曰使生有一日自得之時方知目前所見之浮淺亦方知吾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原不為學者之害

篤志為學者心性上絕不思量卜度絕不計求功效不以有所見為喜不以無所見為憂只是一團真精神緊切切不計前算後學者最忌在聞見上討分曉看人書冊聽人語言思想卜度自以為曉了無疑不知只是別人的見識與自己有何干涉世之聰明求速效者往往如此不可不以為戒

須深造自得一知半見有何用切不可先橫一求覺之念若先橫一求覺之念工夫便不得力先橫一求覺之念亦只是立志不真

覺不是要得來的并工夫亦不是要做便做得的不求做工夫而真志無間斷即是工夫不求覺而真志無起倒自然會覺

一生見曰竭盡苦功二十日始有所見先生曰且未言所見請先言工夫是如何生畧述數語曰工夫如此則所見可知此不是得力處是子作病處生又述所見日子苦思力索無處湊泊尋出一

求仁錄輯要卷七

四

條路徑耳此非好路徑須速置之問如何得有一覺曰覺不是要得來的譬如正睡着時忽然甦醒是豈汝要得甦醒耶是豈汝曉得甦醒耶即使有人喚醒原與自醒無異又曰不但覺不是要得的并工夫不是要做的志不是要立的要做的只是安排要立的只是意念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真工夫由於真志真志無起倒真工夫無間斷子前日工夫正未是在

求知孔孟之學脈者有二念當去其一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其一欲明心見性心意上操持以求誠正者不過墨守主敬而止欲明心見性者始必入於無善無惡之說終必學佛參禪二念不去而欲知孔孟正學如望南而趨北亦何益哉

今與學者言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尚有信之者言孔孟止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切底言心性其能信之者鮮矣與之言強怨反求愛親敬長即是知性工夫豈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

路而專從事於此哉

後世學者心巧而見小故不能舍治心之功頓悟之路而專從事於孔孟巧心小見遂各自成其學術以亂聖人之道嗚呼有守先待後之責者焉得不深論而力辨之哉

聖學從力行人禪從疑入從力行人者自得其渾然一體之仁從疑入者不過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而已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即孩提稍長之時而已行矣所求乎子道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道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道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之道先施之未能行之安得不力乎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力行斷斷必然而安所用疑也

禪門是走黑路聖學是走明路審知學脈而信之不疑始能貼體躬行躬行純密則信念篤其信念篤則其躬行愈純密愈着實非如禪門豁然大悟始有實地可據

求仁錄輯要卷七

五

又曰禪門之悟在於疑俄頃真疑即獲實悟此之吾儒畢生力行者難易何止十倍然且禪門微悟者甚少其人吾儒之道只重一力行力行則可以知性行少不力即不能以必知性力行無其人則安得有知性同於孔孟其人者聖道絕續之關真可危也知與悟不同悟是禪門事禪門一着子是從未嘗省及者故說作悟知是人倫中習行有素不過一覺着而已聖門言知言覺不言悟原有意在

禪門是從未嘗省及者故不可以言教一經發洩則不能起疑而悟矣聖門是印實目前故無不可以言教信之篤行之力自有一日自得而居之安毫不用疑

今為程朱之學者不喜言悟謂悟即禪最是蓋象山慈湖白沙陽明龍谿言悟即影響於禪矣但因此遂謂必無待於聞道知性則不可夫子云聞道是豈聞見之聞孟子云知性是豈思索曉了之

知然今世止有禪悟而無聖覺則其不信亦無足怪也

一生閱近溪語喜其當下指點使人易得人處先生曰當下指點是禪宗事近溪當下指點相沿於心齋只是指點顯明適誤人耳若某則但教人篤志力行自有知性之日不能當下指點人入悟然不長人虛見不誤人落識神確然性善真血脈與孔孟不差毫髮

生云先賢皆云學有疑則進先生却不取人疑然弟子終不因先生所不取而遂蓄疑於心故特以讀聽祈先生暇間賜一書詳示之以豁其疑答曰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人本來性善力行則性善現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故吾人但當自勉於力行自勉於力行則復本來之性善其知性也自是性善真脈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豈不可以知愚時時言孝言弟言強恕反求之旨乎豈不可以知力行孝弟即是求仁實地力行強恕反求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六

即是心性工夫乎又不可以知致用即所以立體理事即所以存心乎彼不知者反以為孝弟強恕反求此是致用而非立體必主敬然後求虛靈知覺住為立體工夫不亦左耶夫力行則性善現前主敬則虛靈知覺現前顯然各別特味者不自知耳愚所以不取人疑者為吾儒性善故從力行入佛氏性空故從疑入疑則心意識不用事疑情重極命根忽斷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有何知覺有何見聞無知覺見聞是謂性本空故禪宗疑根斷際無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若疑情未極命根絲毫未斷尚有知覺尚有聞見有知覺聞見則有心性有山河大地一切皆有未是真空決不豁悟性空堂堂卓立故禪宗最喜人疑而曰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若吾儒知性工夫而亦從疑入安得是性善安得不是性空愚謂前賢之言性有本於佛者今觀前賢云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云大道本無階級而以疑為階級云經此大疑沉着研究

苦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是豈不以從疑而入故言性本於佛乎又若所云學者須先會疑有不疑者只未實做工夫疑即其窮理工夫窮理即其知性工夫其中因疑得悟者其知性本乎佛有疑則推尋講究而推尋講究不越乎理氣者知性本乎老有不可不辨者嗚呼用疑如是愚又安得取人疑乎若生所云則是該不用疑孔子何以言疑思問中庸何以言擇善思又何以屢提審明為學之脉路夫審明為學之脉路有多少疑有多少問多少思辨在而何以不取人疑也嗚呼當今日而有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者乎吾未見其人也當今日而有弗能弗措弗知弗措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擇善者乎吾亟欲見其人而恐不得也苟有之則必審明為學之脉路灼知吾學乃孔孟之正學大道而篤志力行之弗措必能知性善而得孔孟之正脉不失足於異端嗚呼此孔孟之幸也吾道之幸也天下萬世之幸也若生則雖讀吾書而不會吾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七

意任臆武斷拒為異說則有之矣又安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善乎又安可謂之能疑乎

又嘆曰性人人所同知性盡性者孔孟之學耳禪宗自謂知性前賢各自以為知性但與孔孟之言性不同性學自孟子來不明久矣今諸子既得聞孔孟之性學欲擔當二千以來所僅見之事而依依息息似浮若沉精神不奮真志不發天難掛帶起倒盤桓吾見其奄忽就盡而已矣嗚呼孔孟之學終不具明已乎吾焉得而不憂焉得而不懼

謂一生曰聖門學脈只一路而足下一步人人不同譬如射者數人於此同射一鵠同有一置足之地就其足之起處各各有一條路就其矢之所期則各各俱中紅心格通人我以復渾然一體之仁只此一條脉路在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則如見如承不欲勿施樊遲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言忠信行篤敬

曾子則日三省吾身有子則孝弟為仁之本似乎各各不同其實只此一條脉路忽嘆曰後世之學豈不各有一條脉路又豈不各各欲中紅心奈失足於佛老故卒與求仁之學遠嗚呼學者苟不安於流俗各有其志趨只因學脈不明所以志趨不副本性亦各有其躬行只因學脈不明所以躬行不恰本性自學紛岐以來人各有心性之見各有心性之說所以躬行不歸血脉嗚呼人各有心性而各各惑於他說各各真性不顯目前躬行各各不歸血脉愚又安能燕然坐視而不與之提清不與之明辨乎

求仁錄輯要卷七

六

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不遇明師故得之艱難遲暮顏子有子曾子遇夫子在前領得頭路清點得眼目定故得之易且早生云夫子天縱聖人恐不應爾先生曰天縱二字出于貢之口子貢在孔門極聰明見夫子聰明多識又自己所不及故以天縱推夫子何得以是而信之天何嘗限量人人只不立志自限量耳若人人立志人人天縱何獨夫子生又問志學章難會或是夫子故抑退以引學者先生曰聖人皆實語但以自己所學所至期人共學共至耳豈有抑退以引人之理

又曰吾但見夫子誨人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腔成物之仁腕腕懇懇如親之望子醫之療病學者何故自生曲折甘于退墮也耶
人皆謂顏子勝於曾思孟 謂顏子當未到曾思孟地位蓋造詣

無竊多歷年所則深抵其極顏子早卒故當未到今觀夫子所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及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等語亦自可見一友大不謂然先生曰顏子是中行曾思孟是從狂狷入如晉楚之富等語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及不悅繆公等事便可見狂狷雖道器而不如中行之渾然故謂顏子勝於曾思孟不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非身到神化者不能作孟子作七篇時年未甚晚至八十餘歲而卒安知其不到神化此所以謂曾思孟地位顏子當未到若顏子而永年便可到得聖人地位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不可以氣魄承當不可以知見領取蓋原無境界可擬無知見可入亦無他語可替換若不深造自得無從理會又曰他所謂渾然一體皆有講說可意會却玄虛聖學渾然一體無講說處却實落若不深造自得亦無意會

求仁錄輯要卷七

九

學須實有諸已須深造自得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未及足一句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人未嘗自得輒曉曉論學不休何哉又曰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今人杜撰蠻做無立脚處却硬要論心論性說是說非主張學問論斷聖賢豈不大惑

學須自得不自得而云見只是虛見只是推測凡看前賢語錄或聽朋友言說而推測附會以為知道者只是自欺愚見朋輩中多然若真正有志之士要親承堯舜孔孟學脈者不可如此

此是萬世之事若有一毫矜眩之心有一毫凌駕之心有一毫自欺之心何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明道所以仁天下萬世豈得先不仁於自己若不能成已是不仁於自己也

學問須自己實歷到方得親切方可曲成後學若只影響測度自已向沒交接何以教人

學無實得出言吐語決不能親切諦當自是不容偽

今世道人心不正士類有名為為學而實立意好名用其聰明推測道理以為能發先賢所未發或不信正學或雖信而不能降心從教反竊取言說而附會之謂能酌中取長者多矣豈知正眼未開縱極其精思立其見解難逃有識者之目則何益矣

人若是影響測度之語這裏一見自洞知其肺肝以是知看人言句不出只是自己眼目不明

凡發明聖賢之言辨論前賢之說若有一毫立異好奇之意有一毫矜名炫眾之意有一毫凌駕前賢之意有一毫吹毛求疵之意縱便說得十分是當已得罪於聖賢得罪於前輩得罪於天下萬世

求仁錄輯要卷七

十

學者實有為己之心方可與論學凡入於一途之說以拒人者皆非實有為己之心者也

前輩俱實心向學實有工夫則浮氣自歛言動舉止自厭寧靜今論學者率多爭競粗心暴氣動盪于言動舉止之間無論所學之是非即此已不是學矣又何論學之有

一友謂先生執見甚堅旁一友以告曰友某謂君所論粗淺某謂此是聖學正派彼既不能信見君持論堅確遂有此言先生曰知得真持論自然堅確又曰某在玉峰諸友多謂某執某謂須論所執之是非果非則謂之意見謂之執初果灼然知性對同于聖人則謂之知止有定謂之自得居安執豈可樂論夫擇善而固執之初學須執允執厥中聖人須執必也正名夫子嘗執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較率孟子嘗執執其可樂非哉

一友見先生論辨諸賢詫曰不能格通諸先賢說甚格通人我先

生曰辨諸賢正是格通諸賢如君言孟子論性盡斥眾說亦謂之不格通人我耶

或勸先生弗辨諸賢為隱惡揚善者先生曰此本非惡焉用隱或曰既非惡何必辨曰以雜佛雜老之學而竄入孔孟豈不誤後學耶某為千聖學脈辨為天下萬世辨豈好辨哉因嘆曰諸友若能信某之學的孔孟之學則自能信某之辨有不容不辨者而諸論皆息矣

大抵讀書聽講須虛其心平其氣如一無知識者然則是非可否燦然自明今之聞某之學者先橫諸賢之成說於胸中故其聞之也如未嘗聞而其辨之也一無當於辨嗚呼未嘗摸著已鼻而自謂能知毫不搔着痛癢而自謂能辨比比然矣吾其奈之何哉又曰無大志則眼界不開無虛心則九泥自足無新得則舊見難除以是三者而不信聖人之學又焉足怪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學者須以聖人為師今皆以後世諸賢為師所以學術亂迷惑無已

學者不知聖人之道焉知後世諸賢之非今發明聖人之道反以為不合後世諸賢而不之信可哀也已

一生云先生尚可受人欺恐在朝廷之上誤事不淺先生曰某未嘗受人欺汝試說看生云已忘之蓋先生受欺不過言論之間無關利害又云若是聖人一眼便看定了人必有不同先生曰吾雖不是聖人却是聖學一眼看定了人此是英雄本色若聖人則不便去看人亦不忍看定了人彼其人自然呈露聖人亦自然先覺亦有明知其人欺偽當其議論侃侃可聽時便自贊嘆亦忘其為欺偽過後即望其人進步決不料彼前言乃一時欺偽必無長進吾心如此聖人當亦然生云方知先生渾是一團元氣先生曰此未必然但子大病在畏受人欺每用心億逆反自處於詐不信生

云某受人欺多不能不然先生曰此是為利害所奪世趨所轉喪却本來忠信之質子若不痛自懲創脫去舊習先已失為學之基矣可不危哉

又曰古人云量可學知人之明可學若造渾然一體之實則吾之度量即天地之度量吾之光明即日月之光明但雖是知之如未嘗知者然故人亦不覺即我於二三子亦不十分搜剔前輩云容得天下人方能教得天下人若一搜剔人便畏不敢近二三子立志真切不真切工夫懇到不懇到何必親供當到我前時已是說與我矣生云先生固未嘗受人欺曰吾亦不敢謂竟不可欺但與人相處太露英察只是薄德吾不為也

範謂先生於一生行陽明待心齋之法先生曰此豈可槩施行一挫折是為成就一箇人亦顧其人可受與否天之生物雨露固是全生霜雪亦是培植但霜雪非其時則為災異教豈可濫施哉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三

謂一生曰人之前過甚不足責我與人交並未嘗以人前過為意即有告我者亦不之問但須自此以往篤志力行期於無過耳如人之醉者何所不至雖有褊心決不責醉時之過於醒時我心如此聖人之心亦如此即上帝之心亦如此

不得以前過自棄不得以前過棄人
答生書云生云鋒芒太露於筆端嗚呼此則非某之過也蓋孔孟之道昭如日星坦如大路自諸賢以佛老之說亂之以杜撰之學障之遂使世之學者以聖賢之書就諸賢之說以後賢之宗旨攝前聖之真詮而孔孟之學脈遂不可復問泮其堅志策其毅力辛苦一生而終成違孔悖孟之學術嗚呼豈不可痛乎豈不可傷乎吾實痛之吾實傷之故不覺鋒芒太露於筆端也雖然亦學者自狹其途徑自苟其志趣眼目印定於前賢而不肯廣求其說故孔孟之學脈終以不明若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至一月商

至半年或至終歲則是非可見黑白自明自知愚之爲千聖學脈之苦心爲天下萬世學者之苦心見吾之辨一句一淚一字一血讀吾之辨句句痛其肝腸字字傷其肺腑尚見以爲鋒芒太露乎尚以爲鋒芒太露而爲吾罪乎今之能寬其途徑大其心胸與某商者誰也眼目一印印定志趨一局局定人有辨論則拒之爲異說斥之爲好奇而不願聞然則愚之說雖無不印合孔孟其能信我乎愚之學雖得孔孟正脈其能從我乎然則鋒芒太露於筆端生安得不云爾乎

又書云某學問有年幾次出荆棘入荆棘幾次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一旦知孔孟之道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含悲茹痛憫孔孟之大道如是而埋沒者二千餘年孔孟之正學如是而後世之學出入迷途盤桓荆棘者數十餘家憫天下有志之士皆欲如予聞孔孟大道正學之樂而皆如予出荆棘入荆棘拔足迷途頓足迷途之

求仁錄輯要卷七

重

苦故不憚直敷心腹腎腸昭告天下曰孔孟之大道如是孔孟之正學如是其非孔孟之大道正學者如是嗚呼此某之心也而豈敢自謂已足冒然登座講授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天下之士有諒我之苦心而來教者固所深願有不諒我之苦心而致責者亦所樂受也

朋友雖聞正學不見傾向只是信道不篤只是信某不下信某不下非朋友之過乃某不肖之罪也嗚呼念至此焉得不動心忍性焉得不懲悔遷改惡得自輕惡得少緩苟自輕自緩使朋友終於信某不下使孔孟之學終以不昌明豈非千聖大罪人豈非萬世大罪人

謂一生曰人須動心忍性始得只如某已自任知性然動心忍性一着未嘗少寬生云動心忍性是某等初學事先生只是大而化曰豈敢然只今日與朋友言學開人意見不得起人篤信不來焉

得不動心忍性孟子謂仁在乎熟熟仁之功只是精義精義則氣岸自容不得習心習氣自着不得精義至於入神則用自利德自崇夫然後可以語至德凝至道而守先待後不虛也

一友云今人俱謂禪宗無用從來高禪豈是無用先生曰禪宗極重作用但其用與聖人不同禪宗作用人不能測聖人舉動人皆信服友動容曰聖人惟一條邊線實實躬行故能如此先生悚然曰惟其然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禪宗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吾儒亦貴乘悟力而行一切習氣乘悟并消其悟處不同則其乘悟力消習氣處亦自不同然禪宗能此而吾儒反不能是謂不如黃稗也

禪宗保任之法只是常提出身子便恰恰真空雖日涉塵囂而任運無心決不牽之而去密雲所謂日抱主人公力能入三途異類

求仁錄輯要卷七

重

者如此而已若吾儒則在體貼真修綿密盡分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方恰渾然一體

聖學始終重在力行蓋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始恰渾然一體其初不力行則不能其體渾然一體而自得其既不力行則不能貼體渾然一體而保任故大學初曰物格而后知至謂自得也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謂保任也苟不力行則初不能自得而知至既不能保任而知至其可或忽乎

吾人一身萬化之本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人心之向背天心之欣厭學脈之明晦關焉甚可畏也有志之士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純修密行點滴無漏斯能天人交格而昌學脈於天下萬世

孔孟之道明斯天下有太平之期民生有得所之望世道有還淳

之日人心有歸正之時若吾之行已有疎失則無徵不信而孔孟之道終不能明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期民生終無得所之望世道終無還淳之日人心終無歸正之時矣吾之罪比之寇賊塗炭生靈者更有甚可不懼乎
孔孟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為君者以此治天下為臣者以此相其君而治天下孔孟不幸而不得位行道則以此教天下而為師故吾儒之道關係天下萬世之道也吾道關係天下萬世則吾身關係天下萬世

求仁錄輯要卷七

七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八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問學

前輩之學多有重誠意而指致知格物為誠意工夫者以愚觀之亦是蓋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者心也苟能如其心之本體亦何必正者有不正亦難加以正之力故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留也流行之本體不可用力而留者可用力故前輩之學不重在正心而重在誠意也然心何以留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充滿所謂率性之道也所謂不思而得中誠者天之道也其次則有不忍人之心而需遲不達又不能遽爾至沒故留不能即泯而留即是其良知不容昧處徒有其意則謂自欺自欺者必不能自

求仁錄輯要卷八

慊何不即其良知之不容昧者而擴而充之擴而充之之謂致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良知無懸空而致之理必有所在在格物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不忍不為良知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致知在格物也致知格物則心之留者自慊而誠矣夫然而復其渾然寂然直達流行之心矣其於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待擴而自然克滿者爭先後着耳然一為安而行之一為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則一也故前輩之重誠意未為無見也問心上不可用力意上獨可用力乎曰誠意先致知固不在意上用力也問自欺則意不誠即是心不正否曰然不必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何若即自欺便意不誠亦便是心不正問所以自欺與自欺之流弊曰彼何以自欺也良心不能泯而私吝又不能克故隱忍而自欺也如是安能自慊然其初尚謂之自欺尚謂之不自慊久則陷溺

其心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而欺人矣故大學又極言其狀而要之以必誠其意

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尚安得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乎尚安得有不在而至於不見不聞不知味乎尚安得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之辟而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乎是致知格

求仁錄輯要卷八

物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可知也故大學歷推所先於致知格物而總提其要於修身達不忍不爲於所忍所爲而充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在是矣故又不但曰修身而曰修身爲本本亂與所厚者薄正是不能致知格物本亂而未治者否薄所厚而厚所薄者未之有正是不能致知格物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故大學自欲明明德於天下歷推所先而必歸其要於致知格物又反覆於物格知至知本知之至以見致知格物之爲先務而修身爲本之爲要領然均一修身也而用力之先後重輕其漸進之序自有必不可得而越者初學習心用事動印人我之見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自隘之吾心本渾然寂然直達流行而自窒之致吾之良知以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至性日漸充滿而復其本然之量時時見前而全其直達之體盡心知性此其時也然真性雖復而不無

分毫滲漏習心雖銷而不無倏然萌動生熟之介真妄之際用力尤不可懈密密運思於吾身之動用上交接上常懷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懼常抱須臾離道之憂不戒慎而戒慎不恐懼而恐懼則習心消絕不至萌動真心飽滿不至滲漏乃存心養性之要道也迨其久也不着重心性而無非心性不着力存養而無非存養事理日融內外無間盡人性盡物性即是盡吾性吾性只在盡人性盡物性上盡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修身吾身只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上修始真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立命其在此乎夫均一修身也而至此始言修身蓋致知格物全是擴充四端以復渾然一體之心性重在致知格物重在心性也至於物格知至則不必致知格物矣而復性知性之初惟恐渾然一體之心性時有滲漏戒慎乎其不睹恐懼乎其不聞兢兢乎存心養性之爲務重在存心養性者亦重在心性也存養之熟心性無復滲漏之虞始可專言修身其修身也全用力乎威儀言動之間接物處事之內似不知有心性者然似於心性毫不必有工夫者然故至此始曰修身以俟也全力修身則威儀言動日入於融細自恰得乎天則之自然處事之條理日入於精微益曲中乎人道之當然內外融貫全體渾然庶幾乎形色即是天性真是全力着重心性也細析之有三節之不同似乎一節卸一節却正是一節密一節雖然亦無所謂二節也總是力行有生熟之殊候耳力行生熟即是真性用事生熟故用力不能無先後重輕之序而苦心斯道者自有所不得而越也

求仁錄輯要卷八

問用功之方曰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用功之方曰事俱說作集義然否曰然曰聖學要領只在格物孟子何故又云集義曰集義即格物未達曰所行不得宜只因有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所行自無不宜豈非集

義即格物曰先生謂格物非格事孟子何故云必有事焉曰物者身家國天下格之即是事曰容有無事之時何故云必有事焉曰格事則有無事之時格物則無無事之時又未達曰格物則日見物之未格日見人我之習見未融日見渾然一體之性未直達時時自責刻刻反躬故曰志於學即是事曰真志即是真工夫曰勿正說作勿預期其效然否曰非也勿正連心讀謂勿正其心也集義則無容自欺無容有所無容之其所而辟心自然正若以集義為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是平白地分了內外一分內外則所謂心者非其心而所謂正者非其正也不過見惺惺寂寂者以為心之體用矜持把捉者以為正之功耳且盤桓於念慮戚聞於胸臆執滯於意識欲正愈見不正不正而急求正則不得不重內而輕外研理而畏事離人羣而靜坐觀心集義之功不得不疎畧矣視聽言動自相撓亂念起念滅自作糾纏一身之五官四肢尚不能

求仁錄輯要卷八

四

渾然一體而况於身家國天下渾然一體乎救過之不暇而奚有於齊治平乎正心之為害如此勿忘勿助長是申戒之詞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勿正心非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當勿忘勿助長也正心是為學大病故下專就助長反覆言之曰正心何以即助長曰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操持於方寸之中心本不識不知而欲其靈明炯然豈非助長乎豈不違心之本體乎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揠苗之喻甚切人自不會耳曰大學何以言正心曰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遞推至格物故中間必言正心然其入德之功自在格物不在正心也集義即格物孟子單提集義故必言勿正心本自明白曰朱註亦謂勿正連心讀亦通又謂與大學正心之義自不同何也曰程朱之學恰是以集義為未足而又加正心工夫者其言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是無事也又曰如欲為孝不成單守一敬字

程朱恰是正心而必有事焉重在正心也故其言若此曰告子勿求於心之意如何曰告子正是強分內外但與程朱不同程朱正心而又集義兩頭着力告子舍集義而正心獨守頑空孟子只念念集義恰是正心工夫若又去正心反是大病也集義即是正心則吾心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心得其真正正心與集義分則吾心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心既非其心又何正之有故必有事是聖學大主腦勿正心是大主腦中真訣竅知乎此則凡持敬靜坐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整齊嚴肅則心自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中養出端倪收斂保聚常提不放還元歸靜攝知歸止內觀返照神馭氣氣攝神存神鍊性性歸於命命伏於性魂載魄魄載魂止觀根塵諸說皆不攻而破矣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五

一友謂前賢多有提第一念者其說最善曰第一念大有辨孟子指乍見惻隱是第一念即是性善面目後世之所謂第一念則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佛氏空有不一之說而已友又謂學須識取第一念曰既空有不一矣又何處識取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第一念但當擴而充之耳又何必識取又謂之曰深造自得之君子念念是第一念力行近仁之君子亦念念是第一念念念是第一念則渾然性善形色天性矣今但當力行深造以求自得耳若欲識取第一念遽自以為知性不幾自誤耶先生每聞諸友言靜功輒嘆曰天下皆自私自利之人安得太平見前輩教人靜坐輒曰敢問靜坐何為嘗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盡力於人倫日用恰是心性工夫離人遺事遠道轉遠又曰友生相見者多言有俗事此即可見其不知學世間何嘗有俗事至我前者俱當處置得宜俱我所當盡之道曾子為人謀豈必非俗事日以此三省其身毫不敢寬假是人以為俗者曾子以為道人以為累於俗事者曾子以為切己工夫是知事本非俗也人

自俗之耳事本不累人也人自累之耳聖人之學本非閉門靜坐以爲工夫亦可見矣又曰志學肫切則雖倥偬之交而不撓亂是謂真靜豈必靜坐然後靜哉又曰志學肫切則日涉於倥偬能自信其爲工夫否則治繁理劇或本未嘗有過而不能自信矣一日與一生論前賢靜坐之說曰前賢靜字卽敬字總不過收拾此心令專一耳生謂靜卽是敬先生見之甚明但敬又以靜爲本日則前賢謂無事時存養此心專一則遇事不至撓亂耳故云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然亦非必舍動求靜俟存養深固時方應事也有事卽事存心無事攝心息念有事卽事存心則動時能靜無事攝心息念則靜時能靜故云動靜各做工夫兩不相靠則無間斷生謂靜時涵養本原稍定縱有逐物一覺收斂有着落處不然縱收斂亦無着落處所以必靜爲本日此則前賢所以有靜以立體動以致用之說要之止是一靜靜時靜動時亦靜又其實止是一敬靜

求仁錄輯要卷八

六

時敬靜時靜動時敬動時靜收拾此心專一之謂靜之謂敬非棄事物以求靜也曰此固學問之道聖人所不能易曰聖學不若是其沾沾收斂心神也生日不收斂心神何以能靜曰學者果卓立真志則其心一其神凝精神嘗王主宰嘗健自無不靜豈非收斂乎又何嘗以收斂心神爲務也生欣然曰然又曰然則工夫何如曰真志卽是真工夫若志與工夫爲二則志非志工夫非工夫矣曰豈有空空篤志者乎曰不然志在復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而日惟強恕反求孳孳格通人我日見人我之未通渾然一體之性未復有事無事精神志慮總注射於其上無一刻可自逸之處此豈非志乎此又豈非工夫乎又何嘗動靜各做工夫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如前賢之爲者乎曰然則前賢之學動靜俱是收斂心神有事亦如無事聖學動靜俱是格通人我無事亦如有事矣曰得之矣無事亦如有事是爲真靜是爲真收斂

生未達曰無事亦如有事豈勞神役志皇皇不定之謂耶謂有所致力之地則其心凜凜常若不及孳孳惟日不足而凜凜孳孳之心則寧靜者也收斂者也不放逸昏散者也知此是謂真靜是謂真敬是謂真志奚必主靜而後靜主敬而後敬哉生躍然曰先生常言君子戒慎恐懼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故不容不然今始知之想堯舜兢兢業業過了一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如履當日心法如是如是果然不待存心而後心存不待收斂而後收斂也曰日行一周天行一周而過一度何其常動然亦何嘗躁擾地鎮而常靜然生長收藏何嘗有一息之停水流而不已靜莫若水山出雲蒸雨動莫若山真動卽是真靜世俗紛囂動而不能靜沉空守寂之徒靜而不能動動而不能靜者動非其動也靜而不能動者靜非其靜也前賢但以救世俗之動而不能靜者耳豈知學有要領則常動卽是常靜也哉

求仁錄輯要卷八

七

一生謂靜爲動之體如冬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育不茂曰氣未足以喻性氣有收藏有發舒若吾人心性無時不發見流行安得尋不發見流行之時而謂之靜謂之動之體乎問大學能靜由於知止前賢亦謂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自靜又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似無不同曰理會得道理明透不過推極知識耳豈得謂之知止乎有定由於知止所謂自得之則居之安也能靜則自知止後真修綿密所致故曰能靜而不曰有靜聖人立言之微意亦可見矣既知性而真修又極其綿密則真心凝固當體是靜若格通人我者力行近仁則亦靜而微與能靜者不同然亦非理會道理之靜可比蓋一親入於人我之中格通人我以充達吾性渾然一體之知一用此心於聞見之地看道理以推極知識充達渾然一體之知者真性用事理會道理明透者知識已定雖均一靜而迥然不同然

道理非理會可明必審知學脈而力行以深造之則道理日明知由行而進亦由自得而後盡若攝心息念理會道理之靜愚恐是黑的虛靜不是白的虛靜予其思之

靜坐之說本於二氏老氏致虛守靜復還虛無蓋以虛無為性也佛氏止觀識破有心皆妄無心皆真蓋以無心即心也老氏之虛無本與佛氏之真空不同而不知吾儒之性善則一其不用意識亦一前賢之教人靜坐則認心為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夫虛靈知覺常在於腔子者意也識也意識生於有我我則與物對待而識常緣物前賢見其緣物而心常在外也於是靜坐以攝之使之常虛常靜不為事物之所牽引而後可以應事接物為事物之主宰不知靜攝者亦意也識也是以意識管攝意識也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有方所而欲其常在於腔子乎則隱差懸辭讓是非之心當下不自識知而謂其靈明炯然乎嗚呼豈非以性

求仁錄輯要卷八

善之脈有所未審故不能舍靜坐以為學哉

乾坤俱聖人之德坤卦爻詞有不善者特因爻起義易之取義固不一也六二中正尤可見聖人之德爻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釋之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乃據見成之語若說是工夫便是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矣敬義非有兩事以直內言謂之敬以方外言謂之義直內則於事物之來自是條理得宜方外則胸中自是浩然孟子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大也即論語德不孤之旨今說有敬無義有義無敬則德孤敬義夾持則德不孤便失之遠一友問之云不特理足下句則不疑其所行也於文義亦順

仲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二語已盡為學之道事至吾前以義裁決其可否使無不得其宜心有所動以禮樽節其過差使無

不歸於正則內無不直外無不方而敬義立矣說以禮制心則可說以敬直內則不可說以義制事則可說以義方外則不可聖人立一言下一字毫不可少

後世之言敬者若曰學問宗主只是一敬則無弊曰主敬持敬則是將敬作一物以操持此心安得無弊故論敬曰居敬論主曰主忠信則無弊曰主敬則有弊夫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故於所不睹所不聞而不吝不戒慎恐懼知隱微之莫見莫顯關乎天下繫乎天地萬物故於獨而不容不愼豈操持此心之為道乎故曰篤志即是敬曰敬字即是志字或問有明知道之當然而志不篤者如何曰但能知提心之非學而不以操持腔子為工夫時時小心於日用倫常體察於視聽言動不敢少自暇逸亦持循之一法也夫子告子路曰修己以敬告樊遲曰之夷狄不可棄告子張曰參前倚衡其謂是乎

求仁錄輯要卷八

生問主敬致良知之學俱貫動靜獨聖學格通人我似只在有事時而不能貫無事時先生曰若無事時無工夫則遇事安能格通人我又問立志非意念之說某皆常聞之而終不能無疑曰此亦

只是子未知立志耳若果欲明明德於天下即自責不能明明德於天下竭力格通人我即自責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心思常自疑聚精神常自緊切即是無事時工夫所以某常言真志即是真工夫生云此屬起念正問斷曰此本非念何間斷之有生云惕然悚然豈非念耶曰惕然悚然之念即是無念生云更有無念時如何曰須問無念時精神緊切否如是無念則無念而已更安如何作甚生云每疑格通我工夫不能貫該動靜思欲戒慎恐懼又恐落於主敬故敢問此是子未嘗實用力只在有念無念中盤桓所以有此疑若格通人我工夫有漏須戒慎恐懼以補之乃是零星補湊之是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之由來如此適所言自其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不能通人我惕然悚然非戒慎也然悚然之念皆因立志篤切自然如此並非起念今若立一恐懼題目要做乃是起念即已非戒慎恐懼矣不過攝伏管帶不過強作主宰自作其病安得說是工夫生云惕然悚然終屬有人恐聖人決不然曰聖人正是如此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若認一念不起為無念則不特聖學不然禪門亦在所斥遂舉神秀慧能兩偈及陽明戒慎恐懼亦是念實無念時之語云念念起恰是無念若認一念不起為無念則佛氏外道之見耳聖學本不須論至此所以某每不喜為此言愛親敬長何嘗非念何嘗起念乍見休惕惻隱何嘗非念何嘗起念聖人則汲汲皇皇憂世憂民而已矣學者則強恕反求格通人我而已矣又何必論有念無念又問

求仁錄輯要卷八

真心發時偽念即隨奈何曰平日志若真篤則偽念不隨真心而起偽念即隨此平日志之不篤也當下只是責志而已夫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豈非志果真篤則必無不仁者可以加尚之哉生云某等是立出的志所以有開斷曰然有起便有倒真志無起自無倒問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者聖學也某嘗欲念隨發時思充達真心以去之何如曰擴充四端之學原為有人欲則渾然真性有所缺陷惟即吾之真性隨在顯發者達之充之則渾然真性全體獨復矣是擴而充之原為有欲而然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所忍所為人欲也達吾之所不忍不為則真性顯而人欲自去全體復而缺陷者滿欲何足患欲又何必制哉後世制欲之學無本以達之而專從事於未故真性不能即顯而人欲畢生勞攘即竭力遏制欲念不起去聖學遠矣又問主

敬致良知之學似於精明聖學不能然曰主敬是意識用事致良知者本空明圓應然不免於識神者頗多既不免於意識則其精明正用意識之本分若格通人我渾渾一團真純惻怛之誠貫注倫物間有甚精明精明是病非聖學之所取又謂之曰子適疑工夫患人欲總是學脈不清楚耳若能清楚學脈而篤志力行之則無此疑亦無此患又曰凡人私自封則心日隘日塞格通人我則心日廣日通今有疑有患盤桓牽絆則心日隘日塞日覺其苦與私自封者無異

求仁錄輯要卷八

謂見熙曰世言大人小人亦須識其所以大所以小始可立志必為大人而不為小人汝知之乎熙對不愜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是為大人但知有六七尺之軀是為小人但知六七尺之軀安得不自私自利有一切人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安得自私自利安得有人欲

謂一生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子向來不屑流俗俯視一切恰是棄置民物止此六七尺之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何其大止此六七尺之身何其小世之所謂高人皆學問中之所謂小人也子幾為其小者

一生云自領先生教日用間無不曲折留心若分毫未至事即有不得其當者曰然今人執意去人欲如此則不執意去人欲而人欲自無不去矣又執意欲持敬如此豈非修己以敬

力行則真心完滿無分毫滲漏行不力則真性不見前而習心用

事私欲易動外誘易牽百病與矣見有欲而去欲過念只在腔子
甲盤桓非學也惟在本吾之不忍不為者達之則真心當下完滿
私欲之去不啻如燎毛蓋私欲本非吾之固有而真心乃天性之
本然主客之分原自分明也

聖人本無去欲之說亦無有所存主則外誘不入之說但曰人皆
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
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嗚呼此非灼知性善者不能信也

答一生書云勝私釋克已而愚不謂然者蓋已私須是對境實地
上消磨如視聽言動正在人事交涉上勿其非禮故下得已字若
不於人事交涉之際對境消磨則但言克私不言克已矣嗚呼此
聖人一字之辨關係甚大者也生謂靜中一念之私如何撥置不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圭

知對境實地上消磨者其力健靜中妄念自必減省即一念之起
亦隨覺隨去不至盤桓不然一欲未去一欲又生古人所謂引犬
上堂滅於東而生於西者皆勝私於意念中之過也生謂勝私不
可釋克已當以何字訓夫安則為無我勉則為克已有何不明而
須訓言已則有人自是當境對治言私則是意不離腔子盤桓有
何可疑而難釋

又書云愚所謂不須制人欲者蓋恐人在虛見上消磨則過欲制
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也生疑聖賢無去人欲工夫則孟子何
以言寡欲不知寡與去有辨寡者據見在言去者指工夫言孟子
但言寡欲之善如此而未嘗言所以寡之工夫如彼他章云人皆
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
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此欲之所以寡而心無不存也蓋人本無欲欲

生於有我習心也有所不忍有所不為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
心本心也本心充達則欲不能留欲不能留而本心常顯此聖學
之所為異於後世也若不知乎此而但去人欲則滅於東而生於
西制於前而萌於後勞攘一生卒無廓清之期蓋無本以達之則
無不流為腔子中盤桓也夫為學而盤桓於腔子豈小病哉

又書云生疑愚於過欲存理則非之制外養中則又非之夫愚不
嘗與生言好色好名好利與一切妄念皆起於有我之私乎不言
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自欺之本絕有我之根消而渾然天地萬
物一體之真性見前乎而何疑於過欲存理然愚終不以過欲存
理為是者蓋過者過其流不過虛見上消磨自成其過抑於念慮
盤桓於腔子之病也若窒欲則與過欲不同窒者窒其源格通人
我是也即一字之辨而工夫有不同得力與作病不同夫聖人之
言何可以冒昧易之也過欲既非存理亦未得為是又試問生天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圭

理作何存是可知愚之非過欲存理原自有說不草草也若夫制
外養中則更有商蓋未知生所謂制外者制所視所聽之物乎制
能視能聽之人乎若制能視能聽之人則制內非制外且制能視
能聽之人者制為視為聽耳目之官乎制欲視欲聽之心乎若制
欲視欲聽之心則益是制內非制外矣夫所視所聽之物則非可
制為視為聽耳目之官則未聞為學者而但制其耳目也亦制之
於心而已制之於心則仍是過抑念慮盤桓腔子宜吾不以為是
也愚嘗謂生云為學之志果沉痛篤切則心思凝聚精神收斂主
宰常健內力嘗重聲色交於側而不之知非禮接於前而不動念
何必照管於視聽言動者生常以為然矣生又問苟或非禮而視
聽言動之奈何愚曰只是責志只是責志此言也即孟子所以告
公都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言也終非顏子四勿
工夫生所以至今為疑嗚呼吾人為學各當自知其分量今人俱

知顏子天資高不可及而啓口卽是四勿工夫何其不知量也試觀夫子答門人之問但言工夫而不曰如何爲仁但言先難後獲而未嘗期以一日期以天下歸仁獨告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可知顏子分量非孔門諸弟可比矣而吾輩敢望之乎蓋顏子平日本無好色好名好利一切閒思雜念如吾輩胸中之祟夫子微窺其幽獨之中已根尚隱隱在也已根尚在猶未復天然之則全本來渾然之真心故須克之然欲克而於獨居無事之際克治於腔子徒見其盤桓耳所以夫子教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勿其非禮境界當前毅然一決則已根盡拔矣故期之以一日決之以由已所謂顏子之大勇也若使吾輩爲之美色寓乎目卽勿視而欲視之心盤桓不去美聲過乎耳卽勿聽而欲聽之心盤桓不去甚者明知其非禮不當視不當聽而不忍不視不忍不聽不視不聽則若有所失視之聽之則過後必悔

求仁錄輯要卷八

四

寧可過時而悔不忍觀面而失者亦多矣生可謂照管於視聽言動卽是爲學之工夫乎夫愚之所言困知勉行之工夫也顏子四勿學知利行之工夫也只是責志志沉痛迫切則其心一其神凝內力沉重如荷萬鈞之石者然其工夫百倍於顏子而謂吾視四勿爲不屑嗚呼何其不熟察而武斷之已甚也不特此也愚與友生所言大約皆困勉工夫也或者察之不審謂愚爲無工夫嗚呼豈愚之過哉愚嘗講易云閑邪存其誠非初學事初學邪爲主誠爲客不然誠邪兩立教之閑邪只是過私制欲工夫九二則本是誠邪從外入如門外人閑之門外而已又嘗謂一生云顏子工夫不善用便流爲去欲過念不由過制當下斬然工夫峻截誠非顏子不能故不易提抽錄明明載之不可以知顏子四勿與愚所以不爲教之故乎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隱隱已根一日面和根盡拔故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嗚呼豈易言哉四箴自是伊川之學凡後人之解克己解四勿者自是後人之學初無與於顏子今之學者但知視聽言動不可非禮乃初學切己入德之事故啟口卽是克己不知認錯了顏子也吾儕當學公都子不當學顏子孟子告公都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思而能立則主宰常健內力嘗重自不爲物所引而視聽言動可不至於非禮此有槩柄之學初學之所能爲若認錯顏子之克己四勿其不盤桓於腔子遏抑於念慮者幾希又答生書云存養是主人公簡點是奴僕此言誠善但存養是知性以後事而遽使不知性者主敬爲存養是以聖賢之良藥爲作病之砒石不亦誣乎惟知性而後可言存養是主人公亦惟知性而後可言簡點是奴僕生嘗謂簡點卽是照管不知照管者爲人

求仁錄輯要卷八

五

簡點者爲己有誠僞之分照管者全體向外簡點者省察在我有得失之分然論此於顏子則不特照管非四勿卽簡點亦非四勿夫子云克己復禮顏子云請事斯語則是以全力爲之而又非喫力者以全力爲之可知非奴僕之輕而又非喫力可知非過抑於念慮故曰是顏子求仁之學也非可概而幾也一生嘗以不勝愆心爲患某責之以志不立生未能信自後憬然悔悟有日新之機某乃謂之曰志未真篤時雖痛懲愆念之萌無益也痛懲之力未稍便軟正在痛懲之際猶且若此過後有不卽發者乎屢發屢懲屢懲屢發祇見欲之難窒耳一旦憬然悔悟真志果立則欲念永不萌偶然省及從前慚悔憤恨抱胸頓足幾欲淚下痛懲之力比昔愈健此是悔恨從前似於當下無益恰大有益苟日新矣此正日日新又日新之鞭策也一番錐剗一番振勵錐剗從前反鼓振勵愆念自此再不復萌矣此某困知勉行已驗

之良方今日為子言之又曰志未立雖痛懲當下而無益志果立雖深悔從前而有益可見志之不可不立若此生云追悔從前固是有力若當下愆念稍萌痛懲亦自有力曰若立志後又有欲念之萌又當責志深錐痛刺尤不可不用力不容再退隨矣再退隨永無立身之期其可乎

孟夫子入闈中見其婦祖遂不悅欲出之何等剛嚴方正吾儕欲學聖人先於此處謹嚴然後有其基址又嘆曰吾儕於此愧孟夫子多矣安得是聖賢路上人

一友謂先生曰昨親友邀飲將入席妓至眾必謂某當有難色某處之泰然因述明道伊川之事先生不答退謂一生曰使子處之當何如生曰有出而已共坐燕飲某不為也先生曰然人皆美明道而迂伊川不知伊川處之甚正但次日尚有怒色未免留滯耳明道此事大非吾儒本色蓋吾儒之道修齊治平之道也至誠經

求仁錄輯要卷八

去

綸天下之大經豈肯為之哉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妓在坐其可惻隱莫過於此與共燕飲不義怡然不以為意不仁若云不動心於妓抑末矣若此友億人疑已處之有意其去明道更遠

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心中戰鬪至於形癯戰不勝而形癯是為真憂迨其後戰勝而肥形肥之日即其力行近仁之日

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皆其戰勝形肥之日親身實歷語也

一友問看得破打不過奈何曰吾友但就竟遇上看焉能看得破或問之曰學能深造自得然後可謂之看得破亦須戰兢力行始打得過不然習心即起其能打得過乎初學能審明學脈而篤志

力行亦打得過是友絕不知學但欲退於末流既未嘗看破又焉打得過乎

問吾人處世不過貧賤富貴須就在貧賤富貴上打過曰立志真辨得義利明白能打過若只就貧賤富貴上打如何打得過

今人之自寬者往往藉口於世界之不良此苟且之徒無成人之志者也若有志自在我分上論不在世界分上論又曰果是其人雖濁俗打世必不苟且使非其人雖唐虞三代之世亦自苟且又曰惟人人苟且所以成此苟且世界有志丈夫當自我移風易俗豈忍同流合汙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可謂至貧苦矣然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苟在今日豈不大為世所姍笑哉一生曰惟眾人不能而尹獨能所以傳之至今先生曰此吾人本分奚問傳與不傳若有意於傳即是作偽

求仁錄輯要卷八

七

太倉一友來會贊先生安貧不絕口先生曰此不在貧上安若見以為貧雖欲安不能安也某初求道念念在道不知貧今日自得渾渾蕩蕩有難以告人之樂不知貧諸友見某安貧某實不知

一生述居貧家事難處之狀先生曰此皆利害之見即是人我之見若篤志力行之士力盡本分不特不顧利害并利害亦不知又曰力行之士見義直前毫不瞻顧後今人俱為世趨所奪利害所轉矣不深可惜耶

謂一生曰聖人之書本非所以求富貴蓋吾人天性無不可以為聖人而有以陷溺其心則失吾性之本然故聖人教人以復性而筆之於書以垂遠聖人之仁也若以聖人之書為求富貴張本則不特得罪聖人亦是得罪自己生曰今日人但顧目前故不知有此大道曰彼安能顧目前顧目前者惟有志學之士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步步履實地事事在當下此謂之顧目前今之求富貴者但希聖日後目前實事毫不之省不特今日不顧目前終其身而不知目前一步者雖生於世數十年未嘗爲一日人可哀也已

一友問講學志曰學在躬行實踐講如不是先生大稱善頃之間曰君能躬行實踐否友曰未能曰君謙辭耶抑躬行實踐日見不足耶友曰某實未能躬行實踐但愚見學甚不必講曰今之爲此言者甚多但窺其意直是不欲講學耳非謂已知躬行實踐無事於講也如此與自暴自棄何異友曰某雖不十分躬行實踐然無甚過舉曰此正坐不講學耳若講學便見目前之過不少便不忍一日不躬行實踐若真躬行實踐亦不惡人講學

求仁錄輯要卷八

九

世法周旋何故欲厭而去之先生浩然嘆曰將吾人盡性之事視作畏途誤爲世法甚矣哉聖學之不明也兩友未達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聖人之學盡力於人倫日用盡力於人倫日用即是盡吾渾然一體之性故聖人皇皇日見未能曰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兩友所見若斯豈非習俗移人性學不明之過耶兩友遂前問先生先生曰愚皇皇日見未能願亦同於聖人但聖人實實躬行見爲未之有得愚實實不能躬行見爲未之有得此則不敢自謂同於聖人曰豈不見人情惡薄耶曰人性本善惡薄者其習也性可移習習不能味性愚但見人人性善并忘其習日日與人交不見人情惡薄日日涉事不見是俗事固不周旋亦不厭畏曰豈得不用世法耶先生正色曰處理精義察言觀色惟須臾離道爲憂豈得用世法兩

友默然先出又謂之曰愚自十六七歲親長皆憂某不會世法及到與中朋友相愛者皆教某以世法愚只對曰世法我不能只與世不相宜是我學問未得渾融然學能知性方得漸次渾融愚此時雖從事於學而未知性遠說渾融亦太早在然決不肯聽人言語習起世法亦是當日有志世法一語今人習爲固然不知是極大病痛一習世法真心日滴真性日昧趨向日卑陋汗下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今日周旋世故之人俱自以爲得處世之善道不知人若有周旋一念卽處處安排事事作意聖學只貴於誠實擴充四端強恕反求渾然真心直達流行斯是復性亦可以知性周旋世故者安排作意之熟真心偶見卽從納交要譽惡聲處藏身將入聖真種子頃刻變入於僞境此人生之惡病亦今日之時症直達真心是聖學真血脉路亦救療一切時症之靈丹妙劑

求仁錄輯要卷八

九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愚不肖之不及也特拔乎流俗超出乎污世賢智之過也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前輩皆有此語其能入學問一路立身希聖者在此但纔有此見輒不能渾然一體爲此卽禪宗出世之根故也

梅問與匪人相處不能無厭薄之念奈何曰卽此是人我之見故須格通曰聖人於小人則何如曰聖人則遠之而已惡之而已遠之惡之並非厭薄之此所以爲仁至義盡也

一友謂孔門三世出妻德禮之家爲婦固不易曰孔門爲婦最易夫子仁人也豈有刻繩其妻而輕出之理必其婦有必不可容者不得不出耳

聖賢學脈止是仁熟熟則化化則爲聖有諸已則賢雖未知性而力行近乎仁則亦有諸已不失爲真儒

君子小人之辨只在存心之厚與不厚厚者仁之屬也不厚者不仁之屬也以公私分者未是蓋世有漠然無情而公者漠然無情薄之至也

厚之為德從含容來能含容則厚

一友意在立品每言即及之先生謂之曰不可有立品之心有心立品即是作偽蓋此念原從名根上來此念不除胸中夾雜掛帶決不乾淨難與入堯舜之道矣

人他事或可容偽至于學道則真切性命之事必不容偽學道而亦有名心偽心是不可解

學道而亦有名心偽心則其人必無還淳返樸之日矣豈不可哀也哉

今學者稍有意於學問輒有一架子於胸中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各有架子嗚呼此名為信學而實不知所以求學者也乃沾

求仁錄輯要卷人 辛

沾信以為道在是不亦可惜也哉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然拘架子者雖非有意虛偽恰是虛偽善哉前賢之言曰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纔有億度即屬知解纔有湊泊即落格套纔有莊嚴即涉氣魄皆是義集王霸誠偽之所由分也今之學者皆以知解認為實得以氣魄支持格套者也非虛偽而何

真學問之士無架子於胸中故無架子可拘一切視聽言動接物處事自率其平常而已乃或者以無架子而嘗之是真無識之徒也

無架子於胸中而率履平常者易見疎失有架子於胸中而規為做作者每覺可觀豈知疎失之過小做作者罪大疎失者但自嚴其戒恐恐懼之心則不至離道做作者氣魄上支持以為工夫作為上湊泊以為集義難與人堯舜之道矣

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為道者每不耐人毀譽

揀好題目做故有架子於胸中而規規做作以為道揀好題目做故不耐人毀譽嗚呼真俗士也已

一生問 某於言動舉止習熟簡便今一時收束不能奈何曰若篤志為學則心思專一精神翕聚言動舉止自爾收束子今只在言動舉止上求收束安得收束蓋學須有本有本則易無本則難有本則真無本則偽縱使子能收束亦是安排做作的伎倆何當於學

一生問 居家不能盡遵古禮如何曰孟子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子若事親從兄真愛真敬則和而不流有自然之節樸而不野有自然之文委細縝密曲盡其禮所謂禮所生者是也若不能愛敬真至即盡取古禮而復之人而不仁如禮何

一生問 古禮古樂不復可見今發明聖學未知可復先王之禮樂

求仁錄輯要卷人 辛

否曰先王制禮作樂皆本於吾性之中和子能致中和即得禮樂之本原何憂不可復

謂一友曰吾儒行履方正正是其本色故夫子晚年神化而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正之謂也又曰世皆以方板誚道學先生而謬稱吾夫子當時處世極圓不知最方板莫如吾夫子觀今春秋一經可見

詩文字畫與一切才智技能易於自高慢人為學則日見不足無高處一體真性無慢處今學道不明人於學問之士先以自高慢人億逆之矣若學問之士少有疎率不及檢處人即啣自高慢人之憾嗚呼危哉

生問 方人亦無害否曰真實為己而辨別其人之是非為己之從違則亦無害然偶有所及則可若恃此為學則不可又曰真實為己雖論他人亦是為己不然雖論聖賢之學亦只是方人而已

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忘已成物仁之至義之盡也嗚呼有是心以爲之君則不患民不協於中有是心以爲之師則不患學不昌於世今人有一善沾沾自足惟恐人不知以取諸人以爲善爲恥即或取諸人又沾沾自足自以爲能取也其視舜之心量何如哉

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渾然萬物一體之心並天地而賂日月大哉舜也斯其至矣

武王不世邇不忘遠真渾然萬物一體之聖人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圭

聖學止是仁故知天地止是仁惟天地止是仁故化育萬物於無窮聖學止是仁故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皆仁也一友云渾然一體者儔類中無好醜之念涉世俗無厭薄之念先生曰此何足言某於是非高下非不井然却無好醜之念雖不廢

非人怒人却無輕薄之念不特不厭薄亦并不知渾然一體遂指謂學者云余初最嫉俗輕世使不學當仍然耳子等亦知所以用其力乎

語一生日某生述近處家庭日用信任自然覺便妥貼因謂之云莫作此見有自然時有須勉強時愛敬真心暢滿浹固是妥貼若真心雖萌未能直達充滿果能勉強推致亦是妥貼初學不論自然不自然只一味勉強勉強之極自無夾雜回護之病自無苟且姑容自尋出路之病勉強之久則真心日完滿克固天真洋溢油然藹然不知不覺自是妥貼此乃勉強中之活潑鼓動克長流露處今人只無志爲學若果志於學真心萌動未能直達暢遂便於此心不慊有不勉強不得者是勉強即自然也至此自不容已亦忘其爲勉強矣某生蓋曾爲主敬常惺惺之學過於矜持把捉恐落安排不知矜持把捉純是意識勉強雖是着力絕非意識蓋

矜持把捉是從道理上勉強格套上支持不是從真心上推致故與勉強有是意識非意識之分若立志不真虛偽夾雜包藏回護照管形迹謂之安排分明與勉強推致真心是兩路在安排不是勉強勉強絕非安排矜持把捉不是勉強勉強絕不矜持把捉須要分曉今若恐落安排恐蹈日前矜持把捉之弊而喜信任自然爲妥貼即恐流入率情任意反落情識去也未嘗篤志用力自然不過是偶然呈露不過是天資近道若以此爲妥貼何時有深造自得之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誰人不自然不能擴而充之達之天下又誰是自然志學之士正須在困勉中藏身入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如是困勉自有明強之日故夫子曰爲仁日用力顏子曰竭才孟子曰盡才夫子敏求顏子拳拳服膺聖賢皆如是非討便宜的弘士云向疑先生之教但有自然不及勉強今始知之曰某說格物說格通人我說強恕反求俱是說勉強汝自

求仁錄輯要卷八

圭

不會範云先生嘗說曲致即是勉強日然但曲致有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有勉強之曲致如導泉者已得泉脈便濬去淤泥推致這源頭活水此是勉強之曲致若人情上須委折之曲致即是自然然泉脈已通淤泥便不容不濬是勉強亦即自然曲致亦即直達也生云某亦時真心發見但纔發即有夾帶當下亦深知其非只不能使之不起如何日此處正須自省曾子日省之功正在此處用某嘗謂記論語者篇篇接續章章貫通大有深意如上章言孝弟爲仁之本乃是真心下章言巧言令色即是僞真僞錯雜便須自省故繼之以日省吾身章又如孟子言乍見怵惕惻隱之心即言非內交要譽惡聲亦是孟子於真僞兩念閱歷過來故分割得如此明白子今只是自省果能省身誠切如曾子自無夾帶自然永不起生云每當真僞雜發時僞念比真心更覺自然反疑真心之非真日僞境熟慣故反覺自然自省之久則熟處漸忘真心

自發得有力先賢每貴第一念蓋第一念卽是真心亦有初念非轉念是是卽是真心疑他作麼生云雖是乍疑亦知是真心欲直達自慚自悔此偽念之多事日明知是真心直達去卽是慚悔作麼一念慚一念悔則直達便無力譬如水勢一路則沛然直決支流多則勢殺不能沛然矣生云有時私意倏起懲悔反盤桓不去曰須是一擲不顧懲悔卽是留滯又曰吾見學者能自省的亦少蓋由未嘗立得真志乍緊乍慢乍起乍倒志不能打成一片既不成一片則真不勝偽無限精神空費在腦子上受括吾這裏是青天白日的學問那裏有許多閒憂括在只是志未嘗真須是志打成一片方有幾分學者氣息生問如何得打成一片曰須是思量問如何思量曰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此生畢竟作何結局功名富貴猶是求之於外詩文著作不過些小技能仁義禮智是我出胎便具的不失赤子之心斯爲大人達孩提愛親敬長之良斯

求仁錄輯要卷八

雷

爲聖學不是求之於外不是些小技能可比思量至此自然不忍薄待其身自然生個進取尚友心又思量孔孟之學二千年不明便生個悲痛心我今得與聞正學比之二千年中人倫豈不誠爲大幸便生個踴躍歡喜心我今若不切切向前深造自得豈不枉遇明師枉聞二千年不明之聖學便生個羞恥憤恨心孔孟之道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我性分事今天下生民塗炭已極倒懸已久便生個疾首感額擔荷斯世心今天下邪說橫行淫辭詖行震眩一世稍知求道人人自以爲正學家家自以爲孔孟黃鐘毀棄瓦缶雷鳴方之洪水猛獸之害禍尤烈焉便生欲正人心欲明斯道擔荷千古大事心如是思量如是不自薄待悲痛憤憤踴躍擔荷交發並至則志氣自旺精神自生脊梁自豎脚跟自硬自然打成一片須是打方成一片如打金錫箔然只管打自成一片如是思量來思量去便是打了打通人我亦須

打纔得通知打竹節然只管打自然通某生嘗言工夫須寬寬裏來不是趕緊的此是自解自寬的話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豈寬寬裏來的自無真志自不上緊時起時倒如瘡疾一般熱一陣冷一陣有何結果若果志真則汲汲皇皇步步趕上見有甚寬緊某生自負高最輕忽人一團人我意見正與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背馳尚數苦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豈不刺謬子志爲端人正士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志趣向如此成就自必平常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將入乎下堯舜孔孟不過自盡人道初無過分汝出胎時與堯舜孔孟有何差別今若深造自得對同堯舜孔孟不過復得出胎時故物有甚擔當不來吾嘗謂今人大一日小一日赤子之心本是大人自後年齒日長身軀日壯人日小以見前日小之人回望出胎時大人反生退畏不敢擔當豈不

求仁錄輯要卷八

雷

可笑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傍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脆篤我以為喜有時懈緩我以為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亦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嘆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志大則自真自成一片今二三子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切無擔當千古學脈之心自然疎怠不真篤自然不能成一片自然信不及一日志大則不容不真志小則不容不懈理實如此二三子若志大則憂嘆傍徨如負芒刺兢兢

切切日見不足汲汲皇皇如趕不上汲汲皇皇亦不知其為汲汲皇皇肫肫切切亦不見其為肫肫切切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到此自不容不覺刻刻渾然真心自然覺着此真心時時仁體用事自然親證仁體所謂真心發見處覺着亦是不得已指個入處豈必待此始覺只此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用事便通體是仁全體是渾然真心說甚發見不發見曾子省身誠切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便是樣子若志不真篤不成一片縱乍見發見亦不能覺當下不覺發見後始知不過晦菴所謂察識當不得數况三三子發見後始知亦曾歷過幾次何嘗有火然泉達不容已之真機發發見當下即覺是身親踏着身親覺着未離其位意識不起全體渾然覺亦無覺覺着的是渾然真心覺亦是渾然真心是謂無覺之覺是之謂親證發見稍過即覺已是離其位是有覺之覺非復全體渾然覺亦無覺之親證矣學須親證

求仁錄輯要卷八 美

實覺方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方能對同堯舜孔孟方能對同愚夫愚婦對同孩提赤子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方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方可自任守先待後擔當學脈傳之其人今三三子未嘗親證故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為高遠不可幾及若果親證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真心也孩提愛親敬長渾然親長一體乍見怵惕惻隱渾然孺子一體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性本然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禹由己溺饑由己饑伐罪弔民救民水火周流列國歷說齊梁人見以為不情而聖人止是率性人見以為多事而聖人亦不自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只是曲致真心求復我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在中庸謂之致曲孟子謂之思誠無他道也今人高視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又不能發明明德於天下之志

便以格通人我工夫為不切又或以強恕反求止一支一節之事又或以明明德於天下與格通人我為空廓不實并信不及古聖人之憂世憂民遂謂之絕德不可繼不知汝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亦發怵惕惻隱之心否若汝乍見惻隱不容不發則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無疑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可不任打通人我工夫不可不用力無疑也嗚呼渾然一體之性見在日用堯舜孔孟之心見在日前坦然易知坦然易信只因人自局於一隅之見自信不及豈不誠可哀哉痛哉

求仁錄輯要卷八 毛

是行打成一片所謂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亦不見有本體不見有工夫刻刻渾然真心時時仁體運量不識不知全體渾然所謂親證也真心發見處一覺愚曾與友生言之然不如篤志力行入真入微者之確實蓋發見處一覺者非不從篤志力行入但有發見處可覺亦是真心從習心中迸出從茫然處透露工夫非無間可知若篤志力行入真入微則無一刻非真心不識不知而非茫然無覺步步踏實何待發見一覺乃為親證乎况工夫未至入真入微雖一覺親證工夫仍不能無間如或微有滲漏久將不勝舊習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在斯人矣故守先待後擔荷千聖之學脈者端在於篤志力行親身證實而不在乎區區一時有見之士也

又書云永示篤志力行入真入微自然於真心發見渾身親證不必在工夫有間習心中迸出茫然處透露而後一覺親證既親

身證實自不容不保任自無容間斷果如所言愚方注目以望之
惟恐不得其人亦何嫌而必欲抑之耶不知篤志力行入其入微
已是身親證實必日有一日一覺親證方能自信知性是猶與道
為二也猶是視作奇特認有光景設心等待也為病不淺矣其根
在於習見先賢一旦豁然貫通與悟自心悟良知之說又不無惑
於禪宗之參悟故健美不置耳不知一旦豁然貫通是物物上窮
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之之久則一旦豁然貫通知天下
之物通體是一太極而吾心之太極初與物未嘗有異故曰眾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夫知性不在力
行以復性而在徧窮天下之物理此先賢之知性所以有殊於古
之聖人也至於悟自心悟良知大畧是佛氏一派其言曰莫笑無
絃陶靖節箇中三歎有餘音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良知之虛良
知之無曰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不謂之佛氏

求仁錄輯要卷八

天

之學而何哉禪宗之悟專從疑入疑至人法雙法之頃全體獨露
方是親到空有不一又非法師玄妙之見可以望其項背也今之
學者既知吾儒所知之心性大不同於佛亦不同於前輩諸賢而
猶健美其悟不亦大惑矣夫夫心性不同則知知性不同亦斷
可識也而猶健美不置豈非視作奇特認有光景乎豈非設心等
待猶與道為二乎至若悟後保任亦佛氏之言吾儒始終重在力
行何保任之有從來悟者固無不保任然悟而不保任者亦不為
少矣吾能信其必保任必無間斷乎嗚呼天下不乏聰明才智之
士亦不乏一時有見之人而孳孳注望乎篤志力行其人者以篤
志力行入真入微不同乎一時有見自始學至成德步步篤志力
行必不至有初鮮終千聖之學脈待此而昌明天下萬世之學者
待此而不逃也以重任付之自不得不以中正無弊之道引之豈
故斯此一悟反誤之淺嘗而罔實獲乎亦可以知某之心知某所

以不重悟之故矣

求仁錄輯要卷八

天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鄭 性義門

篤志力行上

生云間嘗與一二友言多謂明明德於天下之志雖力強之而不能惟必為聖人之志自信不容緩曰志必為聖人輒當審聖人之學何在豈非求仁其脈路乎求仁之血脉何在豈非強恕其款要乎由是強恕反求綿綿密密則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是為求仁如此自能得仁生云先生此言覺於初學更親切曰聽之者有親切不親切吾之所言無不親切志在求仁仁是何物豈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耶志在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豈非欲明明德於天下耶又曰但須知仁是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作愛之理生之理又以為知之不息知之充滿則難名求仁去仁遠矣

求仁錄輯要卷九

生嘗謂先生教初學立志且勿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恐驚疑不信先生曰提志求復性亦可人各有性豈可迷而不復生欣然云此提甚貼切先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求復渾然一體之性仍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得已而改換名目非有二語又曰亦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若認以為理以為智慧則失之又曰總不如提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千聖命脈此是吾儒立脚所在志乎此則力量不大而大器局不弘而弘志乎此則行不容以不力德不容以不進又曰天地民物已全身擔荷之矣豈有學不成之理嗚呼此所以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也此所以思狂狷也子等亦勉之而已矣

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格通人我之工夫不切則真心不能凝聚完滿必不能深造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實而自得居安蓋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

潘子求仁錄輯要 卷九

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二

根基格通人我乃其入道之途路學大則立志大功夫大譬之構大厦則基址必廣厚途路必寬平狂者狷者大槩剛毅木納有浩然磅礴之氣可以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古下開萬世與之言立志明明德於天下也不驚其大言格通人我也不疑其緩大學之道非得是人不得若今日學道之士與之言明明德於天下則謂是空廓不切之虛願與之言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謂是行己之一端或謂念在國家天下與我身心不相關某誠問為此言者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否此時任汝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格通人我必不容不怵惕惻隱豈不可見我與孺子果渾然一體古聖人不似汝偶然發見不似汝乍發即泯故堯獨憂之舜洙水警予禹溺由已溺稷饑由已饑湯戮力請命武祗承過亂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周公夜繼日坐待旦孔席不暖孟子不豫色時時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常似汝乍見怵惕今即汝乍見之真

以驗古聖賢可知非不情之憂苦即汝乍見之真以驗性可知是性善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心可知是仁人心也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立志可知欲明明德於天下非空廓不切之虛願即汝乍見之真以驗用工可知強恕反求格通人我非行已之一端即汝乍見之真以驗學問可知某之學非無與於身心者矣某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蓋欲人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引孩提之愛親敬長乍見之休惕惻隱益為不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作一印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必須深造自得然須先信得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始能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始能竭力格通人我有自得之日今人止信後世之學而不信孔孟之大學後世之學只在欲修其身起手故其格物也非格通人我卒不能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如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而又主敬以求身心以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為格物而所悟乃不落意識之智慧蓋窮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三

至事物之理正事之不正以歸於正者恰副欲修其身之願事上格通人我者恰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分明有大小偏全之別嗚呼根基小則着力小而成就亦小根基大則着力大而成就亦大古之聖人誠以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須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既立此志必須格通人我如是工夫以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以副如是性分始為不負吾性也

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儕不但學問當與孔孟對同立志先須與孔孟對同對同孔孟之志無他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人能明明德於天下當下萬物一體已具聖學根基後代諸賢非不卓然有志不過欲修其身欲正其心欲誠其意初志既不能與孔孟對同故學問成就不能對同孔孟

一生謂初學小生即以明明德於天下大任付之不疑則駭請其

姑緩某謂此學原謂之大學原是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人具有此性則人人宜有此欲故逢人輒舉先賢云志立而學半某謂志立而學九分矣其一分須自得居安論學問志居九分論志須十分大十分真小不得分毫浮不得分毫方對同孔孟方不讓古之人况今日少此擔當人不得孔孟之學二千年未明漢唐以來生民無善治正因無擔當之人但此不屬氣魄不屬意興須實有一團真精神實有一副真肝腸某少讀五代史歎彼世界知餘幾百姓作何過活讀孟子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婦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即惻然傷心今日世界恰是如此配離之慘殺戮之痛不知多少無辜死於兵刃死於蹂躪死于水火死於饑寒死於恐怖父子兄弟夫妻老幼或死或擄不得一見言念至此雖心刺骨淚出痛腸而舉世之人或爭一時之名者研舉業爭久遠之名者醉詩文自好者以高尚為奇行混跡者以清濁為得策學仙者辟穀清淨求長生好佛者看教參宗了生死即自謂有志正學者亦不過過念制欲為克己提醒把捉為操存閉戶於窮巷獨善於閭里為修身又或以活潑自在為受用識取光景為妙悟卜度於書理採擇于見聞為學識而絕不以天下生民為念治道學脈為心亦太忍哉嗚呼彼其人非不豪傑也但未之思耳若能奮然思維憬然悔悟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則舊時所為皆可悚愧而出身擔當無處推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不如此志不得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如此省不得世界有此豪傑方能昌明二千年不續之聖學方能拯救數百萬塗炭之生靈此個擔子是吾性分中具足不是外來是人人具足不是他能我不能雖然豈概責之農工商賈與下流小人大約是吾輩事若吾輩不擔當聖學何時明人心何時正生民塗炭何日起天下泰平何日見豈不誠可哀哉痛哉諸君

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

濁為得策學仙者辟穀清淨求長生好佛者看教參宗了生死即自謂有志正學者亦不過過念制欲為克己提醒把捉為操存閉戶於窮巷獨善於閭里為修身又或以活潑自在為受用識取光景為妙悟卜度於書理採擇于見聞為學識而絕不以天下生民為念治道學脈為心亦太忍哉嗚呼彼其人非不豪傑也但未之思耳若能奮然思維憬然悔悟立明明德於天下之志則舊時所為皆可悚愧而出身擔當無處推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不如此志不得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如此省不得世界有此豪傑方能昌明二千年不續之聖學方能拯救數百萬塗炭之生靈此個擔子是吾性分中具足不是外來是人人具足不是他能我不能雖然豈概責之農工商賈與下流小人大約是吾輩事若吾輩不擔當聖學何時明人心何時正生民塗炭何日起天下泰平何日見豈不誠可哀哉痛哉諸君

一書九二〇冊黃卷四庫全書 卷四 反之四

子擔當世界即是擔當聖學。擔當聖學即是擔當世界。千古聖人只擔此擔子。千古聖學只爲此擔子。擔上此擔子。纔是學問肯擔。此擔子方是豪傑有志。其幸思之。其尚勉之。

生問：自省明明德於天下之欲，不切日嘗思想天下生民塗炭，以撐扶此欲，終覺撐扶不起。如何？曰：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上發此真欲。子今從天下上思量，撐扶此欲，分明有內外賓主之辨。如何得真切？子若果信吾性本渾然萬物一體，不容不欲明明德於天下，不容不格通人。我只在自己分上格通天下，不在天下上撐扶自己人與天地並爲三才。天覆地載，我如何置天下於膜外？吾人承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學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汲汲行道以濟天下，孔曾思孟皇皇欲行道以拯救天下。我何故置天下於膜外，但自視此身不少？自然願欲真切。生云：所以先生云立志貴在思量，曰：然須是知有羞耻吾身與天下不關切。

爲極可耻。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生云：自諒只是明明德於天下之念，不能常切。潘子曰：子是要明明德於天下，常在念頭上轉。此是念不是志。子若格通人，我工夫緊切，即是明明德於天下。願欲緊切，工夫即是真志。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推其致力，只在格物。子河來若明明德於天下之志，不真切。今日但着重格物格物上，着到即是欲明明德於天下。着到若徒苦此念，不切反空，當下格物工夫，豈不大謬？生云：自省惟無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故工夫不切。曰：工夫只在格通人。我子若格通人，我工夫不切，全是一腔有我之私，截斷家國天下在膜外。將一個大同世界，橫自隔截，但知有六七尺之軀，將本來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枉自縮小。枉自失喪，還成甚人在。只此思維，只此慚愧，即不容有我，即格通人。我工夫不容不切，苟能如此，又問甚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有與無耶？

潘子求仁錄輯要 卷九

天地能生，惟人順而成之。天地少我，這個人不得學。者須做個天地少不得的人。方不負原日配天配地之本然。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天且勿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豈非我與天無二，却又非我聽天是，天聽我嗎？呼人本然之大如此，而不自知，不自信，雖讀聖賢之書，終不能覺其知生其信也，豈不可哀哉！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可見當初赤子時，本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但被人自己做小耳。或拘於文章聲譽而小之，或拘於富貴功名而小之，或拘於才能經濟而小之。今人却亦自謂有志，不知這個不是志。惟志於學志於道，方謂之有志。蓋心之向往，謂之志。向往於學道，則得其本心。向往於文章聲譽，諸項已是失其本心。未有失其本心，而可謂

求仁錄輯要卷九 六

之志者。嗚呼！丁有五而志於學，即成就了一孔子。願學孔子，即成就一孟子。吾人天性何嘗與孔孟差得分毫，只此志，此願，不如孔孟便甘心讓孔孟爲聖人。晦菴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今滿堂多士，呼爲庸流，詆以下愚，誰不赫然怒勃，然不肯甘心願受者，只此赫然勃然不甘願受之心，豈非豪傑？既是豪傑，即須志於學志於道。如孔孟之志，然立志不可少有所倚。有所倚，只是意興意興一過便衰，只是意氣意氣一過即消。先輩云：志非激昂之謂也。今古幾人有志？夫古今豪傑多矣，不許其有志。諸友俱是豪傑，豈能不自危，豈得不思量，思量此生當作何等，人作何等，結局不違我本然能事，又不枉出世一生。畢竟非世間伎倆，况我當赤子時，本是大人。今日要復原來本體，當亦不是奇難。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吾於孝弟，原未嘗盡，豈得便言堯舜不可爲？子貢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吾於忠恕，原未嘗行，豈得便言

夫子不可及孟子又說聖人人倫之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吾於人倫有少不盡分處豈得便諉聖人不可為豈得謂平日讀書作文已是思思之思之不覺慚憤中生愈思之愈慚憤思之不置慚憤不休實有一團真精神向學實有一副真肝腸志道不是一過便衰的意興不是一過便消的意氣如此方為有志方是豪傑諸友已立志者須是愈堅愈切未立志者當下便去思量不可蹉過

易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孟子乃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今雖不敢承當大人難說不曾做過赤子來中庸云惟天下至誠可與天地參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今雖不敢承當至誠難說其次致曲不是吾輩事夫致曲有誠至於形著明動變化恰是參天地的至誠復得赤子之心恰是與天地合德的大人只在諸友肯與不肯耳心齋有云凡民之與豪傑只在肯不肯之間諸友肯則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七

是豪傑不肯則是凡民肯則至誠大人乃分內事不肯則反至誠為偽夫反大人為小人豈諸友所甘心若至誠大人非所敢望偽夫小人又所不居天下豈有中不誠不偽不大不小之人諸友只此思量便不容不自發肯心不容不致曲復赤子之心諸友上達下達只在今日君子小人只在今日莫蹉過今日再作商量謂一生曰立志如樹之植根植根深固自然抽枝長葉開花結菓參天蟠地歷世久遠若不過一時意念警省意氣激發則如無根之木不久自仆豈能當震風霜雪而不變哉生問志可一時立得否曰此在自已力量問不得人的為學脈路須藉師友講明立志是自已事師友所不能為力
豪傑之士當其未聞聖人之學時本自有昂藏卓犖不可遏抑不可搖奪者獨露其鋒芒此所謂志氣也蓋志而帶氣者也一聞聖人之學自不肯放過肫肫篤篤欲罷不能此之謂真志蓋志而不

帶氣者也志不帶氣故似愚若魯志帶氣故見鋒露芒志不帶氣故無間斷而有大成之日志帶氣故雖無引翼終不沒於世俗而以聖人為歸氣雖非美德然未有能立真志而不從志氣入者狂者進取狃者有所不為也俱是志帶氣故曰必也狂狃乎
有志之士決不為世俗所亂為境遇所奪如種樹者植根既固生氣勃鬱縱遇大石盤根屈曲或出其上或入其底或穿其罅到底入土完其生氣豈可得而亂得而奪耶
謂一生曰夫子云匹夫不可奪志也謂人不能奪之也今子自有志而自奪之尚得謂之有志乎

求仁錄輯要卷九

八

一有希自然之心即已不能勉強終無自然之日可不戒哉
志若真時步步皆自然本是勉強肯勉強即是自然至此亦不自知其為勉強矣不自知其為勉強自然莫過焉
若知吾性本然學所以復性則刻刻勉強總歸自然勉強自然之名亦可自立
人皆以立志為難不知天下事求之於人則難求之於已則易我志我立何難之有
明學者欲人立志誠難學者自立其志則易今不反身為其易而使師友任其難獨何說也
有豪傑之心胸有英雄之手眼有武夫健卒之鷲悍有愚夫愚婦之樸實流俗不足以入其心勢利不足以動其念貧賤不能使之憂思難不能使之挫譽不能使之喜毀不能使之怒蓋有成童之年而浩然塞乎天地者矣其志之立已亦不及知而尚有待於人

之使之立其志也耶

人須識得羞耻我何以不能配天地何以不如孔孟配不得天地如不得孔孟便成不得人豈不大可羞耻

人禽所爭甚微人只是看得人禽太遠故以不學爲不妨若知人禽所爭只在毫釐之間自不容於不學矣

須志大力量大又樸直無機械絕不自欺方可與共學

愚所喜者樸樸實實硬硬掙掙以求於世甚鮮其人

俗言志氣之骨具十分志者必具十分骨具十分骨者未必具十分志若果挺然大志卓立不倚處順境不爲順境所壞處逆境不爲逆境所困順逆皆有進步處若無志順境便流逆境便倒

人不可不處逆境學問俱自逆境進逆境者天地之所以成就有志之士

求仁錄輯要卷九

九

今人俱被人管攝住參禪便爲禪管攝習教便爲教管攝習老莊便爲老莊管攝習諸前賢之學便爲諸前賢管攝所以終不能知

孔孟之學凡被人管攝得住只是無志只是無力量

孔孟之學與世所傳學術大不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人於禪玄之說與後儒之說者則非有大心胸大志願大力量者恐終不能拔出窠臼究竟於吾孔孟之學

爲學有何難易在有志難在無志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此有志無志之所以辨而孔孟好惡之所以由分也讀其書者皆知

慕狂狷惡鄉愿然觀今世學道之士人人不欲爲狂狷蓋狂者嘍嘍慕古是爲有志而其行不掩必以爲妄人狷者之不屑不潔有

所不爲必以爲執滯迂僻至於鄉愿則人人自以爲惡鄉愿恰人

人喜鄉愿蓋自聖學不明孔孟以後無人識鄉愿矣孔子明言是愿而後世有以爲有意修飾之僞夫若果僞夫則鄉黨之一二有

識者皆能指摘安得焉往而不爲愿人蓋鄉愿只生斯世也爲斯

世也善斯可矣即無浩然之志趨毅然之骨力而同乎流俗合乎

污世忠信廉潔無可舉刺以自完好孟子所謂闒然媚於世乃寫

出其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之志趣神貌而非鄉愿有意媚世也

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全非作意裝點其行誼修潔固如此同乎流

俗合乎污世亦非有意逢迎其立身質地本如此似忠信廉潔正

以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故忠信廉潔但得其似所謂非禮之禮非

求仁錄輯要卷九

十

義之義也亦其善斯可矣之志行本如此自以爲是亦非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者其立心制行有自信自安者卽以爲堯舜之

道也鄉愿只一謹愿小丈夫其志趣骨力本非擔荷堯舜之道者

而恃其行誼自以爲是若非道眼素明鮮不以爲德行君子矣故

孔孟惡之而曰德之賊曰恐其亂德是乃所謂鄉愿也某嘗有言

鄉愿是無志之中行中行是有志之鄉愿有志而妥貼者爲中行

有志而不妥貼者爲狂狷無志而妥貼者爲鄉愿鄉愿之可惡只在無志狂狷之可思只在有志無志則雖無非無刺而可惡有志則雖其行不掩踴踴涼涼而可思孔孟道眼與今人迥別

則一縱使舉業易聖學難輕重緩急界限井然而漫從難易上分去就况舉業本以致富貴而不可必致為學所以至聖人而無不可至迷昧共在我者謂其難而不可為熱中其在外者謂其易而宜急豈不是言非禮義能一日用力未見力不足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未嘗用力以舉業自畫而遂誣聖學之難為聖人之不可至舉業以筆舌明聖人之言為學以身心行聖人之言今謂但可

求仁錄輯要卷九

士

有小得力而終遠大道力任真儒牢不可破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有向道頗久等候明師及遇其人未能虛懷叩講細細探研或任拘隅之見或牽狂妄之氣謾謂天下無師又有畧窺禪玄一班自謂諦當謬稱至道無二聖學與二氏不過門面施設不同或謂凡有學術皆可成就不必專主孔孟或學道不過是揀世上一好題目做原非闡然為已或即以之鋪設體面樹立門戶為師者非實心從學者趨虛譽此等人即語之以孔孟正學不知信從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又或謂道學何嘗迂腐聖賢揆天事業豈是拘拘小節遂至謂經書所載不必盡遵先賢所行斥為迂板遂至不顧行檢又有專在衣冠言動上做成道學引經據典說出一種道理言動不過是莊嚴道理不過是格式此等人安排做作受病不淺却又會誤人總謂之言非禮義自暴一流總只是無志孟子又云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今有謂天生賢聖風骨自然不凡吾儕只可居於下學而究其生平未嘗一日自勉豈知自古無不下學之聖賢即其肯自勉於下學乃風骨之不凡也愚嘗謂子貢以天縱推夫子仍是其聰明未盡之見天何嘗限量人今若能如夫子之志學敏求而直造於知命從心過其分量而觸上帝之怒否又嘗笑謂今人四五十尚未知立志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豈不天縱顯然嗚呼不自立志而高推聖賢不自盡人道而矯誣上帝豈非自棄之尤者又有謂自古至今有幾孔孟聖賢之不易為亦明矣吾輩只做個好人亦足矣自信只鄉黨自好一流所志只善斯可矣一派頡頏名檢不近僧道雖日與君子居鞭策不前扶掖不起如病麻木摸不知痛搔不知癢却自謂行履不差道理不過如此此等人極照管形迹回互體面雖不盡是虛偽亦難說忠信廉潔雖未做成鄉愿却是鄉愿窠臼只是個自棄只是無

求仁錄輯要卷九

士

志又有一等向上學好之流固列講學會亦入放生社僧講經亦聽道行法亦與分不出邪正又有雖與聞正學却縮在別項修為有形有迹有做作者喜於著脚無形無迹無做作者懶於下手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又有雖來問學不過泛論道理或便深究性命並不從脚跟下求發動工夫身心上討自得實落却在語言下尋分曉知見上得領會亦一希罕相似又有考問聖賢評量古今志却自已本分又有主張宋以來學術或可否之出言吐語既不從自得中流出亦不從精思實踐上發來及其論過又不問審自已日用與所言不背謬否不體當自家有安穩處否只作一場話說務勝而已如斯之輩自害害人不淺總謂之自棄總只是無志又有心慕學道欲待閒時方做曾不知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率性之謂道勉強於人倫日用以復性之謂學道夫吾性本萬物一體而尋空閒之時離人遺事以為工夫則異端之昧性悖道者

而已曾子省身工夫只在爲人謀與朋友交所以聞一貫前規可
鑒何自迷津又有平日曾聞學道之語未嘗反躬一旦病患悔却
從前虛度欲俟病愈竭力此道不知學道不恃血氣不費精神若
能真實立志病患便可得力有一等待之心病愈却好拋過又馳
騫於世情總只自棄只是無志又有知道宜求聖賢宜學但已老
大只索休了分付後生輩年富力強莫要蹉過後生輩又道有舉
業正務安得心思他用老成無事正好用功曾不知老而聞道不
枉一生少而聞道不謂之蚤各人分內事你推我諉却如一項公
務推諉得儘力推諉又有自諉實鈍不能爲須讓之聰明者而聰
明之士又着脚於詩文聲譽功名經濟不肯老實本分做鬧然淡
然工夫曾不知天性人人具足何分利鈍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一
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聰明才知但可用之於詩文經濟學道都
用不着聰明人肯用鈍工夫不思其無成聰明人使聰明莫不以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三

自誤各人分本事不因鈍以愈果而因鈍以自諉不歛聰明以務
實而炫聰明以自喜總只是自棄只是無志更有四等人病症極
重非藥能療一種是單重悟門不從力行入悟後始講子臣弟友
之道始有修齊治平之事一日不悟是一日可不講於子臣弟友
之道一日可不修身齊家也終身不悟將若之何孔門以求仁爲
宗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
問其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問一貫在於日三省吾身曰爲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顏子之如有所立卓
爾在於遵夫子之善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聖學昭然亦可識矣今乃曰此躬行之事無當於悟如此提示
使學者無入頭處不知聖人之學貴於知注凡有提示工夫無不
於本體對針有志之士正信不惑遵此工夫畢竟自能知性决不

潘子求仁錄輯要 卷九

走錯岔路但四書垂訓浩浩何者是頭腦亦惟知性之士與孔曾
思孟打得對方能提出頭腦頭腦一提則四書垂訓浩浩無不
一串穿去今漫云無當於悟使學者無入頭處明是不知聖學而
以禪學爲聖學之病禪門單重悟悟後始有操履故有悟後起修
之語豈知學不從力行入雖有所悟不過佛氏餘瀋與聖人知性
迥別天淵乎其一種是素志性命之學東卜西度毫無頭緒漫欲
論心論性却似先知了心性方好着工夫在與之論有論無說玄
說妙言下似乎了了與之言人倫日用愛敬惻隱便視爲粗淺套
語不知聖賢只說人倫日用正是徹底言心性言愛敬惻隱正是
示人知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恰是渾然心性苟離人而守獨遺
事而覓理遠人倫日用而做工夫外愛敬惻隱而言心性置修齊
治平而論一體縱有所悟不過異端之見若不能悟則添些見解
伎倆而已此爲學之大病學者所沉沒其中而不自知者也其人

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

亦有兩見一則信不及人倫日用即是性命分爲內外而欲專務
於內一則疑躬行實踐未必能悟縱悟亦遲等待不得這一種與
前病頗同而有異前病是確然以悟後有人倫日用影響禪悟而
不自知此病是游移無定見希圖捷徑速化然必入於前病無疑
也又有一種謂某所講不過是人倫日用此何人不曉而待講耶
蓋因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彼謂講學有新奇可喜之言若與之說
有說無談玄談妙他從來未聞聽之不曉便贊嘆此是大得手大
了悟人今聞人倫日用他便以爲老生常談彼固不知捨人倫日
用別無心性雖在人倫日用中原不知人倫日用此種是孟浪不
信學問的病又有一等輕言聖道不過人倫日用自謂明識正論
不入禪玄不知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一語是真實語亦是膚殼語
在知性者說是真實語在未知學者說是膚殼語中庸云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晦菴謂知之者之所知乃達道也

既聖道不過人倫日用人人能說何俟學而知之困而知之若有志之士便不敢輕視便肯在人倫日用中下困勉工夫一旦於困勉竭才之日自得居安方是灼知聖道方許說聖道只是人倫日用今却不知聖學須深造自得與禪宗參悟不同又未嘗盡力人倫體驗日用輕易望烟說火此種是矮人觀場之病此四等似有志無志之分似有識趣邪正之分却總是自暴自棄一流總是無志凡諸自暴自棄者只為世情重名利重意見重習氣重總只因無志所以被種種蒙蔽譬如有力漢被枷鎖械繫定須盡力掙脫譬如真種落地縱被泥土蓋滿畢竟出頭所以某與諸友講學第一先須立志若有志之士力量自然不同必欲親身實到不肯依稀將就但求心能明之口能言之以為了事趨向自然不同必欲宗孔師孟不肯影響模糊目昧承當以為有成諸友各各審思果能立志否不犯自暴自棄之病否

求仁錄輯要卷九

圭

今天下固無不克滿街衢往還無日不見鬪毆爭競大而干戈小而獄訟又小而毆詈無非只為一團意氣耳吾輩既為學何故意氣不平每見閨閣女流即於女流中矜能博譽百工技藝即於技藝中矜能博譽下至娼優隸卒細至傭工小賈無不于其輩中矜能博譽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能所心尚有名稱心上而奸臣媚子下而門客勢僕又下而優伶倡妓強者爭弱者諂頡頏則爭懸絕則諂無非勢為趨利為窺而已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勢位心尚有貨利心盛王之世男女有別娼妓之興起於後世今戰爭之際婦女尤為塗炭多有名家子良家子或佔為妾媵或迫為娼妓者父母之心各欲男有室女有家各夫其夫各婦其婦豈忍其流離污賤至於此極今窺探良家招延娼妓者大半皆富貴之家讀書之子吾輩既為學何故尚有淫慾心嗚呼總無明明德於天下之真志耳若果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則意氣自然頓平能所

名譽心自然頓釋勢位貨利心自然頓消潘慾心自然頓化志真則私慾不起志真則病痛易除志真則精神常王志真則心不散亂氣欲神凝志真則通身惻怛有觸必發有發必滿
謂一生曰志與氣反無志者氣每高志大者氣每下蓋志者帥氣者也志不立則氣張矣今人率以氣高為有志不亦自誣耶子意氣激昂自負豪傑有志凡一切興致淋漓瀉洩儻自鳴皆是病痛志有分毫不真只是浮氣用事不可不自省
又曰志大則氣下志真則氣平志真則日見已過惡志真則日見已不如人別無勝人處
人第一件是立志諺云為人須為徹此便是志有此志則日見不足日見已非自肯受人善言人見以為謙非謙也有志也無志則日見已長日見已是人指其不是則拂然怒益其所未長則訕然不受人見以為傲非傲也無志也有志無志者其本謙傲者其末也

求仁錄輯要卷九

圭

意氣最害事有一毫在為害不少
意氣用事者遇境便倒
意氣只是血氣衰則放倒卑污苟賤及至無所不為故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愚不能與朋友之矜意氣驕才情氣魄者角其辨論俟其稍和平徐徐與之語當有省入處
人若篤志為學意氣自不飛揚自入細言動舉止自在規矩準繩之內不篤志為學者反是
一生自庚子春初再見頗知信先生之學問云某聞先生之教別無所疑只一事質問先生謂明明德於天下之欲時刻無間始是真志今當湛然靜定一念不起時正是心之本體若於此時起念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無事生事否曰子未識心何以知湛然靜

定一念不起為本體耶不過看冊子上語信為實然耳不知此正禪家所謂鬼窟裏作活計又所謂守靜塵者也豈堪遠信為心之本體夫真志不繫念子錯認欲明明德於天下乃起念之欲是未嘗知立志夫子云志學云好古敏以求之云發憤忘食顏子云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汲汲皇皇一團真精神鼓舞不倦豈繫念之起滅耶

一生見先生問之曰近日何如生曰近胸中擾擾一齊放下心境甚覺閒適有頃又問曰子謂心境閒適當得事否曰當不得口然吾儒之學不是如此討便宜的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有多少事在且子心境閒適亦因未有所觸而然一旦相觸則目前之閒適者忽變而不閒適矣如此閒適有何用生云纔遇一殊色雖心不甚動覺微與閒適之體有礙曰然學未至自得總是境界轉換夫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自稱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看他汲汲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七

學學何等精神豈以閒適不閒適為好惡耶閱數日生又見曰近因無妄之累心境甚不閒適曰學有自得者縱千擾萬擾千思萬慮而泰然者自在子未嘗深造自得安得不轉換先生私居嘆曰不特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人信不及即真志不繫念人便信不及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方知與禪宗轉山河大地歸自己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者不同方知非識仁篇所到非西銘所及非陽明近溪可同日語方知與主敬致良知學脈大不同真志亦須親到方知真志不繫念方知真志即是真工夫方知真志非待於起真工夫非待於做非起故無張弛非做故無間斷某生於學非不信但不能立志始終以欲明明德於天下為念某生初不過念念常切本非立志故多起知見今亦退墮若志果立則無知見亦不退墮嗚呼吾安得天下有志之士而與之言渾然一體之學哉

管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嗚呼得人如是方能擔荷斯道之傳

真金經得烈火煅煉經煅煉金愈精真玉經得利刃鉅鑿經鉅鑿玉始成美器若銅鉛之類不堪烈火玻璃之類不堪鉅鑿豈能如金玉之為至寶人須自己時時痛責若待師友責不責時如何

一友云立志如立柱柱子一立更無轉移若今日豎起明日又放倒即不成志曰柱子一立相梁楹椽交發並至登時成屋焉有疑柱不固之理人志一立當下不放過當下盡人倫日用步步力行步步深造焉有疑志退墮之理

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工夫在其中矣

晦菴注子在川上章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道體何嘗如此此不過生生造化之氣機耳以為

求仁錄輯要卷九

六

道即不是一友云聖人之言看淺則淺看深則深佛氏有善逝之旨即朱注意先生曰儒佛道各別不可援以釋聖言愚謂近與日月近矣同本是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夫子言下即有學者安可不及時自勉意友云如此便與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意合先生曰然惟孟子識得此意所以學貴對同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晦菴說如不及是工夫猶恐失是學者之心正當莘莘汲汲如不及時那裏還起猶恐失之心來一友云此描寫好學者之心朱注不錯先生曰此夫子描寫誰個好學之心來孔門好學惟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夫子所以狀顏子之好學也外此懸空狀其工夫狀其設心恐不然矣况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猶恐失之豈先難而後獲耶今如趕人者正當急步向前時若起一恐趕不及之念此兩步必踏頓不快會好學者

而如此友云然則云何曰某謂此不過聖人勉勵學者之語正如今日舉業家叮嚀子弟云急急如趕不上這等用功尚恐文理未得通言下便有安得暇逸意友云覺更明暢想夫子當日語氣本是如此

王子塾問士何事而孟子曰尚志下文詳言居仁由義之事總是尚志故學者以立志為先志即是事事即是志若分志與事為二只是未嘗立志

夫子云好仁者惡不仁者下言無以尚之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日用力而力足總是言好仁惡不仁真志即是真工夫不必說是工夫只是一真志

謂一生曰人若志願大則自待不小志願大則自任重志願大雖疴羸之士精神自生志願大則精神皆自奮發緊切目前實用俱有全副精神着到家庭內事自責自盡不是泛常理會志大願真

求仁錄輯要卷九

九

精神緊切自無許多俗念許較自無許多夾雜掛帶心腸自淨脊梁自豎自不肯隨人起倒自無暇隨人閒走閒語閒笑志大願真精神緊切力量自然不同中心達於面目亦無輕浮薄弱之態若舍目前實事而懸空擔當天下萬世只是望空懸想的意念似乎濶大而實茫蕩為妄人而已有何結果志大願真之君子豈其然哉

又曰人若知得宇宙內事皆我份內事家國天下俱繫屬在吾身志願焉得不大自任焉得不重力量焉得不厚精神焉得不緊切凡所待之人所任之事不揀擇好醜不計較雅俗俱是全副精神着到雖妻子婢僕與米鹽瑣屑俱有一團真實精神接待料理自責自盡毫無虛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君子如此
志願大一切事愈不肯放過日用細微事事着實
只是一團真精神到極處如魯若愚不識不知豈有許多閒計較

盤桓意念哉果能如此雖半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可也
志願大精神愈緊切自任愈廣遠目前愈步步踏實地

學者欲明明德於天下真時物格知至須臾間耳

今趨事赴功負戴營運動作奔走皆費心思須有筋力欲明明德於天下毫不費心思不恃筋力志願真時精神自勃然奮發不可遏抑心思自凝一翕聚毫不勞攘

一友云立志何分大小先生曰志小則天便不精神
又曰稱性而發志自大

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立則天地萬物一齊俱立吾放倒則天地萬物一齊俱放倒豈不大可懼哉

人須卓然自立禪門每呵隨人脚跟轉若無力量焉得不隨人脚跟若無志焉得有力

又謂一生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求仁錄輯要卷九

十

看他只是一團真精神鼓舞不倦更無別事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顏子一段真精神直與孔子鉢盂相敵如何不傳孔子之道

晦菴曰陽氣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拔出心肝做去至哉言乎

天子云是吾憂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今人誰是抱此憂誰能懷此欲志孔孟之志學孔孟之學方知此憂此欲直是不容已

謂一生曰聖人之學不僅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已世上所見如此故學前輩諸賢俱謂可成就自己殊不知聖人之學不然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民物一身擔荷世道之事即吾身之事天地之所不能盡皆吾身之所當盡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曰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曰正己而物正曰吾道一以貫之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豈僅如世士所見但做一端人正士心無惡念身無過行而已哉如此大學問大道理非大器局大志量不能擔荷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晦菴亦曰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惟得此狂狷可因其志氣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其實非有奇特道理高遠難事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但無此大胸襟大力量終擔載此大道理不得承受此大學問不得雖然無志則無力量趨向小則力量小有大志則有大力量蓋此本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器局本弘吾力量本大吾胸襟本濶但能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立志則即吾本然之才復吾本然之性有何難哉

生云某質粗而露父兄皆教以藏鋒斂鏑近日稍不至甚曰狂狷俱粗而露觀其嗒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狷者不屑不潔有所不為皆眼界空一世眼界空一世自不肯與世俗周旋俛仰自然率情任意舉止粗疎踴踴涼涼為俗所情但任道質地須如此纔好譬造宮殿者須巨木深山大澤之中有根株盤數畝枝葉蔽雲日其幹插地參天峻嶒磅礴勢若可畏大匠斲之豎為棟架為梁但見其偉不見其粗但見其允稱不見其無狀又曰胸襟須濶眼界須高骨力須健質地須樸實審知聖學脈路而力行之步步細密節節深穩但事到吾前即是吾本分所當盡皆以全體精神赴之勿以事大而矜重勿以事微而忽畧則浮氣自歛神貌自沉精神愈緊隋心思愈平實貼地道理愈見得精細工夫愈入深入微有何粗露之可病何藏鋒斂鏑之足言

又曰有人焉志節氣概不為世趨所轉俗習所移雖涉世如未嘗涉世雖與世相通如與世相隔要之志本不羣故自不能同於世世亦自不能染之此其所以進於聖人之學若今世子弟其少時非不志趣矜異氣概卓然不久便移於世俗之論脂韋曲折學起偽來不偽不能入俗不偽不能合世自以為世趨上光潤行得通人亦見為不觸目好相與而不知質地已壞難共學矣亦惟不硬硬故為世趨所轉又惟不樸質故不硬硬學於今日不亦難哉又曰惟志為最要有志則自有節所謂節者世趨所不能轉習俗所不能移者是也若可轉可移何志節之有又曰狂狷惟不知學所以日任其狂狷一旦知學則天地民物霍然擔荷千聖學脈欣然承領自不容不力行自不容不入細大器局有細密工夫方是狂狷成就處方是狂狷不終於狂狷而終於聖賢若終於狂狷此狂狷之深可惜而吾道之大不幸也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又曰無聖賢學問而能自琢磨入細者必無此事若今世稍有志趨不久便移於俗習者以質地本非狂狷其鏗削圭角必非成已之真心乃是入俗之偽念斷斷可知又曰狂狷氣魄大若無聖賢大學問大道理終按抑此氣魄不得一聞聖賢大學問大道理恰如以楔合楔恰恰入得又如以蓋合底恰恰合得全不見其大全不露其氣魄氣魄之大轉而為力量之真又曰今學者每云學問只是要琢磨得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便是不知聖人除却琢磨心無不善之念身無過差之行更有甚異處只是氣脈規模大不同世人不信有此大氣脈大規模往往自以為見識不差趨向甚正不知如此見識趨向只是自是鄉黨自好一流只是鄉愿一派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曰已成之鄉愿不多見趨向鄉愿者比比而然觀其志趨神貌

却似天生成鄉愿質地不可變易者與之語不能充其見識使之開大不能動其心思使之立志堅護其見識堅信其趨向如不欲聞如以為多事嗚呼此其所以不可變易也非天實生之已實成之也嗚呼真棄物也已

見識最不能強無見識者不能使之有小見識者不能使之大小見識之所到大見識者有時不能到徐思則到大見識之所到小見識者終不能到雖與之細闡極論終不到也

小見識者遇大處亦祇成其小大見識者遇小處亦祇成其大

小見識者必巧大見識者必不巧惟巧故小惟小故巧

小見識者志必小大見識者志必大志大故見識大志小故見識小其無見識者必不能有志無志故終不能有見識也豈有限之者哉自限之耳

每見磊落自信之士其無見識與眾人同小見識與常人無異無

求仁錄輯要卷九 三

他拘滯於前人之成見而不能自振拔耳夫前人之成見足以拘滯其心胸而不能振拔其為無志也可知矣又曰今人大約重古而卑今有輕重之見於中則其識有所蔽而不能知其學之是非矣夫不真實擇善以為己而徒就人分上輕重安有卓然之識可以成己而無失哉

今之學者有自信實欲為聖為賢果然似有志者蓋入之而後知其揀好題目做耳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嗚呼何聖言之切中若此豈亦閱歷之久而後知之耶

有高明之俗見有卑污之俗見高明之俗見易拔卑污之俗見不易拔然高明之俗見其能自振拔者吾見亦寡矣

俗不可醫有志則可醫有心好奇者亦是俗故非實有自得上契堯舜孔孟者不能破俗

無志故俗不能破流俗之見而自謂不俗者吾未見其可也謂一生曰學道之人天地所仰成民物所托命前而往聖所藉手後而萬世所取則果是一真學者上而天地前而往聖俱默鑒之此何等大事何等重任子苟自待不小舍此決無別路可走謂一友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須深造自得若止於端倪上覺着意境上領會終於隔遠果能自得擔當自大非是欲擔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謂一友曰吾性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果能自得擔當自大如此擔當恰是謙虛此乃性分中之擔荷非氣魄之所承領

生問天生德於予如何先生曰此無甚解不過夫子患難之際實有以自信耳生云某疑夫子此言似有獨鍾者曰天皆生德於人但人不能克全此秉彝遂不能自信耳因云愚少時嚶嚶進取或有以聖賢皆天生為譏者愚聞之大書壁云我自為之何必是天

求仁錄輯要卷九 四

所特生我能為之何必非天所特生今若能明千聖之學脈繼往開來亦何必不謂之天所特生子等今不能自信若一日好學有聞亦何不可信為天所特生又曰或有天固特生而志行不立同流合污天亦遂厭絕之或非天所特生而篤志力行擔荷斯道天心亦遂屬之以為斯文之主權在我不在天又曰觀世間因果報應書富貴貧賤有因積德而升喪德而墮者斯文之統何獨不然生憚然曰先生此言真足激厲某輩

謂生曰茫茫宇宙惟我一身擔當千古學脈推諉不得退避不得欲望子等一肩承領庶幾死日得以瞑目且子等能一肩承領則聖賢之書未發明者自有人發明諸家之學未辨論者自有人辨論我又何必汲汲於發明汲汲於辨論又曰子既知信此學便須擔當此學擔上此擔子自然力行如負重者然直趨而前行步比常人愈速若空手游行與輕囊薄擔之夫目他視耳他聽翱翔道

上行步紆遲見有人來返迂身避之矣又曰篤志力行者當下便是聖賢境界雖已知性而因循怠忽便通身是俗人境界了何不
自勉
某竊思孔孟之道二千年不明至某今日始明之若孔孟之道終以不明不宜某能明孔孟之道某既能明孔孟之道則昌明孔孟之道當自某今日始日日望日日憂直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求仁錄輯要卷九

五

潘子求仁錄輯要卷十

四明後學

毛文強孝章

全校刻

篤志力行下

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蓋學者初聞聖人之學雖切向往之心而志不能常篤須常默默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俗德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為心欲常在於腔子夫認靈明知覺為心則認心錯欲常在於腔子則認存心之道亦錯故常盤桓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提心之切則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不過常知慚愧而已不過常不忍自棄自賊而已初不盤桓於腔子亦無走失此心之患提志之切必不至作意而動

求仁錄輯要卷十

火今學者少有意於求道則未免落於提心之窠日蓋自講學以來為病久矣日教之以提志尚恐有錯認提心者故不可以不辨提心者自作其病欲存心而反失其所為心提志者日漸真切不期存心而自無不存提志之法畧具陽明先生立志說中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息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倣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倣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憚心生責此志即不憚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

答一生書云後世提心之學是意作主者也認靈明知覺為心而存之為主宰佛氏謂之執內見為我謂之意識其為道也時而起時而滅時而斷時而續佛氏謂之生滅心故提心者忽作得主忽已作不得主忽心在忽已心不在蓋是意之起滅斷續之分然也嗚呼志者心之所之一往向前全志是心北溪所云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是也意本屬妄因妄生妄本非靈明而見有靈明妄也以妄分別內外而見有靈明為我因妄生妄也其根本已不同矣况志是主人公自作主宰提心是提醒照管主人公有主客之分主人公自作主宰則常在提醒照管主人公則常忽然不在常在則自無放逸昏散之可言自無起滅斷續之可乘常忽然不在則必提醒照管而後放逸昏散者去起滅斷續則無時不然因主客之分遂有勞逸之殊今之提心者謂提醒此心常不走失則本體立豈知意作主而非心之本體客為主而主反失位嗚呼此豈非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二

不知心而欲存心之過耶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自不當却天地萬物但當去其外誘之私而不當守定於腔子守定於腔子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矣守定於腔子則提省照管把捉操持無所不有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提省照管惟恐其走失把捉操持欲常在於腔子則心勞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揉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夫日間執持則滿前無非引心之境內與外分夜間睡着則魂夢顛倒不定夢與覺殊此皆提心之為害也有志於學者何不一自驗耶

又書云人情必有所把捉有所操持而後自信其為工夫真志無把捉無操持則似乎無工夫然豈知見有工夫者假工夫見無工夫者真工夫所謂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者也生安能信之夫生之所以不能信者何耶豈非以不審明為

學之脈路故耶若審明為學之脈路則信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吾人稱性發志必欲明明德於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吾儒立志之正軌也修齊治平大學之道所由托始也故愚嘗與生言學者當擔上天地民物擔子擔上天地民物擔子則是真志真志見前即真性見前明明德於天下之欲即是真性為志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即是真性為工夫全性為志全性為工夫所謂復性之功即是率性人道即天道工夫即本體者也豈如有把捉有操持者之見有工夫乎嗚呼此所謂真工夫也若不審明為學之脈路則不過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從收拾身心上立志則無不見此心時存時亡而患苦之者其志愈真篤則見心愈如生龍活虎不可攝制志與心違故不得真性凝謚真性現前志與心違則所期自與志違故有起止可覓有間斷可乘嗚呼此豈非不審明為學之脈路以至此耶拙錄云講明學脈則心性已了了分明若此者不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三

了了分明而認却心性為腔子中物故也認却心性為腔子中物故提省操持則見此心之存體立而用有以行愚所以不取提省操持為立體工夫者正以吾人心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強恕反求格通人我是全性為工夫全性為工夫則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矣何立體之足言耶雖然生嘗知心性非腔子中物矣而不能不信心統性情與心者性之郭郭及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諸語豈知心性俱無形何以無形之心包無形之性若果心包性則必以有形之心包之如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鷄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又云是性也實具於五臟內之所謂心焉是分明以血肉團為心夫以血肉團為心而與五臟六腑各為一官素問之言醫家之說也又云心屬火云古人以心配火其義最精夫心屬火亦醫家之言也木盛多仁金盛多義火盛多禮水盛多智土盛多信此昔人之言性也

漢人之言而亦子平家之言也若是則習賢亦可知心性推算性命亦可知心性何必學問乎綜貫九流雜家之言即可任道教人何必聖賢乎且如言心者虛靈不昧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這些虛處包藏道理是虛屬形又云心者氣之精爽云靈處是心不是性云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是靈屬氣果爾則心不過形氣之一物而貯此性者也又云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又是性亦似一物而含藏於心全恃心之知覺以敷施發用者也嗚呼性具於心中而心爲肉團居人胸膈間俗所易信心屬火光閃爍易於散亂不可無管束工夫又俗所易信存主於方寸管束於胸臆見有把握見有工夫尤俗所共信然則孔孟之學既亡必有後世之學後世之學既出學者必專信後世之學亦其勢之所必至矣而又何足以怪生

求仁錄輯要卷十

四

是接物之要而非立體工夫也昔東坡嘗嘲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愚嘗謂東坡若能知何時打破主字則可救伊川之失打破敬字不爲無忌憚之小人乎夫自古無不敬之聖賢無不敬之學問而非可主主敬則失敬而背聖賢之心法爲學問之弊病其害非輕愚嘗辨之最詳不必再舉夫敬非可主而主敬之學其說何昉乎昉於佛氏之止觀也佛氏云止者寂寂觀者惺惺寂寂以治亂想亂想者散也惺惺以治無記無記者昏也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前輩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于云常惺惺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云觀未發以前氣象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皆止觀之法也皆欲此心寂寂惺惺惺惺寂寂不昏不散也所以然者爲認心錯認心錯故認敬錯如云心屬火是個光明閃爍之物光明閃爍則易散惟敬束得虛靈知覺住如火把東緊燄頭不散不散則可以明燭事幾照臨四方

是之謂心存理得體立用行嗚呼認心爲五臟屬火之心則認敬爲操持存主之敬操持存主使虛靈知覺者常炯炯腔子中也此所謂弄精魂者也可謂之存心乎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安得拘隅於腔子吾心真真醇醇渾渾穆穆難以名言惟仁可名言之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此言心之最諦當者而安得謂之虛靈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則惟盡力於倫常日用之間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則渾然一體之心出見用事致用也即所以立體理事也即所以存心事理不二體用何分其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身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斯其人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人矣若認爲屬火之心臟虛靈知覺則操持存主管束此靈明炯炯者於腔子而弄精魂矣心非其心而安云存心體非其體而安云立體嗚呼又安得不視強恕反求但爲接物之用而非立體工夫耶彼誠不知吾心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五

心而但屬腔子中之虛靈知覺則必存虛靈知覺之心立虛靈知覺之體斯能強恕反求而不失接物之用也

一友私議先生云學專力行有用而無體一生亦云重在強恕反求覺無本領門人以告先生曰二說皆善生亦知吾之本領乎吾嘗與生言篤志即吾之本領亦即吾之體真志見前即真性見前非體乎志常篤切即心常凝謐非本領乎內力沉重真志即是真工夫何必言工夫力行皆真性直達又何可以言用彼不知立志者必操持此靈明知覺之心常在於腔子則爲立體有本領又何怪其議吾之無體無本領哉

又答生書云前賢云如見如承舊以爲主敬不知此直直主在仁也又云本無賓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嗟乎此真所謂然而識之的消息也學問若無這步畢竟不得入微說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說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噫斯言也其庶幾乎如見

如承之旨與蓋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學者既有志於求仁則何處可容人我低昂之見何處可容輕忽菲薄之念一出門也而如見大賓一使民也而如承大祭恪恭無間人已渾然此真渾然一體真面目也夫此豈非敬乎而要之非持敬持敬者心中有個存主意念有個操持心中主敬而非全身是敬如見如承不存主於方寸不操持於意念肫肫懇懇兢兢翼翼全身是敬恰全身是渾然一體之仁謂之真心凝謐謂之真性現前嗚呼此真求仁之要道也而誰與言此乎雖然亦知愚所以責重立志之故乎志苟不篤則精神浮散心思放逸雖欲如見如承不能久也真志苟立則精神收斂心思凝一未嘗見大賓也而如見未嘗承大祭也而如承非欲如見如承亦不自知其為如見如承噫此真敬也此真仁也志一篤而已渾全其仁敬然則真志之不可不立也責重立志之不可以已也生亦自勉於立志而已矣今生之為學則異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六

於是謂志當不得工夫若真志即是真工夫則聖賢所言工夫盡可不用矣生雖未嘗有是問而愚謂生必有是疑於何知之於生之認主敬為立體工夫知之蓋主敬工夫全為此心之放逸昏散而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也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立此心之體以防此心之放逸昏散則是生但以立志為意向志與工夫為二矣然則真志苟立即是心體常存本體常立不俟主敬以立體乎夫吾人真心本無時不發見特以無志故不全體用事而有陷有溺真心又無時不用事亦以無志故不凝聚純一而若存若亡苟真志全體用事而不陷溺即真心全體用事而不陷溺真志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即真心凝聚純一而不若存若亡志與心豈有二乎噫力行則性善見前立志亦性善見前力行之純篤則渾然性善直達流行立志之肫篤則渾然性善亦直達流行蓋為吾人本來性善性善本未嘗亡非有甚遠難致之物必待乎

用力辛苦而後得奔逸難馭之物必待乎竭力操持而後定也又何俟乎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則體立即見真心渾然不可以用力為存惟用力乎立志則渾然心體不待存而存矣噫此又豈昧然於心性者之所能知耶雖然今之能立真志如某所言者誰哉不能如某所立之真志則其視心如奔逸難馭之物而必欲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以為立體工夫亦其分之所必然矣然則立志則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主敬亦心體常立不放逸昏散何必是立志而非主敬噫立志之與主敬可同日而語乎真志苟立則精神勃發有火然泉達之機心思凝一有如愚若木之養無起止可覓無間斷可乘故曰志是通身透體精神非淺淺之謂知志是通身透體精神則非存主於方寸操持於意念之可比矣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七

聖賢歷歷言工夫果不必用乎夫天下只有不力行因於無志者必無有篤志而不力行者明明德於天下之志肫篤而人我交法反不能強恕反求渾然一體之志肫篤而事親從兄反不能真愛真敬擔上天地民物擔子而人倫日用反不勝人我低昂之見彼此勝負之私我知其必無是事也苟或有之亦其審於聖賢之脈路者本未嘗親切影響之浮見向慕之浮興乍冷乍熱倏起倏倒基址未嘗着實脚跟原是虛浮未得謂之真志也若果是真志則實地上自不肯放過當境上自不肯姑容沉着懇到在實地上力盡本分在當境上力副本志蓋立志真篤則脚跟着實步步腳踏實地步是實志為工夫况私念遇境則發真志如純鋼遇難打過境界決不肯自放出路儘力打過打過一番則志愈確實有力打過數番則步步皆坦夷矣篤志安有不力行者哉志所到即行所赴行所赴即志所貫篤志力行豈有二哉噫真志既立則一日

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一片真真懇懇去平平密密去豈見有真志故曰其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豈若支吾於當境排過於腔子者之自知是工夫而或以為難或以為不可放過也哉况為學本無工夫事父母自當盡子道事兄長自當盡弟道事君自當盡臣道交朋友自當盡友道居室自當盡夫道使僕婢自當盡主道只是盡人道而已只是盡本分而已安得說是工夫若盡子臣弟友之道便說是工夫然則無志於為聖為賢遂可不為子不為弟不為臣不為友乎子臣弟友是人道之當然則但可謂之力行而不得謂之工夫故聖人但言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而未嘗說是工夫一部四書語語是倫常日用中力行而未嘗說工夫蓋誠然非工夫也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是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為致用之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八

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為過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為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為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后嫁者耶嗚呼為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則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不審明為學之脉路則篤何志力何行似乎審明學脈尤所急急然無志則安肯審明為學之脉路有真志方肯審明學脈勿知勿措弗得勿措勿明弗措學脈既明則全志透入學問血脉中全志透入學問血脉中更何力行之不貫而尚須更說力行乎然則與學者言果說立志足矣立志之外更不容他有言矣人雖昏昧無志之極而四端未嘗不流露當其流露之頃渾然真性與聖人無異且縱不知擴充豈無於此有所不忍即能達於彼之所忍者於此有所不為即能達於彼之所為者達不忍不為於

一節一事亦渾然仁義與聖人無異故安宅非竟曠而勿居也時而居時而弗居正路非竟舍而勿由也時而由時而勿由然當其居安宅時不自知其為安宅由正路時不自知其為正路且居與勿居由與勿由倏忽並馳於頃刻故但可謂之曠安宅而勿居舍正路而弗由耳嗚呼真志用事則真性用事真志見前則真性見前但一立志真篤則居安宅由正路為聖人之歸矣學者何不自勉焉

一生自述工夫疎漏先生曰此是立志不真錯怨工夫疎漏某與人言學並不及工夫惟要人立真志真志果立日用之間自不放過即是工夫如人要起身自然着衣要用食自然下飭志真篤則工夫真篤志疎漏則工夫疎漏只是責志不必責工夫今人起倒間斷見為工夫之難而不知其志原未嘗真况吾並不教人主敬常惺惺常提念頭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觀未發氣象靜坐養心黑

求仁錄輯要卷十

九

白苴記善惡種種起爐作竈但要人知無離人之已無遺事之理人已交涉上省身誠切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在其中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亦在其中但立志真篤自然省身誠切不待作意安排然立志不真亦為未知此學問關切須常來聽講審知學脈清楚始知此學於吾身最切不容不立真志矣次日以語生某曰須知工夫不是做的做的不是工夫若工夫待做是工夫與真志分為兩件真志即是真工夫真志既純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亦不見有甚工夫要做者非工夫頃刻便忘失要立者非真志頃刻便放倒放倒了又提起亡失了又喚醒起起倒倒日見苦難不知原未嘗有真志不自責志之不真反苦工夫之難做不亦可悲哉一生云近因工夫疎懈痛自警策時真有矢不再退之勇不一

日情弛如故則又痛自懲創又復情弛難成片段先生曰此氣也非志也氣有起倒志無間斷子痛自警策時已是情弛之因欲望一二日之後氣常不衰豈有是耶子若立志果真則平平軟軟平如水軟如綿似愚若魯不識不知無精采可騁無起止可覓始是真志真志既立即是真工夫常足豈有二哉

謂一生曰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亦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人勉強之力須在初起時用初須起念思量或境界臨前忽不及思便須亟亟提起或空閒無記又須亟亟提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不思量不由汝不比勘自不覺知耻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志既立自然一日十二時不肯輕易忽畧過一切待人接物自不忍使少有不慊於心是之謂工夫若工夫待做只是做作非工夫也志若是要立只是意念非真志也

求仁錄輯要卷十

十

又謂一生曰人若有真志聞吾之言當下便去力行如人欲行路與之馬疾馳而去欲行不避風雨與之蓋亟張而行若無真志即與之語聖人之學脈極其清楚與之辨儒佛辨老莊辨諸賢極其明白雖覺歆羨未肯上路只是胸中增得些道理知見而已豈不白着人氣力

一生云某近日各念俱無惟一段風流旖旎之致觸境便動先生曰此皆標病未探其本乃云子等各自以為有志若說無志便似冤屈子等幸一日到有志之時方知前此未嘗有志耳但正當篤志時亦不自知是志直至自得之後檢點從前始知得前此為志更前此為非志歷歷分明生云知非警省志亦當下立得但不久觸境便隨曰志須有夾幫立志之始思量即是夾幫初須起念而思其後愈思愈有味愈覺意趣津津不容已不俟起念思境見前如是半載一歲則植根深固造次搖動不得立志如植根思量如

培土土愈厚根愈深思量愈久愈切則志愈有力所謂夾幫也志既立當下即去力行世人每分理與事不知事即理於人事上綿密力行則心入理心入理則志凝入理愈深則理味津津欲罷不能而志日凝壹日勃生縱外境萬變毫不覺着何論搖動亦所謂夾幫也子等雖自以為有志未嘗經久思量又未嘗力行懸空未有着實入風吹打自然搖拔而倒矣生云立志未有不由於思量曰子等一思量便已自謂思量已明白再思量何為不知若不久久思量則所謂志者只成得一時意念而已我教人思量直是半載一歲生云做省之後或看壁頭精警語或看書亦是夾幫否先生曰此是假於外不如思量之有力

求仁錄輯要卷十

十一

矣子於奮發激厲之下若能當念放平嘿嘿不斷如一線釣緊相似以至一月兩月三月或至半載即志從此真今子奮發激厲之際便霍然曰是了是了從此再不可蹉過了似乎斬釘截鐵却從此劃斷一線釣緊之人却無此等斬釘截鐵只是有一種默默不可告語之情耿耿切切撥置不下莫看此一線輕却是真心莫看此奮發激厲重勢頭雖大却只是氣生云某未嘗有嘿嘿不放之念曰當念放平默默不斷初雖藉於氣自後全不是氣若奮發激厲之際當下劃然却只是氣氣安能久又曰一念不放之人只從此隱隱地去再不必假意氣重新奮發矣生云某怕間斷須重新奮厲曰怕間斷已是間斷默默不放之人亦無怕間斷之念生云一念不放只是耻心曰然起初思量是激厲耻心自後不放只是默默負愧默默不忍自賊而已

思量是知默默負愧是勇不忍自賊是仁只一思量而知仁勇兼

到

先生每對人輒教人思量云聖學一無所難難在無志人安能便
有志須是思量方有志一出母胎便名為人須思量如何做人到
老有死之日須思量做何等入結局如此打長思量便能分出路
徑富貴在天不可強求求而得之不過享用幾十年而已詩文博
學不過些小一技能費畢生之精力究無實用功名經濟須有過
合亦不過漢唐以後事功不過強識知慮之能事思量自上古五
帝三王以至孔孟皆不過出世為百十年之人而窮神極聖參天
贊地我亦出世為人豈得以浩浩一生草草結局思量至此便立
身在聖賢路上不甘墮落路徑已是分明又思量人皆可以為堯
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果孝弟已盡堯舜之道我安有不可為
堯舜之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我孩提稍長時實實不慮而知不學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主

而能油油愛親敬長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稍長時我安有不
可為堯舜之理夫孝弟已盡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已盡於我孩提
稍長時何故自生迷昧或時為富貴熱中或時為勳名熱中或時
為詩文博學熱中或時為才智伎倆熱中反欲為漢唐以來人物
反以做得漢唐以來人物為豪傑能事豈不可慚可愧又何故自
生迷昧過了十年蹉到二十錯過三十遲到四十本來自有之天
性蒙蔽了幾十年本然是個大人枉小了幾十年豈不可慚可愧
如此思量當地發憤當下立志猶未可放却若放却不思漸漸退
隋竟成一時意氣激發不是真志須再密密思量以至一月兩月
或至終歲蚤暮無間愈久愈切慚憤憤自過不得忽不覺真志
油然而不容已是謂有志具真志而為學如真種落地自然達生自
然發榮滋長深造自得而幾於美大聖神一日千里耳何難之有
哉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行有不得只是反求諸己
至誠無息方是學

王政即聖學彼謂內聖外王者惡足以知之
生述朋輩謂希聖之學有妨舉業曰子一日之間原事父母奉兄
長交朋友使婢僕未嘗缺一項但有得宜處有不得宜處為學別
無異樣工夫另項道理只就汝每日未嘗缺者事事盡分着着得
宜昔之事父母或有違於道今則必求盡道昔之奉兄長或不合
於義今則必求合義昔之交朋友或有爽於信今則不敢不信昔
之使婢僕或有害於慈今則不敢不慈何嘗有異樣工夫為礙另
項道理妨功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主

或曰若不論工夫俱是自然乎曰此又不然聖人則安行賢人則
利行吾輩只是勉強而行勉強以盡吾人道盡吾本分豈得說是
工夫
一生問自聆師教日用之間強恕反求毫不放過但擔當天不
汲皇皇視人猶已痲痺切身處尚未血脉相通鍼肌湊入不知何
故曰此猶是未力行之故子即將不能血脉相通針肌湊入作一
大缺失自慙自責至滿腔純是惻隱通體俱是惻怛自然血脉相
通鍼肌湊入始可謂之力行近乎仁也
以言飾以不言飾充無穿窬之心至此而後工夫極精細極綿密
故曰義不可勝用也

充類至義之盡而後真心完滿無滲漏故曰力行近乎仁
吾人與聖人相去只爭滿與未滿未滿則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
方滿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未滿則孝弟也者為仁之本滿則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謂一生日力行未入細尚是浮氣用事故有失言之悔

又曰朋友交久則易褻褻則習氣易露一刻露習氣卽是一刻間斷

聖人說有餘不敢盡甚妙凡言皆然不得以友生親厚遂可越限從古聖人必無有可暢吾盡言之人必無有可行吾直遂之人只是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而已若因其人之可而暢懷盡言徑行直遂此時便是不謹一時不謹則前後際心體便不能純密無間可知

又謂之曰子只當以過時而學爲恥耻生憤耻憤憤精神自無不着到而所謂篤志力行者在其中矣

又曰只抱一過時而學之心憂耻憤一齊俱到自有不容已者矣學至不容已方有幾分學者氣息

求仁錄輯要卷十

西

又曰初學須用猛力一跌一死死死活活播上了路始落不下若未上路猶落得下生某煎藥告先生曰煎藥亦可喻學沸時是知性沸後雖不用扇藥勢自湧先生曰不然沸時始是上路若未上路猶可放冷故須武火使沸沸後文火養之方得熟

生述山谷語學不可一蹴而至如卽春不可以爲夏卽夏不可以爲秋爲問曰篤志力行者無一蹴而至之心亦無積漸以進之心只步步腳踏實地去不思前不算後不顧左不望右步步力行毫不起念其不篤志力行者或自寬自解謂不可一蹴而至須積漸以進或空却當下一步希高慕遠希高慕遠者必定空却當下一步山谷之言可規希高慕遠之人非所論於篤志力行之士也謂一生日夫子云知耻近乎勇孟子云人不可以無耻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只是無耻懵懵懂懂同流合污若有耻則涕汗交流精神百倍直趨而前當仁不讓故曰近乎勇

謂一生日人不可有等待之心一有等待之心直等待老死等明日者明日必不做等後日者後日必不爲一有等待之心到老不做到老無成又曰有等待之心者只不知工夫只在人事上若知見前應盡的人事卽是復性工夫焉得等待又曰有等待之心只是無志如人臥時動一起身之念臥必不堅坐時與一行動之念坐必不安志苟立當下力行當下不肯放過非今日志明日行有屏節漸次也又曰志與事本非二如好仁惡不仁是志無以尚之便可見是說行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蓋顯然是說行說志卽於行上說行卽於志上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問何謂尚志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問事却答以志問志又却答以事志與事本非二也生云某向來頹惰每一振拔便落主敬窠臼因述其自勵語至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先生曰子莫管一心一念只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次日以語一生日此卽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素信主敬工夫者不可不知此語又曰若在一心一念上防簡便是落腔子中盤桓爲害不細生某但知落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自無此心之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自無此心之不善此念之不盡是謂真敬是謂力行是謂工夫只在致知格物而心卽於格物正意卽於格物誠如此則刻刻是求仁時時是居敬

求仁錄輯要卷十

五

卽仁卽敬仁敬非二生日然先生每謂渾然是仁渾然是敬真極則語一息有懈卽是不仁卽是不敬

步步入則則真心凝一所謂仁所謂敬豈待牽合乎擬議乎生云尚書多言敬如敬作所疾敬德曷其奈何弗敬皆敬爲第一着曰此斷然非主敬持敬人君居億兆之上時時凜不敢之心一

政一事無不出之以小心敬畏豈非顯然其為一體之仁又曰吾輩草野之士故須立志明明德於天下若帝王卿相身當明明德於天下之責其小心敬畏不敢怠惰恰恰渾然一體之仁不問而可知又曰仁敬非二知仁敬之非二則知敬矣知仁敬之非二自知主敬持敬之失矣

又曰孔門弟子問仁多告之以敬如告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惟敬則真心凝謐真性現前渾然其為仁也無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無事常有事人已內外之見不形有事之時凜凜然惟是一敬則事即是心無人已內外之間故求仁莫切於敬然須知敬者凜凜兢兢小心翼翼之謂如云主敬則提醒照管此心胸中却昭昭然有一心在非敬矣非敬則非仁豈孔門之學乎又曰孔門之敬凜凜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故無人已內外之間如主敬則切切然提醒照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六

管却似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則身心為二豈非人已內外截然為二乎嗚呼凜凜兢兢小心翼翼渾身是敬者得其心之本體是為仁故曰仁人心也提醒照管胸中有一路昭靈靈之心在者但見心為虛靈知覺故曰神明不測曰虛靈不昧是謂失其心之本體夫因主敬而失其心之本體豈為敬乎豈為仁乎

又曰孔子曰修己以敬曰居處恭執事敬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教戒之辭教之以凜凜兢兢不可忽易凜凜兢兢不敢忽易則無人已內外之間渾然其為仁矣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知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於不敬二者似有安勉之分然子路問君子是有志於為君子仲弓樊遲問仁是有志於為仁有志為君子為仁則自有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者在雖勉而

亦安矣又曰不容不凜凜兢兢不敢忽易是謂安是謂自然若如後賢之所謂安所謂自然則直是坦坦然一無工夫如禪宗所謂丟在無事甲裏者然其為不敬不仁孰有甚於此豈得謂之安乎自然乎又曰工夫到不容不着處是謂真工夫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故曰真工夫原是無工夫

是真工夫或謂學者但當勉勉於敬豈敢便言不容不敬不容不敬則仁矣豈知但一求仁之志篤切則已是不容不敬不容不敬豈工夫之所到乎又曰敬有間斷此是志有間斷勉強於敬此是志不立今學者但知責不敬但知敬無間斷為難而不知志原未嘗立是為誣罔又曰不知敬之為敬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不知仁之為仁者但篤切其求仁之志則已是不知仁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七

生云敬非可主則開命矣若其遇事小心一中欵亦不得謂之求仁乎先生曰聖人論心曰仁人心也前賢論心曰虛靈知覺聖人志在明明德於天下當體已是渾然一體之仁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共遇事小心一中欵更覺深切却當體是渾然一體之仁密密運量斯謂之求仁世之遇事小心一中欵是將虛靈不昧之知覺密密運量其惟敬求得虛靈知覺住云遇事能濟之以義始是活敬舍靈明惺惺者為之主宰其又何以為心乎如此則於求仁大有分辦

又曰士君子苟有綱常名教之思無不具憂世憂民之念但非其全體命脈所注強恕反求亦士君子行己立身之常事但非其全體精神所着到聖學明明德於天下乃其全體繫定之命根強恕反求格通人我乃其全身着到之精神命脈全在於仁如是求仁何為而不得仁

又曰今之為學者遇事小心一一中欸不過從修身起見不從格通人我上起見則其身不過六七尺之身非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其修亦不過六七尺之修非齊治平渾然一事之修六七尺之修易盡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修不易盡其於吾聖人之學何啻大小偏全之別直天地懸隔矣子等若能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自知吾言之非過

欲明明德於天下切則已身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不俟親證夫子告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能行五者於天下一貫則與直曰為仁矣并不說近乎仁可知吾儒之學只右力行力行而仁矣

復性最易惟不力行者以為難蓋性本吾所固有前此但蒙蔽晦昧未嘗失也苟一旦篤志力行則蒙蔽晦昧者悉開而真性見前時時直達何難之有

求仁錄輯要卷十 六

謂一生曰立志是學者最緊要若志只五六分七八分則工夫便喫力日見有起倒日見有間斷之苦見以為工夫如是之難為學如是之不易學亦終不能成就果似煩且難者若志果十分真切有何喫力時時是工夫亦時時不見是工夫有甚起倒間斷有甚難易可說

篤志力行則當下復性復性焉得不知性二氏廢心不用吾儒心思密運始無罅漏或者謂運心思即是落意識是知性空不知性善者也苟所學是性善一脈雖心思密運終不落意識不然者雖心思似乎不用却恰是意識在

學者起倒不成片段大不足為病只要倒時即起倏然而倒又倏然而起數數倒却數數起自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至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始是真志

數倒數起雖不成志却是志所自立之根故必有一日沉痛懇切倒不下時正在起倒者當以為愧不當以為恃愧者猶有沉痛懇切倒不下之時特則終無此一日矣

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擔荷天地民物上承千聖學脈此豈無志者能之乎步步力行行步步入細一息不容懈一着不容放寬此豈志不篤者能之乎擔上千聖擔子則不容不力行擔上千聖擔子密密力行故重志重志故貴思量今學者聞思量立志却看作輕急急欲知下手工夫不知若能立志則工夫在其中若不能立志雖與之言工夫極其詳切終不能力行也

求仁錄輯要卷十 九

謂一生曰初學思量即是工夫當下思量全體精神凝聚心不散亂念不間雜當下人我交涉自不肯不盡本分自不容絲毫欺妄當下思量即是當下工夫無時不思量即無時不是工夫不必舍思量而別求工夫思量之久則志之植根深而有力堅而不退自不回惑於世情自不搖奪於旁議自不為私欲所撓自不退悔倒隨思量到津津不容已處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則力行亦津津不容已精神勃勃如草木之怒生一息直入一日千里深潛縝密入真入微復性在當下知性在日故思量是立志丹頭立志又是力行丹頭力行是復性丹頭復性又是知性丹頭耐久工夫只在思量能耐久思量則志立而力行在其中復性在當下知性自有日矣嗚呼其真難此思量也哉其莫暫不思量也哉謂一生曰一念悚切時時見前是無事時力行遇事盡分小心不苟是有事時篤志

謂一生曰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吾學盡倫常日用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吾志明明德於天下吾工夫強恕反求格通人我吾性分本來之大如此吾道之

親切正大如此吾學之平常真實如此欲復吾性而不肯昧吾性欲爲大人而不肯爲小人便不容不下手不容不上路便不容不思量思量來儘有實地可據儘有頭緒可尋儘有頭腦可見便不知不覺思量到津津躍躍處到知耻發憤住脚不得處若不提明吾性分本來之大吾道本然之正吾學本當如是之真實親切即教之思量却無處可容思量在無實地可據無頭緒可尋無頭腦可見思量亦無味

時切思量即是明師良友常在不能日近師友者尤不可不知雖日近明師良友不如自己思量之有力蓋明師良友之力自外而入思量之力自內而發自外入者離師友則弛自內發者耿耿切切無放下處學者苟能終其身於思量中則深造自得以至於美六聖神皆非難事又嘆曰今人孰不看思量是淺近事孰肯將思量作終身事

求仁錄輯要卷十

辛

思量一着似淺近却不淺近小思小益大思大益淺思淺益深思深益暫思暫益久遠思久遠益苟能如法密切思量更於甚處再討工夫

力行則真性見前篤志則真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亦真性見前如法密切思量則志篤行自不容不力

力行則真性見前故一觸而倏然知性不力行則真性不見前故雖時觸發而不知性夫力行者知性之工夫也故某每云知性餘於力行今學者急欲知性而憚於力行亦奈之何哉

力行到真處不識不知如愚若魯精神寂寞念慮俱忘此是力行入真境界自得不遠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方是力行入真入微處行到入真入微處即是志到入真入微處

佛氏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所謂真實即真空也吾儒篤志力

行則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所謂真實者誠也忠信也

稽生讀老莊愈任其樸可謂得老莊真味吾儒篤志力行則亦任樸率真所謂枝葉盡脫落惟有一真實

力行入真境界無好無醜無欣無厭念頭不動方是深造處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今欲自得而不深造其奈之何哉

力行入真境界平如水軟如綿志一神凝斂華就實自外視之一不識不知之愚夫愚婦而已嗚呼吾安得志學之士之皆爲愚夫愚婦哉

力行入真境界津津有味孳孳不倦人事輻輳平懷任樸貼體妥當竟似自然毫不見其勉強蓋志到極切極篤時真性見前凡於人事率性而出故自然也

吾輩只思量是勉強時切思量志到極切極篤則真性見前毫不見其爲勉強

求仁錄輯要卷十

壬

志到極切極篤時津津有味孳孳不倦所謂好之者也利仁者也利而行之者也然則所稱勉強而行之者非乎曰驚心拳時時在胸不睹不聞之際戰兢自省如喫嚇然所謂勉強而行之者在此若正當交涉時勉強則支吾而已豈勉強之謂哉

曾子曰三省吾身顏子曰拳拳服膺而弗失顏曾未嘗不勉強吾輩但能三省吾身拳拳服膺事到面前管取平懷任樸貼體妥當不見勉強忽嘆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在不睹不聞說戒慎恐懼者以此又曰中庸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豈勉強於臨事者哉豈支吾於見顯者哉

無事常若有事矧有事亦如無事常若有事者戒慎恐懼也亦如無事者非作意勉強也

如學之士苟不能於人事之交貼體于實穩當不能不藉於作意

勉強當下便知其非當下便知責志不賈不聞戒慎恐懼如負屈痛心者然始有進步處若不自知其非平日無戰兢惕厲之精神無慚痛責志之志力而徒遇事勉強臨事支吾則不久而退隨矣可惜也哉

思量是終身事戒慎恐懼是終身事能常常思量則常常戒慎恐懼能終身於戒慎恐懼自無須臾離道

時時戒慎恐懼則時時率性必不至於作意勉強

愚雖自任知性明學教人思量未嘗廢驚心拳時時在胸不賈不聞戰兢自省如噤嚇然

生云無事時固是勉強有事時亦是勉強先生謂正當交涉時勉強則支吾而已心竊未安先生曰臨事強者志未打成一片懈弛故也若志已打成一片臨事貼體平安此是力行入真境界故曰近乎仁苟猶有勉強意在安得近仁又曰子等俱未到此亟圖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三

力行且莫擬議

又曰篤志則力行在其中矣篤志則亦不見為力行不見為力行有甚勉強

又曰真志打成一片臨事自然貼體平安毫不見為勉強不見為勉強豈非自然

作意勉強故見為勉強志不打成一片故不得不作意勉強志打成一片則恰好盡分毫不見為勉強故作意勉強者須是責志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此是力行打成一片即是真志打成一片謂之勉強即是勉強謂之自然即是自然故曰篤志力行者便是聖賢境界

吾輩勉強之力只在初立志時用若能於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力自後如順風張帆毫不見其噤力蓋立志之初痛下勉強之力則志不容不真所謂真志者打成一片是也志已打成一片焉得

行上喫力乎

時時密切思量則志不容不篤志不容不篤行自不容不力矣其不容不處即自然也

篤志力行如根深蒂固八風搖動不得志稍浮泛如根入土不深卒而動搖勉強主持愈覺喫力

初立志時須痛下猛力到不容不然處始是上路一生云一技一藝尚須猛力學之况於大道曰聖人之道本自平易聖人之學本不喫力只為吾輩流溺之久難得拔脚故須痛下猛力不爾舊習纏身無進步處

又云如吹火者須盡力吹發到火頭旺不須着力如張帆者樹旋布線儘費力在自後順風前進但把舵不撒手而已吾輩勉強之力須用在立志之初勉強到十分十分省力勉強到八分猶有二分噤力在

求仁錄輯要卷十

三

一生曰某心中遇有所喜為之便不覺喫力曰為學亦然志既真篤工夫不見噤力故曰真工夫不自知是工夫真工夫原是無工夫非無工夫不知是工夫乃無工夫也

生云形色天性也非知性者不能到非知性者不能道曰固非知性者不能道却是力行者所能道到力行之純則渾身是心渾身是性所謂力行入真境界所謂力行近乎仁

聖學只在擔荷天地民物修身為本擔子無容一息放修身無容一息懈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已時時直達時時克盡又何論知性不知性

所以要知道性亦只為力行後世之學紛岐若知性不對同於孔孟則力行亦終離合於孔孟知性對同於孔孟則力行恰是孔孟一脉矣所以要知道性

吾性見在日用無一刻不流行無一刻不顯露只在篤信而力行

之耳又何必要知

道理甚是平常但言孝弟言強恕反求已盡自悔前日提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張皇

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愛親敬長強恕反求極平常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極平常

為學只是篤志力行本無工夫自悔從前說工夫之為多事

立志則行自力亦不必另說力行近日友朋有以只說立志不說工夫為某病者恐未為是

說篤志處即是說力行說力行處仍是說篤志蓋未有篤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篤志者何可分也

為學莫要於敬敬真吾儒心法可惜主敬持敬者錯認敬字

前賢云敬勝百邪某云志勝百邪

敬只是兢兢不敢之心兢兢不敢以終日渾然一體毫無滲漏

求仁錄輯要卷十

齒

敬字只是志字時時真志見前即是敬

前輩有云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此語已覺精切入微今

與學者言專提真志志為則本體工夫一齊俱顯

時時真志見前則萬善俱足萬病俱釋

真志見前即是真性見前

志常篤切即心常凝謐

真志見前則心思專一精神凝聚欲念自然不起容貌辭氣自然

不慢易豈非敬

無事時真志常見前即是慎獨有事時真志常見前即是集義

敬者小心謹畏之謂真志見前無不小心謹畏

真志見前是謂真敬

無不篤志之時即無不敬之時

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謂真志見前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真志見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謂真志見前必有事焉是謂真志見前思誠是謂真志見前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謂真志見前常思而大體立是謂真志見前

真志見前則日見不足無一毫滿假處真志見前則心常泰然無一毫抱謙處

真志見前此身卓然常如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孔曾思孟之間雖欲不進德而有所不可真志見前此心肅然常如上帝之臨於上鬼神之列於旁雖欲從欲而有所不能

真志見前則清明在躬庶不以有欲之軀冒道學之號真志見前則言行相顧庶不以虛託之言來不逮之耻真志見前則仁實有諸已不仁實無諸已庶不以藏垢之身忝學者之師長

求仁錄輯要卷十

圭

謂一友曰吾輩自信有覺只為道喪千載東走西撞之久看作一場大事若論堯舜禹湯文武有甚覺有甚不覺只行去便是從幼行去步步踏實地步步入佳境自然無習心習氣友曰然從幼篤行直至耄期始曰倦於勤是其一一生何等力行也遂誦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語先生曰學只在力行時時憂

慙知愧時時奮勵不違精神凝聚融結方是真渾然一體

又曰夫子一生為人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到底故曰不知老之將至他如是吾憂也學而不厭何有於我未之有得看他是何等學何等行何等耻在

又曰文王尚說聲聲說勉勉說緝熙敬止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雖是聖人原未嘗敢託大因惕然自省其實不託大却有似乎託大不知不覺自爾怠緩只是某擔當天下萬世懸處渾然一體

滿處况聖學初明之始正如乾坤初闢繼之以屯此草昧不寧之

際而可以息緩當之乎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親遭家難時已受上天玉成之恩今正是恒過能改困心衡慮而後作之日且友朋講學異同不無疑忌又恰是微色發聲而後喻之時痛自鞭策痛自懲悔者久之

又曰某初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開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實看不去五六月以來始知實實是可憂實實是宜憂的又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思字疑當作斯字今始知兩思字原是有力量惟思可道可樂故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又知君子有九思正是吾輩事友曰然然衛武公年至耄耋猶不廢傲戒詩人稱為睿聖大學引其語中庸兩引其語先生曰然然孟子分明言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譬則力也吾輩欲至聖人何可不自力

求仁錄輯要卷十

美

又曰聖人只重行所以要知要覺亦只為行若知覺矣而行上放鬆却是失了聖人要知覺之旨某焉敢不自勉
潘子曰某不肖不敢以諸賢自律每每所與打對同者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有曾思孟數聖人思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猶是未能踐形猶未全是在如何可自安又思全部中庸歸結只在闡然某自任聖學太過却似大聲以色便與闡然相違因此自省自惕日覺未安

君子之道四一節事父事君事見交友之下即接以言行舍却言行實無所以盡道者庸德之行庸德須實行也庸言之謹庸言須致謹也庸言則非高談闊論矣尚曰有餘不敢盡言只是有餘行只是不足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又申之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自問自勉自呼自微何等篤實真至吾輩只時時以聖賢之言磨切自己便是明師良友無時不在又霍然省及吾儒之道只是子臣弟友庸行庸言平常平實若擔當自任使人觸

日便違却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之本色便是不在子臣弟友庸言庸行中着細的病痛以事父未能也以事君未能也以事見未能也先施於朋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慥慥焉實有甚擔當自任在在甚觸目在只此慥慥於子臣弟友庸言庸行是真擔當真自任如此擔當自任自然不獨人目

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欲凝至道先須精神凝聚融結以成至德凝之一言其可味也夫其有旨也夫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精神凝聚融結心思平實貼切者未可幾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非精細於三百三千者未可幾也子思子甚危乎其詞也曰待其人而後行我苟非其人不可自痛與我苟非其人尚欲誰待與而又何以守先待後自任堯舜孔孟之道與

求仁錄輯要卷十

美

但盡人道但欲成就一個人世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於我何與世不知我則學不廣書不傳後則學不傳思世之知我思書之傳後總非名心也總一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自不容已而已矣只一明學脈正人心之志終放不下只一亂學脈害人心之懼終歇不得嗚呼若無接續此學之人吾知雖死不瞑目雖在幽壤不能頃刻安也

愚今惟以明學為事凡友生來愚心甚喜津津躍躍語之自不覺其倦友生相愛勸愚惜精神愚却如好酒者過了酒友好色者過了美色好賭者過了賭伴精神倍與神氣倍王如何抑止得又曰苟得一承學之士是續吾命於千萬世也其為快爽豈止一身無病之樂又曰愚身體羸病時友生來問學則病愈憂嘆時友生來問學則憂解若久不見問學之友或見友生學不懇切便不免憂嘆如病一般

某自知聖學後一日讀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不覺鼻酸隨淚者驗時某日看論語序說至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又不覺鼻酸隨淚者驗時某於聖人一體關切於聖人之卒如在目前某亦不自知真自得者平居毫無所曉了只是人有疑來問便條理爽然絕無遲滯

又曰開口論學便津津有味滔滔不竭左右逢原不假思慮似乎胸中有多少學識不知開口則有閉口全無

又曰愚無他長只是這一條脈路不昧人搖動不得耳

孟子曰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吾儕明學爲人須如此

明學教人不可但暢已說須隨其言而引進之若有所陳說俟其

求仁錄輯要卷十

天

從容舉盡然後以一言明正其是非則力不勞而入人也深

凡於學者容德養之醒語開之則彼雖未能實信而志意日感乎日風動自不容不究竟於吾聖人之學矣此亦所以盡性盡人性也

春風鼓動草根木芽無不發榮滋長人誰無秉彝只在和平之氣相薰相洽自有不知其樂意相關處

爲相者爲國求人吾輩爲道求人苟爲道求人則焉得自重而不汲汲於天下之士

爲道求人與爲道自重並行不悖

一生讀著道錄有契曰聖賢之道平直正大數言可盡奈爲後世諸賢深微玄妙之言所晦今先生力開深微玄妙之失愈覺聖賢庸言庸行平直正大之味厚先生曰子之此言當徧爲讀是錄者告

吾輩只大學一書已足既有一部中庸即中庸更不可少學庸二書至足無欠既有部論語即論語更不可少學庸論語其味無窮其道已盡既有孟子即孟子更不可少自孟子後聖遠道晦後之學孔孟者于混入於老佛而以雜佛雜老之學術自信爲儒其有能盡發佛老之蘊而正雜佛雜老之說以昌明孔孟之道脈於萬世者又安可少乎噫

孟子一書暢發聖人之微旨後世之學惟不尊信孟子故或入於老或入於佛無當於吾聖人之道其有能發明聖人之道者必於吾孟子而獨有契也孟子亦若預知之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嗚呼孟子之言豈徒然哉

後學毛文強曰孟子沒而聖學亡今至潘子而復明潘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矣願孟子之所辨者楊墨而潘子之所辨者不惟二氏二千餘年來淪髓浹骨被服前賢已久豈僅如當時之

求仁錄輯要卷十

无

楊墨辯之而人自信之乎此潘子之苦尤百倍于孟子也况孟子去聖未遠知道者猶有其人豈如今日之竟無處啟口無處着手也哉雖然天生聖人以續道源豈無意乎石極而泰當有其時吾雖不能以潘子之書遍告天下而惟存其書以俟後之學者則必有見其書而興起焉者矣又曰吾雖不能如潘子之篤志力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然亦實信得潘子之學真是聖學故舉世非之而不顧又曰吾得此書真如無價之寶珍惜愛護不離頃刻思得一好義而有力之士梓行于世以光大其學於天下後世乃連之四十年而竟不能吾甚懼其久而湮沒也今幸得一同志之友毅然以此自任俾余得商榷而校正之付之梓人以公天下此非特吾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也門人顏日彬曰先生所著全書未嘗編輯因學者之請將求仁錄分帙類編一曰講明學脈二曰辨清學脈三曰致知格物上

卷四曰致知格物下卷五曰一體中條理六曰孝悌七曰讀書八曰學問九曰篤志力行上卷十日篤志力行下卷可謂精切詳盡而

之矣學者讀其書悉其序會通其義則知為學始終而求仁之要庶乎有得也不肖彬與先生同里彼此出遊未及追隨聆教然嘗有志向道因於程朱王羅之書無不體究力行但合之孔孟學脈竊有疑焉而以薄質因循未能勤破及至已酉歲與先生會于證人書院始讀其書真性勃發舉十餘年來之疑而未信者一旦豁然有會遂北面執弟子禮焉從此後勵志力行雖不敢謂身親證實然從先生學以契合孔孟已貼體親之而性命以之矣昔羅念菴先生云對朋友便有許多感觸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不由我哉然則今之讀先生書而未悉其妙者安知不如不肖彬之始而疑繼而信而後豁然於孔孟之學也

求仁錄輯要卷十

手

耶

廣麗澤約

金華趙忠濟附

中寅之歲鄰邦震驚羽傲交馳有流離顛沛之患霖濟二子方切切焉講學不置客不憚曰斯何時也而講學乎二子答曰斯何時也而可不講學乎客曰何益時事二子曰如子所見是欲療饑而笑耕藉思覆寒而惡蠶織也客曰講學可以濟時乎二子曰舍講學之外時裁由濟矣豈直可哉客顧問其說二子曰天下之不治由人倫之不明由人心之不正人心之不正由聖之不講講學則人心正人倫明而天下治矣慨自先聖先賢沒正學日晦異說競興卑者崇事功而誦義理高者遺倫物而究性命往往口談仁義而父子骨肉之間漠不關心識究精微而民生休戚之際毫不動念不忍之意暫開而即蔽惻隱之心雖有而不充至有愛一牛而百姓不加恩於人

井而妻子不見保者積而為列薄為殘忍為弑逆此世所由日亂也慈邑潘先生皇然憂之提出真性命指破真工夫其云萬物一體者即孟子萬物皆備之旨也其云格通人我者即孟子強恕而行之旨也其云從格通人我親證萬物一體者即孟子反身而誠之旨也而又本之於正志密之以思量余兩人反復其言始知倫物原在性命內而求性命不出於盡倫物倫物懇切處便是性命透徹處倫物體貼恰好處便是性命精微莫測處倫物常盡常憊處便是性命純亦不已處自此學明而從來虛明洒脫之言盡皆洗滌而返諸切實平易當下便可著脚究竟總歸後性從善信以及聖神只此一條鞭做去其理則先聖後聖所不易其心則天地鬼神所同契其事則又愚夫愚婦所共能為君相者知此學自能成堯舜之德為將帥者知此學自能行湯武之師居家者知此學自能親親長長居官者知此學

求仁錄輯要卷十

手

自能已溺已饑農工商賈以及樵夫牧豎無不知此學自能敦信義崇禮讓修姻睦任恤息爭閑訟獄此等世界豈不是義皇世界客曰是則然矣但潘先生所言固孔孟所已發何贅焉二子曰孔孟之言眾理畢備潘先生即從孔孟言中指出要訣使人併心一路而自可兼收眾美孔孟之言如一塊好風水龍穴沙水皆具而潘先生則地師之點穴也孔孟之言如海千流萬派無不併歸而潘先生則濟渡之寶筏也其有功於孔孟豈淺哉客曰如子所言學問道理本是明白曉暢余雖不敏自言下了然然則何須日聚月會咄咄不已耶二子曰子不見夫馬非馬之於路也若非不請矣然韉轡偶弛未免岐路之徘徊力非不到矣然鞭策偶遺未免中途之躑躅師友之聚猶韉轡鞭策也其可疎乎客曰余非惡夫講學也惡夫行之不逮者徒有其言祇窈其名耳二子曰講學者正因行之不逮而借師友切琢

以鼓勵勤修惡善改過耳若必行速而後講永無講時矣且以
行未速而弁廢夫講更永無行時矣即如子所云徒言不猶愈
於言不及義者乎云好名不猶愈於惡名皆歸者乎子又何議
焉客唯唯願廁於麗澤之會中遂錄之以廣勵同志

才仁錄輯要卷十
五

康熙丁酉鑄二老閣藏板
咸豐丁巳歲潘楷敬印

潘子求仁錄輯要 卷一〇

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為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教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為二視論孟所記若有問矣孔子教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益以言教不如以身教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誣也絃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年於茲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

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

陸子學譜 序

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為一書名曰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畧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宗義所為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俾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咕咕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陸子學譜目錄	
卷之一	辨志 求放心 殘廢
請明	
卷之二	定宗仰 開異學
卷之三	讀書 為政
卷之四	友教
卷之五	家學
陸子學譜	目錄
陸從政九思	陸處士九教
陸修職九臬	陸梭山先生九韶
陸文達公九齡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安撫持之 <small>弟節之</small>	陸仲時麟之
陸伯蕃慍之	陸進士瘞
陸家長沖	陸學士泓
陸參議鈞 <small>附</small>	
卷之六	
弟子一	
楊文元公簡	
卷之七	
弟子二	

袁正獻公燮	沈端憲公煥
舒文靖公璘 <small>兄璠弟瑛</small>	
卷之八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蔡文懿公幼學
羅文恭公點	戴文端公溪
李參政性傳	呂寺丞祖儉
邵機宜叔誼	楊漕使楫
陳著吳武	
卷之九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項龍圖安世
陸子學譜	目錄
傅通守夢泉 <small>族人重漢仲昭齊賢克明附</small>	
包少師揚 <small>兄均弟選</small>	
卷之十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劉太博堯夫
朱少府梓 <small>弟泰卿</small>	胥必先訓
吳伯顯顯若 <small>弟厚若叔有謙若</small>	
張輔之商佐	黃郡守裳
周廉夫清吳 <small>熊鑑附</small>	路彥彰謙亨
朱幹叔克家 <small>弟益叔</small>	彭世昌興宗
吳僉判景立	
卷之十一	

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反...

弟子六

曾孟博滂 子柱

林秘書夢英

鄧節推約禮

晁道州百談

徐澧州子石

俞樾幹廷椿

嚴知丞滋

游知丞元

嚴松年松

鄒奉議斌

孟運判渙

饒長者延年

吳進士元子

章從軒節夫

張文學孝直

董心齋德修

李監院肅 子信

趙主簿端頤

卷之十二

弟子七

陸子學譜 目錄

趙進士師雍 弟師茂

胡季隨大時

郭醇仁震

石應之崇昭 兄斗文

高教授宗商

高郡守商老

詹宗丞阜民

王宗丞遇

許教授中應

楊潛使方

陳晉卿綰

孫金判應時

胡達材拱 弟構

潘倉使友文

卷之十三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已 子義山

王進士允文

陳廣文剛

萬正淳人傑

曹立之建 弟拱之建

利進士元吉

倪濟甫巨川

曾宅之祖道

李伯敏敏求

毛剛伯必強

朱忠甫之瑜

張季悅衍

宋秀才復

鄧文苑遠

張誠子明之

毛元善文炳

符舜功敏

符復仲初

黃達材柎 弟格棗

吳雲錦紹古

卷之十四

弟子九

鄧中孚

張行已

劉敬夫 劉定夫

張少石

張伯強

周伯熊

周孚先

桂德輝

周元忠

黃日新

劉伯協 劉伯剛伯文

黃循中

陶贊仲

許昌朝

劉溪父造

豐宅之

諸葛誠之千能 兄交

邱元壽

曾敬之

徐仲誠

曾友文

繆文子

張次房

曹克之

鄭學古

劉季蒙

趙應叔

程敦蒙

汪泰之

郭邦遠 兄邦遠

陸子學譜 目錄

四

無

朱季輝 羅章夫

卷之十五

弟子十

吳顯仲 馮傳之

鄭總領提 趙景昭

張季忠 葛少良

劉志甫 甄子堅

李季遠 廖幼卿 兄勉

李伯誠 張元度

劉仲復 陳去華

劉德國 馮元質

陳師淵 倪伯珍

陸子學譜 目錄 五 吳松

祝才叔 李德章

吳君玉 趙子新

童伯虞 喬德占

胡無相 曹元錫

倪九成 李叔潤

蔡公辨 吳文學恂

李將使雲

卷之十六

門人上

包文肅公恢 袁正肅公甫 兄肅及馮

陳侍郎瑄 子蒙 錢秘閣時 從子允文

羅寶章必元 鄧侍郎泳

饒秘監應子 弟應龍 羅運判愚

趙郡王希館 趙忠憲公與憲 從弟與明

吳恭政淵 吳丞相潛

徐都曹原

卷之十七

門人下

袁太師韶 楊叔謹恪

趙家宰彥恢 葉秘書夢得

鄭知丞近仁 子曾 宋修叔林

孫進士誼 傅正夫佺

黃壁林應龍 李于愿 柏純父 劉應之林

葉貢士祐之 曾定遠燭

陸子學譜 目錄 六 吳松

張渭叔渭 弟清叔汾 孫明仲

王子庸 李元白 羅子有 戴冰 朱元相 鄧夢真 三耕 進 呂人龍 胡揚祖 行 許 李清 孫 史守之 孫 黃應春 王文貞 孫 枝

朱擇善 薛玉成 曹叔達風

鄒貢士夢遇 舒裕甫益 洪茶陵簡 曹少府正 方成大樽 吳和仲 馮 馬主 樓從子應之 樓子 樓從子應之 王學博 余 王于康 晉 老 等附

鍾國錄宏 桂待制萬榮

陳文定公宗禮 文樞客及翁

馮莊敏公先祖

卷之十八

私淑上

吳文正公澄 孫平章書

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弟

虞別駕榮

元文敏公明善

董忠宣公士選

李忠文公黼

趙編修弘毅

黃待制暉

李學正長翁

皮僉判潛

袁進士明善

康山長震

楊徵君準

王西齋梁

黎教授仲基

黃徵君極

黃博士伯遠

吳教授皋

丁大使儼

陸子學譜

目錄

廿

無總序

包忠文希魯

陸子宗門人傳第
王槐友人進位

柳雲卿從龍

李伯宗本

包仲邛淮

徐山長基

黃教諭盛

朱徵君夏

王伯達章

戈伯敬直 弟直

張伯固恒

吳先生弟子
見文集者附 鮑省元恂

江東先生吳儀

趙徵君沆

卷之十九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氏弟子門人

李徵君存

祝經歷蒞

吳尊先謀

舒元易衍

閔仲魯

曾子聲振宗

張學士翁

危學士素 子叔

徐文學幾

張孟循率

王監稅延

子仲公先生弟
子見文集者附

趙寶峰偕

楊徵君蒞

桂教授同德

桂長史彥良

春風先生烏本良

弟新 鄭待制王

卷之二十

附錄

宋史本傳

行狀

誼議

文集序

陸子學譜

目錄

八

無總序

祠堂書院諸記

後學辯論

陸子學譜卷之一



平越王士俊校

辨志

戴記稱官先事。士先志。故陸子教人以辨志為入門始事。志之不辨。則此心茫無定。豈能有造於聖學哉。志惡于辨。義與利而已。孔子以此分君子小人。孟子以此別齊魯。世之習而不察者多矣。陸子鹿洞講義。聞者至於泣下。則辨之不早。辨也。故迷陸子辨志之說。為學譜首焉。

陸子論志於道云。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為學者。在乎志。

陸子學譜

卷一

辨志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語錄記。江傳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道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畧。終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平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人頭處。先生嘗云。傳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詹子南記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而已。非有為也。

先生語李敏求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敏求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職。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為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者。耳。敏求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

陸子學譜

卷一

二

辨志

先生與趙然道第三書云。黃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溪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斯。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其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蓋予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

陸子學譜

卷一

三

無窮

之士也求其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入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則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歲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流說玩揭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細繹以滋其涵養經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怍恐辜負其初心方將來誠疑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萃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容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

陸子學譜

卷一

四

無窮

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宜辨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受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熱安得無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說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改其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變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亥嘉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而思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於心又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痼疾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然動心焉。蓋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于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求放心

聖人之學。心學也。道統肇於唐虞。其授受之際。諄諄於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學。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至孟子言心益詳。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仁義禮智皆就其發見之心言之。而莫切於求放心之說。明道程子謂聖人千言萬語。止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至陸子則專以求放心為用功之本。屢見於文集。語錄。故辨志之後。即以求放心。繼焉。凡涵養操存省察。皆所

以求放心也並附著於篇

先生作學問求放心。程文云。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范味。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矣。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綠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逞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能聽之不統者。

又作求則得之。程文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恃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惡。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執得而樂也。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故孟子所以言也。

先生嘗謂李致求云。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與趙監汝謙書云。垂諭新功。尤慙動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避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狗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狗意見者。又馳而不知

陸子學譜

卷一

七

無怒軒

止。故道在通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聚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或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先生與胡達材第二書云。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騁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庖。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遊遊市肆。鮮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

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返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騁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斂。不甚馳散。但收拾初時。未甚清明。蒙然未知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騁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煨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誦。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還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陸子學譜

卷一

八

無怒軒

先生作敬齋記云。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森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森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鐘大呂

施宜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物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端端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鐘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

陸子學譜 卷一 九 無語軒

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積。莠萌於來物之初。有滋而無艾。根固於忘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教者。尤不可不致其辦公其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月有二月望日。地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講明

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孟子論博學歸之於詳說。故陸子謂學有講明。有踐履。而世人妄謂陸子廢言語文字。皆未嘗讀陸子之書者也。雖然。陸子所謂講明。悉本於孔氏遺書。不敢改經文。立新義。率天下從事於不可窮之知。以求勝於堯舜所不能備之物也。大學之言致知格物也。知為

在即致其知先後之知。物為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為在誠身。順親信友。獲上皆善也。其為功有序。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善之先後。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論家國天下之次。則本於大學。論親長平天下。則本於中庸。至南宋而後。亂之其格守孔孟講明之法者。陸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講明之語於篇以存古法云。

陸子學譜 卷一 十 無語軒

先生嘗與趙詠道書云。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共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則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愚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未有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謂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頗有所不願學。拘儒養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為。而做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者。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先生與胡季隨書云。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淚服

邁往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款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履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轉愈驚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決哉。

先生與劉淳叟第二書云。淳叟平日聞言報喜。遇事報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詘語耶。抑從悅者多而改譯。

陸子學譜 卷一 無怒軒
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校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塲屋之樊。固久。然有志者。待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顏問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話人以不言話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顏叟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執無其味。不致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

陸子學譜 卷一 無怒軒
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日積月累。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費去理會。好笑。
踐履
書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而朱子與劉子澄書。譏陸子之學。止是專務踐履。不知踐履而外。別無所謂學也。朱子釋學而章。謂學之為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豈非以踐履為學乎。陸子嘗謂古之人。言皆實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蓋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錄陸子教人。

敢踐履之言列講明之後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像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有一生飯後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作則以學文程文云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理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揭服習踐行者蓋

陸子學譜

卷一

五

無

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素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以度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先生與詹子南論為學之要側重踐履有書云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終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為大小之辨也

先生嘗曾定之書云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

言如事而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

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

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

陸子學譜

卷一

五

無

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者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知亦甚矣今之私末克之人如在陷穿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固圍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徃其狹而懼於廣徃其邪而懼於正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

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其
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顯沛必於是。
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
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
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則不為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
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其所
謂侮聖言者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
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
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
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真也。

陸子學譜

卷一

五

無窮

先生與張輔之第三書云。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
之意。前書所言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
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賢
生有拘儒賢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
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為輔之踐履差
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驚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
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
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
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
愧。可耻。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
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

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嘗與
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
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感
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
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
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
議可也。

陸子學譜

卷一

六

無窮

陸子學譜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絳編

陸川龐 與校

定宗仰

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陸子教人亦以見師友為先。宋儒惟周子首開道統。其餘則各有師承。乃詹阜民問陸子之學所受。則告以讀孟子而自得之。於是直接孟氏之統。而於當世諸儒無所師也。是故論喻義責志。則宗孔子。論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則宗孟子而已。然於濂溪明道二子無一語不相契合。遠宗孔孟。近仰周程。豈非所謂為一學無常師者哉。今錄陸子上承先聖先賢統緒之論為一

陸子學譜

卷二

編學者敬瞻庶知嚮往云

周清史錄先生語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先生與姪孫瑞書云。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其志哉。勸哭於顏淵之。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枯於葦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徽。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黃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遠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兼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端。端。脫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

陸子學譜

卷二

二

無善

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傳會。蠶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熱爛敗壞。如齊威。秦王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謀也。不然。則凡為謀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以媚世。朝三暮四。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先生與李省幹書云。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

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有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濫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大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力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遜於荒野入宅於河白河但見屋殿終因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進藥若作和羹爾惟暨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子曰夫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長河與來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

陸子學譜

卷二

三

樂苑

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此外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率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于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尤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說者可以此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終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則不可以言道

關異學

陸子論學原本於此心之理嘗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聖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無所謂異也其有異焉者或難於佛老而誤認其心或溺於章句而自喪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夫章句之弊與佛老之言誠若有間然莊子論臧穀亡羊則挾書冊與博塞者同譏焉今錄陸子論異學之言為一卷總宗仰之後庶學者知所向又當知所戒焉

陸子學譜

卷二

四

樂苑

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關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先生與林叔虎書云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

不肯為小人而甘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述惑沒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熱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先生與邵叔誼書云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語言徒為藩籬而為機變之巧

陸子學譜

卷二

五

無窮

者又復魁魁場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凶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博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覆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評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務助之益

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稟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營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先生與王順伯論佛書云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澗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饑渴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且知列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既多矣敬仰

陸子學譜

卷二

六

無窮

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免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得有不符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讓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為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

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為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五事，事有五德，德有五紀，紀有五刑。故曰：公孫氏以人生天地間，有死生有輪迴，有極端，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善薩發心者，公孫氏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無私。故經世惟利，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

陸子學譜 卷二 七 無怒軒

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而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樂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弊，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為老成，為持重，為謹審，以幡然改節者為輕率，為狂妄，為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變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為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

陸子學譜 卷二 八 無怒軒

求諸道之法，誠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謹望。其第二書云：屬者借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未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其病是則可則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商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其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為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為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

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
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
乎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據
大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髻潔淨而從
吾遊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為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為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
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疑滯退縮之態比來所
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
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
計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榜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
為兄之資稟實強敏有餘而宏大通達則不足懼為平日所
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容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忌

陸子學譜

卷二

札

無怒軒

本之說以為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
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
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進然
後如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
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辯之某雖不曾看
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
交遘繁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
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
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
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
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
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云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得箇中
解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
這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
何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
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
穴魔宮皆為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
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為取舍
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為積餘土草惟
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
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
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
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

陸子學譜

卷二

十

無怒軒

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眾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
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
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
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而書固
謂今之為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進
順得失不足以為深造其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
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
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
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故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
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詎該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
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釋學擊磬者果為何事

或若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
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
不得不自遠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卿時
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見在朋友彼此無他
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
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
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採亦願尊兄不
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
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願

陸子學譜 卷二 十一 無怒軒

有如尊兄之賢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
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過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
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學新社
先生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祟
無世俗之陷溺無二業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
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
季蒙
先生作好學近乎知程文云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
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
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
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
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以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

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
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
可不謂之近知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
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
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
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
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
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
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
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
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早
淺寒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范范而思汲汲而行

陸子學譜 卷二 十二 無怒軒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棘則恐背於西南棘則恐違於北執
一則懼爲通者所笑返從則懼爲尊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
夫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
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
也
劉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
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
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
能惑人自吾儒敗壞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
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
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

釋老却倒來檢點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先生因倣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為道。勞苦而為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為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為道。學者陸子學譜 卷二 事 樂 終 終

者何憚而不為。簡易之從乎。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其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言語始得。

又云。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遂正堂舍。蓋公為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是參入相。豈遵何之約束。擇郡尉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又云。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迫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又云。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又云。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乎。

陸子學譜 卷二 地起土堆了。

讀書

世言先生不教人讀書者妄也。先生深於經。熟於史。沉浸於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讀其雜著。講義。程文。經史。貫穿。讀其書序。論記。銘誄。諸篇。精於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讀書何以致是。朱子謂子靜若不讀書。安能作衆人之師。先生亦自謂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但比他人讀來差別耳。昔大程子責謝上蔡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己讀史。又運行看過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猶是也。今錄其教人讀書之法。爲學者退息之居學焉。

陸子學譜

卷三

十

無怒軒



平越王士俊校

先生作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程文云。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遠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廢績。其規模。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法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先生答邵中孚書云。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即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煥。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皆。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思。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焚。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請。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辛。賢。業。

陸子學譜

卷三

二

無怒軒

先生有策問論讀書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爲。

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平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朋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為欲為偽相。驅入於苦獲陷穿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先生嘗謂李伯敏云。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

陸子學語 卷三 禁慾軒
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藏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或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為也。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談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伯敏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洪。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

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從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詹阜民錄先生語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過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樂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微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邇。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然有事在。
先生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數百家之旨。而得也。則何益哉。
周廉夫錄先生語云。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

陸子學語 卷三 禁慾軒
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亦須自家有證據。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云。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于。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飲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為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儒術非近。疎而寡效也。陸子之學。未及大行於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見於輪對。五刑。其察吏。安民之道。止見於與蘇。宰。趙。守。諸書。其出身而加民者。則荆門之政。過化存神。期月間。政修事治。吏畏民懷。訟獄衰。息。周益公所謂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則孔子之為東周。孟子之安天下。夫豈遠哉。今錄其議論。設法。

關於政治者為學者示之則焉

先生為勅局剛定官輪對劄子其一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部命呼嘯相與論辯各極其意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為尚書右丞或以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貴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置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陸寬盡下速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

陸子學譜

卷三

五

無

版圖未歸警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千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也取進止

其第二劄子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者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漢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事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邁而駭駭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枝枝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其第三劄子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遠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齊戒設臺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越諸老将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僅

陸子學譜

卷三

六

無

賽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為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其第四劄子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有起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身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

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收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遠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

陸子學譜 卷三 七

有。朋。心。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取。進。止。
其第五劄子云。臣聞人主不親細故。故皋陶廢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幾已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成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故。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未墮靡吝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皋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

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告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首趨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遠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奉奉取進止。

右先生五劄首論君臣當捐形迹以開入告之路。次言人主當志於道。任大守重。不可因陋就簡。以落其大有為之志。三言人主當知人擇賢。不可信庸庸耳俗目。以為聽言之本。四言為治當以漸而不可驟。庶可馴至於三代之盛。五言人主不當親細故。深懲好詳之過。乃能遠求道之志。皆苦心沃心之大端也。人主必具此五者。然後可以論治。先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弊。可次第數陳。惜乎止此一對。至大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駭。即于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輒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乎。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陸子學譜 卷三 八

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弊。可次第數陳。惜乎止此一對。至大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駭。即于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輒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乎。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感焉若范文正公王文公蘇文忠公各有萬言之奏則皆
盡獻生平所學上書之體與尋常奏對不同然亦不無煩
冗之弊孔孟家法必不爾也至於外任治法附錄先生與
守令書及刑門政蹟於左

先生與宋漕使若水書云金穀為邑封壤橋隘無柔商富民
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縻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
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
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
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寔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
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
初用兵權以紆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
君者知其為橫欵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

陸子學譜 卷三 九

取凡以實告者皆得獨減獨金穀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
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穀獨不蒙獨減月解之數為縻錢八
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肆
侵欲無藝椎骨歷髓民不聊生縱遇循吏莫能善後累有善
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
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早傷今歲大旱留意
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
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折懇此在縣官特九牛
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
人所樂為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托契門墻
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
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屢耳郡縣積負

陸子學譜 卷三

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
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
之煩迫速之頻賄謝之厚欵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
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
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若有若郵置緣絕簿書
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
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
不可悉數郡縣月輪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
給彼又安能輪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
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
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
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陸子學譜 卷三 十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是問倉臺守
倅皆賢有所見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
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先生與趙節推書云黃霸為潁州守鰥寡孤獨無以葬者霸
為區區曰某有大木可以為棺某亭楮子可以祭吏徒皆如
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旁為鳥所攫肉事每
得實人無敢欺欺皆以為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大尋
釋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以為鈞距而鄙之此在黃
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
末不觀其心而遠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
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
多吏奸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欲訟之問

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究其實豈
 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鈎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
 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
 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辨明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
 見王古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
 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卒之所為箠楚之下何
 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情詞皆
 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泰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
 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
 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
 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
 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

陸子學譜 卷三 無怒軒

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違
 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
 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
 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
 見道甚明聖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
 大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嗟嗟
 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豈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
 新司理初問甚賢繼而聞之亦熱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又云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
 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
 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有

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之無良
 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
 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放其
 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
 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絕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
 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為尤難

先生與蘇筆書云某往時充員勅局淨食是慚惟是四方奏
 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遊不諳
 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民蒙害每與同
 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頓何
 足以當大官之賜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陸子學譜 卷三 無怒軒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界之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
 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
 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
 即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
 每屏養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之
 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
 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
 西因見臨江之新隆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
 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
 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

一第... 冊... 7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則倚衆拒捍。其強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蕪。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以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善。夫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舉責括。亦由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更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逼互增租。刻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至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

陸子學譜

卷三

三

無

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遺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其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贖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沒久。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者。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絕戶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

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適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絕戶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動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穀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因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有補於縣官之調度。亦終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不亦疎乎。若復及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債。若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適

陸子學譜

卷三

三

無

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能辦錢以買此田。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債。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卽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勸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勸當。則又適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適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有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愛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隱之上府列之計臺可開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戶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稟粟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獲春榆之時誠得亟為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遂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憂慮偃仄轉為歡心慷慨悃悃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適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

陸子學譜 卷三 五 無器軒

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又與蘇宰書云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守心勞僅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

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膠柱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難以稽考吏胥與奸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瑕疪此所當深思精考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投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文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傑駕於方策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

陸子學譜 卷三 六 無器軒

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先生與楊守書云遠達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歌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先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猶更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質之淳點勢之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害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怠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闢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彙家權高貨厚黨與附合左右之人劫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資偽事工為節日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

素諸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
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
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
其情而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殊
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
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嘗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
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
所持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
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
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
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義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
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
陸子學譜 卷三 七 無益軒

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
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
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糶
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
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推富民閉戶騰價之計政使獨行可為
長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
先生任荆門以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
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領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
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密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
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
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狗公之意太
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賤走卒
陸子學譜 卷三 八 無益軒

亦論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
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強先生皆得
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
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
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
唯怙終不可悔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
民情益阜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
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伴各持其狀去不復
留案昔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職言不
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
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亦服
先生之明有訴遺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

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遺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藏匿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奸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遺集檢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久遠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鄖之防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起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險隘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陸子學譜

卷三

七

無怒軒

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庫藏庫之間康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其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夫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議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錢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梁護險墻之制卑備緡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為奸衣閉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墾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

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遠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胃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違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收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去我輩大害不可不設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蜀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遺入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廉給之

陸子學譜

卷三

七

無怒軒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白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其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壘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早先生每有祈必疎而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洽久而益

著既踰年。管籥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
向日以加厚。更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
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文章。論薦丞相周
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陸子學譜 卷三 無怒軒

陸子學譜 卷四

陸子學譜卷之四

友教

史記儒林傳。稱七十子之徒。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謂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陸子之學。未嘗大展其澤之所及。友教為多。自朱子往復而外。國學觀摩。勅局編纂。一時聚處賢豪。若機仲元。善輩。並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簡。座主也。趙忠定。呂伯恭。皆禮部同考官。當仁不讓。時有諍言。豈非直諫多聞古之三益哉。述友教為一卷。先生於呂伯恭。趙子直。皆中進士。時同考官也。然切磋甚至。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軒

嘗與伯恭書云。往歲先判府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微。聽某前此欲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斥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屢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則學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其居憂。教校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豈不待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煩說博引而後論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憚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又嘗與趙子直書論吏治之弊云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感德汗吏黠胥頗亦似戰慄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竊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力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攻須要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

陸子學譜

卷四

二

無怒軒

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分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德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大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飲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

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者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殺折橋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無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計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治民產正經界果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狠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股削之如恐不及履邦本病國脈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畫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讓其不容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者不為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

陸子學譜

卷四

三

無怒軒

胥吏見之先生與朱元晦書云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修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德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朕慶幸卿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岷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早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

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鶴湖。然猶尚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格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借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克齊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言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齋

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珠二寶。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

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不足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也。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于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齋

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舉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

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視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志卒感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有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

陸子學譜

卷四

無怒軒

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畫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已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於

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俟游詠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論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弟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磋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兄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陸子學譜

卷四

七

無怒軒

先生答朱元晦第二書云伏自夏中拜書辱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駭歎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聞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嗜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詳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

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
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
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
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
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
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
辨以明其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
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
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
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
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
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陸子學譜 卷四 集錄

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嗚呼明言善議奉
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
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穿如避荆棘惟新
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
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
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
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聞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徧迫其
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
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
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
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泥

陸子學譜 卷四

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
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泥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
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即其
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
典訓蕪於辨說揣摩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
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
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
行之訓于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
歿其傳頌在曾子蓋可親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
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
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

陸子學譜 卷四 集錄

免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憾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
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
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
加無極字下面不必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
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
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
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
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
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
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
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有
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致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遠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遠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

陸子學譜 卷四 十 無極辨

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沖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意。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開命。易之

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闔。盈虛消息。長幼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尊。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願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

陸子學譜 卷四 十一 無極辨

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看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証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畫信書不如

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凡遠坐以直黜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執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洩漏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

陸子學譜 卷四 三 無考詳

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洩漏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繁絀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圖自愛

其第三書云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訪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卒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動者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

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墜底而不達百里之軍真承宣撫宇之地乃復轉而為射狼蝎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以人訖言寬仁之說以造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毒孽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權支費浮衍之由察收飲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費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其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

陸子學譜 卷四 三 無考詳

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使使應辦為易狹者應辦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落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

之誅善視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
 為容奸廢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
 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
 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
 會之際倘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
 於傷民害國則何宥為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
 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
 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圖固為之械繫為之
 後筆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
 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

陸子學譜 卷四 西 無怒軒

墜底今天子受養之方丁寧於語旨勤郵之意焦勞於育肝
 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婪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
 置民於困固械繫鞭撻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
 捷骨涇隨與奸胥指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
 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
 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繫繫如驅羊劫於
 庭廡械繫之威心倖股倖籜楚之慘號呼顛天家破產質
 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
 人或浸淫聞其勢驚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不明理
 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教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
 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

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
 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
 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謀抑非情督過深
 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遠斷來章
 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遠作此語甚非
 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
 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誤然
 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幸餘教

陸子學譜 卷四 西 無怒軒

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為其所
 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
 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
 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
 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過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
 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
 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
 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
 以遠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蒞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
 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

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師隨之說以究寬仁之
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
事之勤勞亦足以見其不勝幸甚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此試更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
臾離也自謂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
延候之平甫昔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
又交一臂而去每為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
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為可惜何時共講以
快此懷未相見間倘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蓋先生
最喜講習或以全不講學疑之亦過矣

陸子學譜 卷四 一六 蘇東野
先生與李省幹第二書云居舍之時而尚友方策取友當世
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
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
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
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
以世俗相欺也

先生歸自臨安湯舍使思謙來訪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
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
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
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個
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
生從而視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
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於

前時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
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
稱善次日謂蘇條曰陸丈近至誠何不去聽說話蘇條云恐
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會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
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先生答陳君舉書云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
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潤絕徒積傾馳遺人臨存
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
之動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數世
習靡故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細於私見蔽於私見却
錢拒延厚自黨與假先訓刻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
馳久矣天以是理界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

陸子學譜 卷四 一七 蘇東野
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為塞以自效揚此某所不敢不勉
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偽非真兄尚謹望老矣之論未
敢聞也傅于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于淵人品
甚高非餘子比也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屢稱傅于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
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
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得傅于淵與君舉書然
好若干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于淵書中有兩句
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為林出
嚴松所錄又云有傅董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進行云荷
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
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

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案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窟去這二三年老夫病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修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校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為之問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

陸子學譜 卷四 大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index.

陸子學譜卷之五

家學

先生之學固由心得然家世授不可吝也自其高曾以來世有令德厥考宣教公尤瑰偉慈湖稱其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的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家道蓋有著聞於海內其淵源固已莫矣諸兄皆恂恂儒素後山復齋並稱海內大儒至先生而集其成耳子持之負經世界米史列在特傳從子楨之麟之煥之至從孫濟冲並能世其學不特十世同居之盛已也故

敬其家學繼友教之後

陸從政九思

從政公諱九思字子彊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于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為陸通裔孫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貴高閭里為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從政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我為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家道整肅著聞海內贈宣教郎生六子從政居長初與鄉舉



平越王士俊校

後以恩封從政郎。山撰行狀所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為之序。其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慈懇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飾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今按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嘉靖撫州志本傳畧云。九思。舉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為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子彊力請以為不可。是年子彊適生子。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忻然從之。九淵既長。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門。迎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浩子彊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

陸處士九敘

陸子學譜

卷五

二

樂於事

處士公九敘字子儀。先生仲兄也。公正通敏。時賢高其行。故稱曰處士。又稱曰五九居士。善治生。總業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誌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峰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性往為之。煥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業。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德業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眾。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愷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厭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詎至今計所收。僅能供。

月之糧。食指日。眾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婦如皆以為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為之。處乃始得。求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遊。雖至窘急。最囊無不立。具自公云。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悼痛傷。悅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與熊。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室。花。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按許魯齋謂學以治生為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不可不錄。且陸氏十世同居。處士之功為多也。

陸子學譜

卷五

三

孫若軒

陸修職九舉
修職公諱九舉。先生第三兄也。字子昭。少力學。與鄉舉。仕終修職。即監州南嶽廟。先生表其墓。其畧云。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同胞六人。公為叔氏。少力於學。日課經于文集。必成論。夜閱史冊。不盡快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親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為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擬為齊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實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眾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柢。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踴躍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

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公亦嘗每以條理精密。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求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置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泰焉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際。時時杖策徜徉。哇壘。阡陌。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禺許氏為善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粟若干人。然其季于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因得待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有許昌朝見早

陸二學詩 卷五

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開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日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厥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禁不絕。興起甚眾。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金。給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年利。明年賑。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為敷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

而智識濶。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問見於燕。開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偽之隱伏。賢識趨起。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援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沈潛者。預有然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頗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逆滿心。形似。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如其子之惡。莫如其苗之碩。公嗜昔。至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

陸子學詩 卷五

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沒廢。吾家獨存。其業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詳。人之所撰。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我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勸懲。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為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勸。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為不明也。孰謂公首鼠。

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
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
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
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之然就枕即
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
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于四人損
之益之貴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
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三日
葬于鄉之長慶寺湖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
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已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放官重
湖疾不視藥飲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
以表墓某閉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

陸子學譜 卷五 陸子學譜 卷五

子計前數日從公於夢自是規節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
隕涕為之銘曰如珠游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
以賁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江西人物志本傳云子昭舉進士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
聞象山為靖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見戲度日視
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只主張見在正恐
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熱云
陸梭山先生九詔
梭山先生先生第四兄也嘉靖撫州志本傳云九詔寬和疑
重讀書必優游詠管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
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與閩朱熹相敬愛見其註釋
太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辯論嘗見

五其社會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築室前山兄弟講學其中
山形如梭自號梭山老圃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
弟九齡九淵天下稱為三陸先生二弟沒詔獨後臨終自撰
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記類編經解新說及州
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記中有居家
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為希聖希賢之本今附於後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
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為農工商賈者亦
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為士教之
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
無詐偽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
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

陸子學譜 卷五 陸子學譜 卷五

校禮義廉耻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賦夫人之子
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
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
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
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
克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為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
難事功效近日可見惟患不為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
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
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
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
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為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為耳

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為耶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免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責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澹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蹙蹙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

國子學詩

卷五

八

無忌軒

之乎夫謀利而遠者不百一謀名而遠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微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遠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愚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為賢為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算駭為奉陋巷為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附之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也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

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况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墮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焉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為益不細雖怒焉有所不恤也况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入非小補矣

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為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川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四時足以贖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端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

國子學詩

卷五

九

無忌軒

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奢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葺葺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况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實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餘則一味節費裁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使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計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肆通借以招

原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修之咎積成俗豈能一家
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
哉

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上
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
務周旋豐餘而尚節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
遷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
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
惟恐其無際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
之意一旦入手若决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為費
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
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樽節用度以存贏餘然

陸子學譜

卷五

十

無怒軒

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
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
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
也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
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
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
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
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
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鄰壑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
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
儉者多藏以做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
為居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
之制也

宋史儒林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
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
事聽命焉歲會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費賓
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
眾子弟滿先祠單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
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
之官府屏之遠方焉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按朱子答梭山先生三書今見朱子大全集而梭山文集
今逸不傳其駁太極圖說之語止見於朱子答書及陸子
與朱子往復辯駁書內今附朱子答書於後

陸子學譜

卷五

十

無怒軒

朱子答梭山先生第一書云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
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
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
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
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
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
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意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
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
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
極論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
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
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擲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

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尤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

聖子學語 卷五 十一 無老新

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格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以此。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語。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至之言。不得不也。其第二書云。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遠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

如太極之說。蓋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列為一物。於若無極二字。以明之。此其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誤指。而來論便謂。蓋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蓋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若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蓋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照固片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為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蓋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語。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

聖子學語 卷五 十一 無老新

不辯也。蓋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幸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畧。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

以意推之以為是。是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
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其第三書云。示論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教。
不敢復有虛瀆也。偶至武夷。勿勿布教。不能盡所欲言。然大
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云云。蓋梭山先生性情和粹。不
欲競辯。故斷來章也。

按太極圖。即無極圖。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
本朝朱檢討。莫尊作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
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
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淇注。
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極

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微。三
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
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嘗以無極
圖刊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元氣
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
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
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授。受之呂
品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
在道家未嘗謂為千聖不傳之秘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
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
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
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

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
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
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
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珣
作南安。因與先生為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
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
次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遠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
子未聞與元公覲。而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
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
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
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旨。似乎未
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

陸子學譜

卷五

無極

也。耶。潘與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年。
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掾。邢和叔。游定夫。欽其行事。
皆不言其以元公為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
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苜弘。問官於邾子云然。蓋與受
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
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
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
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諱即
嫌名。改惇。願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
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蓋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並蕭
其父。而更焉。執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
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

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今已附於友教條內。

嚴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
子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
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
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
自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
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
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陸文遠公九齡

文遠公先生第五兄也。先生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

陸子學譜

卷五

末

樂善軒

漢書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
不便迎侍不赴。改興國。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本
呂成公祖謙銘其墓云。先生諱九齡。字子壽。幼明悟。錫重。十
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泰丞相當國。
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
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
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
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
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五折
肱。行與溪。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
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
度。執轡每憂。臺為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

肆其力於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
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
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眾。祭酒司業酌泉論舉。以
為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錫。譙者
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地。即
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學教授。地。頗
大江。民寒。齊早。游校宮。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築。蕭。衣。冠。
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
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戊。寅。年。
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節。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
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
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

陸子學譜

卷五

末

樂善軒

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釋先志而修明之。
晨昏伏臘。奉盥請祗。觴豆饋饗。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供其
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卑者有
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飾品式。江西
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
遠。齊。登。茲。昔。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嗜
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問問衍衍。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
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進。琢。封。植
之功。與為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故。君子之
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未。暮。值。歲。惡。多。剽
劫。或。欲。睥。睨。垣。墉。曹。攝。必。搗。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
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

1522 丹 賣多日全書第 8 反E句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閉習屯禦。皆可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為實。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纏轉。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惟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皆折肱。浮洪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陸子學譜 卷五 大 學

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難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能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懣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擇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德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荆州牧廣漢張公。棧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

耶。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二十九字。識其定曰。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按呂成公集與人書及銘墓文甚多。唯銘先生墓。稱為陸先生。推崇甚至。所敘事實。多本於陸子所為行狀。其遺而未敘入者。今附於後。

陸子作教授陸公行狀。畧云。先考居士君賀六子先生。乃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論倍者。所為盡能為之。讀書因析義趣。十三應進士舉。為文便曉。有理致。老成數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擴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

陸子學譜 卷五 大 學

學校。聞日獨行訪諸齊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敬禮。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稟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先生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亦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子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緘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

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矣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近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為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遇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為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校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葬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已丑登進士第

陸子學譜

卷五

辛

無志軒

校史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問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校與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諱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諱皆被徵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諱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諱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眾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為武夫所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孤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

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隨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苗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收養之事則將遠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其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禦之計亦不可已社之初大率應募非有成法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

陸子學譜

卷五

壬

無志軒

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為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為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曾子曾子之為師也今又遷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冠未至先去之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違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為之事此真膏腴不後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

有方備樂有實冠。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私。宴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結誦希澗。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眾。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而更踏乾沒其間。簿書綠卷。莫可稽證。先生為嚴實。惟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首日。眾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總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先生

陸子學譜 卷五 無起軒

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於牀。問疾者得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鬢髮。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繁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議與不議。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溪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為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乎。融隙不銜。刻盡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汗。律。授趨尚高古。而能處俗。辭析情微。而能容。愚一行。再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藏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益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

陸子學譜 卷五

故先生不棄人。而人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遺。庖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其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數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杆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况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惟折衷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重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遠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王。氏。觀。公。曾。孫。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速。遣。祭。織。悉。皆。自。經。畫。先。生

陸子學譜 卷五 無起軒

未及著書。若。房。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眾。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按宋史本傳。大概俱本行狀及墓誌。其不本於二文者。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教樂易。鄉人化之。皆遵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云。又按文達公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為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伯恭第八十九書云。子壽

四三五

云已深可痛惜。近遣人時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極可痛惜。誠如所論。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意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激議。惟文達公。則粹然無間言。其待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論而定之者矣。

朱子文集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歲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厥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于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登於胸。

陸子學譜

卷五

音

無怒軒

次辛幼幾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遠。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遲遲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遠于辭官而未獲。俸驛道左之僧齋。兄乃枉駕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未滿乎。予求。屬者乃聞。兄病在林。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裝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于。袂。以。淋。浪。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沒。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恭。倚。可。覺。情。昏。執。泄。于。衷。一。勤。寢。門。絨。解。千。里。倘。此。一。尊。

按朱子祭陸文達公既云志同道合。又先之以前說未定。于言可懷。似文達晚從朱子之說。然嚴松記陸子語云。先兄復齋臨終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及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是文達文安之學。始終無異也。此豈朱子與文安各引文達以為重。必其學實相同耳。三君子者。因皆不妄語者也。文達既與朱子志同道合。又與文安始終無異。是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褊心。必欲岐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妄論。如近日張清恪改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為伊洛淵源續錄。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為然矣。

陸子學譜

卷五

音

無怒軒

淳熙三年乙未。文達文安二公赴呂伯恭鵝湖之約。嚴松錄象山先生語云。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共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生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生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松蘿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海水拳石崇成
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雜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
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擇於
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其不悉破其說繼
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
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
更關心偶携杖出寒谷又枉筮與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運
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
信州守楊汝為是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勸陸子詩於石復
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來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
無疑按呂成公詩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
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

陸子學譜 卷五

宋

無怒軒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
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
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遊劉子澄趙景昭
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
元晦之意欲令人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
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
之教人為太難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
前何書可讀復論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元晦明之說未
可厚証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
學之益幸獲本論論所恨勿勿別去彼此之懷昔若有未
既者然而警切之語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奉
奉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復齊先生文集於郡治自為之

陸子學譜 卷五

序先生以復名齋故學者稱復齋先生

張南軒集有答陸子壽書云杖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
之為尤詳每讀願見以共講益眇然相望而未克遠向往可
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於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
也然而不敢以虛來既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
為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
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
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
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
但見於孝悌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勉養存以至
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

陸子學譜 卷五

宋

無怒軒

溪則行愈遠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註詁訓學者雖不可
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
不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躡等之夫涵濡浸
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
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
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
者皆吾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
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其心石
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
底衷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坐枉費心思慮多
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徐楫堊集有復齋陸先生贊云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

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慎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於鵝湖。爾若相與辯論。旨歸迄今。祠像在焉。謚文達。贊曰。德積於中。一襟和氣。學難精。深論不華。異於道有功。韓韓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袁家齊集有四先生贊。其贊復齋先生云。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德如鳳。其起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寞。令我心敬。又題其後云。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誤開。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為和。不新於合。乃所以為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忘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陸子學譜 卷五 堯 無怒軒

或入之也。漸或為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覆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為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墻耶。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煥之。從政公九思子。即與先生同歲生。而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先生者也。煥之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而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會稽陸放翁。與先生同遠祖。年長煥之二歲。其為煥之墓誌銘。亦尊稱以先生云。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阮生始始生萬載。萬載

生子貞子貞生惠徽。徽生開。開生貌。貌生正。正公生探。探生山。山仁。山仁生希。希之生元。元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希仕唐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崇生德。德遷居吳。遭唐季之亂。始遷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諱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毅郎諱。諱曰孺人。孺人宜牧。生從政。政即諱。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被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求與學。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仰幸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漬。甚至十三。學為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杆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為不

陸子學譜 卷五

堯

堯

無怒軒

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憫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願人為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為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益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定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都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為於。於。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受。游。遊。太。學。有為才。而器用。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頂。點。未。日。還。鄧。文。子。其。婿。也。皆。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追。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遊。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

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為士兮後乃沒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振斥異端正而不說兮天不少留使老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於隧亦以誅兮子濬有傳

陸安撫持之

宋史本傳云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校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教釋之荆門即治火持之舍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時不保乃歷聘時賢將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係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

陸子學譜

卷五

手

陸子學譜

母專為江守其言自古興事違非有學以輔之往往驚嘆血氣盛衰為鏡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功名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慨然又之邪謂薛叔似項安世之刑罰吳佩爭欲留之尊皆謝歸著書十篇名題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東發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下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章建東湖書院地帥以書幣招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地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持之辭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先生嘗為子持之改所吟詩云百味吟春不暫停長疑春

志未下寧終終歸對其為曉始笑從前著意始遂其意向訂字亦如集色何劉化王巢會綽約溪春到皮人歐先生言其樂以位羽成之至賤近金羽處以白鴨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撫州嘉靖志持之傳宋史畧同其稍詳者言持之弟循之字仲理資稟溫粹學如為已嘗曰此心澄然本無膠擾又曰四時變化俱我妙用其洞悟本心不失象山宗旨與門人慈谿楊簡大同云

按魏鶴山大全集有陸持之墓誌銘較史傳尤詳其辭云嘉定十六年正月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秘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地功郎入省余將秉筆沐史一見如舊交羽亭之

陸子學譜

卷五

三

陸子學譜

元日余為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卷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強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為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為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卷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任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殯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輅於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於文安之墓側卜日於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窳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材而執事於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于其毋辭也嗚

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哉。大父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遵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悟。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於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敷局。剛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聞講象山。徒眾百人。有未達。伯微為教。釋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詔。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肝江利文伯。文安高第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債如失。道其刻然。然得氣。裕神珠。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無怒軒

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像。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徐又問伯微。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辜。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懲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榮。為於朝。謂伯微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康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長之。

彝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其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於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追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自律嚴謹。聚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辨。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皆是。獨與儒生學士。鉢較寸量。嗚呼。天果夢第令季強。以學名世。天奮厥施。周庸於時。僅垂空言。以叙爾私。謂天奇之。而燕厥後。吁嗟。燕矣。亦固克壽。永與之。其烈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

卷五

五

無怒軒

陸仲時麟之。陸麟之。字仲時。先生仲兄處士九敬第二子也。少先生十一歲。學於先生。才識明敏。嘗從先生過南康。訪朱子。見朱子所為。虎洞講義。題跋其卒也。未及仕。人咸惜之。梭山先生為作墓碣。後南城黃應龍題跋云。嗚呼。諸陸先生在時。家庭講學。蔚然雍睦之風。而恪任家事。如仲時公者。真芝蘭之秀傑也。其行事既卓然不羣。而盡瘁同堂之責。以至歲入耗半。而補事默辦。公已矣。繼世多賢。向學亦眾。此天之錫佑善人也。今亦有出力如公者焉。是諸老先生為不亡。庸知其未究於身者。不大施於後人哉。伏讀梭山先生之銘文。於斯有感。併誌敬書其下。

陸伯善極之

陸極之字伯善。梭山先生長子。負才早逝。先生與豐宅之書云。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極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

又與饒壽翁書云。閱人之多。亦知人材之難。善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緒遐梓。晉書皆畫。快無遺。材力優。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謹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

陸子學譜

卷五

書

無怒軒

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寬乎。卿黨鄰里。莫不傷悼。况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先生代致政兄祭姪極之云。吾年七十有六。閨門且將千楮。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窵窵。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常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緊汝是賴。籬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為吾治之。吾平日見為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况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平如汝

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况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為汝後。高道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陸進士瘞

西江人物志本傳云。陸濬。字深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勉之。鄉舉入國學。歷陞上舍。開禧末。朝廷罪落兵端者。欲亟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寇披猖。憲使李珣檄入幕中。贊畫。遂平。欲上其功。濬固辭。寧宗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陸子學譜

卷五

書

無怒軒

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畫公無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究詭事。權貴陰為護。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負乘之。海內蓋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沉驚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中書。亦有此等首。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夫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動厭專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善有方畧。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夫其靈耳。眾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權故而

與為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選入酒肆。搗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何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其第三書云。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與夫相迎。始復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壅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為。無倦志耳。倘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榷者。近閱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

卷五

集

無怒軒

舊彙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其第四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

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瀕于闕。一日克已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開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遠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稠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陸子學譜

卷五

集

無怒軒

無怒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怨。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人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集。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克塞宇宙。謂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禮。

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晚。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畫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畫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畫為汝剖白也。蓋其期望之者如此。

按深甫諫和戎書最見稱於當時。今從其家譜錄附於後云。國子正奏名上舍生。臣陸溥等。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等竊惟方今事勢。有可為痛哭流涕者。而廟堂四五。大臣。莫肯為陛下任責。侍從三四。故老。莫肯為陛下盡言。苟。幸事業不計其窮。雷同附和。如出一律。國無人焉。以至其極。天下安所恃以為固。夷狄安所恃以憚。而不敢肆哉。自古兩。國相持。一事失中。禍不旋踵。今有國體瞭然。易知。匹夫早人。皆謂不可。而主議者固冒然為之。臣竊惑焉。曩者權臣受關。

陸子學譜

卷五

美

無怒軒

兵端南北生靈肝腦塗地。怨聲徹天。思淚徹泉。陛下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皇天悔禍。權臣速誅。安危之機。正在於此。議於。舉措不可不審。三數日來。口語籍籍。甚可駭愕。臣雖愚。竊為。陛下惜之。夫以陛下聖度。包荒兼愛。南北屈已。講和。誰曰不。可。然而謀國之臣。其懦已甚。增幣加貨。累百鉅萬。竭民膏血。以飽狼貪。亦可已矣。函送權臣之首。檄致歸附之人。大失人。心。重傷國體。借使夷狄踐言。猶可以自立。况虜情姦詐。方籍。此規國身。乃墮其術中。恬不覺察。彼必輕視中國。謂此無人。漸靡有加。誅索無已。其將何以應之。靖康時和議。往事可鑒。今市井之人行伍之卒。一聞舉措。心冲氣塞。相顧隕泣。敢怒。而不敢言。一介微臣。何愛一死。不為陛下陳之。臣私竊計慮。有七不可。故昧死條上。陛下垂聽焉。臣聞誅賞之柄。當自己。

出移於臣下。然且不可。况移於敵國乎。逆者權臣。速誅。雖就。道。臨。未。快。眾。憤。陛下重以韓琦之故。俾全首領。形於詔旨。頒。布。天下。豈王構復命。敵國藉以為辭。於是臺諫有斲指截屍。之。請。及。再。旋。將。命。再。辱。於是侍臣始有函首警中原之說。其。刑。不。致。惟。虜。是。詢。登。載。汗。簡。貽。笑。萬。世。此。其。不。可。一。也。臣。聞。國。之。存。亡。在。於。人。心。敵。國。相。持。於。此。尤。急。者。騎。劫。攻。齊。所。得。齊。卒。劍。而。置。之。前。行。又。畫。掘。齊。之。墳。墓。而。焚。之。齊。人。怨。憤。戰。氣。十。倍。遂。以。敗。燕。人。心。不。可。失。也。如。此。今。自。南。而。北。者。彼。則。械。送。而。沮。怒。之。人。心。向。背。於。此。乎。決。田。單。所。以。返。陳。於。齊。者。今。顧。順。受。而。安。行。之。為。計。如。此。猶。為。國。有。人。乎。此。其。不。可。二。也。昔。國。僑。用。百。里。之。鄭。介。於。晉。楚。之。間。童。牛。積。豕。不。宜。不。足。以。有。立。而。於。伯。國。之。命。未。嘗。說。隨。問。鼎。必。辨。責。賂。弗。予。卓。然。

陸子學譜

卷五

美

無怒軒

有以自振。豈才裕兵強。足以抗衡上國。特不甘為晉之縣鄙。故能修政事。正紀綱。以植其國耳。國家襟帶江淮。連跨荆益。非小弱也。何致深深憊懼。一切苟且。無復生意乎。或謂已斃之首。不足惜。倘或虜情無厭。巧偽交致。勳臣猛將。盡欲誅求。則陛下之忠臣。皆有首領不保之憂。人懷疑懼。未知所終。天下大勢。豈不可慮。當是之時。雖粉王構之骨。膚有及乎。其不可三也。昔在先朝。敵國跳梁。蕩搖邊疆。當時主和議者。歸附之民。俾之駢首。就戮。備極痛毒。失中原之心。其後追咎往事。貶責議者。今乃不鑒前轍。二三降附。舉以還敵。曾無留難。萬一使者過。必彼將盡求淮北之民。斬而不與。前功俱廢。驅而與之人。所共憤。主國計者。何以處此。且人已降殺之不祥。脫身歸附。何負於前。一旦械繫置之萬死之地。其忍為之。

青女降霜。白虹貫日。匹夫匹婦有所憾恨。上通乎天。胡可弗恤。今若竟成少恩。不復旋踵。豈惟有事於降附之人。是驅天下之人。而使之北嚮也。此其不可四也。天下甚輕之物。有國家視之。若甚重者。不可不察也。佞胥本以冗散。躡居元老。久虛之位。罪惡貫盈。自貽覆滅。區區頭顱。在此視之。不過嗜昔一武弁耳。一旦委之敵人。彼必張皇受敵。以為得中原之大臣。佞胥專恃固應。索此獨不為國體惜乎。藉令三關可復。漆梁可歸。和議可成。事之輕重。亦有可議。而況有大不然者乎。於期之首已入。商於之地不酬。覆水難收。空勝何及。此其不可五也。夫李全以連水來歸。功雖不就。忠亦可念。袁州重圍。非納合道。僧懷印以來。岌岌孤城。何以却敵。今善撫之以勸來者。尚懼弗從。况又從而檻致之乎。二人之來。一年餘矣。山

陸子學譜

卷五

川險阻。軍國利病。彼何所不知。萬一虜人腹裡。指而壽之。吾叛以。以致死力於我。當是之時。其能括解體之人。而與之角勝負乎。此其不可六也。夫虜情叵測。機事難料。二關之險。可以窺四川。漆梁之城。可以控兩淮。則彼視若不甚惜。顧乃索權臣之首。以辱吾國。取歸附之人。以令彼眾。不爭區區之利。而爭人心。其為慮深。為謀遠矣。堂堂中國。反不慮此。內之奸賊。不得以自正其罪。外之降附。不得以自全其思。一意買和。漫陋疎虞。手足畢露。寧不為敵國所現。此其不可七也。臣之所陳。不待英傑。皆能與知。廟堂之區。盡侍從臺諫之議論。顧懵然於此。不知而為則不知。知而不言則不忠。宗室安危。民生休戚。在此一舉。陛下幸聽臣之言。試為陛下時之。夫二境交兵之時。行陳之人。力有不加。遊談之士。志有未慊。自非

知義軍免叛。為今之計。莫若令使者設辭。諭之。以為叛臣。賊子人所共惡。大國志在勸忠。必不獎叛。和議已定。兩國降附之人。更為期日。相與接受於境上。人情不甚相遠。彼不欲殺其附已。而又安放殺其附人。其事必且違緩。可以申解。至如元克創謀。造意。身首異處。未酬其罪。軍兵憤怨。痛入骨髓。皆有食肉寢皮之意。今若泉之於邊。以快眾怨。必且競肆。豈紛軍復存全。名正詞順。自足以間敵國之口。處斯二者。各有攸當。而人心自固。國勢亦尊。敵國有所忌憚。而不敢侮。和議不俟致曲。而必成。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屬者陛下奮發威斷。總攬權綱。收召耆儒。一新軌度。天下拭目。洗耳想望風采。敵國聳動。未之敢抗。奈何偷風薄俗。悉仍故舊。政舛令乖。無異曩時。細誤是安。大患弗圖。幾旬之間。未償

陸子學譜

卷五

日湯都城之內。指幣日賤。生民嗷嗷。怨氣滿腹。淮揚新兵。尚需調護。湖湘小寇。且未勦絕。和戰之機。安危所係。而舉措輕忽如此。胡以慰懼人心。細維國勢。善我永無疆之休哉。今日四五疑丞。二三耆老。更越世故。已熟。豈應拙於謀國如此。特以懲創已甚。惟恐和之不速。而他暇計。殊不知戰守和三。策於為國。不可偏廢。今日之勢。戰固未易守。則可為守。或未能和。豈足恃。奈何忘戰與守。曾不介意。而屈意請和。為是倉皇卒迫。失人心。傷國體之事。耶。惟陛下實圖之。冒犯天顏。罪當萬死。臣等不勝殞越之至。

陸家長沖

陸冲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公九思孫。瘡之從兄也。德年並高。率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冲之力為多。

寄任廣西王府伴讀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言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諱質字道卿酌先儒冠婚喪
 祭之禮行於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毅
 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人
 九敘治藥家次九臯授徒於家塾以束篋之具補不足率其
 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青
 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
 謹具表進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
 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謚典聚食喻千指合費二百年一門會
 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
 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沖時為青田義門家長進謝
 恩表云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廟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
 陸子學譜 卷五 聖 無慮齋

陸子學譜 卷五

營之至云
 陸學士泓
 陸泓字傳甫先生長兄從政公之孫從子經園先生行之之
 第四子也歷仕至殿閣學士其事蹟無可攷惟吳文正公澄
 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云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
 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須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葬
 時汀西運管黃侯為撰誌銘事最詳達足彰厥美後復改葬
 季子士橋自記碑除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
 人也士橋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按士橋號青田仕至
 觀察使
 按先生自歿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自先生以下又
 五世同居至宋元鼎革室廬焚毀然後蕩析此五世中科
 名爵位甚盛不獨先生兄弟六人兩進士兩鄉舉一徵君
 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政公一門尤盛八子十
 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論修職郎蔭進士國學正洪祭
 酒浩御史游禮部郎中濠給事中洪學士齊汀州守深國
 學錄沖王府伴讀洪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提嚴州判曹孫
 中士黎戶部侍郎士傑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
 尚書士悅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儀禮局
 序班士槐工部贊教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橋觀察使
 士松迪功郎士本吏部尚書士桂順義令士機會判士東
 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樞戶部主事
 士楠應天府助教士棧元山東路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
 宦至三十餘人史冊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

士公以下至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加從政
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陸參議筠

撫州府志本傳

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博習修潔紹興十五年進士
初筮仕為貴溪簿官舍舊有木石之怪夜則觸人筠撤而新
之令不嚴而民功其力已而盜作邑版圖簿舍存調岳陽秋
授改宣教郎除諸王宮教授出為江西憲時洪邁為刺史一
見如舊扶滿倅江陵張南軒為判牧以相福無華善言不隱
薦之轉浙西帥司參議奉祠官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卒年
七十六筠平生好讀孟子與象山意合著翼孟音解九十一
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者覆思考

陸子學譜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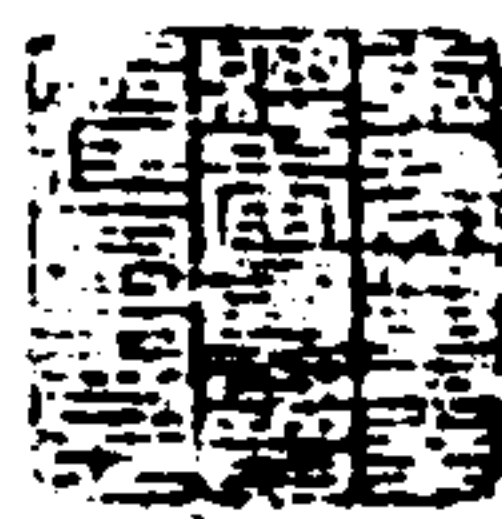
星

無怒軒

互以成此編周益公序之嘗過豐城至南禪寺有綠筠軒
其姓名因僑寓子孫遂為豐城人

按嘉材為先生總麻兄之子而年齒甚長復齋先生說傳時
嘗從之學其志於道嘉材格發亦有力焉生平著述甚富而
翼孟音解尤著廬陵周必大序之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
存古者覆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琴折腹讀樂酒
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韻辟子為年殺三苗本作竅二女果作
螺之類皆紫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視漢儒所記極弓蒼梧之說就近執遠執信執疑此古今學
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
則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為之辭

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
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
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
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
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
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博進
教先志請題卷首始為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
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
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陸子學譜

卷五

星

無怒軒

思履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為赤縣。而士俗滿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繁銜。例主學士。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糜粟。稍效尤俗。吏東濕。程賦役。事皆極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寤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

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荆江。濟。受。紹興。府。理。椽。便。就。養。行。徑。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州。燭。固。失。毫。末。猶。吏。僅。行。文。案。束。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過。也。必。撻。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嘆。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手。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錄。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雪。辨。捧。選。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庚。節。薦。先。生。學。能。治。已。材。可。及。人。屈。無。可。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

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間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遠。若。湘。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頓。吏。牘。日。相。衝。在。家。天。府。濬。穰。類。多。疾。契。斧。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脰。會。莫。不。服。為。神。明。幾。旬。突。意。怵。怵。巨。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萬。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自。愛。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回。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

陸子學譜 卷六 四 無怒軒

門生求脚色狀。例選謝不效。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刻章。輻集。益數。削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府。嶧縣。以外艱。不往。宰。傳。之。樂。平。故。學。官。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且。慕。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養。真。賢。實。能。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赴。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盞。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為。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斂。鯨。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庸庸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收養茲邑猶欲使來吾邑人皆為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詳詳不倦剷除氣質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其時日於凡陋視道為高淡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類冥而不與有並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器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湖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為鷹犬挾借擊煽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信惛然來播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圖中加責罰論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陸子學譜 卷六 五 無志軒

自贖由是及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為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興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眾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軋絲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后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願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漢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哀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願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為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贊贊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辨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廷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知不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為汝愚發為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為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人正士例証以偽

陸子學譜 卷六 六 無志軒

若先生則見謂偽之尤者痛然遂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徵起况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

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則戰上帝以為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難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亂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例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誓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剋制諸軍怨滿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剋制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為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播邊積口語籍籍莫敢過其端萌故先生願懸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問慈德修尺牘答曰我

陸子學語 卷六 七 無卷軒

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為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察嘉定元年上屬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問舅姑之儀請溺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畿華之下而致此極又况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為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賊吏之手多少財賦徒

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為不可開進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過之結怨饑民是散之故為亂又聞賈諒官以諸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謀者死而朝廷未聞賈諒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為非反非為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則緝訊或舉債或需廉甚有窮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早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污為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于羅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

陸子學語 卷六 八 無卷軒

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晏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極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愚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賈人本賈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頹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

將皆命卿令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道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二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劉桐切上數俯首諦視至

陸子學譜

卷六

無終軒

餘人事亦大有乖屬郡縣官所至賦污怨謫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效實行故放辟奸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徇于羣神昇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遠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傑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清司申請誼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既幅在念不知為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孔聖訓且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為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為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

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為夷狄為禽獸難議蓋章亦傑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刻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照所舉者嘗曰為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刻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為親故問京狀先生註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屬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革矣除若作郎還將作少監其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若為前班上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陸子學譜

卷六

十

無終軒

用云為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為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與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為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知若知則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為羣盜陛下當精擇眾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點點監司守令皆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吳政者就與陞擢臣漢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選

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舉諸賢競議新法決于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同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下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先生梟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無疑或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足意則是非賢不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滿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

陸子學譜

卷六

十一

無怒軒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為是者遠也以為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為紀為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求去得溫州先生每嘆風俗之壞自上裕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醺有時不縱為羣飲事倡優下賤人迹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貨即戒之具狀來眾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獄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東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

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聲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頌局於百分難速達先生架大鐘戟門外今語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向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點陟文移條屬何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階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官苟是難賤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為掩有私嫌者五百為羣遊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僕仇易等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啻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矣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

陸子學譜

卷六

十一

無怒軒

制是不嚴大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劍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共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為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同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又何以為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案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更籌計官帶人給之袖束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為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新之竟追斷償所負濱海膠禁甚嚴商人度稅開出海時副端方以咸福奴視官府二子視慈母歸輒衣遊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尼曰楊某老終不堪為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拒舟人喉衿巷居者

苦澆濯而官失其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廟官立殿之。廟官懼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為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謹誦勒石名楊公河。楮派之。枰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計成風。破家者。相隨。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跋跋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

陸子學譜

卷六

三

無怒軒

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躍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枰提若永嘉可為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階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擲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獨指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為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為樂。蓋亦于膏血自肥。手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益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前

陸子學譜 卷六

先生繼納出身。間貴游。扭聲樂。事放。踏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開乎。悉皮置之。一名即第。治甚華。中有堂尤偉麗。日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悅。發顏開。豪侈頓消。兼并衰止。問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肯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攀。爭扶擁。綠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遺徒亦手。錦字為大。惟。頌德政。葉侍郎。送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載白老人。以為前此未有。載于竹帛。形于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

陸子學譜

卷六

十四

無怒軒

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校。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為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筆楚取賂。以直為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詞。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為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夜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揀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善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

四五三

天下切勿以為善小而忽之也。堯舜合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為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運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絕之於後。庶幾煩開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頌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賡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况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勤初員外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或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宅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

陸子學詩 卷六 五 無恙時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飢。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壘。日數十萬。邊吏聞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况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飢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願與之新。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寔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舊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為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官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擇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

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先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利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難稍寬。而有杆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折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家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制。收拾。最有一大利。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為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請之術為通才。權術苟且。暫遠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

陸子學詩 卷六 五 無恙時

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遠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馮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二年。除直寶文閣。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全魚。十六年。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鴻慶宮。賜金幣。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游賜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視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

者德朕日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生紹興十年庚申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續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開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數明師之失國矣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為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不遁遁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於死哀不悅不作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汾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妹進士孫誼宜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屋善宜州倅舒公諱璘之子統孫男五塾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妹將仕郎韓燮曾孫

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無須更微辭又且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曾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林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問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己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故而鳴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私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以皆徇目為見狗耳為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聞居辨人心自明人心自重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教之有必焉故教之有固焉故教之有我焉故教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絕學若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塵說紛披黃鼓疑似支離坐果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格致窮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日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淳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日某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放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等項增之賦及榷酒而禁厚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文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邑里之學六曰取廢禮

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
 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益先生之學以
 古聖為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
 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為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顧
 焉其領正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遊方僻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
 慈湖先生歸然天地間為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
 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
 片言隻字无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運集方哀之其已
 成編者甲茶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
 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歸問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
 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掉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也既薨有日乃第
 復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
 門人嚴陵錢時撰

真西山跋行狀後云慈湖先生將薨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
 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
 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為請竊惟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
 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燕私嚴恪如臨君師其功之威下流總麻服制喪期一以
 經禮為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
 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
 者常愾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
 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詔日者故知
 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

而歎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
 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發忠以來粗知向
 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
 秀何所據以為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
 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
 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眾今狀其
 事者既有人非為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
 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為然則願復于叔
 謹而還以命為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茲
 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
 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按真文忠公辭誌銘而任表然西山集中無慈湖墓表文
 陸子學語 卷六 無慈湖

並未及為抑集遺之也然文忠公所見者傳正夫所為之
 行述非錢于是所為之行狀也傳作今不傳宋史得千餘
 言悉本錢狀今不復錄惟傳未有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
 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二十一字為狀所無今附
 於此

書間雜記

先生嘗言揚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習氣未盡
 先生與揚敬仲言云此心之良哉賦至於熟觀視聖賢幾與
 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感無難為仁由已
 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于無間亦分內事也然懈怠縱
 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做虛是作游逸
 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案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華華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

又與書云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以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入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躡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陸子學譜

卷六

主

無怒軒

而後獲也若於此而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慈湖祖象山先生辭云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陽之簿解雙明閣之下某以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叩扇訟之是非乃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為其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

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其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載而早日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化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况於某乎况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况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

陸子學譜

卷六

主

無怒軒

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廣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敷今也畧定氣血微強矧聞某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揚中腸之悲一真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真西山作慈湖訓語跋云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為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為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為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為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難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真西山又作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云。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為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媿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若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傳君徒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四明文獻志有明陳文定公敬宗作重建慈湖書院碑記云。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之於慈湖之濱。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

之右。又為寺僧挾勢毀之。至元丁亥。補衣使者行部。乃即文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齊舍成備。設官廩。備規制。祀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宇如故。正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燬無遺。惟存門屋三間。遂遷奉文元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公。高郵。其公三侍節。先後按節之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復作新為己任。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其公謀二公之功。而董督其事者。實縣丞何敬主簿劉源也。繼之以彛訓一堂。成則曰良李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賈公。與之功也。彛訓堂成之際。臬司俞憲吳公立。適值分巡至此。按舊圖。尚有步廊四。章東西二十楹。未有謀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悉謀復之。厥嚴翼。其肅穆。深堯棟。登飛煥然一新。是則督勸其成。

以全書院之舊規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素運之亨。嘉也。吳公陸公前後以石章相屬。于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真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彛文周孔之學。振洙泗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尊彛稷契伊傅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冀黃卓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公立心行己之本志。不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陸對。逆鱗之言。雖忠光宗悅之。而不緝披肝瀝胆之勸。雖勤寧宗從之。而不改有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地。天地之所覆。日月之所照。臨足。豈此心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思子。

復載日月之所照。臨足。豈此心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思子。

曰勤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替。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細紀不振之時。宜置文元於左右。則足以資論思。顧乃止授州縣。因博秘閣。散等官。則當時亦子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閱事孝先。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丐祠。可勝惜哉。文元公知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著書立言於闕峯慈湖之上。樂天知命。于詠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守。令相與悉心。共成盛美。復睹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賢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修舉隆典於曠日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

陸子學譜

卷六

陸

陸



陸子學譜卷之七

弟子二

袁正獻公燮

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祖石氏封恭人

祖相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平越王士俊校

真文忠公德秀撰

陸子學譜

卷七

陸

父文贈通議大夫

此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攝春秋時。陳大夫清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生贈大中大夫。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毅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為守。譚論賡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忌危。為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始。其。樂。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
 遍。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
 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為。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盡。肅。然。起。敬。
 以。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堉。亦。皆。聚。於。
 公。所。嚴。譚。暨。升。前。席。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
 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
 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
 當。更。張。者。以。是。僅。得。兩。科。而。言。堅。忍。者。竟。為。舉。首。公。以。舍。選。
 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為。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
 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名。可。乎。
 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台。二。百。人。後。
 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其。事。教。射。躬。自。按。閱。
 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間。里。至。
 是。始。為。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
 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
 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
 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
 廉。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
 附。見。之。合。諸。保。為。一。都。之。圖。合。諸。都。為。一。鄉。之。圖。又。合。諸。鄉。
 為。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
 表。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以。在。田。野。為。保。
 社。在。軍。旅。為。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為。荒。
 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偽。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

陸子學譜

卷七

陸子學譜

卷七

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
 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
 足。矣。即。就。汝。海。制。局。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
 譴。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
 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為。時。所。容。然。猶。晨。
 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
 誘。公。不。為。變。遂。以。此。論。罷。自。是。偽。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
 足。矣。公。負。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劄。再。為。福。建。常。平。屬。
 官。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
 結。閭。凡。所。干。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則。以。事。
 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也。盜。賊。尤。不。
 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汝。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
 成。因。之。公。為。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一。以。相。屬。
 公。周。賤。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
 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郎。選。
 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
 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為。太。平。
 可。致。而。彼。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
 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
 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與。師。幾。危。社。稷。竊。
 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
 為。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
 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
 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當。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陸子學譜

卷七

陸子學譜

卷七

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敦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愷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
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
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
爲出，今當儉嗇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與服御至百
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
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
之，不然者，檟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
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
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楮
管錢九萬緡爲糧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糴，循環相因，市直頓
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

陸子學譜 卷七 四 無怒軒

以董之，猶爐相銜無奇，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辨餘
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稽餘羨，用賴無
之。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遊，削
交，總至事，開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
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
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
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
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成謂不便，
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
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神世銜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
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
是中者如擗破的，常數十，峭寇臨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

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
之曰：諸崗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
之，勿與爭鋒，而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
則禦之，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陞典府事，會朝廷新易楮
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
厥直者，即與干辟，公即上意本以揀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
崇銜命至，爲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爲發楮，點
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不爲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
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
殺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
時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
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

陸子學譜 卷七 五 無怒軒

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
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
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
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
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廢屬其精神。監
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止，常明而不昏。
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
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
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始之初。又
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以明，選司封
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遠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勞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又官者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計官引年春選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選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推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壯

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教士至固有

大議叩關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難虜甚強金勞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界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岳至桓冲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

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遠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遠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辜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局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顧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早蝗相仍民大饑因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集賢軒

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備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寢恣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內荒備所宜止絕它費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詔諛之風未息而榮華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而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

送言今日未遣他務且派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王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遣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教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循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闕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緘默以順為正者

陸子學譜 卷七

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蓋再殘虜敢犯王畧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因勢恢復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說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條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徒居於汴索歲幣未子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撥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為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為計疎矣自北方撥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必據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

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足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入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分間滬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

陸子學譜 卷二

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選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鈎刀弃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貧吏政以賄成監司故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驕樂者今愁嘆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益笑屢變而藏鈔之久者近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貨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宗困竭而小民焦焚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華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輒輕之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為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有事廣利救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隣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李必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為上言謂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為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成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諫。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廉曼是。煇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製養生之。教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之。而扶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撻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發民之大者。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媿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眾。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

陸子學譜

卷七

十

樂器軒

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實差。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則日聞忠言。朝無間政。夷狄自然車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備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由莽。緩則理。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採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為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若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雷陰也。夷狄亦陰也。雷春而雷。未為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

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絕仍與通。好道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虜。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昔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絕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之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祐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隔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為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報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願盟

陸子學譜

卷七

十一

樂器軒

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昔犯汴光。乘漢駁駁。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成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流。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番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雷。雖應。然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者。也。陛下早朝。不徇貨色。不盤進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灾。其故何哉。

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
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
浸焉入於頹弊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
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
應天以寶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
寶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
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
矣然大羊巧於窺覷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
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
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
人材優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鑿忠紆民力條數甚
悉且謂蜀私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陸子學譜 卷七

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
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
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請至上官均言好學好
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
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親所問之人邪正公言
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為一身計
便是小人又請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
隨市者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過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
法程瑀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為
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
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答沃之助於是為多公德量恢洪充
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
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
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秦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
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
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
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
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
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廟則宰
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
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
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
請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

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為筮幄筮者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窺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亮於正寢公受知宰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宰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為太中大夫爵自鄆縣男再進為伯食邑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素問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柳轉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為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蓋太學諸生相率為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紫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

陸子學譜 卷七 高 藝 齋 新

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於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寶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纏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其之清江左也公賤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

物不取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或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其或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為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述不肯以遲已也問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

陸子學譜 卷七 高 藝 齋 新

瑤瑤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為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遂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菴小菴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倚於凡庸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為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為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繙繹而又求師私

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為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擊臣類。柄天地。閉塞。徂翔。不以為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禁近。不以為榮。恂恂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益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齋志以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為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著。無一無二。親雖歿。敬奉遺體。舉足弗忘。無道而非。親也。身雖遠。心

陸子學譜

卷七

六

無器非

在閨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植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清嗜學。困窮其亡也。為歛。葬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極危。備極其至。至於友朋。忠而直。自為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拂。而不忍蔽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負者也。公賞鑒絕人。卒正節。諫之始見於鄧。傾益如舊友。嘉定初。卒。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為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眾。博羣籍。取其切用者。會梓成篇。謂法度

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為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為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為奇峯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舟木之芬馨。一羽毛之峭潔。輒奇與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為賦詠者邪。奏議諫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衰。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宰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其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實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

陸子學譜

卷七

七

無器非

修孝宗實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書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

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為加飯
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
也賦公實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
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甲戌持節
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泣公之盛
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墓慈湖楊公實為之銘於
公大節華寫盡矣顧其嫌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德行
為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之
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為之狀慨念時昔諱不得辭雖筆
研蕪廢猥醜是慚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
狀

按宋史列傳悉本此狀今不復載又按寧波府志藝文志
陸三聖語 卷七 一八 無卷詳

列公所著有書鈔十卷
真西山作絮齋先生訓語跋云絮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
曆元祐間人也德秀以年家子初拜侍於富沙嘉定同朝始
獲親炙其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為可教方其致
論時事人多謂其濶疏惟先生見輒嘉獎甲戌外補辱為序
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所
戚始出關夜宿南山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
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出何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
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流涕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
方是時德秀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
警焉其後聞德秀頗自約教輒對容談道之今傳君正夫所
錄訓語益有一二為德秀發者然自招提之別暨於先生沒

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
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時昔為之愴然歎九
原之不可作用謹志於訓語之末云

四明文獻志載正獻公輪對劄子云臣聞天下無一日可不
明者正道也天下無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
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
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綱
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心翕然以為治本可立太平
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已有嫉惡之心彭龜
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疎然開納賜
座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察
愛謹直臣時備教學官實親聞之深為天下賀然龜年繼以
罪去而姦臣根株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
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與師幾危社稷向若陛下篤信
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芽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
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為乏惟陛下下用之爾書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
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
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陛下追
思龜年益當臨朝嘆息謂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夜贈

滔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實諸班列固知龜年之
忠矣陛下此時之心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
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
矣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不治哉昔天聖中

御史曹修古論事。便切忤官。幃意請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塔察。其如修古者。而聽之自是。忠言謫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一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開。則光明正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於正直。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按公此劄。專以君心人心爲重。正有得于陸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也。舒文靖五子曰。鈺曰。鈺曰。錯曰。錯曰。沈端憲塔。鈺。楊文元塔。鈺字和仲。王伯厚錄。蔡齊答和仲書云。純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高論謂學者功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胥從之矣。賢昆仲朝欵夕聚。浸灌磨礱。有日新之盛。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厭。况他人乎。聞讀不報。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謹守先訓。未嘗一

陸子學譜 卷七

毫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輒自菲薄。耶。然讀書一事。決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却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于學。則門戶有光矣。惠賈韓宋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山來盛事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胆健。益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伯厚題其後曰。右蔡齊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撮其要切者。如右。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蔡齊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所以根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通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凡銘畫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揚梅之價。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自或虧于晚學。或倦于老。俛焉草草。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做書。不云乎。汝不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言時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虛谷方氏跋。蔡齊袁公年譜畧。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蔡齊此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之心。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

四六九

知愛親也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欽也墟墓而哀也即此所謂本然之心也或者謂陸氏之學與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竊謂文安公之學因已發之心而驗未發之心由其情以知其性孟子所謂見孺子將入井怵惕隱而仁之端倪於此呈露者也見其惻隱之發焉而知其本心之中具有性之仁也四端皆然操不令存不亡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公之學存養未發之心而省已發之心全其性而節其情子思所謂人已俱不睹不聞之前性之靜也有戒慎焉有恐懼焉而已所覺暗獨聞之際情之動也則慎其獨焉存養以保其中也省察以充其和也貫體用一顯微無二心也此朱氏陸氏之所以異歟而未嘗不同也所以同者何也無不芸苗之弊亦無掘苗之弊未此心也陸此心也所以異者何也陸

陸子學譜

卷七

注

陸子學譜

氏專力行之踐履而畧致知之著述朱氏雖多有著述而未嘗敢少於踐履致知夾持而進特江湖學者以朱為漸以陸為頓樂於頓之易而苦於漸之難者為一說以漸為循序平進而頓學以頓為一起直入而不敢學者又為一說後生小子不知其共同而妄議其異也文公蓋嘗有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要之升堂之階初異而入室之奧豈終不同哉

按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無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繕閱數十過從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驚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也朱子徒以其有先發明本心之說其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又

有過高之論遂以頓悟之禪學目之不知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即孺子入井發明惻隱之本心謂擴而克之則可以保四海論齊跖之與寧死不受發明蓋惡之本心而為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不得禮義而受萬鍾則為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故在富陽即扇訟之是非以發明楊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其証也豈若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哉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養性自護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吾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剝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涉目

陸子學譜

卷七

注

陸子學譜

而道遠途說陸聲附和成曰陸氏為頓悟之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並無此論也方氏此跋頗窺二先生大旨而頓悟之說未能辨別故復為論之如此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搢婦翁矣

沈端憲公煥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大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俸其儀視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成。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表紀。本意使賞近哀戚之心。重則受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早常平使分探官屬。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判舒州。閉居。雖病猶不廢讀。書奉孝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進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悅叔晦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君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誥瑞。

陸子學譜

卷七

言

無怒軒

憲煥之友舒璣

按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璣。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寧波志沈煥本傳。有宋史所未敘及者。云叔晦自定海徙鄞。俸僕親尊。瞻視音吐。鴻亮與之友者。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敦語。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為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說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

呂成公問辨。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緯事業。草講求。日益深廣。慈湖祭沈叔晦文云。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叔晦。通判國錄。嗚乎。念哉。朋友道。卷為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德義起。其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遂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遂相與切磨。講肄相教。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所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

陸子學譜

卷七

言

無怒軒

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靡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奔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奉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宜。某由是蓋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相從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為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縛而從。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袁正獻公作端獻行狀。其略云。自君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

勵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為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考其平生大節。寧獨善而不肯苟同於眾。寧詛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竦頑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為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浸浸焉自期於遠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審。其為言。盡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嗟如軍。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焉。篤愛其親。以曾子為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經為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進太學。亦然。嘗嘗作詩。

陸子學譜 卷七 宋 無怒軒

歲其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善讀書者。史籍傳記。采諸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緯。事業草草。講求日益廣深。君子是以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沉于下位。而聲名流於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 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公璘 兄西美 弟元美 弟元琪

宋史本傳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

於發。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做床疏席。總是佳趣。橫風沐雨。反為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為徽州教授。微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遠。首欲薦璘。或謂遠舉員已足。遠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刺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受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始謂璘之於人。如墨然之於春。澤枯中。特立文靖。

陸子學譜 卷七 宋 無怒軒

率波志。舒璘本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力於躬行。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勸誘。皆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後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學者稱為廣平先生。

書問真辭附廣平類稿

陸子與舒元賓書云。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楊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榮適。迂。

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慈湖真舒元質辭云。永謙郎楊其詩。妙真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傲而師之。其賢可知。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為己勝者。楊表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遠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嗚呼。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昔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常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為主本者無幾。元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遊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知元質者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為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眾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真。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袁正獻公祭文。靖文云。變與吾兄。金蘭之契。踰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且且懸系。自溫還明。休息勞勩。謂沉疴之既痊。每撫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嗚呼。失聲。何以至是。哀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曾涕也。嗚呼。天乎。天稟之粹。如彼。厥麟為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揀市經術。淵源詞采。宏麗遐

然不矜。日益磨勵。隆師親友。剴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謹養良心。毋敢失墜。學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閉門如兄之躬行。非梯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胆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遺。讓讓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謂。而所深痛者。朋友之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竊哀情於一觴。望雲惟而涕泗。嗚呼。哀哉。尚饗。 引文獻志

文靖之教。尤行於後。既沒之後。徽人祠祀之。袁正獻變為之。記曰。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為主。對越上帝。而無慊。質諸鬼

陸子學譜 卷七 無怒軒

神而不作。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偽。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為人。汲汲乎不啻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游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頗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變質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固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徵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浸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為之款。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儆。無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還調。同寮有為之。 陸子學譜

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謫然諸公推挽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麗語為謝益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戡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既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陰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問往又祭風雪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痛念疾端吾架幾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念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庫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供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為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

陸子學譜 卷七

之可賞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為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珪璋璧琮人信其為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為嘉祥考其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沒諸子一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以為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則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燮曰事關風教幸為我志之燮不敢辭

舒文靖廣平類彙中論學語精者今采八條附後

成物之道成在吾心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

持敬之說某素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

桶如簾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數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晦翁當世人餘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自能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陸子學譜 卷七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為學儘好萬一饑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饑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殞殺夫措寡廉鮮耻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區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杖屨作人自己良心元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為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夫已甚欲其日新難矣

黃氏宗彞曰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監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其察則

一 子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可知大概矣。

舒西美名號元質之兄。學於先生。自疑所學艱難支離。先生有書與之。併以戒元英焉。

先生與舒西美書云。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蓋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

陸子學譜

卷七

幸

無怒軒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開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善過當。既過。既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

元英名琪。元質之弟。亦師事先生。嘗有書訓之。今集中不載。

惟附見舒西美書中。

慈湖祭舒元英文云。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部新邑川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速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某。係以言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多。外。實。尚。深。宵。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楚。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靈。臺。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

陸子學譜

卷七

幸

無怒軒

不可望矣。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寧波正學祠。明浙江督學薛公應旂之所作也。自為記云。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詁詞章之間。而豪華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于是正學失傳。而紛紜之論。亦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為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適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而深有契於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卷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于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揚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人無專祀不得與藝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為之慨嘆矣嘉靖辛亥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郡孫君宏載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即郡城鎮明卷廢址建堂立主題四公之謚安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余故樂為之記

奉化廣平書院在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也元改為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樞學者宗之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為名儒于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于呂朱心融神

陸子學譜 卷七 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綱之實其海人有時雨之澤沈東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沂泗位不配德而散行於鄉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惟昔先生嘗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詠於斯聚辨於斯先生及門人敬事不忘肖像祠於塾乃遠追先志無飾堂宇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茶先聖歲時朔望謁祠講說絃誦藹如益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想哉



陸子學譜卷之八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宋史本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外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願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上遂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陸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陸子學譜 卷八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

宰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陸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闕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眈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俱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觀其變之謂效國家安



陸川龐 煥校

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開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宰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各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竊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宰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己，首謁誼，退束裝，冀還謁留之。通殿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

陸子學譜

卷八

二

無恙并

情益恨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賢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溱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惧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誼文忠。
按宋史徐文忠公傳，悉本於葉水心所為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尚十之五。今附錄其論公所學者云：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為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為宗，縣解朝徹，近取目

陸子學譜 卷八

用之內為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寔，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為有得也。水心未嘗師陸子，其言亦不能得陸子，所以為學之功與所以教人之法，然其語意則固譏切紫陽而推崇青田矣。

事蹟書問

先生年譜乾道八年壬辰春，記徐誼子宜侍學。又云子宜侍先生，每有省益，是時誼與先生並以得解赴南宮試，同在行都也。省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其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蓋從學在省試之先，故試後論試卷如此。慶元偽學之禁，除為首四人外，朱子居第一，徐文忠公第二。其端始於宰宗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開陞及刑廉吏自伐之人，並令省

陸子學譜

卷八

三

無恙并

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違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漫、樓鑰、林大中、黃由、黃輔、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傑、李祥、楊簡、趙汝諫、趙汝談、陳規、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杰、李基、王厚之、孟浩、趙肇、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術、杜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五人。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舉徐子宜語云：與晦巷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若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某無能，連點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開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漳

四七七

更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為
 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若更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
 切皆自謂有益某親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
 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
 成之相信甚篤然業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
 昔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離然見李叔淵與之言惡俗交
 我之處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
 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
 展轉飛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講學其實乃
 物欲之大者耶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
 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
 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

陸二學語 卷八 四 無志軒

聞其莊整適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
 聞見駭非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
 此相聚相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
 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
 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為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
 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
 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
 祝為吾道自重
 先生與子宜第二書云。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中
 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開景明勅罷上饒南康二守
 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在漕江西。光前
 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

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
 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
 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
 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而實陰為所賣。姦猾之謀
 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道。形若治吏。而
 偽文詭辭。詔頌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
 柜。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為日久矣。所欲為者。如取如携。不見
 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
 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
 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
 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
 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

陸二學語 卷八 五 無志軒

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
 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
 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翼。為之干城。沮
 正。抹之勢。塞德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
 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者
 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
 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
 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
 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
 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遂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
 明。誠說可破。至理明。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

可為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士民為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怨一二以成眾。使之吞聲飲氣。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慈湖莫子宜辭云。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為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省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陸二學譜

未八

六

無志軒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為。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遠永寂。哭以遺奠。匪邇匪遠。

蔡文恭公幼學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宴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除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維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

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揀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慈自許立功。或以絀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作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

陸二學譜

未八

二

集於軒

所刑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慈豫。侍從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哀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遲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厘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時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中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上書。下

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此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損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萃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穀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錢本銀緡有瞻學程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切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切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游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

既嘗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切學每舉洛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劾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切學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下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履鋒鎗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遠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切學次第彈劾寃點尤眾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

職猶通籍禁閱者切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弔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切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兼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切學言師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資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切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切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陞寶謀

閩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

遂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切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切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眾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密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切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遂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滯沛然如決江不難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論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遺事

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試南宮。奏名。諸賢從遊。聽其言。者與起。永嘉蔡幼學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先生問其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此師事先生之實錄。而傳止云。師陳傅良者。蓋學文於陳。而學道於先生也。

按宋史本傳不載蔡幼學。謹惟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跋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云。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希弁南宋人。既知其謚。必不謬也。又云。其書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呂氏大事記之例。字輔拜罷。表諸年首。其子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箴敘而刻之。

陸子學譜 卷八 十一 蔡恭莊

羅文恭公點

宋史本傳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早。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不可。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泉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泉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暎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遂

陸子學譜 卷八

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

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報。左右請少憩。點曰。因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諫。間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為宮寮。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陸子學譜 卷八 十二 無終齋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間。遂除黃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舉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從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况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撰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閭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遠。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議。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幸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幸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眾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幸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陸子學譜 卷八 無卷終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逮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也。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書問

先生與春伯書云。適聞晉貳奉常鄉於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蓋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久。不能不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然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難以猥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先生與劉志甫書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即此書也。

陸子學譜 卷八 無卷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2

光宗紹熙元年先生又與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罷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素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查覆除此牢戶可聞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備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畧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迨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答劄今皆未辦

戴文端公溪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事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陸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開田諭民主出財容出力主容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上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益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權侵官太子曰講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子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官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容或議其殊乏骨

書問

按戴文端史稱字肖望先生集中俱作少望

先生與戴少望書云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詳詳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或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妻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家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咏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我賦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以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我賦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治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按先生與徐文忠公誼書云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確之即謂此書也

李叅政性傳

宋史本傳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選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陞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于

陸子學譜

卷八

七

無怒野

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之。後古之制。而羣臣沮壞。未克盡行。惟孝宗通泰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實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為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年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學士。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李特贈少保

書問

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遠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齒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

陸子學譜

卷八

七

無怒野

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翰寫忠藎。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又嘗與書論學云。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深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

呂寺丞祖儉

宋史本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奉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為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為伋也者。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用。

陸子學譜

卷八

六

樂志軒

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

道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此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寔寡也。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同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若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若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

陸子學譜

卷八

五

樂志軒

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聞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益怨重。易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劾。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間。時節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

書問雜文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先生答呂子約書云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流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乘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賡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謹得而樂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疏為篤切

陸子學譜

卷八

學

無怒軒

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因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蓋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按子約師事其兄未嘗他有所師而子先生及朱子皆嘗問學若先生此書訓示切直固以弟子畜之矣考亭淵源錄列之弟子其實子約亦未嘗師考亭而子約問學于先生為尤宜考陳止齋集中有答丁子齊書云聞子約見子靜陸大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大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揚敬仲尊

陸子學譜

卷八

學

無怒軒

禮子靜如涑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止齋言如此蓋子約學於其兄則尊史記而務事功問於朱子則求經義而尋章句皆子約所樂習而易于見長惟先生此書指為志陷學蔽而教以近實蓋先生所謂刀鋸鼎鑊功夫宜其未能即契然子約是先生後立朝剛正卒以建言受譴非有得於實學者不能楊慈湖嘗作莫呂子約辭稱其學雖畧異大致則同其辭云承讓即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子某之心某敬于約敬于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絨衾寫哀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其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觀此可知其所得矣邵機宜叔誼

邵叔誼名未詳浙江人官階所至無可考王謙仲蘭帥江西時叔誼在其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先生與謙仲在勅局時為同官故相往來叔誼因從先生問學嘗述先生語頗失本旨先生答云此非某之言乃邵機宜之言云云誨語懇切叔誼亦嘗問學於朱子故先生與叔誼第二書末及之朱子集中

作邵叔義

先生與邵叔誼第一書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
 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彈忘笑談之
 間慶越如此精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息
 勿盡益若益察日跡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
 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
 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
 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
 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唯辨諸其
 身人之賢哲書之正偽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
 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文雅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圓月異
 陸子學譜 卷八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
 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

先生與邵叔誼第二書云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
 日所聞其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
 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
 舉遂為強盜為強盜而不謀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
 覺左右好隨即為教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之款意
 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
 大者夫今不治必為痼疾豈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得其正
 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
 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
 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問友朋觀之皆駭而問
 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
 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
 而為此言矣屢言仁以為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任
 必不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
 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
 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
 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
 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
 問茲得來示方知室室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
 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謬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
 此心之實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
 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

窘束或恐可療也。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楊漕使樞

楊樞字通老。福建長溪人。初學於朱子。復問學於先生。其歸也。先生為序以送之。云。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如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樞。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按考亭淵源錄云。樞登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運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為悅堂先生。

陳蕃叟武

於越國志

陳武字蕃叟。君舉之從弟也。從君舉入太學。與蔡幼學齊名。東萊以告。蒞祭酒曰。此皆永嘉新進。不可收拾者也。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春秋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以語蕃叟。皆徑用之。遂中同榜。然君舉好坡公文。而蕃叟弗善也。其文自成一體。蕃叟後亦入黨籍。

按宋史偽學之禁。為首者趙留。周王四人外。自朱熹徐誼而下。至呂祖泰。共五十五人。陳武列在三十二。居袁燮之次。而宋史無傳。浙志云。不足傳信。試前授題。特吳越人。近年陋習。宋時安得有此。蕃叟之文。與蔡文懿齊名。方且

上薄坡公。豈不能自取科第。東萊暗中摸索。能識陸子。豈不能識君舉兄弟。何必先投題。為物色也。且乾道八年。尤文簡知貢舉。東萊特同考官。安能預定題目。而出之哉。又按君舉於陸子。在師友之間。設陸子與君舉書。及君舉贈黃元吉詩。可見若蕃叟。則請業請益。而自係於弟子之列者也。陸子與子宜吉云。端卿蕃叟。成之津忠。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又云。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蓋切磋之若此矣。

陸子學譜

卷八

五

無怒軒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絳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宋史本傳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東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

陸子學譜

卷九

無怒軒

以頒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及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界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樞密院知政事其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干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

不求名與善藏其用云

按林公庭梯江西通志伯正名泌其舊名而後以字行耶人稱為嘉泰進士今史稱開禧進士科分亦殊而陸子集中與徐子宜書亦稱其字為伯正云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云云林志敘伯正官階甚畧止云歷官都察院然與史傳所稱頗合其並稱為餘干人則無異也林志又稱其以母老乞養常為母析壽甘露三降庭梅云

項龍岡安世

宋史本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

陸子學譜

卷九

無怒軒

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慕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入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訪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放。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

陸子學譜

卷九

三

無名氏

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于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渡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玠。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玠起帥。

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仇。胄所惡。安世因貽仇。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仇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爾開眼。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全園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全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開獵代叔似為宣撫使。第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宜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玠客也。玠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奸搆掠玠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新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總運。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陸子學譜

卷九

四

無名氏

書問

先生答項平甫書云。孟子樞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明辨其未知處耳。

按。芥宗淳熙九年。先生任國子正。平甫奉親之官。越中。多見先生。高弟。又嘗受傳于淵。格發。遂以書來問學。自謂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明年復以書來。謂欲望專。

慈特賜指教。詳見先生年譜。然譜謂答書不傳。集中此書不知是何時所答。平甫信服先生。踰於朱子。嘗致書朱子。推尊先生。朱子答之。有云。所語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是以其言為是也。又云。子靜專於尊德性。而已於道。問學過多。詳見年譜。然平甫始終信服先生之教。朱子病篤時。答平甫書。有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甫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為恨恨之語。蓋平甫雖兼師朱陸。尤信陸學。故朱子云云也。

祠堂記畧

包文肅公板撰

先君子受學於陸象山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諸前輩。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于

陸子學譜

卷九

五

無志軒

淵指益公為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時。菴成。以為老友。公嘗語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暢。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其生平類如此。宰寧都。素憚難治。公至。一化以道。不踰年。而丕變。潭帥周文忠公。稱其政有光前。履後之休。雖西漢循吏。未足比云。遷清江。通守。紀綱方振。遽卒於官。後四十七年。其從子臨川縣尉。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復建祠於族之玉虛觀側。俾子弟以時祀焉。公名夢泉。號若水。子淵。其字也。登紹熙二年進士。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許。學者稱曾潭先生。

按子淵卒於官。部使者請于朝。祀于鄉賢祠。又建專祠。其文忠跋其行狀。謂縣大夫繪像祀于學宮。身後之榮如此。

而陳建作學。詭通辨誣為失心。以死世。有失心以死者。身後能如是乎。則陳建之自失其心焉耳。

事蹟書問行狀跋

傅子雲錄先生語云。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曰。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潤節而疏目。旨高而越淡。甚佳。潤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引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引大則非細也。嚴松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菴之門。為二說所發。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

陸子學譜

卷九

六

無志軒

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卷。嘆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先生答傅子淵書云。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讓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其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遠過則遠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

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于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于淵以為何如

又書云于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以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皆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選面剖

又有書云日進從者之來想失賢即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謬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

薛平學書

卷九

七

集義

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鑄鑿往往累人車揚朱則鏡置揚朱事墨翟則鏡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究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于淵不得不任其責

又有書云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于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彼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先生與劉潛使書云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于淵處之裕

也

真文忠公德秀作建昌三傳行狀跋云士有爵位窮於朝而名不見齒於其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位奴蓋贊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按西山所謂仕幾達而不年者于淵也蓋于淵令宰都循卓之春間於當軸甫遷別駕而遽卒也

傅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薛平學書

卷九

八

集義

先生答傅聖謨書云不假推尋樸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樸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樸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箪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于路結綬曾子易簑乃在垂死而從容若此貧孰與

死而云為果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又書云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由莽是謂執事不欲若如末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章句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又書云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

陸子學譜

卷九

九

無怒軒

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各行窮日之力者所期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概成或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誠之說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繁辭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

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效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

陸子學譜

卷九

十

無怒軒

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為泛然無稽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益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傅仲昭嘗見廖懋卿坐間假寐因言其必未能自拔先生聞之因與廖幼卿書云此不為深害朋友間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蓋仲昭克治之嚴與先生誘教之善可以互參矣詳見先生與幼卿書

先生與傅齊賢書云。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

先生與傅克明書云。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辭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警寇。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現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事蹟書問

包揚字顯道。以克名堂。人稱克堂先生。建昌南城縣人。以子恢貴。贈太子少師。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兄弟皆嘗學於先生。既而從朱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為文說一卷。其論學則篤信先生之言。錄先生語為一卷。嘗謂人不務躬行踐履。而專於講說。誦習者。必至充塞仁義。朱文公疾其說。嘗謂顯道輩。便是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為調護。朱文公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文公嘗謂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蓋詳道顯道皆先事陸子。後乃兼問學于朱子。故朱子云。爾然包氏兄弟。固終身篤信先生之說。非失之也。顯道記先生語云。子因隨眾畧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又云。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擱。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

先生與包詳道書云。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乘爭陵犯。汗穢淫邪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

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皆
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
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思慧巧。習技藝則易
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
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尚。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
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而
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
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
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
昧。重。以。間。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辨。渾
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
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

陸子學譜

卷九

幸

無志軒

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
加其罪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
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
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
而漸習之未決。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
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崇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
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益甚怪
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為此怪說也。使生治古
盛時。康術學壞之語。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
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
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

陸子學譜

卷九

十四

無志軒

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休。刑驅而勢迫。
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
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
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
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
資。盤旋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
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
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
且駭於荒唐。總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類。類。類。
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於亦未
必不指汗沱為滄海。謂邱垤為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

又答詳道書云承論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寔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汙矣又書云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辨常人之病多在於點逐利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佳其好或誦悔以逞其意皆點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於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覲觀於非所可待借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

陸子學譜

卷九

五

無意齋

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

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又答書云為學日遠尤以為喜詳道天資淳真但不為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其年來氣血殊愆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象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者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宜須時時安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又答書云垂論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乘之使自求之廢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當皆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何如

又與書云近嘗得率率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其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詳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

陸子學譜

卷九

五

無意齋

僻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者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欽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又與書云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

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闊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闊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斯之幾丈夫實可慚取若能猛省身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護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先生與包顯道書云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

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晦菴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更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先生與包敏道書云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其第二書云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為况不減時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

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基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基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遂于常出讀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過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又答敏道書云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誠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遲遠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

遂當得面叩也

又答書云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開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此山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做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爭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款款姪

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善固然之理也
 入答書云為學無他技巧但要理明氣精動皆聽於義理不
 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
 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
 所述未能勝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筆間矣幸益勉之至
 望二賢兄此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又與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共勢不兩立從其大體
 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游勉游毋多談游雖伏矣亦非之
 昭不可檢也不可返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
 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荊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
 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
 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游私欲不同耳固是
 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
 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有作此等語也不及答
 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敬道祭先生文畧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
 私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照無偏無黨不識
 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尹之任哉
 聖之時益其推崇如此
 顯道作先生贊云辭莫能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
 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真西山集中有跋包敏道講義一首云紹定己丑之孟夏盱
 江包君敏道過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

陸子學譜

卷九

九

陸子學譜

孫孟氏要指于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於堂上者
 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異日子復屈
 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
 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
 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
 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越詣今年七十有
 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稱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學答往
 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
 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講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
 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復聞君之講
 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兒等將以
 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陸子學譜

卷九

九

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

後
陸川麗 與校
一級編

弟子五

傅主簿子雲

撫州府志本傳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
範。及登朝。留之槐堂。子雲尋赴太學。遭象山於道。共泛桐江。
谷。同如響。象山精舍。成學者數百人。坐以齒。子雲在末座。間
設一席於傍。俾子雲代講。或非之。象山曰。季魯天下英才。毋
妄議。子雲學務明善。知本。言行動中。規矩象山。嘗執其手曰。

陸子學譜

卷十

無終軒

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曰。是山
繫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又謂諸生。吾遠守小郡。
不得與諸君掃清氣。幸有季魯在。願相與親近。自是從游。
者。日盛。晚奉大對。為端獻公。卿素加敬。仰期以首選。弗果。子
雲曰。塲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
人以為名言。主既寧。簿決訟。必備經義。人服其學。所著有易
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孟子指義。雜駁經解。郡守葉公墓
符。寄師事子雲。以公配享三陸祠。子雲又有文集若干卷。行
於世。

書問著作

先生嘗與傅季魯書云。二十四日發敬廬。晚宿資國。二十五
日觀半山瀑。由新溪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

雲高屯壘。嶂畢露。疎雨透灑。清風濛濛。不知其為夏也。何時
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傅子雲祭先生文。畧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
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微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
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繁。所言益支。易知易行。
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潛哲粹英。道容既
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格於家訓。或得於羣籍。
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於有
極。始信大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以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偽
之不辯。而先後之外。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
孟氏之古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
源。祖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

陸子學譜

卷十

無終軒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述似情。非而吾先
生情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讀
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
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派矢不去
手。關河不忌。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
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
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
而止矣。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祈季悅。編先生遺文。成子雲為之
之序。其畧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偽
雜揉。諸子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偽。精別古
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

故一時超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與堯舜可為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偽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為陷溺也。蓋先生長於放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偽之害正渝實。揀焚拯溺。如已隱憂撲斂障流厥功。彌大故民。聖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季魯所著書及文集外。有門人所錄講學語一卷。吳文正公澄為之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身心上切實用功。一時精神之感發。旨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朱語詳詳。而所錄多冗復。陸語峻潔。而所錄或暗劣。此語錄之病也。故曰可無也。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元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編。所記三十五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錄。將欲殺木以傳。余謂傳之不足。以章世美觀之。不足以得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傳以適。陸由陸。以適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錄為哉。余雖有是言。而其殺木之意。不能已。遂為之題其篇端。

劉太博克夫

撫州府志本傳

劉克夫字淳與。金谿人。氣槩軒豁。文辭溫雅。從陸文達公游。

每又香靜坐。曰欲與天地同其大。象山笑曰。天地自大。但勿拂之。乾道己丑。補入大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登進士第。除國子正。遷太博。陸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為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上褒其學問。正當退朝目送之。曰。豈可須得如劉克夫者。劉光祖稱其謂高才清志。大論壯。奏事上前。排斥權倖。甚勇。又稱其詩語新穎。勝皆古人所未道。通判隆興府。卒於官。有井齋集。集若干卷。

書問事蹟

先生答劉淳叟書云。承諭為學無他疑。但却不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

學子學語

卷十

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為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壘壘。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亦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為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壘壘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頃棄勇改。則壘壘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屬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覲降赦。苟

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母蹈此轍

先生又與劉淳叟書云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
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
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
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
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
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致如說淳叟輒欲以一言
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謂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
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他月所燭波瀾
所及不已於學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
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
至而欲傲然自安於裁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

陸子學譜

卷十

王

無藝錄

學之官非費率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違道之
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
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
能遠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聞先聖之道聞邪說放淫辭於
今常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
也

按淳熙乙巳楊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
問誠齋宰相以何為先務答以莫先於薦士因列薦朱子
等六十人而堯夫與焉薦語稱其嘗冠釋褐立朝敢言云
云季海即首薦朱子提舉浙江常平尋以劾唐仲友七疏
不已語併侵季海始相違戾餘人俱不及用焉又按當時
因淳叟晚頗信禪學因妄傳其為僧實無此事府志本傳

稱其任陸與判卒於官未有官可以為僧者先生與朱子

書云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毅其實乃知多小人
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容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云云疑指此
事然其晚年學禪則實有之先生與君舉書言淳叟前月
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即年來
避連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甚近
抵城闕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不謂遂成良
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
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眾曾未半塗各有異
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蔡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此
其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云淳叟子孫甚盛
在全路者散處數族不下千家五百餘年甲科不絕所為

陸子學譜

卷十

六

無藝錄

井齋蔡集元明之際尚流傳於世今不復見惟吳文正公
澄作金谿劉太博文集序尚存草廬集中今錄其稿於後
云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
暢讀之可見其為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畧無塵滓嶮崎蓋其
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
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于深
惜其遠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
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
譜行狀等發之木故為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
之所惋惜焉耳

朱少府梓弟奏

朱梓字濟道金谿人嘗任湖陰尉年長於先生與弟泰卿字亭道並師事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先生語錄第四卷云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闊當則隱時自然則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克裕溫未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濟道言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那里舉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

陸子學譜

卷一

七

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懼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因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又云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其見象人說好某說不好象人說不好某解取之一日朱濟道力贊文王先生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先生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又云濟道滯形迹不能識人被入購濟道問智術之原是否曰不此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因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故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不亂保於未危反禍為福而彼為之若不知如何為不祥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自利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苦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其第二書云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識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剝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

陸子學譜

卷十

八

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開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開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聰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緣何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渙然冰釋矣又書云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待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草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

鷺湖之會。朱亨道從行。嘗記朱陸二先生所論云。元晦欲人先博覽。而後反約。先生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先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詩有不平之色。似不能無我。

胥必先訓

胥訓字必先。先生吳夫人之第三妹。僭也。見先生所為吳公行狀。必先於先生為僚。年齒小二十餘歲。先生為吳公行狀。在淳熙十一年。時先生年已四十六歲。任承奉郎。充詳定司。勅令所。則定官矣。據行狀所敘。必先是時。甫聘吳氏女子。尚未娶也。然淳熙八年。先生訪朱子於南康。必已從行。見朱子所為講義題跋。蓋從學在連湖之先矣。必先嘗與楊慈湖等侍先生遊。西湖在舟中。與周元忠夾慈湖為詩。有局外

陸子學譜

卷十

九

無終軒

有基輪與夫之句。見慈湖遺書。其餘官階事蹟無可考。先生與胥必先第一書云。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蕪。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運。就荒。吾之三運。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裝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動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丈勉厲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顯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若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其第三書云。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嘗謂田疇荒穡之。豈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

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為。宵來是幸。

其第四書云。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驚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吳伯顯題若弟仲詩厚若叔有識若

吳伯顯名顯。若先生妻弟也。與弟仲詩名厚。若叔有名。識若者。皆從學於先生。伯顯最長。伯少先生九歲。其家世見先生所為吳公行狀云。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茶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父萬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

陸子學譜

卷十

十

無終軒

公。滙江為鄉。先生從遊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程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殼恭隨。得弟子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遠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罪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輩。江公者。與為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持奏。召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

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謹門者未及見已為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恭謙不競人皆以為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為前廊居無何輒遊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蘇君繼龜為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虛教請至於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為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讓公公為區處條畫如指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也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去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陸子學譜

卷十

十一

樂善

娶黃氏子五人顯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於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於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齋咨涕洟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於後謹數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婿承奉即充詳定司勅令刪定官陸某狀云伯顯高才篤學而淹滯不用於世年止四十三先生為伯顯墓誌云臨川吳伯顯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顯為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姻族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常多許深甫蘇待問為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顯居上游所為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

為世用初為詩後為書為三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為名人為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遂益艱伯顯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顯名顯若世系先諱具禮部侍郎尤延之所為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於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為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先生嘗稱伯顯篤學與之書云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前進然此在八哥亦

陸子學譜

卷十

十一

樂善

未易述責蓋此事論到者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親望而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資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過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先生與仲詩書云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最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似不甚知其實然其

大綱亦好。設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路。數分明。成
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
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天下治亂古今得失
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寸。心志精神。俱好。但不不要被場屋
富貴之念。羈絆直。散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
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設作公案。事實。我
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知會。幹旋。運轉。得
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
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
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
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
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由

陸子學譜

卷十

圭

樂恭軒

先生與吳叔有書云。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
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益有不
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
固。少緩。雖鍾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
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
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一。往。事。要。不。必。論。直。使。自。即。今
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
明。其。志。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
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
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
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

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使。明白。却。再。取。此
信。視。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先生。因。吳。叔。有。舉。蔡。邕。無。營。之。說。以。問。先生。特。為。說。以。贈。云。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
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子。道。為。人。臣。盡
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說。是。殆。飢。甘。食。渴。甘。飲。未。得。飲
食。之。正。也。孟子。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
說。不。足。道。矣。

張貢士商佐

張商佐字輔之。金谿人。舉鄉貢進士。先生仲兄九敘之長。婿
也。學於先生。早卒。見先生所為。仲兄墓誌。及與朱子書。

陸子學譜

卷十

古

樂恭軒

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况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
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能復留。至邑。又有
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畧寓此言之。蒙諭
誠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
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
為病。不能受耳。又于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
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
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已。是何異教王人。雕琢
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
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
之不暇。如願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
蓮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然。愧畏。欽服。而師承之

而子遠可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錢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錢子膏肓耶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飛皇唐虞以來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秋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宋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下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極言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

陸子學譜

卷十

本

集卷十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顛覆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章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行行所知只成得箇權版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權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

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權版處見子毒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毒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其第二書云前者論子為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為賢者在子之身則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為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為拒善之箴籬而不能以自知况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為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

陸子學譜

卷十

本

集卷十

聽師友之言必當湯馬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權版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為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言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醒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待詳列

黃郡守蒙

宋儒學案本傳
黃裳字元吉浙江寧德人少有奇節應淳熙二年武舉魁

三居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思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已子。

先生於及門之士。首稱傅子淵。而以元吉。少翁。文範。為次。已復曰。浙中。大有人在。是此三人中。無浙人矣。或謂先生仲兄九敘。次塔。黃叔豐。字元吉。則金谿人也。豈寧德黃。亦字元吉。而誤合為一耶。或云。黃裳。乃福建寧德人。非浙江也。今姑從學案。而附識於此。

貴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願欲從今。近老成。為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言初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嚴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

陸子學譜

卷十

七

無怒軒

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遂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窠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生來校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為之問。啟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君舉送元吉詩。今見止齋集。

元吉在荆州時錄先生語。名曰荆州日錄。內一條云。元吉自謂智昧而心猶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說。內無實地。已外無益於人。此皆已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誠。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先生與黃元吉書云。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

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及。及也。而師友會聚。不可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智識。隨已力。止觀書冊。就事物。豈皆家然。懵然。暴無毫髮。開明。成習。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真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言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周原夫清叟

周清叟字原夫。金谿人。先生仲兄九敘第五婿也。早從學於先生。嘗錄先生語六十七條。為一卷。為學甚力。用功亦切實。

陸子學譜

卷十

六

無怒軒

淳熙八年春二月。與同學之士熊鑑等六人。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見朱子所作講義。跋康夫嘗有書問居家之道。先生答之曰。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禮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康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同濶。不通。處其在。雖或有未開。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

非磨之以學問其為害未有已也。熊鑑字氏里居。無考。願夫所錄先生語多學問切要之言。如云有所忿懣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又云大綱提撮。來細細理會去。又云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事事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之理。又云心官不可曠職。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帶有些惡。惡惡來。又言皇極之君。欲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宇宙。又曰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又云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又云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皆得為學之要者也。至於錄先生論曆法論數學之語。亦他人所未及。

陸子學譜

卷十

末

無怒軒

康夫祭先生文。畧云天為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緣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咸謂其推崇之至。亦得先生切要處。勝它人所造也。

路彥彬諫亨

路謙亨以淳熙八年春二月。從先生訪朱子於南康。朱子作鹿洞講義。跋謂其徒六人。從行謙亨其一也。他無可考。或云即路彥彬也。彥彬於先生為親戚。吾郡路姓甚稀。未知是金谿人否。今附先生答書一首於後。

先生答路彥彬書云。得函。敢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領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奉奉於左右。

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茲則茲。當扶掖推。殺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其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饑。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然亦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喻也。來詩似未免俗意。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朱幹叔克家 附益伯益叔

朱克家字幹叔。從學於先生。居象山精舍。志氣甚銳。先生嘗有簡朱幹叔諸友詩云。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同時有朱益叔者。亦學於先生。文集中有答朱益叔書云。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

陸子學譜

卷十

手

無怒軒

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珠溢外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併。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承歌伐木之篇。歸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又有朱益伯者。亦嘗從學。皆先生同縣人。包顯道錄先生語云。邑中講說。聞者莫不感發。獨朱益伯。鶴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元妙。

彭世昌與宗

彭興宗。金谿人。字世昌。首創應天山書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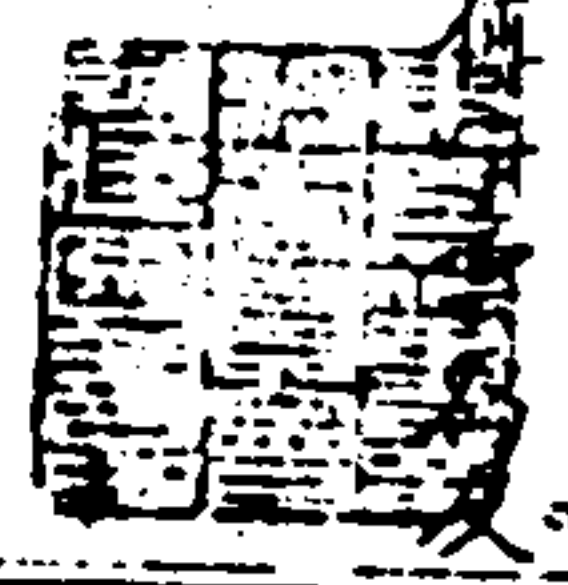
象山精舍也。淳熙十四年丁未歲，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遠，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世昌以迎先生講學其上，先生登而樂之，因山形如巨象，故名象山。世昌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在山中結廬從學。先生與世昌書云：堯舜之盛，詢於蒞菟夫子之聖，以子夏為夫子顏淵為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又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法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資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

陸子學譜 卷十 無怒軒
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世昌嘗訪朱子於建安，朱子以詩送其歸山，云：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響瀑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詩題稱丙辰正月三日。蓋是時趙忠定公已謫戍，韓侂胄攻偽學方急，故朱子勸其莫要下山。然朱子門人多畏禍，詭避而先生弟子卓然不惑。是年朱子以御史沈繼祖誣詆落職，又著偽學之籍，凡五十有九人，朱子首列，而先生門人徐誼即居其次。楊簡、袁燮皆在黨籍，並毅然不為浮說所動。世昌往訪朱子，亦不以禍患為意者也。

吳僉判景立

吳景立，金谿人，世居沙岡地方，仕至滕州僉判，師陸子友傳。

琴山虞文靖公集，有為其元孫梅隱先生名辰子字君明者。誌墓文云：吳氏五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云。又李仲公先生作吳公君明行述，亦邈及僉判，稱其與琴山傳。



陸子學譜

卷十

季

無怒軒

陸子學譜卷之十一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六

曾景建極

撫州府志本傳

曾極字景建臨川人父滂字孟博為人質直剛烈四方宗陸氏者自孟博與李德章師復齊始孟博長象山五六歲象山甚愛重之景建早承家學志氣豪放名四起未晦翁得其書及詩大異之書問往來甚期之謂其文似老蘇父子雁湖李公南塘趙公相與廢朝最多嘗以詩語涉訪誦得罪謫道

陸子學譜

卷十一

陸子學譜

州解吏者之甚司法羅必元曰曾景建作詩傷時閔國何罪乃釋其縛使之言達卒於謫所李公心傳為上言曾極又斥可念上口非為江湖集者耶後有旨歸墓所為詩文有春陵小雅金陵石吟

按景建晚嘗與朱子論學朱子答書見大全集中然詞章之意多其篤信道學未能如其父也其父首崇陸學而志無特傳故錄景建傳
林祕書夢英

撫州府志本傳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夢英與象山平相若篤信其學遂師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授和陽簿再調簡州法曹所至整飭精明為部使者及郡守所知一日問

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寬民戢多興學作人士習丕變太守延至郡庠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為博組繪以為工洽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端明薛公叔似辟為宣撫司參議官在幕府總六閱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除秘書丞權司封奉祠歸年踰八十人稱山房先生

叔虎為武陵令大修學宮教士興學以書求先生作修學宮記先生答其書云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願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驥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黃溪作重修學記設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

陸子學譜

卷十一

陸子學譜

曾見否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比干之剖心顏冉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若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今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去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內義當與之幾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淡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翁翁書弱翁臂痛不

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
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
小本敘此曲直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
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遂則破後學之疑為
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
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
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
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
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澧君舉書往先生武陵學記
發明學與教之本與原道同今附於後

陸子學譜

卷十一

朱恭新

家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
為愚為不肖為倫於是而歎天命於是而悻此君師之所以
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與行之昭著
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
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改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
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共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以切磋
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
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
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
則如木有根如木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
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謀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
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抵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

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
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
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
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惑於異
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
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
創學為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恃官府
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
偉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
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

陸子學譜

卷一一

朱恭新

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
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興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游
象山陸某記

鄧節推約禮

撫州府志本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端慈純正橘園李侍郎浩以子異
之遂家臨川從象山先生學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嘗為江州
德化丞兩攝邑葺理凋弊得民心為溫州教授與葉水心定
交再調常德府節推卒於官公生平學問根本於家庭葦弟
慈愛之風達于鄉黨嘗與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
兄弟耳號直齋以次子泳貴累贈中大夫泳嘉定十三年進
士仕至刑部侍郎江淮制置副使

淳熙中湯思謙提舉江西常平倉嘗聽先生講論欣然有志為學文範為其屬先生與文範書云昨晚得舍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然未有所得殆欲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強竊近似以為外飾者天淵不伴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綿蠻黃鳥止於邱隅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知為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圖知其為私意私說而反

子學譜

卷十一

五

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強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發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談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好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為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惟定本不足深計所以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汗深雖不同其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汗下者

往往易解而忘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舍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於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為一行也

其第二書云道卷之八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言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畧庶幾或悟耳文範在德化甚有善政先生與劉清書云鄧文範為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文範丞德化時張元善體仁為清使先生與張元善書云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為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婿其居舊遭回祿未赴德化時寓

子學譜

卷十一

六

無怒軒

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且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曉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慈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擬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媿史冊所書異時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

是道州百談

撫州志本傳

晁百談字元默大中大夫誅之曾孫家臨川師梁山先生明理學尤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與周益公為文字交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閉邊百談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進門正士以強本朝句外知南康軍陸贄

又以除戎器飾邊備為言。至郡道早。雖後首罷科率之令。務
粟寬征。民無流徙。會公何杖。樓遊。虛阜。所至賦詩。集為歸田
雜著。再起。知道州。語人曰。吾嘗慕元結。為春。使。當。使。萬物吐
氣。但老矣。恐不得踐斯言也。入仕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
集二十卷。

按元默與山堂先生。與之。尤篤。山堂之卒。元默為作行
狀。見陸放翁所作山堂先生墓
徐濼州子石

撫州府志本傳

徐子石字幼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
之說。忽有省發。與清。公。范。西。堂。應。鈴。為。文。字。交。登。慶。元。五
年。進士。第。主。閩。縣。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究。邊。防。若。外。治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七

年。魁。南省。改。秩。知。溧。陽。縣。道。判。光。州。薦。統。制。萬。文。應。可。用。
以。智。射。捐。俸。以。示。激。勸。道。全。寇。能。欲。窺。浮。光。子。石。與。郡。守。
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陸。辭。極。言。制。治。保。邦。及。邊。防。之。要。上。首
肯。改。除。幹。辦。請。司。審。計。司。外。得。澧。州。而。卒。年。六。十五。子。石。生
長。貧。困。中。視。貨。利。若。將。浼。焉。所。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誡。之
辭。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藏。於。家。弟。元。德。字。靜。甫。以。文。學。稱
實。慶。二。年。進。士。為。浮。梁。令。號。查。菴。問。學。於。兄。亦。能。守。約。云。葉
冰。心。道。嘗。薦。士。三。十。四。人。于。執。政。陸。子。與。楊。袁。舒。沈。諸。弟。子
皆。與。中。有。徐。元。德。疑。即。靜。甫。也。
俞撫幹廷椿

撫州府志本傳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授泉州南安簿。再調
懷安。兩易古田令。秩終。遷充奉使。全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
西安撫司幹會。大治縣。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帥及憲。漕。奏。為
節制軍馬。庭椿。廣。布。耳目。以。所。獲。盜。為。鄉。導。凡。十。八。日。平。之。
復。富民。監。再。除。新。塗。令。庭椿。個。儻。有。大。志。而。廉。介。自。將。自。北
地。還。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論。事。物。之。可。備
採用者。為。北。轅。錄。錢。象。祖。為。之。序。又。考。周。禮。以。司。空。散。在。五
官。先。儒。汨。陳。之。若。復。古。篇。行。於。世。

按壽翁師事先生。兼問學於朱子。象山集中。止有答饒壽翁
書。未知饒字。即俞字之訛。否。惟朱子有答俞壽翁書。言。太。極
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
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為。何。如。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慮軒

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云。
云。蓋壽翁。兼。師。二。先生。而。所。見。有。不。合。者。故。以。書。來。問。而。朱
子。答。之。如。此。又。云。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
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蓋。又。欲。知。其。所。得。於。先。生。者。相。合。否
也。與。饒。壽。翁。書。四。首。附。於。此。後。
先生與饒壽翁書云。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
矣。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
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止則眸子瞭。為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
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
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然。回

以自取湮沒

其第二書云。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豐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履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覆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又曰。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之。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九

無怒軒

第三書云。奇翁日對雲山坐。據書史造物者時。銷張瓊瑤。以映照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虛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難萃索居。網弛棟撓。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類耶。幸深省痛。報母貽雲臺羞也。

其第四書云。德固奇翁二友居山。想至樂也。奇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蓄縮吳懦之態。昏昏默默。為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免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嚴主簿滋

撫州府志本傳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學。象山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聽談論。可與適道。舉進士。不第。郡博士。禮為學正。新學舍。核學計。知無不為。素與周丞相。必大善。州學之新。自作書。屬丞相。相記之。事見學記。嘗若十論。扣問言事。晚主柳陽簿。調某縣丞。卒。有奇松。窓葉守軒草錄。東征雜著。藏於家。

書問事蹟

先生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先生與嚴泰伯書云。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熱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我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陸子學譜

卷十一

十

無怒軒

其第三書云。宋無海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王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教。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于萬為此道勉旃。

其第三書云。道理無奇特。乃人所同。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習俗。終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又云。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又云。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望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人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之。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取見。

過以觀新功

先生以紹熙二年壬子歲卒。以未賜諡。嘉定八年乙亥歲。嚴滋等列狀請於本州。云故刑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為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百千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不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為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偽。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澆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歎焉。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明年下所司議。謹十年丁丑歲。奉旨賜諡文安。蓋始於滋所請云。

游知丞元
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怒軒

撫州府志本傳

游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為文健贍。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就攝邑事。以理學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錢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開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學。上南嶽祠。往就養卒。

嚴松年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師事梭山先生。又事先生於象山。錄先生語為一卷。言一日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如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然孟子云。其至爾。

陸子學譜 卷一一

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於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折開然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慶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先生嘗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者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松對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恐其入於禽獸也。是禽獸也。為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為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

陸子學譜
卷十一
無怒軒

此其所以錯錄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此兩句却發了。

鄒奉議斌

撫州府志本傳

鄒斌字雋父。臨川人。博記敏識。初授學於李德章。又得鄧若作名世春林學。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嘉定四年省試。同經士多未省。鄒謹龜陰田所由失。賦曰。陽虎居鄆。入於謹。以叛。適以之奔齊。經不書諱之也。宋皆服。是年擢內科。成進士。授德安府司戶。黃勉齋守漢陽。書來。

五一五

扣所學答曰人能識得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趙公委經理三關形勝構置有方初開禧而寅虜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所宜司補官事覺獄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反漢陽獄皆當人心趙公以勁氣正論薦留幕府辭曰制置性剛某亦性剛恐不能容漕使吳公柔勝又檄入幕命二子淵潛師之南塘趙公汝談時為庾使尤莫逆衣來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官臺部符憲司委斌勸成服其辜人稱神明暇日以所聞象山言論賦三十絕句章為註釋秩滿歸無意仕進家齊袁公甫作象山書院來聘斌掌教以老病辭端平更化南塘趙公露薦有旨堂審不赴堂除岳祠以本議即致仕所居扁曰南堂叢書萬卷文氣至老不衰生平任真坦率卒年八十四有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主 無怒齋

鷲湖之會俊父從先生行書錄先生語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欲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用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壑井

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異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與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加款服

黃勉齋令臨川後甫嘗與論學比勉齋改令新淦守書箴其不足勉齋復書云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悃仰忽辱台翰縷縷尤級眷予之意所謂截斷眾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坑穿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鋤其口尚此竊竊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奉奉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主 無怒齋

者云云觀此則勉齋之傾服于俊甫亦至矣蓋不惟朱陸二先生晚年所見相同其高第弟子則亦無有不同也

撫州府志本傳

孟漢字濟父其先太子中舍名日新者居澶淵後人徙臨川漢資高曠幼師臨汀楊方長師象山先生又得文法於蒲陽劉夙兄弟以恩補官再中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瑞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削二稅浮征獨無名茶租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條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漢素孝友執卷三年雖有疾不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尚書家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

符漁澤曰此芮氏物他族奚與居官未嘗飾厨俾以公清方正見稱

饒長者延年

撫州府志本傳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遂為臨川人冠岸側僊遊復齋象山之門象山稱其開豁有力量以經學著稱併旁究天文地理醫卜方書真西山何月湖皆歎服之篤信自守隱居不仕經財好義值歲歉穀價翔湧延年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設置定於此矣捧斗聚量以米中錢數為準時斗米百錢而公所得錢六十五遂為定價鄉人德之郡守傅公欲薦於朝固辭紹定三年值寇亂一葦趨金陵甫兩月得微疾屏藥靜怡一夕明燭焚香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一訃陸子學譜

卷十一

五

無怒軒

至郡守為位於天寧寺祭之其秋寇靖子孫扶柩歸葬魏了翁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墓孫應子應龍俱登進士各有傳

吳進士元子

吳元子字子嗣臨川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父炳若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也子嗣科名世家少年高自位置因居志欲復古禮以書問禮於先生往復再三先生責其所居近在百里之內不亟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子嗣遂至象山築室受業焉或疑第六書有仙郡云云恐非撫州然云近在百里之內必非外部當時建昌分郡未久士大夫遷徙無定如李侍郎浩節節推約禮並以南城人入籍臨川然則郡固未可憑也

書問

先生答吳子嗣書云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其第二書云不以前所覆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隨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相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嘏小祭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遇可以類見春祭當請主陸子學譜

卷十一

五

無怒軒

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第三書云往歲蒙致書見問以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問生說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遠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其第四書云文字之文餘理然弗畔於道尤以為慶第當

勉致其實。母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者。在未嘗惟志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畧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書未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故賢。而為言。要其有歸。實已悖戾。龐雜。庸淺。何足為城。若所謂致其與。聞不泯。泯。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不可不辯。非疾。無名疾。無德。令聞廣。無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惜于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其第五書云。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散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處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與業者異。則吾道有望。矣。其。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歸。白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且晚。亦須便。登山。倘。能。一來。諸當面。盡。

其第六書云。錄示仙都。首篇。筆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遂云。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由。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

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問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絕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計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謀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賞罰者。亦非為欲入。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實。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疎。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海。厚。松。嶺。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其第七書云。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伯。伯。珍。諸。人。有。意。造。與。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伯。伯。珍。諸。人。有。意。造。與。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

晴雲約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闢。微與夫。至今。未。來。豈。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風。光。頗。還。舊。觀。乃。今。初。雲。漫。天。寒。颺。先。雨。又。復。淒。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兩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其。第。八。書。云。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願。恐。未。能。成。已。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

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改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

章從軒節夫

撫州府志

章節夫字仲制一作仲至臨川人少穎悟從象山先生默然絕尺象山語之曰硬盤脊梁要做到了節夫佩服師訓博通諸經深造自得嘗取象山晦翁辭異旨同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所守益固從學者眾卒年七十九自號從軒著書數萬言子子先登嘉定九年進士第仕止吉水令先生居象山講學仲制在山中嘗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同若法令者之為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七

無怒軒

能供千斛水

按壬癸二語陳建妄謂出於佛書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竊意壬癸水神益謂精神如水有本則不竭耳張文學

撫州府志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受學象山之門所見者確所據者實有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領袖郡學訪掖後進士論翁然歸重與章從軒蔡介軒講論終日忘倦多所發明卒年七十七所著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

董心齋德修

撫州府志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三赴漕試不第隱居力學曰吾族自顯庸矣何必仕嘗游象山之門終日靜坐潛心理應從之遊者多德成名立咸尊之曰心齋先生

李監院肅父浩子復

撫州府志本傳

李肅字仲欽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父浩字德遠登紹興十三年乙科授饒州司戶進光祿寺丞輪對陳無遠之戒又言循衛大將楊存中恩寵太盛秦檜死高宗親政朝士猶務絀然浩與王十朋馮方查齋胡忠相繼直言太學之士作五賢詩以美之自是不能安其身請祠歸孝宗即位召為太常丞張浚督師江淮為宰相所沮浩援仁宗用范韓章得象故事乞歸朝廷協濟除吏部郎兼恭王府直講浙東水災言

陸子學譜

卷十一

七

無怒軒

浩語及近宰執臺諫百執事無所避丐外知台州謀為亂露刃堂下浩指揮部分一語而定除直秘閣未幾復召為郎初台州有豪民鄭憲藉權人為奸利繫獄而死籍其家至是權貴人赦之詎克劉拱奏李浩疾惡太過為豪民所誣章留中上親批其後曰所斷允當選司農少卿嘗劾大理寺所議廢糴事為欺罔後大理寺獄他獄上曰棘寺宜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除大理卿為接伴使朝廷議遣泛使浩言其不可力求去以直實誤聞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時有論擇帥者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朝廷令市象於交趾浩力爭而罷召還入對論士大夫風俗其八曰陛下責實效而設得得以自售上問其人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擢權吏部侍郎政府不悅嗾言者論之旋于祠明年除秘閣

依神部以疾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獲以死
 壽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厚不以利害動其
 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落義理與陸氏兄弟講學象山每
 以古人稱之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
 以此見忌不至大用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
 或謂於上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懼
 之誘以利律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
 始終全之為邪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其風裁素
 高人不放干以私其慈也南軒張敬夫以古遺直銘其墓
 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雖妻子
 亦笑之公喜其識試鎖廳省別頭皆第一淳熙八年進士第
 授潭州司戶攝理探獄報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
 陸子學語 卷十一
 有送還錢却不受當路因舉康吏肅笑曰此足為廉耶
 恩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容則開武侯
 祠以居之其所講明格守陸子之教以辨義利為先卒年六
 十二肅子復字信仲嘉定元年隨其父學於先生其家在府
 城而追隨益尤為親切
 先生嘗與信仲書云兩遺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節
 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欽然前者家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
 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
 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得
 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曠昔意見所
 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有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
 千萬以此紙票之所與節機宜書本未備矣幸復熟之

按德遠侍郎為先生前輩與先生諸兄交好而尤敬服先
 生故命子若孫俱來從學此書中所云大大似指侍郎言
 然稱為吾友侍下又教以此心此理云云自是指其父仲
 欽非謂侍郎信仲父子從學由於侍郎故併錄侍郎傳也
 宋史李浩傳尤詳以不及敘交陸氏事故用府志澤泰以
 陸子書為又按葉水心作鄭景元墓誌云女嫁蔡幼學李
 復鄭公宿學為陳止齋師而信仲為之婿蔡文懿名臣而
 信仲為其僚婿則信仲所造非尋常者矣
 撫州府志本傳
 趙端明字正其祖錫符直下家臨川幼孤貧處之裕如聞
 陸伯微得象山家學因相與請貫參以伊洛諸書及求諸
 陸子學語 卷十一
 行願其言無虛矯無屈異嘉定七年登進士授安簿歷
 事簿以廉謹稱入江西帥幕議不合浩然肥遯端平初召
 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優游局所居曰常巷與鄒南堂游新
 堂章從軒往來切砥曰公性行不同而趨向則一蓋南堂之
 學博新堂之行純從軒之辭辨常巷之前粹皆一鄉之望也



陸子學譜卷之十二



陸川龐 興校

弟子七

趙進士師雍 弟師嚴

趙師雍宋史未立傳黃氏宗義宋儒學案云師雍字然道黃
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與弟師嚴字詠道問學於朱陸二先
生師雍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是暗指朱氏
則其歸心於陸也明矣按二趙事陸子最久信陸子之道亦
最篤書問往復不一而足陸子期以遠到嘗贈序以勉其兄
弟云書莫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
得其資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如所擇
矣雖多且繁非以為病祇以為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
非以為益祇以為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然道兄弟恪
守此訓以文雖為病故有著書心蔽之說陸子既沒然道與
朱子書謂恨不及見兩先生論辨有所底止朱子復書詆斥
乃有千金蔽帚之喻亦已過矣趙氏與包氏諸葛氏兄弟及
項平甫等並兼事兩先生特其意皆偏信陸子耳非專事朱
子後乃別事陸子也且其書止云不及見兩先生議論有所
底止語亦平常非如胡絃之攻道學傅伯儔之附侂胄也而
前曰宋端儀作者亦淵源錄乃直以然道與胡傅並列叛徒
豈不謬哉分門別戶黨同而伐異此偽學之禍所由以烈也
不然同時講學張呂陸三君子不聞有攻之者何獨仇於朱

子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矣

書問

先生與然道書云某鶯鵲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
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
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
中矣又何以觀深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
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
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
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瑳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
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返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
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
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陸子學譜卷之十二

其第二書云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
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
汲於師友博學審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
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
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
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壘壘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
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
其第四書云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條之變當如
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
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

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樂則是自淫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先生與味道書云。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友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其第三書云。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威。撫紙驚嘆。但馬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

大殊無滯。深用慰意。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爾爾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亦真正盡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胡纏

滿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欺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淡省痛癢。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

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其第四書云。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敘。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按朱子答然道書。謂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云云。是已嘗居官。特所授何職。莫可考耳。又陸子與詠道第三書云。知有叔氏之威。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滯滯。是亦嘗從學於先生者也。惜亡其名。與字考。朱子孫壻趙師夏。字致道。考亭淵源錄稱。為詠道弟。豈即其人耶。抑又別一弟耶。

胡季隨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號盤谷。五峰先生宏之季子也。初張南軒先生從學於五峰。季隨復從南軒受學。南軒以女妻之。南軒弟子多在湖南。然以吳德夫。獵及季隨為最著。朱子訪南軒於

陸子學譜 卷十二

陸子學譜 卷十二

漳州李隨嘗問學焉。最後講先生淡服其教。陸子與李隨第一書謂丙午之夏吾山屏舍相從。越月是也。朱子親其背已與之書云。得元善書。聞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云。云語雖若自引咎實指先生之教。而先生之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者。必先於知所先後。故與李隨第一書。以致知明善為先。未嘗欲速而好徑也。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言胡學隨從。晦翁學自言。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李隨如何解。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李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李隨讀書。自莽不思。後李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告之曰。然讀之如症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觀此段。則知朱子之所以教學。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者多困以章句。宜李隨見先生而甚款也。先生與李隨第一書見講明條。今錄先生與李隨第二書云。王文公祠堂記。乃是數百餘年未了。庶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議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黃三士人品。固自不同。其為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雜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未久。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撤。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呼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能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遠人絕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

然亦自知其非。倚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歎。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語。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念恨。縱肆之矣。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眾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己。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困居滯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遊。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歿。其傳乃不在子貢。願在曾子。私見之。細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曾子貢失之。以連。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若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起之患。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已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起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遠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按季隨先生之教。漢信而篤好之。朱子雖有甚歎之疑。而季隨信之彌篤。先生亦嘉之。遂為婚姻。以次女妻季隨。子焉。肝江宋黃應龍壁林集。有陸氏孺人墓誌銘云。孺人姓陸氏。名某。撫之金谿。青田人。象山先生文安公之次女。生六歲。公授以圖範。孝經。丁文安公。夏。母吳氏及長兄薦堂先生伯微之教。通論語。孟子。大義。擇配以適。南岳胡文定公之曾孫。明公之孫。盤谷先生季隨之子。是時稱名。閱詩禮者。莫如焉。盤谷去世。孺人事皇姑黃夫人。肅恭怡順。極至。蓋三十年無恙。憂意。訓于若孫。弗墜家學。既而夫若子相繼捐館。孺人皓首孀居。處性飾身。齊家御下。種種有矩度。生於淳熙丁未二月七日。卒於寶祐乙卯二月四日。以是年冬。葬於衡陽樟木原。胡氏祖禰塋。先所通孫二。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七

無卷數

集秋女孫一人。適衡陽王偉。其孫以子嘗從文安門人學。來請銘。某又嘗陪湖南憲使宋自牧至衡山。時樞使陳柳齊帥。潭來祭岳山。長陳子春挾貴氣。借胡氏家藏朱呂張陳諸儒先往。復書尺及五峰諸公手澤。癡且久。孺人曰。家有少田。宅可留。此先公所寶。將以遺後人。不可失。命介聞於帥。柳齊帥然立索之。歸。其孫以岳教名聞於朝。罷斥之。聞者義公此舉。而趨孺人年高而志屹立。知所重輕也。為之銘曰。懿範則文安之女。夫子則明公之孫。儂羨名德之門。千秋萬歲。阜可堪。此石不朽。嗚呼。是為有宋江西陸文安先生季女之墓。谷可陵。此石有銘。

郭醇仁震

郭震成都人。自蜀中來學於先生。先生嘗教以學先知本因。

以本名齊求先生記之。先生為之文云。唐虞之朝。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各貢其職。各致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為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所以信之者。皆在其時。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者。自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泛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齊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八

無卷數

石應之崇昭。兄斗文。宋儒學案云。石崇昭。字應之。浙江新昌人。與兄斗文。字天民。同開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為象山所喜。復惑於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為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應之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應之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應之以進士第。初授無為軍學教授。後積官至侍從。象山與高宗商書。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黨者判若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先生與孫季和書云。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駁駁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

至今茅塞每為悼歎。季和向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又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然先生集中。並無與應之書。則知先生之文。佚者多矣。

朱子答周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和之。因書喻及之。為幸也。

石天民應之兄也。名斗文。與應之同師事先生。官階事蹟。無可考。先生與徐子宜書云。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駭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款志。向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九

無怒軒

高教授宗商

高宗南字應朝。浙江人。軋道八年壬辰歲。先生成進士。由富陽歸家。楊敬仲首師事先生。由是宗商與石應之孫季和等。並來學。極相尊信。應朝嘗任邕川教授。朱子與序元善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其官階所至。無可考。

先生答高應朝書云。比得書。知為學日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以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以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謂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

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此。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其第二書云。前月併收。而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劑。山房比年。况味。想盡得之。帥。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逆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復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之甚。問應朝二書。葦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十

無怒軒

高郡守商老

高商老。浙江括蒼人。師事陸子最篤。登進士第。授承議郎。以紹熙五年任常州宜興縣知縣。修學宮。建社倉。時陸子已沒。並請朱子為之記。開禧三年。知梧州軍事。秋九月。刻先生文集於郡庠。自為之跋云。洙泗之教。憤排放發。邠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為要切也。

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直啟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進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為州鄉愧於傳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忘其所不必忌其為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朱子為商老作常州宜興縣社倉記云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儆請於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飲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官於縣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縣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

陵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其縣善孝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即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即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浮碎滿道頗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溢屬爭先視貸藉無倫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蔽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必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為

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庚午既望具位 燕記

朱子又為商老作常州宜興學記云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

陵子學譜 卷十二 無怒軒

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應詢貢士鄧機等數十人又既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僦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賚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經理興築之緒為可書而其所以致者則非今世之

說今于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于南是辨制平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王宗丞遇

事蹟

王遇字子正一字于合潭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既而由顛倅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為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初事朱子兼問學於陸子一日來問學之道何先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五

無怒軒

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于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必憂我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也善惡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見包揚顯道所錄先生語錄按于合與文達公為同年進士又屢仕於江西故問學於陸子云

許教授中應

事蹟

許中應里居官階莫可考陸子知荆門軍時中應為鄂州教授師事陸子信道甚篤陸子之卒喪過鄂州中應為文以祭推本心之原排支離之失其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隅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罔歸而鼓淫邪道不能

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聞氣而自得師屬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餘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為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千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慮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其生平學術議論恪守師說薛象先蔡季通等皆推許之而不知者疑其脫略載籍其實陸子之所以教與中應之所學皆非專求於心而不讀書也陸子嘗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所以教人讀書之法甚備而中應在鄂州亦建閣藏書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六

無怒軒

名以稽古則其師弟子之讀書可知已建閣時陸子已卒遂因季通求朱子記之朱子感於人言猶以脫略載籍疑中應答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問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聩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咸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云云其後為記亦用此意詆為己之學謂無事外求為非其實中應現在作藏書之閣名以稽古乃反以為不讀書則當面屈枉人矣且問記所謂挾冊讀書誇多闢靡以為利祿之計者雖朱子亦不取也此時陸子初卒無極爭辨之憤未平故語意猶多抵牾明年紹熙四年為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則全合於陸子之教謂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

豈有待於外求哉。又曰：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辯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愈無以逮乎古人。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既爲此記，又與林德久書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即此記也。朱子自五十二歲聞陸子鹿洞講義，即追悔從前所學溺於章句之非，詳見於劉子澄書，深懲痛省不一而足。至五十六歲，因無極之辯，又復忿爭，見之筆墨，痛詆陸子，至爲福州經史。聞記則陸子已沒氣平心定，然後知本原上甚欠工夫，而記誦訓詁之不足以爲學也。自此以後，見之筆墨，可考者一以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燕怒軒

尊德性求放心爲主，終身無復異詞。所謂朱子晚年合於陸子，豈非灼然而不容誣也哉。明有陳建者，一無知識，妄爲學部通辨之書，載朱子與李倫論許中應書及稽古間記，以證朱陸晚年未嘗相同，不知其後之水乳交融也。故因敘述中應求記事而辨之如此，俾後之學者得以考焉。

按禁水心作趙壽鄉善悉墓誌云：善悉除江西運判薦許中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爲學畏不敢舉者也。由是觀之，則許李二子皆著爲學之籍矣。

楊漕使方

楊方字子直，福建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取道崇安，請教朱子數月而歸。趙忠定

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薦於朝，授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謁陸子問學。一日，李敏求呈所記語錄，子直與朱季暉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曰：且如一節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乎？子直無語。先生曰：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葵、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耳子直聞言信服，又頗聞陸子駁持敬之說，因以書往問。朱子答云：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恪數語而加功焉。又疑學者病在言語多而無心得，朱子又答書云：學者陋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工夫草草所以

陸子學譜 卷十二 燕怒軒

若存若亡，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聞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耳。蓋子直既聞陸子之教，有得於心，故疑朱子之教而未于晚年所見與陸子同，故亦直以求放心爲要訣而應之如響也。子直後名爲樞密院判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嗣位，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爲侍右郎，進考功郎，剛正不合時宜，去官。越二年，除廣西漕使，發摘奸貪，官吏畏服。循歷所部，深入瘴鄉，卒於泉州。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爲燕軒先生。

陳晉卿

陳給字晉卿，福建福唐人，官階事蹟無可考。惟先生集中有

贈陳晉卿序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克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為福唐陳給晉卿書云詳味序語則亦及門受業者也

孫登判應時

事跡書問

孫應時字季和號燭湖浙江會稽郡餘姚縣人乾道八年陸子初成進士由行都歸江西道經浙江郡縣舟車所至賢士景從季和其一也淳熙八年朱子提舉浙東鹽茶季和方為制司幹官與議荒政多所裨益朱子列薦浙江賢有司則季和與楊敬仲皆與焉慶元三年為常熟令大興教化五年立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九

無志新

吳公言假祠時陸子已沒乃請朱子為之記稱孫君能舉千載之闕道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武城絃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善其事而樂為之書云仕至郤武軍通判宋儒學案云季和舉進士初授黃巖尉滿任士民欲置田宅留之若不受邱密帥劉辟之入幕季和言吳職必反宜預備政知常熟縣以前令積逋賦秩尋判郤武軍而卒季和問學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季和師事陸子最為篤信初侍學浙中又辭親赴江西從學先生嘗答季和書云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適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見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今尊大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為失養賴子之家

一草食一蔬飲人不堪其憂而其子亦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僅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蠶如蠹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謔思而勉行之是問為况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看報

陸子學譜

卷十二

十

無志新

則自相乎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矣按季和有燭湖先生集十卷見明內閣書目永樂大典多採用之中有祭象山陸先生文云嗚呼先生之姿英亮卓越先生之志奮迅堅決先生之學簡易昭晰先生之論敷暢條達先生用心真實惻怛先生教人感動激切先生德行平生高潔先生文章嚴健超絕嗚呼斯所謂名世之才振古之傑信乎天實付之以斯道之重宜若開之以格君之烈名鼎成於天下進益乎於朝列一造膝以極論曾皇心其有發審將行兮或尼淵不見兮采芣優游兮山林詠歌兮風月獨私淑兮其徒脫塵埃兮玉雪出結餘兮一邦楚之人兮大悅忽巷矣以過喪竟何為乎造物嗚呼哀哉昔道統之承承百聖儼其合節昉洙泗之無師已參差而

異說矧千載之塵緒新左提而右挈齊衆車而並駕美質難兮一轍廼先生之仁勇每力乎於毫髮紛紛其美性淺或疑於相軋加數年其可冀會皇極以昭揚於此事之今已渺方來而孰察憶趨於逆旅心專專兮蘊結胸中且而不寐實冥蒙之一露曰淡恨其自茲戒斧斤之斬伐邈東西以有年耿微衷兮如渴日行役以過楚期欲往而道輟曾報書之幾何痛終天之永訣寫此哀其已晚望眼眩而心折尚不辱於師門儻敢誠兮一歎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主

無怒軒

胡拱字遠材浙江餘姚人尚書沂之子有文名由門廩監回易庫早卒初乾道八年陸子道過浙江遠材來從學復齊先生與學者謂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遠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彞壺嚮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宋儒學案稱象山先生言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馳騁於外未知自反嘗答遠材書云咏示以所進所疑浚見嗜學之誠但遠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立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遠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亦

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遠材固有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遠材自省耳

陸子學譜

卷十二

主

無怒軒

胡拱字遠材浙江餘姚人尚書沂之子有文名由門廩監回易庫早卒初乾道八年陸子道過浙江遠材來從學復齊先生與學者謂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遠材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彞壺嚮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宋儒學案稱象山先生言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馳騁於外未知自反嘗答遠材書云咏示以所進所疑浚見嗜學之誠但遠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立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遠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亦

朝道會所知為丞相。慈轉米長興安吉山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而崇禮良苦。被疾遂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以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而併笠。夜績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餼。歷歲。聞。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浮。樞。縱橫。而歸。吳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為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虛為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慘。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為。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授。通。直。郎。知。黃。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嚮遲速。何足計哉。銘曰。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獲。淡種後收。靜而自至。福馬待求。露榘亭亭。雲塚羃羃。崇禮之銘。于以尚德云。

潘倉使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浙江金華人。左司潘時德。鄭之從子也。從學於陸子。在淳熙末年。嘉定間。歷任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則陸子已不及見矣。文叔兼事朱子。嘗以書問學。有不敢

陸子學譜

卷十二

重

無怒軒

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遵陸子教也。

先生答潘文叔書云。得書。知為學有進。其慰。但所謂息。應。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皆殺。所謂饒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夫。恐。只是。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其第二書云。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傲。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

陸子學譜

卷十二

重

無怒軒

謹乎其所不親。忍懼乎其所不聞。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傲。戒。抑。畏。戒。謹。忍。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眩。陋。巷。之。樂。舞。等。詠。歸。之。志。不。相。特。違。若。周。零。窮。威。弗。協。於。極。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於。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贊。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文。叔。第。未。得。遊。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平趙王士俊校

弟子八

李成州修已子兼山

西江志本傳

李修已字思永豐城人父希說以學教授鄉里修已登乾道進士參興國軍事時陸文達公九齡分教是州盡告以躬所操履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遂與為師友既又事朱文公益講伊洛之學談論存嚴臨事敏決兩令宰鄉衡陽皆劇邑有政聲富路交薦將召以嘗哭故相趙汝愚入黨禁通判成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一

無志軒

都府繼知成州竟不得名用韓侂胄當國聞其才名諷使舉附修已笑而不答有文集十卷于兼山字伯高早傳父學中嘉定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以心法論政事言為善不可有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三去惡不能無悔者三辭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帥漕楚俗尚鬼有妖現譴法祖假禍福惑人兼山曰此張角孫思之漸也斬法祖煇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用省府志

按思永始師陸文達公既又事朱文公其從事陸子則無可致然其入門之功則固本於陸氏之傳者也虞文靖公作鶴山書院記稱其曾祖利州府君與華父先生講學同時會講者僅十有三人而思永與焉則其淵源之所及亦

已遠矣

王進士允文

西江志本傳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進士有聲從陸子學精讀力踐諸公爭館致之彭龜年薦於楊萬里示以近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允文引詩涼彼武王以證其誤萬里謝曰一字之師也龜年論韓侂胄死請所嘉定更化允文袖諫章謁樓內翰翰且以劄述本末論具疏啟進龜年始被卹典士論稱之有棲碧頰藥

陳廣文剛

陳剛字正已建昌之歐江人早事先生與劉淳叟同學志氣甚銳先生謂淳叟正已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以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二

無志軒

感動興起奉往金華問學於呂伯恭復有志於事功先生頗不然之嘗與君舉書謂正已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蓋君舉亦專務為事功之學者故規之也末又云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其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先生既沒嘗以書與朱子論學大全集中有答書二首並在朱子晚年第一書首言往歲得呂東萊書感稱賢者之為人以為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末又云近來浙中怪論甚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為何如蓋亦不喜其慕用才術與先生之言正相合也第二書云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無何足以知之又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是未嘗相見也正已官階所至無可考惟見朱子與劉德修書曾稱以廣文今姑仍之

書問

先生與陳正已書云。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業者異。直去遠入。則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騁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如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蚿蟻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擊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瑄之車。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善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騁之。必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願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萬正淳人傑

陸子學譜

卷一三

三

無志新

萬人傑字正淳。與國軍大治縣人文達公子壽為與國軍教。授時即來受學。旋師事先生躬行實踐。所造甚優。朱子守南康時。正淳借曹立之同往問學。為極為朱子所許可。與人書屢稱之。立之未久遠沒。而正淳往復頗多。朱子與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云云。夫見得是。安得不主張。既覺其善。又難於自屈。勝心之為害如此。據朱子作立之墓表。謂守南康始來謁。則知正淳亦以是時往謁也。

陸子學譜

卷一三

四

無志新

曹立之名建。餘干人。與弟廷俱學於先生。立之卒。朱子為之墓表云。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驚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道。餘干曹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信于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之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于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都守吳郡。錢侯于言。以子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于因以立之告。于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

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
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息之嗚呼吾道之衰久
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成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
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歿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
與子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
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功
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
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
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學焉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
古行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
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

陸子學譜

卷一三

五

無怒軒

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漢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
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其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
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
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
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及躬茲
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
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趨可入也循下學之則
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
於一悟而遂至弁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
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
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
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

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
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
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
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雖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
師友姊姪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
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子規正尤切
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
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
之冊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
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
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
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

陸子學譜

卷十三

六

無怒軒

以母命立宗人之子原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
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即趙君伯域之狀不
遠數百里來請銘于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
其死而數爲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
墳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欲博不
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
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
豈不可哀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按朱陸異同之說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兩
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先生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
爲然而先生答書以爲亦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
譏陸學而棄百事以趨之則先生之教並不如是先生自

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其先期一悟等語朱子晚年蓋屢言之如改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建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而此時猶未知之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平和故與諸葛誠之書謂樂何由起而淡怪門人之競辯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然猶意立之為人過於猶急聞人言議先生為禪學不能細心辨別遂舍師而他求妻教之不從即遺之去皆於道有所未安先生之學聞風興起讀其遺書者猶知其非禪立之親炙而不能知可謂智乎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刑于寡妻然後至兄弟而鄰家邦妻未有不可化者孔氏三世出妻及曾子出妻皆漢儒雜記多誣而不實未可為據

陸二學詩 卷十三 七 無忍軒

吾於立之法不取也若先生不怪其背師而歎惜其死以書相弔則誠道大德弘非後學所能及已

遺事書問

先生語錄云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為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滅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嘗自讀書亦見得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沒青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蔽又直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然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又云曹立之嘗致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教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益亦聞朱子之論而致疑先生之學之後其初固不如此也先生答曹立之書云某驚劣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所論趙學古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為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

陸一學詩 卷十三 八 無忍軒

未述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案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淡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或隱室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浚與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業問護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或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

一第 20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頁三下

但恐不能力以終之耳

其第二書云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說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辯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為之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非本在理當求諸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况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為是與異己者辯回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當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九

無怒軒

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已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間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間亦然問辯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為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雖解以適其意而不辯答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辯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其之

陸子學譜 卷一三

矣然區區之見以為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遑如此但失此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辯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可復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汨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適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謂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解息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特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做人豈可望

陸子學譜

卷十三

十

無怒軒

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已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放子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在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嗜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

五三七

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弃固有不終於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枝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偷者之體大不侔矣故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起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說不修小心退避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二 葉恭軒

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材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偽雖曰偽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偽言必信行必果種種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說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設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橫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先生與曹挺之書云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辭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洞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過逝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後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若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征省自知愧作自如下手處矣既著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為此等虛論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葉恭軒

利進士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建昌南城縣人師事先生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慶元元年與同縣人鄧文範約禮彙國初以來建昌軍進士刻石題名實諸郡學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元吉乃與文範共為書屬朱子為之記書言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厭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夸乃欲以為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開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朱子作記言三復其書為之喟然又言二君子益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所受學指先生也元吉官

階學業所至。別無可致。惟見於魏鶴山所作陸持之墓誌。謂
肝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從將師事之。則其所
造亦高矣。

倪濟甫巨川

倪巨川字濟甫。里居官階莫考。然從學於象山精舍。自是同
鄉近地人。濟甫與饒壽翁交好。壽翁則先生羣從親黨也。先
生嘗與濟甫書云。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
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字澄微。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
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放門相半。東望茲山。亦
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
不當然。涵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山
翁先生自謂。時在象山精舍也。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曾宅之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一字擇之。廬陵人。初從劉子澄遊。既乃師事
先生。紹熙三年。先生卒。又五年。為慶元三年。始往見朱子。時
朱子年六十八矣。朱子曰。甚荷遠來。然不是時節。黨事方起。
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
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朱子問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
使人知所向。慕却燕下手處。朱子言向來見廬陵諸公。問目
大器寬緩。不是新釘截鐵。只做一場說話。蓋以前與朋友往
來。亦只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
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
反為人取笑。今後須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
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言頃年亦嘗見陸象山。

先生朱子曰。這却好商量。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

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
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
做。甚味歸壽。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言是。則是有此理。恐
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操以為本
可惜也。纏繞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朱子曰。陸子靜若信
人點化。是。多少明快。云云。按此見朱子語類記錄之言。又經
數轉。自多失其本旨。先生嘗以存名其齋。極取存誠之說。何
嘗謂不必存誠。惟謂持敬持字為未安耳。目能視之說。亦說
外其論。見傳子雲所錄。言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
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
乎自立而已。並非如祖道所說也。蓋耳自聰。目自明。就本體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主

無怒軒

言所謂形色。天性萬物皆備於我。也。自立。就用功。言所謂先
立乎其大者也。先生之言。悉本孟子所謂在我。全無杜撰者
也。及門之士。多能恪守。而不遷於異說。惟曹立之與曾宅之
輩。中無所得。故見異而遷耳。然楊慈湖。傅子淵。包顯道等。以
議論過高。而累其師說。立之宅之等。又以識見過早。而失其
師說。宜朱子聞而疑之。以為近禪。而不知其師說固不如是
也。先生與宅之第一書。已有述某之言。多失其實之語。則其
告朱子也。無怪其所述之失旨矣。今錄二書於後。

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某蒙訪遠。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
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
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開猶子樵之之計。以歸。內外樵棺
視寔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

道值瀑流方壯噴王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遠操
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轉其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
霖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或价致
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
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恩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
前迷某之說又自據據友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
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
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言語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
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
所作文字講習稽攷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辯則有案底不至
大說外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
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齊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
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本天所以與我
非由外緣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
說不能感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索
解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以與我者
及為容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
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
自繁縷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咸
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
端邪說充塞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
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

陸子學語 卷十三 無志軒
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淡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
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
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
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
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
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
此

陸子學語 卷十三 無志軒
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
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
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
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
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
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避而避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
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
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
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先生答曾宅之第二書云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稿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舊朋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足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其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速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母恃其為已曉則久當有實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七

無怒軒

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厭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感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前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日力耗其精神而無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李伯敏敬求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師事先生最久自錄先生語為一卷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設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燕燕

陶靖節箇中三歎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淡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為其所當為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壘壘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動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為所當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七

無怒軒

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防閑古人亦有之但此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為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亦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自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為不當為當為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的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

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
得任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
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牽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
顏魯道他未有開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
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
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莽宏若根本壯
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其不也
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
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
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

陸子學譜 卷十三 朱 樂 軒

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致遠於富
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
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而上而千
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是如此
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誠
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
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
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
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
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說得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
滕口說為人不為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

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
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
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
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
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
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為斧斤所害
夜間方得休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
惟旦晝所為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得息夢寐顛倒思
慮紛亂以致淪為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
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語云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交
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

陸子學譜 卷十三 朱 軒

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
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剋地不干我事
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
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是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
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
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
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
則是涵養成就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
開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用心在外
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在內正如孟子行有不

謙於心則候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于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害所以論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伯敏又嘗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有答李好古書云向來見陸剛定所問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違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陸子學譜

詳

毛剛伯必強

毛必強字剛伯結屋象山從先生問學淡得先生教人之意又能推究先生與朱子所以放異同之爭者皆由兩家門人傳說之謬而非實有所異也先生年譜記剛伯之說至為詳明允當其言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為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便日克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為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成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

解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行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歎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已自反收過遺著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雜干言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毫子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剛伯里居官階亦無可考然觀其所論造詣甚深亦高第弟子也

朱忠甫元瑜

朱元瑜字忠甫臨川人初名伯虎淳熙十四年丁未春先生至郡城訪湯君使思謙忠甫始從學

先生有朱氏子史名字說云淳熙丁未暮春之初子抵城關後生學于來從于游者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故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雖然以與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陸子學譜

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待函大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取不掩瑜瑜不掩取忠也夫王之取終取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取者瑜不學則瑜者取天之所以于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取今子既覺之則取者瑜也故曰元瑜能覺而更其謂不捨不捨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格豈遺能盡免於取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于其為元瑜也故曰忠甫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階月而後東還吾輩朱子又篋書旅於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觀其親始書以遺之

張季悅衍

張衍字季悅官階里居未詳或曰南城人先生最久性賢剛毅排斥異端疾惡如仇先生嘗勸其開導異已者不必嫉之而季悅防衛不少假蓋門牆之禦侮也先生既沒首收集遺文刻之在三之誼甚篤今附先生答書二首於後

先生答季悅第一書云成僕交雲致書發誠快讀解旨煥然淡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急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喻四日矣白雲繞屋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王田中縹緲怪霧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威僕來取威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論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謬陋覽之漢有假冠兵

陸子學譜 卷十三 重 無志新

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表言天下無小入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感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歸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儀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魃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

無所不備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後者有所賴是所望也其第二書云承諭新功但覺健茂第流俗此部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於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警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搖為弄效驗恐未可也

宋秀才復

宋復字無悔臨川人先生與嚴恭伯書云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又云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息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膠習淺重每每反用以滋其膠

陸子學譜 卷十三 重 無志新

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澹而不願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吳文正公澄作臨川逸士于君汝玉妻張氏墓誌云張氏文安陸子門人宋先生復之外孫也文正以先生稱無悔則無悔德業所就見稱於鄉閭也亦重矣

鄧文苑遠

鄧遠字文苑南城人文苑之輩從壯年志於遠遊求先生一言往中都蓋未忘利達之見也先生贈以言曰義理所在人心同然榮有榮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終

民於變此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免置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弱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不耕田為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文苑因受業於門不復為漫遊云

張誠子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信州貴溪人。世居龍虎山。高祖嗣宗。賜號虛白先生。父琬。字禹錫。應舉不利。宣和間。應募被方臘捕。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解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校尉。從使金。轉承信郎。所志不就。歸休教子。鄉俗一新。誠于其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五

燕恭軒

第四子也。從學於先生。先生嘗有答書云。泰之出所惠書。字知書劍已束。歸時仙履之下而不得。亦為子不滿。傳聞銀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於其明。不於其暗。眾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僂僂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揚朱墨程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燕廷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成高尚乎。平之地。猶念潛為屬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先生嘗為誠子誌其父墓文。見集中。誠子母周氏。先生表姊也。

毛元善

毛元善。建昌南城人。名未詳。或云名文炳。即紹熙元年度成。

科中進士者也。元善工為文。試不售。以文謁於先生。言將遊學。以成名。先生為序以訓之。元善大悟。止不遊。終身受業。其與邵文苑同一轍者也。先生嘗作送毛元善序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隨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沒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貴。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贊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業。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質。產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則不至。勉其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五

燕恭軒

要。絕財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博科舉之不偶。耻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直淳厚。而辭旨趨向。大槩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沈溺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嬰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策從。興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負則吸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備。冠裳。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軀。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符舜功

符舜功。建昌人。師事先生甚久。始見時。頗好為高論。先

生答書箴之云。靜惟上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為然。及會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侍者之不安。於之。忍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其第二書云。某自初與洋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願為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見喻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不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

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心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待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遠甚。遺此不他及。

符復仲初

符初字復仲。似是舜功羣從兄弟。同先生。故集中答二符簡相連。又俱往問學於朱子。朱子集中答書亦相連也。先生答復仲書云。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要觀。是不肯徇情縱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無怒軒

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復仲以書問學於朱子。朱子答云。見陸火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黃樞字達材。建昌南豐人。父文康。博學高隱。長先生二歲。而問學於先生。若事嚴父。師書問往復。終身不倦。幼達材與弟椿字厥年。葉字彥文者。並師事先生。其父之卒。三子者乞先生文誌。其墓今先生集中有所為黃公墓誌銘云。南豐黃世成。少事樞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履石仙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頗脫

以出。暇日。憇石。優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號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不及世成。世成推與弟深。再及之。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深不及。則推已。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婦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沒以熄。火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為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絕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揀荒。湖廣之彈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淡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為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剴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匿。其守不渝。為文操筆立成。藻思瞻蔚。統紀不紊。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無怒軒

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細繹頗復論著
訂其真偽然不自以為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暇時。若
所嚴事學。絕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扶者。來
矣。乃自視。歎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甚亡也。其子來
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况請之勤耶。世成。蘇
文。曾祖。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併。左。迪。功。郎。處。州
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曾。氏。父。越。左。朝。奉
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樺。先。四
年。卒。次。曰。枏。曰。槐。曰。椿。曰。棗。女。三。人。長。適。港。覺。次。適。曾。林。宗
幼。在。室。孫。男。二。人。燕。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
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
一。月。己。酉。蓋。於。石。德。殿。之。金。鶴。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

陸子學譜 卷十三 无 燕勳

陸某誌
陸某誌曰。余嘗嗚呼。壹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

壹隱服膺先生之教。心悟力行。嘗得李延平授朱子講說。喜
其所見相合。抄而藏之。後達材以示朱子。今朱子集中有跋
黃壹隱所藏師說。肝江黃枏達材。以其先君子壹隱居士手
抄此册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歎
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頗恨簡牘。不能奉奉服
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題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淺微之
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壹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
於此。熹雖不及識。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存矣。因竊記其
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

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新安朱熹謹書
先生嘗與黃康年書云。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
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
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
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
之之非。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其勉之。

先生答黃彥文書云。龍示成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
後生所及。溪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
然有如者。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
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爾。屈于覽冀。州分
餘橫四海。今焉窮之。句以屬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按先生

陸子學譜 卷十二 无 燕勳

嘉許彥文如此。又厚相期望。則彥文材質亦非凡近者矣。亦
謂者德益壯云云。恐引是一老成人。非黃某也。

吳雲錦銘古

吳紹古。饒州安仁縣石痕里人。雲錦山名。其所居宅在山下。
因以為號。紹古早學於先生。嘗從先生遊。遊浙江。既歸。作書
室。先生名其室曰經德。又為作經德堂記。其言曰。堂名取諸
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
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撓也。無是則無以為人。為人
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為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
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禹備器
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
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魚為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

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為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
 餓於叔孫貽譏於微生並楚狂接與晨門耦耕負黃植杖之
 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克虐者同是
 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
 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為天下達
 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
 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替股之命縶縶而焚桿笠
 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
 身逃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解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
 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
 林武夫可為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謫驗之者
 在於塗巷況士大夫乎建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與皇極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無怒軒

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
 公實私有義主利陵夷不棟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
 絕者如漢獻在許縣命於城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積
 存珠亡轉為萍績邪釋繆解正漫真渝又轉而給寇兵充盜
 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問予義介節
 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迷混絕者足為且吾以符
 親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
 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
 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贊之與方羊
 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
 大林放之問嘆魯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
 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子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

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
 名者皆曰自孔氏頹凋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魯子
 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
 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
 乎老聃榮莊之徒恣雅其間摹寫其短以新病周孔謂緒詩
 禮其勢然也戰國處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
 為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汲於老
 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
 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
 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雲錦吳
 生紹古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為其
 陸子學譜 卷十三 三 無怒軒

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
 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
 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政而大官可
 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謀思之
 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雲錦子孫世守陸子之教學行高於鄉閭李仲公先生集中
 有跋石痕吳氏經德堂詩卷後云吳子踵吾門而來曰先大
 父嘗從陸先生浙歸而作經德堂日讀書堂上先生用嘉乃
 志遂記之邦之前聞人咸咏歌之凡若干卷小子大懼泥墜
 賴與子相親也朋友之笑亦有以語我余曰嗟乎吾何以語
 子哉雖然吾於子有感矣吾不幸生最后不遠識而大父
 十餘載時嘗遠識而父叔容雖未解事亦意其為賢者也

而又清抗刻厲於學且而諸子亦皆淳篤趨向不污信爾前人之教行於家行者厥惟淡且遠矣鄉之先輩亦有以詩書立門戶教其子孫俾克光緒及其死也。曾不移時裂其篋篋。弱其編籍或流而藝焉或背而存焉或落而息焉或走焉。其其乎此者吾不忍悉數也。或已身而遂斬或一傳而遂斬。其於再則亦鮮聞矣。豈有好修而未艾若爾祖之子之孫之曾孫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斥土宇殖貨利以貽厥後而爾祖則獨以此而爾後人又兢兢業業惟恐弗克負荷亦獨以此真可謂得所輕重取舍矣。嗚呼其流風餘澤又豈止乎如此而已哉。或者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余曰不然。子之踐乎天者舉一而廢百也。吾嘗謂天人相與之際其間不能以焚人其不天平。天其不人乎。故中庸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陸子學譜

卷十三

陸

無怒軒

今於爾吳氏之子之孫尤信



陸子學譜卷之十四

弟子九

邵中孚

邵中孚里居官階俱無考。師事先生甚篤。嘗以書自述所學。先生答書勉之云。承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總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枝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何時相見。諸當面。畫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無怒軒

按先生答中孚此書。尚有後一半。已見第三卷。

張行已

張行已官階里居亦無考。或云。即象山之山主也。師事先生。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之堂曰明德。見先生五十七歲年譜。

劉敬夫劉定夫

劉敬夫名思忠。建昌南豐人。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瑞州通判。



陸川雁 校

與弟定夫並師李先先生亦俱往問學於朱子先生五十歲年譜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精細考索復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道章如鄭康成注書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盡信或是緯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敬夫往問於季魯云定夫亦嘗與朱子論學不甚相合先生答朱子書云劉定夫氣稟強恣雅朋儕鮮比比來進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惟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先生答胡無相書云定夫約早晚登山蓋定夫師事先生亦結屋於象山也性好為詩積成卷軸先生甚許可之嘗題陸二學譜

其詩軸云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一日先生感歎時俗汨沒未有能自達者因歌定夫所為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好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為者惟有雲臺山巋然

先生嘗有語云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來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

先生又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顯道謂晦翁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張少石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澗水清瑋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伯強

張伯強里居官階無可考或云亦象山山主行己之羣從也淳熙十四年結屋於象山之上從先生問學象山精舍正廳事曰養正堂左為居仁齋右為由義齋伯強讀書其中又自為退休之室在林壑幽處與行己同居先生題其額曰儲雲

周伯熊

周伯熊南城人字伯熊以字行中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七月至家問道者日盛周伯熊來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請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其逆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陸二學譜

周季先

周季先里居官階無考止見先生五十歲年譜蓋結屋於象山之上而從學者也先生題其所居曰志道云

桂德輝昭然

桂昭然字德輝信州貴溪人師事先生最蚤乾道八年先生既成進士歸家需次德輝即來從學先生幾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云按德輝後登慶元五年進士其歷官所至未詳桂店即今之鷹潭距貴溪縣四十里桂氏之族至今猶稱處衣冠文學相望不絕

周元忠良

周元忠建昌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早從先生問學所

至必侍行。嘗在臨安。與楊敬仲簡胥。必先訓同侍先生遊西湖。元忠與必先奕棋。敬仲為長句二章以紀其事。詩今見慈湖遺書。又與羅春伯點厚善。嘗應其招。督辭函丈。以書來問。學言疑者滿腹。皆未得吐。先生答書云。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又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而後解也。疑之極。必有汲汲。望望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寂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開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論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四

無怒軒

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元忠得書。旋歸就學。淳熙十四年。先生既得貴溪之應。天山精舍。改山名象山。授徒其間。四方聞風而至。嘗不下數百人。元忠亦結廬其上。先生嘗以事歸金谿。未至。元忠作書請先生登山。併請示期。先生答之云。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緒經其間。以俟王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綺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叢和會。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云。

黃日新

黃日新里居官階未詳。或云金谿人。先生與書云。與同舉。送則先生鄉舉同年也。先生無意應舉。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以李侍郎浩勸。駕始以周禮應試。舉第四人。十月丁母憂。未赴禮部試。又十年。至乾道七年辛卯歲。復以易經與鄉舉。明年成進士。日新與先生同舉。未知是壬午抑係辛卯也。先生與書規勸甚。至必可與進道者。今附先生與日新書於後云。朝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自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怒軒

所貴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輩。蓋猶主人。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則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惡。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策之道。以說其極。格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而巳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劉伯協恭弟伯文

劉恭字伯協建昌南城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嘗仕為浙江瑞安宰歷官階至中順大夫早從先生為學洋熙十六年已酉歲侍先生遊翠雲寺寺在金谿雲林山蓋三十六峰最勝處也先生題寺壁紀同遊之勝言劉伯協我子朝餐又云伯協誇翠雲泉石不減廬阜云先生嘗作書與江西帥及倉漕諸使極言郡邑官吏貪殘之害伯協以書規勸謂其人家世貴盛不必逢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恐於名分未安先生以書答之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算食馭飲肘見纒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六

無怒軒

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和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者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獎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終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內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伯協得書謂先生言固是然道大何所不容先生又答書云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恭其一指而失其有背孟子所謂不知

務不知類也

伯協為瑞安宰時與陳君舉徐子宜蔡行之等交好嘗載酒遊趙氏園亭與君舉叔靜道甫子宜行之同集小雨新霖君舉有詩云上已所餘春有幾不堪春雨付春愁君能載酒知誰似我欲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謀未定隔林斜日故相投尋苔踏迤算燈去收拾殘紅插滿頭君舉又有奉陪王德修登觀湖閣兼呈邑宰劉伯協詩云觀湖閣在東漢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雪山通老柏却看朝日上扶桑勝遊氣合南三郡原注云引揚益妙畫家傳晉二王後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永相望二詩今見止齋集中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七

無怒軒

伯文皆不為文字云云然則伯文蓋從學於陸子之家者也黃循中字舜輔黃循中里居官階未詳或云臨川人即紹熙元年進士名若訥者也先生集有與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澁素懷刺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過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哉官探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道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循中嘗與朱子門

人江德功論學述所論質之先生先生答書云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緣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辨於其不足辨也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夫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夫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按舜輔姓李莫知其里居自階蓋先生門人多至數千人固不能盡傳也

陶贊仲

陶贊仲里居官階未詳或云南城人即慶元五年進士陶述或云嘉泰二年進士陶述克也嘗從學於先生踐履篤實先生既之荆門贊仲聞晦翁因無極之辨與先生抵牾以書請問其故先生答書言太極圖說其學出於老氏并示以辨論

陸子學譜

卷十四

無怒軒

之由贊仲因索先生三書及晦翁來書先生又以書答之贊仲好象數之學先生以為非身心所急故書中併及焉今附先生答贊仲二書於後

先生與贊仲第一書云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早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霑然之賜幸醒寐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校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之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

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以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九

無怒軒

以排異說晚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約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禮智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教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能在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遷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秘其

說以增其價。其所謂前代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
不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不辨本末。不知高下。夫
有不為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隨日益甚。安日益
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
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涵養之情。大概亦可
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庸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
以助決擇。

其第二書云。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熟讀。此數
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
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
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 無起軒

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
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
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証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
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人質實。學雖未
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第二
卷

許昌朝

許昌朝名未詳。里居官階無可考。惟先生翠雲題壁。稱淳熙
已酉長至後二日。寓許昌朝家。明日之遊。昌朝與焉。按翠雲
寺在雲林山。昌朝家其地。則金谿人也。先生嘗云。許昌朝集
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

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
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畧畧地順風吹火。
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按先生門人有許中應。又有許昌朝。並嘗為教授。中應已
見前。或云昌朝即臨川開禧元年進士名之選者。曾任南
雄教授。時金谿多由臨川籍中式。如先生與文達公中進
士。江西通志選舉表。並注曰臨川人。蓋亦以臨川籍中式
者也。

劉進士造

劉造字深父。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或云係天台劉深
父。奔為候官尹。著杯水論。而真西山為之題跋者。未知孰是。
元生答許父書。已節錄於第二卷讀書條下。其餘補錄於此。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

無起軒

云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
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
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
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為學
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
則聖賢垂訓。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若
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
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
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
牧。而有雨露之需。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教
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豐宅之

豐有俊字宅之慶元府人清敏公稷之裔從學於先生甚久先生嘗答宅之書云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友之樂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永需鄙文之筆吏不能多錄設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又云使人到山間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行營雜錄載宅之偶過酒樓見小婦類故人女詰之果然因白臨安尹玉宣于佐共出資厚嫁之亦有得於躬行實踐者也

諸葛誠之名千能浙江會稽人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歸家道經富陽誠之與孫應時石應之等俱來從學焉

先生與誠之書云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誠後曾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論唯知頌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一

無怒軒

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任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然亦為難得誠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為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辯明又誠之所愧揚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揚為復別有未足處愧揚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長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

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自分明雖不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自分明雖不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十二

無怒軒

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

相見有可理會也

先生答誠之第二書云承喻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喻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顯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謀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雖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纏繞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其本心覺之而未復豈得遂無艱也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也自解矣此類復所以錄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雖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問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辨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

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
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
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淤底以露其
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廢此語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
方能課念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
利矣

其第三書云承喻為學與業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功處但如
此快惜亦甚害帝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憚怠流浪惠不
覺耳覺即改之何暇快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
此邊疑不便是看類宜其在已未得平素於事有不炳照于細
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其
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名氏

其節春之私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樂矣在
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不書
稿三過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于宜書則蒼東有病此乃楊
子嘉所謂屈於勝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誠之篤信先生之學亦嘗與朱子往來淳熙十一年朱子作
曹立之墓表論立之疑求心之學辭氣抑揚頗偏重於讀書
講論包顯道等見之深不以爲然其實先生並非一於求心
而不務講學者故朱子以書來問而先生答以亦好未嘗疑
議而誠之恐彼此學徒競辯或谷門戶之衆致書朱子勸其
不可相激朱子答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
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
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立之故反有

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于靜平日所以自
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老人欲難於其間恐
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不
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
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
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
不滿云

諸葛受之誠之之兄也兄弟皆師先生受之信道之篤進學
之勇願不及其弟先生嘗答書以勉之云某自承父師之訓
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
信不遜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時昔親炙師友之次實
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出大發愧

陸子學譜

卷十四

五

無名氏

自此鞭策驚塞不敢自弃今與夫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
反已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倘一旦幡然
沛然雖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勿久自屈
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邱元壽

邱元壽福建邵武人名未詳年齒甚長聞先生講學負笈來
從執禮甚恭嚴松錄先生語中一段云邵武邱元壽聽語累
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
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
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
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
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

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野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其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刻地難理會。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為克舜。克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為克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或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克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感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

陸子學譜

卷十四

末

無名

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曾敬之

曾敬之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可考。師事先生。好作文。先生嘗以書戒之云。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浸尋入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末間有本盛而未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仲誠

仲誠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疑亦金谿人。早事先生於槐堂。又及事梭山先生。則非遠方學者矣。先生語錄記徐仲誠請教。先生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神。

云。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問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什麼。審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曾友文

曾友文名未詳。少聰穎。應試不售。以相人術遊於士大夫家。先生愛其才。勉令為學。贈以言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得道經。史未見。抵悟。乃獨業相人之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時昔之頹頹。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

陸子學譜

卷十四

末

無名

之友文感先生之言。發憤為學。卒為善士云。

繆文子

繆文子名未詳。里居官階無考。惟見李敏求錄先生語云。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暮外尤殫。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于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頭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又云。人須是開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為人。却為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與天同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

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自省力。不到得
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得
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
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
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張次房

次房臨川人。初師事文達公。嘗居官。有列於朝。棄官歸。問
學於先生。莫詳其名。惟見嚴松年錄先生語。有云。臨川張次
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去。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
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曰。極荷
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云。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推輓者。姑息之愛也。

次房

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瘦弱。先生教授。極力
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復衰。次房莫至。無飯喫。否若
今。諸公此舉。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
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
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
不能早謝絕之也。按語錄所記。先生有荆門之命。是時王謙
仲已由江西帥入為樞密使。位已尊矣。而在朝諸公以謙仲
故。欲輓次房。是次房與謙仲交好。而其官亦不卑矣。又云。恨
聞言晚。不能謝絕。是以諸公推輓而復出也。然不可考矣。

曾充之

曾充之。未詳其名。貫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曾充之來問學。
先生曰。公且說為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尚解忘。今

當機對境。乃不能明云云。先生知其隱事。則亦近地之學者
也。

鄭學古

鄭學古名貫。亦未詳。惟李敏求錄先生語云。先生因論補試
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為利害所動。只為利害之心。重且如
應舉。視得失為分定者。能幾大。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
曾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為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
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

劉季蒙

劉季蒙名貫。未詳。先生贈序。自署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則
先生守荆門時。來問學者也。其造詣不可知。觀先生序言。明
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樺伯真為大業。無世俗之陷溺。無二
陸子學語 卷十四 九

崇之。遠哉。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
可量云云。豈其人天資高明。已造此境。抑初知向往。猶徘徊
於岐路耶。

周康叔

周康叔名未詳。或云。先生同里人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周
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于訟事來。蓋先生教人務
求躬行。不專講論。故於來問學者。並直指其心。管之病。令揚
然求其本心。庶知所愧厲。而卓然有以自立也。

程敦蒙

程敦蒙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惟見先生語錄。蓋與朱季繹。楊
子直。同侍學於先生者也。

江泰之

江泰之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或曰金谿人。或曰貴溪人。先生語錄載泰之問。某每慙慙室慙。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慙慙室慙。未是學問事。便慙慙室慙。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慙慙室。知學後慙室。與常人慙室不同。常人慙室。只是就事就末。

郭邦逸 光邦瑞

郭邦逸名未詳。里貫亦無考。先生年譜載先生答邦逸書。在紹熙元年。先生居象山方丈時。而書中謂偶有姪婦之喪。不得占復。又謂山間朋友雲集。不可久孤其望。是先生暫還家。而邦逸以書來問學於家者。書中云。垂示晦翁問答。是嘗問學於朱子。心有所疑。而轉問於先生也。朱子續集載答邦逸書。無論學語。不知其所言云何。今錄先生答邦逸書云。專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子

嘉泰新

价奉書細視。編題如揖。感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款。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也。則善矣。番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於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子

嘉泰新

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違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辨也。語云。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焉。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親。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而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親。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誤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感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著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為別諸事。紛投。亟取紙作復。連書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以見統紀也。郭邦瑞。邦逸之兄名。亦未詳。先生與書。謂新天子陸黜。殊乖物望。欲其糾劾。處華要者。蓋在光宗紹熙初年。而朱子續集有答郭邦瑞書。謂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是邦瑞因先生之言。而徑上疏也。今錄先生與邦瑞書於後。云。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托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陸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門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

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葵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遠除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蔭處大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於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又攷紹熙三年監察御史郭德麟以察事左遷德麟二字與郭瑞叶疑即其人也又攷朱子答郭瑞書稱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先寵意郭瑞非新安即建安人矣

朱季繹

朱季繹名未詳先生與包顯道書云朱繹之婦不及作書經之恐是季繹名則亦南城人也與李伯敏同從學於先生故僅見於伯敏所錄語中先生以其好主張已見又好辯異端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季

無繹

偏於講論先生嘗謂季繹即是異端欲救其失也朱子與門人書亦舉先生此言謂朱季繹亦其所指為異端者不知何如蓋先生所謂異端不專指二氏先生嘗謂人同此心同此理又云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季繹多立意見好多辯論故以異目之非謂其有他也伯敏所記稱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為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六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以知人之害也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

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伯敏又記先生語謂先生嘗謂敏求云人要知我之所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為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于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吾先入者為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一日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乎為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德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遇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陸子學譜

卷十四

季

無繹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鮮自明須是陸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為外不為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為敵啾啾滕口實有所未學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一箇敬信處。

羅進士獻

羅獻字章夫建昌南豐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早歲師事先生比登第時先生卒已四年不及見矣其歷官未詳先生勉其進學嘗與之書云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此其知改其過也

陸子學譜

卷十四

書

無怒軒

陸子學譜卷之十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級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十

吳顯仲

吳顯仲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然先生答顯仲書謂包顯道歸遺此為復則必建昌南城人也其第一書云屬承訪遠蓋負笈及門者先生語錄中一段云顯仲問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有完養不逐物即隨時清明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

陸子學譜

卷十五

書

無怒軒

落得盡方是因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淡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傳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意豈解有塞然某緩過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用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先生與吳顯仲書云屬承訪遠深見嗜學之誠顧業謬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弛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浸潤占復莫既所遠惟勉學自愛

其第二書六得書讀之其辭與時書辭不相類。其平常要帖無甚病癢。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謬戾也。况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為復。其兒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顯仲頗留意文藝。而嘗以不能工為念。先生答書云。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所學。仍見教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于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三

無志軒

馮傳之名未詳。或云即楊慈湖妹婿名象先者。未知是否。其官階無可考。而先生答書有已遂改秩自此進用之語。則亦非徒一命也。傳之敬服先生。論人物不必相識。但據其言論。即知其心。見先生答王顯伯書。又先生與薛象先書。論書同官傳之與焉。則與先生在教局時相同學者也。其書謂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養其大端。若只如此。恐不濟事云云。蓋期望之意甚切。又嘗答傳之書。言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款謂不可為外。而擾動是矣。若耶。然願流俗。

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頗恐不志其大而臨。溪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盡。則吾道幸甚。先生又嘗與劉志甫書。亦勸其勉勵傳之。蓋奉奉於傳之也。

鄭文肅

鄭浚字溥之。閩縣人。列偽學禁中。福州府志云。乾道進士。慶元初。以起居直學士。草趙汝愚罷相制。有扶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大怒。出知本州。後召入為刑部侍郎。卒。諡文肅。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三

無志軒

先生答鄭溥之書云。趙仲聲歸奉書慰浚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月朔除一小功報復。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棧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遊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

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與倫之欲。敦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薄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察察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泰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實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於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薄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原根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舉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四 無惑軒

綱領。卒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看驥馬。先生卒於荆門。年譜載江淮總領鄭澁祭文。止存其畧。後見任希夷伯起所為斯恭集。有代江淮總領鄭澁祭陸荆門文。云嗚呼。道晦難明。學絕誰續。人而有志。命何不淑。伊昔中州。有來二陸。奮跡江介。翺振鳩家庭之行。世想其風。賢關之美。翁然景從。聲實方盛。長公云。君益自振。擢然有光。聖去千載。所傳者書。若獨淡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外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若夫素懷。尤具經濟。武事兵書。抵掌論議。英明通達。事物無細。自以無前。曾未用世。豈不登朝。惟監之貳。一麾荆門。僅爾小試。增城浚澗。為國遠慮。所懷何長。所事未既。顧念疇曩。晤言朝夕。分處江湖。歲年屢易。忽聞訃音。悲悽慘愴。王事方靡。莫芻莫牲。緬言象山。無復湮滅。白雲英英。瞻望永訣。云云。蓋伯起是時為溥之幕職。故代為此文也。伯起從學朱子。其後入參政府。依違史氏。相業無可稱。然當陸子歿時。正其師與陸子辯無極。忿爭之餘。其為此文。乃推崇陸子如此。其至雖代作之文。意本主人。溥之之得於陸子者。固深。而伯起亦可謂知足以及之矣。

趙景昭 趙景昭名貫未詳。其兄景明。名熿。先從學於呂伯恭。尋來為撫州守。景昭與先生為同年進士。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者。以省兄至。撫遂來問學。為湖之會。景昭從行。與聞講論。深相信服。景昭官階所至。無不可考。其除授大理司直也。先生嘗以書勉之云。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與。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五 無惑軒

歸刑官古人所重。卓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未容人違實其名。然珠藏淵媚。兄必有以處之矣。

張季忠

張季忠名貫未詳。從事先生。勇往力學。為同輩所推服。先生嘗與季忠書云。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檢點。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六

無怒軒

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耶。按雖未加益之。上似有脫句。

葛少良

葛少良。金谿人。未詳其字。其兄名逢時。字才美。能文章。有聲庠序。與文達公同年成進士。其父名賡。字德載。有德量。而材武過人。屢破山賊。有功於鄉黨。以子貴。封宣義郎。致政。知敬禮先生。故少良與第四兄宗允。並師事先生。見先生所為。其父葛致政公墓誌。

劉志甫

劉志甫。名貫無考。先生答書言。其與王順伯相繼入冊府。則

文學侍從之列也。先生書辭勉勵甚切。期以成物。欲其切磋。馮傳之。則所造高矣。今錄先生答書於後。

禮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溪用慰。慚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遠也。識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遊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若著馮傳之。氣稟恆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慎。故不曾與之。故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邁然。不獨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若致力切。庶無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者。有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七

無怒軒

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格。俗論邪說所蔽。非加剝削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顏子堅

顏子堅。名貫未考。往來問學於朱陸二先生。一日。素儒服為僧。先生絕之。嘗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按子堅自書。本不足錄。而後之妄人。如陳建輩。輒借子堅以誣先生。不知先生固已絕之。且子堅亦嘗問學於朱子。其各子堅書。現存大集中。豈亦足累朱子耶。故存其人而辨之。如此子堅。既為僧。猶以書來講學。先生答之云。向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用節級。請人推轂。遂變儒服。端以為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時昔。為之慨然。乃知

高明終當遠到。豈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蓋先生辭婉而責之深。終望其改過而反歸於正也。

李季遠

李季遠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答包詳道書云。近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辭。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敬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篤說立議論。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八

無怒軒

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處。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就虛說之病。按先生此書。季遠與詳道講論往復。則季遠亦南城人。與包氏兄弟同來侍學者也。

廖幼卿

廖幼卿名未詳。與兄懋卿並師事先生。其里居官階無考。然觀先生答幼卿書。謂懋卿與傅仲昭相聚。疑二廖亦南城人也。今附先生答幼卿書於後。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狀。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曠徑為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

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足為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情。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

李伯誠

李伯誠名貫未詳。或云慶元人也。與楊衷沈舒四君子同事。先生意湖道書。有代李伯誠祭先生文云。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為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禫祥矣。敢敬致三牲之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九

無怒軒

德昊天罔極。觀此文之辭。雖出慈湖代作。然伯誠受教亦已深。而所造亦已高矣。或又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

張進士宏

張宏字元度。臨川人。先生晚年始來從學。中嘉定十一年進士。慈湖遺書有贈元度序文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以有本自成。全何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於己。乃成造意。休之於己。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

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為然矣告別復求書教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教其畧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津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山官舍按此時蓋元度初舉於鄉如京師應省試也

陳去華

陳去華未詳其名廣東廣州人師事先生天姿甚高而年不永先生深惜之嘗論及門之士必稱去華嚴松年錄先生語云廣東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為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

陸子學語

卷十五

無怒軒

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其未至全無味不得去華遠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在這裏着到某語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頗有省自教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某欽夫之教故以此為北方耳

劉德固

劉德固名貫未詳與胥必先同事先生則必金谿人也先生與胥必先第二書云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言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

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念文義暢明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輕重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馮元質

馮元質名貫亦未詳止見先生語錄中蓋與朱季輝楊子萬同時來問學者也

陳師淵

陳師淵名貫亦未詳惟見先生翠雲題壁所謂陳師淵作飯

陸子學語

卷十五

上

無怒軒

洪者也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是日許昌朝胡無相劉伯協等從先生同遊者甚眾而師淵獨具飯自非地主不能然則師淵亦金谿人也

倪伯珍

倪伯珍名貫未詳蓋結廬象山之上而師事先生蓋亦同郡或信州人耳先生與吳子嗣書云近得周元忠書謂伯珍伯珍諸人有意造與夫相迎時伯珍等俱在象山也先生題伯珍所居曰愈高蓋其所結之廬在象山最高處耳先生與黃循中書謂與晦翁往來書錄往伯珍葬輔會次幸示之蓋諸人皆結廬山中者也

祝才叔

祝才叔名貫未詳或曰臨川南樸人結廬象山之上從先生

門先生題其所居曰規齋才叔因以為號凡先生為諸弟子題象山結廬齋額並見淳熙十四年先生四十九歲年譜

李德章學

李德章字德章臨川人初從學於文達公復齋先生旋與文達公同中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後乃兼事先生西江志曾極傳云遠近學者宗陸氏之學自極之父滂與李德章師復齋始二人與先生兄弟年輩相等而能屈己以從首崇師道為里閭率先蓋皆有識之士卓然不囿於流俗者也

吳君玉

吳君玉名貫未詳或云臨川人即淳熙十年甲辰科進士吳琮或云名鑑即葉水心所薦於執政三十四人之一也君玉至槐堂從學乃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後初歸家講學時君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士

樂慈軒

至天姿高明嚴松年記先生語云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較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歎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某獨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又云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趙子新

趙子新名貫未詳少年從學先生甚稱之嚴松年錄先生語云先生嘗稱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奸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七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默端坐除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瑞但不能進學為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

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童伯虞

童伯虞名貫未詳或曰南城人蓋音注柳文名宗說者之族人也幼事文達公後事先生時先生秋試未為考官所取則從學之年在乾道元年乙酉歲之前先生答書年譜亦載於乙酉蓋從學較他門人為最早矣書中稱其趨向不凡為環所居數百里間所不多有又謂處其館幾半載則非同郡人即建昌人矣今附先生答伯虞書於後云某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津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穿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子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

陸子學譜

卷十五

事

樂慈軒

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頹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車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人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為欣感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子智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

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閣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為足下言之。因循不達。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為來書所先。輒布此為復。

喬德占

喬德占名貫未詳。惟先生答書。策甚嚴。蓋亦有志於學。而未能實用其力者也。今附先生與德占書於後云。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故以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過。知難。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古

無怒軒

照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為愈速。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庚先生三歲。失母。二十四歲。丁父憂。三十九歲。丁繼母憂。此書侍下粗。遣則德占從學。亦在先生早年。

胡無相

胡無相。臨川人。生而聰慧。名妙明。撫州府志云。少時遇一僧。教其面壁靜坐。遂有頓悟。能文。自號無相。名公卿多與之交。象山先生講易。一日無相亦來聽講。先生問理會得否。對曰。三畫未分。露消息。六爻纒動。錯商量。意識當時。章句門。詰者。穿鑿也。先生頗許之。自是來侍學。嘗借劉伯協許昌朝等侍。先生遊雲林山之翠雲寺。無相為茶供。見先生題翠雲寺壁。

晚年結菴。常清觀。儼然自得。常以書寄先生。憫俗學溺。意見先生答之云。惠書愛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款。張誠子。進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侶。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按無相早年。雖從僧人為禪學。實未嘗為僧。不過如朱子問禪於妙喜耳。撫州府志。遂列之方外。而稱之以僧。誤矣。如果為僧。則陸子書記。豈不一語及之哉。如顏子。堅則斤。為非復吾人。何獨畧於無相。竊意。過僧面壁。亦不過因其名字之異。而傳會之。未必實有是事也。

陸子學譜

卷十五

古

無怒軒

董元錫

董元錫。名貫未詳。從學於先生。又師事文達公。疑亦全歸人也。初元錫以書問學。謂知己難得。又謂疾小人如仇。先生答書云。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固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長不義。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而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汗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

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
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又不得陶治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
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
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借於元錫
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
無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警即陋見
也。知已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已之
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
錫怕逢知已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
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先生語錄又有一條云。初教董元錫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
陸子學譜 卷十五 無愁軒

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講解論語。却反壞了。蓋元錫未忘俗
見。久好議論。人長短。故教以不得說閒話。則漸好。而教以講
論。則反壞也。
倪九成
倪九成名貫未詳。惟先生集中有答九成書。勉勵甚至。又責
其精神意向無復。向時從遊之意。則從學非一日矣。今附錄
答九成書於後。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沒。連念
向時從遊之意。無復髮鬢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為益
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固俗
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
其勢然也。譬如小兒讀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

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
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
出陷穿如決羅網。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
不伏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
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
何事觀我。朵頤云哉。人靈似當作性靈
李叔潤
李叔潤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李叔潤與之
言。惡俗交戕之處。法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
恨相處不久。耳于宜書中。又及端卿端木等。皆問學於先生
者。亦無可考。

陸子學譜 卷十五 無愁軒
薛公辨名貫未詳。文集目錄作蔡公辨。未知孰是。集中有先
生與公辨書云。所錄諸書。已逐一對。未後復。趙然道書。甚
多脫誤。可于細將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
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
么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
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
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
甚不滿意。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
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
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
有病造語。亦助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
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

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騁則自難省覺心靈則
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謂動皆乖謬適足以貽羞取誚而
按書中之言則公辨為先生抄錄所為文字蓋弟子之親
切者而字畫之未善必細為指示亦大程子作字甚敬之
意而推原於心靈有無省覺固非僅欲字好也

吳文學恂

吳恂金谿人宋潛溪濂作吳恂先生吳公墓誌銘云吳氏初
自延陵而分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
宋舍光尉邦基生恂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云
云則恂之所造甚高惜其行業無可考也其六世孫東吳先
生係有大名見第十九卷

李將使雲

李雲與國人將家子也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
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常欲率五
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索誨翻然而改不然其身不
得為人矣見先生四十六歲年譜

陸子學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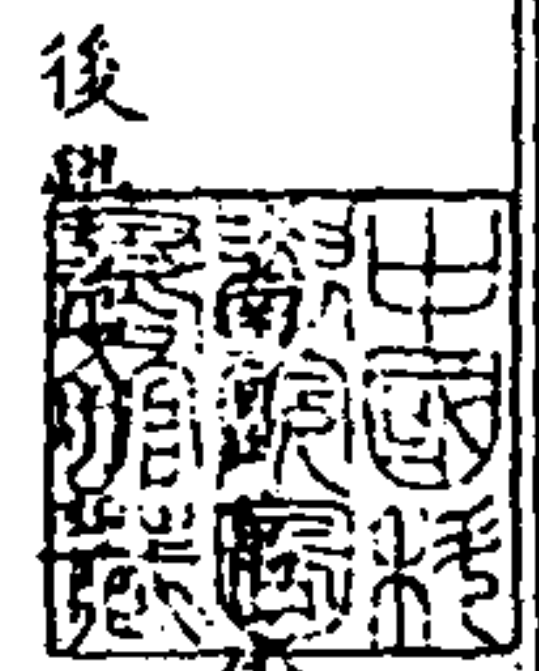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宋

樂善軒



陸子學譜卷之十六



陸川履 興校

門人上

歐陽子謂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後世誤
渾為一孔氏門人見於論語者可考也孟子論見知不獨
在親炙凡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皆得與焉蓋世之相近源
流親切則亦與弟子無少殊耳陸子再傳之士名人甚眾
而於明陸學若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宏偉統緒所在不
可沒也今錄門人為二卷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宋

樂善軒

宋史本傳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遵從朱熹陸九
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遠辟光澤主簿平寇亂
建寧守袁甫薦為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萊討唐石之寇
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
部諸將為討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輝辟為機宜復有平寇
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瑄檄
平寇透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計溫寇
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
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
索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

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摩金帛領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哀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污緘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還侍方郎官尋爲大理寺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若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賂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殄氣乃減死併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想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人爲之也因責子侍養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陸步不雜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似子始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懇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共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兼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會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聚僧去姦吏治盜獄課益墮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劾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封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詳至度宗至此恢爲程頤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懷慎以貧窮約事戒諸子欽以淚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先隕其地遣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贈銀絹五百

遺事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忠孝門閭八年丙申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閭之高不惟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績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此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史初先生祠堂增葺書院九月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表其和叔傳子雲李魯備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文肅公撰三陸先生祠堂記發明先生之學最爲明晰可以盡破俗學之疑今錄其文於後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二先生焉卒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梭山寬和藪重復齋溪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

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深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于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寇之侵軼。紀綱肅而。索獎悉。章誠意乎。而人心興起。卓然為海內儒宗。祭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自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

學子學譜 卷十六 四 無怒軒

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則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則萬虛皆碎。此實。則進月新之功。若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自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為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孔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遊為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

意。而徒為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均見。非外樂。徒以交物有蔽。淪背以心。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沒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贊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宜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然且道。美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已。

學子學譜 卷十六 五 無怒軒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顧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大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為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彈伯。其為太崇。無復遠感。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教。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為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磨致。因循。故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

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究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為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為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反說為證以東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虛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綴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為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嘗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六

無卷新

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嘗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宋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固活渾浩流轉見其所深造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為本而能使治化乎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管箒不施雖如史卒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荆門遠矣今之表而周文忠以

陸子學譜 卷一六

為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非曰小補者亦其優為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迨其旨與校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然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贊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遠論其父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健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校山諱九都字子美復諱九於字子壽益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益文安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七

無卷新

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其翰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為一堂外為四直舍又外為書樓下列四齋橫闢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單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前以袁公燧以其為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敏行於一道次前以傅公子雲以其為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其學且師未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按包文肅公詩文雄偉有集行世書法亦工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宏齋包公與潘歐陽公道墨後云王谿翁嘗登

所江宏齋先生廬陵吳齋先生之門。于於二先生皆開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有所不為。觀者因是。曠躍奮迅。以今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王裕翁名未詳。既云登宏齋之門。則亦本陸子之淵源矣。文肅諸父。雖兼遊於朱陸之門。其心悅而誠服。則陸子也。至文肅則全為陸子之學。而直斥陸子者。為虛見識。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蓋陸子再傳弟子。惟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為能大昌陸子之學。故門人中首列二公焉。

袁正肅公甫 兄肅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熒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會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詭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故火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是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損

不去規摹終不立。瘞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瘞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啟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綱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格錢六千餘貫。請照減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才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勸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省預借。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募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二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餘。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盜起。使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開制司。聞於朝。為保境捍禦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也。廣信以為備。郡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

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於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勅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勅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煤絲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勅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濼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間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貨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柙州縣變賣公私若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十

無怒軒

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俟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之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克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今中外臣僚奉事勿得播撫以奏是消天下讒言之氣

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奏繳不誦苛小罰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盡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使給劾甫奏進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迫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訟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解秦民斗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西江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後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十

無怒軒

與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詭難賊賊嵩之請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東震報行誤耳今遂勉甫無他志翌日遷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與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中等又入爭之清與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與與甫並召而清與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與宜在朝廷解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沿江設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機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樞吏部侍郎引疾至

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奉命兼修玉牒宮兼
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遣兵部
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早寇為虐楮弊蝕其心腹大敵制其
四股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兼邪徑兼給事中岳珂
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還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
時邊遠日至甫條十事至為詳明權兵部尚書督兼吏部尚
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
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學
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
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心相契其樂無涯云

遺文事蹟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三

無怒軒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正肅任江東提刑奏建象山書院於
貴溪之徐巖祀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創書
院於山間拜命守荆門不果至是正肅奏建書院以山間不
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用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南亥傳
季魯聞而諷之曰書院為講古習禮之地而先聖先師北面
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
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
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
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幸與正學山之
旁近爰容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遠山峰環峙兮
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
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

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非
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
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
被哉乎不可亂也宇宙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
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
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
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
非此耶工役假與禮宜皮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
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
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已
未正肅刊先生文集自為序其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
嘗刊於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纂舊本以惠後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三 無怒軒

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是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一謂藝倫是謂乾健
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
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菴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勉矣邇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容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
十一月朔正肅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告文云
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
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
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揚然大
標定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
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

上繼先聖之統緒也。首職守攸原。弗違躬詣祠下。心以告矣。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萃建躬致一奠。可謂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成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所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為師友。後山復齋皆為一時聞人。而象山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遺學。以大警後學之聲。噴天下以為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極謂釋氏為私。吾儒為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同為之反覆。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學譜 卷十 古 樂 蘇 斯 世 深 望 焉 而 媚 嫉 者 沮 之 雖 一 斥 不 復 浩 如 也 乃 禮 慈 湖 門 人 錢 時 為 堂 長 主 教 遠 近 學 者 聞 風 雲 集 至 無 齋 以 容 之 則 又 修 書 院 之 外 左 方 廢 寺 之 法 堂 以 處 之 云 紹 定 六 年 癸 巳 春 清 明 日 正 肅 作 象 山 書 院 記 其 畧 曰 寧 宗 皇 帝 天 化 之 末 興 崇 正 學 尊 禮 老 臣 慨 念 先 朝 碩 儒 咸 賜 嘉 謚 風 厲 四 方 謂 象 山 先 生 發 明 本 心 之 學 有 大 功 於 世 教 易 名 文 安 廟 亦 褒 美 於 時 慈 湖 楊 先 生 我 先 人 黎 齋 先 生 有 位 於 朝 直 道 不 阿 交 進 講 論 寧 考 動 容 天 下 學 士 想 聞 風 采 推 考 學 問 淵 源 所 自 而 象 山 先 生 之 道 益 大 光 明 甫 承 學 小 子 將 指 江 東 築 室 百 楹 既 壯 且 安 士 退 還 咸 集 齋 白 志 道 明 德 唐 仁 由 義 精 舍 曰 儲 雲 佩 玉 又 皆 象 山 先 生 之 心 畫 也 正 肅 提 刑 江 東 既 建 象 山 書 院 又 創 鄱 江 書 堂 自 為 記 云 或

陸子學譜 卷一六

問予曰。子初象山書院於貴溪。與白鹿書院於廬阜。而又建鄱江書院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哉。余自為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遊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數十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為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之賴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章與其望。實或昇領袖之職。或在履講之筵。矜佩成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才。雖易於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况士友之紛至。非聽其語言。參諸履踐。則未可得其為士之實。於是選通經學古之士。帥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書院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衰。士習日敗。某超詣者。無深實詳練之功。繁辯博者。乏通貫明之學。相依做。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堂。相與切磋。亦求其所以為人者。如何。爾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仕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標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有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書。賢熱。遺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原。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得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於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至平至常。古一日何長。為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無得者而已。放動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為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鄒江書堂之學子。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源脈長矣。勉之。紹定六年孟夏。鄧川袁甫記并書。

正。商自題正。獻公文集云。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謂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鑄。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王真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謂精神純固。無寐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事。成。枕上。至暮。年。甚。博。傳。書。日。富。然。未。嘗。襲。人。哇。運。尤。不。喜。屬。難。字。每。誦。元。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至。其。指。事。力。陳。畧。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授。古。誼。以。証。時。務。泐。沃。良。多。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明。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尚。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恐。散。落。人。間。兄。弟。相。與。哀。輯。尚。多。闕。畧。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豈。若。此。不。肖。孤。尚。未。即。死。庶。幾。且。旦。熱。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楹。知。衡。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市兩拜手書

真文忠公德秀作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鄧山哀侯。自衛守為江東常平使。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獄刑。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閣。因任嶺南。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飢。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記事。侯之幕府。有蔡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耶。蓋天之為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幸。殄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成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飢且瘠而不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為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為一也。夫運一。道八九州。早而霜。霜而滂。滂而又旱。天受頻。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很。很。然。惓。惓。然。寤。為。之。不。寐。認。為。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為。民。請。命。於。朝。者。以。此。其。論。官。僚。勉。里。居。勸。農。右。者。亦。以。此。文。撤。之。所。形。詩。歌。之。所。賦。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為。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亦。誠。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監。作。於。閩。未。幾。又。作。於。衛。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防。扞。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

雖然侯之所為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為不仁者，違天而自賊者也。以侯之所為，然後為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為之動，其得為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若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按正肅公所著書，有孝說、孟子解、信安志、防拓錄等書，而江東荒政特其一耳。然公之有得於家學，上承陸子而發為實心實政者，於此亦可見其端。而陸子之教，所謂言實言行，皆實行，隨處可驗。又世俗無識之士，妄謂朱陸異而不同，有若仇敵，故特錄真文忠公序文以明其妄。文忠得朱子之學於詹元善，自南宋以來，號為能昌明朱子之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繁新

學者無若真文忠。其為袁正獻公行狀，既推崇不遺餘力，而願師其德學為正肅此序，亦稱其為天之所屬而推原其學於本心，不惟不相詆而論學亦無不同。後之為朱陸異同之說者，其造詣未能遠文忠公之百一，而矢口狂論，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試讀文忠此文及正獻公行狀，亦可以惕然而知所愧悔矣。文忠又嘗為正肅像贊云：傳繫齋心，得慈湖髓，方寸之明照萬里，是為鄧山子袁子。蓋正肅上承家學，又兼師慈湖也。正肅兄肅，字晉齋，真文忠公同年進士也。師事舒文靖於新安，任蹟甚著。弟商，字可齋，亦知名於時。

馮興宗周之德，二人亦慈湖門人，籍貫官階無可考，惟見於袁正肅公跋慈湖遺書云：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

德取訓詁之要，聚為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情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皆是先生純純皓皓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湛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真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宋史本傳

陳瑛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瑛哭之，頃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瑛應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味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使司第一。試禮部復為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查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瑛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瑛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帝即位，詔求言，瑛上封事云：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繁新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繁新

之機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而損直聲始著於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之歸奉其母召為太學錄論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損步往王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亭上彌遠書。乞正馮榘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為哀焚議。餘皆閤筆。因歎曰。出屬雖百世。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頃曰。瑞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願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履議。合宜者。陳洵益欲改。頃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頃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答羣心。早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防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頃又言。乞去君側之盛嬖。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頃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俟卨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也。次言內廷當嚴宦者。

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頃出知常州。改衢州。寇下日發。崇坑。遼江山而東。頃獲謀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規常與論。中府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論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早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贖貨。頃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腹心。盜橫貪害。頃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頃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之頃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狗於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王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盛。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返。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羸。罷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初以培根本。今任用混。蔽。薰。藉。同。器。遣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

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蠶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序跋文畧

理宗紹定五年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劉壽諸石。時和仲為浙帥。跋額後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啟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迺績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黎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鉤。于以昌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無怒軒

宋文明之治云云

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和仲為泉使。刻先生語錄。自為序。其畧云。孟子致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生。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倫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如。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陰之津。塗邱阜之蒿華。毀墳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道。治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為請。再拜三復。乃授工欵。勒焉。或謂墳曰。近世儒生。闢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予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墳語之曰。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電。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入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和仲。一號習菴。黃文潔震論云。近世慈湖先生楊文元公。教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為郡。教化興行。習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豈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

陸子學譜

卷十六

主

無怒軒

袁正肅甫題習菴觀聚堂云。習菴築室。扁曰觀聚。堂前何有。萬泉可觀。山如郭郭。烟雲吞吐。草木沃若。春光媚嫵。修篁漫山。不知隆暑。何況秋空。呼日入戶。朔風火靈。松聲如怒。上下地。四方曰宇。物生其間。何可勝數。我於是觀。樂哉。斯土。隨意作室。不華不寂。買山旋添。稍葺園圃。得趣幽閒。不入城府。良朋偶來。傾倒肺腑。不及時事。惟談鄙魯。朋去何為。周易一部。消息盈虛。窮今亘古。觀乃自觀。寂無一語。又題其專明亭云。非德不尊。非道不明。爰取斯義。以明吾亭。亭在山巔。氣象巍然。山從何來。蜿蜿蜒蜒。我坐亭上。極目一望。羣峰畢朝。尊無與抗。我撫亭下。萬狀難寫。一一分明。入我醜竿。有時携筇。偕二三朋。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宋儒學案本傳

錢時字子足。淳安人。幼奇偉不凡。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

冠。而絕意科舉。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政事亦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書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再為融室先生。

按宋史本傳與此傳畧同。此傳脫二語。今增入。

意湖為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刻其礎。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終始。無作輟。日月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復遣氣子柏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記其孝敬。燭疑如見。族人事。

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閭閻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梧野。取地數畝為高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

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于是起。敬誌銘其墓。某與于是亦嘗為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于孫。我死後毋為誌銘。子是欲其孝妣之善。舉垂於不朽。于是之子柏字誠甫。亦近於嘉。

意湖贈錢誠甫帖云。誠甫遠訪從容。近日問答亦詳。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怒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母或昏。

象山學宗云。允文號竹間。淳安人。錢時之從子也。登咸淳九年進士第。知武岡縣。受學於時。

羅寶章必元

宋史列傳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遷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嘗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赴刺至。甚必元上疏。以為蠹國。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鯨。為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鄰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棋包。選學。最為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按羅亨父師事包敏道。其調護曾景建之成。毅然釋其繫而遺之。尤為同鄉所重。蓋實有得於陸子之教。故能臨事卓然。毫不惑於利害也。

鄧侍郎泳 撫州府志本傳

鄧泳字德載父約禮從學於象山先生泳早承家學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分寧簿居利湖制置司幕下再調江陵錄參改新建令上都堂稟議除太社令淮西制機兼兼沿江制司參議加軍器監簿措置江防及齊安告急往見孟珙勉以力疾出戰泊奏功珙曰鄧制參第一除太常丞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屢遷右文殿修撰同修國史遷刑部侍郎會天變求言泳奏愛惜根本愛惜人才愛惜日力切中時務仕終通議大夫自號巽坡居官所至以廉見稱晚歲坐累遷謫卒年六十九泳為橋園李侍郎浩之甥入史館遷刑部官籍皆相說云

饒秘監應子從弟安撫應龍

撫州府志本傳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無怒軒

陸應子子定夫延年長孫也延年師陸子教子孫世守其學定夫五年進士歷岳州教授監封椿上庫改知新建辟知定城縣寶祐五年除太學錄陞博士開慶元年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兼國子編修九月權兼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湖北湖南皆受兵詔淮西赴投應子行次江上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應子奮筆曰誰為此謀宜斬又言洪天錫有犯無惡監學小臣徐廣全輩叩關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下大全董宋臣等罪景定初遷大理少卿改秘書監未幾以何夢熊論罷去國年五十七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應子從弟與應子並承家學端平二年進士初主餘干簿馬裕齋趙節齋交薦於朝改知德化縣

丁大全當國欲處以要官拒不出理宗擢用不附丁者除監察御史首條陳敬天愛民用人聽言四事及戒貢羨餘明日果有帥臣獻方物者上怒却之在臺瑞風力甚勁或勸其跪言公曰言官其可跪耶竟以不合罷歸未幾提刑江東改浙西披閱案牘或終夜不寐遷直顯謨閣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初萬年倉以惠飢民年六十卒於官所著有詩文類編六十卷史討三十卷畫心錄三十卷奏稿三卷行於世

羅運判愚

撫州府志本傳

羅應子季能文恭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補外得與國軍陸階陳三說以講正學親忠賢為本根以尊道揆重言責為綱領以獎忠正顯靜退蒙介潔示節儉省浮冗為規模上陸子學譜 卷十六

嘉納以清勤褒之至郡值歲飢賑恤有方遷湖南憲使創維

先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作清勤堂高定于為歲求端平聖訓也自號北林辛年五十七愚恪守家學行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出處裕如真西山魏了翁並稱之蓋陸子之餘波所及也

趙郡王希館

宋史本傳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拊棺慟哭不憚寇義而去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行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毋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

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
 希館至關審形明開申令蓋候分畫相定賊已遣謀窺關右
 館得謀詰之縱其去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
 衝突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
 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由他道以避
 之軍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
 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
 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
 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
 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西蜀餘科舉之弊次論大
 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中正丞權工部
 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

陸子學籍 卷十六 宋 樂慈軒

莫敢自陳希館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
 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
 親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常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
 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
 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識體
 間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
 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按成州
 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
 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遣安德軍承宣
 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為
 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銷禁衛不肅慈明官上壽升節度封
 信安郡公卒進奏閣上褒傳親視朝賜含欵贈以金幣希館

凡重胸抱則量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
 人之思居官初寒感暑未嘗謁告不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
 安郡王

按信安學於徐文忠公諡其授受緒言莫考然觀史傳稱
 其告理宗以初政急務莫先明道則其平素用功於道學
 亦匪淺矣

趙忠憲公與憲 兄弟與明

宋史本傳

趙與憲字德淵大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
 院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為都官郎官加直學士開兩浙
 院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為都官郎官加直學士開兩浙

陸子學籍 卷十六 宋 樂慈軒

來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
 按書門下省檢正諸公事拜司農卿知臨安府主管浙西
 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郎遷戶
 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為真兼戶部尚書
 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
 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
 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浙浙發運使時暫兼
 權浙西提點刑獄後治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
 兵軍部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
 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兼兼知
 鎮江府兼兼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為淮浙發運使差知平
 江府時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憲所

急於財利。矣於聚斂之臣矣。

按寧波府志與德木傳。稱其初居青田。慕揚文元公簡偈道學於慈溪。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得其心學。至歷官司農少卿時。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因慶元地之湖北。創立慈湖書院。以崇祀文元公。又申開其事於朝。設立書院。山長諸生誦法之盛。與宋相終。又自青田徙居慈溪。其心悅誠服。仍明師學。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損矣。又稱其於嘉熙中。知平江府。郡中飢。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行飲射禮於學宮。廣延師以嚴教養。學官子弟為立生祠。其惠政感人如此。而宋史目以聚斂。其信然耶。聚斂必有其實。傳中並未指出其若何聚斂。豈以吳丞相潛疏言沈炎為與德腹心。爪牙甘為

陸子學譜

卷十六

手

無卷

博學云云。故滋物議。耶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午。與德身為宗臣。催科嚴切。以濟時艱。容或有之。且潛亦為炎論罷。則相惡之言。未可為據。又稱其卒。謚忠憲。史傳亦不載。惟見於本紀而已。其先居青田。後徙慈溪。子孫現家其地。府志必無外錯。而史傳止稱其居湖州。則亦誤矣。宋史成於元之中葉。時方崇尚朱子。排詆陸子之學。以桑文正虞文靖二公之賢。時論猶以陸學為疑。使不得安於胃監。則已往之為陸學者。橫遭誣毀。固其所也。故存宋史本傳。以備忠憲官階。而復參以寧波府本傳。而論之如此。至於吳丞相潛與兄參政淵。並學於鄒奉議。城蓋亦陸子門人。而疏論忠憲甚厲。亦如東坡目伊川為好意見。偶不相合。則不能不異。而各成其為君子。不相妨。亦正不必強

同也

意湖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云。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為金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徐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德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肯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句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助平意。

宋史本傳

公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承脈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

陸子學譜

卷一六

三

無卷

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聞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驟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寬。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江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有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時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奉鹽司幹辦公事。等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揚州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

再遷秘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
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衙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
捕之賊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
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
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直政府徵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
說淵力陳其不可大約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
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都大提點抗治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
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師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具
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授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
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
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為總領兼
陸子學譜 卷十六

知鎮江時淵造閣下入封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瑄擊之
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
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
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
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賑濟之使之什
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
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
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
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太穰講行荒
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徒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
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改知鎮江
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敬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興國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左正言三疏劾淵奪
職奪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
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為沿江制置副使兼
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新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
寇莫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擒其渠
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兼
知平江府歲亦大穰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
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
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
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
武新黃之事凡朔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岩嵯峨山鹿
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岩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
陸子學譜 卷十六

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集詔以淵與利除害所列二十
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
封金陵侯復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徙知福州福
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寤其
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旬辭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
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荆湖
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襄陽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
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
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往援川
蜀其後力戰於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
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贈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
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之獄籍入囊橐

故時有蜈蚣之語其弟潛亦致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卷文
集奏議

吳丞相潛

宋史本傳

吳潛字毅夫宜州寧國人秘閣修撰系勝之子嘉定十年
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鎮德軍判官
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
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
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齊戒修省恐
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茶色
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開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
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

陸子學譜

卷十一

書

無怒軒

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
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
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
屏回策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買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
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衰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歲之
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耳災為祥
易亂為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
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
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賑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
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投直寶章
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寶錄
檢討遷大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難易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
賊為慮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寔廣百
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腦肝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
俘不過咬味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
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
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
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費
潛之言率驗遷大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獲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
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願天
意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歸文倫
以為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育
人才以待至絕六曰負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整前
轍以圖新功八曰儲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掃
禍端而圖善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
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
少卿奏造斛斗輪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
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
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
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
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
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為襄漢潰決與沔
破亡兩淮倣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頽上習已壞
以靜專家羣情以剛明消眾惡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陸子學譜

卷十六

書

無怒軒

以靜專家羣情以剛明消眾惡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許。而以識見相先。協謀
 井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
 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弊本末。以寬郡民。興轉運使。王
 楚。平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王隆萬壽
 宮。試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
 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
 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圍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
 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
 以求亨通之理。乞遠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
 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與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
 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
 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
 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
 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
 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
 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眾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
 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
 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攝政。以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
 三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
 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

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以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
 判準因府。還家。以禮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
 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
 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
 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游奏今鄂
 諸被兵。湖南擾動。惟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
 遂因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姦阿。積至於
 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
 之日。上流之兵。已論黃漢。廣右之兵。已斷柳賓。謂巨塊天下
 之事。亦可哀矣。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由近年公道晦
 然。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惡絕。等。使佞成風。天然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於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憂。章鑑高緯。嘗與下大全同官。傾心附麗。曠曠。憂途。蕭素來
 等。羣小導昏。國事日非。沒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審日月之明。
 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美實。趙與。慈之腹心。爪牙
 而任臺臣。甘為之。博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
 亂者。皆此小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美等與祠。高結。竊管
 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
 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
 芹。繳還詞頭。不報。請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
 州安置。將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
 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
 也。循人聞之。吞嗟悲。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兼執政。恩數
 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諡。特贈少師。

庚子學譜

卷十末

朱

庚子學譜

卷十末

朱

按二吳之父名在偽崇之節與文元袁正獻同列又延雍
奉議斌教其二子斌參政與丞相實心實學發為功業照
耀一時參政力辭起復丞相論反身修德皆有得於講學
而合於奉議所稱象山第一義者也

寧波志名宦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潛出入朝省不常初以
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
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以學
供日繁庖餼不足乃於常餼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員分濟
造食官給權量俾齊隸各以時值取於市復撥沒官田產歸
之學以廣樂育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所製存悔齋箴徇思
來學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諸生感之肖像祠於
石室郡城不飭有憑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遂塞潛乃交志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宋 無卷新

荆襄開者補地者植低薄者崇益期巡捕實卒以履鼎建業
和永豐朝京三門而雨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
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
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潛立為義船法
令三郡部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郡歲開三
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家六舟并必應命并必備其刑
有餘貨俾蓄以備來歲用及丈天有則御幣有文調用有時
著為成式其船專留江許不時輪番下海巡警船戶各徵保
護鄉井競出大舟以應調分且日於三江合兵混船開之環
海肅然設永平策於夜飛山統以備校備以生券給以軍糧
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涼驛又
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

向可蒸一達本府者欽亭從亭容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
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憐故理宗諭之曰已書再考郡綱振
飭海道肅清非虛語也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
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為啓閉遇淫潦輒委官啓開泄水
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即其地為三壩西七鄉無
復旱暵之憂想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匯於茅針磯
郭慈定皆沾其利已又瑛郭之棟木瑛永豐瑛開慶瑛鄞
瑛北津瑛西渡瑛江東道頭以濟浮巢派不及堰慈路之雙
河使越人不得以鄰為壑黃家閘文浦又為黃泥塘為新
堰為新壩造高橋凡諸邑於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
今有相公衙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忠院一
百五間合六廂之銀寡孤獨瘠瘠跛躄者三百人原之開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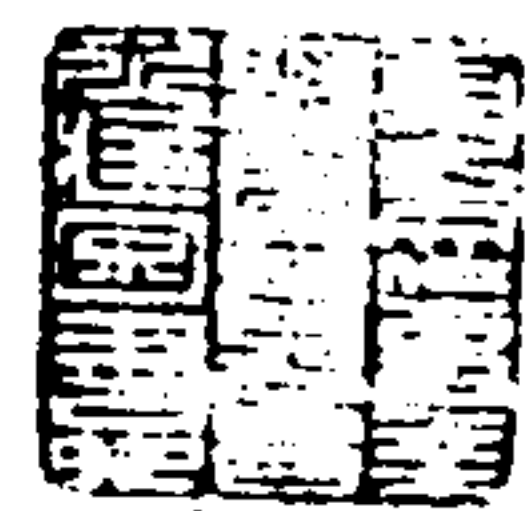
陸子學譜 卷十六 宋 無卷新
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潛無時
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為
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
潛憂先天下剛直敢言其奏疏及與宰相論辯忠憤激烈皆
人所不敢聞者先以忤時相罷奉祠既而賈似道銜之不巳
安置循州乃除其私人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百計
殺之潛預知死日循人咨嗟悲慟

徐都曹愿

寧波府志本傳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遊太學一時文辭為倫輩所重登開禧
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蒞事以勤後除福建提舉通黃勇
發家皆縮頭退避愿獨晏然無懼色且為婉言撫喻危乃

拜於前事平入為右司兼都曹人謂愿嘗受業於紫齋故其政事文學有自來矣



陸子學譜卷之十七



平楚王士俊校

門人下

宋史本傳

袁詒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旦特韓侂胄威福捷效法提舉常平黃榮徽詒畧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為京朝官詒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詒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改詔知桐廬縣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一

無怒

陸多宗室特辟事無有善去者詒始至絕私謁莫敢抗錢塘岸歲為潮警率取石桐廬詒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族鼓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詒曰昔兩國誓約止令於燕不聞在守使者語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詒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富遠竄詒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爭逃避者乃拜詒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遊之丞相史彌遠憐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詒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准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詒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

從之遂討全部以言事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諡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
憲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飛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
儀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
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
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妻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
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
待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
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
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
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汝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
太師在京正獻公弟子之列其授受議論雖無可考然今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兩上尚有師弟私省坊為正肅及太師作也蓋自淳熙以
後慶元一路悉宗陸子之學名公卿良士莫非揚素舒沈
四君子之弟子而太師又正獻公族子也其淵源尤為親
切者矣太師曾孫梅字伯長仕元為學士以文名一代自
號清容居士有集行於世蓋亦能繼祖武者也
楊叔謹恪

楊恪字叔謹文元公簡之長子也宋史未有傳官階所至未
詳惟錢融堂時所為文元公行狀稱恪任承務郎沿海制置
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按叔謹與袁正肅公甫
真文忠公德秀等比德相友進學甚優文元公之教為之不
墜少時嘗請文元公書訓語公書舊作授之云吾鄉日有數
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

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珠璣咳唾蘭
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機妙用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
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其放發之者如此文元公生平不作
草書惡其不莊故叔謹亦身學楷書一日過庭請書訓語文
元公即書法為訓以授之云世謂王逸少書為天下第一吾
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為曰何故予
起對曰鄉間有一富戶為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篋緣以小黑
漆識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耻效
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
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
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
世故蓋今之楷即隸之說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
隸故予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道風不遠矣
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
同而又弱顏方正嶄非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
同凡此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
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顯
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母荒陸時慶元二年中
冬之十三日後叔謹通籍得差遣將之官文元公書訓語送
之曰克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
女止而况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
為畏甚不易得矣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
此守非思慮言語可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兢業業不兢兢

禍福榮辱之樞機云蓋叔謹造詣高而文元公期望之遠如此

趙彥宰彥誠

宋儒學案傳略

趙彥誠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文筆殿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彥誠嘗辨象山先生非禪。又題已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之書。不離斯人篤好而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元道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云。

紹定三年夏四月彥誠任江東提刑。重修象山精舍。自為記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務。彥誠壯歲從慈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四

無名氏

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手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淡。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派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葉秘書夢得

葉夢得信州貴溪人。學於傅琴山先生。登理宗嘉泰二年壬戌科。傳行簡榜進士官階所至未詳。惟象山先生年譜稱其

以淳熙十年庚戌任撫州守。更創三陸先生祠堂。距成進士時四十八年。則其年亦已老矣。包文肅公為記。謂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則嘗為秘書丞。監者故以秘書稱之也。先是復齊象山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淳祐十年夢得為撫州守。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夢得自為之記。其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通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官者。其風化之所傳。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世。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夢得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五

無名氏

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度流灌。歲歲增至三萬頃。人得便利。後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將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為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攷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定山。以冷水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為野自野入石門。為汝。由郡東文昌壘。遠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岡複嶺。巖峩巖。峩。北行二百里。至此為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繞繞。如玉帶圍腰。金石堂屹峙於外。故里譏有壘分。聚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罕秀。人物瑰琦。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於正流。相為消長。若支盛則正壅。塞塞可涉。越旬日不雨。則絕流。

地脈枯燥。風氣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過支而行。正然陂常
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其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
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屬寓公符。簿遂者。經營上流。
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壺下事。未及竟。傍無
障閘。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頗瞻永歎。欲作而復報者。屢矣。今
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蒞事之明年。燕凝作。嘯過酌與言。欲回
其濶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三百丈。渠
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備。在而不科。夫
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為市。吐嗟而辨。源流流長。舳舻
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祐辛亥十月二十
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喟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
錫寶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為浮議者。曰。肝城歲
陸子學譜 卷十七 本 無事

亦在易市。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爾俾前部後杜之歌。身
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翰識。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淺辭。
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淳祐十一年。季冬望日。
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後復趙與。新記。
郭知丞近仁
郭近仁。字魯卿。饒州德興人。學於慈湖。仕未達。遊歿。慈湖為
其銘。云。某為樂平。首得郭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
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
某與語。從容異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
某覺。忘。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
發。身學道。則為。孝矣。言訖而。元祥以計來。予哭於寢門之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七 無事
內曾不憚修途。至通名子。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子。哭
曾哭而拜。子答拜。言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
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
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陸興。錄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
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
告以有過。則欽。惟謝。服所當為。雖強。樂弗畏。以特恩。為靜江
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峰。次。曾。銘曰。孔子沒。月至日
至者。久。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
有之。魯卿嗣之。
按林氏江西通志。作名魯卿。字季友。號歸軒。所著有歸軒
集。
宋修叔林

宋林字修叔浙江金華人師事陸伯微見慈湖所為宋母墓銘云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然脩潔承事陸先生家子伯微亦言其澹然脩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性纒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姓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問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被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大見稱許後姓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姓字茂叔不幸早死呂子約哭之為慟云修叔官階無可考後居江西隆興開禧三年冬母疾終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云

孫進士誼

孫誼字子方浙江慈谿人楊文元公之壻也學於公既成進士而歿文元公以文莫之曰舅某茲致祖奠於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勇剗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長女每每講切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王力未續續妻與子進

而哭舅拘官聞訃望哭既歸哭極日月遙遠今且莫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

傅正夫誄

傅正夫字正夫江西南城人傳通守夢泉之族子也學於楊文元公為高第弟子嘗輯公議論經籍及訓誨弟子之言為慈湖訓語今與魯汲古所錄諸語並見慈湖家記中多篤論如云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為曾子所不可而况其徒乎其所記亦有難盡信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文元之卒正夫不遠千里以行述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請為墓誌西山題行述後以未能深悉先生之道不敢為誌而請為墓表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又言行述者正夫所纂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正夫菽水元公所書孔壁孝經為公平生得意之筆西山亦為之題跋云

黃壁林應龍 李子愿恭伯伯 純父劉林應之附見

黃應龍南城縣人師事傅琴山先生學行甚高著述亦富登淳祐元年辛丑科徐儼孫榜進士第歷仕官階未詳學者稱為壁林先生明天啟間禮部主事梁維樞兼管內閣典籍因編輯內閣書目中有黃壁林先生文集十四卷注謂宋嘉熙間黃應龍若黃為傅琴山弟子云壁林嘗為陸子年譜跋謂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李子愿恭伯始哀樂歷年相與討論稍備然未敢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傅曾潭學者柏純父游

聞象山語。其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來世。愚謂時。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樸實。自求。故希勇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視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遂遵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拜手敬跋。

葉貢士祐之

宋儒學案本傳

葉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子絕四碑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十

無名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尊。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元吉樞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鼓聲。慈湖一夜聽鶴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應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里清。

元吉父母俱賢。慈湖誌其妣張氏墓云。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允恭之女。孝敬明悟。嘗親書史事。親有孝友之稱。歸司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翰畧。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倘儻廣費。孺人長慮。玉出玩服。

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為祭祀伏臘之需。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為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子。齊陳公為壻。不可使俗子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願壻者。今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為戒。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事試業。閉門不妄交。其至吳元吉來訪。報禮甚恭。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云。

曾定遠

宋儒學案本傳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十

無名

曾定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然定遠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為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即道也。定遠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煙煠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邪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及成起意耳。定遠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

必有幸焉初非臆意料想之謂也

曾定遠初刻慈湖已易時趙家宰元道方以承事知吉水縣承事因題定遠所刻已易云先生學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誠事先生備矣負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誠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誠嘗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餘見彥誠本傳定遠自記已易云先生已易宰樂平時嘗加改訂增得其本因謁知丞相公是正之錄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為輯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為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主

無怒軒

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為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為一已其流行發見精華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燭謹書趙家宰元道又題孔子閒居解云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其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普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誠敬書

定遠自題所刻孔子閒居解云燭頃侍教於知丞相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燭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

開後學因錄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辭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謂五至三無皆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靖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燭謹書

張渭叔渭弟清叔汾

張渭字渭叔初事呂寺丞祖儉後與弟汾並師事慈湖渭早卒慈湖銘其墓云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為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偽學舉于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為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主

無怒軒

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振衣馬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益頓有覺焉後移書某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喜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為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維甚宴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夜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為難焉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五月戊戌葬於

其鄉之董煥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為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孫明仲

宋儒學案本傳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為富陽簿明仲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事如此如此者聞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某時召為里正公移方急而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心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王子庸

宋儒學案本傳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為浙西撫屬于庸問學自謂有疑慈湖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古

無怒軒

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于庸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耀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意即疑何思何慮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拘拘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于庸也

黃氏宗義曰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為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黻空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為豪傑之士也而况於聖賢乎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為始功而慈湖以是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四明志云舒氏門人有李元白者

字三江慶元奉化人仕為國子博士初從蔡文懿又傳廣平詩學歸致其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子伯誨伯森皆舉世科門人黃應春杜夢觀安劉王良其傑然者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邵夢其汪行簡載泳皆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又袁黎齋門人有朱元龍者先事呂東萊後事黎齋又有胡謙字牧之弟誼字正之奉化人並師事黎齋兄弟文學皆為鄉黨表式謙別號東齋著易說易林誼別號觀省佚翁著觀省雜書三十卷尚書釋疑十卷沈氏門人有竺大年字耕道亦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為端憲公高第弟子所著有禮記訂義等書楊琪銘其墓按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頌始遺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祖厲之習變而為儒雅

陸子學譜

卷一七

古

無怒軒

暴慢之氣轉而為溫厚非景日比矣蓋頥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原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又有呂人龍者淳安人受學於錢時為世所稱有洪揚祖者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舒津字通叟者奉化人文靖公從孫讀書績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蒞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博采傳記著續策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許字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雖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史隨筆五卷心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待文靖公之傳又有李洵字甫山者寧海人師事舒津登宋甲戌進士第受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為杭州儒學教授以黃龍州判致仕人稱為霖峯先生嘗時揚袁舒沈之學東

浙學者未傳而戶誦也。今姑錄其可考者附門人之後焉。又有史守之者字子仁史氏家傳云丞相浩之孫以祖蔭官朝奉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賜緋退居月湖之松島時彌遠方貴感而守之心非其叔父所為者昇開錄以寓規諫彌遠每有所為必曰十二郎莫知否宰相御書碧社二字賜之又清河書畫舫云守之築別墅于甬東名鴻禧府延慈湖黎齋講學其中嘉定間起倅嘉禾不就所著有世學二十四卷潛虛解心易子厚卿字景伯尚郡主知嵒縣有仁赫又有孫枝字吉甫者鄞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枝父允受業于沈端憲公之父越州簽書判官銖故枝少即從端憲遊嘗問學于朱子著尚書解十三篇袁正憲公見而嘆曰初謂子善為文不意造理乃爾嘉定間與長子起子同登袁甫榜進士枝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卓邁有智略自秦隴荆襄達于淮海凡邊事軍謀無不練達淮帥延至幕下枝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于累官太常少卿有清廉聲次子頌賢紹定五年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又有黃應春字元英號西軒者奉化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應春受業于李元白嘉熙二年進士遊臨安四方之士翕然宗之內翰應係左史黃自然以其所著詩說激進送監看詳除國子錄累官朝散郎知處州廣平門人以應春為最云又有王文貫字貫道者鄞人寧波府志云文貫中寶慶二年進士嘗從舒文靖公遊得其詩學之傳時甬東以詩著者余太學端臣以慶源輔氏為宗文貫亦受業焉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弟宗道嘉定元年進士于詩亦有論著

朱擇善詳正成

朱擇善名未詳湖州烏程人丞相勝非之孫也師袁正獻公擇善嘗往訪其文忠公德秀於闕德秀送以序云自余歸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公之孫且嘗遊於黎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自之念崢嶸乎其間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子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心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盡亦感勵奮發如去茲賊如殄寇譬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予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予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

陸子學譜 卷十七 無怒軒

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又有薛王成者。名未詳。永嘉人也。嘗學於楊文元公。著述甚富。子璩字叔容。能繼其學。著述亦富。淳熙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史館劉克莊。謝子強。上其所著書。入元。不仕。林霽山景熙作二薛先生文集序云。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丞。給事受業。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為鬼蜮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內外治疎。為采薇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大

無怒軒

名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繼二十二卷。薦紳刻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問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不克。紹以貽斯文。蓋况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公亦重可敬夫。

曹叔達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慈湖令。樂平時。叔達往謁。見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夜思之。至忘寢食。凡十有四五日。而忽覺。與樂平

舒益裕甫。齊名慈湖。淡其之未仕。而沒慈湖。以大其之曰。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晝夜忘寢。踰浹旬。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滋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想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佛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紙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恻望。哭破遺斯。莫哀哉。哀哉。

知貢士夢遇

鄒夢遇。樂平人。以詞賦舉鄉貢進士。慈湖來為令。師事之。未得第。而卒。慈湖題其墓碣云。統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九

無怒軒

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未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感哉。自孔子殁。學者率陷溺於文詞論議。喪其本靈。而事口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感哉。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為死張闔。開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燦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為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為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為動。其勇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開泰。其處事一於表

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乃爾人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閣罷而疾作不可來歸略平益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足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齊明喜甚或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平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遺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誌其墓銘之曰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昏其本靈

蔡平自元祥從邑宰楊公遊其叔祖魯鄉總之自是邑之學者靡然向化並為陸子之學先後覺悟者甚眾其尤著名見林氏江西通志者有舒益字裕甫洪簡字子葵以蔭補官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承賜射學有自得寂靜弗忘酬應非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三

無怒軒

授方博字成太誠確正直吳頊字仲和馬樸字季文以經學薦授廣昌主簿子燮字敬叔猶子應之字定翁王琦字表文以文薦補學博余元發字永之以詞賦薦玉晉老字子康以除入仕篤志於道皆楊公弟子云

鍾國錄宏

西江人物志

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游大見器重登嘉定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甫表請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開學揚簡之傳由兩浙潛屬入為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請告省親累推皆不起

桂待制萬榮

寧波府舊志本傳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楊文元公弟子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裁以剛介御民以慈秩滿民為乞留子弟獲其訓迪者取為不善嘉定戊辰調建康推官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萬榮回辭差主管戶部架閣明年除太學掾對奏絕虜選將二事一以義斷除武學博士每除宗學橫經上方嚮用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嚴刻以監課拘繫甚眾萬榮具書告在不從於是挾行牀與所拘人同寢在槐即委縱遣陞守南康御悍軍省浮費察奸吏民幸其利三疏丐祠進直秘閣遷尚書郎特奏二劄上嘉之因請老除寶章閣待制奉祠崇禧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取古人資於折獄者為棠陰比事行於世從子錫孫紹定五年進士精於春秋累官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紹其家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三

無怒軒

慈湖書有遺桂夢協一則云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动乎意爾

陳文定公宗禮

宋史本傳

陳宗禮字立之少負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郟武軍判官入為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京獻府教授升著作郎

遂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下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詐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母但為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母但得左右便嬖成晚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母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母但旁蹊曲選類。一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實謨開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慶言道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慶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官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謾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

陸子學譜 卷十七 主

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者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通國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還禮部侍郎尊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為也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肝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奇懷斐葉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按文定公江西建昌之南豐人宋史本傳失載籍貫今補

入文定公入對每以謹念慮之微嚴義利之辨為主蓋陸子之教至文定而一光當時盡用其言則宋祚猶可少延而惜乎愷于草小進退無恆也

文樞密及翁

文及翁字未詳宋史未立傳惟四明舊志稱為德祐時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平生讀書以求心名其齋為好慈湖之學于其片言隻字收拾殆盡咸淳間制置使劉黻請於朝即揚文元公宅為慈湖書院在慈谿縣東北五十步屬及翁為之記其畧曰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齊見不諭問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安坐返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

陸子學譜 卷一七 主

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是先生知至之始事也又觀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間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忠信而有証其註孝經述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六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若今王惟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火氏為先生作傳及開闢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為先生賞延于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于慈湖之濱規模軒豁於佩鐸鳴相其役者縣宰王君

愉提管陳君允平。感俗流失。學士大夫。道習白紛。設不知。為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饜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總總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亦祇以釣譽。梯利。膏唇吻。飾簡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為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為禪學。者。何異眾人皆醉。反執獨醒者以為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頗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記。

按文昌劉公制置使劉敬也。作書院見宋史。載本傳。寧波府志云。書院歲久頽圯。嘉靖間。其裔孫楊淡。修葺之。淡于書院之西。數十步。又作小樓三楹。制甚朴陋。扁曰鳩居樓。前為園八九畝。而獲常數十畝之殖。歲有餘。餐焉。淡蓋自

陶元亮云。馬莊敏公光祖。宋史本傳。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其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標板濟詔。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督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臨興府。以右正

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履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冠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學士。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若維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門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名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使。

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遺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于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樽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贊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榮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大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繼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為京尹。則割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按莊敏從學於袁正肅。得正肅經濟之實學。所至有政聲。是時真文忠與正肅二公繼朱陸二先生之後。並稱理學名臣。故莊敏兼師文忠。至元修宋史。凡兼事朱陸二先生者。止稱朱不稱陸。其再傳弟子亦然。蓋當時以朱註取士。

陸子學譜

卷十七

庚

無怒軒

天下人止知有朱並諱言陸。而莊敏此傳亦止稱師真文忠也。莊敏號裕齋。其總領淮東兵馬錢糧時。刻正肅文集於錄院。見正肅子從所為文集題跋。今附於後。

正肅公有蒙齋集。子從題其後云。先君子正肅公文集四十卷。門人裕齋馬公刊于淮東錄所矣。片言隻字。散落尚多。友朋相與彙集。得十六卷。為續集。其奏議駁疏。為前本所未出者。今併刻之。家傳國史附焉。追惟先德。九原不可作。名節在朝廷。政教在郡國。道學在士夫。不肖孤何足以知之。姑識歲月於卷末云。咸淳甲戌十月。男朝奉郎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借紫從孫陸子學謹書。

陸子學譜卷之十八

私淑上

孟子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自以為私淑孔子。則凡紹述儒先之學。未踰五世者。皆得以私淑名之矣。宋元更化之際。儒學廢缺。越江漢復被倖。始以朱子之書。教於北方。實許師焉。朝廷因以其書取士。利祿之誘。士爭趨之。於是陸子之學稍衰。然陳靜明先生。獨以陸學教於江東。吳文正公一代大儒。始宗朱學。晚亦悔而從陸。其及門弟子。名人甚眾。道德勲名。甲於海內。佗若鄭師。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庚

無怒軒

山趙東山諸君子。亦推崇陸學甚力。則心理之同。不容昧也。今考其年時。未遠於五世者。錄為私淑二卷。俾學者知陸子之教久而益光云。

吳文正公澄

孫參政書

元史本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聘。初居成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妯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



陸川龐 嶼校

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作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椽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權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

陸子學語 卷一八 無怒軒

業日及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及覆訓誨之每至夜分難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陸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辭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諱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俸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起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為序澄曰主

上為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為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証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恭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改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

陸子學語 卷一八 無怒軒

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病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安能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聲響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

其學乎子思其利蓋于其真千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
亨也朱子其刊也孰為今日之貞千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
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若退歸於家與
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
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
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力破傳註穿鑿以
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
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
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
書初終所告早屋數間惟能大塊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
廬先生天歷三年朝以陸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四年六月得疾有大屋墜其舍東北陸卒年八十五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四 無終

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
傳
按元史撰於明初總其事者為宋文憲王忠文二公其論
議本於金華四先生故吳文正公此傳引用公元亨利貞
之說意在於尊朱其實此特弱冠之說不足以定文正公
之學必如晚年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齊記乃足窺公所學
之歸宿確在於陸子而鑽研文義之學則皆公所深悔謂
為陸此實曰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者也
元史吳當本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
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

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憲授萬億四
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
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
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
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為國子司業
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
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
者特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借江西行參政火你赤兵部尚
書黃昭招補江西諸郡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貽既受
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剡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
城孫塔塔於李三道於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克鄆天瑞遁即
原自剡死十六年調檢校章慶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五 無終

則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
時參知政事朵歹總兵無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
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
通有旨解二人兵權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代
德千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
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
人者難任牧民存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
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
自廣東由海未達京師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
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
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
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

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道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藝。

文正公論學文字附

文正公嘗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學士靡宗。誰復知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於所長。奮迅馳騁。而自不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

陸子學語

卷十八

六

無志軒

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與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說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漸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撥捨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詆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若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施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資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數。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

陸子學語

卷十八

七

無志軒

喻亦味於中庸首篇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獲。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又嘗為象山先生語錄序云。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詹有先生語錄一表。所錄不無淡淡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垣。當鈔板。資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於家。樂順。荷至。請識其歲。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

賢不肖無豐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橫而充之。不待培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日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又嘗為仙城本心樓記云。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儔。自宜為神君仙子之所棲止。其後周名象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室。寄跡老氏法。好尚迥與眾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祠老子。若仙巖若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八

無怒軒

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面之。樓幾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時文安在前也。致和東京師語其事。且請記。予歎曰。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界之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邪正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為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為萬里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知陸子之所以為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况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願曾思孟。以逮周邵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之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九

無怒軒

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奇秀。又但以老子之宮。而名天下哉。又嘗作送陳洪範序云。金谿陳洪範。家在石門。隸其家而臨川。臨川而崇仁。崇仁而樂安之南。走三百餘里。即予之所止。而見焉。問所以來之意。則出一巨表。有諸君子贈言。予觀之。嘆曰。古人所務者。內所圖者。實。今乃務外而圖虛。何也。予之年方壯。質甚美。宜及時而勉學。以成身。以悅親。苟如是。朋友稱之。黨里敬之。長老喜之。子弟效之。推其餘。又可以如世俗之人。之取爵祿。顧不此之為。而為今之行。予計左矣。且予之鄉。陸子之鄉也。陸子何如人哉。亦嘗頗聞其遺風乎。夫朱子

之教人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術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或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其文。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教也。然則其義安在外貌。必莊中心必一。不知是。不可以讀書講學。又豈能真知實踐也哉。子至歸而求之。舍是。子無以贈子矣。他日再來。子將觀子之進與否。

又寄為王學心說云。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知必其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然知其所知。執統會之行其所行。執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執為要。執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至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臨川黃公。字其學者。王敏求曰。學心。故為誦子之所聞。

以下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采

元史本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敏。李心傳。並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若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亞。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貢國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昉魯淵歐陽元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故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家趨嶺外。于戈中。無書冊可携。

陸子學語 卷十八 蘇軾

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開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樂。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逸。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組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辯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

生仁宗更以其為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集觀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候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欲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儀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遠集賢博學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行者也今天下學官假以資於成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而不可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其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學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致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誦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備足以舉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頌推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為相頗起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

卷十八 燕祭軒

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中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浚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從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燕祭軒

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進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為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遠海南濱青齊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於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

卷十八 燕祭軒

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贖成而不可為矣事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使帝曰爾材何不堪願令未可去耳除奉章開侍書學士時聞中大飢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才遺者帝問集何以集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端興焉不幸大苗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遠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怡溝洫限畝節徭征歛措其傷殘老弱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東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濟方一歲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燕恭獻

矣帝稱善因遣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歎以此去爾遠罷其謀有故諸事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廢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間燕益時政且銷城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臺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僉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政理之選生而知之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臺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志所學以備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

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問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聞見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今閣學士專率其屬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殿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可解職不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燕恭獻

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宏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成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眾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孔母夫為營都王使貨近阿營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葉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

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給即請易藥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能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流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遠謫終不為動先人從伯遂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間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終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選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屬饋求集若集固在之祖常不察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功君崩大臣將立安敵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名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刺為皇太子乃以安敵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

陸子學譜

卷十八

末

無怒軒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數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譴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瀆死亦不以為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眾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貨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慈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慈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雖學博洽而究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涵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眾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為南州集以

陸子學譜

卷十八

末

無怒軒

力一貫粗精。子告汝。慕自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一實。表裡無偽。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一。是俯仰無作。威大周流。進退罔覺。集匪詞華。采匪辯博。希聖希賢。承爾家學。相門有訓。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蓋文正公所以期望二子者遠矣。孟受仕為某縣丞。以運糧艘赴京師。至江淮間。風壞艘。坐累卒於京。文靖公經紀其後。竭產救之。乃得竣。孟受二子曰。豐曰。登。並有學行。吳文正公亦為之字說。以訓之。字豐曰。與。京字登曰。與齊。

虞別駕祭

元史本傳

虞蔡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從禁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寬。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祭皆赴。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至巫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祭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祭者。祭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祭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偽者為政。若此。其滿除。嘉魚縣尹。祭已卒。祭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

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窮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祭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按仲常早歲聞吳文正公道德之懿。明本心。辨義利。自號曰貞白。故應官所至。嶮然不滓。有貞白文。若于卷。行於世。其名與文靖公相亞。以先卒。故稍不逮。然皇慶二年。叔常赴選。吳文正公作序送之。以比蘇子由。其序文云。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為感衰。其能之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於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華。季唐至於中宋。二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九

無怒軒

百餘年。又日以衰敝。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噫。何其難也。同時眉山乃有三蘇氏者。萃於一家。噫。何其盛也。三蘇氏以來。且二百年矣。眉之別為陵。陵之虞。先世以文士立武功。致位宰相。數世之後。有孫子及富江之南。其文清以醇。有子曰集。曰祭。一家能文者三。而二于表。表乎時眾之上。幾若眉之三蘇。然噫。又何其盛也。子及再為大郡。敎官。倦遊而家居。伯子集。國子助教。遷國子博士。久處京師。其文也。人固見之。其名也。人固聞之矣。叔子祭。由書院長。赴吏部選。其文也。或未之見。其名也。或未之聞也。子由之文。如子瞻。而名可與兄齊者也。昔二蘇之齊名也。歐陽公實獎拔之。今在朝。豈無歐陽公其人與。祭此行也。必受知焉。凡既顯名於前。弟復顯名於今。虞之兄弟。有名於子

及精蘇之兄弟無不於明允也。蓋其期望而稱道之者如此。而惜乎其不永年耳。虞氏兄弟可謂有光於文正公之學矣。

又按仲常與兄文靖公並以文名世。而貞白素不傳。今止錄文靖公文二首於後。其送李擴序云。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橫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辛

蘇軾

以折之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振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鄉材大夫。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小者近者。而不教之大者遠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放夫

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中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蹴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敵為為。而養德性。謂淡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淡護其短。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製造之具。刑政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壬

蘇軾

未嘗祈事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遠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舉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

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誘尤甚。悲哉。歸德李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受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學。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問來講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敘所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圭

燕恭甫

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有所感而興起矣。又嘗為思學齋記云。予始識江杜伯原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之。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問原。原漢如壺。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去。免役省墓。吳

中將涉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名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閉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受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益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圭

燕恭甫

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因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為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烟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達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况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

豈不感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則因以為記

按文靖公道國學古錄文章為有元第一人比於唐之有
韓宋之有歐蓋傑傑之士獨為一代宗上者也其文無體
不備獨錄此二篇者讀送李權序則知米陸二派之所以
分今而未始不合也讀思學齋記則知陸子之學卑不弱
於訓詁高不墮於空虛足與吳文正公尊德性道問學齊
記互相發明而文靖公所見之明所據之實與所造之廣
大而精緻所以卓然為一代斯文之宗者亦於是而可知
矣

元文敏公明善

元史本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五

燕怒軒

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
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
為安豐建寧兩學正辟椽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
若賓交不敢以尊屬御之及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
椽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
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獲俘獲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恭行天
罰小懲陸梁殘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
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
跡二郡遂安陸椽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
椽椽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具省參政明善有
馬駿而瘠瑄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米三十斛酬其直

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

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辨白其事者乃復椽
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
成宗順宗實錄陸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
者以進明善舉家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陸同譯詩之書
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開也與聖
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故非善人之福宥
過可也承旨出賑山東河南飢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
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
擅命從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
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
試官及廷試又為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五

燕怒軒

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
可之罷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
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
仁宗實錄英宗親禡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
署者三恭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
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
以文章自蒙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
金陵每與虞集討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
定者爾自漢以來先儒所密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
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
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堂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

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選則
 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席出室中酌酒
 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
 惟求得佳士教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
 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
 將為復初摧折今為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厄酒跪而酌
 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
 厄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其人吳全節與明善
 文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諷言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其格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
 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就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文益情當明善大言乃驥好如初集每見明選之士亦以明
 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嘗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較復初受學見吳文正公本傳集中往復問答甚多

董忠宣公士選

元史本傳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查治武事夜讀
 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
 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陣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
 之始知為文炳子奉功似金符為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降
 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議大體
 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
 選為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讓其

第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
 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王乃頗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
 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頗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
 出步卒橫擊之其眾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
 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
 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聽辟眾僚屬至部察病民
 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斂之臣為奸利事發得罪且
 死詐言所遺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
 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
 則無以謝天下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為
 宗民占以種藝水無所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里力開
 復之成宗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贛州盜劉六十偽立名號聚眾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
 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
 往眾欣然託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鎮元明

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

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

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

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

散餘眾歸農軍中獲賊所為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

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中書平章

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

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

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點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

賊

賊

賊

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知代。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不嚴而肅。稟然有大臣風。入會稽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前中丞崔戎。人任風紀。善幹旋以就市功。既卒。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諫然。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歸國。遠冒烟瘴。及至。未賊。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路谷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世祖所取。陛下不與此役。則無功可見。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帝遂中舉。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遺吏論之。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元 無怒軒

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已。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為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為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昨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樣元明善為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殆虞沒於家。遂以教其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

丹古世有才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為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責先業。田廬為行費。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慈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按董公身後。恤典甚盛。贈趙國公。謚忠宣。史俱未入傳。疏漏甚矣。其詳並見吳文正公所為神道碑文。又按董忠宣為元勳世胄。生長富貴家。而所至蕭然如寒素。讀書修身。老而益厲。其得力於吳文正公之教深矣。至於崇書院。禮名儒。全虞元二子之交。其有助於吳文正門牆之功甚大。蓋儒臣之賢。有元公鮮未之或先也。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元 無怒軒

李黼。字子威。穎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下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禱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謀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成疏。無成書可考。宜做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為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

書命精巡視河渠。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郎。未嘗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詞，授湖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比鄰餘蔡陷，斬黃焚掠數千里。遣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屠下流，賈江東西襟喉之地，請治城墉，修器械。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無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韓於口言不知死所矣。乃獨懷牛軋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建立。十二年正月，已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

卷十八

手

燕忠軒

父省臣相繼遁，船艦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字羅帖木兒方軍於江間，之遺，難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請大書向天，憑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逆兵已至境，急撤諸鄉，聚木石於險塞處。過賊歸路，倉卒無就，乃墨士卒面，統之。舖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舖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傳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棹。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棹，不得動。進退無措。舖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請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

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舖守孤城，提屏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半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舖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未敢進。舖攻東門，舖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舖墮馬。舖與從子乘昭俱馬賊而死。郡民聞舖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舖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舖兄冕居穎，亦死於賊。乘昭兒季子也。事聞，贈舖感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乘方集賢待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燕忠軒

按李忠文公以大臣子入國學，與其兄藻同師吳文正公。而於公之孫參政當友善。文正公集中有送國學李舖泗州省親序，今附於後。

穎川李舖之父，藻者仕於朝，斬便養出守泗州。舖偕其兄藻為國學弟子員，留京師。達定省，越三載，泰定甲子冬，謁告往泗州，宰其父母。且奉其祖父母封贈之命，以歸。亦可以悅親榮親矣。僉謂舖研經銳學，不倦其成，科名受官職也。可日月發親之悅，親之榮，將有倍於今者焉。斯其為孝也歟。噫，此世俗之孝也。若君子之孝，則不止是。韓子曰：事親先其質，後其文。盡其心，不矜於外。質者行也，韓子文士爾。而其識能及此。况不以文士自足者乎。夫子論孝，始事親，終立身。立身之要，慎其行也。可法可傳之謂立行道於今，揚名於後世，使世

贊歎敬慕稱爲某人之子。是顯其父母於燕窮也。豈止一科名一官職而已哉。黼之往也。自監學之師以下。俱有贈言。同人二子請于言序。其首意。黼誠才子也。其研於經也。奚所志。其銳於學也。奚所事。子未悉知也。而吾之孫當劇言其顯出乎輩流。子其可不以遠者大者期之夫。

趙編修弘毅

元史本傳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問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後焉。嘗受經於臨川。始始翰林書寫。再轉爲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燕怒軒

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與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若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鄰姬數輩來相率出。送曰。我未適人。選將何之。不聽。姬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黃待制

撫州府志本傳

參用元史本傳

黃暉字族士。金谿人。弱冠謁吳文正公於郡庠。文正方類編小戴禮。暉撰列諸箋。疏得失上之。文正稱嘆。又學文於虞揚。莫不器之。至正十七年。北遊燕。金華黃潛於人。慎許可獨桂。

獎暉且與之通。請丞相太平爲校。淮南行省照歷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監丞。擢翰林院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權侍東政。天下大勢已去。暉累疏。大計皆不報。每彈指長嘆。同列或以從宜。適變爲問。暉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我之不能爲公存。猶公之不能爲我亡也。二十八年。京城破。暉召從人張午曰。吾義不可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午倉皇逆井。負之以升。言曰。今南兵不殺。猶有禮儀。臣他日幸致富貴。今縱自盡。忠未聞小官而死。社稷嗚呼。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子使人環守。會南將令朝官俱輸告身。暉結午曰。爾言良是。可取吾告身來。第羞見同朝人。必乘醉乃往。午大喜。持錢沽酒。守者稍倦。暉解冠裳履。易別真井上。復投而死。年六十一。邑人陳介與午。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燕怒軒

葬之西山。早初娶桂。早卒。或勸暉娶。暉曰。共姜伯姬。巨婦人。尚守節。我吾弟幸生男。即先祀不絕。乃不復娶。有詩文集若干卷。

李學正長翁

李長翁名貢。未詳。師事吳文正公。歷明行修。屢任教職。文正公亟稱之。嘗自韓所作詩。文名曰小草。文正公爲之序。云。袁路儒學正李長翁者。昔年從于學。其資穎然。特異。教諭石城。金谿二邑。綿有聲譽。觀其文。不苟作。韻語僂語。皆工。得如斯人。百輩布滿州縣學宮。文事其興乎。雖然。又有進于此者。譬之木然。文猶枝柯。葩華也。修行以培其本。明經以美其實。又乎文乎。非但末枝虛言而已。

皮發判滯

皮潘字昭德清江人以父南維總管添補邵陽之考滿歸田二十餘年朝命三名始起判平江路少受業於吳草廬先生之門其行也草廬作序送之稱其博覽記工談論為儒雅之騏驎吏治之鸞鳳又云書學李秘監詩學黃太史皆升其堂蓋昭德亦草廬弟子之知名者也又皮氏從學於草廬先生者甚多同時有皮野字季賢亦清江人草廬先生為作詩序

袁進士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父公壽鄉稱善士明善登進士第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於廣文靖公邵庵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授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菴為之序又有文集藏於家初南北之士游文正公門者前後無慮千百人明善最久公每朔之明善嘗與邵菴書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五

燕慈軒

昔與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與者我其子京為本路學教授先生至郡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疾少間未嘗輟其問答久之部使者請先生觀新撰後成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悼道之無傳也廣文靖公嘗為試夫父袁仁仲甫墓誌銘云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曾大父恭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娶吳氏鄉貢進士賢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早卒獨明善有子曰放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圖明善懼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

墓於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未集書其事於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於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而去之鄰屋率焚蕩眾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返歸又有暴客卒來犯眾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忠事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善甚力自經史皆樂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求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塋猶念念圖畢具棄事其為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壹

燕慈軒

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修實學於己其孝子之事也子文不勝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盡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汝藏之土厚温天光發新子有聞蓋指樓山也

康山長震

西江志本傳

康震字宗武泰和人嘗從吳草廬劉浚齊學湖廣左丞吳當薦為慶陽州書院山長秩滿當遣以親老歸作莊山書院招延學者館教之元季監州與定議為守備計城得完未幾熊天瑞入寇匿山中不食而死有思治集藏於家

楊徵君準

西江志本傳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行修潔。嘗從學吳文正公澄。文章高古。甚為虞道園歐陽圭齋所推許。危太僕尤敬服之。時修宋逸金三史。歐陽諸公薦之。不就。號玉華居士。

王西齋梁

撫州府志本傳

王梁字良甫。樂安人。父科。字子純。宋末貢補國學。因亡隱居。不仕。草廬嘗曰者。倘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遺梁師事草廬先生。賦詩送之。有人以書觀書。書與已為二。我以心觀。書表心。萬卷備之。語策汪陂。溉田千頃。鄉賴無旱。梁力學為草廬所器。邑長變理。薄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稿藏於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三

無怒軒

黎教授仲基

撫州府志本傳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世治喪。不用僧道。仲基性端重。不苟簡。嘗謁草廬於郡。學他日。復以請益。先生存曰。期年所接。燕如君。氣資文章。皆善者。乃書其後曰。為文不若進學。進學不必文。工君能以為文之功。進學此望。即不舛矣。自是數受教。天曆二年。郡以明經博學薦。至正初。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為朔陽。歸。住二縣。教諭。改龍溪書院。山長。太平路儒學。教授。斷黃盜起。嘗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太平不守。歸築室於瓜園。邑人熊鼎南。城胡子昂。宜黃樂慶。皆在講下。偽守鄒克銘。修邑學。無一人至者。招仲基。稱疾不起。復召其徒。恐

被禍乃分百五十人。與之克銘大喜。願有。加遣使致餽。不受。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瓜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黃徵君極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先生。元統中。南臺薦以不求聞達。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

黃博士伯遠

黃伯遠。金谿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忠文公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詰。劉傑。朱。夏。陳。介。黃。暉。及伯遠也。

吳教授阜

吳阜字舜舉。臨川人。宋復齋丞相六世孫。早師吳澄。得為學之要。文章森嚴。有法。教授臨川。送占籍馬。號平齋。有吾吾齋類稿。從子均。仲。權。春。坊。中。允。所著有新增復古編。

丁大使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游吳草廬澄門。草廬禮之。為製主敬字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時吏督鹽直。榜笞無虛日。乃傾貲以代輸。撫鄒氏孤子。命為娶婦。而教誨之。手編小閩彙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與十卷。授龍興酒大使。兵變未任。卒於家。

包忠文希魯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穎異絕倫。嘗受今文尚書於吳草廬。動履端嚴。為後進楷法。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士習為之一

新及歿門人私謚曰忠文先生所著有四書凡例易九卦衍
義詩小序辨說文解字補義及原教說儒等篇門人傳其王
棹最著其字拱辰進士任延平路錄事轉本縣尹政尚廉平
人咸慕之洪武間召不起槐字景符得希魯與旨居上林以
道自處弟子受業者皆循蹈正學卒年九十四同時有雋位
字致中者亦進賢人同希魯游草廬先生門授書經以純孝
聞元末兵亂痛父母死於其命誓不飲酒食肉結廬墓側明
洪武初辟池州教授希魯次子名宏字用夫傳其父之學洪
武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至京師上問
陰陽鬼神對稱旨奉使山西察苛政至洪洞縣官舍疾革大
書於壁曰學傳乎道統心貫乎一德功被乎天下言利乎後
世此聖賢之學君子之事也書畢正衣冠端坐而逝有訥居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雲卿從龍

從龍字雲卿九江人志行卓然年既長始學於吳草廬先
生家閣閣之中築精舍曰靜虛草廬為靜虛精舍記云心學
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
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
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
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閣閣之中厭喧囂之
聒擇幽曠之地為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
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室其重府
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子子故為之陳其槩
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主於

一而無所適則不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接物之後
風而不滅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
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
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者仁也
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心故愛人利物之心
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
姻戚朋友鄉黨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如九州四海而為春
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
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為况無
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為哉周子所謂忘前之草與
已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者即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廓然豁然
陸子學譜 卷十八 無怒軒

李伯宗本

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
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周子程子之
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
今矣
李伯宗本
李本字伯宗榮孫從學於草廬草廬沒就學者皆依李氏本
與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菴皆為
之記棟父李淵嘗三封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虞文靖公有送李伯宗序云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
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
人曰吾鄉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
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末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

復見公庶及開暇有所贊問焉則無已此伯宗之見于而
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
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
能無少出入也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于此才智之過
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亦畧思
于蓋聞吾伯宗之為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
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
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
氏遺書晝讀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
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難而少廢焉懼夫獨學
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之未足也今茲又將行於四方以觀夫都邑之大而取友
焉韓子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
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桀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
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
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此內聖外王之所以
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紜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
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
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
前無古人當宋咸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學之精
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及而不知其道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
有所矜意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司條例未嘗與之爭亦未
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入與公
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
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
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
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子殆哉乃若陸
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
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
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
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
去而倡和爾氣之間固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無怒軒

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
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
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
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于之斯言
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包仲邛淮
包淮字仲邛江西南城人師事吳文正公嘗名其讀書之齋
曰泥川書塾吳文正為之序云泥川書塾盱江包淮仲邛所
以名其讀書之塾也包氏自贈太子少師克堂公早遊朱陸
二先生之門而資政殿學士文肅公擢儒科登政府文學政
事為一世師表淮文肅之曾孫少師之元孫克承其祖武亦
可謂聞人志遠矣昔周子家春陵而稱汝南朱子家建安而

稱新安皆不忘其初也。蓋與太公封於齊而不忘周者同意。是意也。豈世俗小生所能知哉。仲邛年少才俊博古而通今。由文肅上選。考肅文學政事之美。固已不待他求。又充其所到而求。而周則包氏世世有人。將有光於其先。仲邛勉之哉。

徐基字士崇。清江人。得之齋。早有才名。草廬先生示以為學之方。有士崇字說。見先生集中。元統間。用薦為書院山長。所著有玲瓏窗吟卷。

黃教諭虛

黃虛字子中。萬載人。受學於臨川吳文正公。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於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公嘗題其書堂曰大本。虞文靖公為之記曰。宜春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燕慈軒

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可皆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子為之記。而不知子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之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未至。燕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豈必有摸擬想像者哉。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為性本靜。

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技于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返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稱神。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同。俾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閒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以於風靡潤。倒潰行。衝實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燕慈軒

自克好靜坐。故以所開告之。以為之記。

朱徵君夏

撫州府志本傳

朱夏字元會。一字好謙。金谿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數舉進士不第。益杜門究心經史。為文不及於古。不止草廬。聞其文而稱道之。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惟一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知者往往指其才而不及用也。至正中鄉冠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王伯達章

王章字伯達。臨川人。學於吳文正公。公有王伯達字說。見文集。中一時名流。皆相友善。將游于京師。李仲公為序送之云。余嘗過臨川。王子伯達於河。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于老

退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為京師遊時春雨初歇草木明茂予與伯達登覽平山水之間徘徊於瓏邱之上頌當世之設施論古人之製作相顧以樂信而後別伯達蓋與先生之門人也其始冠先生字之而又為之說其聞見也固博其講貫也固詳而是行也蜀郡虞公序之虞公賢縉紳也南豐羅子序之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管之於車或推之或輓之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於是乎書

戈伯敬直

戈直臨川人初字以敬師事吳文正公公為改字伯敬作字說訓之曰敬以直內夫子傳易之言程子謂夫子言敬以直內不言以敬直內弟宜字叔義亦師事文正公公為字說云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兩字說皆合於陸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素怒軒

子取持敬辨義利之旨伯敬嘗著貞觀政要集論每條歷舉古人論議而斷以己意皆卓然可觀第一條論君道謂三代以上之治身心與家國天下為一尤為有見於陸子之學也

張伯固

吳先帝弟子見文集者附

張恆河南人早師事吳文正公為志經學公字以伯固為字說以勉之嘗問孝經大義往復甚切公集中有答張恆問孝說一篇其事蹟及官階所至並燕考河南覃懷有姜道源名河亦同伯固師事公又有撫州余浚道名淵黃玉成名廷川彭永年名訓清江曹伯通名貫廬陵易以清名原崇仁陳思敬名幼德肝江吳玉成名珙畢崇遠名光祖並從學于先生先生並為字說歸之以勉其學又有新安吳希顏字季淵師事先生學成名立任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先生為序送

之又有臨川饒熙宜黃樂順譚蒙三人並師事先生與元復初友善先生並嘗為序以送其行又有臨江黃良孫任袁州學正立雪崖書院昌明先生之學先生為之記鄱陽陳仲江名浣者從先生學其歸也先生為序送之又有南陽張師善孫章舒慶遠河間廉克浙東潘漢章並學於先生集中並有送行序有河間張岳者見送舒慶遠序中同郡有乙卯進士李路戊午進士李岳者皆先生弟子見先生所跋會翰改名說番陽李亨者仲公先生之族學於先生嘗跋其家集燕人史師魯者先生志其墓云師魯恪愿從余學其母節婦也樂安有夏友蘭字幼安者敏慧與邑尉明安達兒同師先生幼安早卒先生誌其墓又有崇仁陳世字伯高者尤以早慧稱在門牆甚知名年十九即歿先生誌其墓尤深惜之當時

陸子學譜

卷十八

聖

素怒軒

先生南北所至聚講者輒數百人著弟子籍者以千計今惟姓名見先生文集者附記於此餘無考矣

鮑省元

明史列傳

鮑省元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奉定元統間省試第一人至正中薦授溫州路學正學士張有御史劉彥博薦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以科舉取士名省元同宋濂為考試官十五年禮部主事劉庸薦省元及安吉全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明經老成達治體可備顧問帝遣使召省元省元年八十餘長年途亦皆踰七十矣帝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省元等固辭帝曰特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

容晏語庶不負平生所學何辭為皆言老且病辭益力遂放

按崇德今嘉興府石門縣仲孚恪守吳文正公之訓以力
行為學而當時方崇尚章句訓詁之學故雖以大學士位
之猶力辭而不受也

東吳先生儀

吳儀字明善金谿人自其五世祖師事陸子傳之子孫世
守其學科第輝聯名德相望儀師虞文靖公名益著宋文憲
源為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惟吳氏自延陵而分國譜之
局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
全谿其諸孫宋舍光射邦基生仰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
性命之學仰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

陸子學譜

卷十八

案

燕怒軒

貢進士饒溥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又鳴
可生泰連泰連生儀儀字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
績承家學為事雞初號輒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
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處
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
正甲申先生伯兄儀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
卯進士第名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
斌又薦於鄉立饒之孫咸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
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
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
惟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
使優柔厭飲而後已凡所敷釋皆五經與義不拘泥於箋記

而大旨自暢晚尤竭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
傳大道榛塞賦此之由乃著三書曰律傳曰類編曰五倫辨
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書曰燕怒軒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
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然於文辭尤豐照有力下筆之頃
思如湧泉開闢抑揚不忽地度論者謂如晴窗出雲氣勢突
兀不似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
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
莊慈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警歎輒肅
容而並不致妄動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
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東儀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
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立自將吳儒者不侮強禦
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投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弟少

陸子學譜

卷十八

案

燕怒軒

顧稍知感悔即還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
縣廢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挺為亂先生推牛醴酒集
里中者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羅草薙禽
獨之儀或燕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侯君元
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疾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間
試多士府判官王敬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
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封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名
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為先生
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
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
大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初今以字行次禎次祈皆以經
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一人某女三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于嘗奉教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于未暇為。而先生計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墓。塋山且勒文。懸綽之碑。于聞世之右族。重其墓。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之所靳。今先生之門。何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濶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遐邇繩繩。于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錄不

趙微君訪

江南儒林錄本傳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天

無怒軒

趙訪字子常。休寧人。生有異質。自孩抱時。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性理大全。諸儒語錄。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勵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及長。徧詣師儒。請質。不問。通恆。當產為束修資。所親或非之。弗顧也。聞九江黃楚望氏。杜門著述。往拜之。問年。曰。已未。楚望曰。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子曰。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若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勢。意在斯乎。先生因問窮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曰。例舉一事。而湛思以得之。蓋楚望氏之學。在窮經。以精思。自悟為主。故其教引而不發。使之自思。先生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又數年。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

先生退而致思。寤寐不忘。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其專篤如此。楚望氏常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段其大夫。易其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為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又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各以二義貫春秋之旨。以爲單傳。密付。盡在於斯矣。楚望嚴陵請益於夏氏。大之。夏因出其家傳。先天易書示之。曰。易義易二大衆也。先生受之。而別如抗。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因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又數謁。太史虞邵菴氏於臨川。虞殊敬異之。館於家。一歲。歸居東山精舍。益致力於學。久之。有真得元末兵起。結茅於星溪之間。山潛心著述。雖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懈壬寅春。始歸東山。明太祖初起。嘗統兵過其家。物色之。屢被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辭。洪武

陸子學譜

卷十八

天

無怒軒

二年起山林。隱逸共修元史。先生在名中。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未幾疾復作。卒於家。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嘗言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毅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爰雜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別。著葬書問答一卷。行於世。先生之學。以精思爲入門。以自悟爲歸宿。蓋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極盛。然其末流。或以辯析文義。纂輯羣言。即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推究文義。問而當時鄉先達從事著述。所以羽翼程朱。教者。具有成書。先生樂謂於學者之

要未有當也

東山之學發端於黃楚望而成就於虞文靖公其親詣臨川而謁虞公也以書上虞公云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孝至貴舉天下之於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坊之所

陸子學譜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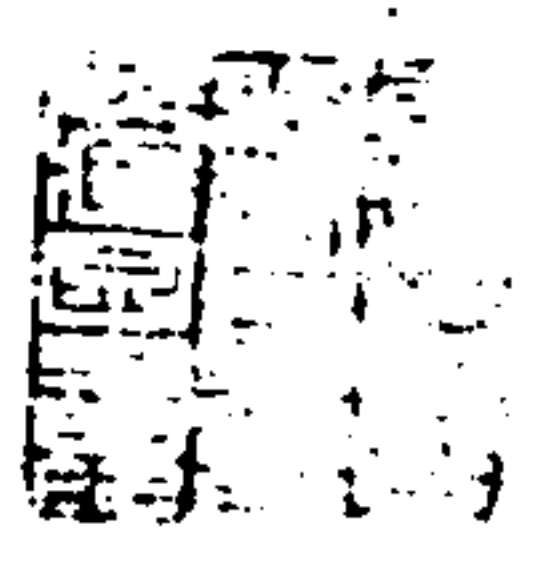
幸

嘉泰

早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克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途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東山之言如此蓋有見於文正公晚年之學實有以上接陸子之傳而未敢以自信因欲法其然疑於虞公也其指切南宋末流講學之弊尤為至當不易東山造詣固已高矣

東山作象山先生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又一首云大道之廓如日行

天正氣之雄如雷出泉洞微羣疑刻華精和即簡易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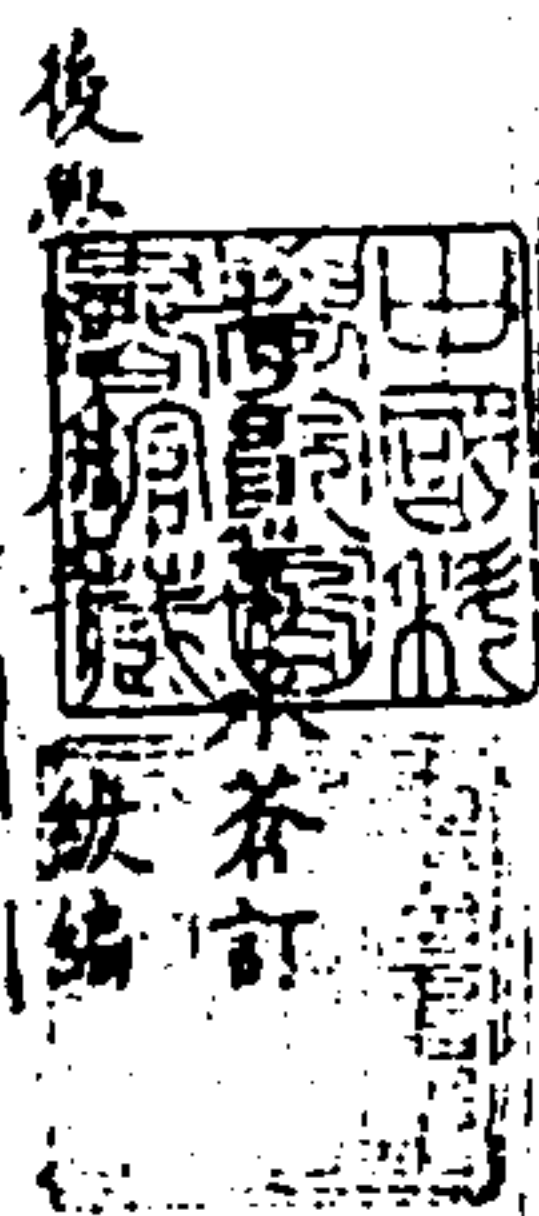


五

卷十八

五

嘉泰



平遠王士俊校

私淑下

陳靜明先生苑

陳苑字立大江西信州上饒縣人資京穎異不屬為富貴利達之求生於宋理宗景定二年丙辰自少時卓然講求聖學深信陸子之書宋亡元興遂絕意仕進時許文正諸公方崇朱子之學既設科取士非朱氏之說者不用先生守所學不變閉戶潛修行實踐德益克望益重於是有志之士爭來問學弟子李存祀黃舒行吳謙最著而先生以靜明名其書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卷軒

齊學者因稱為靜明先生其說也視諸遠狀其行甚詳今舊集不傳惟李存所為墓誌銘見侯庵集中其辭云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漸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力吾之行也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徵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遠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爾其者識非之毀短之明辨之又甚者求欲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二月此書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苑字立大

曾祖友諱祖元父一諱... 丁酉嶺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已酉... 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 學術異同之辨無十念之產一命之貴而有受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若其他言行其所以於道學者之方門人視若迷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撰其大者誌諸墓為之銘曰學久荒今則萌因弗幸後有成由先生

靜明先生於陸子弟子門人之書無不搜求講貫嘗取錢子

與百行死苑詩誌錄之以示諸生而李仲公為之序云自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卷軒

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刻以微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介其情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於古融堂錢子生於宋之叔世取昔之孝者忠者而贊之以詩而心以為是二者百行之首也遂題其詩曰百行冠冕詩錢子有道之士行於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於時使其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贊即其所行者也是故身巨之埋兒則有以惜其所蔽叔治之泣杖則有以明其同然秀實之揮笏威榮之噴血雖出於憤烈而謂義乃有所未安知本之雍順子華之叩頭雖陷於盜賊而見理亦有所不可長孔褒之爭死則疑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亦即是皆所以引人反求諸已者嗚呼此豈徒後漢為德流遠光景則哉上饒陳先生獨受而滿之日與諸生誦誦之先生雖布衣而慨然以天

下人心風俗為已任嗚呼先生之心即錢子之心也臨川危素又板行之間者見者皆從而攸助之之人也之心也又豈異於先生者耶僕有以知是詩之必將家傳而人誦之也使家傳而人誦之夫豈不可以少增天地之和而近之言詩者或雜興而亂恐其於此未必不如嚼蠟然則如天常民彝何存存上先生書頗於先生之學有所發明今附其畧於後云

學生番易李存謹再拜獻書辭明尊先生席上人心猶寒風俗大壞父詐其子夫欺其妻藻飾筆舌者謂之多才紅鏡齋教者謂之適用分章釋句者謂之至教密文深察者謂之至治嗚呼尚志之士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者亦烏得無情哉且歌焉而不失其良能者馬之乘牛之服火中而燬燬也至倘有失其性而不乘不服不守不捕者則皆知弃之弗畜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樂恭軒

矣然亦千萬中無一二者人而失其所以為人舉安之而弗悟其非則是曾歐之弟若也不亦重可悲乎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亦豈容私之哉存雖不才亦豈苟私於先生者哉使道而可私也則未必謂之道矣雖然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所遇之時去成周之澤未甚遠也猶且毀短於人窮乏奔走雖門徒或謂之迂至昆弟不喻其意而况於今茲者乎敬惟陸子本心之學先紹於千有五百餘年之後非天地無以喻其大非日月無以喻其明非鬼神無以喻其變而存何足以贊述之夫豈規規然於繩飾訓誥之末以增人昏德半人陷算者耶今先生又特立於波瀾傾側之餘扶植於俗尚壞爛之中人之所為不為人

所不為為之人之所非不苟也。而教人也。譬諸草木春以萌。之無小無大而無所不亨者也。存雖願學多見其。然孟子有言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棄焉則將何以道其責於天地之間哉詩曰。劬勞言父母生之而劬勞者也。豈弟君子。作而成之者也。天高地下敢二心焉。惟先生終惠。嚴下情無任皇恐之至存謹再拜。

黃氏宗養曰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於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於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為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於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樂恭軒

人豈非豪傑之士哉。陳先生之教行於家賢者頗多是時方以朱子說取士俱不應舉從子輔字德輔孫彥清尤能世其學李仲公嘗為彥清兄弟名字說云上饒陳先生之孫三人長穎彥清次東彥方幼彥良他日穎將遠游請發明其義余曰穎天下之水之至清者古今人稱為清穎云故字以清東者四方之首而萬生之始也於時為春於人為仁故字以方辰者日月之所會大而國家細而閭庶凡有所事就不擇其辰之良故字以良雖然兄弟之身一人之身也天下之理一本而非二是以君子之能修其身在於清明其心焉耳勿擾擾以自賊勿憧憧其失則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是則所謂仁也苟仁則吾之變化云為無所往而不善矣吾見名問其字則三推其義

則一也。矧彥清粹美而嗜學。彥方敦厚而有容。而彥良於日。川之間亦知所自擇。皆將不孤其名字云。仲公又有贈陳彥清遠游序云。士之欲不汨汨乎生者。必當出而游也。戶庭之間。沒沒以朝夕。問巷之途。忽忽乎而少老焉。上饒陳穎彥清。謂將游乎四方。其郡人祝君蕃遠為之序。余取而讀之。亦何派乎強人意也。彥清靜明先生之冢孫也。余獲師事先生。先生之至誠。有以深感人。先生之強力。有以過乎人。余蓋下邑之鄙習者耳。非先生。其終小人乎。先生沒。今十年於此矣。見彥清如見先生焉。願當以先生語余者。語彥清。今則苟非千里而近。則將萬里而遠矣。惟彥清思其先祖。思其執友。儼乎其在上。恪乎其側。勉乎其弗自己也。楚楚乎其等也。抑而非靡也。廣而非肆也。順而無所隨也。夫如是。縱未得於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其外亦將無失於其內者矣。時之求才人之取友。合是而謂有他道者。吾則未之聞也。初靜明先生弟子白江東四先生而外。惟章懷閔仲魯為寂若。先生從子輔師市仲公復往問學於仲魯。仲公有送陳德輔之金陵從閔先生序云。夫理有所未知。苟非上智。其誰能免。不然。犯霜露。趨險阻。躬樵爨。甘蠶。豈古之人亦胡為乎然哉。蓋其信之也不篤。則其求之也不勤。求之也不勤。則其得之也不實。疇昔之歲。覃懷閔君來游吾大江之東。而上饒陳氏最先客之。其為教也。凡進退揖讓之間。奔走使令之際。苟有差忒。毋或假借。其講說經史。條貫悉備。若網之有綱。若稽之有秋。與之處。鄙倍之氣。將洒洒而自消。既而移家襲慶。而陪講於郡庠。吾不見且十年矣。至順癸酉六月某日。陳氏之子輔。不遠二千里。往求焉。以卒其

陸子學譜 卷一九

業大師之賢而善教者。固未易得。而子弟之勤且勇。不足於已。能不難於未聞。不勝感於故常之習。不所屑於榮業之費。為尤未易得。吾用是有以知輔之此行也。此將有所成矣。况金陵為公卿大夫之林。苟有餘力。更能求其仁者賢者而善事之。則輔進也。又將有不止於吾所期焉而已。

陳先生弟子門人

李衍君存

李衍字明遠。行二。故又字仲公。饒州安仁縣人。生有異稟。工文章。年甫壯。名已聞於四方。其友舒衍勸其為學。始師事陳靜明先生。學成。望益尊。屢聘不起。元史稱為江東大儒。事詳弟子臨川危素所撰墓銘。其詞云。至正十四年七月。番禺李先生仲公甫卒於撫之臨川縣大山寓舍。明年冬。素使至京。口始聞。哀於清忠亭。又明年春。元教于宗師。有與為位。以祭。授事狀曰。子宜銘。顧方廢於事役。未遑論著。後十年。其孤卓謀奉志。還塗致廣信。夏章之狀來請銘。嗚呼。素尚忍銘先生之墓也耶。先生諱存。字明遠。仲公其所更字也。李氏其先汴人也。八世祖居饒之安仁縣。六世祖三居士。積善無訖。曾大父昌宋。贈朝奉郎。大父橋。鄉貢進士。父萬頃。由進士制置司。奉議官之極。從大父也。先生生至元十八年四月。生四歲而母吳歿。幼穎敏。莊重如成人。弱冠。編求奇書。及陰陽名法。神仙浮圖百家言。為古文章。事視稱孝。父多疾。因通醫術。有疾者。雖甚。必奔走視之。未始間。叔兄申伯死。撫其孤。嫁娶之。逾已子。其後三以所析產。來。三還其券。并讓屋室器物。即氏妹早寡。資其衣食。幾三十年。育其孤。至成長。故蚤有州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六

無怒軒

六三一

聖之於里中友舒氏衍它日謂曰時昔慕子之多才藝今遊於陳先生立大獲聞聖賢之學子之所能舉末也何為哉未之遠信久則又謂相者謂子不年苟無聞以死良可憫惜乃大感悟悔遂借造陳氏陳氏曰無多言心虛而口實耳未有所契復造焉曰無多言心恒虛而口恒實耳夙夜省察始信力行之難於是惟日孜孜究明本心其自所著書內外十一篇曰無使誤天下後世同門執友四五人相與切劘期以大明正學時人多訾笑之毅然不為之動科舉制下一試不偶即為隱居計來學者眾邑令禮為經師訪以民事郡守堂試諸生聘為主文三以高第歸固薦王文獻公為南臺中丞烏古孫右丞為監察御史交章論薦秘書若作郎李君孝先舉以自代相國京兆公將上聞處以翰苑會去因不果著書室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曰竹莊題曰侯卷恒語學者曰聖賢之立言垂訓以先覺覺後覺此豈口耳句讀之事正學不明人心日入於偷甚可惡也徵陳子其其終為小人之歸或謂學文先生曰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漢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經此理無隱前古聖賢直形容之而已惡能有所損損昧於理道而聲光其尚得謂之文哉虞文靖公歸老臨川著文集序和竹莊之詠致羨山林之日多道德之造厚先生顏古神清表冠整肅不妄言笑憂世之意見諸眉睫謙恭而和易與物無競雖武夫悍卒樵童牧豎皆望而起敬云倣兵與門人何琛迎養於臨川居二年而卒年七十四塋榮祿鄉竹莊娶趙氏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與樞之孫子男三人卓章多多今存者卓女二人婿曰某孫男一人榘曾孫一人復觀素

少以文一編見先生雲錦山書其後曰子言言如古人苟求之前平開闢而未嘗古也後乎開闢而未嘗今也嘗問思曰府心之官則思何思也先生曰思其本無俟於思者爾素不敏始稍窺所得而歸事焉及遠遊數貽書教或不放志也銘曰世道交喪正學晦冥屹屹江東師友勃興於惟先生高蹈林壑才可濟時甘於寂寞言論風旨淵粹高明昭昭終古雖死猶生歸葬故邱家銘于穴式尊所聞敢告來哲

仲公先生初上陳先生書已見前第二書云存不才獲備事先生稍聞緒論庶以開平生之蔽者真可謂不虛生矣存之慶幸孰有過於此哉而俗中且斯斯然訕訕未已俗中之斯斯訕訕未已者唯知較子窮達利鈍求乎形迹表襮而已亦惡知夫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理之所在有不可二者哉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學也者一統於義理而無所自用其私焉易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雖然存之不遠于古人亦遠矣其始聞先生之言也亦有疑心焉有慚心焉為予吾心之靈本無限本無虧本無拘繫本無流洩其有不然者已私賊之也非天之所予者然也夫何疑之有哉後覺者必有待於先覺而覺焉後知者必有待于先知而知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何畏之有哉他日祝次生謂存曰子能舍其邪而適於正於天地鬼神何慚千古往聖賢何慚於祖先父母何慚於子孫後裔何慚於吾君吾民何慚於後世學者何慚存敬誦何敢忘焉至其有可疑可畏可慚者古之人其食飲起居耳目鼻口皆與我不異也而古之人乃如此而我則如此此何耶是故表見車馬有不足為其貴也金玉玩好有不足

為其富也。吸粥和跪有不足為其賤且貧也。尚欲不足為其
成也。死絕不足為其變也。夫豈強為之哉。理則然耳。理之根
夫人心者。亦何常一日泯絕而非學則不能以自明而學之
不絕如縷者。賴此經存焉耳。而經之義蘊於訓詁近世尤盛。
幼而誦習其說。比得純養。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
然卒不得其要領。有十餘年。今而從師親友。方稍有自得之
實。無所可疑。無不可信。屢欲卒請而師友不能不慮其決擇
之未明。信向之未篤。他日或言道或媚世。累斯文有不細者。
然存自研諸心。決擇已明。信向已篤。而至教之重。何敢失陸
亦何敢道聽而塗說。數天履地有死無二心者。謹獻書以聞。
惟先生終惠之教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先生嘗與友人書論學術之弊。極為明透。今附錄於左。古今

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為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
不以伊周為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為伊周之事業者。然
孔門之學。則奉奉在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
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
舜其若克。舜其民為己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於一德也。又
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當動威以彰其
功。此豈小智小才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
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
為盛之初。六幹父之盛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為吏道
之弊。演而敷政。思四海九州之大。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
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
以振起斯民也。為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吾君相之盛心。而以

伊周孔孟自於式哉。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
行於今。則自為中韓可也。自為黃老可也。義不當舍摠假借
其名。以徒為進取之資。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
與言自為二矣。亦豈徒慢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
孤朝廷所以抑刀筆。走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
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使固有吏之
弊。而儒亦有儒之偽者矣。若以孔孟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
則何以有子欲無言之說。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為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
所歸命。異端塞塗。邪說蜂起而已。又不得其位。以行其志。則
詩定書祭周功。作春秋。去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
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辨之。其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鳥乎使此心苟得
其正。則所謂善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
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
友睦姻。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
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網。衣之有領。振而舉之
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
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效。
將所以臨民。治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續其文者。文此事。
也。初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
有先後次序。且今若不歸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
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
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天下者也。況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

偽多端。奸詭百出。徇私而不殉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于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為牽逐隊。拱手畧紙尾。持祿保位而已。強者為駘為尤。為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為納履。為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任也。始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于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感感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為患者哉。嗚呼。其素直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十一

無怒軒

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為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疎。他日為有司所取。為朝廷所用。宜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為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忤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

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於資稟之厚。行之於轉轄之間。慨慨乎有餘力者。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為吾黨有志者告耳。

祝經歷藩

靜明先生門人。寢者李仲公。而寢先受業。又率舒衍等往師事者。為祝藩。遠明時沿元舊科舉。止用朱子一家之說。其修元史也。凡為陸子之學者。必排之。故靜明先生與江東四先生。皆不為立傳。仲公先生寢著。亦止於張仲舉傳。稱為江東大儒。而吳舒二先生行實。皆不傳。祝藩遠有仲公所為墓

陸子學譜

卷十九

十一

無怒軒

誌銘頗詳。其文云。公諱蕃。字蕃遠。姓祝氏。上世有諱。尊者自衍。來今信之。玉山縣。因家焉。其後又徙貴溪縣西昂里。曾大父諱宗周。大父諱汝煥。父諱起。慶宋某年間。鄉貢進士。公幼而警敏。縣人有陳先生某者。獨得陸文安公本心之學。蕃遠從之。遊補長。頗不羈。他日忽感悔。復求從先生。痛自刻厲。久而有省。大喜。大信曰。論語曰。吾無隱乎爾。記曰。風霆流形。庶物盡生。無非教也。自是斯須不廢。內觀。因購求陸氏師友遺書。特鈔廣傳。思以大明此道。朋友知慕。鄉者。報明目張膽。為言親之。循同根。援之。共進。得一善。躍然如出諸己。氣質之偏。恩攻。辨之不遺餘力。故一時登先生之門者。皆推先焉。其事師之禮。尤謹。苟宜費而乏。雖質粥田宅。無所靳也。久之。郡縣以茂才異等。為之行省。授其高節書院山長。歲適大比。

以易經中鄉舉會試不利。次安公舊講學象山祠宇久廢。言之郡縣率同志復峙祠其上。秋仲丁遠近與舍菜者不下百十人。文安之後僅有文美者甚貧五十而無求而資之娶未幾改授饒州南溪書院山長學者輻輳。調集慶路儒學南臺都事。秦公某聽其講。謂明暢即命子受學。高陞饒州路儒學正。教授遺書幣致。步郡知名之士。訓導各齋。又未幾前信守買住公平章湖廣行省。辟為探史。參政蘇公天爵一見甚器重之。海北憲使卜咱兒以賊敗。徙奴兒干厚賄求近。不可播州宣慰楊公某率首長請驛以朝。或難其非。迷職之常。且故事上下皆有贄公。却不受。曰非所以懷遠人也。遂白平章給驛馬。既而授將仕郎。漳州路總管府經歷。先是屬司報得賊數百人入境。同知保童勒逆敵及境。賊已去。他界平民一人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被掠脫身走。卒遇官軍。窺草中。保童執而賊之。曰我本他郡農。與兄弟來耕某氏田。居近郊。非盜也。榜掠死獄中。保童因偽辭連繫其兄弟親戚七人。以絕言者。公至。疑不署。積聞帥府移南容州。推問保童。賄不就。辯四人。又死獄中。通朝廷遣使巡行天下。尚書拔寶公歷廣東。西聞其寃。命更擇廉明。由是靜江路同知伯顏不花。慶遠府安撫司知事李剛。會梧州推問。寧白曹吏二人。伏罪未死。三人者拘於外。保童復不就。辨且教曹吏家人。訴於府。復移藤州。會赦。皆免。公竟死藤州。客舍時。至正丁亥十月也。生至元丙戌。春秋六十有二。夫人徐氏先二年卒。子二人。長文中。次文剛。文中扶視踰五嶺。以歸。至豫章。病死舟中。文剛以明年十一月甲辰。葬公饒橋。公嘗與故司業鄧公文原。辨格物數千言。及平生所為雜詩。

文若干卷。其才思如河流。其論率激切。無所回忌。四方多稱誦。前事文剛來乞銘。頗難與公為同門。下不遠。遠甚而切。德之義甚深也。敢辭。因起敬言曰。公質直而氣剛。信道而明。義或謂淳之辨。滕之死。殆不善為身謀。應之曰。非而迷之。皆遠不為也。居其位。坐視無辜。死。善也。肯為之。平前乎。吾事。推而不與。則偷勢。有不可故而去之。益偷。則甚。且緩若何。曰。其心必謂是非之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無乃用其細。曰。變夷之俗。而念。雖。雖。殺傷二十年。間。嗚。聚而逆命者。往往而有多由。史于其上。貪者魚肉之。忍。者草莽之。刑罰不中。使其無所措手足。今。善。遠之。為小。人。則。笑。君子。則。愧。正。一。事。或可。安。遂。即。數。千里。然。用。不。盡。其。才。死。不。在。腐。下。再。窮。瘴。毒。心。亦可。悲。也。夫。是。為。銘。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李仲公有贈祝蕃遠序云。大學之道。不明於世。人。士。大夫。靡。然。以。文。藝。相。許。與。至。有。能。自。持。而。不。流。得。之。於。予。一。者。則。又。謗。謗。謗。謗。焉。何。斯。文。之。未。幸。也。上。饒。陳。先。生。立。大。潛。心。於。聖。人。微。言。而。履。踐。之。未。嘗。一。泥。於。訓。詁。蓋。二。十。餘。年。而。人。莫。知。之。也。雖。其。弟。子。祝。蕃。輩。亦。皆。卓。出。於。類。存。欣。然。慕。之。將。以。明年。往。遊。其。門。上。承。先。生。之。教。下。取。蕃。輩。之。助。既。而。聞。有。司。舉。蕃。茂。才。異。等。宜。中。其。科。際。巧。致。之。行。省。去。且。有。日。存。私。心。甚。情。久。則。大。喜。何。者。江浙。之。士。號。多。秀。敏。而。又。共。際。於。四。海。統。一。之。時。光。深。弘。厚。之。氣。有。人。於。其。心。修。省。變。化。之。言。易。以。相。感。夫。然。則。是。蕃。輩。一。存。於。道。而。存。於。道。者。有。不。可。以。算。也。是。則。無。所。共。惜。而。有。大。可。喜。者。中。科。與。否。未。論。也。

吳尊光識

吳謙字尊光饒州安仁人陸子曾孫女所出也其官階事實未詳然早事陳靜明先生傳外氏之學與視李舒三君子齊名仲公與書稱其筆墨隱微優為之又望其賜願以請警策則尊光所造亦深矣今附仲公所為尊光母孺人墓誌畧見其世出云孺人諱某姓陸氏世為撫州金谿縣青田里人宋文安公象山先生九淵其四世祖第而歸饒州安仁縣松唐里吳君中立斯賢二子長謙次恒女一人婿同郡臨川夏柄孫三人通迪遵至順五年癸酉三月丙子無疾而終得壽七十有五謙以元統三年乙亥某月日葬里中山謂其友李某曰謙之母性靜而和寡言辭平居堂與間若無人者容止甚安坐立必整先君子年若干棄二孤家甚貧母勤儉以掌之不為憂但常曰吾為汝家婦時惟恐得罪舅姑若輩宜自立

陸子學語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母為爾先人及外氏蓋謙因得從師百里之外歲時一歸省囊裝蕭然未嘗一語及也素少疾雖老願輔間深無嗜涕丙寅之歲恒復卒謙則無所事得朝夕養而吾母亦不為人世留矣吾子有同門之好賜一言以刻諸幽則吾母之美將不隨以死乎其悲其言不敢辭銘曰生有德血氣治既高年不病死理斯所宜孫子

仲公有復吳尊光二書其一云渴教甚矣中昨承菊節相過之約不勝其喜花外小車日跋望之何以杳然方此疑慕忽承手舉敬審初寒履用勝裕用以自慰吾曹隨時中分筆數隔巷自有其例吾兄優為之區區之見自覺益親切但泯沒於應酬耳甚不逮聚辨淵味如許深自恐缺記文憑見所到具別楮語徒汗王楮拜領厚餉皇汗而已紙尾所喻謹在

下懷不可以為定擬有機即合可也知身修復不宜又一首云尚欲來復辱教翰敬審春氣向和履用曼福慰浣以之清淨無音耗但聞手教翁之子在廣西有軍書云本官以帥府委出各郡催糧審如是則官况已安遠矣區區新年感頭眩之語畏出且飲日前暑過碼石即歸矣車夜旦晚過洪都千萬賜顧以請警策不宣

舒元易衍

舒衍字元易亦饒州安仁人官階事蹟無考因視著述之往師陳靜明先生為志力行深信陸子之學同時李仲公存以高才博學名於江東行素是服之既有見於陸學始知文藝非所宜力勸在從靜明先生至再三存始從衍往謁

陸子學語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中蓋所謂疏附而奔奏者也詳見仲公上靜明先生第一書今節抄其畧云存生三十有三年矣雖於古經史傳記稍涉其間而未知其所以道夫人者果何為哉徒竊取糟粕以修飾其後陋妄誕之言而謂之儒又嘗慕韓退之謂無所不通乃為大儒由是慨然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道家法家浮屠諸名家之書皆將致心焉然後持而耀諸當世而垂諸無窮意當世之士如存者亦豈多哉侈然而談嘗然而居取議於鄉里召怒於朋友而弗之省也戊申之秋舒衍謂存曰吾時昔是子之學近以祝蕃之言得從上饒陳先生游而後知子之學所事來居也子之蔽亦甚矣徒焦心竭神何為哉若不改圖則將誤惑其身不惟誤惑其身必將誤惑於天下後世之人存心竊笑之他日復言如是復笑之至於三於四於五

屢數十不已。雖疑焉。然朝... 衣言曰。相人者謂子不年。苟無聞焉。以死傷哉。至道所在。人固未易信也。然辟之。涉吾嘗先之矣。遂大疑。早夜以思。至感。庶然終取于。人徘徊而躊躇。壬子之夏。始期行。登先生之門。亟請一言。以自後。先生孫之。又孫。明日。視蕃適來。始相識。嘗與衍反復。而及丁寧之。研磨之。其時甚不樂。以為往古聖賢。答問告教之際。豈當如此哉。徒以欲遂所請。跪起揖拜。漸且忿焉。先生雖語之弗領也。秋復來。先生語之加詳焉。始稍知所致力而信且喜也。明年。遂以大喜。以大信。嗚呼。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而存也。細夫薄也。亦何幸與於茲焉。而信有笑其愚者。有譏其怪者。有慮其終自貶損。將露棄於常所推從者。有疑其論為拘迂。而不任茲世之務者。嗚呼。此豈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七

無怒軒

人之過耶。勢則然爾。餘見前。黃氏宗義曰。視藩李存舒。衍吳謙。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皆出於陳氏。金谿之道為之一光。是故學術之在今古。患其未醇。不患其不傳。苟醇矣。雖昏蝕壞爛之久。一人提唱。瞭然便如青天白日。所謂此心此理之同也。

閩仙掌

閩仙掌。未詳。河北。覃懷人。來遊信州。因師事靜明先生。氣質剛毅。履為實學。成往遊金陵。慕帥聘主郡學。詳切講解。四方聞風而至者甚眾。仲魯切指身心。人人省悟。興起難貴者。不問直指。遺失無所假借。人亦屈服而尊信之。因置田宅。倚寓其地焉。

李仲公有與閩仙掌書云。肅拜。具說仲魯擇善尊畏友。又

不奉書。良深馳仰。歲裏得元易數字。云尊兄有書。例業首及何以克當。每有泰運。氣者多言。尊兄買田築室。納婦。生意。諒如也。何緣元易書中。有入有不足之嘆。吾昔年事若此。凡百皆前定安之而已。且區區雖有三子。薄少祖業。拆而為三。各私其私。老來應酬。衰以過日。其無謂也。去年。僕仆傷手。今已一年。猶酸軟。不用餘無足為知。已道耳。此身。西昂。犬非前。彌遠。未遠。福遠。內人及長。始曾相繼。變故。蕃遠。又困於烟瘴。久無消息。殊可念。不肖有夢之懷。之詩。因錄去。過目。想同此情。爾記得。去年。曾奉。搗字。草。兄。郡。庠。既無職責。而又有。弟。可以。應。門。具。一。舟。溯。流。而。來。願。省。生。死。一。番。亦。一。好。事。不。審。雅。意。然。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曾子堂振家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文

無怒軒

曾振家。字子蒙。本撫州臨川人。曾文定公輩之後。其祖遷鏡州。安仁縣。遂為安仁人。師事靜明先生。講求陸子之學。躬行甚力。尤精於易。其為人。詳李仲公所為行狀。今附于後。子。羣。姓。曾。氏。曾。未。出。後。夏。少。虞。之。子。曲。烈。封。于。鄆。春。秋。時。為。莒。所。并。太。子。巫。仕。于。魯。因。去。邑。為。姓。聞。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聞。某。賢。侍。制。吳。若。委。清。為。之。跋。其。先。蓋。居。建。昌。七。世。為。少。師。南。豐。先。生。章。革。生。給。婦。生。志。皆。朝。散。郎。意。生。迪。迪。嘗。遊。樵。州。臨。川。白。坪。鎮。鎮。中。查。氏。喜。而。塔。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迪。遂。徙。依。查。氏。迪。生。富。富。生。大。井。大。井。生。全。全。自。白。坪。遷。航。之。安。仁。黃。渡。全。生。克。俊。二。子。長。貫。道。次。振。宋。子。羣。其。字。也。子。羣。幼。而。端。慤。好。讀。書。未。冠。時。父。析。其。業。界。之。以。觀。其。才。子。羣。應。門。總。務。有。餘。而。不。素。未。幾。父。疾。子。羣。祈。於。神。請。以。身。代。疾。少。

愈越二年卒于家。其如禮于當善植生。市母謝氏甚歡。家日以健。樂延師教于若。延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光大。皆當致之。賓席時上饒有。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于。亦慕而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語。而亦和易。不逆。門有貿易之肆。嘗携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僕以誤多得貨。即語而還之。或有買貨而去者。偶遺其貨於道。于輩聞之。復與之。貨而不取。直又常有輪租者。租已入。其人已去。于輩會其數。有廉呼而還之。嘗學易。指書正經一卷。愛佩之。或休息於道。或待舟於津。必出而誦。夜則燃燈危坐。揭卦畫於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於易頗有得。應事接物一本於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余又疑乎是。今已渙然矣。萬物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即我。我即萬物。夫何疑。其為里役也。則戒于姪奴僕。母時嘗以立威。母刻削以敏。廷祐間有同經理田糧。于輩遠長于鄉。勤勞晝夜。介然自守。嘗有持金以餉者。于輩曰。國家重事。寧私耶。既而自有威其公正。而以書來謝者。于輩曰。奉公而行。何謝之有。為卻不受。同役及芥吏輩皆嘆服之。母崩。氏卒。于輩為不飲酒茹葷三年。他日忽得痞疾。但不食而泄。初若無所甚苦。候疾者皆應答如平時。但拱手而寢。越數日。與其兄訣。妻于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欲佛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于輩曰。吾心澹然。無異平昔時也。明日且是命。取水來盥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九月望日也。于輩生於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昂。次曰昇。一日昂來再拜請

曰。先人之樞蓋。於禮湖祖。瑞之右。將以己巳九月。其於里之白茅。惟執事知我。先人頗有遠其平生。將藉以乞銘於祝。先生蕃遠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之推也。苟非所以與人為善之長。然占今天地之間。有道德於身。有功利於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待論。亦有有名位。足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於人。有文字。足以顯人。身沒之後。亦宜得人之進。而若翁則無是。有也。使若翁生存在。往古時其所為。亦眾人之所為。而亦何表異之有。然於斯世。又必待有名位。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於民俗。果何動焉。且稽之古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翁買而不食。故其於財也。未嘗大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而未嘗小試。能遠理於物。我不為無見。不動心于善。死近於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有守此數者。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翁能之。而獨言以狂其必不以為甚過者。

張學士傳

元史本傳

張學士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明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為杭州鈔庫副使。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憂。著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家。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九淵。陸氏。其從之。道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遺於詩。最高。為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其於是。翁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於。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眾。至元末。同

郡傅巖起居申書為書德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卒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陸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勸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眾說為之折衷辨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讀中書集議時政眾論蜂起肅獨然然丞相滿思忠曰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肅對曰諸人之論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滿思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依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十字羅帖木兒之入京也命肅草詔制奪據廟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肅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肅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河奪乃命他學士為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為怨也及字羅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肅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能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肅因相視大笑蓋肅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氣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肅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因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二卷肅嘗集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錄識者遊之

仲舉師事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尊信甚至每有行有為千里必告焉仲舉於書無所不究其經學則本於仲公先生仲公集中嘗有送張仲舉明春秋經歸試太原序云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之選必由於其鄉延祐七年春張仲舉將由錢塘歸就試太原不遠千里有餘里以書來徵余言仲舉明於春秋者也春秋聖人定是非非之經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昔之傳是經者固或溺於惑說後之號為通是經者亦多托諸空言經之不明其來尚矣吾嘗謂使真知春秋者一日而出乎科舉得為政於一州一邑而推是是非非之義以足非其民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一州一邑者也又使得序而進立乎朝廷之上而推是是非非之義於吾君吾相之前則吾見春秋之義明於朝廷之上者也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主

無怒軒

亦豈非夫子依經之意哉亦豈非吾君吾相求明經者之心哉亦豈非吾民之望哉亦豈不大可為科舉慶哉苟其志不於此乎在而汲汲焉於窮達利鈍之際則其於春秋是非之義為何如耶仲舉諒直君子也其必密於斯義而非托諸空言者也吾意其鄉之有書者必相與崇推先焉而有司之明者亦將無所失也蓋江東四先生之學一遵陸子之教以躬行為主故其論春秋也如此其於世俗之人所以明經以取青紫者迥乎其不同也

危學士素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家於雲林山白馬鄉陸子之故里也故其集曰雲林早師事吳文正公未幾公卒聞安仁李仲公先生傳陸子之學於上饒陳諱明先生因往卒業久之充然有

得趨然於仕進之外未嘗應舉年四十餘始用薦起入經筵
 為翰林官是時虞啟陽范揚諸公並以年老歸休或已物故
 大樸雄才博學獨步一時文章典雅詞源深厚凡有大著作
 並出其手十數年間遂躋通顯是時日非元祚將終遇
 事盡言無隱宰相咸其多言不恤也北平章以私憾殺右丞
 抗疏爭之不得遂去隱居山居十年災強起之任翰林僅一
 日而明兵入燕京即赴井自沉寺僧以國史挽上之明太祖
 徵至南京元史之修也實錄不亡實由大樸所以說不死之
 實又請鑿宋穆陵顛骨出亦匪徒出也歲餘披讀後人頗用
 善謀然謀之者亦幸生無事之時耳不知身當政亂時能如
 大樸之盡言否其過變也自沉否毋輕議昔人也明史有
 特傳頗詳而宋學士源所為墓碑銘尤為明備傾倒甚至學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士年輩相近見聞可信今全錄於左俾覽者得考焉其文云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
 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
 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塋金溪白
 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
 晝夜號揚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基之銘護守官少暇未克
 論撰春正月念思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
 引為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
 評議草行而勒文其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
 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
 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徙州刺史京兆建昌之南城唐黃
 巢之亂全誦與其弟仔偕赤手起兵衛吳黨柳彥章於象牙

潭羅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
 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諱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
 五世孫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元累
 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復軍進封汝南
 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進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
 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豫國公永吉
 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
 如其夫母鄭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因于
 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
 上轉宣文閣校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
 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
 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
 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同農少卿後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
 奉議中書省事長短建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
 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
 四方獻言詳定仗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依除翰林學士
 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
 元順帝北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
 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遂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
 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

亡國之臣不宜用坐免詔出居和州閭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於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嘒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為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職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失之公之檢計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公嘗教釋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頌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兼傳行宋兩都訪撫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力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官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探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報發發建監門非齋舍勃開因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尚書王

某致政居於棧暖泉書院詩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於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曾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故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錫餅饋官寺咸里歷歷叩之復悉復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謹法屢祀典以祛瘳矣時翰林承旨張公蒲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共為園子監丞也捐東脩教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聖田於淮泗二州相地受畧難除荆棘開田幾千萬畝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五

無怒軒

使民有遺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皇太子受玉冊故中皇太子講廟用禮禮百官以朝服賀東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宜正之遂徹狂醜而以便服賀其禮密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天曆初舉兵欲劫取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衣城民魏致益買田千畝後見買田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奉還之公請族其門以救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掌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列行公以無益諫罷之既改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諫止之泮香祀燄漬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諫之淮南兵亂公未肯廉問其

故會維揚京口旋餓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錠兼之所全活者甚眾上准西宣慰司余闕擇賦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先生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防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聽後復遷其子公憤之賦賦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更遷去人握手相或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必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思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柱總西方兵勿道其逆帝帥樸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頌厚安南立兵農宜樞使司以安畿內

陸子學語 卷十九 無怒軒

任賢守令以撫流寓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宜樞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難念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剝強通其子婦歸訴官達刑部吏受賂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起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諭崇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朵列因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目掠廷議杖貶百免其官公

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與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構之會晦至燕即堂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構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公疑誣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倂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准安世裝千戶賊賊解濟南詳臺中陳示俾請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成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惡大無以為報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幸與逆臣宇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賊徐就拘案已具要官庖徐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徐遂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官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

陸子學語 卷十九 無怒軒

宇羅帖木兒庸懶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叢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別異若如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宇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庸懶帖木兒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大局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樹思監惠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普顏不花率因以請封故因未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誥劉賈事上中書皆裝不殺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祭黃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燕數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詰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感勳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

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
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
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
有司日本餐錢方為之否則飲于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
史為職且祿已厚矣俟餐錢而後為耶因次第修之其左
右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營基之地而無圖志可考公請
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刺王某之寬
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基遠兒為肩平章扶私憾殺
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
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
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
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
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并傍兩手據井
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
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
死國之史也力挽之起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
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
宋穆陵顛骨為楊華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
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
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
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
學士劉君猷待制黃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眾累持

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施好善若有督之者凡事有
於名教可入廟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
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史進祿米歲七十時十可易白金五兩
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徵政院使元滿兒神道碑其從子以
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申言凡請文來謝
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賜而生之於嘗請仕公
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恭政燕人杜翺以公
南士欲構公罪翺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
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
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之以為榮有文
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
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人于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
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登仕郎大都路儒
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曹俊堅之子也餘皆天
孫二人長太天次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貴縣張氏張思伐杏
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
願奉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
公為奉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快不樂云嗚呼天
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
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備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
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
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
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

朽矣

李仲公復危太樸書云。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容用力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備文甚感。介念。到仲儼未嘗至此。區區材小志卑。氣弱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貴於人者。比蒙不鄙。遠賜臨已。難終。嚙薦。塵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考諸三王而不。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或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不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盡以究欲言。孝女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考及。葛。祐為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儼未識。而不奉書。會間頌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宣。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李

無

仲公又答危太樸書云。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受。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賚嘉。隆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我在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夏楚。動用聲色。以取乎。亦忍非。但當竭盡此誠。勤勤懇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縱彼不信不聽。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夫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於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棄稿之人。而每於當世。亦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設進此說。不啻左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已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模實。莫改草萊。實酸。粗衣。編飯。莫莫。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

增道。負縱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其間。致曲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所斷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雖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絃已定。想只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不可。越分。恃愛。已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恕不。責怒。謬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與危太樸書云。比作一書。申賀。托王用。奉。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不。結。歌。乃。在。辟。塵。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視。之。喜。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此。其。兆。矣。但。信。於。古。道。者。必。不。合。於。時。宜。近。於。時。宜。者。必。或。遠。於。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見。百。怪。我。這。裏。只。是。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李

無

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莫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然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个至誠。上事天子。下接。獲。臨。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曾學樂教。是三代之盛事。然。願。聞。亦。甚。難。處。既。居。其。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君。子。之。用。心。難。與。它。人。言。也。區。區。老。拙。交。道。中。用。世。日。顯。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觀。絃。耳。幸。恕。其。僭。平。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倍。者。留。示。子。孫。輩。况。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與。論。者。幸。示。其。目。庶。愚。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此。意。又。况。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幸。抄。示。暗。對。未。涯。千。萬。以。道。自。重。不。宣。

徐文學

徐幾字守約江西宜黃人。徐為宜黃世家。幾遠祖大經。兄弟五人。並登進士科。甲相繼甚盛。從兄潛生有學。行遂於易。元至順間。江西行省解額止二十三人。潛生三中鄉舉。不第。授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嘗曰。吾斷義易。易於式。並行於世。幾早歲負才名。志尚高古。不與時俯仰。博學善屬文。援據經史。下筆數千言。不涉浮詞。作詞賦得楚聲。遺音從李仲公先生聞。陸子易簡之學。晚遊兵臨川之竹山。洪武初。嘗擬進時事策十九篇。其上皇帝書。曰。臣平生苦學。見於文章。製作盈几。時輩妄謂當與漢唐文人畧相先後。使居館閣。當作為聖朝一代大典。紀述聖君賢臣之事業。鏗鉤炳耀。間錯金石。足以載當世而垂無窮。會有疾。不果上。而卒。所著有東游集。徐子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無怒軒

類稿幾生平抱負宏潤。不可一世。讀經史貫穿縱橫。上下千古。比師事仲公先生。乃一反之於約。以為文必原於道德。而後前之以文詞為文之陋。其序侯卷先生文集云。鄒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達舒元易吳孝光三君子。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燦然不可昧者。至先生而益光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予方纒。經訓語為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繁手我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醇若經。章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

陸子學譜 卷一九

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尚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渾且泉也。奔泉流水。不足為其峻且清也。皆諸造化。生物之蘊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口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及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為若干卷。將畧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為文序。其罪。先生子師也。卓子畏友也。予何敢以回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文從之也。洪武癸丑。諸生宜黃徐幾。謹序。蓋其心悅誠服如此。同時宜黃有鄒矩。字元方者。亦博學工文。與幾齊名。人稱鄒徐。洪武中以通經儒士。薦任南城縣訓導。因守約聞仲公先生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無怒軒

張孟循進 張率字孟循。饒州安仁人。少負奇才。以詩文名一時。議論風發。泉涌若述。甚富。饒師事李仲公先生。求身心之學。仲公切箴之。始敏華就實。仲公先生集中有與孟循三書。其第二書云。允叔之歸之日。僕適有下坪之行。是以不及奉東。朋友講學。且宜痛改舊習。為第一義。求欲速成。非善學者也。曾襟苟未正當。而敢有見解。真所謂假冠兵而資盜糧者也。高見以為何如。予中想已安。區區省得一。行荷未安。必當有續帖也。繩還常佳。但不免有斷續之懸。爾外。附書一封。還率。如心。聞其相和日多。可喜。可喜。方大。版。財。想。全。妥。帖。矣。勿。勿。

其第三書曰顧此衰老時熱不能少盡旬旬之義日昨嘗奉一書申首附渡所曾微覽否續聞先極欲以七月權厝愚以為此舉未安士逾月而葬禮備家有無避貧賤求富貴此後世術家之說耳只當歸家山一平安之所或祖塋之旁莫要一番作兩番事在後事皆難測及起意難也且如先丈之葬賢者費了多少心機氣力未知所作曾合曾楊恐少債負亦尚未零利托在久要不過借越千萬入思及時畢事為是不宜

王監稅獎

王景達師事李仲公甚力于學甫仕遠卒戚友哀之仲公為作王景達墓誌其先蜀潼川培城人從曾大父諱庚應宋嘉熙中由侍右郎官出都大提點坑冶司使州戶時蜀在邊人

陸子學語

卷十九

重

無怒軒

危於兵同留家饒安仁云曾大父諱辰應朝奉大夫知施州大父諱榮朝散郎通判武岡軍事國朝進武畧將軍同知武岡路總管府事父庶子恭坦切而端愿寡言笑喜怒不外見稍長善讀書錄然如出金石既冠昏益治家事元統間任受道州路承明秩務天使至元五年三月乙丑以疾卒凡昏交鄉里至於僕妾無不咨嗟涕淚之生大德辛丑得年三十有九娶吳氏子男三人長某國學陪堂生次領郎次德槐女三長適許適同吳某命其次以是月乙酉祔武岡府君墓下里曰高嶺挺嘗受學於存其疾也存累累視之卒之夜存勉之勿芥蒂挺欣然應納勸妻子各事母我成遂逝今墓也其孤願以志其掩諸幽者以慰之存曰挺為人也謂宜壽耶曾不以半百謂天耶亦既四十而有子矣命於天者其庸可違

平壽其何必喜而天其何必悲乎彼高者嶺千古之一歸乎仲公先生弟子甚盛其見於後卷集者有上饒徐震字伯翰上官岳字叔升晚居臨川從遊者多英才若劉禮字孟中李綱字伯尚皆知名於時而官階莫考今附於後又有閔氏弟子劉學錄則諱者未詳其名亦附見焉

仲公有贈徐伯翰序云夫衆人之行役也非或由於干祿則多出於逐利則亦何貴乎人言之贈必也知其所不足思其有可益而後求其人而為之言此古今之所同上饒徐震伯翰奉奉然欲顯其親之有善去年秋得詩於學士虞公既又得法書於楊樵州今則又將浮彭蠡而過秦淮或由大河之南經泰山之下望孔林而走京師以其嘗從余游也而復欲余言以自厲夫古今天下之為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之有

陸子學語

卷十九

重

無怒軒

善義莫先於修己然亦有因循而不果馳騁而不暇則亦終於沒沒焉而已矣今子敬重而不浮詳默而有幹是行也其所承事非當世之顯者則四方之聞人瞻其儀聽其論辨稔其德行洽其政事其有以益乎我而成乎我者度不可以累也夫如是則亦為往而非顯親之善之義也乎又嘗有贈上官叔升遊京序云上官岳來曰岳將有京師之役不得朝夕見願賜一言以自警者余曰吾年運既往而業不加修而何以語子雖然吾嘗聞之師矣君子之於自厲也莫大於先靜其心靜則視聽言動皆得其正矣曰然則心無體吾不得而執也心無臭吾不得而聞也果惡乎而靜曰寡欲而已耳紛紛然接於我之目者皆可欲也造造然入於吾之耳者又皆可欲也亦惡乎而寡曰至聽無聽至視無視

非為之全神守氣由是而國有忠臣由是而家有孝子百祥
具集諸福畢至內馳外滯徒以汨吾智而終吾世是謂天德
之棄焉再拜曰謹受教矣遂書以為別

又嘗為中說贈錫孟中云菽粟布帛在天下饑者無不資其
飽寒者無不需其溫百爾味草爾舌極當世才辨豈有易於
聖哲之言哉况夫盈天地間形色聲氣觸目接耳者皆中也
汝獨弗思乎敏而靜變而紛紅發而千萬里潛而陰陽古今
顧此一孟中其後霍不齊若是果孰使之然與今遠呼汝曰
孟中女拱而前曰唯唯呼以他則不摩或蹄之翼之異類之
則必佛焉怒曰我人也奚彼之賤然則是以形軀為孟中也
越乎形軀者蓋真孟中觀面無觀也入耳無聞也孟中非達
而外在已耳執已以求斯愈失中乎中乎他日常微吾言

陸子學譜

卷十九

三

無怒軒

乎生起謝曰敢不敢承遂書以為中說

又嘗為劉孟中字說云臨川劉禮字孟中來求其說余曰子
無徒求中之說當求識夫中之實焉可也然則若何而識之
一曰有信心二曰立定志三曰擇正師今夫衆人之欲實已
者孰不謂爵祿京師之所自出也必宜乎京師焉求之是信
舉措而索積忘舟車陸之勞易寒暑而不輟犯霜露而不
懼忍羈旅而不憂是志也求先事於己者請其干取之方辨
其得失之機是則師也是故由其心之信而後志之立由其
志之立而後師之擇是三者缺一焉不可也是則求夫中者
之實者也非徒取其稱美焉而已也非徒資夫勝口佔畢也
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嘗為李伯尚字說云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

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綉衣中庸曰
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夫君子之於學先本而後末先內
而後外有其本而未自理有其內而外自彰是豈有毫髮求
知於人之心是謂實學是謂行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
乎尚綱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友先於家恭敬達於鄉里
趣向乎於師友所謂德也果能然勿自多勿謂已君子而人
小人人毀我益自損人譽我若可愧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
則綱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則衣錦尚綉之義也
按先本後末先內後外正陸子教人之法也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美

無怒軒

不相見其神清以夷其質方以正其談經率詳明數暢使人
深聽而卻吞消于雖思之而駭駭乎老憊不能具舟命駕多
見其不如古之知己者他日餘于劉則談來吾山中預言家
有別墅與維揚開先生遊者再歲仲魯素風儀整然而則談
進退之禮殊有師法嘗見薦於淮東憲使得錄高郵儒學之
官且有日州里婚交賦詩次餞而于序其端因序之曰吾子
方以弱冠之年而得官於庠序之間上有博士以主其教下
有實教以似其勞酬應之所鮮及會稽之所不聞當風與夜
寐資諸人之善而求諸己名之興業齊進而胥長其將有不
可界限者也大江之舟先維揚而後高郵必當拜師門而行
試以吾言質之何如也至正丙戌九月日作
地寶峰借

寧波府志本傳

趙偕字子永慈谿人幼老成不凡常讀揚文元公所著書素
然自省有見千萬象森羅源為一體乃悉棄舊業尊崇之不
辨雖處山林恒有憂世之色縣令陳文昭親至門受學始啟
范政平居躬行孝友日舉聖賢之言以裁在簡學者稱其
先生

楊微君傳

寧波府志本傳

楊茵字大章文元公之五世孫紹其家學日與友人講明心
性之奧造詣深遠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元參
政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明洪武初又徵之以疾辭不
果行

陸之學譜

卷十九

三

無志軒

陸教授同德

寧波府志本傳

桂同德別號客齋桂待制萬榮之四世孫于經史無不通尤
遊慈湖之教其誨人以德行爲本爲本府教授常集諸生于
講下訓之曰窮經究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先務苟
規于章句而不真履實踐此爲人之學非聖學也所著有容
齋集

桂長史彥良

明史本傳

桂彥良名德備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書院山
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園珍交辟不就洪武六
年徵詣公市以白衣賜安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

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詰其朴誠時選國子生

蔣寧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

及小瀛孔克表爲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帝

每稱善至書其語揭便殿七年長至訓臣撰南郊祝文用子

我字帝以爲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

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

御史愛其獄令詞臣覆狀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

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

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

至晉製格心圖獻主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止太

平十二策帝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

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福王時追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早

無志軒

陸敬裕

宋潛溪題桂公御製勅符後云皇上以上智之資延攬英傑
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
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
身嚴實其于中書舍人慎裝演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
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
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
帝之於吾印奇王莊助者有之求其集許隆至教告深切如
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
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假臣濂
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
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讀爲相

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為賜。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迫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方正學作雙桂軒銘云。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游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和易。識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顛覆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人。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覆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字生者。又皆英俊。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解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奇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

陸子學譜 卷十九 樂楚軒

臨天台。宗敬以書奉白。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於斯。不可以無徵也。為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嘗其芬芳。盡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旻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不誣。天亦可觀。日示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所食。益行無量。爾行爾歸。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谿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新。析木可焚。是桂永存。寧波府志稱。桂彥良為桂待制。萬榮五世孫。學以尊德性為本。洪武初。以聘起仕。至晉王府長史。上有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之稱。常作存養省察。團以進。明初最能昌慈湖之學者。長史與春風先生烏本良云。按桂氏世傳慈湖之學。至彥良大顯於明初。太祖尊重之。在宋。諫劉基之上。以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則聖明所見學術之統。宜有所歸矣。而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不及其師傳家學。豈未見寧波志書耶。蓋自元初許平仲諸公。尊崇朱子。以其所著書取士。朱學而外。不復省覽。亦不敢齒及其賢。舉業之士。不惟不知陸子之學。亦不知朱子之學為何如。遺棄塗說。習以成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明史館尚未成書。為長史傳者何人。其能發明長史所學之源。源乎予日望之。

春風先生烏本良弟斯道

陸子學譜 卷十九 無怒軒

字為先。進所推。雙父沒。儲無幾。石日營以奉母。時斯道方弱冠。年第二女弟三皆在。詔亂。仰給馬。遂授徒錢塘。以自資。時大家有願以女妻之者。本良曰。此來為母與弟衣食計耳。所願未遂。何暇及婚。事後。燕二弟稍長。畢嫁女弟。始婚。一日得慈湖楊文元公遺書。及春秋易解。自謂如坐春風中。遂以春風名齋。力學不傳。淳祐四先生之風。復興起焉。斯道尤才高。一時登第。授江西吉安永新縣令。一守其兄之教。題署中堂。額仍曰春風。政化大行。永新士民愛戴如父母。崇祀名宦祠。至今官署中。春風堂之額不改。斯道既歸。築室著書。題其室曰春草堂。學者稱本良為春風先生。稱斯道為春草先生。春風春草二集。至今流播云。

鄭待制王

元史本傳

鄧王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選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王爲文章不事雕刻煥流傳京師揚州斯歐陽元成皆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元除王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王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若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王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留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聖

無怒軒

嘉徵具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鄭待制生於新安奮然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是時新安學者若陳定宇胡雲峰之流率以章句訓詁爲事爭爲講章敷衍陳言亮林梁屋自以爲能承朱子之學而苟有意於躬行心得者則率詆之以爲陸學待制獨心非之以爲朱子之學不如是而陸學未爲非也嘗爲送高子熙之武昌學錄序云子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爲己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遠密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耳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禮智道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克己同非禁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耳後之學首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氏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學行步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効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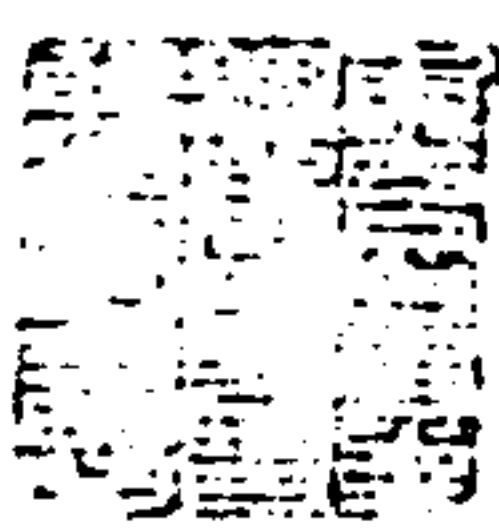
陸子學譜

卷十九

聖

無怒軒

千四百年而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歿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後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爲朱氏之說乎抑爲陸子之說乎幸誦其所聞以教我待制持論如此可謂秉





附錄

宋史本傳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兄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

陸二學譜

卷二十

一

無怒軒

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教令

陸子學譜

卷二十一

二

無怒軒

所剛定官九淵少聞坊康聞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遠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身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者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有其罪使自新因語史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至吏大驚郡以為神中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遺一人嘗盜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先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

問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深
 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
 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固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
 城之自是民無遺憂罷開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
 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
 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耶盡錫之故事平時殺軍伍
 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
 之令而賢不肖之辨殿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
 每早併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
 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
 先教授兄有志於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
 矣人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乃雲沐浴更衣端坐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後二日月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 謹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
 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
 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
 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謹議
 嘉定八年未嘗賜諡事下太常九年三月宣敕即太常博士
 孔焯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
 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
 至於安難與談聖賢之闡成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二

久恭而安皆取此也自軻既沒迄今有五百餘年學者尚
 口耳之末味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存於空言
 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陸本陸公
 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穎悟器識
 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流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
 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
 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
 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
 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木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
 之明將煥然擇怡然履真自見夫居處居立正位行大道皆
 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未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也公惟見理昭微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
 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
 舍以容公樂讓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言論與遠
 聽之者如指諸掌如出利林見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
 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
 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
 哉繇其推是學以為大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鎔理勝而無用
 乎縷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
 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特元臣碩輔
 或為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
 理而造於自得政而不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委可知矣使天
 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宜其用則以

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
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運言非敏
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
辭定乎謹曰文安於義為解謹議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下瑞祖
覆議曰儒者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
死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
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
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
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
道伊川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
要凡充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太原始暴白於天下

陸子學譜

卷二

五

無終軒

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
幾絕之緒而振起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
命謹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非角時聞語伊川語嘗曰伊川
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
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
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起絕之論不一而足蓋皆本
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
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
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愚政所加止荆門小
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濶不中
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
間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諱當乎人情而

循乎至理無一毫暗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
人一人而已奉常諡以文安誠未為過博士議是謹議

附告諡文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州學教授
林恢告祠堂賜諡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
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
請諡即聞於朝訂議太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
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
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
相傳明若斗極自軒之亡異端叢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
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

陸子學譜

卷二

六

無終軒

天不慈遺山頌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哉幸公門人佩訓不
忘請諡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
頌赫象山之象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文集序一

宋楊簡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
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
言為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為之序簡自主富陽薄時
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
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矣獨簡心如此
舉天下為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
哉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

而先儒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廣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入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致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文集序二

宋袁燮

天有北辰而眾星共焉地有泰岳而眾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身死而不交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孟子學譜

卷十一

七

無怒軒

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為遠而不知其者謂道為近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遠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王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雖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指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此乎爰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語吞已消胡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與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道

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以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三卷今為刊於倉司流布深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備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焉呼茲其所以為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為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文集序三

明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當時之樊圃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

孟子學譜

卷十一

八

無怒軒

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率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理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子。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遠於二子。而簡易直截。具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闡明。時有異者。乃其意見氣質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素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昌黎和勳。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

陸子學譜 卷二十一 無怒軒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之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集序四 明王宗沐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為奇。俗學即其應者。枚級繳繞。而雜之以為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腐與慕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為之文。於是也。

有矣。辨其虛實。等組互聲。昂之儀儀。立而其。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寒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誰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為非。是則無術也。然不知。其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為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朱。偽。最後。象山陸子氏。出盡去世之所謂。數。總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慕。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偽。而聖學在是。委其於致力之功。雖為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而而俗學以為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溺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

陸子學譜 卷二十二 無怒軒
是為禪。然則為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為心。子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銘。而歲久。浸。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至。閩。理。學。以。叔。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為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語錄序
月湖楊廉編集象山先生語錄為十卷。自為序曰。近世學者。率未見象山先生之書。而往往能指目其學。徒以朱子之言。家傳人誦。而知之耳。先生文集語錄。寔出於世。而學者遂不復契勘焉。若是者。不惟不知先生。兼亦不知朱子。朱子嘗謂

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遺籍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為刪詩定書計禮正樂而修春秋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疎工程則疎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為賢心之精神之為聖知二知十為回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尊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萃聖賢之遺孰為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沂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沂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怒軒

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沂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華蓋伊仲傳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槐堂記一 宋傅子雲

子思子百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闢以來神聖繼作闢於天下而垂於後世者教也。凡其教之所修明者道也。而道根於性性得於天非人之所可毫毛加而斯須離也。皋陶陳天敘之典而虞治以熙箕子演帝錫之時而周道以隆其後周公表禮誓宅心之旨以成王復即王命敷明德敬典之訓以告康叔由是太平興而頌聲作洋洋之教所以使由在位以及微賤皆知好德由禮以全其天者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於此哉。周道既衰文弊俗浮吾夫子以將聖集百聖之大成欲復西周之舊而振起之當血氣未衰之時未嘗久而不夢見周公也。較環天下而不滿卒成戰國之紛爭功利是尚而詐謀蠹興處士橫議而波淫蜂起其能明孔子之道而清之將不在孟氏乎。蓋孟子學於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傳得其宗故能道性善以極暴秦明仁義以開充塞由良知良能之得於天者達諸家國天下則道若夫路治猶運掌而皋陶箕子周公輔成虞夏商周之旨脉得復傳於後世盛哉其功也。孟氏去今千有七百年七篇具存他獨甚矣其間出而力扶吾道者固有其人然至我朝伊洛諸賢而始盛殆中 聖奮之久故間見層出者非一惟象山先生稟特異之姿篤信孟氏之傳虛見浮說不得以肴其真

陸子學譜 卷二一 古 無怒軒

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夫而有中微起瀾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欲者惕然改圖蔽惑者未者翻焉就實膠溺愈見者凝然適正莫不有主於內則知足以明仁足以守勇足以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遊之天衢挾浮雲之翳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觀也。豈天以啟悟斯人之長昇先生而先生惟覺其天子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壽之年志既不遠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偽與起人心之功亦可謂有先於孟氏矣。先生沒即往往往多於其講學之地立祠列惟金穀鍾秀生賢先生屢嘗講道於學故紹熙壬子邑大夫王公諱有人時合先生之季

兄復齋先生立祠於學之講堂而門人慈湖楊公為之記嘉
 定癸未倉使蕭公奔谷因先生被謫文安命縣持於學之東
 偏卜地建祠越三年朝廷誥復齋曰文遠縣又並立塑像以
 便祭享易其扁曰二陸先生祠堂部使者或命縣修葺而頗
 給其費蓋欲以尚德崇化厲屬縣也紹定癸巳春天台陳侯
 來宰是邑抵謁禮畢亟訪問先生學徒之存者有以于雲告
 則旋辱書价命即學講書聽者數百人感動者衆陳侯曰是
 所謂人心之同然者可不因之而示以勿失所向乎矧昔先
 君子之刺臨川也指民口之入官者入郡庠以養士金谿於
 臨川為屬邑推道規以承先志茲其敢緩學有止善堂下列
 諸齋既命修其教業悉就整固乃捐已作買民廢地自縣治
 之西祠堂之北築道接屋以達於堂陳侯治事之暇時由此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進臨海諸生勉以道而課其文辭又於祠堂隙地建象山書
 院而隸於學將使聞先生之訓者通領之且痛節諸費益以
 士民之助買田儲廩遊補弟子員使用志於此而時習焉祠
 後之室扁曰存齋識先生自名其常所居之齋也祠右有閣
 閣下之室扁曰滋蘭識先生所取以名其受徒之室也進北
 數步築其壇托奇巒為屋五間扁曰槐堂識二先生受徒於
 家東偏之堂名於以見共斯事也築杏壇舞雩壇欲諸生游
 息而不忘洙泗之風也既成氣象雄偉至者感奮及率諸生
 行舍菜禮肅雍奉事心志齊同命于雲記之于雲竊謂陳侯
 之政克承先志知所先務於以推行在上之所風厲斯可謂
 偉然特達之舉而自顧形末屏陳侯忘勢賓禮既欲俾于胃
 后書院主教之職而請於臺郡示不敢專則又適遇毘陵李

侯兼總斯任樂於作成必可其請亦可謂幸會之非偶然者
 所不宜以愚劣庸懦然頽頽甚然恐無以仰副陳侯委責
 之意則久安可惟記歲月而不稍揚書院本旨進學大端以
 為陳侯教育之助乎茲所以較不自憚本古昔以故其繫也
 雖然陸退自適茲焉發足而千里之至在其勿盡深流摘枝
 固自有本而管生虛見亦能亂真此正陳侯之所憂而願同
 志加人一已百之功嚴似是非而非之辨以齊於輝光純一之
 地者余不敢不告陳侯名諱之字之道故諫議大夫謹獻前
 記新建寧府臨寧縣主簿象山書院主教傅子雲撰
 宋葉夢得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二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與二陸先生之學
 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
 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祀之朝家又從而褒表
 之非偶然也若稽辰始紹熙癸丑邑令王君有大耐祠於學
 之左而繪像焉慈湖楊公實記之嘉定丁丑邑令蕭君舜谷
 建祠於學之東且初止善堂聯於學紫齋袁公又記之紹定
 癸巳邑令陳君詠之且增初善堂於祠之西乃以二先生家
 塾之名扁曰槐堂而記之者琴山傅公也其後邑士請於臺
 郡以琴山鑿於祠而記之者宏齋包公也刻諸墜表發明昭
 晰夢得少受業於琴山先生服膺二先生之教迨淳祐庚戌
 假守臨川夙夜祇栗備泰師訓夏五月邑令王君中並以增
 葺來告夢得殊然作曰崇教善俗他育重於此者乎乃畫製

模乃指泉布伴遷利於槐堂之前周於兩廡分爲四齋職舍
參列庖廩翼傍敞門徑崇垣墻以止善之堂廢乃修舊祠移
其扁而揭之樓曰桂樓軒曰滋蘭各加葺葺悉存厥初經始
於孟秋越三月落成高明觀深氣象軒煥筆峰聳於前壩谷
環於後翠雲仙山映帶於左右地靈秀發殆若天設乃延門
人李于愿爲堂長以主故事職事生員各立定數因其歲之
所收而差次其廩給自前令陳君詠之始置田迨計使吳公
于良撥絕戶產而計使尹公煥又從而均租正籍得米僅千
斛豆錢三百緡猶未足用今復析荷源寺廢田以補之月撥
縣解郡用錢楮以助之而歲用租給且慮時久事變體統無
屬以提督之權歸之於令凡有更創易置之事則必次第而
聞於郡庶幾上下相維可持於久修規立程著爲定志士咸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七

無怒軒

樂其有條而請夢得記之以傳不朽重惟前後修翊既有諸
名公鴻筆記述何庸復贅辭其間然念二先生之教師表四
方而爾邑爲二先生沫泗之鄉故皆思之深而信之篤則聚
辨之地不容不嚴今揭虔妥靈游居講習之所皆爰安爰處
則盡思所以無負於二先生之教可也二先生之教大抵體
認本心之靈明而口耳非所尚省察一身之踐履而議論非
所先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富貴利達非所計來遊於
佩克知乎此則斯堂之建豈惟不愧於今亦可不廢於後此
夢得所以奉奉於同志願相與勉焉於是乎書後學朝請大
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葉夢得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槐堂書院在金谿縣學東宋
紹定間邑令陳詠之建祀復齋象山二先生元季變於兵

爲邑人王氏所據天順間巡按呂公臨縣訪裔孫同倫徵
其故址復創書院建三先生像年久傾圮正德丙子裔孫
志和志從具呈僉事程果重修

袁榮齋集有初建書院告陸象山先生文云先生之精神其
在何所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在象山之精舍言
言而語語耶抑周流乎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某
將指東江志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境於徐巖巖
家山而非逸三山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治天
造而地設匪人謀之倣作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
木鐸或曰建象山之書院當於象山之故址而又焉可改也
是求先生於形迹而未知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
之道精一區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生之道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六

無怒軒

警警一世之聲蹟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
識我良責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
與義聚取者截截乎不亂也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渾渾乎
本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
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
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
如此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倣與禮宜度告先生精
神淵淵浩浩謹爲告詞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
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
本末無弊不墮一偏萬物皆備書院肇建躬致一真可見可
聞非聞非見

敕賜旌表陸氏門閭記

包文肅公恢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况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為教親睦周於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而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淳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緣此其遷也矣倫敦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枝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羣從則又若塗人之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自縱骨肉相離此天下之所由以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百餘載而下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而僅有者乎卓卓乎光前而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九

無窮軒

陸氏有非他人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以許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為難矣時人之能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祐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乾道至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於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合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同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至於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幾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者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

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蓋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人之家世固久為貴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雖有美意必有良法所以行其意也而更續緝熙美以世濟又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為也誠為義者豈必美意良法之純備皆長久之計哉故聖人扶力制以至於五六世者已不易得矣陸氏四世至居士公質潛德不試而施於家嘗采冠昏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遠入能輝先志而修明之故其家法著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共起家者九詔稱綏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而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九

無窮軒

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琴聚會之聲莫不各有所節且為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三代威儀盡在於此誠有如先儒之所歎者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况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爾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為民為士也聞有同屋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禮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視彼徒聚於眾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而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暉不異居者三世爾家

人怡怡。萃從會食。無他。是當時已為美談。蓋以身清家貧之良。不易矣。彼嘗被莊求之家。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為之。當不難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舊行。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梭山清心素儉。經營足食之計。且隨貨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處賤若祿。而實賤。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而僅有。光前而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為家長而主家事者。沖也。沖毅然直。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怒軒

又類皆負才氣。通問學。穎脫以出。能為公堂用志。而不分為族眾服勞。而無倦。思相愛而文相接。柄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太和。一門益如也。自祖父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與盛焉者。尤可以為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為之。實難。當其欲未全美。雖百年成之。而尤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成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將一日壞之而已。慮其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嘉之後。肇造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輝也。其道休餘烈。宜何如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小大永感。源深流長。雖自十世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皇上之恩。固無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

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率人。當有開陸氏之風。而興起者。運動鼓舞。寔久寔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戊申朔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軍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借紫少恢記。

象山書院志畧

象山精舍。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舊名應天山。宋陸子靜先生讀書其上。建精舍以自居。四方學者踵至。門人彭世昌為創齋舍數十楹。精舍前翼以四齋。曰居仁由義。志道明德。其矩齊卦菴。養正達誠等齋。則散處之。先生以其山形肖象。故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怒軒

更今名。慶元二年先生門人劉建翁立祠堂於精舍之前。臨江章茂猷為記。紹定二年江東提刑趙彥誠為增修祠舍。自為記。迨元至順間。進士祝蕃復為重修。春秋祀之。元季殿於兵。至我朝景泰壬申。巡撫都御史韓公雍。即其舊址。重修祠堂。奉祠於山。復齋象山三先生。貴溪志又云。縣南二里有三山。山麓宋曾創建象山書院。於其春秋致祭。講之裔孫承祀。新建象山書院記 黃直

金谿舊有槐堂書院。在儒學之左。以祀三陸先生。但祠宇介乎委巷。卑湫隘陋。吏茲土者。往往視為故事。間有知所崇尚。又或限於時絀。而不能舉。嘉靖壬辰。三衢程侯。以名進士。筮仕金谿。崇儒重道。敦禮興化。因謁二先生祠。慨然謂諸生。陳嘉言蔡階毛滋等曰。斯豈崇尚真儒之地哉。象山之在當

時學問淵源直接孔孟。非世儒支離破裂可擬議。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尊從祀。况金谿先生生長之鄉。可無專祀之地乎。諸生以本縣南關外刈鵝墩地勢高敞。可建書院為對。復謀諸舉人黃綸。薛新。周瑚。王紹元。何諫。傅昂。彭天彩。金以為然。遂捐奉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詹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縉。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偉。蔡九仞。董其事。自甲午夏迄乙未春。工落成。設先生之位於堂之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二先生配。歲時頌以仲春。仲秋。次丁亥祭。仍置田若干畝。以供所費。牲醴祭品。具有定數。名曰象山書院。夫祠院弊於因仍。而專祀隆於一旦。則我侯昭來學補世教之功。永永無歇矣。象山書院在縣南關外一里許。地名刈鵝墩。嘉靖十三年已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子學譜

侯三衙程秀民建聖先生像。慈湖琴山像祠之。

新建象山先生書院申文

撫州府金谿縣為崇道學以勵風化事。准本縣知縣程秀民開前事。竊照為政以厚風俗為要。而厚風俗以崇道學為先。有宋之時。真儒輩出。有如陸象山先生者。偕其兄陸九韶。梭山先生。陸九齡。復齋先生。挺生金谿。鳴道江右。其學以先立乎其大者為主。而不專事乎詞章訓詁之習。故其道精瑩簡易。凡所以教人為政者。悉自其良心之固有者而發明推行。之人徒見其鵝湖太極之辨。少異於朱子。遂以禪學詆之。甚至謂子靜專於尊德性。朱子專於道問學。非獨不知象山。雖朱子亦重為之病矣。近來此學漸明。人知趨向。輔臣建議。已推象山從祀廟廷矣。然表章之典。尚有所待焉。金谿先生生

長之鄉也。宋紹定六年。知縣事陳詠之。因其家舊有觀堂書院。即今儒學之左。以祠二陸先生。元至正末。邑燬於亂。書院廢。天順六年。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呂。即故址重建祠堂。位象山從祀。嘉靖三先生於正北。以傅子雲。楊敬仲。配於左右。正統三年。江西布政司奉例為。聚崇道學事。劄行本縣。將陸象山先生。喬孫陸時慶。勘實。優免本戶。雜泛差役。責令修葺書院祠墓。及歲。僉門子一名。看守書院。正德十二年。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行縣。以每歲二月十五日致祭。但前書院僻處。委巷。早隘。側陋。其廟宇止是小屋三間。且侵越於豪富之家。而雜沓於烟火之室。往來士夫。慕象山之道。而拜謁者。徒付之歎息而已。夫象山之道。今海內之士。皆知其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欣慕尊尚。而何其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子學譜

生長之鄉。過化之區。尚未間表章。而作興之。此豈所以勵風化也。嘉靖十二年五月。抄蒙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高。批據本縣學生員陸德崇。陸德明。呈為表先賢理祠墓。作養後學事。蒙批仰金谿縣知縣程秀民。查處申奪。繳

依家。已經豎造牌坊一所。於青田象山墓所。訖。獨其書院之在學左者。尚仍其陋。今查得本縣原有西昇寺。坐落二十都。有田八十餘畝。弘治以來。崇民王菊一等。包占田畝。以致寺廢僧逃。止遺佛殿二所。淪於草莽。尚可修葺。又見本縣南關外地名刈鵝墩。乃金谿之水口脉地。地形高敞。可以建造屋宇。復審里老潘美。周劉漢等。僉以刈鵝墩。改造象山書院。並無窒礙。除將西昇寺廢殿二所。移至前墩。以為前堂寢室。委一都義民王琳。黃廷會。龔日衡。蔡九山。陳木正。蔡九庭。

唐時孔愈盛黃時秀王克完陶繻王毓元黃克寬劉時秋王
偉蔡九勿董其事仍捐俸重復新建門樓一所五間川堂一
所三間左右東西廊屋各一所六間崇以墻垣飾以丹青工
將事。早職又恐典守無人則廟宇易圯又將前項寺田逐
一清查共追得田一百六十石見在使人歲收其利亦足以
供祀事但未經呈申恐無以垂久遠合行移關具申伏乞遠
獎先賢俯慰民望頒之扁額錫以定名將前槐堂書院改為
三陸祠堂仍設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之像於中以彰一時
同胞之盛將今所建川鶴墩名曰象山書院專設象山先生
之位於北而以楊慈湖傅琴山三先生為之配以為一時特
隆之恩及將前所清寺田一百六十石內除三十石與近院
民人王佳十七等對換田二十五石填作院基地外實在田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子學譜

一百三十石共六十五畝每畝起科三升該糧一石九斗五
升給帖一都排年楊永忠王元等輸流照業每畝年約收租
穀一石共該收租穀六十五石每石值銀二錢共該銀十三
兩每年除銀一兩五錢輸納糧差餘銀一十一兩五錢內除
銀八兩買辦牲禮祭品以供春秋祭祀之用其餘銀三兩五
錢歲留以修整書院屋宇而又每歲於約徭內添設門子一
名為之看守灑掃其董事尚義之民量加賞勞則盛典將垂
於不朽人心樂勸於有終道學崇風俗勵矣緣係崇尚道學
事理早職未敢擅理合關縣轉達等因到縣准此合就申稟
為此縣司合備前由合行具申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奉批
據申足見崇禮先賢之意俱依擬行此繳依奉提督學校江
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奉批俱如擬施行有牌記未申

奉敕此 象山書院落成祭文 程秀民

維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九月甲子朔越十九日壬午金翁
縣知縣程秀民等謹以羊一豕一香帛蕝醴昭告於宋儒陸
象山文安公先生曰於穆先生誕生是邦立天之極振道之
綱聖人不作學失其源詞章訓詁晦於多言公用弗寧反趨
厥心良知獨得孔孟是程易簡之蘊精一之秘有發其端功
存萬世嗟彼俗學行矣弗察操戈入室視若朽斲天啓哲人
相我斯文慈湖琴山樞衣公門篤信力行介石之貞闡揚道
妙如日孔昇遐哉百年公論昭明夢者既覺醉者既醒爰及
聖代乾運中興輔臣仍我從祀孔庭恩典以隆潛德以光獨
惟宅里表揚未遑我生不辰孔懷景仰叨蒞茲土再瞻公像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子學譜

緬維祠宇湫隘卑陋爰議興築以規悠久筮諷既從詢謀亦
同首斥私俸鳩徒庀庸民心有靈感而遂通捐貲輸力如雲
是從更卜基址厥地惟雄迺程土物厥勢惟崇翼翼寢廟繪
山飾藻曾不期月既堅既好呈之藩臬達之憲臣交相贊襄
聿觀厥成維茲吉旦敬潔菜盛位公於北妥公之神慈湖琴
山分配左右參天與地同其不朽嗚呼先生克祐邦人士與
於我民登於淳風移俗美永享明禋 陳九川

青田書院記

程文海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
 者有所親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
 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爨。先代
 復其賦。表其廬。文安公兄。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
 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
 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谿。顧瞻遺址。閱
 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
 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
 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為請。眾咸義之。為助其費。適
 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舊
 居故址。創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房室門畧備。扁

陸子學記

卷二十

天

無怒軒

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蓋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
 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使家皆陸氏。人皆
 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
 之方。又藐然曾不嘗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
 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
 德。久而彌彰也。公與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
 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
 眾。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
 此。不幸遇患。又如此。行道之人。猶念之。况大賢之里居。政教
 之所急。而可藐焉畧不嘗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也。某
 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為
 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

於成。庶幾。歲修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
 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
 實亡。室道人。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
 可弗念歟。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按西江陸氏家乘。卷之八云。青田書院。在縣北三十里。乃
 三陸先生鄉也。元大德七年。縣尹張居懌。建三陸先生
 像祠之。元季燹於兵。大明正德丙寅。裔孫志行。志愛會族
 重建。

崇正書院記

王 奠

番禺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養與教。既於四鄉
 各建倉廩。儲歲歉。克濟民惠。厥德垂規。諸永矣。既又慨然作
 曰。吾不敏。無以教於邑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

陸子學記

卷二十

天

無怒軒

子亦嘗祀於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
 之統。真皆百世之師。盍並祠之。振揚其休光。使金谿之學者
 尊其道。宗其學。尚亦於風教有裨乎。於是乎躬出相地。得縣
 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蒼崖而挹清
 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最後為祠堂
 立二先生木主於其中。前為講堂。建作號舍於兩翼。又前為
 戟門。又前為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
 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祠。公亟嘉之。報允焉。是
 舉也。出於侯之劄。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
 爰擇十一月丁丑。率諸生釋菜。以妥二先生之靈。遂來請記
 曰。子之有聞於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傳之海內。學
 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之合一矣。願益有以發明之。以厲于與

起而來集於斯者。俾其學二先生之學而弗昧其所從入焉。其之惑何足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白鹿之訓申之。以心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之學。外心以為學。則學所學非聖賢之學也。非天下之正學。是故學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措之。以人欲也。故發之於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於君臣也。必無不義矣。發之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矣。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為而為。一於義而不雜於利。為己而不為人。為內而不為外矣。夫如是。則吾心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以為心者盡。而所以為學者亦盡矣。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學。深詣乎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曰。講明義理。由其身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為之際。戒謹恐懼之心。嚴斯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之講。有曰。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不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為小人。必將於利欲之習。但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訓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於此心之外哉。二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為教哉。追景二先生於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乎百世之下。則盡以二先生之心為心。以二先生之學為學。辨之於精神心術之微。幾之於矣。倫日用之顯。必求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必求為聖賢。而為賢。而不為愚。為不肖。斯不亦善學二先生已乎。斯不亦無負於二先生之教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真得于聖相傳。其

陸子學譜 卷二〇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則有纂。皆以闡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同此學。其將自是益闡於天下矣乎。迨一書院。創於盱江。崇正書院。創於金谿。皆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廣於天下矣乎。莫私淑於二先生。夙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喟夫馮戾之義舉。大有功於二先生。有功於來學也。是故記之。嗚呼。斯記之所為告也者。豈獨以勵夫金谿之人而已夫。

後學辨論

歐陽圭齋作重建金谿學記云。金谿為陸子之鄉。陸子天資高明。學識疑定。兩漢而下。儒者罕見其比。時朝廷方崇朱學。而朱子與之異同。其來已遠。廣漢張氏與朱同志。而同道者也。張氏作洙泗言。朱子見之以為開學者。捷徑。原其與陸學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異同。大節不過此耳。夷考二千。所以教學者。入德雖殊。造道則一。惟善學陸者。不為於趨詣之宗。善學朱者。不墮於訓詁之家。斯則曾子之篤實。子貢之穎悟。皆足與聞聖人一貫之旨者也。是故周戾欲明道藝成風俗。則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則先正士習。欲正士習。則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則先於朱陸二學之異同。會其指歸。以教學者。夫如是。則金谿之道藝風俗。士習人心。與贊舍一時而俱新云云。按圭齋以文章名於一代。當崇尚朱學之時。而議論獨能如此。不可謂非深知斯道者矣。蓋人固未有無見於道。而能以文章名一代之也。宋潛溪濂學於黃文獻。潛潛學於許白雲。蓋其淵源固由金華四先生以上。邇朱子之傳者也。其為金谿縣孔子廟碑。而末系以詩云。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

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飛萬象著懸其推崇如此尊之曰大賢而親之曰我明其探聖髓而比之以天日至矣茂以加矣蓋前輩留心聖學實有見解則雖淵源朱子不敢不尊陸子如此而後來無知之徒如陳建呂留良輩於潛溪無能為役乃輒敢詆誣陸子誠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姑茂華記云象山先生天資高明卓識偉然雖未嘗註四書而散見於文字間其貫穿通徹何可及說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三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無

異其昭事上帝事字義同晦翁於集註云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近世讀者指象山也要知象山此說明潔諸當雖程子所見亦偶未到此何止於亦通而已晦翁若明載此說作陸氏曰豈不佳哉晦翁謂必有事焉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雖引援不同實與象山同意近李明通作象山文集序謂古心先生嘗云象山如烟消日出不涉半點字義余頗疑此說講明道理如何全不涉字義得廣信府志象山陸先生贊云先生字子靜名九淵臨川人舉進士第為世儒宗開明義理研析精微其術道甚嚴與諸生聚辯之地曰象山屬廣信之貴溪項同晦翁諸公講道於鶴峰蘭若祠像儼然謚文安今上即位追表而錄其後焉贊曰

真識洞古寒光照空誰今滓翳障我昭融屋會講習日參異同象山赫赫增高鶴峰

袁崇齊嘗作象山先生贊云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包宏齋辨告黨畧有先生贊云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樸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

外皆皆虛說詭民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充實光大而可入手聖哲不若毫釐而一是一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混融

嗚呼若先生者真可以進乎夫子嚆嚆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取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明倫部尚書席文襄公書作嗚冤錄以明陸學自為序云嗚冤錄者錄陸氏之冤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陸二子一倡道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無

於建陽一倡道於江右一時名士爭走門墻於時朱氏方注六經訓百世謂物必有理理必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遊考亭之門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由是煙生學于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卿亦曰陸禪學也予讀其書誦其言目濡心醉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釋老甚而若將克焉問無覺者終身迷誤莫知反也及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歎曰嗚呼冤乎孰謂陸公為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落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歎曰

一第 冊 頁 3 反之下

子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訪諸士顧文言頗繁見者皆
覽覽者未終卒難曉悟政餘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者各類
二篇曰鳴冤錄傷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二乘空寂之語無六
道輪迴之說必將曰冤乎人言可盡信乎茲殆賤目而貴耳
也嗚呼此吾道之冤也刑獄之冤陷一人道術之冤使天下
人心如飲醇酒而莫知其醉雖欲無嗚將能已乎自孟氏道
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失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孫龐同師
鬼谷而自操戈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
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黃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
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
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冤者不徒陸氏而吾朱夫子含
冤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一二大賢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嘗伸此義以救末流信者寡而傳疑大半是錄所由鳴也君
子感其鳴一洗其冤將知登岱山望東海道在此而不在彼
矣錄曰鳴冤益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
明大學士徐文貞公尊信陸王之學自編學則一卷又為學
則辯云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
為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為一事或引學問思辨篤行以為
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菴象山兩夫子
均之為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強而同者其說雖殊
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為學故必認以為二而不能信其
一也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
也道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
為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

陸子學譜 卷二〇

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也
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為一而非可
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
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
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
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
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勉有所
道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為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
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
存養格致哉乃若學問思辨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濶畧於
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
行也蓋君子修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怒軒

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
其心則辨之之明辨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
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為先後之次也然
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至謂兩夫子入門異
而均之為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
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門矣然而聖之所
以為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
已門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
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為禪舉
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為俗也今日均之為聖
人之徒則某之所爭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大抵子
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

六六七

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為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為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為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為專道問學而其言必言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為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天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右學則辨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辨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詳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荆門州儒學學正閔允溪廖恕謹識嘉靖乙未秋九月吉旦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學

本朝翰林院編修高子承蒼答顧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云過顧德作中夜談深以為慰比辱手書具知動定陸子集辨詰不遺餘力仰見吾兄任道甚勇衛道甚嚴又懼承蒼惑於異聞欲挈之使進於大儒之門戶良友切磋之益可謂厚矣顧承蒼之心若有未安者不敢苟焉景附輒陳其愚見而幸吾兄之終教之承蒼少時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行年三十取程朱之書徧讀之始有志求道獨病其言浩博往往未定於一莫可據依及觀陸子書依六經孔孟以立言本末一貫內外兼該了不異明道程子意既而思之伊川程子亦嘗有是言攷之朱子全集則其傳之延平李氏與其晚歲之所自得又無一不合者因六經孔孟以求明道之言因明道以求伊川程子朱子陸子之言乃知此心此理無不同而聖人之道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學

果可以學而至也世之論學者既未嘗沉潛反覆於程朱之書而陸子書則概棄弗視其所以詆斥之者但設為想像之辭或截其單辭剝語轉相傳說率非陸子之實此論行凡朱子之言與陸子合者反諱匿之不復道於是朱子深造自得之學終以不明而聖人之道亦晦承蒼深病其然故願得同志之士相與講明之以歸於一是今讀兄所論仍據前人想像之辭為斷則是幸未觀陸子之全書而無以得其實也陸子言心皆以所載之理言之初不認心為理世所尤詆者心即理也一語惟見之答李宰書蓋以開夫言無心者之謬其為說曰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之非其未見陸子全書明矣即理合而分分而合苟玩其文義雖童子不難辨矣學不雜見聞而不可溺於見聞陸子於書無所不讀又於人情物理事勢用功其教人也必先之親書冊求師友嘗曰學有講明有踐履格物致知此講明也又曰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則是實行也此豈掃却見聞者特惡夫口耳之學不能有一於身心者耳存養之說出孟子子書不可曰認賊作子若謂其所存養者別有一物則當指其實而攻之今但據存養二字便以為異譬則見人撫摩其子而遠呵之曰是賊也非其子也將何以服其人耶若夫理與心一此道全不在語言文字非存心無以致知朱子固嘗言之而陸子無是也凡世之所詆於陸子者皆陸子反覆辯難決以為不可者也不然則其未嘗言者也不然則兩家門人妄傳之者也而語意近似者又皆朱子之所已言此不可不察也固知記竊固熟觀

之其書極尊朱子然其大有絕相刺謬而多與陸子合所以
詆陸子者蓋未見其全書而徒疑為陽明之學所從出云爾
學部通辨一書其言詭譎乖悖大類訟師誣告文狀不足道
者也承蒼嘗容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為其鄉先生所
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為此書以媚上官而
滲謗其鄉先生初未敢顯出匪謂北方萬曆中顧公涇陽為
之序至我朝陸稼書先生偶稱之始傳於世自言陸子文集
無可議獨取之語錄大抵皆橫誣而已未乃摘陸子言精神
者數條以為專務虛靜之證不知陸子最不喜言虛言靜精
神第常語又止見於門人所記攷朱子文集言完養精神者
乃不可勝舉承蒼嘗悉列其醜詆之辭繫陸子本文於後皆
不合復取朱子之言證之異時呈之吾兄自見其謬由此觀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卷軒

之陸子固不可詆也雖然吾兄未知陸子而其學乃甚似陸
子如報災一事所謂自盡其心者是也平時能存心則此理
甚明當報災自能報災擴而充之以有此端耳謂是物格知
至之驗恐吾兄亦未可遽承也非獨此事而已承蒼所聞於
吾兄而致為在京諸公稱道者若禱雨講約辨冤獄諸善政
皆是心也當如是自能如是豈嘗一一考証於古人之書而
後為之乎必考証於古人之書而為之則是偽而已矣豈吾
兄之心哉此言雖發自陸子然非陸子之言六經孔孟皆言
之即程子朱子亦未嘗不言之也嗟乎六經孔孟之道至宋
儒然後大昌周程任之於前朱陸繼之於後雖所從入之途
或殊要其歸趣未始不一今徒見陸子之言先本後末由內
及外遂以斯道易簡工夫專屬之陸子為易簡工夫而執

夫析理氣為二物假書冊以攝心者以是為朱子之定論至
其恒言存養又隱然病之朱子之學果僅止於是乎聖人之
道果若是其支離也乎後之學者將何從焉承蒼與兄皆有
志於道者非若科舉之士遇以朱陸異同命題茫然援昔人
之言判之而已當究觀兩家之書以求其至當然後操之有
要而為之可成由承蒼之說則陸子為能守約朱子自多學
而識入其平也亦返乎約由兄之說則朱子始終未離乎多
學而識之見而已孰為能尊朱子者耶承蒼今年五十兄亦
且四十得欲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
以求至乎其極度已難矣六經孔孟之書少而習之宋儒之
精言漢唐以來史冊所載治亂得失是非賢不肖之梗槩畧
已過日竊謂自今以往姑務先立乎其長者於人倫日用間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卷軒

隨分自加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新至乎踐履篤實之
地事役有暇則益讀有用之書為涵養充拓之助用力若此
亦庶乎其不悖於道也不識吾兄能俯從之否都中朋友絕
少自李象先歸後惟日與君家二登話此孫侍郎亦言為學
當以陸子為準式一二前輩持之尤堅豈非所謂此心同此
理同者耶所示別紙條析奉報如兄固不謂然願惠書明白
言之以警愚妄幸甚承蒼再拜

別紙附

來教云究其所見數句何嘗不的當精切但恐本原之地
差却則所謂見所謂推所謂察察純一皆自有其指歸譬
如認賊作子其撫摩鞠育殆亦無以異於已子即禪家行
住坐臥都不放空亦何嘗不自謂行習著察

承蒼誼案。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盡。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數句皆依孔孟以立言。知孔孟之指歸。則知陸子之指歸矣。謂之的當精切。何復致疑。如謂本原之地有差。則當明言其差處何在。恐未可以莫須有三字定案也。

來教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以下無數此字。皆指心而言。故下文即引心逸日休以明之。孟子所謂得者。得此理也。今云得者得此也。是以心得心也。文理難通。善與義自有事實。在今云積此集此。則與寂守其心者何以異乎。

陸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錄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大辨也。此天之所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松軒

以與我者。非由外錄我也。此字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故下文推廣其意。八此字皆指理。不指心。引書二句。趨重德字。其意甚明。後一篇答曾擇之書。則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錄。又曰。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合觀之。亦可以瞭然矣。以心得心。自是吾兄誤解。積心集心。雖三家印學。童無此文。義陸子殆不爾也。蒙見羅整菴集中發此論。故斷其未見陸子全書。陳建則謂只用一此字。從來文字無此樣。不知象也者。像此者也。文也者。效此者也。易固有之矣。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造次顛沛。必於是。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形狀。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

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倣也。立之斯立。此等樣樣。陳建能知之。陸子未曾言心。猶有寂守之疑。若朱子曰。中庸見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蔡九峰受朱子之命。作書集傳。其序始終言心。吾輩又當如何置詞耶。

來教云。自有諸已。至其為物不貳。始終求之一心。所謂易簡工夫也。

詳觀陸子此段。即不見一心字。有諸已。以身言。寬裕溫柔。十六字以德言。若因其引用中庸。不誠無物。遂以為求之於心。則是于思語先有病矣。所謂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而至於不舍。晝夜真見得此理。至易至簡。可久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松軒

可大吾兄稱之。豈虛也哉。來教云。自學問固無窮已。至末云端緒。得失則當早辨。又云。於其端緒知之不至。又云。學未知至云云。皆以為學當求諸心。所謂以知本為知至也。人情物理一段。明明將格致。致知抹煞。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又已將學問思辨駁倒。來教又云。一篇大意。不過謂學只宜求之於心。格物致知。學問思辨。皆其外。皆其末。無奈大學首格物。又中庸又有學問思辨之目。故不便直言抹煞。是以其言繳繞屈曲。左遮右掩。蓋亦有知其難通矣。詳觀陸子此段。凡六百七十言。惟先覺不作。民心橫奔。及耻非其耻。而耻心凶矣。兩見心字。尚復大旨。俱不言。其曰學

阿圖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肯向可以立決。孔子之所謂志於道。子思之所謂入德。格物致知。程子以窮理言。學問思辨中。庸以擇善言。皆是意也。彼以浮文相熒惑。信聖言為蕪飾者。不可謂之學問思辨。耻一物之不知者。不可謂之格物致知。陸子致之。豈得為過。陸子生平恪守經訓。從未敢增易一字。何至有抹煞之疑。兄謂大學首格物。極是。而朱子欲補敬字在前。又加窮理二字於格物之上。以存心易格物字於大學正文。既窳易其章句。復補作格物致知傳。似以聖人之言為未當。而附益已說。此則承荅之所不能無疑者也。不事見聞而專求之於一心。陸子從無是言。亦無是意。言虛無言寂靜。尤其所斥。昔人議陸子不出此數端。皆與陸子之學相反者也。格物致知。學問思辨。陸子攷人。而自此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怒軒

入手與趙詠道書言之尤詳。特不為訓詁之學耳。竊觀吾兄之意。乃直以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功。端在讀書考古。愚謂此特其中之一事。而必以切於人倫日用者為先務。朱子集中亦嘗有是言。至若朱子教人且多讀書。以為撞來撞去。或可撞着。此恐是一時之誤。未可據為路頭。莫若於教說之中。擇其一說之是者。篤信而固守之。亦朱子所以事程子之道也。商之如何。

來教云。只一存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即是主宰。象山所謂此理亦是昭昭靈靈之心而已。此只一存字。可明如佛氏之明心見性是也。若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非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何以能明。孟子言君子存之。如下文明物察倫行仁義。惡旨酒好善言。是多是少。二夫亦

不是空空存。是以夫子之聖。猶好古敏求。顏子之賢。猶博文約禮。不是一存字可了。孟子亦有求放心之說。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程子亦有存久自明之說。所謂自此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今象山乃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是欲將此心之昭昭靈靈者為作用。看孺子一以可見。異乎孟子伊川之言矣。

此篇因曾擇之將存誠持敬合說。而陸子折之以為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是後來杜撰。故引易開邪存誠以明存誠字之所出。因云不但言存誠。可即言存心。亦可故引孟子存其心之說。又云不但言存心。可即單言存字。亦可。故言已嘗以存名齋。而引孟子君子存之。雖有存焉者。寡矣之說。遂申之曰。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謂雖不言存誠。只說存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怒軒

之一字。自可使讀者明得誠之理。是解書。不是論為學工夫。下文云。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明得此理。即格物致知。學問思辨之效。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即固執篤行之效。初不說空空存。陸子言。理。自言心心可謂之昭昭靈靈。理不可謂之昭昭靈靈。是與陸子之言異也。蓋志氣清明三句。恐有語病。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必已嘗學問。能求放心者。始克臻此境地。以朱子大學之訓求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乃知至之事。從事於學問。乃格物之事。今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則是知至而后。可以格物也。然乎否耶。朱子求放心。節註謂可以上達。兄謂可以從事於學問。直以從事於學問為上達。是與朱子之言異也。程子曰。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待窮

崇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奔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本不連義亦微別一并舉之似以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釋自明二字是與程子之說異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日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從事於學問是與孟子之言異也焉子入非一限難言心而休惕惻隱之根源則是理孟子知皆擴而充之知字正欲使人明得此理今以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為非是又與孟子之言異也此理之具於吾心而散於萬事萬物者一語尤與程朱之言不合由此觀之兄之博學審問則得矣其於慎思明辨之功得毋尚末盡耶

佛氏明心見性之說蓋謂明得心即見得性吾儒所謂性只是仁義理智佛氏棄人倫滅天理其所謂性者非也既失其性則所明者不過空虛寂滅之心而已亦非吾儒之所謂心也此處爭道理不爭字面朱子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明明之也具眾理應萬事非心而何程子謂明諸心知所往則明心二字亦可不諱矣何獨於陸子之言心而必言理者反叔歎然議之乎又况其不言心而專言理也乎

陸子未嘗言一存字可了然聖賢之學則確是一存字可了但有自然勉然之分耳兄試將孟子本文及程朱全集議論反覆玩味再向自家身心上切實體認一番自當知之尹氏存天理之說本自程子陸子謂明得此理即是主宰大意極合兄每見陸子說理字輒不喜反似有取於理障之說但不知捨却此理更有何物作得主宰耶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賢

心地為本又曰常常收得這心存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曰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用功總閒慢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又曰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此之類却只說心做主宰不說理做主宰其與陸子之言是同是異幸明辨之

前見陸子與邵叔誼書有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遠疑此字指心言此書有云此理天之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著一理字似可以釋然矣今備舉上下文而獨截去此二句豈一時檢點不及耶易曰修辭立其誠吾輩不可不三思也

來教云心一也數句是象山受病根源故整卷闕之心即

理也亦象山與李宰第二書中語然亦不必移易於此乃見其誤其曰歸一其曰無二其曰不容有二蓋象山之認心為理已自十分明確無庸再費分疏宜其與考亭相詛語其有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夫豈誣哉嗚呼象山以過人之姿踐履篤實乃老陸之差遠至謬以千里信乎學之不可不熟講也又云此心此理是一是二

此篇歷引孔孟之言而總斷之曰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其義甚明而兄謂陸子受病在此豈果以自古聖賢皆非一心自古聖賢之言皆非一理也乎謂自古聖賢之心皆一心故所言之理皆一理而即斥其認心為理兄論陸子書如此誠無庸再費分疏也所舉答李宰書前已言之朱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賢

不一之故實因朱子中年立說稍異兩家門人復交相
固是以不能無齟齬迨陸子既卒朱子未見其全書故終不
能便為禪學而已所論者則無不與陸子相合惟其精詣如
前以克紹道統之傳此說甚長不及縷悉但全看朱子文
可知之矣陸子極尊二程其有不合者則以六經孔孟之
言證之不敢苟同所謂伊川之言若傷我者正可見陸子用
功切實處凡讀古人書必以心驗之以身體之而不為浮文
虛論然亦未嘗顯駁其非後學所以事前賢之道固宜爾也
若朱子於伊川先生之言不合者十常六七務自立一說以
求勝於伊川先生此亦中年學未純一之故後來則無此病
矣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數句整卷未嘗開之至當歸一精義
無二則屢引用其說想不以爲謬耳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此心此理是一是二願明言之陸子曰心皆具是理恐未可
將理字割出向心外也
來教云仁即此心也以下尤見象山宗旨仁人心也誰謂
非孟子之言按誰謂非三字從涉輕似延平謂孟子不
是將心訓仁語意與象山自別此恐宜作題目入思議此
心此理終是割不開只一滾說未見分曉四端雖具於心
同是一理其實有四者之不同深體認之可見今渾而言
之曰此理也不知心只一心理不一理其認心爲理已可
槩見故引孟子良知良能以明之而直揭之曰此吾之本
心也此其所以成慈湖頓悟之非而落楚江良知之語也
且此節緊要全在擴充二字孟子欲人識其端而擴充之
今象山竟將此二字抹煞其意不過欲證明此心妙則多

學而識之非謂復其本心爲有事爲積善爲集義其所以
易簡工夫也其所謂一陽爲主於內者亦不過以此心爲
作用故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
讓而讓此理也此其當惻隱時便惻隱當羞惡時便羞惡
同一作用白沙所謂得此櫛柄入手更有何事後之先一
貫而後忠恕以知本爲知至者皆此意也不知仁義禮智
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非窮理格物極深
研幾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亦何由行習者察究其本然
之善以復其初也今以復其本心便爲有事爲積善爲集
義則是其所謂易簡工夫者不惟將格物致知一層抹煞
其踐履篤實亦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力加廣克不過兀
守其心而已按陸子十世同居孝未滿門弟月益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其擴充之功只恃一心以爲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夫用有
所未明其行乎惻隱辭讓是非之途者必至於顛倒亂
猖狂自恣而後已也此象山之學所爲恃於聖人而合乎
禪宗朱子詆之於前諸儒開之於後又豈爲深文也哉
孟子因當時之人將仁字全說向外故欲人反而求之曰仁
人心也本不是將心訓仁人亦決無疑孟子將心訓仁者延
平所解原屬蛇足此訓詁之學所以言愈多而理愈晦也天
下之理析之則有萬殊合之則爲一致愛親敬長一段由孟
子惻隱之心一節而引伸之正是即其分之殊以明其理之
一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只是敬此者也仁是
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今據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以不

文遂疑陸子認心為理則孟子程子就非認心為理者凡人
 立言必有次第陸子仁即此心也此理也一段欲曾擇之識
 此理之端後二段方言擴充之力前段歷舉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數端而總之曰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
 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是以本體而言後言復其初心
 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是以工夫而言孟子惻隱之
 心二節先言本體後言工夫次第亦正如此兄乃不究觀之
 止據說本體處即謂將擴充二字抹煞曾謂居安宅由正路
 立正位行大道者猶不可言擴充也乎最後一段說擴充之
 功尤詳且盡其曰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
 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
 乃所謂必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怠乃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善軒

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此乃所謂必有事焉
 此字緊承使此一陽為主於內四句暗對前段仁字並不曾
 云復其本心為有事焉積善為集義復其本心正不容易其
 工夫在為仁為仁工夫在有事勿忘在敬在積善在集義積
 善集義者復之始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復之終所謂擴充之
 力執有過於此者乎曾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
 之間而違於是者猶不可以言擴充也乎方論為仁工夫原
 不必追說到格物致知孔子告顏子止言克己復禮可見陸
 子與常人言故較詳密亦是胸中道理爛熟所言自無滲漏
 中間一段云今拘學舊習不肯棄捨乃徃其狹而懼於廣徃
 其邪而懼於正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正欲曾擇之
 明得至善之所在如孟子言知皆擴而充之歸重知字格物

致知之道不外乎此初未嘗抹煞格物致知一層踐履篤實
 是朱子稱陸子之辭未嘗於人倫日用之間用力則所踐履
 者何事非加擴充何由篤實又所云云似與朱子迥異所謂
 行子則隱辭讓是非之途必至顛倒錯亂徃在自恣者亦果
 有據乎朱子有云聖賢已死他憑你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
 與你爭只是非聖賢之說此言雖淺固宜服膺兄於陸子集
 全不看上下文與其言中之意止撮取數字輒據為罪案而
 加以刻深之詞此非言語間小小過差亦恐足為心累也朱
 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有所不滿不獨陸
 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蘊謂其露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
 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
 尚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舉目以禪學嘗

陸子學譜 卷二十 聖 無善軒

云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任官所
 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
 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眾鶻突謂其說道
 理無收然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
 溪雖親受業亦皆斷之為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
 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己之說呂成公則謂其
 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獎在於巧此等言
 語皆宜善觀之其於陸子雖中年所見各殊亦不失為朋友
 切磋之道厥後門人傳說宗旨彌失其真遂激而為己甚之
 論自言忿憤為病理或有之及乎晚年道成德立則有不
 而合者矣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為禪學者凡數條不遺如
 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嘗

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
意人欲雜於其間。又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
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
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平處去。
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立置
陸子於張呂三公之上。章章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惟崇張
呂無異詞。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為禪學而盡撤
之。獨於陸子啍啍不已。豈朱子之心哉。議陸子則以朱子所
詆者為據。觀朱子晚年持論無不與陸子目合。又安以為朱
子解也哉。慈湖之於陸子。猶上蔡諸公之於二程。慈湖言頓
悟。陸子不言頓悟。豈可追咎其師。陸子於門人數稱傳鄒黃
項諸子。而不及慈湖。嘗疑其言一責其習氣未盡。而未予正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景

無怒軒

稱之既薦之於朝。又令學者從之遊。此必有說。慈湖書省盡
見之否。若止是困知記所錄。未足為定論也。陽明之學。從朱
子入。不從陸子入。故晚年定論一編。尚欲依附朱子。而顯與
陸子異。至其門人王畿之徒。專欲從良知發用處。推致其極。
以為不待存養。不假窮索。則益悖矣。然考其全錄。提唱致良
知三字。在正德辛巳以後。立論過高。學之恐有厭下學而希
上達之病。若前此所守極正。人品事業卓然為明代第一人。
儒者思為有體有用之學。固當奉為標準。吾輩今日果能從
聞見上用功。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言。自當遵守。凡古人言
行。即有未盡善處。須詳思其所由然之故。一一申說出來。庶
不失為光明正大胸次。如全不觀其是者。只聽他人口吻。奮
然隨之。叫號毀罵。無論古人品地有定。不易壓倒。縱令能壓

倒古人亦於自家身心何益耶。願吾兄之熟講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之於萬事萬物。二語似屬
創論。雖字實字更太。空係昂。嘗聞先儒之說。以為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而皆統具於吾心。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今但謂
理具於心。而散之於萬事萬物。猶近心為太極之說。然已是
將內外截然分開。不知吾心之理。如何將來與萬事萬物
萬事萬物待將何人心中之理去散給他。既散之後。吾心所
具者尚餘幾何。後來又如何收取些轉來。皆費研索。若仁義
禮智之理。孟子固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豈可謂
散之於萬事萬物。告子以義為外。孟子固之。荀子以禮為外。
程子固之。如吾兄所說。則是仁智之理。亦散之於外也。可乎。
不可耶。朱子大全集。偶不在篋中。未能盡記。第以理推之。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景

無怒軒

其必無此語。若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足以管夫天下之理。
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則與兄所言者。有不
同矣。非窮理格物數句。亦微有語病。窮理格物。朱子言之。余
讀極深研幾一句於下。似以窮理格物四字為未足者。恐非。
朱子本意。又於極深研幾下。接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一句。
似以極深研幾。猶是未嘗體驗者。恐非。朱子知行相須之意。
亦何由行。習者察。充其本然之善。以復其初也。三句俱登堆
疊成文。恐不如陸子充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盡。益著益
察。日躋於純一之地。等語親切有味。前書精細。明確窮理盡
性。精義入神。推勘入微。體驗切實。以至於融會貫通云云。未
意亦與此同。承蒼學力至淺。方論陸子集本不欲及此。但來
致多是泛論。惟此數句。說本體。說工夫。足見吾輩學問原委。

所在故不得不奉商也。心有體有用。體立而用自行。故其要在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程子曰：存久自明。陸子曰：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皆此意也。兄言恃一心以為作用。將吾心之全體大用有所不明。極是。但尊意似謂讀書即是窮理。依着書上之理做去。即是擴充。未嘗則謂讀書考索義理。亦是存心之事。故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子夏以為仁在其中。心愈存。則愈明。擴充只是將心中本明之理推廣出去。使滿其量。若此心不存。止靠書本上所明之理。究竟與心不相浹洽。一些本體也算不得行之於外。必有顛倒錯亂之患。鄙見如此。未審是否。伏乞高明誨之。

來教云：此書言致知明善。所謂致知明善者。在先知開端發足之大指。所謂大指益亦可知矣。與胡季隨書。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學

學

陸子曰：誠身之道在於明善。然則明善即其大指也。

來教云：此書言格物知至矣。其所謂格物知至者。在乎自疑自克。而謂私見之細人。難於自知。已私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不過欲人言所學以從己之說。即為自克。即為物格。知至與聖經所言物格知至者異矣。

陸子曰：學問之初。切瑳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洵是過來人語。吾輩能實下工夫。自知之矣。又曰：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此解克已復禮而大旨。則為荆公而發。不必以深刻之意求之。

聖經所言格物畢竟如何。若今日時文所說。質之五經孔子

孟子之言及漢唐史冊所載諸儒議論。有一處相合者否。乞以見教。

來教云：此書以識路頭為知止。但恐路頭一差。定靜安慮一齊差却。學於古訓有後。今云知止則於古訓如歸吾家。如入吾門。先說約而後詳說。先知至而後物格。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陸子言不識路頭。終汨沒於形似。而無所至。止路頭者行之始。所至者行之終。未嘗以識路頭為知止也。不識路頭則差。識得便不差。下云集義由仁義路頭。若此庶乎其不差矣。此書又言不知所止。豈能欽厭止哉。不欽厭止豈能安汝止哉。為學先後次第論之極明。恐不如吾兄所議。下文言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

陸子學譜

卷二十

學

學

矣。以見人患不能知所止。誠知所止則書冊中之理無不可通。非謂先知止而後讀書也。然程子謂今人不先明理義。不可治經。則讀書亦非可漫然者。况鄧文範是問讀易之法。易與他經不同。讀易之法。又與記誦訓詁不同。孔子晚而學易。即謂在知止後。奚不可耶。書言學於古訓。乃有獲。不是讀古訓有獲。今人不明學字之義。故以多聞多見為博學。學字之義明。則於朱子陸子之書無難解者矣。又陸子此書言往訓不言古訓。古訓則可專指經文。往訓則凡解經之書。如程子易傳之類。皆在其內。此等處亦未可草草看過。陸子全書從無一字泛說也。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出於陸子門人所記。可盡信。但朱子有云：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頗與此意相合。至程

子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則又豈特六經爲然也哉

來教云此篇言學矣然其大行則謂學當求師伊洛諸賢以師道自任而所以道之非其道蓋言物格致知之非也故下言傳夫子之道者不在游夏之文學而在曾子之愚魯大約象山之文雖波瀾浩渺縱橫出沒而不離乎其宗誠考亭所謂黑腰子也

陸子云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其推尊伊洛諸賢可謂至矣後則言當時之爲師者不以其道導門弟子非指伊洛諸賢也格物致知聖經首訓陸子誨人必本於此執敢以爲非者但專以讀書考古爲格物致知則大失聖經之意耳游夏之文學不能傳夫子之道夫子爲子思擇師獨在曾子洵是千古絕識諒在吾黨決無異詞六經非一人之作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無怒軒

孔子曾子子思門人始專輯其言一聖兩賢若合符節孟子處戰國時以好辯稱其言尤爲縱橫變化而皆不離乎其宗良由理本同然得之於心而宜之於外自是不容有異後來漢溪明道所言前後一轍與孟子同象山之書亦然其氣象尤酷似孟子若伊川之言考亭議其未定於一考亭之言整卷議其未定於一蓋其始也求之於多多則雜矣惟其究而自悔故卒亦無不一也試思中無定見孰能不離乎其宗者此又可以爲象山病耶至此篇行文明白條暢初不見有晦暗處黑腰子三字乃禪家不通鄙語朱子偶然稱引門人遂筆之於書可謂無識吾輩復何爲數舉之耶
來教云此篇自任之意甚力推倒伊洛諸賢意中言外皆詆訾考亭然以聞見爲支離而謂此心此理我固有之聖

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明明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

陸子曰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情誠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忿邪說距放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蓋謂伊洛諸賢得聖人不傳之道於千載之後而歎夫親炙之者不能如曾子子思之於孔子私淑之者不能如孟子之於孔子推尊若此後人無以復加推倒之說何爲而發也朱子陸子皆以道自任故朱子謂南渡後惟已與子靜理會者實工夫而我朝安溪李文貞公亦並稱爲百世之師謂此書言外有不滿朱子之意是則誠然支離事業鵠湖相見時即

陸子學譜

卷二十

陸

無怒軒

諱切言之朱子與陸子書則有葱嶺之戲此皆朋友輔仁之誼其後朱子聞陸子教人讀書陸子聞朱子書冊埋頭之狀則彼此交相喜悅其心事光明正大至今如見豈世之面是心非者所可同日而語耶我固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皆孟子語豈宜用爲警誨至謂與聖人多聞多見之訓不同承著則未敢默默改諸論語聖人固未嘗以多聞多見爲訓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爲讀古人書苟不能擇善則多聞適以滋惑而不得爲知也多見而識之所見者或列國之時政或卿大夫之行事孰善孰否不容願爲別白則但識之而已不可遽從也如是其精且慎然僅可語於知之次則知之上者可思矣子張學干祿章則恐其溺於聞見而遂不免於尤與悔也故教之闕疑殆教之慎言行以爲徒恃其多

聞多見鮮不為言行之累也。朱子謂教子張之失而進之最為得旨。夫子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為非。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若言博文則在於約禮。謂之亦可弗畔。若曰苟不約之以禮必且畔於道。所以為博學於文者戒也。聖人之意不既章明較著矣乎。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又曰大凡學問知之聞之皆不為得得者須識識心通。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千百至於窮。宜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又曰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上蔡記誦博識則謂其玩物喪志。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則曰其甚喜此論。世之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極

學者大弊在此。其解大學則曰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如游騎無所歸也。其解論語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釋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程子之教人又如此。宜無不可遵者。故謂聖人以多聞多見為訓。特俗下講說之誤。非朱子之言。亦非知學者之言也。

朱敬云以義利公私判儒釋。此只在形迹上說。可知向上

一層未曾撥轉。安得不是葱嶺帶索。周子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道至公而已矣。公則為義。私則為利。以此判儒釋。其理極精。其言最盡。兄謂其在形迹上說。向上一層。尚未撥轉。竊所未喻。從來論儒釋

者皆謂上一截同。下一截異。故猶有欲學其上。一截者。陸子則謂儒者全是公與義。釋氏全是私與利。自始至終。自內至外。無一不異。直是判得斬截分明。使人無可躲閃處。又言吾儒之道。乃是天下之常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又言釋氏視吾詩禮春秋。何啻緒餘土苴。吾儒求道當以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孟子之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標的。惟其學一以聖人為歸。故於異教毫無回護。如此而猶目為禪宗。是何嘗以薰為蕪。以白為黑也。朱子當日聞人言陸子不教人讀書。又未盡見其論著。是以不能無疑。葱嶺之戲。雖不當要。不害為朋友責善之道。然陸子輪對五劄。現在集中。皆齊治均平之論。雖善毀者不能指某句

陸子學譜

卷二十

無極

為禪也。吾輩生六百載後。各有心目。開卷釐然。寧不知朱子之服膺陸子。實在張呂二公上。而徒據此一言。盡沒其平生相敬之實。非惟不知陸子。亦豈得為知朱子者哉。

朱敬云無形而有理。豈不分明。不知何故費許多唇舌。得毋未免於執己好勝之護乎。

無極之辯。當以陸子為正。雖仇視陸子。如羅整菴。且無異詞。以吾兄之博學詳說。亦不能別置一詞。是可以見其心。此理之同矣。朱子當日誤信其說出於周子。又見已所作註。已行於世。其論太極之理。果如所解。亦足有功後學。故不能割捨而重為之詞。然無極太極。在作圖者。實作兩層解。今欲渾而為一。不免遷就牽合。逮乎晚年語及無極者。絕少。其門人亦罕言之。想師弟間必有定論。吾輩今日亦何必曲為之回護。

耶六經孔孟之書。不言無極。惟老莊言之。通書不言無極。二
程所論至多。不言無極。上蔡廣平龜山以遠。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皆不言無極。朱子發謂傳之陳希夷。今華山現刻有希
夷無極圖。鑿鑿有據。設令表章太極圖說。始自陸氏之徒。
不知後人當如何橫議。以為崇尚虛無之確證。今獨無奈其
出於朱子耳。宋史所載。本是自無極而為太極。後來朱子定
作無極而太極。稍覺闊濶。亦未若柳子厚所云。無極之極。為
更絕也。凡於朱子兩書。獨取無形而有理一句。洵為有見。但
以鄙意觀之。本文兩極字。是一樣。朱子用一形字。一理字。已
是分作兩樣。且彼為是說者。必自以為造語精妙。今但曰無
形而無理。殊覺籠統淺近。絕不見有着實處。未有此說以前。
孰疑太極為有形為無理耶。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極

至極。無以加此。云爾。語意何等鄭重。有理二字。語意何等輕
泛。並提而論。已是迥不相侔。謂之分明。未敢信也。陸子謂欲
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宜以
無極加太極之上。繁辭言神無方。不言無極。言易無體。不言
無易。此言平允。斷不可易。試平心思之。
承蒼條具。鄙說如右。大抵皆因來教所及。畧為分疏。至於朱
陸合一之實。猶未敢極論。亦恐驟論之。吾兄終不見信也。願
更取朱子大全集。平心觀之。而無以先入之言。相捍拒。則自
見之矣。承蒼與兄。皆自韶訖。以來。誦習朱子之教。易致少違。
昔聞明代諸公。多所訾訾。不勝切齒。即見因知錄。聞有異議。
亦為感然。十數年間。寢食於朱子之書。確然見其晚年立教。
多與陸子相合。朱子始終未見陸子全集。非故屈己意。以從

陸子學譜 卷二〇

之。益見道愈明。則其言自不容不一耳。今必據朱子中年之
說。力排陸子。則凡說之合於陸子者。勢不得不覆。而徒
以故人多讀書為朱子一生定本。即如勉齋所作行狀。凡萬
五千言。於讀書講學。娓娓詳之。至其存養踐行。止用輕筆帶
過。總攸處。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所以成始
成終也。云云。亦不免截然分為三事。行不以敬。是將
不可窮理。作知之事。行不以敬。是將
亦與勉齋此語。不相似。反覺聖人一
子之深造自得者。終不復明後之
為入德之自耶。承蒼不揣愚昧。非敢袒護朱子。實
欲天下後世。共知朱子之學。由
成。而其晚年教人。則詳諄以求放心。專德性為先務。不欲學
者困於聞見之支離。庶幾有志之士。弗迷其方。得以自進於

陸子學譜

卷二十

五

無極

斯道而。國家亦收人才之實效。此其用意。誠迂然於朱子
之教。則可謂不悖者矣。頃見孫臨泉言。今日非無通經博古
之士。特患其心。驚外徇私。不得其正。惟陸子之言。可以藥之。
斯誠大君子維世植教之盛心。第於朱子深處。似未見得分
明。吾兄之意。則專欲推崇朱子。惟恐陸子之說。得以並駕於
其間。而究其實。亦未免淺視朱子。故敢以區區之說。進乍聞
之。必有抵牾。第念此事。非一家私言。必相與往復。體究歸於
至是。乃為不負先儒公務。有暇。幸望詳切指示。無效。昔人門
戶之見。徒以空言相請責也。承蒼於朱子之書。惟格物致知
補傳。疑其未定於一。無極三書。頗信陸子。其他則皆洞悉其
指歸。中心悅服。前舉其議論先儒之言。特欲明朱子於任道
諸賢。皆有評騭。其議陸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雖語氣

六七九



ZW 21101000772341

S
Z121.5
156 (950)

稍覺繁重非敢暴揚朱子之短也伏惟亮照

萬編修又嘗言程瞳閉閣錄後云謂朱子反身入德有資於陸子之言初不害為朱子之大程瞳必反覆緣飾以明其不然。是謂朱子無取善之量矣。觀朱子跋鹿洞講義悅之至服之誠未云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惡有資他人信從而己獨不然者耶。凡人稍知求道即無迷於聲利之理。程瞳僅以不迷於利稱朱子所以視朱子者過淺。朱子於義利之說固不待見陸子而後有聞。第未深察大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如此之甚。遂不免以為易曉而忽視之。平時講論罕所發明及聞陸子之言始竦然動心已耳。程瞳言朱子前此已能察於義利。歷引其言以証之本屬無謂。然所舉張南軒文集序則作於淳熙甲辰。在鹿

鹿洞會講後三年正因陸子之言而愈服南軒此言之切要白

鹿洞賦未審作於何時考朱子年譜已亥三月赴南康軍十月創白鹿洞書院數月告成當在庚子之春是年十一月始作臥龍菴與呂伯恭書云有意為記臥龍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則是時白鹿洞書院記猶未具也次年辛丑正月始得伯恭所作記彙往復商榷未即刻石而陸子之來南康即以二月今親白鹿洞賦自註云事具呂伯恭書院記然則朱子此賦安知不作於三月任滿從容無事之時而所云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非即因陸子喻義章口義而引伸之者耶。白鹿講會感興二詩所作歲月未可詳考但感興詩編次與和陸復齋詩相近和復齋詩實辛丑年會陸子

安公時補作也故有別離三載之句陸子年譜可考也朱子跋白鹿洞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今易谿為陵白鹿講會次卜大韻易卜為方卜乃人姓故云大韻朱子別有次卜掌書韻詩易為方丈則不可通矣引南軒文集序增出擴前聖之所未發二語此皆無關大要然亦可見程瞳於文理字義尚未通曉而欲議前賢學問之旨歸豈不妄哉

